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拾陸册目錄

國語九卷〔明〕閔齊伋裁注

一

戰國策十二卷〔明〕閔齊伋裁注

一三七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四卷〔明〕王篆輯注

三六五

粵氛紀事十三卷〔清〕謝山居士撰

四七五

戡定新疆記八卷〔清〕魏光燾撰

六七一

〔明〕閔齊伋裁注

國語九卷

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國語解序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材博物善作者以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菴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遺秦之世幽

國語序

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解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僚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承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註釋猶有異同昭以未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

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載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韋昭撰

國語目錄

周語第一

魯語第二

齊語第三

晉語上第四

晉語下第五

鄭語第六

楚語第七

吳語第八

國語

越語第九

按漢志及隋唐經籍志或為二十卷或二十一卷雖多割裂於義無取也春秋獨晉主盟為久事文繁多今定自武公至懷公為晉上卷自文公至晉末為晉下卷而周及列國每為一卷又舊本取語中各章首句錄為細目尤為無謂今不復贅也

國語第一

周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威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辨，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軌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餼，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夷蠻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凡後及此字不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
 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
 存。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
 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夫戎氏以
 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幾乎吾聞夫犬戎樹墜

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耀明也。觀示也。戴聚也。時動謂三時。蒼農。一時
 講武。文公。周公旦之諡也。載戰載棄之載。則也。
 棄。藉也。言天下已定。聚歛其干戈。藉藏其弓矢。
 示不復用也。懿。美也。肆。陳也。時是也。言武王常
 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
 夏。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后。君
 也。授官名。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畀。果也。
 載。德之載成也。商。牧。商郊牧野。旬。王田也。服。服
 其職業也。有。服常以服。貢。貢見於王者。要。要結
 好信也。祭。供日祭也。祀。供月祀也。享。供時享也。
 大畢。伯仕。夫戎氏之二君。頰。頰也。樹。立也。立性
 惇。樸也。帥。循也。言夫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
 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
 移。不聽。穆王責其享也。

柳宗元曰。康公
 之妻。淫。淫。則
 命。其子。勇。用。懼
 之。以。數。且。以。德
 大。而。獲。焉。則。納
 三。女。之。者。猶。德
 果。何。如。若。曰。勿
 受。之。則。可。矣。教
 子。而。婚。王。以。女
 非。正。也。左。傳。以
 滅。衛。類。之。無。足
 者。

召。成。作。印

李。德。言。曰。天。子
 雖。放。一。段。自。是
 本。理。而。首。以。川
 猶。復。以。山。川。原
 區。沃。衍。各。極
 音。起。

東。齊。人。謂。事。為
 者。文。
 特。步。漢。切。一。說
 漢。武。以。傳。有。傳
 音。改。傳。為。情。據
 音。改。傳。為。情。據
 音。改。傳。為。情。據
 音。改。傳。為。情。據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
 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
 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
 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執。一年。王滅密。
 奔。不由。媒。氏。也。粲。美。貌。御。婦。官。也。
 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醜。類。也。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且。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

國語

曰。是諱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
 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誓。獻典。
 史。獻書。師。箴。賸。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照。衍。沃也。衣食於是乎
 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
 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

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衛至衛國之巫，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彈止也。無目曰瞽。與樂典也。無眸子曰瞎。有眸子而無見曰矇。替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是也。看艾師傳也。對取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

國語

日古作曰蓋
亦通

久乎？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夫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載成也。導，開也。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日文極中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

聖書共字
伯名和也
記為注別
如字

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官，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對，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怒，怨而不怒，死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張而立之。

亂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改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飭協輯睦，於是乎。與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處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御大

國語

丁下切切又
符菜切俱訓
也

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豚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豚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

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
犬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瓚班三之庶人終於
千畝其后稷省功犬史監之司徒省民犬師監之
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犬牢班嘗
之庶人終食是日也替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
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
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御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犬保六之犬師七之犬史八

國語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藉穰亦如之民朋莫不震
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鑄不解於時財用
不乏民用餘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
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
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餘於民矣財
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
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
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
氏之戎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
可立也不願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願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願民將棄上夫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
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
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
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
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
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史唯父母
父如字其
地名人名
音甫
有謂禮即
一之紀王命
不從也誅
不命今日出
之而自誅之
也供在今上
上謂諸侯
車即律切終
也蓋也與兵
卒之卒不謂
百兵卒之卒
從沒切

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
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也藉借也借民力以為
之也視視也藉厚也積積也農祥房星也晨正
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
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爨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震動也論變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
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
病穀乃不殖矣陽官春官也去也去也去也去也
土之宜淳沃也濯洗也濯也濯也濯也濯也濯也
以和也酒也周禮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也儀人司尊也
一發一舉之舉也班次也王於下各三其上也王
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
養也慶御慶一名神倉鍾聚也布賦也辟在司
寇司寇行其罪也旅衆也徇行也一之先
往也犬狗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鍾鍾屬

括武公長子伯括也。威括弟。懿公也。孝公懿公之弟稱也。王命將有所墜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墜塞不行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則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

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宮

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吏官者。東王之廟。

宣王既畏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曰。

國語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熟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遺民曰。治民。官各盡其職。後民生可知。引司民以下。之治民之事。得其詳而後。業可成。故引。編以下。皆之。

一也之廢滅。定也。三折亂。此以之而料。

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國。江漢之間也。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是也。料數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旅師。旅。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藉。藉於千畝也。耨。耨亦於藉。言於藉。考課之。不謂其少云者。言王不謂其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云者。言示天下以寡弱。請侯將避遠也。言不親附也。

鎮守。守。文。記。

國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濱而民用也。水土無濱。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遷。西。傳。作。東。

惠王三年。邊伯石。遯為國。出王而立王子。積王處。

於鄭三年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
鄭厲公見號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思憂夫出王
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
之盍納王乎號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
自北門入殺子積及三大夫王乃入

王妣嬖於莊王生子積子積有寵為國為之師
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及違伯之官又故石
漱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積子國為國客上
客也徧舞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
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
武一曰諸大夫徧舞也。不舉不舉樂也

國語周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因
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
惠餘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
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
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構誑明
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
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與亦或
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

賁商之興也構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
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美德協於丹朱丹朱焉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犬宰以祝史

國語周

帥狸姓奉犧牲乘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
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胃見神之見
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犬宰忌
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
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
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
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
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

皇古文華字
泰以其似皇
字改為罪

國語周
舉在余一人
在嚴庚曰國之
臧則維余一人
是有逸罰如是
則長衆使民不
可不慎也民之
所急在於大事
先王知大事之
必以衆濟也故
祓除其心以蘇
惠民考中慶衷
以濯之昭明物
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祓
除其心精也考
中慶衷忠也昭
明物則禮也制
義庶孚信也然
則長衆使民之
道非精不蘇非
忠不立非禮不
順非信不行今
晉侯即位而背
外內之路虐其
處者棄其信也不
敬王命棄其禮
也施其所惡棄
其

國語也。嚴，嚴也。回，祿也。大神，番宿為信。通信曰。次，夷羊神獸。牧商郊，野。鴛，鴛之別名。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志記也。記錄在史籍者，與亡也。馮，依也。儀，匹也。壹，一心。依馮於人也。狸，姓。丹朱之後，周後也。物，物。數也。傅氏，狸姓。在周為傅氏。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臣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臣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

舉在余一人在嚴庚曰國之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蘇惠民考中慶衷以濯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慶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蘇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路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學音至或作

說文無聲字
古但作說
任而林切又
而結切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蘇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若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箬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擊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箬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壘壘怵怵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遷其鄰陵其民而甲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擊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擊無鑣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事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鑣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胃秦人殺子金子公

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一曰命服也諸侯七命見服七章大事或祀也

力召切
又

猶拂也。渣。臨也。考省已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想以臨之也。庶。衆也。李。信也。背。外。賂。不予。秦地。背。內。賂。不予。里。不。之。田也。虐。其。處。者。殺。里。平。之。黨也。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著。表。也。鎮。重。也。替。廢。也。廢。其。執。學。之。禮。也。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背。後。也。子。金。呂。錫。子。公。卻。芮。之。字。

襄王使犬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土。布几筵。犬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犬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見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

國語

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擗。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擗。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次。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

能禮矣。玉。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速。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衛。雖。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端委。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韋氏云。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度。得。其。度。也。施。三。謂。三。讓。也。服。義。服。得。其。宜。謂。端。委。也。艾。報。也。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媽。也。陳。媽。有。寵。生。于。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替。隗。氏。周。大。夫。顏。叔。桃。子。奉。幣。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汜。晉。僖。二。十。五。年。晉。侯。納。王。于。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晉。僖。之。二。十。四。年。也。

國語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閔。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閔。乃。內。侮。而。難。閔。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稱。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

它古之他字

蘇文和字
古今通用

內傳當原之
言曰親者德
矣能者承康
秋國會惟王
又德之女德
無極婦德無
終狄必為忠
只二十八字
語簡意盡

遺書文選字

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
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
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蘇寧百姓。今聞不忘王其
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
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媾禍
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
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犬任。祀繪由
犬。奴齊許申。呂由犬。姜。陳由犬。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

國語
婦。聘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
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
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動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
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
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
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
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
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
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
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隱姓也。鄭出自宣。王
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聞。舊王以翟女聞
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
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無濟也。王不忍。小
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
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為慰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

國語
于帶。故以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
鄭。晉文公納之。
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遂又鄭衛。故鄭師
又伐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歸。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聞侮
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遠。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者。復召也。降下也。擊時。太任之家也。太任。王季
之妃。把猶太姬之家也。太姬。文王之妃。齊許申
呂皆姜姓。太姜之家也。太姜。太王之妃。陳媯姓。
大姬。仲王元女。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因其
家也。仲任氏女。為鄆夫人。伯姑。密須之女也。鄆
族姓。叔姑。鄆夫人。聘媯姓。鄭姬。聘夫之女也。鄭
姓。所以亡也。陳媯。息侯夫人。傅稱楚子。滅息。以
息媯歸。是也。楚曼。鄆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
過鄆而利其國。遂滅鄆。而棄之。季姬。羅夫人。荆
媯。盧女。為荆夫人。荆楚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

一、禮文
四、以事
功、其、請
之、所、下
私、德、曰
以、折、也
耐、氣、若、後
有、考、諸、侯

外不能親親以正其國也。夫大者人人也。暨至也。列位次也。伯南者。賈侍中云。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而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也。蔑小也。開代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階階翟福也。封大也。晉文公既定襄王於櫛。王勞之。以地。請。請。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共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共給神祇。而巳。豈敢狀。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畏。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惜。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制。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喬。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隨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邦各邑王城之地也。賈侍中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韋氏云。隧六。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諸侯則無。規。畫。而。有。之。也。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勤勞也。應。猶。受。督。惡。也。言。晉。文。雖。富。私。賞。猶。非。我。一。人。也。玉。解。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改。物。改。正。刑。易。服。色。也。制。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也。縮。引。也。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舍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祓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

以假取武
之亦未為不
是假之則
矣王以上下
為言而有與
別說

文不可匿。說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帥而祇。
以說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
喬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
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陽。樊二邑。廟門謂之。廟。廟也。神者也。覲見也。
匿。隱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何。服。
又體晉不惠恤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
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喬民。謂凶惡之民。故
在荒。
齊者。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

國語

三十一

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
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欲父子
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
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
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
人乃歸衛侯。

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
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
土。或怨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
發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
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不

鑿作者

勝。故晉侯執之。歸之於京師。不行。謂不順也。言
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惡。欲殺衛侯也。無
後。無以復。
合諸侯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
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
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
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殺。獲其二
帥丙術視。

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免。先登也。免
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跳躍而上車。譴。
國語

國語

三十二

猶答也。脫。簡脫也。言不致旅。整陳。
丙術。視。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范
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拆。今此何禮
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
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
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
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
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禘。為忠。非親禮。而干舊
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

始本非祭儀
為去聲凡平
聲下音

輕儉。食而不讓。其血氣不洽。若禽獸焉。其適來班
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
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酥酪與
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
醴。品其百邊。修其簠簋。奉其儀象。出其尊彝。陳其
鼎俎。靜其中。慕敬其戒。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
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
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
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

國語

顯物。宴以食好。歲飲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
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
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酥酪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
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
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
晉法。
隨會士焉之孫。隨武子也。字季。食采於隨。故
或曰隨會。或曰苑子。或曰士季。或曰武子。烝升
也。後烝升。體解節折之。謂之折俎也。全烝。全
具牲體而升之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

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烝。成也。忠厚也。說禮親
戚。宴享之禮也。舊職故事。冒抵觸也。沒入也。儀
進退上下無列也。班。賦也。古人能達異方之志。
象。背之官也。儀。儀尊。象。象尊。禮。烝而已者。升其
備物而已也。日完。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
其禮也。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
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黼。黻。錦。繡。之文章也。比
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崇。飾也。五色。精。心
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
聞其樂。知其德也。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也。則順之則法也。晉文公蒐于被廬。作執
秩之法。靈公以來。闕
而不。用。武子修之。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
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壘。田

國語

若執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
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陰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陰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時。傲曰。收而場功。俾而春。揚。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注。施舍者。所
以施舍。聚。聚
任之。處。則。施。舍
作。施。式。商。切

注。下各切。又戶
各切

夏即德字國子
六切又于教切
按經史多從于
救切與于六切
又烏報切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
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
塞。野場若彙。澤不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鄆食以守路。國有
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
蔑民功。有優無。有逸無。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開功成而不收。民罷
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國語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為導。卿
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
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
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旂。工人
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
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
則皆官。正。泄。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
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

僂即紀切
支作力支切
清或作職
作禮古字通

殺中志切
作賦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彘。無即
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
棄其仇。僂妃嬪。而隳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濟
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
亦簡彘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率
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
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
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
楚子入陳。

國語

聘禮。若過國。至於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
廟。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之禮。假道。火。心。星。朝
見。謂。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也。草。穢。塞。路。為。蕘。
侯。侯。人。陳。鄭。也。義。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蕘。物。
寓。亦。寄。也。辰。角。大。辰。蒼。龍。之。角。宿。朝。見。謂。東。方。
建。成。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九。氏。之。間。寒。露。之。後。
五。日。天。根。朝。見。也。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
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桐。房。星。也。見。建。戌。之。中。
火。見。霜。降。之。後。符。具。也。桐。房。星。也。見。建。戌。之。中。
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詩。云。定。之。
方。中。作。於。楚。官。是。也。期。會。也。致。其。祭。作。之。具。會
於。司。里。之。官。也。鄆。四。鄆。十。里。有。虞。廬。有。飲。食。器。
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民。無
縣。相。官。常。用。也。野。無。與。草。皆。墾。闢。也。蔑。棄。也。秩
官。周。常。官。篇。名。理。吏。也。行。理。小。行。人。熟。食。曰。餐。
生。曰。餼。展。車。鹿。省。客。車。補。傷。敗。也。朝。單。子。名。作
對。僂。偶。也。夏。徵。舒。靈。公。之。從。祖。父。也。而。淫。其
妻。是。為。瀆。姓。簡。彘。言。其。棄。禮。簡。暴。常。服。也。

微直列切又
勅列切

其或作則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宜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宜所以教施也惠所以餘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宜則徧惠以餘民則卑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

國語

五

柳宗元曰大
惡叔孫者蓋
魯會險則可
失方上而說
下非所以得
罪於天子

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養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壽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廣其身務自廣大不顧其上也東門大夫叔孫下卿季孟上卿登年多歷年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來告告周也宣伯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

國語

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語殆諂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助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誦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御之約不與却開供從

強臣再切又甚矣切

晉既克楚於鄆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

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

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桓公與之語桓公以告

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補晉國補晉國

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

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彼我晉不

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肯宋之盟一

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

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

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方

方剛卒伍濇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

得民二也軍帥彊祭三也行列濇整四也諸侯輯

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

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苑不欲我則強之戰

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

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

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

柳宗元曰御氏良大夫不幸其宗傷而元九事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敵制諸晉屬之淫暴其軍卒及於禍也而強求其恩以備於後也然則有大焉乎而得終者則國獲矣

而禮也。能養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

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

音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

行而以政。今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

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

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異。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

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

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默惡其綱。民惡

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生也。詩曰。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

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生之。是求蓋七人也。其

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

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

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

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

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高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蘇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吽戰而擅咎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吽國卽讎。佻也。有三姦以未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論語 周

晉厲公伐鄭。楚人殺之。戰於郟。楚師敗績。晉有辭也。微諱言。軍無謀策。微無也。伐功也。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定猶養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施養也。佻偷也。姦仁以姦爲行。仁也。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容儀容也。謂下趨也。遠避也。明年卻至爲厲公所殺。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不勝。遂出奔晉。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擊。見其語透。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擊之講。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

透即字一
于初又一
柳宗元曰
語之透而
宜死則單
之語之六

論語

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警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諱。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

論語 周

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透。季伐。犯則陵人。透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

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
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
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
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魯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國佐將人
於柯陵以伐鄭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非已之
難及為卻擊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樂壓乞師於
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
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汝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於壞隄僕守
而後行故不及戰卻擊受僑如之賂為之請魯
於晉侯曰魯侯後至將以待勝者也晉侯怒不
見公故公為單子言之淫淫也離失也名聲也

國語

疾速也。信也。居也。三怨陵誣也。國德已國
有德也。那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那也。長翟之
人謂僑如也。僑如之父敗翟於鹹。長翟僑如
因名其子。其利淫矣。言其所利騁淫之事耳。流
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競視無還聽
無律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
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
及讎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歸言讓
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
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

疏發義切又
補大切
左氏內傳大
初載整外傳
大御治論此
篇活論中且
有最詳

昭靈之靈

國語

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附小而後國夫敬文
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
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
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
帥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
知帥義能勇施辨能教昭神能孝慈能惠推敵
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玉質
文故天附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膠膠又近可
以得國且夫立無競正也視無還聽也聽無聾成
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培德之信也成德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統國道正事信明令德
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肯本也被文
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
乾之吝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
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界驩之孫故名之曰
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驥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

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犬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晉自獻公用騶姬之讒誣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讓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談之子賦偏任也賄轉復反為還言義必及利者能利人物然養為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讓必及敵者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胙福也胙天之所福小則得國也天子晉周也天六地五者天

國語

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服之也成公之歸自周歸於晉也配先君也終于孫不終為君也君三出焉三出於周也一謂成公規畫也界于也襲合也三襲德夢卦也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塞之犬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使唐汙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離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

唐俗本作地說文無塘字庫度被切說文使停作沈道林切俗

子孫切又

密吉字

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虞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

國語

隕于六切又子報切

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隄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下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鄆猶在

明即美也與
云安其家王
如假耳精氣
非是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恫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陪葬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龍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亂。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處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餘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

國語 周

三五

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此。餘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乎。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誰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遇。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

微古堯切訓
作吳

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餘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

國語 周

三五

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動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欲欲亂民也。欲欲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徵亂也。虞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谷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

也上下儀之無所比慶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
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
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玉
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
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關者兩水格有
似於關也實決也唐隄也大曰崩小曰地疾死
曰札瘥病也虞安也漢注也堙塞也高謂山陵
庫謂川澤共共工也高封崇九山下下波郭
九澤也汨通也越揚也輝焱起貌逆數四時寒
暑及逆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
緊是也逆於天下謂禹也開代也黃帝炎帝
帝也避也清亂也明精氣也豈京煎之官也

時謂逆四時之令象天象也典法也方四方也
不順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
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
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
之儉而敬賓禮賒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
過郊語論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
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
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
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
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莫

國語周

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實之禮事敬上而動咨也
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穀能辟怨矣居儉
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與乎
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
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
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
夙夜基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

國語周

三九

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
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
厚其心以固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
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與子孫
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
年未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
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
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
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

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助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上位在已上也。除治也。異教也。類族類也。壹相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厥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章明也。單單氏之世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國語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和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可後。謂之息。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穌均。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曰。瞻彼早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早鹿之榛楛。種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匪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笑。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奪錄大錢。

國語

錢古曰泉。後轉曰錢。大錢者大於舊。其買重也。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矣。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不相入。不相為用也。二者先後各有所宜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在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早山名。山足曰鹿。愷樂也。愷易也。于求也。君子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藏。其心樂易。肆極也。既盡也。去其藏者。謂善政藏於民。故也。翳屏也。奪其資也。民將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或也。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

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殲。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殫。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

國語

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餘。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殲。養。加。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餘。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

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殲。生。政。成。生。殲。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餘。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餘。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惡。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

國語

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殲。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餘。餘。從。平。聲。以。餘。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餘。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矣。風。雨。

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餘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羈
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
正害財。匪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餘也。
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匪財。聲不餘。平非宗官之所
司也。夫有餘。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
以中德。誅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
寧。民是以聽。若夫。匪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
不餘。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餘。

國語

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餘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
故。對曰。上作器。民備象之。則為餘。今財亡。民罷。莫
不怨。恨。臣不知其餘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
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象心成。城象口。鑄
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
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餘。
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神大林。故耳不能聽及也。六尺為步。半步為武。五尺為一。墨俗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應樂也。約所

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也。量斗斛也。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鐘。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會。會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信名審號。今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不知所力。不知所為。盡力也。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鐘聲大。故尚羽。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鍾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禮財也。議議從其調利。一聲無清濁之變也。極中也。越。謂為之孔也。遂。猶順也。細。謂無射也。主正也。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大大林也。大。聲。陵之。細。猶逆也。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越遠之。越。猶逆也。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而逆遠也。宗官。宗伯也。樂官屬焉。中德。中唐之德。舞也。中音。中和之音也。曹。奉也。舍。金。曹民之金。謂錢鐘也。懼一之廢。謂二金之中。其一。

國語

必廢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替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鐘。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

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勝。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開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鐘。餘展百事。俾莫不狂。肅純格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錘。昭其大也。大鈞有鐸。無鐘。甚大無錘。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餘之道也。餘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國語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妊。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玉欲因是五位。三所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餘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

畢而再。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富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狝。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犬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舉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答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律鐘

律鐘律。謂六律六呂也。立以均。即鈞鐘木。見上章。均鐘之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陰陽相扶助。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矣。十一月日黃鐘。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鐘聚於下也。黃鐘。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圓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分之二。得林鐘初六。六呂之有。坤之始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編養六氣。九德之本。六氣。陰陽風雨。顯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正月日大簇。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二。得大簇。言陽氣太簇。達於上也。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二月日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也。洗。濯也。於正聲為角。五月日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分。分寸之二。六。蕤賓。柔聲。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也。七月日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分。二

國語

國語

十九分寸之四百三十七。夷平也。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九月日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釐六十一分寸之五。故可以編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六閏六月在陽律之開也。十二月日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四。四寸二分四釐三分寸之五十四。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八十三。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為主。故曰元開。天氣始於黃鐘。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鐘之功也。二月日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分。二倍之為七寸八分七釐一。千五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八分七釐一。四閏四時之開。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徵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徵氣也。四月日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倍之為六寸

四十九

國語

大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又謂之農祥。覆播百穀。故農祥為后稷之所經緯也。五位歲星在房。所經緯也。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氏房之。在天龍子。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星在天龍子。同合七律也。揆度也。凡合神人之樂也。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以聲昭之用。律調音也。同。神人相應也。夷則。所以平民無或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太師執故曰。上宮。長謂先而詔吉凶是也。一曰。陽氣在上。之辰。日宮。長謂先而詔吉凶是也。一曰。陽氣在上。斗柄在戌。上會斗柄也。當初陳時。昏斗建丑。而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黃鐘。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鐘。在下。故曰。下宮。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太簇。所以贊陽出

四十九

帶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也。太族在下。故曰下宮。廡內地名。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故以布憲。施舍無射在上。故曰上宮。亂治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儀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儀也。吾以為信畜矣。人儀實難已。儀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於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下門子王子猛之傳。賓孟子朝之傳也。純美為儀。祭祀所用者。景王既立子猛。賓孟有寵於王。

國語周
欲立子朝。王將許之。先殺下門子賓孟。知其意。故威儀之美。念及子朝。而疾歸語王。信誠也。難畏為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耳。人儀謂人作儀。謂難也。實難言。將見於儀。故以喻焉。難惡為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爾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異於難也。用人猶治人。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長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侯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長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

歲作七

使未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悖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

國語周

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鬼。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豈不長叔。及是以誰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長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

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其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其弘及定王劉氏亡。

成周在灑水東。王城在灑水西。初王子朝作亂。魯昭二十三年夏。入於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於翟泉。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於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於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僱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成周月復頻勞。故長弘使富新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也。而章曲也。與類也。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如登喻難。如崩喻易。玄王笑也。由玄鳥而生也。小車曰魁。後止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道可之。道達也。省去也。崇猶益也。晉范。晉射中行寅作難。叛其君。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其弘

國語周
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以讓周。周殺長弘。

國語第二

晉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蘇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

國語魯

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嚴本作莊。避漢明帝諱。以莊爲嚴。先儒因而不改。後嚴伯魯履並同。嚴公十年。齊師伐魯。戰於長勺。惠本。謂樹德施利也。威福也。優。裕也。

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

陸公許曰。古今論說。皆與此而少直。故傳伯之子。於觀社宜其不能。三公之意也。

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播而烝。內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詞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五年之開。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畢也。其開朝會之開。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求福。爲農始也。播於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旅衆也。不法

國語

謂觀民也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楹榑頭也。嚴公娶於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以夸之。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攝持也。屬適也。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廢。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故故事也

援於卷切又於元切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國語。

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廩幾。卒大懼。殄。野。公。犬。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

大禮至。發。爲。句。

而養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
其厨公犬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
其玉而予之糧

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庚平也也主祿也之主
卒盡也滯久也紓緩也穀久積則將打敗執事
所憂也請之
所以緩執事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
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
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

國語

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
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路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
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
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與師齊侯見使者曰
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公曰室如縣
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
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犬公曰
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舉其亦使

聽從而奪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
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
為平而還

欲以辭告病以文辭告謝病也病為病不能為
辭也保會也下惠也展禽之使字季會其
名也崇高也謂自高大也齊所以澤髮沐髮
首者以膏沐為禮明不以路免與眾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
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辜矣
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
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

國語

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鄆五刑三
次是無隱也今晉人犒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
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
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
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
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諱
行玉二十數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
一等晉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鎮守曰鎮
恤之長者之
言自不妨於
知辭則更可
人

晉文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
請之。晉故文公執之。鳩鳥一名運日。其羽有黑
漬之酒而飲之。立死。鬻腹刑。鬻刑也。班。大也。
言位大同者。當相恤也。雙玉曰。數爵同則厚。其
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而已。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事
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昔將爭
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
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
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

國語

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貴
也。惡有蒙。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辱境。其章大矣。請
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誅無禮。晉人不服。侯
而執其君。則其地以分諸侯。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
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
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
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
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
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
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
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
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
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

國語

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
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執焉。杼能帥禹者
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
圉。犬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
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養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與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獲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筮。

越也。族類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共工氏仇。在戲農之閭。其子句龍。在黃帝為土官。畢盡也。冥契後。為夏水官。死於水。葬於水。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顯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

國語

祭也。村少康之子。能興夏道者。上甲徵契後八世。高國後後十世。典法也。實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也。處名也。笑簡書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稱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辜也。則請納祿與車服。

國語

而違署。唯聖人之所命。夫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邱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魯禘。烝享之所。致君。昨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從。次公亦弗取。

弛。毀也。位。謂爵也。署者。位之表議。次。次舍也。違。署之違去也。聖人。聖人。里宰。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穆伯。公孫放。注。于苦。出奔而死於齊。亦如之。謂之如孟文子也。以命於司里。受命於司里。

國語

居此宅也。違乎之違。違也。言有司以恒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爵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

躋之展會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押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宗宗伯躋升也。僖公問公之庶兄。繼問而立。躋僖公。逆祀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昭。臣子一例。而升昭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昭次之。當為穆也。主祭。湯父焚煙。徹於上。已葬而火焚其棺也。

國語

莒犬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犬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犬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歸。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滅。竊寶者為執。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

滅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辜也。乃舍之。

莒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殺紀公。因廢也。適近也。亂在內。日觀。請以子父。

宜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螿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宿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罝。邪。以實

國語

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藥澤不伐。魚禁。鯢。鯢。鯢。長。麋。麋。鳥。翼。殼。卵。蟲。各。蟻。蟻。蟻。蟻。物也。古之誦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濫。漬也。清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川禽。鱉。鱉。之屬。置。罟。羅。鳥。罟。也。藉。機。也。槎。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橫。刺。魚。鼈。以。為。夏。禱。也。且。屢。小。網。也。邪。柞。格。所以。誤。獸。者。畜。功。用。者。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桂。斫。也。以。株。生。日。藥。鯢。魚。子。也。鯢。未。成。魚。也。鹿。子。曰。麋。麋。子。曰。麋。生。哺。曰。鰓。蟻。蟻。子。

也。可以為醢。醢復陶也。可食。別乎別於雄而懷子也。蘇極也。誌告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擘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疢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

國語

三

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憂。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魯叔孫係如欲去季氏。請季文子於晉。晉人魏之。卻擘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鮑國。鮑叔牙之玄孫。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兩國謂晉與魯也。釐光也。言鮑氏若有禍光吾不能像圖之。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

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不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入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

國語

三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八十縷為升。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敵

稍文然曰主
人以過禮加
人未必不知
用以當試客
而觀其禮略
何如耳魯國
守禮所以爲
維強大而
敢侮

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
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
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
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
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
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味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
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

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
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
才爲諷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晉悼公先爲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
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謂肆夏文王
細謂鹿鳴也况賜也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
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津此三夏曲也禮
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鄭後司農
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文王大明繇文王之三也
伶簫味歌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
相應也每懷靡及言臣奉使既受命當思在公
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及矣訪問於善爲咨

稍文然曰以
齊桓之表
海而猶寄
今折內政蓋
兵人之所畏
也夫則取忌
小則取伐三
軍作而魯其
日象矣

傳和之和平後司農云當作私也才當爲事
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
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
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
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
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制弱二軍而已武
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三家各征其一

敬衛所教武衛之士也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也
爲元侯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也代更也
諸侯伐秦及淫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
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淫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
之業及飽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
司馬曰夫苦葉不林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飽
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隱不共有法是行也魯
人以苦人先濟諸侯從之
業事也邛風飽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
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也舟虞掌舟者林讀若
裁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飽可
以度水也隱道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日以

汪道昆曰為名與眾此來之情也故者為謀者不肖自賢凡以為

義人者慶者不憂况而服之推原大義以見為名與眾也以下正見其名未改其來未改

說古脫字通用 禮人未切或作慎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犬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法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

國語

夫

而還其誰曰非傷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傷而重於前之人其誰不滋夫乎說傷不懦執政不貳帥大懼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賄不如連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三子計乎有祭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祭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

下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擯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若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人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悅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羊姓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乎也將為喪舉言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也其誰由已東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備貳者予說猶除也言楚君求除其輕傷已者將急於前之人也懦弱也憚難也待

國語

夫

魯公在楚季武子取下使季冶逃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下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祭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下下有舉而子征之子之諫也又何謂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謝乎

逆迎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
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太夫
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
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
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
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
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
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將不入矣。夫
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

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郊敖而代
之。

先謂在前導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會則守王
閉。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旅賁。掌執戈
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也。郊敖。
楚康王之子麋。麋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於郊。
謂之郊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遑。季武子伐莒。取郟。
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糾
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子。梁其
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

焉。穆子曰。非安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
舉。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
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
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
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恐不衷也。且舉
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
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
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

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
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循效也。患作患所作不得中以亂事也。武子正
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會誅盡矣。故曰養吾
棟也。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
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
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
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
若我往。晉必惠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

柳宗元曰近世宗社在穿井禮王在中有均焉後之於河化焉

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樂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踴躍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驪會。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倚止晏荼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怪曰墳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諾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諾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大夫稱主妻亦如之

國語

五

小。賄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客上客也。禮飲。專一人以為客。羞進也。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辭請也。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漢書卷之六
民既入婦人
約從後諸女
十一月得四
五日又得半
也與農之
通家婦士
短髮夜滿
美爭佳地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
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庶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
敢言也

也
尤治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
母方積文伯曰以歌之家
而主猶積懼于季孫之怒
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和之聞邪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
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
思思則善心

國語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林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
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
民事少采夕月與犬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
御使潔奉禘郊之乘盛
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
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分
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
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
序其業夜厄其家事而
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
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

遇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
以下男而動而休無日以
息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紘

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
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服自庶士以下皆裘其夫
社而賦事絜而獻功男女
效績怨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
心吝力今我寡也爾又在
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
人之業況有怠情其何以
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
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
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穆伯之

國語

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
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禮
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
也大夫采衣職也禮習也
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師
尹大夫官也相國相也皆
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
以秋分少采朝衣也載天
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
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監
視也九御九嬪之官即就
也業事也令命也實習也
統冠之垂前後者享云所
以縣瑱當耳者絃樂之無
絃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經
冕上之覆也卿之適妻曰
內子大夫帶緇帶也社春
分祭冬祭日丞續功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
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
子康子與焉醉不受徹俎
不寔宗不具不釋釋不盡
飫則還仲尼聞之

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闕闕也。門復門也。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見。與祭也。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復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室臣。主祭祀之禮。釋又祭也。謂宗室不具在。則敬姜不與釋也。立曰飲。坐曰受。釋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處於法矣。

國語

室妻也。綠衣。邶風。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族姓也。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遇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海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赤色毀瘠之色也。無聲涕出為兩涕。指。叩也。禮。言也。女處女。男童也。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子之知。不如丈夫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

公父文伯之母。新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吳伐越。越會稽。養骨為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賁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

國語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專。禮也。有一節。其長專車也。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摩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陳尸為戮。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與雲致雨以

利天下也。封山。開山。在今吳郡永安縣。佳。西南。之別名。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者。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
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
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者。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和後人。使未監焉。
故銘其柎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國語

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
如之。

隼。鷩鳥。今之鷩也。楛。木名。若鐵也。八尺曰咫。刻
日銘。括箭羽之間也。展。重也。如之。如孔子之言。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
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犬滿也。昔正考
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犬師以那為首。其
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
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恭王能知
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
何為。

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開馬父曾
大夫。滿驕滿也。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毛
詩。敏曰。微子至於蕞。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鄭
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
韓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亂
周恭王。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
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恭王能庇覆之。故
為恭。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
國之師。若沒。請為靈。若厲。子婁曰。可不謂恭乎。

國語

大夫從之道。將何為言。失道
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辭。私
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
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
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
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
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今一井之田。而欲出

十六井之賦也。制土制其肥瘠以爲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歷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別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力謂徭役。以夫家爲數。老幼則有復除也。徵之徵鰥寡孤疾之賦。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畜庚也。十六斗曰庚。十庚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攬。藉田之法。苟苟且也。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國語

注

國語第三

齊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寡人甲

國語

鮑是以瀆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及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魯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

施伯之言
管子之言
嚴公之言
魯君之言

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邊比至。三魯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埒，除社稷之不安。

國語

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樽本肇末，勅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顯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訕，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

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國語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僭飾，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耨，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扶其槍刈，釋鋤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襤褸，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墜，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王

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素以為三官。臣立三宰，王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善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教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善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教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奇。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五百人為

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獮，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嗜，家與家相嗜，世同居，以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舉，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餘死，同哀，是故守則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詠無道，以屏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召小白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自立。管夷吾魯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於莒。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入。是為桓公。卒太宰也。瀆近也。以香塗身曰膏。舉掩鼻之綱也。穿老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使萬民觀焉。扶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綱紀也。扶通作決。式用也。權平也。使均平相應也。此比其衆寡。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鴻等也。摩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顛頂也。毛髮也。大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也。參三也。國都以外也。五也。都郊以外也。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都。以為五屬也。陵為易變易也。萃集也。州聚也。功字也。若虎也。論擇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

也。此其善惡也。備初也。和其剛柔也。監視也。資財也。背曰負。肩曰僂。任抱也。何獨也。服牛車也。鄉焉車也。賴處也。加拂也。所以擊草者。委大。其所以交尊者。莫枯草也。槍椿也。錫蠟也。殺。其罪五。其罪在五刑也。已舉也。效伏也。刑。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也。韋氏云。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離。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鄉是也。公帥五鄉。是為中軍。國高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業用。制用也。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事戎事也。隱匿也。寄托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小戎兵車也。春田曰養。振整也。旅。衆也。秋田曰獮。方行橫行也。

近代約之
法亦但此意
遠矣從非詳
有豈致非法
之過也

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殺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

且。遂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誘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嘗稱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談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屬。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

國語 齊

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復白也。比阿黨也。後官為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復用之復亦白也。待時動不違時也。殺止也。等量也。相視也。比成之比輔也。疾病也。豫設國家之患難以問之。而不罷病也。厲惡也。衰征規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舊君之故舊也。不以故人為師族。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墮溝上之道也。麻地曰疇。略奪也。遂長也。此定民之居。謂制野鄙內之政也。與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誡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事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事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

國語 齊

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事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類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臯贖以犀甲一戟輕臯贖以犢盾一戟小臯贖以金分有閒臯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

國語

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楬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暉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暉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暉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

詳亦亦切又
區亦切深古

至於河東至於紀鄴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勳力同心西征據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泚乘梓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筓拘夏西服不沙西吳南城周反昨

國語

於絳嶽濟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發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

王世貞曰桓公稱侯不可分
稱侯不可分
皆有一如也
桓公稱侯之
公知諸侯之
歸已後又云
桓公知諸侯
之多與已皆
是數舞也
以美其且而
既稱侯矣
未又述其
示權皆是張
示伯者深而
遠成而有禮

賞服大路龍旆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侯桓公
夏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
無歸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
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
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高散而無育桓公
與之繁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
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
下諸侯墨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不諸侯

國語齊
之使垂藥而入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
既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
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
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
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
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以禦戎翟之地所
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
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故大成定三華隱五

皇明馬曆已未仲秋烏程閔春假遇五父裁注

加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揚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
漸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
能桓公之屬而伯功也

頌視也監觀也觀者緩幸有文如籍也全分
全有分兩之差也開罪刑罰之疑者索訟求訟
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曰使審實其辭也不可
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生已成也
十二矢為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東夫於朝
然後聽之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
則伏人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夷平也
所以制草平地獨所也主主人供軍用也
乃可以依蔽也梁明神海也水中可居曰清有此
雖山險皆有牢牧也刑事也斬伐也方斧也
木曰刑小刑曰釋石於晉地辟耳山名極夏辟

耳之器也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城周城王城也
反於於終賈侍中云反復也昨位也終晉國都
也晉獻公幸奚齊卓子死晉侯失其昨位桓公
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五
復之於終是也嶺北嶺常山也嶺所以盛甲
所以藏兵發弓矢服矢服也遠遠也顏眉目之
間也注見注略也選數也繫馬良馬在閑者
織文縷也縷織集不用絲取易共也奉藉也
所以藉王之藻也小枚也囊鼓也垂囊言空而
來相繫也軍譚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
桓公之奔莒也過譚譚子不禮此杏之會遂人
不至故皆滅之定莫隱藏也三華甲冑盾也五
刃刀劍矛

皇明馬曆已未仲秋烏程閔春假遇五父裁注

國語第四

晉上 起武公 至懷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公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養之。非父不生，非養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加。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歸而

死。 國語 晉上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也。翼，晉都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曲沃，盛也。鄂侯微弱，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嚴伯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兼之。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禮。桓叔之始封也。樂共子之父樂宣，傳之，故止其子，使無死也。如一，服勤致死也。族類也。唯其所在，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也。且君之君，武公也。成，共子名。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貳，二心也。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

驪戎知切或作麗音同

備驪戎如或作焉下國

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備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備，其入也必甘受。焉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如，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安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犬子宜咎，而立伯服。犬

國語 晉上

孫應晉曰：男戎女戎，美妙而理真。 喜反作媯。 積文曰：史蘇文無可考。 然說石按人。 猶可言也。 若夫伊尹比妲己，不經殊甚。 州何以無。 或作白古。 字通。

論語集注

作謙

子出奔申。申人繪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雖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達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

國語 晉上

而不獲追。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嚙嚙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嚙取憂也。嚙嚙之食。不足粗也。不能為膏。而嚙離谷也。雖驪之亂。其離谷

論語集注

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啻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身之將。弗克養為人。而巳。士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

國語 晉上

雖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乎。
挾猶會也。骨所以刺人。猾弄也。齒牙謂光端左右。擗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先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梓梓。交對也。交勝言晉勝戎。戎復勝晉。離也。遲快也。賈滿也。者。俎實也。卒。盡也。男。戎女。戎之戎。謂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石甫。號公名。鄭語曰。石甫。說也。在。今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賊賊敗國家之兆也。非吾宅。言非吾所安居也。離則之離。國分離也。跨。猶據也。言驪雖不據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驪若不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害。國人達之。誰有從志。於必從也。不疚。不以為病也。遠避也。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不以為病也。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

前世善敗以為戒也。方大也。偏偏方也。句內偏
 行。故謂之門。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耳。
 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猶以齒牙。口不能勝也。
 喻不能終害其與幾何。言不久也。嚼嚼猶小也。
 也。食祿也。粗食也。膏肥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
 聚聚財也。卒盡也。三月一昨。非有善謀。不能
 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得人不能自免於難。衛
 州吁是也。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
 是也。齒年壽也。非有義行。不能盡其年壽。楚靈
 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世嗣也。非有
 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廢國謂盡害
 度利害之本。而以國向已。不可謂知禮也。透邪也。不
 人為他人取也。夫子指郭偃。不克不能服晉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

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
 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傲無辱
 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
 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
 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
 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
 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惑其貪。則上下既有判
 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
 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

能有常伐。本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
 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高其
 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
 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
 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
 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犬子而逐
 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於男則言妹。連疾也。驪
 姬也。以傲無辱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傲備
 戎。無恥辱於國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謂古明王也。深亂。亂深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犬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從事。
 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
 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
 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犬子。里克曰。我
 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悉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犬

子曰伯氏不出。吳齊在廟。子盍圖乎。犬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泣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吳齊者。欲誣辱臣。使知已意。伯氏猶言長子也。圖圖所以自安固也。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開離也。泥場也。

獻公田見翟相之氣歸寢不寐。卻叔虎朔公語之。

國語 晉上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擗。驪姬之不存。邪公辭焉。

出語士焉。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焉以告公。公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

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田獵也。翟相國名。氣。氣象也。凶曰氣。吉日祥。連塞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距達。距達其君也。乘升也。攻猶職也。夜服戎役也。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

國語 晉上

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乘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極。至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人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矣。大年長也。重。恃重也。債。債也。恃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斃也。辱之謂被以不義。遷。移也。亦必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國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內。內得君心。外。外寵。外見寵愛。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矣。

魏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犬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犬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魏姬既遠。犬子乃生之言。犬子由是得舉。

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國。語晉上。

周。旌章也。伐功也。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者。翟沙漠之地。下邑曰都。使如爲晉下邑也。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犬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爲言於諸大夫曰。夫犬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犬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爲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

孫臏曰。此以禮樂而不敢下以禮喻而不聽。

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達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犬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爲

國語晉上

出諸人曰。犬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惠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舉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犬伯。不亦可乎。犬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犬伯乎。犬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武看副也。左之倉外之也。下不可以取上。相助也。倦勞也。有取故不勞。上手代更也。下足履步也。以役之役。倉為也。為物用言與。百物器用無以異。軍有左右。左右那也。闕缺也。不知敵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障。敵見障而犯已矣。凶猶凶凶。恐懼也。輕其所任。謂輕太子之任。不重責也。不入君意也。

優施教。驅姬夜半而誦。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要亂百姓。公

國語 晉上

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餒。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要紂無章。其惑而厚其敗。鈞

國語 晉上

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傲。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論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袞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犬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

十一

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惑其心而害其身矣。惑其
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
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
其若內。讓何。申生勝翟而反。讓言作於中。君子曰
知微。

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況益也。晚後也。善
掩也。沮敗也。恤憂也。阜落。東山翟也。苛擾也。果
果於用師也。輯和也。濟度也。裝在中。左右異。故
曰偏。玦如環而缺者。離心謂偏衣中分。堅忍謂
金玦。玦以示離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
字。將服是衣。必先誚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且。
玄衣朱裳。執干揚盾以驅。
疲言。請狂夫祭誚之言。

國語 晉上

十七年冬。公使犬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
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
行。犬子居。以監國也。君行。犬子從。以撫軍也。今君
居。犬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
之。立。犬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
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
里克退。見犬子。犬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
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
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閒。夫
犬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
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
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危衣純
而夾之。以金玦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
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
之而已矣。偏躬無。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
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

國語 晉上

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
乎。泥其危身於翟。以起讓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
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
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犬甘。其中必苦。請在中
矣。君故生心。雖竭。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
我辜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
桑而反。讓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故。非故事也。身鈞。德同。愛疑。愛同也。不躬之
偏言。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
要也。偷薄也。君令於太子。不為薄矣。不得。不
立也。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御戎。御車

也。兵車曰戎車。右車右也。雜色曰皂。純德謂太子也。統猶灑也。灑灑寒貌。言於太子無溫潤也。惡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言惠順也。去避美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傳曰。狐突欲行是也。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蟬木盡也。謂從中起不能避也。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益添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和。焉能勝。霍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彈。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

國語 晉上

十五

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辱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犬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誘。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

施出。里克懼。莫不發而復。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犬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犬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犬子以懼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今子曰中立。況因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往言

國語 晉上

十六

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彼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真鴆於酒。置薑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

小臣濟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情。誌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

國語 晉上

謂申生曰。非子之舉。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舉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舉。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舉不釋去。而必重去。而舉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舉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逃。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廡。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舉。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驪姬既殺犬子申生。又潛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國語 晉上

五。克。妻。字。昭。突。也。茲。此。里。克。也。服。開。也。讓。樂。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開。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也。苑。茂。木。貌。解。去。也。莫。董。也。熱。食。曰。餐。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然。拒。之。以。不。然。則。驪。姬。意。疎。不。敢。必。也。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死。益。也。忘。忌。憚。也。廉。直。也。以。太。子。故。殺。君。以。為。直。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不。敢。為。也。撓。屈。也。人。謂。申。生。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為。也。伏。隱。也。福。胙。肉。也。真。重。也。鳩。運。日。也。董。烏。頭。也。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填。起。也。原。款。申。生。之。傅。新。城。曲。沃。也。度。尺。寸。也。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脫。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言。至。讒。言。也。連。及。也。讓。人。驪。姬。均。同。也。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反。謂。覆。校。自。申。理。死。民。之。思。死。而。為。民。所。思。也。雉。經。頭。搶。而。懸。死。也。奄。奄。士。也。楚。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時。為。勃。鞞。

按於表切又
於元切
其力也
為不音但矣
吾非其人而
以成而放敢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道齊楚狐偃
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道遠
難通望大難走因往多悔因且多悔不可以走望
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
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
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
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
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擧且夫
偃出偃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

國語 晉上

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發於秦以吾存
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
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走望之望差
其力也監視也異情謂各欲未入為君秦穆夫
人獻公之女故親晉環玉環
環遠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
稽首覺召史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
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

柳宗元曰
之備誠實者
以去矣由望
而去則吾天

之僑告其諸族曰泉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
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
小國襲焉日服小國就大國襲焉日誅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
鑿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
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
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西阿西榮也襲入也奪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宮
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尊收官成禍福各以
官象成也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度
揆也察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

國語 晉上

伐號之役師出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
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
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
於人聞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
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
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
其孳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去也去
已圖勝之心也慮猶恐也定安也

尾古尾字
鷓鴣切又
常論切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鷓鴣之貴。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龍尾。尾星也。辰。日月之交會。天策。尾上一星。一名傳說。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者。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同也。成。服君臣同也。振振。威武貌。鷓鴣。鷓鴣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

蔡丘之會。獻公將如晉。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

國語 晉上

二十一

續或作城經
史通用
實當音讀

凍音連又先
候切音清古外

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晉之如室。既鎮其蹙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

父仇故是
殺曰不顧
如春秋何
不殺之類
以激不說
與其違也
與之罪也
亦然皆非
其類也
人之情也
子之禍也
以善之

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殽。宋人伐之。

魯僖九年。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好示自矜其功。施惠也。力功也。輕謂垂橐而入。重謂捆載而歸。典法也。屬會也。堯棟也。又何加喻已成也。如出責望其報也。果克也。奉承也。暇不暇。言不暇以晉為務。東東方也。其後會於淮是也。有勤有勤勞也。景大也。大霍山名。汪。大貌。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

國語 晉上

二十一

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苟息謂何。對曰。苟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

與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授秦以楛之。立其
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
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
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舉於
民。將以驪姬之惑。壘君而誣國人。誣羣公子而奪
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辜。以為諸侯笑。使
百姓莫不有惡。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壘。大川潰而
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
以定民。毋憂於諸侯。且為後處。費曰。請使義而撫

國語 晉上

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贖其富。貪
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
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
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
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
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
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
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
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

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構。構者夫長國者。
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
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
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作
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
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
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
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

國語 晉上

不敢灑喪。以重其舉。且辱大夫。敢辭。夫國者。在
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
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
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
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
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
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執道禦我。大
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
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

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寡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遺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

國語晉上

三十五

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繁也繁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繁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先

國常於喪時不可先喪不可久公子其國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燕

國語晉上

三十六

猶燕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雙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

王之新六變不取當公子請紳之左右公子素及
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吾拜不
稽首不沃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
沒於種也公子素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
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
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
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
夷吾是為惠公

死吾若死吾若君也得其所任故曰不傷去與
申生下軍大夫也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思

國語晉上
薄者可以得重路於已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
入立國誰之國言可專也信而亡之信雖之
言使皆奔亡也載載見於書為後成也錄專也
刻錄也王子為子內王也無常無常心也外謂
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也茶言聚也從召君
於外恐受路徑自召他公子也弄人屢姬誰使
先當先立誰也若夫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得
所立也以為朝夕之重言無君朝夕之急也
鼠微也置立也若危也重路配德以重路配已
之德也茂無也言無復天命在秦而已若實有
那聯言君亦自有那聯非謂之無也河外河東
也要馬環環馬常言塵垢不敢當也成名成
飾形似若而小沒貪也載成也成名成
威名也消亂也仁置有德武置服從

穆公問其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遇所

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
而東安之不然夷吾不依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
以微勸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依之見傷果
畏其田詐之見詐果畏其賂得國而徂終逢其咎
畏田不懲禍亂其與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郭偃
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魯衆而動
監戒而謀謀慶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慶考者不
他日考而習戒備早矣

國語晉上
外謂秦內里丕也與衆也不歌曰謂偽善為依
依謂里丕受惠公賂由而納之見依謂惠公入
而不于也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
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徂大也答謂敗於韓
田不懲言丕欺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
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禍食憐之禍也

惠公即偃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
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
聽信為不誠國斯無邢始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
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荷兮違兮
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
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姬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

此等議論亦
是一見解矣
指事不悉指
惠公但不可
直打教曰惡
亦如之

切切又
切非

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
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
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
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鬼兆於民矣若
入必伯請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
也鬼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絕言以敘之述意以
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
矣

其世子申生與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吾
真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

國語 晉上

報也或云貞謂申生則與下相違似非貞為不
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為不誠信心行之
不見誠也刑法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爾有所
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爾有所
有也病歎也連去也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
故心哀之靡無也無有彼者亦亡謂子圍也把
配也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偶難難為也越
揚也魄形也光見也取猶也意民之志術道
也魄光見而民志隨之先
導謂重耳導引者可行也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
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莫芮也不圖而
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
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

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莫芮
而施之

志識也勿忘勿忘此占言禍將至也莫芮既納
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
莫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日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
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丕鄭如秦謝後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
卻稱莫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
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

國語 晉上

客將事莫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
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與大夫
共華賈華叔堅驪欒景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
也丕豹出奔秦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
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子皆在而不及子
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
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
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
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

下以
一不
教不

我姑待死。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憚者衆，固不諗。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與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且夫禍唯無斃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爲遠，孰能出君爾。侯我。

問：遠也。秦於至也，專行聘事也。斃，死也。禍，惟無斃言，罪不至死，則不爲處。處，國也。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國者，不足以死矣。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也。遠去也。謂不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

國語 晉上

三十一

晉書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辜。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養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苟衆不諗，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諗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

糴於晉。秦饑，公令河上輪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孫，以家僕徒爲右，步揚御戎，柔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以承公公。衆秦師，令韓簡

國語 晉上

三十二

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入也，煩已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晉莫不怠，鬪士是故。衆公曰：然我今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

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鞫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濇而止公虜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歸秦公將止

國語 晉上

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患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讎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

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攻

國語 晉上

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國也且賞以詒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不亦惠

仍餓曰荐暴進也。願贏也。實穀也。單夷。必擊之言。我當秦處亦必擊晉也。詠問也。病短也。諸侯

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卜公戎車之右。承天也。次公車也。已秦也。處已謂在梁依秦。煩已謂為秦所立。狃伏也。不擊而歸。秦必狃伏而輕我也。內主謂里丕也。渾深泥也。故戎馬陷焉。號呼也。絡迎也。釋舍也。將止遂止之止獲也。愚忘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妾結也。成平也。秦始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攻。

乎君猶在外若何。東曰：何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畏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勦，惡我者懼。庶有益乎。東皆諫焉。作州兵。呂甥遣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餘乎？對曰：不餘。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舉，而悼其父兄弟之死，畏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享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舉，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飾，比其餘之而來。故久公。

國語 晉上

三十一

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不。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饋七牢焉。

改置以代圍令更立它公子以代子圍父子避位以感動羣下。曠易也。為易田之法實泉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境也。征賦也。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兵甲也。忌怨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於客館。牛羊豕為一牢。饗饋七牢。侯伯之禮。

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舉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舉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終，鄰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舉，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聽，既敗而諫，又失有舉，不可以封國。

國語 晉上

三十二

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果由靡曰：夫

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舉一也。鄭擅進退。而舉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舉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舉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

國語 晉上

三十一

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誤人。誤梁由靡。令君見獲也。膏懸也。犯犯逆也。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戰言慶。鄭諫公。使與秦。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矣。良善也。卜右慶。鄭吉是也。奔趨也。入處不安。謂今復欲伐秦。不得安也。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圍。今若伐秦。秦必殺之矣。心怨也。犬行列也。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趣行事。趣司馬行其刑也。懷公子圍。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祭。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因而有資。休以擇

善詳六切又
如六切

種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底者滯淫。誰能與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喪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適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鷓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

國語 晉上

三十八

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巳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

等所中切詳
作就

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

國語 音上

子九

中之仲切又

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恩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

作聲

昭音部李浩
本如字為
昭音部李浩
昭音部李浩
昭音部李浩

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誓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禾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勝將焉用之。遂行。遇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

國語 音上

子九

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荀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

傳作駢
通用

不禮焉。聞其辭。骨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談
微薄而觀之。僂負駢之妻。言於負駢曰。吾觀晉公
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僂
負駢餽。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負駢言於曹伯
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
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
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輪
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

國語 晉上

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
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
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
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
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
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
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
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
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

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
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
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
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
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
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

國語 晉上

弟。賈。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
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
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偶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
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
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
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犬王荒之。
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
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勦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
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

僂通作駢

雖執之言曰
既不能以其
言用我亦安
能以其言殺
我耶楚之君
之謂矣

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誦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誦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徵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

國語 晉上

四十三

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如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洽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

國語 晉上

四十四

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才傅也。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孤。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贏與焉。公子使秦區沃既。而揮之。贏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子。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難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舉。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所已。滕藏任荀。偃姑偃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嫫。炎帝為姜。三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難逐。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國。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

國語

晉上

四十五

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辜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

恥也

重耳

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處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芻。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

國語

晉上

四十六

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揚揚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也。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

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也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也。其錄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蹇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

國語 晉上

母老子強。故曰豫。其錄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

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盧柳。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

國語 晉上

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
庚定。辰止。著附。滯。久也。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道。思其初時也。前言。管仲終善之言。逐末也。郵。過也。季末也。勸使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五鹿。衛地。塊。堊也。復於壽星。歲復在壽星也。申土。甲廣土地也。啓。曉也。處。居也。辟。罪也。欲避罪。故從中。幾。近也。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亂。不長世。言亂當有平時。天聚財與衆也。飭。并。餘也。謀。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國以爲親。君以國相親。猶。僚。以官相親也。二。常。政。自。幼。而。成。人。也。樹。種。也。艾。報。也。躋。升。也。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其。聖。教。之。道。日。升。開。於天也。有。天。所。啓。也。殖。蕃。也。伯。行。狐。突。字。日。載。之。載。成。也。相。起。相。扶。持。也。軫。車。後。橫。木。遠。軫。猶。回。車。也。所。生。謂。種。黍。得。黍。種。覆。得。覆。唯。在。所。對。

國語 晉上

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旋是為德基矣。九獻上公享禮。庭實庭中之陳。百舉成數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不獲命不獲楚還師之命。弓無緣者謂之弭。繫矢房。發不獲楚還師之圍妻。與焉與為勝也。婚禮。婦入於室。膝御奉匱。離其惡名。懼以為子。困妻。恐罹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也。不敢以禮致。謂與於五人也。歡愛也。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同德。且得姓同者。乃為兄弟。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圍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妻矣。少典黃帝炎帝之先。言生者本二帝所生也。炎帝神農。黃帝黃帝炎帝。滅其子孫耳。以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濟當為濟滅也。房居也。受好受其所好也。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采叔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小雅道邵伯迷職勞來諸侯也。集成也。歸載之載祀也。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曰宛彼鳴鳩。

五十九

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河水當作河。水其詩曰。河彼流水。朝宗于海。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交無為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故皆曰不吉。車雷也。班。偏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至四亦為坤。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泉原。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原。流而不竭也。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主雷與車。內為主也。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象。屯厚也。車上水下。有威而象從。故必伯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授選也。載壁之載祀也。天行天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

國語 晉上

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大火大辰也。成善。謂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以封謂唐叔封時。歲在大火也。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交。室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入。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令狐白衰。秦泉皆晉邑。召召其長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替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蕭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鏃。鏃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孽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五十九

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懼悔納
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
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遠見之曰豈不如女言
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告之亂故及已
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

社秋也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涓涓勃嬰為惠
公就殺之若汝也宿一宿也伯楚勃嬰字蕭人
翟人者言當獻惠之世若為蕭人翟人耳於我
有何義而不殺君乎申孫矢名呂甥冀芮本惠
國語 晉上

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遂去也
傳也下下道也脫會道行潛逃之言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
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國反宜
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繼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
何必舉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
公遠見之

豎文公內豎里免須也公出不從羈繼以迷蓋
用以求納公沐低頭故言心反馬曰羈犬曰繼

離外傳云
晉文公過
里見須從
盜重耳藏
亡重耳無
能行

國語第五

晉下 起文公
至晉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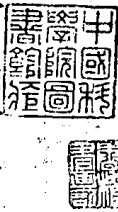
元年春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
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
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茂稽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
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
貴龍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
卻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國語 晉下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卑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卑
財用不匱

羸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曰辰嬴也棄責除宿
債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救乏絕也滯淹滯之
士易道除盜賊也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
定百事也育長也類善也食官官粟之官宰家
臣也加大夫
之家田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
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



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左師迎王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郊。王饗禮。命公胙。伯公請隨。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隱。絺。鉏。欒。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舍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

國語 晉下

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

昭叔叔帶也。事見周語。文之業。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武之功。武公稱也。武始并晉國。

班內傳作魏

魯文公曰先
野便宋路齊
秦分晉衛以
界宋人如投
晉衆大開然
自關

宛於元切又
於阮切

既一作師

東行曰下。成周東都。郊。王城也。饗。醴。設饗禮。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伯。伯也。伯。伯也。依。以束帛。伯公也。樊仲。仲山甫也。放。依也。疏。微也。謀。間。候也。盟門。原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答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

國語 晉下

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虺。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

坤切又

物宗元曰觀
晉侯之狀者
也今於鄭
胡言之則是
多為証者且
兼故以至乎
是其說者云
御效也
乃私為之辭
不足以其

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未。報。楚。惠。而
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
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還。三。舍。避。楚。楚。衆。欲。止。
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
德。勸。

主楚怨使為怨主也。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楚。使請宋於楚。楚無也。宋衆無乃。禮乎。謂不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禮也。老久也。忘在楚乎。言在楚時。有還三舍之語。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坤。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因請

國語 晉下

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鬪脅之狀。故伐之。詹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辜。還而伐鄭。省內外傳。鄭無

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辜同耳。反殺也。坤城上女垣。詹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明謂公子。勝猶遇也。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藏出如入。出其幣。藏以相振救。如入於家也。為箕為箕大夫。

國語 晉下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率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短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膏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

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原季趙衰也。賈唐云。二德樂技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二德謂勸納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以三德紀民也。毛偃之兄。伐軍功也。倫伍也。蒲城伯先且居也。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白季賢臣也 咫尺間也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謹內傳作據

僅在遠切或音焦僕告聊切

埃通作侯

按據申二音

按據字又有兩鳩所九二切檢得鳩音者亦訓使也所九若說文解為沃也

天性未切又於遠切原原公季季甲尹尹侯官周大

蒙巨牛切又巨也切尚書

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讒也。而教諭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讒也。蓬篠不可使僂。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拔。矇矇不可使視。聾聾不可使言。聾聾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齊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犬狂。娠文王不變。少彥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

國語 晉下

惠慈二蔡刑于犬嫫。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號。慶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君。畢榮億。寧百神。而柔蘇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懼。是則文王非專教諭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聾蓬。蒙。蒙。侏儒。扶盧。矇。矇。修聲。聾。聾。司火。僂。昏。聾。瘖。僂。

說文但作求
印作求
本亦作求
切按注曰迎
也則還若

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
和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

謹襄公名。蓬條僂人。賦施僂人。僂僂長三尺。不
可使舉重。僂僂亦短者。膝膝解見周語。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僂。若不能言者。生而聲曰僂。僂無
知者。蓬邪也。不變不變動也。少濇小便也。不牢
廟也。如小濇於廟。言其易也。二濇。說仲說叔也。
管叔亦為蔡。故曰二蔡。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
億安也。惠廟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錘鐘。直
王也。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僂。故使之戴。蒙扶
緣也。盧子戴之。松緣之以為戲。能質之能才也。
叩迎也。川有原。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
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

國語 晉下

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
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
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卻濬佐之。
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僂。

更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穀齊地。楚伐齊。取
穀。使申叔侯戍之。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宋。
楚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

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舉。可乎？對曰：國
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
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
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
軍大夫。

耨。耕也。或作耨。按田草也。野饋曰饁。文公
元年。冀芮畏僂。與呂卻謀弑公。秦伯殺之。

陽處父如衛。反。過窟。舍於逆旅。窟。嬴氏。嬴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

國語 晉下

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
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
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
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榮。今陽子之貌。濟
其言。匪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其卒將復
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
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
情。謔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
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

有買季之難。陽子死之。

旅客也。逆旅。迎客而舍之。舉猶起也。懷思也。濟成也。言不訓。貌為匱。匱乏也。復反也。反其情也。易猶異也。歷時言思。察之詳熟。謹辯察也。濟善成其容貌也。蓋其短也。主尚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買季。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邑於買。晉文六年。晉蒐於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於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泉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國語 晉下

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辜矣。

宣子趙盾也。字孟獻子。韓厥也。晉文十二年。秦伐晉。戰於河曲。干犯也。行軍別也。沒終也。其主言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於公朝。比比義也。忠信曰周。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誦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犬廡。召軍吏而戒樂正。命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臯伐之。小臯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擊其臯也。戰以錘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擊。為擊事也。今宋人殺其君。舉莫大焉。明聲之。

國語 晉下

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魯文十六年。宋公子鮑。弒昭公而自立。經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錘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擊其無備。為君故。為欲尊明君道也。振奮也。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廷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

子黑鬻而立之寔為成公

殺人不以道曰賊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

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千人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

國語

晉下

卻克妻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將升婦人笑於房武子士會變武子之子文子也老告老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拆委笄

度隱也謂以恩伏諸說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為隱耳是也委委貌冠也笄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御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內傳云據甲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數語更詳

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鞍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靡受服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授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喙短氣貌表旌旗也服宜社之肉盛以罍器周匝也

國語

晉下

十三

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文子時佐上軍臧善也謂師有功屬賓注也

畢坤云勝齊之事無足採者若臣推讓處亦可觀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令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加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加之有焉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

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加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俱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慰御人。苗棼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魯成三年。齊侯以靡笄之役。服而朝。晉。獻。致。饋也。獻。蓬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俱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俱命也。故苗棼皇以卻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限命。行禮如食。所爭義。不爭利也。歸饋也。執政執事。慈。願也。御。

國語 晉下

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矣。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纓。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梁山音望。傳驛也。大車牛車。辟。辟使下道。避傳也。主為山川主也。降服。編素。出次。次於郊也。纓。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告於上帝。以禮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以見以見於君也。以告以車者之言告君也。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愨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

國語 晉下

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

犁於荆

陽子處父。王言尚言也。戴奉也。上才在人上也。亟。疾也。索求也。愨。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畢陽。晉士。樂弗。忌。音大夫。伯宗之童也。三。卻。害弗忌。故謂伯宗。并殺之。荆楚也。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能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

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墮。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諸考百事於朝。問諍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

國語 晉下

十六

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文子趙武禮既冠。莫贊於君。遂以贊見於卿大夫。先生莊莊子。武之父趙朔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樂書佐之。故云。趙事中。行宣子荀庚也。兜惑也。風采也。臚傳也。駒伯卻錡。物類也。糞除。喻自修潔。知武子荀禁也。成成季子。武之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武之祖趙盾也。取為大夫。欲其修德。養為卿也。道前之道達也。志記也。以政得政也。苦成。叔子。卻錡。溫季子。卻至。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不如誰。可以求其大。不欲其高遠也。張老。晉大夫張孟。滋益也。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知子之道。道之道訓也。先主成宣也。露潤也。

屬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請侯皆。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國語 晉下

十七

魯成十六年。伐鄭。鄭即楚故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樂壓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樂書曰。君使壓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聞也。夫南夷

錄本拜切又
音林
其本俱作平
誤

修文照口其
事在兩編則
叙之以見始
終

與楚來而弗與。二閒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
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誦。四閒也。夫衆聞誦則
必懼。五閒也。鄭將願楚。楚將願夷。莫有鬪心。不可
失也。公諗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樂書是以怨郤至。

歷書之子樂桓子也。將退無關心。故可勝。遠避也。忌謂賂也。經書六月甲午。曠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閒隙也。南夷據在晉南也。

郤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
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

國語 晉下

六

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
寡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
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

韎。茅蒐染也。茅蒐。今絳草。急疾呼茅蒐。成韎。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下。下車奔走也。問。遣也。事。戎事。殷。盛也。屬。適也。免。脫也。脫之爲。郭耳。蒙。被也。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
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
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爭。鄭與楚爭鄭也。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

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
餘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
猶有不刑而死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
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
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
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
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
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

國語 晉下

九

是難。盍姑釋刑與鄭。以爲外患乎。

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平也。刀。鋸。小人之刑。日。弊。用之數也。斧。鉞。大刑。不行。不行於大臣也。刑。之。過。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也。怨。怨。望。也。細。細。民。也。誅。除。也。忍。以。義。勝。也。外。乎。大。人。刑。不。及。也。距。猶。自。也。偏。偏。有。一。也。在。外。外。有。患。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子
將下軍。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
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
德。諸侯皆畔。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
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不相聽即上
大和孰若內
建云云為諸
建

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
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
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欲。大其私。驅
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為取。以益此。諸臣
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
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
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鄭之役。三
軍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
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

國語 晉下

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
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
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
夷。為恥乎。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郟陵。大勝
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欲。大其私。驅
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
弗讎。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
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稱副也。唯近也。謂雙臣。徒空也。與語辭。幾人言
必多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產生也。言其生

變。將害大臣也。晉宣十二年。楚敗晉師於郟陵。
敗衆散。故不能振旅而入。晉僖三十三年。晉人
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
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郟。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
亡於箕也。三郤。錡。欒。至也。室。妻妾貨賄。謂潔也。
不潔。公所為也。翼。晉故都。屈麗氏也。厲公。侈多
外嬖。及自郟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以
晉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
以兵劫樂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
魯成十七年正月。厲公游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
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消殺公。以車一乘。不成
也。卒宣公十二年。

郟陵之役。荆厥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
趨過之。曰。夷蒐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

國語 晉下

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
也。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郟陵。
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依。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
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墻也。其
壞也。無日矣。

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
陳。謀所以距扞之。句。文子之子。宣子也。自公
族。為公族大夫。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
窺。示必死。不復飲食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

宣元口死
蓋趙而莊
既別誰不
長宗祀而
多馬文子
九而得亦
大者

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文子欲句讓大臣。不蓋掩人是為避難。數處其館。食其穀也。戎馬公戎車馬前也。仗才也。且以勸刑。謂今勝楚。適以勸楚。修德以報晉也。捕獲也。

反自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烈功也。私愛臣妾。昭顯也。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

既戰。獲王子發鉤。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間。不亦大臯乎。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

而攻之。雖死必敗。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臯。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既刺三郤。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吾歸子言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也。已謂郤至。孫周悼公周也。覘微視之。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樂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鄉。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孽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杻。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

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畜養也。子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盾之弟妻。嬰與姬通。嬰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語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連其兵難。卒存趙氏。故未可脅與弑君也。尸主也。戾帥也。

既殺厲公。樂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

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印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賈。畢故刑。赦

孫應靈曰。念其功勳。因其材。品用不踰。推誠不違。志一。篇之中。毛琳琅。

三。謀。再。和。德。德。亦。是。也。

用人是一篇。麻姑。

唯。御。字。與。却。同。从。尸。去。勳。切。

繪。古。外。切。內。傳。作。會。

囚繫有閒罪。薦積德。逮歸家。振廢池。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卿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鄂之役。親躅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宜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解其宗。使令狐文

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宜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辭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禴文敏。繁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

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悖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藉偃之悖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

國語 晉下

二十六

廷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奪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撥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奪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悼公承篡弒之後。嫌臣下不從。故首以此約厲焉。元善也。刑刑官。可定也。史太史。掌書法。業事也。門子大夫適子。滯賞謂有功於先君者。未賞者。下文呂相之屬也。故刑若今被刑居君者。事之不復作也。開罪刑罰之疑者。為違也。違惠及之也。振起也。淹久也。請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者。

起用之。呂宣子尉武子呂錡之子呂相也。子羽知莊子荀首之子。楚也。鄭之戰。楚人囚知。楚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囚之。以二者歸。晉成三年。晉人歸楚殺臣。與襄老之尸。以未知。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宣法明執秩之法也。屏藩也。令狐文子魏顆之子。頤也。令狐邑名。杜回。秦力士。景鐘。景公之鐘。有遂也。帥循也。和於政之政軍政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諗告也。在得失也。元尉中軍尉也。元司馬中軍司馬也。元候中軍候奄也。輿尉上軍尉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贊僕乘馬胥也。六騶屬焉。延陳也。道逆有道德與逆亂者。悼公元年。始合諸侯於虛打。三年復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於雞丘。於此始命之。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魏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國語 晉下

二十七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辜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文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

軍。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

行行列也。勿失執之勿失也。辭陳其辭狀。誅責也。租正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蘇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

國語 晉下

二六

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辭請老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做上而動也。比比方也。義宜也。祇以殺喻。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蘇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皆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無終山戎之國。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臣。祥聚也。易輕也。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穆子韓獻子之子。為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也。

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

國語 晉下

二七

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難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不忘。不忘利公室也。疚。病也。勇能斷決。故不疚。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鈔。駟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蘇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

蕭魚之會。是鄭不復可。晉者二十四年。城濮之績。不過如是。

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蘇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鄭從楚，故伐之。單、蕭、魚、鄭、服也。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縣鐘者，全為肆，半為增，錫小鐘也。鞀、廣車，車輓車，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輓車。淳十五，淳偶也。濟河，謂南服鄭志。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

國語 晉下

三十

第一作句

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紀人事之善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

首之對儀，其言中之對，示以威權，未之對，示以威權。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

國語

權在君。君，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事如何？陽畢曰：夫正

國語 晉下

三十

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滅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專執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

而子孫不有者將授立之得之者節居三年樂盈
置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樂盈
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及平公之
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
從樂氏者為大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
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宣
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
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

論語 卷下

三十三

於晉國世祿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
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呼其君
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
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
是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
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請詳理切實
作聖

其遺黃淵嘉父昔晉大夫樂盈之黨也樂厲所
取范宣子之女曰樂祁生盈卒祁與其老州
好施士多歸之宣子或畏其多士使城將
逐之其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其淵嘉
父及司空辭羊舌處等十八人獲侯桓叔之父也

晉亂蓋自桓叔始柯斧柄論擇也遂申也遂權
權及後嗣也以惡取善曰誣瑕瑕嘉原原軫韓
韓萬魏畢萬暉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也隱
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也復反也倫理也箴猶
教也曲沃樂盈也樂盈在楚一年而奔齊晉襄
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
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置入絳襄官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官
是也施陳也陳其
尸也行從盈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肩而牛腹
豁壑可盈是不可鑿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
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
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論語 卷下

三十三

叔魚叔向弟羊舌肸也虎視眈眈豕喙長而
銳焉肩肩并升出牛腹脊張也弗視不自養視
也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于伯石也其母夏姬
之女食我既長薰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
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
二十八年祁盈非樂盈也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禮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在周為唐杜氏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
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

而不朽

晉繼之謂為盟主。總諸侯。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隱叔去周適晉。生子奧。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是為范氏。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孫林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

國語 音下

論在亦切內
傳作籍

邪。大夫之貪。是吾辜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蔣偃。蔣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主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訾。訾。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

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

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盍密蘇。蘇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訾。訾。訾。對曰。昔隱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奧。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

國語 音下

使無有閒隙。是以受。榘。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蘇。

有出焉之出。以軍旅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孫林父衛大夫。以威。畔。事晉。旅。客也。客寄之人。不敢違命也。祁奚。既老。千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稽。偃。上軍。司馬。理。士官也。為成師。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富為景。字。誤。晉成十二年。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所謂成晉荆之盟也。隨。范。音。二。邑。鄭。標。音。二。邑。非。蘇。之。非。德。根。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音。晉。加。寵。於。子。辨。何。所。為。手。治。

嘗死范宣子謂獻子曰執乎昔者吾有嘗死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執也君處恭不敢安易教學而好仁蘇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實好私志雖死不取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獻子宣子之子買求也表善也

平公詭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光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

國語晉下

三六

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誅之不遷

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聽其手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沉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所謂新聲也開通也八音以通八風風德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作樂各象其德節夏漢武是也遠之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麟介毛羽之類山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其不傾耳而聽時節謂作之有時動有禮節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說晉安又音

向聞之必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鵠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射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懼悅願乃速殺之

夕朝曰夕一發而死曰殪甲處甲也封於晉言有材藝以受封爵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

國語晉下

三七

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耳行
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耳子朱曰朱也
富御叔向曰肸也欲子貞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
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
秦晉不餽久矣今印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不集
三軍之士暴骨夫子真道寡主之言無私子常易
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

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帥曠侍曰
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加爭

御進也言次應
直事易變也

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
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
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
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
故不可搆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則之
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

國語 晉下

三六

塞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
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則敗我諸侯
必畔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
懼焉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侯遮扞衛
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
患矣

宋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
之兵搆動也奔馳也番籬落也設壘壁也攀
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
之地而舍之候侯望遠速也查則候速夜則
扞衛扞衛請羅閭狗附也張羅閭去壘五十步
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廣考注矢以誰何謂之

羅閭又二十人為曹軍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
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
罷候遠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
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不設之也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
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
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達於德
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
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
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
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國語 晉下

三十九

歃飲血也置立也蕪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編酒
望表謂望登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
東夷國瘞庭
瘞也狎更也
統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
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
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
致也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
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
之盟為社稷也若魯存舉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危
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

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請。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郵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息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爾語 晉下

魯元年。諸侯之大夫會於乾。魯宋之盟。食魯也。魯使叔孫穆子如會。魯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有欲於楚。欲得楚國也。魯弱也。以諸侯爲弱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未致之而已。尚寵好自尊寵也。若及期以事及於事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美生。惡死也。齊一也。果必行也。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譽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譽之。加密石焉。諸侯譽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

告文子歸舍之勿譽也。匠人請斲之。文子曰。此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譽者。不仁者之爲也。

斲。磨也。密石。密理石。謂砥也。首之。斲其首也。爲後世之爲猶使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後而進。不阿而退。

爾語 晉下

九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陽子。處父也。剛而無諫。爲孤射。始所殺。見利見金。身之利。謂與晉文遊難。至將及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投壁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可。農以爲詐。請亡。要君以利也。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也。進。進賢也。阿。阿也。退。退也。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數。蘇執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

此五切內
傳作玩
作元曰死
天也非論
六必平語
有自死若
一死者非
薄則不
及之論不
也及氏代
也云人主
死亦隨

後者非
薄則不
及之論不
也及氏代
也云人主
死亦隨

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
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
盟，思張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恆
日而漱歲，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冬，趙文
子卒。
后子景公之弟欒也。鮮少也。終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鮮喻也。欒連也。欒荀也。逮及也。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餘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還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侔。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

國語 晉下

極音極非本
作極非又皮
坪音平又皮
八也非論
受非論
公及國家
公其守以純
六言誠不足
也其言不
也其言不
也其言不
也其言不

聞之曰：武從二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
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朝曰：良臣不生，天命
不侔。對曰：自今之謂，餘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
聞極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堦吾子不能諫，惑使至
於生疾。又不自還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
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
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
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

也然則謂
也然則謂
也然則謂
也然則謂

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
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夫文子為蠱，吾是以云。
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履。
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呼
晉，十年平公薨。
直不輔曲明不規，謂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也。極木大木，危高險。坪下淫，以喻文子不久存也。官猶職也。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晉君類是生蠱疾者，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也。靜安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害之病。譬蠱害穀，猶女害

國語 晉下

古人之文字只
者他處無有
事便是抄襲
不稱一作少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子來仕，其車五乘。
叔向為犬，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
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
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
之，何其鉤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
商韋，藩木，榭以過於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

楚秦一併秦

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積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為政五百人為族為田五百頃百人為卒為田百頃鈞同也韋蕭章蔽前後木榷木櫓也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商賈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也八尺曰尋回曲也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門不知人殺

國語 晉下

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成子子產諡實尊也論謂祭祀告謝夢公夢也。能似熊人殺主殺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也。舉之謂不廢其事百辟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神不敢非類則董伯其奴姓乎

宗元曰前
高公以保
宋公而曰
無一年之田
向之官曰宗
氏之謂曰宗
外矣用宗之
宗以遂為宗
而遂世之宗
以七于其財
吾焉不信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人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宜其德行順其意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驍素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辜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

國語 晉下

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惠而患貧之不足將乎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上大夫一卒之田樂書為晉上卿而田不及上大夫也宗宗官器祭器越發聞也或病也免於難免於君之難義極也唯免也則法也居舊也專承獨受也桓叔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轉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費理。邢侯與離子爭田。離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執離子買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師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辜。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離子於市。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也。叔魚羊舌鮒。費在也。景伯如楚。叔魚攝其官也。邢侯離子皆晉大夫。蔽。國語。音下。

斷也。抑枉也。陳尸為戮。官司是也。干。犯也。回邪也。中牟也。施。施勅捕也。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子。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而退。不以安買貳。令軍吏呼城。做將攻之。未傳而

鼓

穆子荀吳也。鼓白翟別邑。盈滿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傳者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蘆。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處。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蘆相之。

宛支。鼓子為觀也。按內傳。穆子既克鼓。以高觀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畔。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高觀歸。使沙守之。魯官也。以其孥行將妻子而從鼓子也。遷徙也。賴利也。鼓有君。謂沙也。質。質也。士費以雉。委質而還。委質而策死。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即就也。廣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辜。故煩司寇。而善法策死之法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也。河陰。晉河內之田。使君而田之也。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

柳宗元曰諸侯之禮國有數十焉尚不行之其國也之無意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非而更也又何野之不云共

善讀

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獻伯禽之曾孫獻公具也武獻公庶子武公教也禮入竟而問禁入門而問諱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想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國語

焉

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欲為繫援欲自繫綴以為援助也祁董叔妻獻子妹紡麻也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胎也待交梓可也

梓說文云持頭髮也

梗陽人有穢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問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還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闞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也

嚴將進切又於鮑切

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善善指善言善言指善行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乘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苛

國語

愚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幸人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我是以狂疾賞也

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鄆大夫趙午午之子穰以鄆鄆時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甥也二人作亂攻趙氏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安于簡子家臣周禮戰功日多時安于力戰有功也志識也者致也端玄端委委親鞶鞶帶大帶也幸人幸官也戰鬪凶事猶人有在易之疾相殺傷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爾絲嗜賦稅保郭蔽扞也小城曰保損其戶數則民優而稅少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費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國語 晉下

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謂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謚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祓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壘音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壘壁曰墮辭請也昭明也明我怨憐以辱我也在位在卿位也羞連也正卿上卿克復其所能復其先也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學亦教也委土可以為師保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也鳩安也免難之賞軍賞也伯樂無正字即王良也若如也言怨自如故也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生九

國語 晉下

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轂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林兩轂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詳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奇也

趙簡子復歸於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驅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伏殺上猶能擊鼓發弓文也面汚血曰鳩衛莊公衛太子剛曠也國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詩納之時為簡子車右轂鞅

村橫水言細而擊也以明功止使不絕之

略或作鐵至音零內傳作

五十一

樓音本或作

也。乘機也。材橫木也。將謂將戰時請福也。詳在也。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用兵用也。預預也。言不敢請歸之神也。志父簡子之後名。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時。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奇禱也。

趙簡子田於嬖。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聞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願主將適嬖而麓不聞。臣敢煩當。簡子乃還。

樓音君之圖。史黯音大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圍門也。麓主君苑圍之官。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圍。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

國語 晉下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加。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

通

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管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壯馳曰。東方之士。孰為焉。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壯馳音晉大夫。蓋吳人。滄賢也。

國語 晉下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龍龜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賈鞅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勝。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儀。為誠。誠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化謂蛇成龍。龜石首成龍。之類也。龍即鳴字。純色為龍。喻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放逐。誠誠之中。是亦人之化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還人來告。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穆子新稱狗也伐翟在春秋後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遠傳也當猶任也雖餘也言唯有德者在以福祿為餘樂能餘樂則不為幸耳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狠敗國面狠不善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

國語 晉下

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俊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知宣子荀躒之子甲也瑤知伯也知果知氏族宵宜子庶子狠狠不從人也太史掌氏族

知襄子為室美士齒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

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襄子知伯諡也高山峻原高險不安不生草木松柏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

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怨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

國語 晉下

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蟻蟻蠶蠶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於師遂滅知氏

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偃國知氏之族車轅之難卻氏與長魚矯爭田執而帶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蟻雙於厲公而滅三卻孟姬叔祁見前函冶范臯夷之邑也臯夷無龍於范吉射而後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之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物事也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盡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賂。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餓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

國語 晉下

五十六

灌之。沈。窳。產。毒。民。無。畔。意。

魯悼四年。知伯伐鄭。鄭趙襄子。襄子怨之。知伯請地於趙。趙又弗予。知伯帥韓魏以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張談張孟談也。地襄子臣。夷等也。求飲我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也。知伯韓魏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知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都。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跖。趙襄子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飯遇五父裁注

據文曰王者不據地伯者不據國鄭之故地未為不若也而乃謀遠就前之之不義已甚而又兩鄭是北即晉王弟待於二境年為人而燕堂非為謀之計哉

國語第六

鄭

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甲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魏。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鄆。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

國語 鄭

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節。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陳。歷。辛。君之土也。若前辛。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魏。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鄭。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麇。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緡。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緡。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

心也。又甚聰明。蘇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蘇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

國語

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融夷秦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羊姓乎。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羊蠻矣。唯斟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夔荆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

倫補曰切又被力切

也。夔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邾之隔。其冢君侈驕。其民怠吝。吝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犬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愚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厨去蘇而取同。夫蘇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

國語

之蘇。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蘇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蘇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彼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姁極。故王者居九畷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蘇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蘇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朝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朝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繫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玉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故以奔襲。襲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

國語

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襄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襄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禱而謀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遺之。既笄而孕。當宜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

襄人。襄狗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犬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與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魏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

國語

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晉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儔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諗。乃東寄。季與賄。魏節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懿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

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桓公周厲王之少子宣王封之於鄭若騶山名
主爲之神主也。遂氏楚大夫熊霜之世。叔熊逃
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綏。遂氏將起
叔熊立之。又有禍難而不能立也。虞幕舜後。虞
思也。單盡也。疏草葉之可食者。八姓祝融之後
已董彭禿如曹斟羊也。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
也。二千五百家曰州。沓驪也。郊後屬鄭。鄭衰楚
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莽王於郊。謂之郊。是也。
周德之周忠信也。角犀類。角有伏犀。豐盈頰輔
豐滿皆賢明之相。以它平它。謂陰陽相生。異味
相餘也。剛彊也。七體七竅。八索謂八體。以應八
卦也。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
爲口。坎爲耳。艮爲手。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
胃勝。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
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十數自王
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國語鄭

臣卑。卑臣與。與臣謀。謀臣僂。僂臣僕。僕臣臺。百
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
官之體也。百官官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十品。五
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弄也。材
裁也。經常也。茲備也。萬萬曰茲。數極於茲也。自
十等。至于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
其常入。舉九茲之數也。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果
美也。講論校也。試用也。措置也。山桑曰。擊。孤弓
也。其木名。服。矢房也。共處曰同。聚龍所吐沫。龍
之精氣也。傳郊之傳祭於郊也。裳。正幅曰幃。諱
謹呼也。龜或爲。蛇。蛇。蛇。蛇。象龍。遭遇也。發齒
曰。亂。未。既。既。未。畢也。女。七歲而。發齒。十五而
笄。置之。報。嬰。幼也。精。熟。爲。膏。脂。極也。申。幽。王。前
后。太子。宜。曰。之。舅也。繪。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
申者。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故。也。異。與。也。申。呂
同。姓。隕。隱。也。稔。年。也。求。用。之。用。猶。備。也。秦。仲。嬴
姓。附。庸。爲。宣。王。大。夫。齊。侯。齊。莊。公。也。十。邑。謂。號
鄆。鄆。蔽。補。丹。依。味。歷。莘。也。後。桓。公。之。子。武。公。克。

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
云。寄地猶寄止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有
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
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爲諸侯也。晉文侯文侯仇
迎平王定於洛邑。小伯。小主
諸侯會盟。蚡冒。季綏之孫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叔遇五父裁注

國語鄭

國語第七

楚

莊王使士亶傳犬子戲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犬子犬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犬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

聖后傳如樂
姓引說文無
聖字當作禮
戲之林切按
史記左傳述
共王名官作
審
此見禮原食
之論不可為
訓

國語

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助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誅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悅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

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權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勤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

國語

則敬不則敬

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傳曰夏有觀尾煩亂也春秋見晉語世先王之世繁也昭顯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道廣之道開也令先王之官法時令攝固也施已所欲舍原心舍過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也明精意者斷之以情也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權明也臨臨事宣稱也天子太子也退讓還自退則見教也報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辜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

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
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業伯業謂鄂陵之戰為晉所敗亂而不損曰豈
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主益序昭穆
從先君於廟也寵榮也諡法既通
能改曰恭先君善先其善事也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
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
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於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

國語

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遺
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
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芟菰也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建廟到
之子子木也羞進也庶象也後猶多也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舉而亡康王以湫舉
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
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
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

語若無心望
中有寸鐵殺
人處如此開
合便有主讓

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
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
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
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材
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林不能用也
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
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謂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
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
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

國語

心違故唯東宮與西虜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
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
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
父為師王子變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變
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盧盧
戰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謂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
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
之為也昔離子之父兄謂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
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鄆之役晉將遁矣離子與於

軍事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
易中下。楚必欲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
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
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驪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
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
臣。則又畀之子夏。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鄭。二子爭
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
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而

國語

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
為也。今欲舉取於王子牟。于牟得辜而亡。執政弗
是。謂欲舉曰。女實遺之。彼懼而奔鄭。綱然引領南
望曰。庶幾赦吾辜。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
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
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
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
相事以還。轉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
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

賊。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
賊鳴。召其父而復之。

泚舉伍舉也。壁佈以壁備食。前猶強也。良善也。
相助也。二先子謂泚舉之父伍參。參之子。父子
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太師。于朝友。其子伍舉
與參子相善也。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
兄弟於晉言蔡晉同姓也。于元欲盡文夫人。遂
處王宮。關班殺之。在魯莊三十年。魯子元子。弟
是弗理也。東宮。西慶。楚軍營名。若敖氏子。玉同
族。難謂不欲戰也。儀父。闕克也。施施。舉於二帥。
二帥。潘崇子孔也。室家資也。師還。謂子孔潘崇
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盧。盧。楚邑也。傳曰。初
闕克。四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未成。成而不
得志。公子受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鄭而使賊
子孔。弗克而還。或黎。盧大夫。二子受及儀父也。
析公。臣楚大夫。或謂之言。與知二子之亂。規猶

國語

有也。東夏。秦沈也。易中下。中軍與下軍。易爭伍
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示之。以誘楚也。舍合
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上下。上下軍。左右。左右
軍也。卒集也。于。夏御叔父。御叔娶鄭穆公之女
夏姬。蚤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微舒
殺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于南。微舒
宅。莊王欲納夏姬。在臣諫不可。乃止。將以賜巫
臣。則又與于及。于及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
與襄老。卿之職。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
歸。二子爭之子及。巫臣爭夏姬也。成定也。巫臣
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馬。巫臣
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竟。遂以夏姬行
奔晉。綱猶遺也。頃頭也。豐大也。不居言。當奉命
於它國。珍車後。積木也。言四時相聘。聘問之事。回
車於諸侯。資路也。東陽。楚
北邑。倍其室。益其家也。

辭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鑿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

國語 楚

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駭。無有至者。而後使犬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罍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匪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強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

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慮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處於大卒之居。臺處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猶地其為不置財用。其事不煩官府。其日不廢時務。瘠地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數。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覆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國語 楚

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清濁官羽也。氣稜氣也。享豆宴有折俎。蓬豆之陳也。華元宋卿。駟騂鄭穆公之子。駟騂也。晉治也。魯成二年。楚子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郟。魯人懼。使孟孫路楚。以受盟。當於容貌都閉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言取美好。不尚德也。長鬣美鬣鬣也。縮取也。蒿耗也。夫宰王士辛也。度謂足以臨見之。城守之木。城守之餘也。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督問於范無宇。曰。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衙叔段以京惠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

國語

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鱗鱗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皆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

人納素衣而殺靈玉

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蔡城有西不羹亭。三國楚別都也。京叔段之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四櫟人殺子元而遂居櫟。鄭子釁公子子儀也。蒲戚人殺子元。林父邑魯襄十四年。魯孫林父逐衛殖也。戚齊蕭蒙宋公子鮑邑。魯文十六年。鮑殺昭公而自立。弁費季氏邑。渠丘。陳康邑。魯昭八年。齊無知。欒襄公而自立。九年。陳康邑。魯昭八年。齊無知。魯昭二十三年。樂盈奔齊。齊公之邑。曲沃之甲。宣入為賦於絳。微衙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也。公子鍼有寵於公。如二君於景。難謂侵逼也。母大指也。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帥猶也。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誕虛也。

國語

素衣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時王於乾谿。王自殺。在魯昭十三年。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諺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欲見以交。儻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放責之規。

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復有贊御之箴。臨事有贊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職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敬聖武公子實。不飲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違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廩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子廩楚申公史老也。舍棄也。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師長大夫志記也。威實勇力之士。掌執矛

國語

楮。天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寧。晉近也。贊。樂太師。寧。詔古。史。太史也。師。樂師。工。贊。職也。御。達也。三君云。贊。戒書也。昭。謂懿讀曰。抑。大雅抑之篇也。毛詩。叙。日。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日。賦。日。是。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誦。誦也。王將何為。言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乎。老之之老。于廩名。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

不然而為句。勿連下讀。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

國語

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選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誘。與人諫。以自諱也。是以其人。四封不備。一國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處憂於二。今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辱也。王病之

魯英文切亦作旋

曰子復詔不數。雖不能用吾怒。寘之於耳。對曰。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滿之犀。犛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璣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鬼中之中身也。虜宮。虜之居也。堯謂祀其餘。殺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虜也。魯敬也。入于河。遷于河內也。自河徂。幸從河內往。毫都也。然諒間也。又治也。非剛非嫺。剛也。還軫。謂出奔也。諸告也。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千里曰畿。病之病。不能然。故使復語也。然猶願也。養角。可以為璣。璣。璣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

辨或作變

有妾而愿欲辨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諛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鄂。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赦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于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違而道。違命令道也。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堯也。鄂。陵之戰。楚師敗。恭王傷。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辭。不能見。王曰。天敗我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中。

胡格切

胡格切

無字之于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患我大焉。乃求王。遇諸棘。以王歸。王歸。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從從欲也。經緯也。干。犯也。以妾為妻。猶以芟當祭也。

邪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備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夫主而為之。狂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

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駟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夫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

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匿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歸。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

國語卷

十五

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重黎顛頊。掌天地之臣。周書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諫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神會也。不雜司民。司神之官。各異也。備離也。高祖廟之先也。漢祀曰。經視大祀也。掌祈禱。四時之生。嘉穀。非如。今要屏。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明德。謂降福。不爲災孽也。嘉生。善物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

自爲之實誠也。齊同也。神習也。則法也。絜潔也。其爲所爲也。存重也。氣受命之。氣育長也。龍尊也。世之亂。謂幽平以下也。樂止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犬。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犬。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射父曰。郊禘。不過。藹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射父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

國語卷

十六

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厥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餘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奉之。王曰。爲祭幾何。射父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射父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

非滯久不

蓋即見切通作菜

胡切計切又胡不切

割者血也又

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遇其禮。日月會於龍。龜。土氣舍收。天明。目作百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未其犧牲。敬其盥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醴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

國語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於其饒。應合其嘉好。結其親靡。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耕其牲。王后必自舂其菜。諸侯宗廟之事。必自舂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織其屨。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國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愆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醴。兆民。經入數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玉。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醴。為億醴。天子之田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國語

子期凌王之子。若參以牛。王致牛。參於。照王也。舉人君。形望之。盛饗。太牢。牛。羊。豕。豕。會三大。洋。東四方之貢。特一也。少。洋。羊。豕。特。豕。也。而。果。角。如。前。栗。把。長。不。出。把。者。八。種。入。豕。九。黍。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奠。辰。以。致。神。者。至。神。至。也。披。取。披。毛。取。豕。也。屠。廬。也。虞。禮。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人。物。也。殖。長。也。不。殖。神。不。降。以。福。也。不。從。不。從。上。令。也。封。國。也。以。事。類。日。類。品。物。謂。若。八。蟠。所。祭。豕。虎。昆。蟲。之。類。也。至。辰。日。月。星。也。祀。其。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豕。龍。尾。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日。月。合。辰。於。尾。上。合。收。收。縮。萬。物。合。藏。也。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類。並。也。並。行。欲。求。食。也。黍。冬。祭。嘗。皆。百。物。也。禮。潔。也。彈。止。也。始。覆。也。止。覆。皆。解。怨。除。恨。之。辭。億。安。也。刻。刻。也。器。實。曰。菜。在。器。

曰盛上言案下言盛。豆文也。乾稱剛健故武地。質柔順故文。徹達也。徹官百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大史之屬是也。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一官之職。其察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五物之官。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階屬。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禮類也。以十。禮承萬。為十萬。千。萬。日。德。九。嘆。九州之內。有。嘆。數。也。禮。常也。常。入。征。稅。也。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貨。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

國語

十九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難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簋。以羞子文。至於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騰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

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郎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贏餘。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塗相望。盜賊司。民無所效。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願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述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

國語

廿

願甚於成靈。其獨何加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國馬民馬。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實樂。賦也。獻貢也。郵。過也。封厚也。糗。寒粥。羞。進也。秩。常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圖。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郕公。盈滿也。道家曰。履成。楚成王。穆王之父。穆王。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如遺。述。如行人之遺。棄其迹也。待。猶。祭也。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驢。驢。與吳伐楚。大敗之。柏舉。在魯定四年。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壹載其孽。王曰。載子。對曰。自先王莫踐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微而棄不殺。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君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俊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

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閭閻也。妻子曰卒。隊失也。子常各。長君積也。何有於死。何惜於死也。楚謂司寇為司敗。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公之弟懷將殺玉。鄭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卿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闕伯比以

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恐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鄭公。蔓成然之子。闕辛也。成然立平王。食求無厭。平王殺之。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也。豐。盛。約。害也。子期。成然字。

子西歎於朝。藍尹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

國語

政思義。欲養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闕間能敗吾師。闕間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矣。夫闕間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贏。聞一善若鶩得一士。若實有過必悅。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

待吳與將楚矣。

崇祿也詩云曾不崇朝替廢也若實若受賞也弊弊也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蓍曰

國語楚

三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賈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尊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事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死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巳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鳴玉以相鳴其佩玉以相禮珩佩上橫也大也玉祭祀之玉憲法也取善惡之法也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此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國語楚

三

文子可馬于期之子魯陽公也憾恨也偏偏上也偏則懼誅故貳也盈滿也壽保也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素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狃而不潔若

其猶也。不忘舊德。而不以潔峻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殺食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憂。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

國語

卷五

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可。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

謂乎。夫誰無疾。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關籬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繮以胡公。入於貝水。郕歌聞。載公於圃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圍人。擊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

國語

卷五

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孫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請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而與晉謀。鄭人殺之。勝奔吳。沈諸梁。葉公子高也。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是也。展誠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周言棄德。取周其言。而不以德也。猶者。

國語

直已之志不從人也。逆勝之怨，謂費無極之徒。諸天子者，職主也。言于西將王此禍父死而怨。故曰有術，司馬于西之弟子期也。德其忘怨，言好善也。魯猶災也。若放氏莊王所滅于于于，魯平王所殺其能幾何？言危不久也。駟馬繡齊大夫，齊胡公虐馬繡，馬繡殺胡公內之貝水。齊懿公為公子時，與鄆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間職之妻，而使職駟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殺公而內之。竹中，長魚矯見晉語，子般魯莊公太子，嘗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率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使率賊子般在魯莊三十二年。子之尚勝言子論議好尚勝人也。魯哀十六年，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

二十七

國語第八

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遼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綏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俊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

國語

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撤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皇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皇，頓顙於邊。今君

傳作胡忽切

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賂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樂區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搇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開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處義焉

國語 吳

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壽李國虛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構李也越逆諸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申胥伍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稽也次鈞夜也捨梓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者決捨而後之也投命猶圖命也設戎設兵自守約辭卑約其辭行成求平也不吾足言越不足畏也燿餘也孤棄也緊是也甲重也思邊番之小怨言吳侵越之連彘心懷怨恨也重得罪謂報見侵委質歸也連邊境危令若禦寇之號令一介一人賂備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捐發也明開顯聞也交草曰刈勞功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敗吾又何求若其不敗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燿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推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吳

國語 吳

隆於越越會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拂絕也還轉也玩弄也虺小蛇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怨令輕其征賦施

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務其衆庶其民殷衆
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
聞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
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
有吳士王盍亦鑑於水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
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
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

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
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有人嚮王呼之曰
余不食三日矣嚮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
寐嚮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帥帥將
入棘園棘園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
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遠忘於諸侯
之耳乎今王既變繼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
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復天而伐齊
夫吳民雖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將

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
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闕身也陝垂也奔奔九泉其山體水旋其丘下
故臺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閒侯其隙而取之
也沮汾楚東鄙消人今中消也填塊也棘楚
邑闕門也志記也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汚池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
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
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
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辜則何以使下國勝

戰於艾陵吳獲齊國書釋解也以言自解歸非
於齊也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耳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
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穀四方之達壽以
立名於邦此則大夫之办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
安恬逸而震以念惡出則舉吾衆撓亂百度以妖
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劔而對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
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今

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謂也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
 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操持盈以
 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至是
 吳命之短也自不忍稱疾歸易以見王之親為越
 之會也真請先死將死曰而驟吾目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曰孤不使大夫
 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鸚夷而投之於

江

二邪為耦言子胥在國處其猶耕者之有耦以
 成其事也宜名於耦謂東楚於耦果其用也東
 神也遂次也言處也楚東楚後也楚東楚後也
 世也盈滿也及楚也楚東楚後也楚東楚後也
 鸚夷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聽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比屬之沂西屬之濰以會晉公
 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
 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
 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

俞羊而切或
 為食

知吳晉爭長未成遂遷亦至以越亂也吳王懼乃
 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
 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
 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
 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
 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
 忍若越聞爵章吾民恐呼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
 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

國語

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三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
 願揖請夫先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
 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
 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
 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
 位重賞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
 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

擬志一日揚一日魯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
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捨熟也。關穿也。謂來也。皆順也。逆流而上曰流。循流而逆入於海以絕吳王還歸之路。吳江也。鄂鄂也。長先也。成說也。還傳車也。先晉令晉先政。齒年也。不簡不以年次對。正適也。勞。勞曰。廣。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會益也。長。及老終也。朋車也。禮見天子也。會益也。長。貢賦罷遣諸侯。令先歸也。入其地入其國境。採。寬也。揚疾也。皆徐也。步行也。設以此民封於江淮間以恐之。必速至也。

吳王昏乃戒合秣馬食士夜中乃合服兵振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響

國語 吳

官帥擲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雙大夫建旌提鼓扶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扶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旂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旂丹甲朱羽之增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諱知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

唐順之曰讀。山傳漢者也。下字讀解如。高唐同音。外傳。布。老。失。滿。備。按。

駭不出周軍飭墨乃令董褐請事曰爾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墨敢請亂故吳王親許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還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

國語 吳

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到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通於天子無所

逃。舉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表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還就幕而會。吳公先歎。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命。章忍齊。

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齊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秣。乘服。執。獲。貫也。係馬之舌。恐有聲。出火於處。以自照。微道也。以百人通爲一行。官帥上士。釋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肥。胡。幡也。文。犀。之。梁。謂。橋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折羽爲旌。在掖曰挾。經兵書也。日月爲常。建鼓之鼓音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爲之楹而樹之。交龍爲旌。增矢名。茶。才。秀也。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帶。甲。衿。鑿。丁。享。謂。鐘也。錡。于。與。鼓。相。應。軍。行。鳴。之。謂。如。譟。呼。也。周。禮。也。飭。治。也。錄。次。第。也。亂。故。先。期。配。次。之。故。徒。步也。連。傳。車。也。億。安。也。負。恃。也。安。待。其。衆。而。不。用。以。征。伐。成。罷。秦。楚。之。甲。周。者。弟。言。功。也。不。長。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魯。衛。之。屬。違。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違。則。不。可。

亦不可不及也。薄迫也。集成也。潘離碧落也。左。時。軍。左。部。稱。呼。也。攝。執。也。少。司。馬。故。與。王。士。五。人。皆。舉。人。死。士。到。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其。威。行。軍。士。用。命。也。主。謂。趙。鞅。也。也。不。徒。言。宜。有。辭。義。真。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下。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音。辭。也。昔。吳。伯。父。至。禮。世。不。續。音。述。天。子。告。讓。之。言。阿。姓。元。侯。曰。伯。父。昔。吳。伯。父。吳。先。君。也。今。伯。父。謂。夫。差。言。夫。差。有。蠻。荆。之。備。廢。朝。聘。之。禮。不。得。繼。世。嗣。前。人。之。職。故。命。音。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令。朝。聘。天。子。休。君。憂。息。周。之。憂。淫。猶。借。也。名。號。也。垣。喻。禮。防。雖。短。不。可。論。也。王。室。雖。卑。不。可。借。也。吳。姬。姓。而。自。借。號。況。於。蠻。荆。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爲。先。命。圭。受。賜。圭。之。策。命。故。辭。辭。不。事。吳。也。長。弟。猶。云。先。後。也。專。候。也。從。解。步。卒。也。說。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違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聞廬。不貫不忍。被甲帶劔。挺鉞。指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祭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鑿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違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劔。挺鉞。指鐸。遵汶伐博。登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

還。夫差豈敢自參。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給於歲。余沿江浙淮關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唯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勳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修大哉。

勞功也。賈赦也。延拔也。指振也。王繼之王。賈信。中云。往也。昭謂王聞虛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不。

宜稱王。故云往。然下言夫祭王。不避天子。故知稱王為聞虛也。夫祭聞虛之弟。傳曰。夫祭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楚夫須也。蓋宜備兩器。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遭民之不祥。謂民流厲王於夷。及子朝集立。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不唯下土之不康靖。言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也。勳力。并力也。介。大也。元。善也。修。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蕪。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

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取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見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

國語。吳。三。

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鷓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

國語

吳

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辛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矣，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

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達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墀。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

國語

吳

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墀。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環通相問也。明日徒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徒舍，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至於禦兒，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

國語

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餽斬有鼻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合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

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泝涉不諶不諶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辜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

國語

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富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真也遂自殺越滅

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國曰國。方曰鹿。蒲深蒲也。不須至之會不待遠兵也。中國國都也。從我言從我而戰也。將不能之會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禦兒越北境今嘉興吳邊鄙兵若至以禦兒之民臨敵之遂可出使出奔也。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銜稱也。阿曲從也。審物說云。別物善惡。韋氏云。謂旌旗物色微纖之屬。辨別也。備守禦之備。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來惑也。必審之使執思計之也。道術也。過五日則曉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闔左闔陽開陰示幽也。去斧去飾也。側翁特也。禮。愛者側席而生。擔說云。擔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韋云。擔謂之橫。橫門戶掩陽也。壇列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虞環金玉之環。與塞耳。問遺也。通行路以亂軍也。

子爲我禮已重言去父母而來也。若已之若汝也。已止也。接餘上下皆餘也。江吳江去吳五十里。須須後命也。不言楚委制於吳而言先委制於楚。謙而反之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爾句東東海口外洲。上國中圖也。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偁遇五父裁注

國語第九

越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賢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絨。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莩。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

國語 越

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子女於王。大夫。子女於大夫。士。子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辜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

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負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犬宰詔曰子苟赦越國之舉又有美於此

國語

者將進之犬宰諫曰報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舒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事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甲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武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

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舉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舉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

國語

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舉也寡人之舉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

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勝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勦，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

國語 越

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爾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句音鈞內傳作九具切

山處曰樓覽令三軍而言父兄兄弟者方在危既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別者是女為女女偶對也言致死則必有對敵越辱是得帶甲萬人以事君矣民無所移言非與則越

也。當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前馬前驅在馬前也。諸暨有句無亭，嘉興有語兒鄉，即象兒也。姑蘇今太湖東西為廣，南北為運，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善息也。免乳也。母乳也。官室也。子支子庶子官仕也。在其子而教之，所以食之也。廟禮禮之於廟。告先君也。相康。肅青也。少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億有三千言多也。旅，俱也。就是君言誰有恩惠如是君者，禮先壹飯，言比年長於越王，免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處屋霽，宇邊也。喻鹿養吳也。次舍也。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

國語 越

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餘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

魯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

國語

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蠶生事不究不可蠶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撓時將

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存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稷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國語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與天法天也與人取人之心也與地法地也靡損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言始以伐人終害之也貳言陰謀注佚之二言也五湖今太湖身與之市謂以身隨之以爲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兼其利萬物終歸於地也自若無妄動也功農穡絲枲之功反還也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勤事樂業也種和也德虛之行因以爲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虐習以爲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爲常以爲常法也刑法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

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
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
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
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
有爭有不爭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
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考成也天未成越當
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耳得天時而人弗能
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反見
滅是也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
去也

國語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
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
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
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賈唐二君云解骨于胥伏屬錄也昭謂此時子
胥未死言體骨解體不復念忠耳御猶將也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

不成維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未形天地之占未見也征
征伐難猶俱也刑害也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
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
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
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
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國語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聘去
獵無至會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聘射
獵不以爲意必不修德而深私好以盡民力也
望而不得食怨望於
上而天又奪之食也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鮑飯不
及壹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彼君王之
言臣固將謂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靡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息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蠶縮轉化，後將懷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蠶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巨。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

國語

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說右以爲兆，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運言發其知

會或作會

君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辜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師。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國語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莫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稍蟹不遺，雅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電

國語 趙

魚。之。與。處。而。竟。之。與。同。階。余。雖。視。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設。設。者。乎。王。孫。雄。曰。
 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辜。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
 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
 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
 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數。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
 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
 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
 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
 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
 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
 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
 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
 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
 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十三

國語 趙

爾。雅。曰。九。月。為。玄。月。饒。大。也。盛。饒。未。具。不。及。壹。
 能。待。有。餘。力。也。弗。忍。不。忍。其。忿。也。以。為。常。隨。其。
 贏。縮。也。紀。滿。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
 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法。其。明。
 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困。窮。也。匡。虧。也。後。
 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沈。重。困。窮。用。陽。謂。輕。疾。
 猛。厲。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
 以。亢。禦。後。動。者。泰。舒。靜。為。陰。敵。先。動。者。泰。顯。露。
 為。陽。察。獲。射。的。也。無。我。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
 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強。以。
 禦。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
 故。曰。不。死。其。野。勿。與。勿。與。之。戰。也。因。天。地。之。災。
 言。彼。有。災。變。則。可。與。戰。耳。先。動。為。客。於。時。宜。為。
 人。客。剛。強。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
 取。也。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
 可。困。迫。也。陳。有。牝。牡。使。相。受。也。無。究。無。窮。若。日。
 月。然。也。不。成。子。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
 不。能。成。子。也。水。邊。曰。隴。讓。讓。巧。辯。之。言。反。辭。於。
 王。謂。以。辭。告。越。王。從。甲。至。甲。為。決。日。決。日。也。
 注。國。語。者。漢。有。鄭。衆。賈。逵。魏。有。王。肅。吳。有。虞。翻。
 唐。固。韋。昭。晉。有。孔。晁。歷。世。以。多。所。散。佚。其。以。全。
 書。傳。者。獨。韋。氏。解。耳。弘。嗣。因。鄭。賈。之。精。確。採。虞。
 唐。之。博。賅。輯。而。成。書。患。不。在。寡。若。之。汰。之。或。者。
 有。所。未。盡。與。夫。眩。精。猶。以。了。義。當。不。厭。詳。期。指。
 點。而。會。心。宜。學。其。要。竊。不。自。量。輒。為。裁。注。如。右。
 皇。明。萬。曆。己。未。長。至。日。烏。程。閔。齊。級。遇。五。父。識。

十三

〔明〕閔齊伋裁注

戰國策十二卷

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甚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

戰國策序

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敎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敎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



戰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

戰國策序

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敎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

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傾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

戰國策序

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

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戰國策序

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劉中壘秉國別短長諸書而為國策前後章次不必甚確古人撰述多然固當有意也至如二周先東王實為尤章不可易者縉雲更次為章而改補其闕誤亦不無失得東陽誠之則太甚然鮑本行而劉本廢久矣特存元目於卷後為討論一助云

皇明萬曆庚申立春日烏程閔齊敬識

戰國策今本目錄

第一

西周

嚴氏為賊

謂齊王曰

秦令樗里疾

薛公以齊為韓魏

韓魏易地

犀武敗於伊闕

周共太子死

司寇布

雍氏之役

三國攻秦反

秦攻魏將犀武軍

犀武敗周使周足

戰國策今日

蘇厲謂周君

楚請道於兩周

周君之秦

官他謂周君

楚兵在山南

秦召周君

秦欲攻周

第二

東周

秦與師臨周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欲為稻

秦攻宜陽

東周與西周爭

昭獻在陽翟

秦假道於周

蘇厲為周最

為周最謂魏王

趙取周之祭地

三國隘秦

昭翦與東周惡

謂薛公曰

周相呂倉

溫人之周

楚攻雍氏

謂周最曰

謂周最曰魏王

杜赫欲重景翠

官他亡西周

周最謂呂禮

齊聽祝弗外

周文君免

或為周最謂金投

戰國策今日

周最謂金投

石行秦

第三

秦

衛鞅亡魏入秦

秦惠王謂寒泉

楚使者景鯉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

張儀又惡陳軫

義渠君之魏

蘇秦始將連橫

楚魏戰於陘山

楚王使景鯉如秦

田華之為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齊助楚攻秦

秦惠王死

張儀之殘構里疾

為魏謂魏冉

秦武王謂甘茂

甘茂攻宜陽

宜陽之役楚畔秦

秦王謂甘茂

甘茂約秦魏

楚絕齊

張儀欲假秦兵

張儀欲以漢中

醫扁鵲見秦武

宜陽之役馮章

宜陽未得

宜陽之役楊達

甘茂相秦

謂秦王曰

戰國策 今目

秦王與中期爭論

獻則謂公孫消

薛公為魏謂魏冉

謂穰侯曰

五國罷成臯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陘山之事

頃襄王二十年

段干越人

甘茂亡秦且之齊

三國攻秦入函谷

冷向謂秦王

謂魏冉曰

秦取楚漢中

謂魏冉曰和不成

秦客卿造

段產謂新城君

范子因王稽入秦

范雎至秦王庭迎

應侯謂昭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

應侯曰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

昭王既息民繕兵

張儀說秦王

濮陽人呂不韋賈

秦王欲見頰弱

范雎曰臣居山東

秦昭王謂左右曰

秦攻韓圍陘

天下之士合從

應侯失韓之汝南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

蔡澤見逐於趙

文信侯欲攻趙

或為六國說秦王

戰國策 今目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

第四

齊

濮上之事

秦假道韓魏

成侯鄒忌為齊相

南梁之難

田忌亡齊而之楚

楚威王戰勝

邯鄲之難

楚將伐齊

鄒忌脩八尺

田忌為齊將

鄒忌事宜王

權之難

蘇秦為趙合從	淳于髡一日而見
齊欲伐魏	齊欲伐魏魏使人
齊宣王見顏觸	先生王斗
齊人見田駢	管燕得罪
昭陽為楚伐魏	秦攻趙
齊將封田嬰於薛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韓齊為與國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事秦惠王
犀首以梁與齊戰	楚王死太子在齊
齊王夫人死	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在薛	孟嘗君奉夏侯
孟嘗君譙坐	孟嘗君舍人
孟嘗君有舍人	孟嘗君出行國
齊人有馮煖	孟嘗君逐於齊
蘇子自燕之齊	蘇子謂齊王
蘇子說齊閔王	齊負郭之民
王孫賈年十五	燕攻齊取七十

戰國策 今目

燕攻齊齊破	貂勃常惡田單
田單將攻狄	孟嘗君為從
魯仲連謂孟嘗君	秦攻趙長平
或謂齊王曰	國子曰秦破馬服
齊王使使者問	齊閔王之遇殺
齊王建入朝於秦	
第五	
楚	
齊楚構難	邯鄲之難
江乙為魏使於楚	荆宣王問羣臣
昭奚恤與彭城君	江尹欲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	江乙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	江乙說於安陵君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	蘇秦之楚三日
蘇秦為趙合從	威王問於莫敖
蘇子謂楚王	齊楚之交善
楚王逐張儀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伐秦魏欲和	秦幫楚而伐齊

戰國策 今目

張儀之楚貪

楚懷王拘張儀

楚王將出張子

張儀為秦破楚

張儀相秦

楚王令昭雎之秦

張儀逐惠施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

魏王遣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

齊明說卓滑

或謂黃齊

秦伐宜陽

四國伐楚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楚杜赫說楚王

楚王問於范瑒

戰國策今日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秦敗楚漢中

楚襄王為太子

女阿謂蘇子

長沙之難

有獻不死之藥

齊以淖齒之亂

莊辛謂楚襄王

齊韓魏共伐燕

唐睢見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

虞卿謂春申君

或謂楚王曰

天下合從趙使魏

汗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

史疾為韓使楚

第六

趙

智伯帥趙韓魏

智伯從韓魏兵

張孟談既固趙

晉畢陽之孫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

蘇秦從燕之趙

蘇秦為趙王使

齊破燕趙欲存之

張儀為秦連橫

甘茂為秦約魏

武靈王平晝

王立周紹為傅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戰國策今日

魏敗楚於陘山

趙使仇赫之秦

謂趙王曰

富丁欲以趙合

魏因富丁且合

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

蘇子說李兌

趙王封孟嘗君

齊欲攻宋

齊將攻宋

齊攻宋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

趙救天下且以伐齊

秦攻趙蘭離石祁

鄭同地見趙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燕封宋人榮釜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太后新用事

秦王謂公子他

秦趙戰於長平

秦攻趙於長平

秦圍趙之邯鄲

秦攻魏平原君使

秦攻魏取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謂皮相國曰以趙

謂皮相國曰

魏使人因平原君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說張相國

建信君貴於趙

或謂建信君

苦成常謂建信君

戰國策 今目

希寫見建信君

魏池謂建信君

秦攻趙鼓鐸

齊人李伯見

為齊獻書趙王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為廬陵君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召春平侯

文信侯出走

秦使王翦攻趙

第七

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韓趙相難

樂羊為魏將

西門豹為鄆令

文侯與虞人期

魏文侯與田子方

魏武侯與諸大夫

魏公叔痤為魏將

魏公叔痤病

秦圍梁

龐葱與太子質

梁王魏嬰薦諸侯

魏惠王起境內衆

魏太子自將

齊魏戰於馬陵

惠施為齊魏交

魏惠王死

徐州之役

戰國策 今目

蘇子為趙合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惡陳軫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欲以魏合

張儀以秦相魏

謂張儀臣

陳軫為秦使於齊

齊王將見燕趙楚

魏令公孫衍請和

公孫衍為魏將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

犀首見梁君

蘇代為田需說

史舉非犀首於王

楚王攻梁南

張儀為秦連橫

齊魏約而伐楚

張儀走之魏

魏文子田需周霄

魏王今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

周最善齊

周最入齊

秦召魏相信安君

樓梧約秦魏

秦楚攻圍皮氏

魏太子在楚

獻書秦王

魏秦伐楚

秦敗東周與魏戰

秦約趙而伐魏

芒卯謂秦王

戰國策 今目

蘇代拘於魏

五國伐秦無功

葉陽君約魏

秦使趙攻魏

秦將伐魏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芮宋欲絕秦趙

為魏謂楚王

管鼻之令翟強

成陽君欲以韓魏

秦敗魏於華

秦敗魏於華魏王

華陽之戰

秦魏為與國

虞卿謂趙王

魏將與秦攻韓

秦趙構難而戰

長平之役

樓梧約秦魏

十八年謂魏王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秦拔寧邑

秦罷邯鄲攻魏

魏王欲攻邯鄲

周宵謂宮他

信陵君殺晉鄙

魏攻管而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

或謂魏王王譽

魏執謂春申君

安邑之御史死

秦攻魏急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

戰國策 今目

第八

韓

三晉已破智氏

韓傀相韓

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子請仕其從兄

蘇秦為趙合從

宣王謂膠鬲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

秦韓戰于濁澤

顏率見公仲

張儀為秦連橫

鄭彊之走張儀

宜陽之役

秦圍宜陽	客卿為韓謂秦王
或謂公仲	公仲數不信
謂公叔曰公欲得	謂公叔曰乘舟
齊令周最使鄭	公仲使韓珉之秦
公仲以宜陽之故	鄭疆以金八百入秦
公仲為韓魏易地	錡宣之教韓王
襄陵之役	公叔使馮君於秦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
齊明謂公叔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曰
胡衍之出幾瑟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韓咎	楚令景經入韓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
或謂韓公仲	或謂公仲曰
韓咎立為君	五國約而攻秦
韓人攻宋	或謂韓王曰
謂鄭王曰	韓陽役於三川
秦大國也	張丑之合齊楚

戰國策 今目 十三

謂韓相國	韓相公仲
韓珉相齊	謂山陽君
趙魏攻華陽	韓氏逐向晉於周
張登謂費緜曰	魏王為九重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趙救	
第九	
燕	
奉陽君甚不取	蘇秦將為從
權之難	燕文王時
人有惡蘇秦於燕	蘇秦死其弟蘇代
蘇代為燕說齊	陳翠合齊燕
或獻書燕王	燕王噲既立
初蘇秦弟厲	張儀為秦破從
官他為燕使魏	燕昭王收破燕
客謂燕王	齊伐宋
蘇代謂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
蘇代為奉陽君	燕昭王且與天下
齊魏爭燕	蘇代自齊使人

戰國策 今目 十四

蘇代自齊獻書

秦召燕王

燕飢趙將伐之

趙且伐燕

昌國君樂毅為燕

張丑為質於燕

燕王喜使栗腹

秦并趙北向迎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

第十

宋

公輸般為楚設機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曰

宋與楚為兄弟

戰國策 今目

第十一

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

宋康王之時

衛靈公近癘疽

犀首伐黃

智伯欲伐衛

智伯欲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時胥靡

衛嗣君

衛人迎新婦

第十二

中山

樂羊為魏將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為王

司馬喜使趙

司馬喜三相中山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主父欲伐中山

中山涿黎都士大夫

魏文侯欲殘中山

戰國策第一

西周

考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實西周之始時則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時則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為二。二周公治之於是王直寄焉而巳矣鮑氏攷之不確即以西周為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實居東周可係之西周乎

安王

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稽之十四日載

戰國策 西周

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殺人不以道曰賊嚴遂殺韓相偶是也
擊小使韓策陽豎道周出亡過周也

赧王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因而交絕於周

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欲告翦翦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廐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適猶定也封封之以為之資答周君別子請請於周使立為太子也為猶助也御楚相之御展姓也類似也言楚王之意似欲使二子助太子也健士一語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言二士居中用事以其得故相國不之便使之出而使周相國必從也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

戰國策 西周

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冷人微告悍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着持以遺之最周之庶子進猶薦也以此得事云者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得事於王也王士崧曰左尚左成司馬悍司馬翦疑即一事一人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劔公不知善歸其劔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

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齊王善最以賂進之最時故讓立而周以最不肯立告齊太公田和也折折劍高注未盡本價折其錢而不賣必無獨知欲使衆識其良也高注必無句無以告人也獨知句自知其良也高約也一書兩用同而別之果亦周子讓節說也嫁猶賣也言欺齊也多詐謂心欲之而不言不肯也信貨可信之貨非獨知也愛猶吝也信天下見之而信最之當立也

秦令穉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

戰國策 西周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去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去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穉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去由感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疾秦惠王弟居渭南陰鄉穉里號穉里子百人爲卒去由夷國大鐘而載以廣車欲開道也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

仲元作字中

援之一本最之

與元作反

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

戰國策 西周

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訖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折猶屈入猶歸也節符信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爲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

漢志由作始
海陽對其維則
權辭實爲防變
之第術在實固
何其檢而切也

寇之一作飛之
以二國爲成也
一本曰之下無
也字

元作破

屯

聽元作德

到一本作利

本有為

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
 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
 令敵邑陰合為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
 函谷而無攻令敵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
 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
 以與齊而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敵邑以此惠
 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
 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
 戰國策 西周

於周
 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

藉猶借也更猶迭也有時言不可常也張去音大之也

三國攻秦及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
 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到
 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故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日聚如惡狐聚陽人聚之類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
 魏之易地韓得三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

策周也則易為
 使楚因趙以上
 易成非西國
 之利也不以楚
 則韓魏不構不
 因趙則易成
 一本因趙以上
 易也

請本屏作屏當
 正

戰秦魏而生故
 其激非直為周
 實為趙

講口據史漢
 講請兩字字類

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
 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
 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
 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
 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
 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
 戰國策 西周

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
 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故曰上計持猶
 保也恐重傷敗必不攻魏也講和解也却退也
 凡言重皆制人而
 不制於人者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

形影即外

私元作利

戰國策 西周

辭之周君及見梁圍而樂之也。秦母恢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杆秦而王無之杆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圍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利。

無之杆無為周杆者，兩上黨絕言趙韓援魏之路絕也。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下文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形猶勢也。小利蓋指溫圍，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則有秦助而無國患，乃得游觀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稱者且惡臣於秦，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

且一作是 九作是事 者字補

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周足周之相也。秦重秦之所重，欲敗其使事，代足相周。此二國所以必惡也。免免已之相以順下，或人復與足言。

戰國策 西周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鉤一作物物者 鉤者古或通

伍元傳

君元傳

器名口器
一本作器
其數
取以歸

子元傳

梁魏都支如支梓之支。取其直也。陳音論射。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右手發機。左手不知。正射之道也。撥弓反也。鈎矢鋒屈也。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為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今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屬連也。猶結也。名即銘。謂周君凡事伍得之器。必銘以謀。楚知器之效。識云。効猶致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戰國策 西周

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除治也。治道迎楚師也。惡之惡楚也。弗惡弗惡楚也。與與之道。一曰。謂鼎也。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最時從周君。養地俱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猶得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而令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戰國策 西周

官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宛故申伯國。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偁遇五父裁法

戰國策第二

東周

惠公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

戰國策 東周

少一作沙

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稱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醴

以元作已

戰國策時臣何巧若何焉

既耳可懷挾提舉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鬼與馬逝濼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執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內自盡盡其心思也或作內自盡計句謂盡心計畫徑步道也猶言假全楚非適齊之塗既不計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蓋是吾國器能疑也濼滲流貌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

戰國策 東周

一本題景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跡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

宜陽城也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跡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

秦韓相拒雖在
景翠之舉可故周
景翠之舉以利
秦動之而除其
執勢之心也

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敵也必以寶事
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
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遠効者彙韓氏果亦効重寶
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宜陽韓邑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龍池二穀皆
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楚與韓鄰而與秦相圖故
臨山而救之屬旅寓也周公且相秦也則
迹言不得留也右言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
而此言不如昔秦援宜陽者疑翠時蓋援宜陽
而有秦私故云秦氣馮章詳楚漢中楚權而不
進所謂有秦私也按此上下意殊不類恐有缺
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當
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乘其敵
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路以為利下文秦拔

戰國策 東周

宜陽景翠果進
兵果字可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
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
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令東周
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
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

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
故云持二端趣疾也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
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
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
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
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
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
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戰國策 東周

有望於上則
仰仰疑向反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
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
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蘇公之楚令
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
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韓策楚昭獻相韓往與獻會也
陳向蘇皆仕周而位在相下者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於秦史鰌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

蘇厲說於點二
反韓文註即原

但以者言今止
之得立

一作子
劉辰翁云
作史子解

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
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
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
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絕橫度也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發
重使使周發使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
秦疑其圖已不
伐不受秦伐也

楚攻雍氏周極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
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
與栗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戰國策 東周

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糗食米也詩傳糧也音張
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
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
予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王周君也怒蘇子怒最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
也者怒最而反其所合也時齊與楚善合齊則
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
與也最欲合魏趙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
若不廢最之事則君
合齊而最合魏趙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

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加以孤秦亦將觀
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宋於
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
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
以合於王也

應趙宋絕三國韓魏齊也魏哀二十一年與韓
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東
方即三國也與宋敗三國應秦也賣宋於三國
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
應秦則應三國相賣之賣猶欺也兼相使韓
魏皆相之視亦同二國同相最可見交之固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

戰國策 東周

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
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

難畏阻意勁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
戰也違其勁之意故恐秦不已收也勁趙謂
之陰勁則齊固秦所欲合也故云爭齊爭合於
齊也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最時在魏欲之
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
齊是無可因之事實
章秦欲合魏伐齊可見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
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

虛信為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秦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薛公田文也。故上疑有脫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茂美盛也。明猶示也。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謂茂行。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連秦不伐齊，則秦忿，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今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

戰國策 東周

齊無通於天下矣。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秦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魏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秦所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諱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一斤為一金。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五鎰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二十兩。高注同。謹請明也。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戰國策 東周

且為大人未必可知也。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蓋指翠也。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隘，謂隔絕之。策隘，扼字通。此當乙革反。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也。重周以取秦也。者，秦重相則周重矣。有謂收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

宮元作此書
作官不一
雖元作且者
猶作官亦作

何也下曰字補
正曰古書多如
此不必補
當當作古通
以恩二字元作
西周二字

餘去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驩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為雖且使人操金與書問遺官他曰告官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官他

以罪去國曰亡
候偵候之吏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

戰國策 東周

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遠和東周

宣言東周謂西周必害寡而詐言東周善之王楚王也吾又恐以下寡自計也謂東周賊寡却宣言蕭輕西周而西周賊之以惡於楚也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齊秦合則

處元竹

子常重矣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禮令秦攻齊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也以其之與齊俱事秦也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是齊王誰與為其國

取秦猶得秦也秦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也注據補也秦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

戰國策 東周

上章齊合亦然有齊秦言二千重於齊秦必輕也夫鮑吳俱以有齊絕句於上下義皆趨即趨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趙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後行後舉也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齊收最用之可圖後舉反齊王之信者齊王始信弗禮事秦今急兵趨趙和秦魏收周最則王不信弗禮而信文矣率猶從謂從齊也史作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用則輕孟嘗所謂變也二說皆通果猶決也史作集言天下之兵集於齊也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矣走去音此章參諸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趨攻與之齊伐

禮取之漢語
下文對
呂禮秦七傳
齊相之故秦之
怨齊為深

史以和秦魏
本欲取秦為秦
也秦二年補一
史作禮節
史作禮節
史作禮節
史作禮節

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視弗即天下之理也

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故云伐齊深也趙恐秦伐之急兵趙急兵攻齊也以趙攻以趙攻齊也之齊伐趙之之猶趙也以趙攻齊則得齊趙齊伐趙則得趙故其理同也處猶秦不據齊趙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即天下之理理在受兵於趙也高云以上多不可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

戰國策 東周

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謀譽忠臣令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史書東周零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閔閔之心亦不悅也子罕見左傳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閔里中門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管仲蓋娶三女而各治三女

之家也遂不免幸相倉也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甚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

戰國策 東周

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實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也難子不敢違投也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耳長子屬上黨並韓地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地也收實於秦在秦故也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為猶謀也東謂齊也合齊合趙也始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

金投作合

一作上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負猶失也。其失在此也。一日負恃也。戰勝勝齊也。封謂疆理之。使無割地於天下也。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不勝齊也。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各趙。能無傷乎。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也。何計之道。言計之失道也。此策乃最為齊使趙拒秦。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戰國策 東周

石行秦。周人。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五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備謹待之也。秦欲早周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飯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三

秦

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黜削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渣政有頃。商君告歸。人

戰國策 秦

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即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君

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其師。公孫賈。所謂大王之仇讎。蓋指此。集韻。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人始生日嬰。嬰。育前也。按之。前乳養。故曰嬰。

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追書也。

戰國策是史記
正而史記定國
策大要
說秦如此說六
國亦如此得無
全乎

傳一作備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
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
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
兵法之教可以奔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
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
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
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戰國策 秦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且蘇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
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
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
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
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
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秦不用蘇秦而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秦王其人
志高氣傲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蘇秦自了蘇

天下不治舌敵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
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
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
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借於教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國

戰國策 秦

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羸履躡負書
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
下緇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
以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
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
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
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

國策抄子項東
西漢本

猛元竹注

即蘇秦也
自蘇秦作始
千古之

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

戰國策

隆黃金萬鎰。為用轉穀。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衡。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賈逵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誘曰。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結音吉。此古韻也。下文悉然。橫黃。楚管。周廟。玉反。聊。服。蕭比。反。信。新。兵。薄。空。反。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元。贏。索。通。騰。行。經。也。騶。屬。通。草。履。也。莊。機。機。也。摩。燕。之。摩。謂。切。近。過。之。關。塞。名。也。因。燕。鳥。集。闕。以。說。趙。王。也。抵。側。擊。也。絕。束。也。雁。門。化。也。株。木。為。之。如。樅。樅。屈。木。正。也。樽。柱。也。蓋。猶。類。銜。勒。也。仇。匹。也。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

戰國策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連雞謂類繁之喻。喻同。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

一本是王以
魏德寡人

遇於境下威備
而楚軍有其事
則各以楚怒下
二十年是圖文

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魏秦於楚使不助楚也。秦之楚者之之猶在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劉辰翁云：多蜀，即若字。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敵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齊魏僻也，好魏故齊。

戰國策 秦

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悅。高云：文多不可解。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

殺元作留

本國事

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歿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散，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

戰國策 秦

王者之者說
用兵二字錄
劉本無

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今遂不加一
本合楚不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

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

一之下曰字
一平作也

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子間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鄭里之一曲如韋曲社曲。

戰國策 秦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軫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誦長者，長者晉之，誦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誦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

一本人誦下
有其字

宜一作且

借字補
最要字補

楚元作執說文
生熟字本無作
孰後大加以以
別之

晉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晉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

戰國策 秦

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國情謂國事之隱者，而明臣之楚之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此一事實出著書者所聞，駁異也。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

帝作伯

唯事執多格
言殊不類戰國
之文

張儀長子問
謀不長子料
一本名作兵

若家謂秦之憂
在六國焉其辭
最小有先取楚
最按最後取非
則定在秦中
白起所以再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
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
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
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
於李帛之下

義渠西戎。謂白也。燔即莫亦
燒也。言將火其國以得其地。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轅緹氏之口當屯督之道魏絕南

戰國策秦

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
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
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名
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孔明之定滇南
講矣而後謀伐
魏即此意

一本西海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
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禁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
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
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
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
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

戰國策秦

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
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
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
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
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魏絕南陽秦使之絕也。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下文臣所謂危是也。欲字絕句。危字自爲句。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
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

甚憎一作憎甚
上憎者下元抵
亦字下甚憎上
一本無所字

發元作發

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太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太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太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太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比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夫說宣言之於朝

戰國策 秦

三

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悅之是西生秦患比絕齊交

第一云字字
是
國元作國史作
國本亦作國

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毋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

戰國策 秦

三

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掩猶恨也集韻彌止也通作彈橫度
為廣直為從不尚尚也言無所畏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

又知楚本
不知
爭元作詩

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哭。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

戰國策 秦

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勢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

思思吳，又知劉辰翁云：猶安知也。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吳吟，吳人呻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必敗必有一敗覆謂反覆逆謂逆料。一二言反覆計之。悖亂也。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蓋張儀時將相魏，故欲假秦兵以救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也。張子不反秦，謂懼秦以喪兵謀之也。不敢反於秦，懼秦疑其厚魏也。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

戰國策 秦

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殘猶害，重猶貴。贊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也。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蠶種樹不

請看是謂

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

今元作本

當憂一作多

一本王劉漢中以為知楚

章首元無為字
會錄本為魏下
有文字

臣請十六字
魏三一未無

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

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

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蓋木中。燕言有漢中。乃國之害也。不處言非其所固當憂乎。言不然也。自有漢至傷本。疑有殺外。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

為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

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樊國

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孥領。然而

戰國策

矣

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孥領。然而臣有患

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

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冷張儀之言。為

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

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

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魏冉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東山東。辛疑韓人。張儀母澤。穰侯人。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臣戰與楚戰也。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莫言以國為約。以與

野字補

王約之。王魏王也。願項也。言有敗者。請持其領

以誅之。有患患楚與秦合也。事征伐也。臣辛張

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

今公以下。乃說者之辭也。公謂冉。東東之楚也。

因與楚好言也。禹善讓。今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伴於禹矣。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冷楚之事。友公國謂秦也。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也。觀薛公之為公。觀其於冉何如也。號宣言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宜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而冉亦自重矣。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

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

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

戰國策

矣

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

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字越人。家於盧。號盧醫。石針日。所以刺病。按扁鵲趙簡子同時。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

報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

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

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一本行千里
衍為字地云
徒劉本云

衍史五作與新
序作公孫子謂
秦諸公子
會是古人文
章一大機始
於元后股肱之
滿於舟楫之
梅之命波瀾於

詩之比體下五
孟荀莊列文章
守持處多是
譬喻而此果充
其善用者也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
陪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奔巴
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
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
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
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
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
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
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過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
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
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
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

戰國策 秦

六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
拔宜陽。

大事記云。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諶之。庶欲
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
曰。事成盡以為子功也。積之二。縣財賦歸之也。
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修。朋。修字近。故
也。行機之持。韓者。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
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楚懼而不進。韓
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
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

戰國策 秦

十九

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

韓使楚悅也。亡
臣許為逐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
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
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
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
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基。於是
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有尉軍尉。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
士。釋以約喻也。挫。推也。戰功曰伐。

一本作無
是字誤
一本作之
陽故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

無事不得事權也秦衆盡謂死傷多二人持之使茂久攻故怨之深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

戰國策 秦

其御也

御猶制也楚之與韓聲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元在韓策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延印作市注亦異宜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顯又有公孫顯公孫赫公孫赫大事記謂郝顯與赫衍音爲一人其事亦多與衍類今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

一本其健者來使無者字程史載連使來使士也朝廷辨作健者以質詞程用是策也

人較窮焉爲之秦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健言其強辯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

戰國策 秦

之

間請間之間駁隙也因駁與語將置相也道而聞之聞之於道也韓非子作道云秦王欲相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需魏魏不詭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詭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諛諛也。若林則驚耳。制謂主之楚必曰必以魏之言告魏也。鬻賣也。如賣友云。言始約而終背之。必說絕句。於是魏楚當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許相卿曰。寄云者。名為楚魏地實為秦有。若寄附然。

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戰國策 秦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

為元作典

戰國策 秦

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魏氏。韓氏。魏氏。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魏氏。魏氏。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三三

注約主天下之要約。廣德大施恩惠也。不恤楚交。言不以楚交為意。梁君惠王也。拘猶制也。雍。推同。言據有之。尾。終也。即上文能終之說。依據也。權。言能輕重四國。鑠。以銷金喻。

昭襄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

策之必不遲
故使秦重
之以迎而重
之於齊秦之
不得以密反
重茂

錢本作以相印
迎之
蘇子元作蘇秦
云一作代
偽為二字疑是
為謂上卿之
事誠有何得言
偽為一作謂一
作偽為者問王

羊元作羊下
同

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
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
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
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
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
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
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
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
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

戰國策 秦

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
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
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
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
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
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羊戎者。太后之所親
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

此元作池策免
他元作池下同
此書多作池

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是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
必說公。公相必矣。

獻則楚人。公孫消。秦人。太后宣太后也。后同父
弟羊戎。為華陽君。凡羊皆楚人。羊戎雖以罪去
楚。楚既與秦共資之。
必為楚用。故楚便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
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
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
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
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

戰國策 秦

下三國字補

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
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
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
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緩之不自言池之兩悔
言皆指其主之術也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
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
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難

操作林

君必深君不如勤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
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
重君以取晉齊與晉敵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
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破齊定
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矣

收猶取也禮時相齊故親禮所以取齊并相之
相齊及秦也韓君齊離併也欲得陶故故邑謂
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晉謂魏也文親魏而
重君故欲取晉必重君也齊與晉敵邑而不能
支秦云者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
且取薛子魏魏雖得薛而不能敵秦也

戰國策

若一作若
姚本之時也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
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
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
重玉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
故不計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
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

慮封謀所以定其封也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
則齊怒齊怒則封不定除解危也越策作
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
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

登秦字補
馬一作與無字
字聲韻經三子
補姚本齊秦交
通字歸魏東應自

封定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三世積
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
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
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
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
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
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懸衡輕重等也積節劉辰翁云積往來之節也
東聽謂聽齊權懸宋衛較其輕重也阿齊之阿

戰國策

舉姚本作等

邑甄屬濟陰此言二國如齊邑爾越有三皆屬
楚諫徒隸賤稱此言楚之強也支言細散取之
薄猶迫也鄭屬長
安在秦漢之間

五國罷成舉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
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
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愈其心乎王
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
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成陽君韓人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
言其事故為之言翁猶收也言收之晚其窮在
齊亦必韓魏所惡故
為失韓魏之道也

云元作去

一本以下有

姚氏云大
作勝高注作
大勝

元作元
書無之
一本欲以齊
秦初魏而問
薛公

秦取楚漢中。番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
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
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
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
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
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
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

戰國策

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

三國齊韓魏也。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
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
告以合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耳。蓋田秦近
邑也。尚可得而死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矣。
出秦兵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耳。故云楚與
三國謀出秦兵也。秦為知之以下。又一說也。走
秦以急趨秦告急也。秦
畏三國故愈不敢出。
薛公入魏而出齊如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為
妻以齊秦。則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
鄒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已。珉欲以齊
秦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

謂不可曉有
國謀
姚云到楚封

齊趙合則秦斤
故聲言蓋可以
於秦而損趙也
非秦人之情也
故蘇子設五不
可以探秦而擊
趙之和

者之元作之

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
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秦之
縣也。者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也。珉策字通
恐即韓珉也。爭魏權。故欲以齊秦而困薛公也。
佐負芻庶兄也。定其立。因因二人可以劫魏
母國。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
和與趙和秦也。從公從冉而和也。不能窮冉。故
從冉。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毋多謂
專志於和。無他務也。疾到趙歸
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

戰國策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
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
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秦
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
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
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
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
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
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
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
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而
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
千鈞之弩潰籬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
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
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
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戰國策

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
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
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矣
順子齊公子不義趙以齊借之為不義也告生
以伐齊也頓下也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
則齊為二
國出兵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

本率以朝

姚本時至而
第失

詩云姚本
書云

元作以非

齊秦合之秦
元作趙

攻之作借

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
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
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
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
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
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
君之大時也也因天下之加伐讎國之齊報惠王
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
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

戰國策

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
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
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
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君悉
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
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
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也為鄰恤言
攻齊不成則陶且有為鄰國得之之憂矣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

武元作
劉信在云楊
始史作盛橋
已元作以已通

社地本作社是
甲元作申無休
守令從史
恒元作恒
五元作兵
漢唐新序正作
禮歷

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王。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

戰國策 秦
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

一元作
作集新序同

改元作
本行設

文作
新序同考下
文宜有補字

社地之
馬天字
百世文作
世高注百一作

之。疊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鈞之敗也。此三國者。非無大功也。及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晉於鑿臺之上。今王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戰國策 秦
疆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象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甲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廢社稷。壞宗廟。墮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

諸本無王若不十一字
一本國陽有壞一初新序同

兵守補

劉本以上無於字楚史新序同

下更元作不更

史作辭器於楚新序同地本一舉象而注地

以臨元作臨以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鍾胡陵。陽。蕭。相。

戰國策

秦

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魏。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

注地於秦之秦元作齊
元作任一作秦
秦秦楚二字
史稱新序同
特齊楚史作直
指齊楚新序同

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詩。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戰國策

秦

入燕使燕入朝於秦也。出言割地也。雲翔敬也。憚言可畏憚也。一毀魏氏之一元作壹。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特守也。史作乘。從乘字義更明。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轉濡其尾。不能終也。榆次。智伯葬處。沒猶弱。易音亦。前之利。易後之患也。毀楚不能侵魏。故強魏。詩。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中道在前。後閭重世。猶再世也。狐。解狐之為妖者。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四國齊趙韓魏也。應言以兵從。蓋躡秦也。相以上七邑。皆故宋地。而并於楚者。故較同直也。言與之敵也。葆。保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注猶注寫之注。詘令韓魏屈命。於韓魏也。危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劫也。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

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母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新城君羊戎也。魏昭策白珪語同。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纒牽長也。

三股曰纒。兩股曰纒。

戰國策 秦
駕馬在車下負軛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駟在旁。見太叔於田。言馬言服。馬豈珍邪。釋索也。以牽馬者不釋。塞言障之於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權實。要不

此書只是求見。尚未及求。之。事即王稽。所謂不可以書。傳者也。然。後。謂。諸。侯。子。無。益。昭。王。亦。厭。天。下。士。無。所。信。其。見。耳。人。主。地。作。主。

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渴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譴之至者

戰國策 秦

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亦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

權所木鑽也。質鑽。凡鑽。鑽也。後無反覆於前。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可重之耶。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覆之。則此無有耳。因謝王稽說。蓋且謝且說。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也。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

一本變色上有
然二字

賜為不教言以
盡其言

姚本變色字

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窮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雖辭讓是日見范雖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雖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雖曰
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
雖謝曰非敢然也臣聞秦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
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
說而立為大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

戰國策 秦

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
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竊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
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
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
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

姚本在義渠

漆身二字衍

一本因是以
即一作即

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
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必
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索
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
坐行滿腹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為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
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
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

戰國策 秦

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屨也
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
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
聞惑無與照對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

諸事無左
既三奇
此本應作
驚作寒
史謂下有
字李善引

史謂謂亦
言內先言外
以觀秦王之
俯仰是矣

一本大字作
不字一作矣

元作山中
元作則

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驚兔也。霸王之
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
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
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戰國策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
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
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
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
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
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

城本莫大於韓
下有三不知故
第一句

戰國策

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
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楚
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甲。甲重則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
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
甲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
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
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蠶。人之
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

壹辭字福

壹一作榮

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榮陽
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
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
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義渠之事。蓋修李帛之怨也。旬奴傳。秦昭王時。
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子。太后許殺王於
甘泉。長跪也。蒲服。旬奴。同。恩。同。亂也。一云
濁。貌。韓。虛。後。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則。大
義矣。云者。言王之計。大義如此也。與國謂韓魏。
辟拓地也。倒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
罷。被。同。在。野。曰。露。可。使。爲。丘。墟。也。魏。魏。也。
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曰。秦。韓。之。地。形。以。下。
雖。後。說。也。

曰夫說者
范依相隨
不詳范相亦在
范相之言
事李斯之止
范相之入機
動言中務維社
運轉而成功計
合此上書之善
說也
一本無高陵退
還不請六字

管子下得善
主李斯傳管
事二十餘年
今用之便為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科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戰國策 秦

國故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

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符信也。單符也。國故謂秦也。御言為諸侯所制。披謂讓之。淳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滅食主父。滅主父食也。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卒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稱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

戰國策 秦

四三

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搽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場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恒思地名，神農神祠，遺也。與馱負之如與也。斗食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也。三升扶猶持也。言不顯也。化輔謂股肱之臣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戰國策 秦

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咸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

兩無奈寡人何，言有輕重。姚本明矣，下有左右皆曰盡然。推琴作埋琴。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行水之行去聲，按視也，肘不敵。正語，築其肘也，躡蹈踵跟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服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戰國策 秦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國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

穰本弗下有能，攻其人謂不徒力戰而置人於敵，使足以制敵之命者，劉元作割。

一事無乃字，得一作能。

張儀代述其意
別一說儀

儀之加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張儀死至睡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補曰此章多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璣周人謂鼠未腊者朴

樸朴之朴元作璞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

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玉尚猶尊之

是天下之玉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降取損之也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有誤

戰國策 秦

應侯相署其見已有之一

已有一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

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

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

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

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

此舉矣以下有闕文

然下四字補

魏劉本周下有名字

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公與秦以下應侯教唐雎云爾也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而相與鬪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

然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邯鄲漢中禽馬

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

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

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

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

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

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為武安功

徐元作一字誤史作所得

馬服君趙括也襲其父稱割之許趙割地來和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矣史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稅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

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

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

一子射也字

即與元作異
傲惡即驚

魏云一本情
下有何字

王為元作高

克元從子統
克字通

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為梁餘
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
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
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
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
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
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戰國策

四八

南虜也

汝南近應。應侯嘗取之。相室在理室中之事者。蓋女也。男曰家老。為子為餘子也。此時無地故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餘子。注。餘子謂美也。杜預云。嫡子之母弟也。索隱云。支庶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此其情言非其情也。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也。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存倍
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
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以東一作已

上五字附

李字補敘之
當是之戰一
本作之戰

徐元作是
本作信

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備饌以靡其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勳力
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
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
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外交外當
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
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

戰國策

四九

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
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
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七十八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
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心元作以
秦中一竹卷

待元作待

蘇頌曰子請
白起傳秦之再
攻即也起與
應侯有怨禍
不行以亡其
傲然曰起以
武夫無所屈
而困於弱旅
士使起難捷
行兵未必戰
免於死矣及
國策起自陳
成敗之法乃
知即法不可
攻而起非特
怨不行蓋為
流涕也

戰國策 卷五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
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
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
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
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障專軍弁

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此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
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
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

五十

戰國策 卷五

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
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
復益發軍更使王龔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
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
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
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
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
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

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
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僞慢誅滅無道以令諸
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
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
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
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
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
察之王不答而去

五十一

幽槽同。大厝也。高注。大漂也。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妻。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賣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姬。且君種

戰國策

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操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思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

善遇之

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私之也。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孫臏申木也。開罪言始得罪。有之。蓋然其過舉之言。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

戰國策

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難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能。怒趙必於其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

民元作用
成元作官
攻秦下臺
守補一本經

泰山書卷

秦韓方諸故
並說

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楚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蔽函之上。十年。擗地。秦人遠迹不服。而

戰國策 秦

五十四

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

知字補如下
子有圖文
能猶不修也

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致。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戰國策 秦

五十五

故下言從而不止。物事也。斷止也。言戰事不止也。民既從而不止。則地不入矣。權安得不輕乎。不伐人。人所輕也。而重莫大焉。故曰。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也。民用民為之用。擗推也。猶也。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疾也。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李云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恐此戾即厲言用兵久而齊困也。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故相較而設為問也。一不可成。言合從無一可成也。下文從之。一或可見。一曰。從一句。合從為一也。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難者皆無端。若此。則可患而今非若此矣。三國趙奢鮑佞。并楚為三也。趙鮑自知兵困。故不救。不從。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

張儀說秦王曰

西韓作西面

百萬下有
一頃有數羽為
單勝死於前
至十人皆以
非元作罪
死也下有

不惟教也句
耳字補

攻元作攻相
相作有功無功
相事也當本從
元只一之韓
作皆

命字一本皆
應作對對
也遂長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
 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翟
 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
 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
 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
 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
 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
 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
 聞戰頓足。徒裊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
 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
 合萬。萬可以合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

戰國策 秦

五十六

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
 田疇荒。國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
 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
 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
 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
 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
 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
 聞之曰。削株搯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
 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
 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
 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
 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冷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
 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戰國策 秦

五十七

即蓋策師作
故高注為流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耕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愷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

戰國策 秦

五八

二許字不直作
留是時王言未
稱詔始是并大
下始定為割詔
且於義無害詔
字亦無礙不妨
對上記曰兵不
厭詐也

沈元作池古此
地通

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

一作扶
韓作漢

專特作書則原
前謂地雖秦也
失故

發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奔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

戰國策 秦

五九

元作下二本
帥天下將甲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園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三年魯齊三月

一作絕

舉一舉神無
舉字

是潛行而此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
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
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
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被趙不舉韓不亡
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
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戰國策 秦

斷死以死自斷也合與敵合關也強齊燕強於
二國也韓子強作弱比志密也言其志親也兩
國之功謂秦及魏侯所封如封剛壽以廣陶之
類流灌也備隨言象簡而服也地尊地與相王
之尊也以主
言以為首惡

秦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梁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駁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佞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

澤之宣言
韓子強作弱
比志密也
言其志親也
兩國之功
謂秦及魏
侯所封如
封剛壽以
廣陶之類
流灌也
備隨言象
簡而服也
地尊地與
相王之尊
也以主
言以為首
惡

不得不

一本百體
手及便利

一本每絕下
有與天下
下一句下
當作

願元作
欲元作有

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
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
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
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維其統守其
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
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

戰國策 秦

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
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執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
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
卬卒為秦禽將被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苟取容行
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
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
離多功而不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

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

戰國策 秦

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善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

一本無字
國倍也
地本以君臣
論之

齊桓公下有九
合諸侯句

數元作遂
陵元作支
版一作數

字補
前引商君吳起
大夫種此特指
一白起更足動
心

四方之七
補
專字補
若說本作格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連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

戰國策 秦

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歸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剝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卻踐終拮，而殺

利字補
以次之以一本
無文無
通字補田藝衡
曰機道千里於
蜀漢為何必
補
如時文作如是

屈字補史同
事字補史同

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所謂信而
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
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謂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

戰國策 秦

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
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
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
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
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
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
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
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

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

魏齊困范雎鄭安平匿之王稽載以入秦時安
人降趙王稽通諸侯所謂皆負重罪也期猶志
也辯智者志期得此還及顧也王離之離雅同
不離之離猶去也得少問言有隙可問批掩同
擊也匹齊切又蒲結切業帝有帝之業也攝失
氣也括裏同轢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劔死大投
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斬謂絕之言斷三
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陰絕以濟不通也秦之分
功之秦謂秦人也香
王子喬於赤松子

孝文王

濮陽人呂不韋質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

戰國策 秦

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
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方田疾作不
得緩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屏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
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
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
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

字書無窮子
能書手鑑云
音斯

先以死懼之後
以利誘之如巨
提策洪鐘

實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

戰國策 秦

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願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

此本相與下
有欲與燕共
伐趙以廣河
間一句

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子侯異人。異母兄也。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劉辰翁云。計事猶言謀事。求歸別句。朝生木。權也。權朝禁夕死。一切權宜也。四維四方之開。不可移也。醫不決也。晏駕。按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雖出也。不韋傳。秦國。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

戰國策 秦

駁。軼。碾車木。言曾居於趙也。存問也。問其存亡。

始皇帝

莊襄王楚立四年死。無策始皇帝呂不韋。姬所生。生於邯鄲。故姓趙氏。名曰趙政。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

此去曰燕云
當作此口去
語

子生五歲
而黃高言幼
者其最平

臣行之。文信侯此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秦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遠言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就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

戰國策

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今庫具車慶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與字補

與字補

待能同語也
純知也說說
文文今論詳
作動

一本是
從三字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
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徑道所出也。請因因之請於文
信也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

戰國策

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惇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

一本杜也下
有亦充軍國
之用矣句
一本杜也下
有於字
一本齊下
王字
畢元作也

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
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
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聽之聽
其往也

二國千乘之宋
也句有誤或以
厥家萬乘之國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
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
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
案魏，厥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桀剛平衛

戰國策 秦

二為一句下作
函千乘之宋也
亦通

夕字補
一字補

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
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鄭。
鄭之君子於是天下有稱伐鄭者，莫不夕令朝。
行魏伐鄭，鄭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
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
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
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
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棧桑。燕人聞之，
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主元作太公
本伐魏下有
項也兩分國
本危八字

一本於是天
天下
高注云射害
為端

使陳毛釋劔，擲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
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
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臣豈以郢威
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威王為強臨天下諸侯
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 秦
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楚伐之，楚強而諸侯
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
其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
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
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
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
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
以其衣，舞以其劔。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
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

主元作案
姚賈辭行
作帶也

案下也。言舉兵於左，則齊下也。厥言案之不一。
又益涉反，伏也。培壓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
使齊魏如之，故云二國千乘之宋也。委質，借二
十三年注，屈膝也。還反，言改事也。齊為陳敬仲
之後，故稱陳侯。郢威王也。避始皇諱，故曰郢。
檄，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劔，不自衛，示卑也。委
南委去南面之尊。一曰聽罪於楚也。西說，北說
使人解之也。乃齊釋，乃不攻齊也。趙強而魏伐

齊元作兵

一本王之權
下有因之字
三字

紂時之遊元
作周

姚注當作
天下
也字補

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

戰國策 秦

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饑。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

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四國。荆齊燕代也。監門卒也。父死子繼。曰世。厲。驪。同。驪也。逐。夫。婦。逐之也。賈。肉。不。售。故。曰。廢。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議。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戴。與。俱。歸。辭。曾。同。蓋。嘗。求。書。典。人。為。庸。不。見。用。也。蔽。因。幽。隱。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冕。須。即。豎。頭。須。篇。藏。者。也。

戰國策 秦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偁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四

齊

威王

田齊桓公子
按史名因齊

濮上之事。贊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
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
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章。臣章。盼。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皆以子名之。猶嬰子文子也。易移與之。可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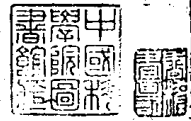
戰國策

其信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
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
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
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
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
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
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

對曰二字補文
一本中作曰是
言持此於其即
救後云乃起兵
南攻

盼即盼字
盼子居四臣之
威王兩語以
照于星者為謀
此宜足實也



破之桂陵

邯鄲之難。趙威侯二十一年。舉國邯鄲也。
且猶與也。兩國不戰。故趙不拔而魏全。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
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
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
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
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

戰國策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
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
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
生君哉。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微機
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頃之間有頃之間
也。句奇。下頃間變文。而此三者之而猶如也。
盛請罷之。一本作發是。既降矣。安用廢為。

王禁曰齊為勝
言為楚所勝也
敗者得魯則可
四敗為勝必
見德

附史作問

曲撓而誅謂
以道執不違
坐誅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其見思

戰國策齊

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楚時未敗而云與不勝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眾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

高注讀曰

一本問之客
一無客字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類狀麗朝服衣冠鏡鏡謂其妻曰我就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

戰國策齊

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諉諂於市朝聞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今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跌目側也。故有光豔意坐朝廷而四國朝之。不待兵也。故云戰勝於朝廷。按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聞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鄰忌事有訛舛。

宣王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

戰國策

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南梁之難魏伐韓也。田侯猶上陳侯。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

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

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敵於先。弱守於主。王者循軌

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敵先。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泰山。左

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

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

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彼謂齊也。齊軍已與梁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故云於先也。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名。蓋齊之險隘。姚云。曾本先皆作老。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敵老弱守險敵衆。而以精兵

攻齊。下云輕車銳騎者也。軌轍同。車迹也。循軌言其險。不得方軌。適相循耳。轄擊摩車。轄擊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重輜重也。雍去齊雍門。齊西門。正猶制治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鄰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鄰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鄰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為留楚為鄰。皆田於楚。

壹輯 16-198

鄒忌事宜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徐一作徐徒說即今徐州字

臣下弗字補弗與史曰不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

戰國策

王因弗逐

徐說文作郛。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逐使齊逐之也。不善不與盼善。

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散。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劓窮齊與。衰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東晉飲諸燕齊和成。蘇兵不戰。唐曲逆並屬中山。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吾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慶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驟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

戰國策

較元作擊

可以以字補

是故之故元。作後地本作。衛元作閭主。衛一作通衛。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

明死作焉

國一作故
本不敵下有
邊守海軍遠

主君非以稱
主君非以稱
主君非以稱

古語千一
變其比肩

又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
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
也是故惛疑虛囑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
是羣臣之計過令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
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
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四塞言四方皆有險阻也管仲軍令始於五家
為戰故云五家之兵雖銳也呂氏春秋所責錐
尖者為其應秦而王遂云我六策行六其謂
之六博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戰國策

武士騎即愛也嚴元存聲聲者聲之誤說文聲
車本相擊也史作擊擊說苑齊人好擊擊就車
擊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
方軌亦兩也主君稱蘇秦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
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
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
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今未柴胡桔梗於溫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秦
秦梁父之陰則卸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
者之疇也主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

謂作焉

承一作乘

本無不字恐有
外

也影辨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千里比肩百世隨踵言士難得也
卸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囑類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逵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逵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勅之苦而擅其功今
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

戰國策

患唯先生也故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
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
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
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容謂齊王
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
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
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
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
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

被兵之患。斃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仇敵制其餘敵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也。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故云名理而實危。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

戰國策

十一

語作觀來服元作服來羊屬句

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簏。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南西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

元作以之

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稱稱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掘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

戰國策

十二

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

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屬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君子二字補
與字補

戰國策 趙就也後為之使處在其位五鄙為鄙郊外曰野得失之策謂貴士也禍必權禍隨之如手握

王斗一作王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勝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

五字補
按元作受

而元作是則
本無之字補
之無之字補
假作遠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去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驥騏驎耳王之驥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戰國策 徐之使無趨至也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

徐之使無趨至也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
振失也春秋傳松子辱矣莊小疏毛嬙越王妻
矣蓋縹緲也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
上大大夫者七十六人覆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
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堯之徒類皆詭誕無實
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勸以
貴士王斗論其
不好士有以也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從

好說論人
為之語曰天

管仲作黃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如田駢曰
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
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
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
子辭

設者虛假之辭
為役為駢給使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
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
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猶

戰國策

驚有餘食下官糶羅統曳絙殺而士不得以為緣
且助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
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執而之而語辭也
糶難也糶衣糶

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
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
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
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

蛇足之論因
多以為口實
然雖勝而不
知止謂之添
足可耳如未
為蛇何故凡
操此論皆未
識為蛇者也

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
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
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
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
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

戰國策

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異貴於此者何問此外復有
貴者不也不弱兵言恃其強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
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
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
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
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
轅志公孫閱曰封之成與不在齊也又將在楚

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

戰國策 齊

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美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田嬰。諡有於此。言此外應復有高注。於此止無走也。亡無同蕩放也。言自放肆長。雄長之長。姚氏本美以薛為夫。齊句。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黷覽。王曰。說吾而厭之。今與靖郭君姚云一作王曰說五官吾厭之。今一本作令。

嬰如王之厭。五官之計也。而以日覽。之不可不覽。而厭之則不

齊之權耳

五官曲禮。司徒。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家計其事之凡也。又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計簿書也。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

莊呂見作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且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

宣元作威。閔元作宣。

戰國策 齊

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不仁。過願。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

子靖郭君元。作子曰靖郭君。

十八

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必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戰國策 齊

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貌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呂覽作劇貌辯，証諫也。孟嘗邑名，在薛旁，割而汝也。類族類，劉辰翁云：過願，即俗所謂耳後見腮，承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信反始信後反也。三日而聽王辭，聽其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

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會不出加天下為秦相烹，秦會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

戰國策 齊

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遞更相伐也。兩彼我也。反之反古也。死辱死於辱。舉齊言得其地也。諸國勢不得合，故謂之孤。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

伐韓下有屬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

一日下字餘
選一作道

說字補

獨言趙者齊
以趙為強敵
者一作著蘇
秦傳注齊山
有補字

一五

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遠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天下以燕賜我者。天下之國皆有兵事。而不得救燕則齊必取燕。是天下賜之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股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

戰國策 齊

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廡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麗池。割

一本百下有
里字

一本張儀下
有廟之字

俗誤字

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救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事秦。惠王。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

戰國策 齊

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華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戰國策

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齊以此責秦故曰齊讓又至已畢使事畢也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觀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

與儀一作其

二作四

元作齊

此則儀王死立新王太子不得立而項非太子也夫謂然故其書國之事亦略

此三字同

一本太子上一補楚字

合橫親猶言從親敗敗其橫事也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

戰國策

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認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

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

戰國策 齊

三五

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戰國策 齊

三六

蘇子元作蘇秦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蘇子之事以下十句著書者敘說也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也請楚王曰以下諸王未詳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頃襄外無他王矣倍王之割地倍於下東國也請告五句蘇子辭也其故告以楚獻地之故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也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權者輕重所在謂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也馳亟往也齊辭齊之辭說因因蘇子交齊也則多尤反斷齊也猶制也史漢作制字功見謂入地也便楚謂太子去楚之便也滅跡沒其便楚之跡也秦王而代立楚太子言代太子立為王也因約因為之約齊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

戰國策 齊

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溜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

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秦昭王聞孟嘗之賢求見之故將入莛拔也拔於土中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加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

戰國策 齊

元

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體貌有禮容也固言其不通顛倒蹶偃也言其請救之遠望拜望而拜之雖得則薄謂他人請謁雖有得不如免之厚也急言應之疾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勸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

本以吾毀之也
元作持地云
作豈待言也

本無以字

一作
三作
豈待言也

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蔡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不啻如云未嘗有以事也者言事之厚彼不善我也董之蔡菁齊人長者有容之稱高帝紀為其母不長者

孟嘗君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譬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戰國策

血滿其祗。田晉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譏洽語也。嘗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軼轅也。有言欲得之也。如使而弗及，若有弗及也。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

舍人遊三字

君其殺之。君曰：賄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肯，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

戰國策

語劉作謂

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錯措同舍也。欺者已不肯而孟嘗言其賢也。可語言可與語。

處字衍一本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處陸。乘危則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鑊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

說文錯按去
四半也即謂

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錯亦舍也。不相與處，不屑與處也。來害相報，謂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也。世之立教首言，後人將視此為戒也。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

戰國策 齊

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

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

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雄之士皆

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勿受。

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餘，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輪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媛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

行當去音，即技行之行，兼相也。圖故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中間特立之戶，上圖下方。

齊人有馮媛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

戰國策 齊

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

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飾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

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

容於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

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

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

字補

三

三

是作事

本赴作起

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戰國策齊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實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

元作正

元作正

元作今疑

元作諸應王

本書下者

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願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蹙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能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上君字補元
作謂孟嘗曰

子元作秦
作代是重
幾及一本

具。漢具。草不精也。一曰菜也。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缺劔。也。莊子音義。缺。從稜。向刀。歸來乎。欲與俱去也。記疏也。會大計也。小宰。要會注。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責債同。通財也。是謂國事。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說。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沈沒。溺也。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券。編合。赴者。編合矣。乃來聽命也。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起而。誓。命也。合讀。起。句。亦通。長。驅。行。不。留。也。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言。從。故。相。為。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服。劔。王。所。自。佩。者。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

戰國策

三五

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驟解去之。不敢以爲言。

求存所
求者存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惟一作生
為秦元作年

行其字一本

子元作秦

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故天下此大資也。

致帝。致帝。號於齊也。患在後。故曰從往。與從來異也。恨秦。遠秦而秦恨之也。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者。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戰國策

三六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傾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比。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更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也刑猶威也敬秦以為名非實敬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加則不能割劍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

戰國策

三七

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刃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上而二門墜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卒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願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

除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卒之墮也黃城之除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願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

戰國策

三八

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則是元作則事敵元作通

禮元作佳
福籍元作精

禮及一不端
虛下有不端
矣四字

無字初曾本

與本竹尹
三十一

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盡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

戰國策齊

三九

晉而亡此皆內喪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駑馬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駑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齊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躡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

然則二字衍
二本無何也
二字

王也七字衍

鉉本本作茲

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亦輸飲食而待死士冷折轅而炊之殺牛而饗士則

戰國策齊

四九

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爵醴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鉞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之患之字補

有門字 本

此云第一作

攻城之費。百姓理。稽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

戰國策

四一

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善。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鳩。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

此諸本作比

則同心於賈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

戰國策

四二

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會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伏。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

自中補

竟即上天境
字也一作魏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牒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戰國策

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旄。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

一本無數字

外下已字補

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抑衛鞅上者也。

戰國策
藉言有所資，權是也。時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博物志：千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千將作，千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劍利傷也。銘利也。車舍人主車者，傳驛遞也。不休傳言其警急，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土以土塞門而守，趙趙同，底，砥，同，砥也。奮亂，馳也。勤行之者，若勤而行之，言其決也。鞅窮也。言遂事也。

長許之，張猶益之也。從於天下謂後之，非多韓魏謂得地等耳。重伐不義者，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也。寡信之信，猶恃也。昔蔡是矣。矯，操，前，籜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去堯切。火行也。道此之道，猶行也。身從諸侯之君，言諸侯從之，不並滅言亦不皆亡。在所處耳。寄怨言假手於人，而不為主。寄怨而謀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彼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獨不伸也。舉事猶共事，中人國中之人，禱祝為行者，祈也。藉華蓋也。故有隱義，言隱於中，以待飲至也。置社將，以戮不用命者。正事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醢大飲也。鑿，刃，環，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禱衣蔽前者，禱，蔽，屋，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衣之。禱衣，蔽前者，陣車也。正當作輶，城上露屋，為禱，蔽，陣，高，巢，車亦為禱，家，雜，總，全家，併作也。窟穴，謂地道，其數之數，數月也。比勝之比，相次也。上節之節，猶等

據本太史氏
女無后字

賞元作償
一作盜水
三不知春秋
後語皆作知
之

也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也得而保之得此
人為保障也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也素用
強兵而弱之言兵常用雖強必弱也五兵淮南
子注刀劍矛戟矢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將
自敗也無成謀圖我之境內為守備也宿將
者服飾丹衣杜丹杜猶衣之也考工記龍旂
九旂鳥旒七旒龍旒即青龍鳥旒即朱雀也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正議閔王詎之檀衢百
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閔宗室離心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
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
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
戰國策 齊

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
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霑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
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
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
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
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
之家為澆圃君王后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善事

王字補

孫室子
孫室子公孫家子猶宗室云千乘青州郡后
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

燕氏云三國集
無和無止之
十一中

為守補
惟史作如

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
以復齊遠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立
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孫室子公孫家子猶宗室云千乘青州郡后
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

至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
安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安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闕而望安今事王王出走安不知其處安尚
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
與我誅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
而殺之

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
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
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

四六

不臣也

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
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
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
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秦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
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踰全齊之兵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比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
公如見父母交游擗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
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衛國華俗

戰國策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齊中山曰徐特
之節也魯連計
為齊計耳物以
休兵歸燕又動
以叛燕歸齊是
何言歟諸君不
可聽其文而不

聊城一本

稱其一本

身是本

句讀曰計時出

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棄世東游於齊
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
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
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甲鈞篡也道公子糾而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四而不出懸取
而不見窮年及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

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
此而費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
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比
之取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遺齊桓公有天
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畏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
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

戰國策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

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

此而費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
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比
之取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遺齊桓公有天
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畏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
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

倒元作到

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取，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轉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齊無南面之心者，蓋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魏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也。秦人下兵，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不敢東面不攻齊也。齊善秦為構，斷亦棄也。現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穆相持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拒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故云。墨翟之守，以為遺妾之遺遇也。史無此句，則尤明。韓弓衣。

戰國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

倒元作

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

戰國策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胼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胼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乎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

戰國策 齊

五二

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酹，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

一本王賜賜諸前酒酹

治魯本作此

云下城陽二字因上文衍一本無

山中元作中

下單字補正曰與前並案不同不必論

兼一併述

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楛櫛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關，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見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

戰國策 齊

五三

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見譽云者不欲正言其毀也。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句懷翟與士也。楛櫛憂懼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也。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之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講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諸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頰，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

本無可補矣
宗廟七矣今日
向矣歸何黨矣
說死宗廟之矣
見其喪矣歸何
當矣皆以平聲
但是的話五
作旁之歸若後
人帳中歌也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纒黃立則杖挿為士卒倡
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
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
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
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
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墨軍壁也大不能降一墨小不能枯一丘言無
人物也盧陵劉氏讀墨枯丘謂空守一丘為墨

戰國策

五三

耳說苑或狄不能下墨於梧丘一本引此堂書
鈔同說苑無能字挿鋒同刺土器尚猶久也言
見亡之兆其日已久矣
聞若言之若猶如此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意者秦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矣
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
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
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

未字節內下
子字攝

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
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
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
自剄必以其血洩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容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

戰國策

五四

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
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
而行之不侵不可侵辱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
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
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
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
之殿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
騾耳哉後官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膺西施

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養猶公養。椒姓亦名。陽得子養下脫所養人也。二公。雍門陽得也。一人謂椒亦及陽得所養者。

王建

子元作秦史
作周于此時
秦死已久竟
恐未然也
前魯生元作
齊燕後發楚
元作燕齊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

戰國策

齊

五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讎。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害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

得救於天下乎

不伐不從。秦伐周韓也。為割地與趙魏也。一云。割地與秦韓。却周害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則韓必退却。周有秦害也。與秦為患。秦者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也。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者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入謂應之。果此言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地而趙魏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魏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滹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

戰國策

齊

五

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邯鄲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邯鄲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

秦元作極軍
元作若

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循行順也。行便宜之計，謂竊符奪兵也。齊人於魏而救邯鄲者，蓋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且猶幾也。疏言離其友，封疆之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

戰國策

卷七

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比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與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主齊國子萬民乎？陵子仲尚

若字補
諸者亦應皆
不此花雖得
注舉一作業

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不業不得在位，成其職業，徹去也。不朝者，蓋爲命婦則朝也。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

戰國策

卷八

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肩

昭王元年作始
皇后卒於燕
襄之時不道
始也

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具。

庸備同均直也。已忘云者。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變辭變詐之辭。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

社稷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

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

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

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

戰國策 齊

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

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

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

是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共。屬河內。

容謂陳馳。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閻春飯過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五

楚

宣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許之。子象為楚謂

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

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

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楚也。而令兩萬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將法齊之急言楚今亦結於宋也。干強楚也者以助齊故將犯楚之怒也。

戰國策 楚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

兩敵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

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

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

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

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

楚。勢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

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

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滅之間。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魏使魏為強也。共趙如與魏共攻之。害趙之害也。有楚之不救。已者雖有楚而不見救也。應楚。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
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
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
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
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遂猶成言。豈得不成。白公之亂乎。以其不言人之惡。故臣下皆得免罪也。主斷謂其專決。皆曰。

戰國策 楚
無有是不
言其惡也

荆宣王聞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
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
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虎以為然。故遂
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
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

食我一作噬我
猛虎在山豈食
不齒雖有爪牙
之巨獅國畏之
求相司馬而還
人獸兵是也人
不當論其方
之與與不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
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
也。

慮猶疑也。著書者因江乙不敢言其後之言。而斷乙之心。既曰皆善矣。又曰臣不敢言其後。是猶有可言者而不敢言。欲使王疑之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
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戰國策 楚
故為山陽請封。蓋知其無功。奚恤必讓。而山陽怨。可與為黨耳。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
夕以事聽命。而魏人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
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
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魏氏疑即山陽君。若猶惡也。此指江乙。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
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

之。你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有執言善守。勝去音。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

戰國策 楚

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元作地

以色元作而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敬祚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敵。勝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

姚云春何下。魯本有以乙。

詳元作解

揚升卷曰。萬歲千秋之慶。如左。傳注。楚宮。厚夜。不致。斥言之。意。今本改。改作。後。不見。古人。三言。之。妙。矣。

自誠之。以。誠。劉。曾。供。作。文。

同。請。元。作。請。下。

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驪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蛇兒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兇。駢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押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辱

戰國策 楚

嬖。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撫物委物必下其手。撫委皆卑下意。一曰。撫。猶。撫也。委。曲也。不敵。席。席不及敵。而愛也。避。着。退。軒。曲。輶。蒲。車也。車。敵。則。退。去。今。不。及。然。也。具。詰。曰。女。籠。不。敵。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詳。音。詳。趨。行。也。編。席。謂。席。相。次。專。陳。草。也。藝。文。類。聚。引。黃。泉。驅。螻。蟻。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壽。以。御。螻。蟻。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

本無故字
兩注云如故
故字誤

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
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
非故如何也

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下測知之也
以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如猶而也

威王

後編十二國
三日俱作
三年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
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

戰國策

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
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成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
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
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
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

秦說也
本編
以事不

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
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若此則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
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
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
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
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
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秦

戰國策

馳必實於外厥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
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
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
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

此說者
子高曰也
深究遠極之
也與廣王
不始末也

馬故敵邑趙王使臣勸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有德兆之數言
遠之甚薄泊爾

戰國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殺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
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
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
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
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月一作日

廉其爵貧其身
之廉猶口價廉
言不誇小也

單字補地本言
下有御字

子一作子
日元作月

此寡若補云孤
若也
楚將分及買七
比反發買時始
買廉陸給古奉
作粉音補亦符
命反

廉其爵貧其身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如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
子高身獲於表薄而助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捨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
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
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
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
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戰國策
若梓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
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負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
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
口瘠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
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

起元作不起

雜一作雜

餘當作全
無冒一本餘

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豈莽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滿，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官唐之上，舍鬪奔郢。

戰國策

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

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捨，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

發發矢，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闔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逐弦，亦名逐。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欲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

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為資為已資藉也退王之所愛謂王所愛者必不播惡割地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慎言不輕用也垂沙未詳兵略訓

懷王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

戰國策

齊于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王曰

鄭也子曰天下無敵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強楚敵楚其於王孰便也

章內初不涉韓韓相公仲四字衍與於秦魏之遇者於其遇時與焉也秦策有其事恐齊以楚國也楚遇之楚謂鯉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者謂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也視示同視齊於有秦魏示齊以楚有二國也○王曰鄭也止就便也乃虞卿謂春申君章文誤衍於此

戰國策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楛是城下之事也

逐張儀於魏蓋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管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

大一作太

主一作王

圖元作書

必管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管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大公事。楚人主謂公仲。牛關。未詳。馬陵。魏惠王三十年。齊破魏馬陵也。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齊人反以下。著書者云。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

戰國策 楚

臨秦劉本作
臨秦

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

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謂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調和於魏。

累元作畢
謂一作請

向曰字疑衍
上文皆向之
此言不應復有

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凡為伐秦者。楚也。指為從長而言。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越累。越近楚。故赫此言。蓋兩忠楚魏矣。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戰國策 楚

外。向言合他國。不一於楚也。楚之齊者。楚人善齊者也。不窮兵力不屈也。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故曰楚必即秦。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衰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如粉白墨黑。立於衢闕。非知而見之者。以

張儀之所以求
用者其術至此
此其言必信而
功多也可不悲
乎莊生云所治
愈下所得愈多
墨別本作畫

字補

上林賦酒中
樂注中道
乘反飲酒
醉半醒也

御製即謝袖
以其善舞故
名袖為氏謂
與后為一
人

本無說字

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

戰國策

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

勢必必字補

據本自為一
實今從之
敗一作欺

楚儀字補

必愛。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褒遠說楚王，出張子。

史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褒，褒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以料是謀之必中矣。非布衣之利，言利在為王也。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徵要魏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旄魏之
用事者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天下，下兵敵

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雖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兵。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作。交爭其勢。不兩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通。下河東。取滅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

戰國策 楚

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巴。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

戰國策 楚

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金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

本無謀字
有謀人之心者
必示之以弱秦
之不出兵山東
明此術也

與師襲秦四字
始本無

過一作危

關諸本作開或
作大開城云關
甚長

史記蘇秦下復
有蘇秦字

言國者非此言
也一本無大王
之字

戰國策

楚

子

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

壁於秦王。
席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恒山。則向避文帝。諱作常。格猶敵也。伴齊等也。船平音併舟也。一云。船甫望切。距本難足。故訓至也。偏守一偏之。成新城。籍築之城。通侯。敵侯。漢諱武帝。帝作通。亦劉向所易也。常山齊為天下。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向。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向。他國不得動矣。形親。其勢當親也。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開策味行節

字補

待元作行

姚本無卷文
不絕四字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郢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郢鄢。漢中昭雖歸報楚王。楚王詭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慕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

戰國策

楚

三

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雖蓋畔楚善儀者。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雖言之。二人逐。則楚無人矣。求相。求周使相之所。行有功名者。秦欲立功名於秦也。所欲貴富者。魏取貴富於魏也。為攻於魏。為魏伐人也。夏謂

從元作據

疊二人者三字補缺五一本復有二人

王二本同作韓

本於秦下無也字宋者元作者

中國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如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弱。儀必不為。故齊交不絕。則効地緩矣。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為睢謂楚王曰。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因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戰國策 楚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重說秦使重之。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睢以外儀而合於齊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也。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二人者郝與茂也。不從。不從秦。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

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約。結則是欺儀。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必不行此也。貴謂儀。離謂施。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夷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戰國策 楚

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

一本立作於
不買上宜有
何字一本不
作可

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為檇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檇里子矣。

卓滑因重之。

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檇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明之來蓋自秦來。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擊，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擊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擊而

一本下
為二字

元作修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敵靡。同能有材能也。重猶甚也。兩盡如齒相靡以盡也。在車則下，在坐則起。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

戰國策

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

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公仲時守宜陽，免於危亡也。黠慧也。慧也者，儼敏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雖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收猶息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一云秦惡與楚相敵。而不戰。則楚地而收秦。

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

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奕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戰國策 楚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濟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

公大詭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說其令者言其欲說楚王大意也。要弱也。以鄭魏之弱而楚猶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而可以弱新城。圖邪百里之地。猶不相知。況於五百里邪。蓋此時宜陽已屬秦有矣。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焉。焉可。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

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

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

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

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有也者得二國之援也。南陽縣有陽人聚。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

戰國策 楚

得趙也。

取趙謂講於趙。彼親楚。非伐趙也。五大夫楚官。無善言。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

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呼

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

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

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讚。甘茂事之。取十官

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

公孫卿史作
向壽

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權。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即此事。句章屬會稽。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鉅。詐通。公孫郝史作向壽。秦相而曰。

戰國策 楚

大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幾。相言危欲相之。公子勁。秦人。行人。使適四方。楚為齊請。如其使者。故曰為其行人也。質首。言

欲易取其首疾相秦。茂相魏故交必惡。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路齊太子為質。昭雖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路。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收與出字相對。鯉厲合秦收地。景翠路齊失地。楚必怨翠。故曰必敗也。路。二子使入秦。令齊知之。秦楚之合也。齊恐必不求所路之地矣。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

戰國策 楚

二九

羊元作辛

補音望二字

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雖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羊戎。楚人。貴於秦。謂王如以私告王者。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頃襄王

臨從死音
退元作道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醉於齊
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
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
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
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
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
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獻其計上柱國
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及主墳墓復羣臣歸

戰國策

楚

三

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
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
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
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
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
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
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
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
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

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
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
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
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
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
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
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
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
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

戰國策

楚

三

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
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
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
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
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
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
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
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隘猶阻也。得求及猶曰求及國而得也。復羣臣復見之也。縮感也。蓋束之一云。退也。

女阿謂蘇子曰秦極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

戰國策

子復請於蘇子

懷王見劫。客秦如極。歸喪歸也。太子南蓋自齊歸楚為南也。人言使太子得人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

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

戰國策

齊齊見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為固驛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讓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涓君之亂疑即涓齒蓋楚將之救齊而殺涓王者楚計之故親秦也以示齊之有楚言以有楚之親示齊也資固為任固資也齊見楚者見其納涓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讓欺也以涓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因為欺已矣

誠元作此

絕一作斷

能元作到
勝一作樂
本食也下者
夫婿無其小者
也七字
喝一作蓄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越。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越。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越。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戰國策 楚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總一作勝至手
者無難字

辨一作楚楚可
為繼善與楚楚
相近也一二字
畫無辨字恐即
辨字形楚誤

附元作楚
楚元作楚
楚一作劉利也
松隨同

畫元作聖春秋
及史無聖後或

者古通稱與
畫元作畫

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筭。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磁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穽塞之內。而投已乎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戰國策 楚

流走。揜覆也。謂自匿。騶。廣御也。半。閑。養之。圈也。飽米。樂所前。淮南子。柳下惠見飽。日可以養老。

盜匪見餘日可以黏壯衛香草蔭凌通俗書作
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日菱兩角日菱盧茲同
黑弓也。磁治玉之石。礪以石着維織也。耘下也
如折然。茹飲馬也。故與吐及一云茹溪。巫山之
溪方。所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填兵滿也。與淮
北之地。旬上下有闕。新序曰。身體悼栗。日謹受
命。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
用討焉。與舉淮北之地。

師行營壁之處
敵人心現從而
得地已奪彼之
必矣

戰國策 楚

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
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
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書以車騎暮乃燭通使於
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
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
還

壁軍
壁也

考烈王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
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

元作五

為當作

為當作
作爲
當云一臬之
不勝不如五
散

鑄元作
百字補

字補

雖然下一本
有百無字
四字

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黃諸懷錐刀而天下為勇
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
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基
之所以能為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臬之不如不
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臬而令臣等為
散乎

金謂有禮位黃諸孟責專諸也臬博頭有
刻臬形者一臬不如五散猶善不如衆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
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

戰國策 楚

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
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
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癆
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
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
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成之曰楚王
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
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
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
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
主父於涉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
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
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戰國策

三九

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
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
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
媒兮媼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警為明以聾為聰
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
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荀卿時為蘭陵令荀作孫避宣帝諱之癘
癘也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主斷國
專斷其國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
禕后服衣謂書袍閭姝荀子作閭姝章耶云梁
王魏翟之美女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媼
母媼婦也楚辭注云黃帝妻葛惟其同言舉世

春秋二字或
下文衍

後王之王補

單克作若

魏王曰以下
服簡列在蕭
章今補於此

皆然也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
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
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
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
反正不難也蔡病也言天
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
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
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
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
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

戰國策

三九

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比兵
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
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
到魏而使所以信之適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
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
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
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
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

元作我

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故楚也。故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冉子廉侯也。舊齊曰。嬰子文子。踐。踐奄之踐。所道取道也。可言焉。其道魏也。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賈。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

戰國策

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噓口利機。上干主心。下干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義之謂制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報猶反也。墨默同。報報之反。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實要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貫猶通也。偏猶專也。死謂患難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誠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者。不足以承大名也。寇外兵艾已所懲。劍橫世。橫行於世也。噓。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羊取也。

橫人九作橫
入唐囉之口
宜作橫人

夫去一本未

姚及一本未
者字似作引

姚去問一作
者字似作引

慶元作燒字
者字似作引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盈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

戰國策

者音烈而高飛。故瘡。瘡。瘡。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孽也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瘡。瘡。瘡。以瘡痛而墜也。嘗為秦孽。蓋嘗敗於秦。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詭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慶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

鹽元作繼

一作汗

外阪本中
阪本中
自錄

二音字衍

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漉漉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擊而哭之解紵衣以暴之驥於是倦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滄鄙俗之日

戰國策 楚

四

久矣君獨無意游誠僕使君高鳴屈於梁乎

大息異於小休固固也著客籍著其名於賓客之籍齒至言可以服乘之時也服在車前漉沈同白汗不緣暑而汗也負所載也棘言步蹇前手浣也漉去惡也高鳴屈於梁聲已之屈也疑明嘗困於梁者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僕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人乎

夫有求矣
之謀而不能
用何必謀焉
其客為

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接賴天

戰國策 楚

四

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

王之史作
君之仇索隱
言國為秦
中之仇與此
異

劉王為作對
尺廣及利也

史記上卷秦
王趙政立下
著秦相呂不
韋廢取諸
地

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必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乘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胃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無妄言可必也朱子解易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不治國言非將相也據本議言不移議欲春申也一本據本句據根本之地據議主斷君命也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聞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以以正圍盜奈何頃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

方術也。近漢多附史記楚人以弋對頃襄王一章於卷末元本無之故不錄

戰國策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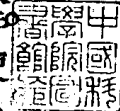
趙

襄子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

戰國策 趙

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



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簡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戰國策 趙

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婦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

盛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釋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三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戰國策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

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戰國策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却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

一作三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日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戰國策

訂一作損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

一作三

也臣親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

戰國策

一作三

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霸業不振今將與之故曰發國地猶云武安之類簡之塗蓋國地君之御也稱舉其說也約者自斷之辭美同有美而同美同權均必相疾也決猶決別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不使不為用也死僂之下孟談既答而復言也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緣以死激襄子故使從其所欲而許之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

以負親也

背之也。一曰。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類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闕文。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也。君自為御。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諒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

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戰國策 趙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

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

以負親也

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讓拔劔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劔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容修其容色。扞與同刃。施

刃其端也按索隱引策云不畫出血義子回車
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惟而刪之歟

烈侯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趙
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
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
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
之也必較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蕭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戰國策 趙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
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
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

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
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瓊裘

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
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以覆軍會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
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
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戰國策 趙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
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
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
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
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
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伐○越○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越○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主○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戰國策

機○節○固○已○見○於○曾○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不○成○則○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嚇○諸○侯○

以○求○訶○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戰國策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泄○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緡○以○約○諸○侯○

兩敵兩為趙敵也。陰陽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一夫受田百畝。堯無三夫之分。蓋言未為唐侯時。節節目也。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言美人之所處也。午道地名也。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鉞。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鉞者乎。

鉞言鐵之利。若鉞則鐵鉞也。一日蒼黃。謂鉞也。也。蓋字與鉞同。以鐵有所劫束也。夫人者。謂木也。

層自鐵言之為人。一日難通。其義未詳。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比。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冷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悉居備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

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情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滏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

戰國策

下秦字補

本策補

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焚或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滏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戰國策

皆視責也，兼大光也，猶眩。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効。蘇氏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實，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又北之趙，復為秦約趙也。冷向韓人，強國趙人，皆路齊矣。赫疾皆厚韓者，茂不還秦，則二人用矣。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

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述，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弊，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

戰國策

書本改矣，今付卷何。

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

此言去倫義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此言去倫義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以辨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政。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德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聚。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謀

戰國策 趙

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

此言去倫義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此言去倫義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

戰國策 趙

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

一作卿
開作問

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

戰國策

始元作修德法
一作修德法
韓文考異其方
氏說云唐人書
俗近猶定辭亦
有誤者則與字
古已誤矣此下
文兩有修德字
為補無礙

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象，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

一作卿

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

戰國策

此或當胡服
胡服而制
此不為彼也
子謂武靈不
本誤

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洩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

此等後附
之何以謂
之奇服所云
奇字皆奇
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
變故循法
之功不足
以高世

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
鄉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
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
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錯猶委也先世猶高世敵弱與弱為敵謂胡翟
也胡服今時服廢除表家也定其處而不移
胡服之文未可知言攻其不宜胡服者亦有之
也義行以中國為有義有行錯臂以兩臂交錯

戰國策

而立言無禮容黑齒以草染齒雖題者刻其額
以丹青涅之一云刻其肌鰓大缺以其皮為冠
林恭誠也言女工之拙參錯居其邊地不塞
者志在遠略也與聞遷言有所聞則改前之為
也禮世禮施於世鄰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
不無奇行索隱云鄰魯好長纓是服奇也而有
孔類豈無奇行哉方俗僻陋而人皆改易不通
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
屬哉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瑋飾前
前搖翟尾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
代效之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
皆貂服即胡服之事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
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
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

戰國策

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
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
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
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
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
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
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
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踈達於變身行寬惠達
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
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
一焉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
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
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
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
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
行義勿令滿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
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
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

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

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間以禮遺之。危高峻也。循計先計而順行之。勇智為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為事之經。指傳言。循計謀而不憂也。伏謂縱逸。隱中不竭。自匿情實。而不告於君也。使役使者。言立傳於可役之人。以勞有司之養。具帶飾之備也。猶具鈎。按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寬中大帶。又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鶴冠。而朝。蓋以貝飾帶。此以貝作具師比。未詳。漢書黃金師比。師古云。胡帶之鈎也。史記。晉。一也。

趙燕後胡服王冷讓之曰。事主之行。場意盡力。微

戰國策

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有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

王破原陽以為駢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駢邑。是變籍而素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

戰國策

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趙通

元作部合

魏趙通

魏趙通

魏趙通

故通交接也。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城循
行也。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
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冷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冷

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

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使太子質於齊也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毋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請無急秦王。秦王
見趙之相魏。毋之不急且聽公言也。是事而不

戰國策 趙 三五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毋固德公矣。

時秦已相發故辭告之也請無急言為緩故請之不力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
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
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
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
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
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

魏趙通

魏趙通

魏趙通

魏趙通

魏趙通

魏趙通

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
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
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
而復之。已五年矣。壤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
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

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
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
比。無趙。韓不待伐。割擊馬。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
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
待伐。割擊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
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
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
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
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趙。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戰國策 趙 三五

戰國策 趙 三五

戰國策 趙 三五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竹是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有者善之也。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休罷兵復復攻割擊馬免而西走言割地擊而走秦。疾於馬免也。禍兵禍安言其不勞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降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聖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為語助。或方言耳。環中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也。秦有韓梁楚趙之患也。燕又怒之。秦之割趙必深矣。國謂趙舉猶行循。

戰國策

攻楚者循前而攻楚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怒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

不伐之不解
此一作恐

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

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以順齊者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也。使秦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故必攻韓魏矣。上言順齊伐秦。

戰國策

下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三國也。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也。三國韓魏齊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也。使趙益也。之猶去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款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不得於趙而遂乘於秦
公田文之時合齊魏也效趙人或者敵之最厚
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
不合也齊亦重最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輕秦
惠文王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檀呼沱齊人
戎郭宋突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中山
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齊聞此必効鼓

檀言固有之郭突齊人而倍齊者案猶據
章子之路蓋章子以齊軍守此者鼓鼓里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

戰國策

元

郭突齊人而倍齊者案猶據
章子之路蓋章子以齊軍守此者鼓鼓里

子元作基
一本宋新甲
而云無中
則此作是
蘇元作蓋
姚本有蓋
河海元作

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
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
用今擊之鉅官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
車駑馬桑輪蓬蔭羸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
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
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
人事允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
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

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
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
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汎濫
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
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
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
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
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

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
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
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
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
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
為用西入於秦

戰國策

十

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也後郭門郭門
已閉而後至也藉藉借土梗木梗見齊策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便可全而歸之。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便可全而歸之。

嘗不思權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其善任人也。謹使遣吏之辭。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

戰國策 趙

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萬萬孽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卒又以

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地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郡。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

戰國策 趙

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

世之以天下劫楚使我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援趙以趙自助也抱負言其勢陰成高尊卑皆魏地其子允子人比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也虛國謂悉出兵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者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虞商以上諸人皆齊人之去齊者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矣安可反疑齊乎誦循順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一云甚循句於趙下有闕文或其怨於趙因下文行聞魏與魏相聞推猶移怨魏怨也治猶校也偏劫者衆脅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丹順皆人名偏者侵逼也相與偏秦也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

戰國策 趙

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

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

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

韓魏危燕楚解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

李兌二字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趙上大夫公孫衍說李兌之見下豈得為說李兌之見猶也趙以爲李兌則

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巴奉陽君甚貪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太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戰國策 趙

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者不以毀秦為齊之利也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者言奉陽欲得陰以與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也許之而未與故曰韓魏言與燕順臨猶制不徒甘之必成制之也特猶將也勸之定封故曰臣且將忠之宋地也觀言其無所事擊潰蓋喻其制天下之易矣冰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

元作死
孫一作樂
戰國策

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

戰國策

三

國復堅而偵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

元作死
孫一作樂
戰國策

王貴韓佑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通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

戰國策

三

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尉，卻趙自消，樂矣。國燦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敵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殿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爭秦爭先事之。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不懼秦矣。故曰無患。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蓋韓人之善於齊秦而處趙者。代勸奉陽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張也。騎按公羊傳。斷閣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騎說苑切。騎即倚字。一作騎角。一俯一仰。曰騎言有一重也。後合即上復合。天下當權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故曰合負親之也。過猶勝也。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

戰國策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益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太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已故。燥者燥也。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言三晉為秦攻齊。國因之破。財因之屈。兵因之分散也。按即按兵之按。西合合秦也。勝中山之後。此時宋小弱而言趙宋同命。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不成。故出兵以伴。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實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

戰國策 趙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

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

屬之繼相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

戰國策 趙

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專據吉行之不疑觀之觀其愛趙也伴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也貳疑也晉國謂安邑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三川則魏滅晉國而禍及於趙不待韓窮也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盡言得其地也自距沙丘而下皆言近趙也屬謂趙邦屬而壞孽言為秦所取孽言取之易也韓詐朝辭同著之盡孟猶言勸助於鐘鼎屬之酬酢言朝夕用之示不忘其功也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邱抵同坐也就者屈就之敗者收結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韓故齊韓以為義就之上也故收言下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邵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繪請地趙王乃令鄭

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生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內納也挾牽制之魏幾魏將一云地名

戰國策 趙

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愛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壞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

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食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祖獲屬而狡聽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寅然之。今臣之於王，非

戰國策 趙

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燕封宋人榮釜、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

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

戰國策 趙

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削斲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其於奢也，不然言奢於燕之仇，人以為不然也。習言玩其兵也。方丈曰堵，三堵為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

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劔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胛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三者無鈔竿鑽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鑽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其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

之終一作二
至存元作母
平元作平
同字四等
獨同字力
自本處作
一萬元作十
餘於萬字

戰國策 趙

四三

二十萬之衆攻卅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實所稅於民者薄之之薄猶迫也言劔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矣胛近刃處鈎鈎頭環竿與桿同柄也鑽珥鼻也蒙須綱緹也集兵言平時團集非烏合者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云而國圍攻焉卅

戰國策 趙

四四

國或國

孝成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日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日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
老臣賊息舒視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御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死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
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戰國策

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
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
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披重
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
之重器而不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
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
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
之曰人生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
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救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
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
不可終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戰國策

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
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訕王曰善乃起兵一
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
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
曰人有言擊鼙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
守雖王與子其亦猶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新莊。馮亭守三十日，陰使秦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冷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冷相通，故

自以為強，受其害也。且秦所以內趙者，欲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土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太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三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蘇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請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冷公孫起王爵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趙戰於長平，趙世一都尉趙玉，召樓昌與虞卿。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虞卿曰：夫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已內鄭朱矣子
以為美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
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
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

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
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
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
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
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
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
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
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未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
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

乎誠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爭也今秦
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
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

戰國策

四九

戰國策

五

一

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

戰國策 趙 五二

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疑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驟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

戰國策 趙 五三

秦。秦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齊與趙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秦圍趙之艱。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蕘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請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

戰國策 趙

五

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

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

戰國策 趙

五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嗚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

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筮

戰國策

五五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引軍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戰國策

五六

實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鮑准謂之外士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衆人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
巴今亦然竟筮也筮其壯也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三國患者平原君之加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

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相國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乎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也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論賞以親戚而復計功不可也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弱趙

戰國策 趙

五七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

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

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

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

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藁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

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樂於口未嘗

不分於藁陽涇陽君藁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

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

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藁陽君

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

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

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友之茅舉為姚賈謂趙王

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

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

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

韓魏之招

戰國策 趙

五六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
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
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
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
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合齊齊亡。魏則有
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
據猶任也。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為橫者。以其反
有害於趙。故以讎稱。一云。讎如校讎義。言畫策
也。惡猶害也。從有功。則能害秦。爾不能害秦。則
反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之地。
二策必居一焉。則國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
申從則無功而惡秦也。者言楚趙合則雖未見

王元

戰國策 趙
功有害秦之形也。秦合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
秦也。者言秦見二國合。亦必與齊合。齊本不從
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也。兩君齊
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
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
擇也。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當是分齊
亡魏。而衍齊秦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
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兩君指
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
皮相國建信君。或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
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比陽而梁危。
河間封不定而趙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
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

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講。心疑者事秦急。秦
魏之講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
必俱亡矣。

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呂遼魏臣。秦所
重者。後章作呂遼。衛兵衛被兵也。秦策稱不章
欲攻趙以廣河間。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
間。故曰封不定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
趙之與國。故其憂倍。魏恥未滅。謂當分魏之憂
也。文信之憂猶言文信為三晉之憂。齊不從者
不與山東約從也。疑從之不合也。不計而講
言魏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獨吞趙者。趙近秦
待楚魏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
戰國策 趙

遇虞卿曰。為人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
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
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
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
亦過。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
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
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

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戰國策 趙

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

能合。蓬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誠於濟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戰國策 趙

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侯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王乃

與狄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駟馬服以與秦角
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懂懂乃聳建信以與強秦
角逐臣恐秦折王之騎也

迎客而之有顧則反虛戾見秦策懂懂往來不絕貌駟車旁也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葦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
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吟葦
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吟之內治國

戰國策

六三

事外刺諸侯則葦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
重責之葦之軸吟折矣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
厚任葦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葦亡走矣

葦趙人名刺言探候其事有不
言所治者多不厭悉言於王

若成帝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而獨以趙惡秦何
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
遼何以異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從而
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
也

第一作字
遠元作道
非也
以婦人
非守國之善
東五河間之
諸列入而即
之國最合
矣若成之策
一秦非為趙
特釋

公猶同一本公作合天下公同為從以害秦而
世獨言趙者以為收河間故也向者天下惡秦
秦重遠故魏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
矣今趙收河間不與封文信君則與殺呂遼同
言皆惡秦之事也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
之者言君飾詐以行事文信猶且知之況收河
間乎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
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
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
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

戰國策

六四

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
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
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賣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
取也
魏施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
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
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
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僻用繩以繫
獸蹄決斷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衛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衛猶橫也。贊者美其事以誘其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

戰國策 趙

六五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訃。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使者伯之使。要其敵言。兩國戰必有一波。因以兵邀擊之。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竊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

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

孫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

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

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

前可見也。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

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

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

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

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執慮

無齊之利害也。
恐王而取行言。王畏懼之。必行其說矣。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圍重趙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

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

莊賤。張勳貴。齊不必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莊而

貴之。
愚蓋敗從者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

戰國策 趙

六六

不受田朝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誅建信者發其殺章欲以專事也以為交以殺章故建信交之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

戰國策

六七

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無燕秦言不畏之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俯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

此九下不有趙王曰字樣本同

一本相馬之

龍賦而廢庶乘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手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

戰國策

六八

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

愛

雍離同。秦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蠹真然。優
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
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
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謂謂
免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此為喻。

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
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
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戰國策

趙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
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
之。

幽王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
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
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
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
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

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

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

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夫

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

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

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

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

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

戰國策

趙

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

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

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

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

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

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

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

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

武安君
一
作細

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飭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擇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綴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綴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柶，繼之以布，願公入明之。

戰國策

七二

過元作過對
也極也

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鈎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鈎將自誅，管短不能及，銜鈎，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始皇十年，不韋免相，就國。十二年，從蜀飲酖死。守假官也，因計言願因馬以計事，乃筆請為尚。

一作

一作

三

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也。願自請猶乞骸骨，捍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綴李牧名病鈎，即所謂短臂也。起居問王起居，不及地為不敬。柶門板也。蓋牧右臂短，故為木料接之，如振動柶板也。諺別也。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史記

七三

戰國策第七

魏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

戰國策

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詭，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智氏遂亡。釋猶舍也，言何舍此而不為也。與天下圖與天下共圖也。

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死。」

即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昔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

戰國策

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鯨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眾也。歸有光曰：「似是而非，最難察識，非精心廉平者，鮮不為所掩覆。」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鳴，樂音不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此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高也。樂官以治官為樂。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

戰國策

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

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詭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朕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襄之力也。黔賞

戰國策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麻見其顯
形見其顯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悖者為悖。

為一作若

公孫一作公毅

悖者之患一作惠王之患

戰國策 魏

一本卷下有齊字

秦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山陽君，見楚宣策。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言，雖不能勝秦，必勝韓也。計者為梁計。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

梁文非據者稍近死一作死

公孫一作公毅

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讓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自為知言
不信人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噤，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沔，徇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 魏

殊云強臺一作荆安崩山一作崇山傍得儀狄方與海而子班

擇言，擇善而言也。噤，苦難及，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高廷，快也。則當苦劫及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日熬，肉熟之曰燔，近火曰炙，彷彿，傍伴，傍伴，從倚也。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

戰國策

七

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

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

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

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

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

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關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

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

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

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戰國策

八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

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

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

游人之間定止也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

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

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

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善也

襄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戰國策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蓄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冷太

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樂漏流也和棺兩頭木張朝張幕帶如朝廷然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與乘與齊乘楚與楚乘齊也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

戰國策

者東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會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

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戰國策

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始始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毛不札。將尋斧柯。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

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約謂使韓以此與魏也。韓氏亡。史名厭。時與趙。獻俱在楚。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

戰國策

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少委。請以事委衍。有功。魏乃任之也。大事記。今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頭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擊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

心廣體胖
謀之也正
也
也
也

也張儀告公仲冷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過卜王王不遇秦韓之下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遠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也虛頭丘二城屬魏內沛之內言入其地也道涂宋衛為制者言雖得新魏路從出又限二國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輕重繫之賞猶勸也韓時儀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懼也決無他疑也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攻魏也尚言欲之甚遠傳遠也楚以傳來許

戰國策魏

地魏
斥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加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張儀欲窮陳軫冷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軫時蓋在楚楚謂其謀之深也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邪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其同邪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戰國策魏

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矣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冷齊楚解攻雍沮

謂齊楚之君曰王亦開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哀王

復攻齊楚復攻魏也秦必救之而齊楚罷敵不足以應秦之敵矣

戰國策

魏

十五

史記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哀王立哀王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說爾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慮非先逐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怨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勝也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

食而無事

無事必來犀首曰亦不肯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謂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

戰國策

魏

十六

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使公孫衍來今又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冷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

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乎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

亡臣將侍需侍臣請曰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冷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內謂觀之
文子田文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

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參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戰國策

魏

十九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史舉即甘茂所事者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解舉故舉數見之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黃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

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敵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

戰國策

魏

二十

攻其北不令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及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

一、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

戰國策魏
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矚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

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臣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

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文子田文曰魏文子提魏事也二人雖善文今行薦文文必善行善行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冷惠施之楚冷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冷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玉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玉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

戰國策

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玉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玉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玉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固相又相也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問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見者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人為見者之嗇夫以問何最與強之見王也

周最入齊秦王怒冷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巳

最蓋秦所置以相魏者先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

戰國策

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幸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婉也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之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者最通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信魏之與齊也急兵伐齊也趣趙促趙應秦也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動也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在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合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冷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

戰國策 魏

心。臣故恐趙之益動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

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添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計。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故云塞趙。魏信即信安君。我亡我危之。我趙之謀臣自我也。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也。言於用兵。為招為質也。

戰國策 魏

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冷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行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行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高注。還周旋於利也。糞棄除也。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也。疑不決遣也。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也。不欲正言魏受伐。故云害於東周。魏與周鄰。言周

則魏可知矣

秦楚攻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

戰國策

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第一行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冷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

則魏可知矣

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

戰國策

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廡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怒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廡。樓廡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

必為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何
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樓子鼻也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耶陵之
地蓋樓鼻主合楚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翟子強也無公信無如公指樓鼻欲講攻於齊
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也夫魏求我欲講而巳
而齊兼請攻故下言主兵魏王之懼也見亡以
有亡形而懼也按止也此吾事言此事吾所欲
為地必失言應之速何故不能
有地於河東言且得皮氏矣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於梁謀恐不
出於詐矣願夫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

戰國策

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
身首尾俱救令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
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
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向強臣見
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
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國
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
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
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

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騶鄂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西伯伐
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
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昭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
勝而留於境請甲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謂魏
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
半行之卻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

戰國策

三十

與實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
揚言曰聞周魏令實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
矣夫周君實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
行和者實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即
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訕請合於王而和於東
周與魏也

乘勝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
秦既去則無及耳質首見秦策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那曰王勿憂也臣請
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

劫元作劫

特元作耳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敵邑之吏。劫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冷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敵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遠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戰國策 魏

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獲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

代之作秦

不合下先行

契折

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贖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所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折毀也。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

戰國策 魏

不信疑其善。魏也。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自相侵。虞故曰。非魏之利。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

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

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敵而與王爭

得者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

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

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
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哈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
竊為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
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
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
戰國策 魏
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
魏不可知也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齊秦其
次聖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
也巴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毋明熟
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
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齊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

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

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敵而與王爭

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
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
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巴之會安無冷天
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離國也
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
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
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稟三晉之吏奉陽

戰國策 魏

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
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端之請焚天下之秦
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皆
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
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
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
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與王爭得之王謂齊王剛柔皆用者言宋強宋
弱皆必伐之也用此於玉用楚伐魏也明熟是足

慮此明且熱也。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明。不能與秦而生以殘秦也。者謂不能伐不能質。又不能購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滅秦也。已止會則也。使秦見殘不擇利害。唯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燕齊自宜閱易昭。再世相讎。故曰燕齊之讎國也。兄弟之交謂燕齊與秦也。臣為之。苦言伐秦之難。而巳為之也。為徒與為徒友。自醜於秦。與秦惡也。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在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重報報以齊不伐魏也。言齊兵請伐魏。而代以死諫。半齊果西因蘇修重報以不伐魏。修在邯鄲齊之西也。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葦。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為王不取也。

戰國策

魏王乃止。

抱猶持。趙無為。王有言。不以地予魏。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說李兌也。說見趙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魏。魏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魏。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

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并猶兼。一曰。言趙之強。與齊秦相并也。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

戰國策

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入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
 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
 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
 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
 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
 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
 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入乎
 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
 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
 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詭曰君得燕趙之
 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太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
 趙之兵而封田文

公子孟嘗
稱其父嬰
 穰侯攻大梁乘郢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
 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
 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
 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
 攻便

郢楚別邑其北近魏從
順服也議議其不當得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
 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於君
 也

秦策段
產語同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
 而韓魏囊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
 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
 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

戰國策魏
三
 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
 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
 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
 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
 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
 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
 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
 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
 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

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壞秦言地與秦接參行以諸侯參考而行言參彼已也。不必猶言不可測也。方攻韓又攻魏是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矣。荆楚濟齊也。爭敵於秦言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弱秦也。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冷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敵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戰國策

芮宋魏人李郝趙人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索於秦也天下不欲秦伐魏故云不如順天下與魏便地者言以所得齊地與魏相易兩便也

管鼻之吟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劔而緩之楚

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人無蘇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鼻之不欲與秦事故推之於強謂魏王鼻之謂之也蘇趙蘇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

戰國策

則王重矣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

辰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羣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羣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

戰國策 魏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

魏

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戰國策 魏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那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

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與周訴對曰如臣
之賊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
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
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締之首猶鼠首也內
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
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
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
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

戰國策

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
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
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
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
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
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
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
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

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倘病者乎
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
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
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
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
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
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墮者
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

戰國策

之授聖夫欲墮者制地而欲地者制聖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管猶
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
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
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
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
秦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
按其行

上謂當其時欲墮欲得秦封受其聖革更也梟
正義云博頭有刺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

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據不食也。食者行基。據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冷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寡人知魏之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

戰國策

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無任不堪其事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

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遣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

戰國策

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秦王聽趙殺范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違言之玉而出之。

用臣可用之臣。言猶因趙之故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

無忌謂魏王也。史記王以無忌之說。以秦攻魏。魏王以秦攻魏。魏王以秦攻魏。魏王以秦攻魏。

戰國策 卷之四
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
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
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

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
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
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
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
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
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

戰國策 卷之四

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
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
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
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
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
而攻危險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
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
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

戰國策 卷之四

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
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
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
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
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
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
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
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關之有
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艾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
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
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計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
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
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
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元作齊

為天下。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戰國策 魏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史。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云云。共汲皆縣名。劉辰翁以為共汲河者也。安陵魏之。不欲皆縣名。與羣臣異。故惡之。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鄉。故秦久惡安陵。南國今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云。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橫軍橫之軍。厲行言以次進。必易改易也。

魏不伐之下

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復關。關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待之也。
構。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毀折也。不收。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與秦戰也。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

戰國策 魏 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解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垣雍。韓所得魏地。

一本王之上

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相秦相為秦所置也。秦輕王以無齊助。故有齊者謂羣臣中能得齊事者。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綰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越。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

戰國策

五

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耳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

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耳齊同待也。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

戰國策

五

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慮久熟慮也。茲公指合從之人。不實為期。言期約不實也。食其所資者從也。不先自賣於秦。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矣。是適為讎資也。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

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
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
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
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
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去秦所欲攻去者弱之召攻而講於秦復示弱矣

魏王欲攻邯鄲季良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
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

戰國策

五

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
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
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
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
於天下恃王之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
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
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

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知示有魏公曰王之
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
以齊有魏也

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矣無魏不重於魏者有魏重於魏者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
迎唐雖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
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
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
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

戰國策

五

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
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
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不可得而知人不能知也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
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
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
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

人之所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求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救。降城亡子。不

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外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守者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游。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此本非致也

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褻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

戰國策 魏
 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晉之人。其擊諸也。固矣。其自擊擊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晉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擊猶進也。擊。質義亦可同。說文。擊。握持也。擊。覆也。言自莊自結於王。高注。帽覆。似亦作擊義。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臣為王之。楚王耳。臣之反而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

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將出兵先令以警之。游旌旗之疏。之猶於也。以是而足矣。者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

魏執謂秦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郢。臨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且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

魏國策

五七

樞。割以并秦。相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關之日近也。

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不使旬絕。下與不可對文。不使不可。此昔者所以未嘗見攻也。相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也。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安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景閔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

堯舜

魏文曰士之

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

魏國策

五八

以因嫪毒。王以國質嫪毒。以嫪毒勝。秦王以國質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孔叢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願曰。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云云。並同。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路之死謂敗死。孔叢子注。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計其勞如何耳。在棄之用之。得其宜。怨謂不棄。主攻者也。長輓長為輓車之人。畢猶盡也。因毒

而訓故功在毒贊助也。毒責矣。今又因之以訓。是以選助之也。以譽毒勝以不敗為勝也。大事記謂姦呂爭權。見於此。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戰國策

五九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

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撓屈也。論曉也。唐雎之名。見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遣唐雎。載金之。武安散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雎說秦。是時應侯始相。雎老於魏。不應復為秦用。又一唐雎也。雎為魏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相去十年。已百歲。為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

戰國策

六十一

十二年。上去說秦。凡四十二年。決不存矣。又一唐雎也。楚策。唐雎見春申君。又一唐雎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雎諫曰。段干木。云云。當文侯時。又一唐雎也。

戰國策第八

韓

宋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澗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石澗古作石澗
當澗言石澗
非沃野也
百或作一

倪字車徒回姓
回丘輔戶貽等
反不一

烈侯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掛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醵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

一本問曰姚同
一本具酒醵



大人一本先人
或作大人
攝落益反又力
一即達反
一本文足下之
繼反字誤
一本居市井者
徒幸而養老母
老母在無前字

惟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匿避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粹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蠶蠶之費以反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即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負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戰國策

一本至淺鮮矣
一本我雖不愛
師古曰睡皆屋
來喚也賦即皆
字謂目也也一
一經五傳反賦
一本無而死字
一本此者為誰無
請得從事焉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請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一本韓相傀
一本無多居處
若四字

一本無相去字

一本無得字
一本無殺字
列烈元作是史作

皮面一作而皮
列女傳作被面
一本自無出腸
一本其知誰子
無史作第一本
無變字一本第
至實無者字

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
 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
 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
 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
 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
 會。韓王及相皆在。馬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
 直入階刺殺韓傀。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
 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
 自皮面。扶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
 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樊聞之。曰。吾弟至賢
 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
 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育高成。荆矣。今死
 而無名。父母既歿。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
 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
 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
 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

史烈女也。下云
御使政誠如其
神氣。滿志之
不重。蓋發之難
必絕除千里以
到其名。姊弟俱
未必。以月許
蘇仲子也。仲子
亦可謂知人。能
得士矣。新語志
壯四十餘字。作
一旬。讀極極健

各道

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
 也。
 韓。傀。伏累也。軼之里名。深井。匪賊怒視也。仗兵
 器也。蓋以劍為兵。皮面。列女傳作披面。以刀劈
 面而去其皮也。軼車相出也。成荆古之勇士。呂
 氏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
 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列
 義可陳列。一云列烈通
 昭侯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
 戰國策韓
 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
 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
 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韓曰。子皆國之辯士
 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
 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
 諗之。
 誰與而可。與魏邪。趙
 邪。言可。言豈可也。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
 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講而廢子之道。

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
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
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此如此一曰
此當屬下句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
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
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宵近者掩心韓卒之劍

戰國策

以射擊而
甲盾以下皆屬無不備具之文

六國唯韓運
近秦說之難
為力

戰皆出於冥山崇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登
鐵幕革扶咬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

沈括辨以爲
雞口牛從視
雞口牛從視
亦有斯本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
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
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
稷以從

谿子以下皆齊名冥山崇谿龍淵地名鄧師宛
馮人名兼地太阿劍名合勝等未詳鞬登首飾

也鐵幕謂以鐵為背歷之衣革扶以革為射決
決射鞬也咬與鞬同謂楯也蒟音如字謂繫楯
之紛綬也雞口牛後學為雞口自先不為牛後
隨人進食出糞不足解也秦隱引國策云寧為
雞尸不為牛從更寫法尸雞中王也從謂
申子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也

宣惠王

宣王謂樛習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
絀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
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
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

必危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不取也

戰國策

馳反走示服也秦已馳韓避之而秦進也固私府言利移於下

明元作明大年魏公子孫賈伐韓與韓持謀明戰于陽此人在公仲前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路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做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一本韓必極

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厲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做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故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

戰國策

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

仲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膏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遠起而見之。

陽伴同不實也曰好士曰散施曰好義所謂不實者

襄王

合縱者必首其國之善連衡者必首其國之惡其用心亦略可見其說亦出於兵志蓋地狹民貧則宜國

戰國策

守地廣人富則可謀人各因其趨以為說

驚元作擊

諸本改跌作銀一本亦下有驚字

驚一作擊

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蹀躞科頭，貫願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

不事秦一作不事秦注云謂不事秦以事秦也

戰國策

攻楚下元行為字

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踞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豆即菽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稱豆菴叔之少者微寒也漢書微外取微遮之義驚擊通禮記登擊擊獸一云驚擊鳥凡鳥之勇獸之勇皆曰驚擊詢謂徒跳也史注跳躍也科頭不著兜鍪賈願奮戟劉辰翁曰賈願謂見射猶奮擊不願死也跌謂扶地馬行貌西都賦要跌追蹶謂馬

因西之西此
本作而

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馬走勢
疾前後蹄間一躡而過三尋也

鄭疆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

太宰曰公智儀之使者疆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

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

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走張儀於秦譜之於秦使逐之也故謂疆謂之
太宰楚官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也故因

西請秦王蓋疆偽為楚使以此於秦言
張儀致上庸之地於楚欲以怒秦也

從姚本作遠

宜陽之役楊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

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

戰國策

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茂與顯爭國得九鼎其功大秦
必棄茂用顯故云以九鼎市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

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

廉必敗矣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

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

必不拔矣

蘭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許韓地趙嘗取之質
易地也緩言韓趙韓合故緩敗廉亦以魏言

韓者甘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故茂敗
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

趙字補次一
作茂後章多
同不獲出
元作發必敗
之

請本傳上
說為一章
史公仲使
蘇代謂和者
中史作又
桂史作社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被韓辱公仲公仲

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

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

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

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

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

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

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

戰國策

斷於國者彼有以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

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

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

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辭也今公言

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

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

一本今公言
韓以備楚

却元作社史
作與

徒一作發

只言甘茂公孫無事便見向薄已重於秦

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賴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起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

禽所獲獸也逐獸困急猶能傾覆人車不可忽也解解言復好也中封言使楚自封之國中一云杜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相合也策文中

戰國策

字恐是又字誤所以貴所以得貴也許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者取其地而還其民也從言無地與之一云謂不反民而徒收武遂韓必不與也武遂終不可得也者言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矣無以易之矣過楚謂以攻韓為楚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罪也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誅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

以字補

一本不互觀

魏地期下秦有國文引上

部元作蘇

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

戰國策

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敬魏是且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首言以兵向之秦為天下強國公仲以兵向之珉之議必病於國矣進齊宋之兵韓進之也不反相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谷而合也成平也猶和也四國韓宋齊魏也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也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也位正言能正貴賤之位不事言不得干其事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輕國言為諸侯以輕本國也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周蔽上之說王之明二也申大臣為諸侯輕國之說陳軍陳四

韓去以不攻故解散也甘茂約楚趙欲攻魏也敬魏違其初約也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三國難我也故曰搆我後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王猶校之以此稱王之明智矣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也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諫

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楚趙

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

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

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

戰國策 韓

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

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

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

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

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

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

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

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

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

亦元作不

一本韓齊

十五

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諫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聽國聽於眾實謂混事中立謂立於齊魏之間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仲也行願秦臣請為公請行願為公仲言於秦王也離以交言別以兵言王言救魏以勁之者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

戰國策 韓

公仲斂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

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

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

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

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

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

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

壹諸侯字補

伏元作伏伏不必作伏

揚疑傷字誤

德元作得
事字補

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楚昭雖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所謂欲得武遂於秦者此也揚猶動

侯一作使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聖賢羣輔錄伏義六佐六曰陽侯為江海蓋因此為波神歟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源之神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侯

戰國策韓

今一作今

齊合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外。今公叔怒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

使字一本

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滅鄭從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也。色作色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敵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仕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戰國策韓

仕元作士

王曰唐客以楚王言告公仲

一本聊作歸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擣里疾大詭杜聊。

朋元作朋

一本數八百
金入秦請以
伐韓

幾瑟史作
伐元作尤

角說本位

杜卿之言若公仲與
茂善以實秦王之疑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
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
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
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
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為而
幾瑟。公叔之離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
必疑公叔為楚。

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者。昭獻本
不善幾瑟。與之處。令之回心相善也。角言二人

戰國策

禮均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
叔與幾瑟離。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
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
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
天下輕。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
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
矣。

鉞宣之教韓王取秦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

善元作品

元作品陽
作揚

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
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
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
德太子。

取與之合也。韓王之心不可解。言其聞三川之
言。恐空失地。故未與楚易。襄子秦諸公子之不
善太子者。韓之易地。畏秦取
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
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必以兵臨魏。公何不
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

戰國策

有辭以毋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
道不立也。魏欲立答。故楚必以兵臨魏也。起兵
韓起兵。楚臨魏。欲置答也。韓今起兵。故可以毋
戰。太子幾瑟也。陽得毋戰。梁得免兵。故皆德公
矣。韓世家襄公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答。公子
幾瑟爭為太子。時幾瑟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
雍氏。幾瑟竟不得歸。韓立答為太子。按楚策
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
挾齊魏以主答。公仲挾秦楚以主幾瑟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器。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
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
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
而害於韓矣。

善韓臣韓之嫌焉者以晉之為善也廣
王言恃泰以自大也國不和故曰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
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
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
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
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
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魏欲立咎故必急攻
韓也且以至言歸楚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

戰國策

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
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
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也
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
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
也

陰言私厚之然則
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

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
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
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
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此太子
謂答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
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
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
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

戰國策

弗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
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
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
矣此便於公

無韓未詳一日言小國不之有也秦楚有韓則
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矣嬰與太
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
也入幾瑟入也塞障也不使與事也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
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

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新城君羊戎也。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故以宋質子卜之。是時齊魏方睦。魏不敢東。不合齊也。楚欲秦援。故必重新城。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敎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谷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谷而為幾瑟。是

戰國策 韓

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出出而歸韓也。謂魏王之言止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谷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請請韓立之。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曰。韓楚之縣已。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答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史有公子谷。有韓答。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戰國策 韓

楚欲立幾瑟。故患秦立嬰。反棄之者言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為自棄也。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馮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韓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體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

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擇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戰國策韓

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揭猶反也歸書以書歸柄猶持也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平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

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救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悉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

失秦也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不合軍不與楚戰也勁魏者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也攻皮氏蓋楚攻之不用不爲韓用也乘楚因以取之也擊軍符救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也先韓者急圍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於詐謀所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

一本無天子

兩束之謂也
秦魏之交也
一本韓魏交

秦魏一作為
稱云詳文意當
作秦魏

已夫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

戰國策 韓

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韓一乳兩子，束猶約也。謀謂和不堅而復謀也。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也。服猶事也。以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

一六矣下復者
今字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變。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

戰國策 韓

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之計猶此計。張居正曰：無先計謂不待先計而加韓之重於兩周也。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

董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某母恢曰：不如以

沛元作市下
君元作若
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君元作若

百全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日來効賊也。

周欲立，欲咎立也。為戒，所謂兵備也。來効賊，蓋他子得立，以咎弟為賊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

於成臯。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

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

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

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

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

費。王命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

戰國策 韓

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

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為子順之言，其注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為尤誤。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藪代為韓說秦

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

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請於秦也。秦王

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

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

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

放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勒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勒東馳者，未有一

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

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

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請言以此求事秦也。天下皆不欲秦韓之合，故曰：天下固令韓可知。萬乘，秦也。宋地不安，言雖暫得之，將必失之。按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法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

秦，無功。藪代謂秦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

急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勉齊

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云：韓珉相齊，蓋韓珉為齊

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

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

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

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

一本固欲為韓
同疑對作滿

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難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合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計將安出謂有齒寒之憂痛之以圖交者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

戰國策

賢士也韓與魏敵伴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僂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

秦字補
作下會子

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

戰國策

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及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必畏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覺烈侯而釐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

異為之先也。是故烈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

戰國策 韓

三三

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舉。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感猶留侯驩漢王足蓋使之伴死鄭君不可得而為之為去音謂感之正曰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為與此同則為當如字過謀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日不為者過也豈不為過謀而

不知尊此欲其尊秦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役于之役征伐之役也復且之役役人也公子謂陽輩貴言立之為君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貴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及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

而見親韓字補

戰國策 韓

三四

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故云然淫侈也絕淫侈之用以為事秦之金也內行謂國中隱情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耶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

下元研于此字全刪

矣。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必戰魏與齊楚戰內之內戰於韓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謂王所事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

戰國策

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

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

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

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吳為挾之以恨魏王乎。

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

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

韓侈而仕之。

意猶度難適變也。始說侈而今不。是變也。安伏秦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堅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

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

之乎。則不知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

疇。堅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

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

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

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

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

之楚。

戰國策

弗納於君。弗使入莒也。棘猶難也。楚攻

之楚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

趙魏攻華陽。韓竭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

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

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

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

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

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

為公之公猶國也。言不足為國之使也。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晉調人使周逐之。道魯由也。

一本作年晉

張登謂費縲曰：請令公等率謂韓王曰：費縲，西周之守。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

韓國策

玉。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玉。韓王必為之。

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三川近西，西辭之。故縲有戒心。守三川非縲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

魏王為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

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眾。一本九重作九里。復復其尊。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公為曰：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與此同。但此止言魏王而不言惠，以曰里為九里。以彭喜為房喜。以鄭君為韓王耳。此策當屬惠王。

桓惠王

魏元作侯

一本之文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趙，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鄆，蔡，郢，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後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

趙魏為秦，故有則存而無則亡也。不可無而從。欲為從，必得韓也。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

得主從故。橫則韓重者，最近秦故。無從輕，謂無從者，輕指趙言也。

戰國策第九

燕

文公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戰國策 燕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制於燕言其制燕也權謂外與貴

蘇秦將為從，比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

朝辭官傳者
燕國亦
以耕戰自守
安樂無事未
嘗被兵文公
二十八年蘇
秦入燕始以
從橫之事說
之曰是兵交

奉陽君下元
有李兌二字
鮑以為此奉
陽乃公子成
非李兌也故
謂之吳云奉
陽李兌非
公子成蓋下
李兌二字誤
李兌

中國無得策
歲六世而亡

趙為之蔽此
燕當得趙也
秦難得易此
燕當得趙也
說得要領

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

戰國策 燕

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彌猶百。踵足後也。猶言繼踵也。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

從一作南
近一本強國
下有也字

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權之難與齊戰也。曾子文公孫子嗜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矣。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

戰國策

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

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瑣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却却秦使退烏喙本草烏頭亦名天雄。桓公齊桓公也。好內而霸。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燕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燕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於郊。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於鄆。楚敗績。

戰國策

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名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

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
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
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
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
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
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
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
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
有老母於野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

戰國策 燕

五

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
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
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
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
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
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
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
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
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

藥酒之妾分
尤之女遊
士爲言劉子
政者言爲二
婦立傳定其
居處姓氏何
其也

一本故妾一
僮而棄酒上
以云云

者也臣之事邈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
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
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會不欺之也使說齊
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自覆猶此護也自護其名也雖堯舜之智
不敢取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

王增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增曰臣東
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願鄙人不敏竊釋
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

戰國策 燕

六

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
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
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
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
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
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
王曰寡人之於齊楚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
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
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

一本身自削
甲札曰有六
教矣

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喪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

戰國策

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爵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未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內。此乃亡之勢也。

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射甲而射之。穿七札焉。以繩直物曰緝。謂緝組穿甲之繩也。長主司馬貞云。年長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不役者。養兵以備敵也。意猶亂與舊和。治其外。謂謀敵齊也。其內謂亂於內。為燕間齊也。

戰國策

駿馬者。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序于堯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詭蘇子。

此連也。

陳翠合齊燕將。合燕王之弟。為寶於齊。燕王許諾。

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
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
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
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願得先王馬鬣之餘食
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
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
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
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

戰國策

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
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
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
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
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
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

欲得志焉者以
設辱之為快耳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
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

一本下
也

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
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
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
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
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
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
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
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旋
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

戰國策

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
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
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
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
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
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
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
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
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

一本主上有
之字
陸深曰山東
相合數句疑
有闕誤
燕字補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不惡甲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唯不蓋自甲者可耳之卒之之猶其也卒符同一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

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

戰國策 燕

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

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

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

下於益也其實合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

一本無也字

大事記以石計強始見於

先蘇孟秦

楚元作惡

更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

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

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

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

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

戰國策 燕

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

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

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

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

是為燕昭王

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信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增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使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增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戰國策 燕

故王不如束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同天下無變代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此章又見魏策諸本連上共為一章姚本別提行目同

昭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尉人曰即酒酣樂進熟

本及斗而
之代王臨
望地

一本今趙王
而以事秦下
無今字

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熟飲尉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膾塗地其妙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滬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

戰國策 燕

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秦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表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科斗音同索隱皆音斗斟謂羹汁故名汁

日斟狼戾貪戾如狼也
官他為燕使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

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
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
見魏王諒因見燕客而遣之

一本持下有以字與同

魏晉文五

一本力下有少字與同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
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
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

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
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

此語約言新篇也一作也

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

一本人趨下有已趨二字

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嚙則什已者至人趨

聊若已者至焉几據杖眇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

雖與燕其此時同反應史音雖均呼供呼其二反法

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

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

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

王曰寡人將詐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

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
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
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

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
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
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
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

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

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

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

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即墨

先趨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也人趨謂使人
趨事之响阿藉踐也一云响當從足見韓策釋
為蹙蹙也嚴道服事有道者消人謂者
章昭云今之中消居中而消澤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

之眾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

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敵其眾使世世無

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

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

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

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

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敵其眾使世世無

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

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隱，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戰國策

類勞敵之也。舉王與起之王，屏匿當作井匿。周禮宮人為井，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濟，匿路廟也。鄰，民齊也。鄰，宋者。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

專元作案

數乘無用而素之即價十倍此轉禍為功之善

一本使使明周室

姚本長實之長史長實之秦扶實以持破

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此東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造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尉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

戰國策

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

與燕通

一作危

然守句絕

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及
 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
 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
 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
 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
 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
 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
 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

戰國策

燕

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
 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
 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
 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
 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奇猶委也楚之淮比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矣
 紫榮為紫也躡革履也說文解履也謂足根不
 正納履也引躡
 志邯鄲女踟躕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
 如尾生高燕如鮑焦史鱗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

燕最小弱自秦
 秋時尚不得與
 中國會盟何能
 得同之土地
 兼其後則弱
 夫去之耳為燕
 無失此地則漸
 強矣以明諸
 侯也
 別馬一作別駕

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
 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
 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
 鮑焦史鱗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
 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遠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
 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
 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函齊不出營丘楚不
 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

戰國策

燕

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
 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
 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
 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
 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
 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
 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
 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
 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

此本改與下
有別字

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
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
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
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
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
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
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
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
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

戰國策

與教吾主
實稱

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
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
於是因舍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
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
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
伴躡而覆之於是因伴懼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
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
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

此從案及或
作美

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家人匹夫徒
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
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自憂亦自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毋去
周室之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
也亦不為別馬而朝言同軌而朝燕與朝
秦楚同也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言也蘇代對曰
周地賤嫖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
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哈媒而自徇敝而不售順而無賤售而不

戰國策

為一作謂

宋者者字補
與一作念

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
人生受成事者唯訛者耳王曰善矣
沈州謂欺
者曰訛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
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
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
蘇子也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
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賢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賢

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
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綏已特
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玉
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
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持
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
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
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
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
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為臣患
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
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
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劫是臣之患也若
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
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
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

戰國策

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齊
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勤之如是則近於相攻也
臣雖為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
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始無燕矣其
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
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
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
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
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張
儀逃於楚白圭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
之求地望諸攻關而此外孫之難薛公釋載逃出
於關三晉稱以為好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
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通取陰取也告子名不害云代請之使為已請
齊也其言惡矣以下代自言也王勿患之王謂
燕王出者奮不顧也言知有趙累而奮為之也
所欲謂利燕紛亂也奉陽君告朱謹以下至吾
無齊矣代稱奉陽君之言命說之說奉陽君一
云說即兌之誤順按趙策齊欲攻宋章以三晉
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無厲無害也賢之
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循順也言齊趙
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
死逃榮辱皆不足論交猶皆也燕以二國可因

戰國策

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也後相劫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已也是臣之患其後時也相攻齊趙相攻也逃許以罪逃去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也為之取秦是勤齊以怒趙也深結趙言燕復厚結於趙是勤趙以怒齊也奉陽君告朱謹至殆無燕矣亦代稱之以見不累燕之實不以之用也吾奉陽自吾子亦為蘇子自予也疑代之無燕也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也釋載不乘車也○此策文多未詳注多未妥

戰國策燕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

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志若此也
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收猶合不兩立則不能復合而昭王常有復合之志故記者怪而歎之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得燕齊遂北矣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

戰國策燕

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

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晉地名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賤，將輕。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賢。臣之所重處重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爵列眉也。上可以得用。

戰國策

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辭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辭。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賤，將輕。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賢。臣之所重處重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爵列眉也。上可以得用。

戰國策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魏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須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

公作齊

八月

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受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龜陰，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龜陰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遭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蔡、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計，困則使太后獲侯為和。歲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蔡、蔡適楚者，曰以塞、離石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

戰國策

二十九

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一死名顯諸侯。

蘇秦隱云：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塞女戰韓氏太原卷不通四處也。正義云：卷猶絕也。按趙策秦東安邑而塞女戰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道南陽之道道所由也。封如封函谷之也。

封重楚恐楚擊其後也。重燕趙重魏同。嚴爵勝也。舅謂獲侯。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官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敵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

戰國策

三十

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
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
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趙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伍子胥官之奇際惠者獨之武張孟談救惠者從事於除患之遺謂救惠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
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
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
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

戰國策

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敵大衆臣恐強

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蚌虛也鵲知天將雨鳥箝箝也

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
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
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
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辛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

乘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

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

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

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

依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願左右之心恐抵斧質

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

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

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

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

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

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

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

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聞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助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

戰國策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楮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依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取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

戰國策

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云害於足下之義。蓄養也。幸親愛之。假節，假節使燕也。栢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竹田，曰：篁，頓猶墜也。弗是，不然而子胥之說。賜夷，楮名。馬車為其形。以敏，敏骨，史乃取子胥尸，盛以賜夷，葬之。

勸云取馬華為聘夫
植形難通道也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壽三日。反

戰國策

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泰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泰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

三五

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惡意。君詰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學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執望之。」

戰國策

今君學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

三五

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
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沁
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見其後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
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
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
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

戰國策

三七

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
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
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懸心以成而過不願
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
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樂間殺之子樂乘殺之族微出無出也言間雖
無出之趙以明有然於我人亦知之也惠用惠
愛任用之簡與附反猶棄也輟
止也懸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也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
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
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
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
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
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
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
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
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

戰國策

三九

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
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
以為然起兵而救燕

并合也迎以兵迎之并
燕之并謂兼有之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
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大傅鞠武曰燕秦
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
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

鞠武深知四
光先立大是
其人
一本其智深
其勇沈

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惓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何如？是丹命圖幸之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遣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

戰國策

一本即趙出
說本即趙
使觸注即

荆軻傳云燕
丹使光往候
荆軻刺秦
唯其耳中刺
後見其出
入耳之言必
大事也則往
見光

一本長者之
行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俛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

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

戰國策

一本通不能支

曹沫事似亦只為下文作據若果有此意恐不應如是也

一本慎下有破字姚同

善政傳於歷代刑制秦於燕丹此兩人若汗流其勇不並類知曰有待焉後快遺德以待也者何如哉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稱秦王食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則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

戰國策

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遣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一本乃前曰為之奈何也

據一作於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

感心一本請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隨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

戰國策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握其腕。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

不敢格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無意哉丹
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
者豈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辭
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
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戰國策

一本據說羽
增一本羽聲

振實同

以逆軍吏一
本以拒大王

一。去。今。不。復。還。復。為。羽。擊。仇。慄。士。皆。擊。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
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與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
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
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官荆軻奉樊於期之

秦武陽人
喜多然

擊鼓或秦王
為荆軻所劫
工曰獨聽鼓
琴而死于三
尺人鼓曰三
尺風可起
而越三尺之
袖可割而絕
於是秦王如
言而得脫

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函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
變振恐羣臣怖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比變
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
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捧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
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起
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戰國策

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
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
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
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及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
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劍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
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

知巴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
 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
 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
 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
 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答高漸離
 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
 中而死。

戰國策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
 謂之俠。闕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委命委
 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堪刺也。索隱云。徐夫人
 男子也。祖行祭。詩毛傳。祀而舍鼓。飲酒於其側。
 曰饒。疏。被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
 上。既祭處者。饒之飲。畢。乘車。鞭之而去。變微為
 商。蓋悲音。羽聲。其音怒。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
 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
 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恍惚壯士
 不得志也。九賓。韋昭云。周禮。九儀也。禮大小行
 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操把持也。室。劍鞘。堅在
 室。牢也。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
 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易拔。故云。
 王負劍。提也。約契復地之契。
 皇明高曆已未仲秋烏程閻齊俊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十

宋

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

戰國策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
 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
 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
 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
 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
 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楠豫
 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
 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公輸般魯班之號也。他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
 班師。機關也。雲梯之屬。百舍。百里一舍。重繭。累

厭也。程福也。爾雅。射。射也。今作射。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稱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怒，曰：宋人助我攻

戰國策宋

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也。有城而已者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也。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

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剔成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詭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詭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

戰國策宋

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索隱云：偃，蓋康王。與，與同音。欺，小厲也。陬，隅也。無顏之冠，冠不覆額也。史，王偃盛血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注於酒，婦人，羣臣，諫。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鏃朝涉，脛斷也。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十一

衛

靈公

衛靈公近癡疽彌于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電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者者。夢見也。今子曰。夢見電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弁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電則不然。前之人場。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

戰國策

有場於君者也是以夢見電君。君曰善。於是因廢

癡疽彌于瑕而立司空狗。

場爰燥也。莊子場者避電釋文。炊也。蓋炊而向電者。

悼公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蔽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緡。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

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隣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十首為一緡。勝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也。在中者國中。之臣坐且御言不營為也。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壁。衛君大詭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

戰國策

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野馬。駿也。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嗣君

平今蓋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引秦司馬

避元作法
避元作法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樽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樽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樽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樽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拜。

戰國策 衛

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樽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賴猶利也。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於魏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即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

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客趨出之客，梧下也。即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之內，過猶多也。

衛嗣君時，晉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晉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晉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法，藉以為不然，有罪而逃，何以知其賢。此慕傅說之事而

戰國策 衛

謀說者也。晉灼曰：晉相也。靡隨也。顧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
見左氏衛地，請亦贖也。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認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罕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錯主斷於國，而罕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

令相公子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

子謂君以下。教之以說君也。上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公孫氏謂嗣君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駟無咎。駟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德之。靡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曉之時。失也。

車兩旁曰駟。轅中曰服。扶人扶婦下也。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侯過五父。裁注

五

戰國策第十二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害父道以米。事君之法。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蓋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蓋

戰國策 中山

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

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率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驪羊也。田嬰曰。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

戰國策 中山

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也。蓋猶甚也。言雖有甚於廢王之事。猶且聽之矣。附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難其王。即所謂蓋與為王者。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廢之。所以事齊也。負海齊也。憂在之。憂憂齊廢之。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故曰益負海。河東魏地也。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佯名於我。欲

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佯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道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

戰國策 中山

即佐王。必道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

王亦絕之。是中山必何得無廢。以此聽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戰國策 中山

藍諸君中山相也。索隱云。戰國策。藍諸君作藍諸。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素隱指為毅。則誤矣。倍謂背約。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也。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之。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戰國策 中山

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屬近也。詩耳。屬於垣。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取請為使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詭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

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
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
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
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
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
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
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
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
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

戰國策 中山

請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
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
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
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
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事何可豫道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商較之也。
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額。額眉上也。犀角首
骨偃月額骨。此兩章一事而曲
析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
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

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
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各不存
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
傾者却不仰也。與車與
之同車。皆所尊禮者。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
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
得士二人。
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也。下
以與之也。飧小食。死君將為君死也。其指物辭
猶在也。

戰國策 中山

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
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
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桓子曰。魏并中山
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
山。是中山復立也。

廢謂滅之。公子簡。魏君女。
魏必不廢其女之封耳。

諸策字句駁異。兵於行之顛云。元作某者。漢祕閣本也。曾曾鞏也。姚姚宏也。孫孫朴也。蘇蘇頌也。錢錢藻也。劉劉敞也。晁晁以道也。曾姚諸公皆宋詞臣。就集賢院本。各以所聞參校者也。前後注國策者多矣。執拗聚訟。往往半之贊語。唐見亦復不少。五分其注得解者居一。爾是編大約取高者十三。而強取鮑者十四。而弱從吳者十一。二諸家入編者不過十之一。高東漢高誘

張開卷中山

也。鮑宋鮑彪也。吳元吳師道也。其或旨有未疏義。或未安間。以蠹測而為紹續者。百不得一焉。况能探意於言外。表微於意中乎。世有玄覽者。其以是為筌蹄焉。可也。

皇明萬曆己未嘉平被之梓。已因議之。

烏程閔齊伋遇五父。

〔明〕王篆輯注

張陸二先生批評
戰國策抄四卷

明萬曆七年錢普刻本

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
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
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
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
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
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
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
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
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
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
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
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

戰國策序

二百四十九

戰國策序

二百四十九

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
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
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
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
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
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
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
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
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
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
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
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
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
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

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儼

戰國策序

三

昔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峭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主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字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撰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序

余觀劉子政精忠直諒褒最漢儒乃其
博物洽聞總百家之叙離及戰國策一
書或以其退孔孟而進從橫者流為是
策疵夫孔子尚矣孟氏邁七雄角力之
會屹然述唐虞三代之德妾婦儀衍詆
訶宋桎句踐淳于髡輩諸游士寧不謂
夔絕賢豪哉然其馮軾盛駟環歷齊梁

戰國策抄序

五

鄒滕之國緩頰以干其主暇則鼓掌奮
髻聚談以相靡方諸游士胡辨而是策
顧不一二記載也抑斯世迂闊王道黜
其說弗錄耶非然也儒者之視百家縣
隔奚啻運庭今讀孟氏書七篇炳然明
倫若星日中天是策僅存而舛衍殘闕
戾次者幾半余意當其時道術雖裂而
人心涇渭不遽澌清故其推尊孟氏與

六籍孔子同科罔敢以王道雅談亂之
權謀捭闔之說合載而傳也疇曰迂之
弗錄耶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才識甚偉
獨怪其傳孟氏以雕龍炙轂者附之及
其論六家指則直麾從橫者流不列蓋
謂其學猶不得與六家並矧孔孟哉近
世覽是策者往往律以孔孟之道互較
失得譬欲派涇流而混之渭也非篤論

戰國策抄序

六

矣然則策何以傳也周季二百餘年國
列政具人該物叢考往者所必攬述且
其書比物連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又
秉形修翰之赤幟也至其闕時之急而
善為揣摩能以微言隱義相感動大切
有足多者顧善用之何如耳孔門之教
多聞而擇善博學而約禮知所擇而約
之則神解意流即百家衆言皆格物致

知之助不則左詩書右語孟愔惇如面
墻也奚用於是策我余不敏異時以里
中後進受學今

相國張先生之門請為古文詞因手是
策授之亟奉而卒業其所取裁咸霍然
當於心也頃官陪京復得故太史陸文
裕公所選者其品藻略同而釋注加焉
乃萃錄為四卷屬直指陳林二君以請

戰國策抄序

遂梓而公之先生之學淵源孔孟此第
其神識之一者若能善用之而不詭於
道則在其人也夫則在其人也夫

萬曆五年十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提督操江蕪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西陵王篆書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

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王篆校刊

南京都察院司務廳司務阮宗孔刪註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陳堂同校

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林應訓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臣

為君不取也姓治氏為齊太公和買良劍公不

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

雖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今

君之使最為太子齊僖欲立之特未定耳齊獨知之契

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

子而讓之於最讓也以嫁之於齊言欺君為多巧詐

最為多詐心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非獨知也奉

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最信矣

○游騰為周說楚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

敬楚王懷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於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秦而憂大王楚乃說

蘇代為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向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韓公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謂楚王懷曰韓氏罷疲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昭應聞此必勸楚王蓋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

西周 戰國策抄卷一

二 四百五

使是公以故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五出而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工字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若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撐之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時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撥反矢鉤矢鋒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東周

惠公

顏率為周欺齊以過秦師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聞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
臣內自盡蓋其心也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
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
人使陳臣思臣思田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
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
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
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洽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
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
之彈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
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
曰寡人終何洽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故邑固竊為
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醴一作警說耳可懷挾提挈
以至於齊者非効鳥集鳥騰與馬逝漣然止於齊者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競之九
鼎而九十一萬人卒師徒械器被具士卒服所以備
者稱此士象齊械具備器之今大王縱有其人何
塗之從而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
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故邑遷鼎
以待命齊王乃止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蓋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勝譬之如
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
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
無可以求求之又費財焉君必施於卒之窮士未必
且為大人者言不窮或故能得欲矣

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此太史公始以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中之利。其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彘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六 四百五十一

竟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者游說。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蔽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

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羸滕。羸與累通。履躋。履也。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見說趙王。王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

秦 戰國策抄卷一

七 四百五十二

純。曰。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縱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當此之

以謙論
中入敘事

夫數句
乃一篇
經構而
戰國之
冒倖蘇
秦之人
品居彼
見夫

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米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轍連騎後車之盛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擊垣桑戶棗樞之士耳樞門也棗樞也木爲之如椽伏軾搏銜頓也橫歷天下屣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如迎三十里妻秦秦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爲陳軫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同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乃遺之美男

王者之
著者疑

惡使之
惡也

教之惡官之奇官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時亦未至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將秦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燕魏之也言楚使與陳軫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本其始仕秦時自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

秦秦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一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度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詭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儀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轅緹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也討周主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也。敵兵勞象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也願猶反

戰國策抄卷一

十一 四百四十四

司馬錯之策不特處於秦且商略事爭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戰國策抄卷一

十一 四百四十四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禁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實得國實也而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以鼎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工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

大國大王唯儀之所其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故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聞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故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故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故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比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間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特去秦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悅。猶之。是西生秦患。比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一 四百五十

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其至。其廣從。直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貧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軫前後皆明計也。而不聽原屈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張儀商於之欺。雖監子猶能知之。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陳軫為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言有寡人不佞。佞高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二 四百五十一

敗謂齊
之未至
之未至
之未至

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
楚王先其愛之，病人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
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
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
鬪，孟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
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
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
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
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
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一二言反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
也。敵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四 三百九十二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也。曰：君與知
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如
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下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和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土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其以攻而茂得以為其言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白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
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陶陽積之，久矣。二縣財
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文、魏、文、侯、令樂羊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五 四百二十四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五 四百二十四

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同三人。臣恐王為臣之
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
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
人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
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
宜陽。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主約而不忿。主天下勝而不驕，故
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今王廣德魏趙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七

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
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
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
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了丁死。申太子身布冠後禮
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以如而不能終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天下之國
徒兩周之疆後通而世主不取，窺陽侯之塞，取黃棘

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其後則三王不
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
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
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過此言末路之難，今
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據世主
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
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韓魏雖弱
敵之，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齊，宋在緹墨之外，以為
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
權言能輕重四國

此亦戰
國之高
得
秦
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
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十七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
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
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
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

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
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般塞谿谷，地形險易，盡
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
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知重其贊，厚其祿，以迎之。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天
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
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
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
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
之。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
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蘇
王故言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
魏而倍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以告
敝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以奉祭祀。今又案
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

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
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
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
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
破齊，敝晉。趙也，以趙破齊，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
後慮可以齊破趙，不救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
弩，潰灘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攻罷國勝之，非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其多出兵，則晉楚為制。
秦

不走走且
走活看
是言不見
走彼則與
走此必不
不聽趙也
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
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
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類。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
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
齊破秦。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
安邑。魏也，亦屬韓，猶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勝，胃。安
上黨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
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

制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蓋以長小國

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

恤言近而莫之據也無援國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

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

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

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惠王在昭成昭王之功除萬

秦戰國策抄卷一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

滋除害莫如晝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

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

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同有他事而從齊齊秦

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

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

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秦申君

朱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繁基是也今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人守

待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兵而攻魏柱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

人楚燕之兵雲翔散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秦戰國策抄卷一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備攻伐之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

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陰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

紫切利

大功也。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無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楚之故強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洩。成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免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道中在前。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脰，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祥為無所食無所食。無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

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魏楚皆起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銜，鈺叩陟，礪蕭相。故宋必盡。宋邑故齊人南而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地於楚，詘備反今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標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比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韓魏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海中斷，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

段干越人說新城君

段干越人魏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索也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繆牽長也言羊成短於用已所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此下四段陸德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

通共作一篇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楨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臣聞周有砥石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可重之四寶者王之所生人不能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其人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澗榮也喻厚重彼有禮之則此無

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

意者臣愚而不闔同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賤

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

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

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

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

閱猶然不敏自傷見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

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聞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

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

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

帝王即使文王踵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後及群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子無補於時。猶爲之。臣又何耻乎。今爲而有補。故以爲榮。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言日即也。秦耳。定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

聞惑。無與照奸。大者亡。下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出師而使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謂手曰。扶。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

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秦戰國策卷一 三十九

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晚親之又欲代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爲上，其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次之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雖後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秦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新州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此下史云：且欲發親後說用數年矣。因請范雎曰：雖先已摩劫秦王，王問說曰：臣居山東云云。宜可言矣。且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臣居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

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未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謂軍符。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之權，管借管推之。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允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允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具，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拜相封侯。

○范雎再論三貴此更端以之語，意與上節大同，自爲一章。

秦戰國策卷一 三十九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
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
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
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駝
而趨負之如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駝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駝為器則已謂比國稱駝為器國必裂矣臣聞
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
秦
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
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持也
其輔外布謂股肱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
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
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
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
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戰國策抄卷一 三十一 四百九十五

○堆翠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魏齊魏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
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
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期堆翠對曰王
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
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駢
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
秦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不致正語禁其肘躡其踵肘足
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
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
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

戰國策抄卷一 三十一 四百九十七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
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買曰欲買朴乎鄭買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趙公自以賢顯名於天下
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賊擒之也此李天下之
秦先事非平原也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買之智賅於名不
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忽起相
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
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
謀者固未可得乎也用全少故未其可得乎者與之

昆弟矣言與之和公與秦計功者唐睢云不問金之
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
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得
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六國如連雞
群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願噬其口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秦敘事典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至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

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誣諛用事良臣斥跡斥亦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發梁秦戰國策抄卷一三十四四百五學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馬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

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欲收亡齊罷楚散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穀函之上言秦不十年擯地言擯取秦人遠迹之耳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疾也莊子國無虛厲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韓魏其國僅存以其兵秦戰國策抄卷一 三十八父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其國今富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散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非馬此臣之所患也可患而今非若此也趙趙奢齊鮑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後并楚為三趙奢鮑佞將絕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指五國伐齊之卒裂地以敗齊皆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言從之不可合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韓非初見秦王元作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秦戰國策抄卷一 三十九 四百四十九所聞大王裁制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始皇諱其父因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收餘韓稱楚曰荆因齊從人結連之特以為固收餘韓弱多喪地今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頃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前齊質在後諫不進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

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出其父母懷
枉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
炭斷死於前者。自死也。比也。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
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
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勝天下矣。今秦
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以
此與天下爭。與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相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
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弊。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四十一 四百三十九

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
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
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
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一戰
東破之類

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
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
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項亡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
其民足會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矣。天下有比志。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大王
以詔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荆趙之志絕
中而爲與國

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
穰侯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疲。一作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矣。趙氏中央之國
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
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
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
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
川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
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

秦
戰國策抄卷一
四十一 四百三十九

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中呼沱以北。中言中不戰而已為燕矣。得齊地

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魏拔荆以東

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

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先世地會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

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去。且怒且天下固量秦力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

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國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自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

○戰國策抄卷一 四十二 四百五十七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

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

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

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李斯一人秦即

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李斯一人秦即身可不為輕險者之戒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滄。高也。人奪之

聞應侯任鄭安平。主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統緒
也五
同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嗚呼！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符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竭，母二，蓋公不還，顧反矜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卒為秦擒，將破敵軍，擗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讓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

秦國策卷一

四十四

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之如刑戮，誦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夫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種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

秦國策卷一

四十五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蔡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郢郢。再戰燒夷陵。南奔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秦國策卷一 四十六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夫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譽其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秦國策卷一 四十七

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糊造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也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全勝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呂不韋說立異人為太子。馮陽人呂不韋。實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孝文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

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水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猶世願往事為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廂城。故往說之曰子孫異人凡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夏姬無寵外託於不可知之國。禮之不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討事求歸。以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孫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廡。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秦危於繫卵。而不壽於朝生。不說有可以一切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孫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

戰國策抄卷一

四十八 四百二十八

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在外。嘗無師傳所教學。不習於誦。秦自昭王謂儒無人亦謂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官問曰。陛下嘗此坑焚之兆也。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王以秦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始皇帝

戰國策抄卷一

四十九 四百五十五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秦王欲見頓弱。秦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其說
其說
其說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鈿掛稱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主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頃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帝太后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頃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頃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魏燕趙頃子之說也。頃子之義高於范曄而其說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自連視之廣矣。

或為六國說秦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俊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

戰國策抄卷一

五十一 四百二十五進

國千乘。二國之兵。厭伏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言秦之宋也。二國之兵則秦規。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芻。取之衛也。芻當以二。有誤或。字屬上。句屬下。作四字。

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下抱。質同。而朝於邯鄲之君子。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夏取。其文稱夏王。國中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同執璧請為陳侯。臣。齊陳侯仲後。故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郢威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蓋趙將。將齊遇。

戰國策抄卷一

五十一 四百七十三進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擲。擲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西說趙。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而百姓。

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一作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龍之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自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子死世曰。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同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以上即陳軫之說。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聞棘津之讎。傳同。庸庸庸庸不見用。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蓋抑鄙之。南陽之敝幽。仲謂上人。魯之免囚。桓人為賈者。

秦 戰國策抄卷一 五十二 四百四十七

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謂厚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其為用則故。可以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不取不聽。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 戰國策抄卷一 五十三 四百八十八

戰國策抄卷一終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二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

章。微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上

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

之。頃聞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

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母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未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

哉。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

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後杆手哉。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類昞麗。昞日側也。朝服衣冠

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

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

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

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

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

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

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

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

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

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

中賞。能諷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

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

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論事由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齊皆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編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西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

戰國策抄卷二

三 四百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墨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却却同言多護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戰國策抄卷二

四 三百六十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又相持以煩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與貝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也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

詞太危
激此戰
因策上
之考

曰。主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
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昔者秦
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董也。宣王默然不說。左
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
石簾。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使。使在位。辯智並進。莫
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
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
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
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
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
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
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
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
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
据。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善其名者。
削。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也。

戰國策卷二

五 四百七

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善大好功之虛願不至。
不求不為。而欲得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虛願不至。
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
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堯舜方圓。續牙伯陽。禹
有五丞。益稷皋陶。禹有三輔。伊尹。伯也。二相外。有自古及今。
有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
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前約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
上見下通。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
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
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
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
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
曰。嗟乎。君子馬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
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
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
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犬
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
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安步以當車。
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命者王也。盡

戰國策卷二

六 四百七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馬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聞

戰國策抄卷二

七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拉也。之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驂耳。王之駟已備矣。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官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

玩詞近諫

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大夫者七十六人。不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詆諛無實。不治而議。所奏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勸以貴士。王斗讓其不好士。有不能然。若斗與觸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數百千人哉。

○田需對管燕

管燕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

戰國策抄卷二

八

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上三食不得。壓而君。君有餘食。下官糶羅。絳。絳而士不得。以為絳。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貴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陳軫為齊說昭陽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相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警可也。楚有祠者。

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其言恃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齊

戰國策抄卷二

九

三百七十五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此言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放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矣，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謂過門失

人弗諫。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

齊

戰國策抄卷二

十

四百七十七

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信，過言願願豕視。豕多反若是者，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子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相伐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羅弱而兩我歸其國於秦此臣之

齊

戰國策抄卷二

十一 四百一

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一作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古主必死辱於厚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梁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

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齊

張儀為秦連衡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庶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謀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貧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

齊

戰國策抄卷二

十二 三百五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此取魯之說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擊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悉起其兵涉河關指博關臨

攻什微

留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蓋之地三百於秦。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懷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東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戰國策抄卷二

十三 四十五十六

一事而秦韓父援作魏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者書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新齊本此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齊宋地而楚則與之為得成則

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書者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下東國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蘇子辭也，告以

楚蘇地，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子之故，亦獻割地。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多割楚地，以延長齊王。楚王聞之，恐

戰國策抄卷二

十四 四十五十五

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齊以太子故，臣能去太子，去齊之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之，必聽王。然則是王去，離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謔曰：請以國因薛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謂入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

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
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
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蘇子恐君之知之。
故多割楚以滅迹也。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
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
曰。可以使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
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立楚太子者。太子
為王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約為之又蘇子也。忠王
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
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

齊 戰國策抄卷一 十五 四百五十七

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
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
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
有。如之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
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
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君不如
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
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
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
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
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
土也。挺一作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
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
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
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西
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
嘗君乃止。

齊 戰國策抄卷一 十六 四百五十八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諫。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錯舍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
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鈔耨與農人。居權畝之中。則不若
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
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士見
棄逐。不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豈非
世之立教首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同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事謂憤於憂以憂思而性憊弱也愚沉於國家之事開啓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

齊國策抄卷二

十七

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來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質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願使也齊其聞之美梁使三及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

齊國策抄卷二

十八

君臣恐懼道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所王
自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
於誦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
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
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不
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
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
齊。國策卷二 意殺之乎。問殺之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
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
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
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
夫後起者藉也。不先事則而遠怨者時也。象不怨足

此以一
二字立
首之格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
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同也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鈇。而劍非不利。
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主車不休傳。言警也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
君既行告邈。同於魏魏王侯。身被甲底。同劍挑趙索
戰。邯鄲之中。驚亂。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乎。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
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
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
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
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

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
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
國罷而好眾怨。樂與眾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兵弱
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蓋詐行此六
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

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不為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
 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
 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
 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於
 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
 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
 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
 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
 以王人為意也。從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討莫若後起。而重伐
 齊。
戰國策抄卷一
 不義。不義難可伐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多則
 是以眾強敵羅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
 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壞。而至霸王不為而
 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謹靜
 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所欺不為人外不賣
 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揀變其初
 而不服矣。倉廩實財用足小國道也。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
 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
 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
 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

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
 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昔恃越而滅。蔡恃晉而
 亡。皆恃遠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
 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
 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
 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
 之相與。猶也不並滅。言與國之相持亦有能案兵而
 後起。寄怨而誅不直。言假手於人不為主微用兵
 而寄於義。謂隱其用兵之真情則亡天下可踟。不足
 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
 齊。
戰國策抄卷二
 相質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
 俱強而加以親。衆人共事宜多反覆彼此則地宜何
 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
 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藁無樓煩。數縣
 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可使趨我故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為
 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
 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上聞

敘事神而痛切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象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言財而痛切言財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

於道中人禱祀國中之人君鬻醪鬻猶隱也言醪通都小縣置社亦禱祀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賦則

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

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供藥完者內醮而華樂大醮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

羅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官如父

齊戰國策抄卷二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

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擔蔽避矢石舉衝櫓攻城

土功將不釋甲暮數或暮年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

倦於教士斷也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

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

憂一主趙襄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

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

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

之國二再戰比相勝此用兵之上節等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審本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窮比勝較而守不可拔守城期天下稱為

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則非國之利也臣聞

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

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

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鷓的非於人

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引得便中者則善人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

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雖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讎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則察相不事不從事彼

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

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潤遠

絕下有
字

絕下有
字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
 非師者言不用雖有百萬之軍止之堂上謀之於
 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禽之戶內千夫之城
 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
 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
 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
 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謀不成則其國無宿留憂
 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
 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
 齊戰國策抄卷二 二十五 四百三十一 敬
 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孝恐之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堞中女為戰具競為守備
 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
 功太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
 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
 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
 功大矣令行於天下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
 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
 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歸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
 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
 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
 東次於齊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
 齊戰國策抄卷二 二十六 四百六十八 敬
 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
 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
 折衝席上者也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
 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
 為國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夫為一節語
 夫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夫為一節語
 用兵以下至篇終為一節今世所謂善
 下先之意而不覺其復一
 窮只何以知其然也
 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在昔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漢獻帝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為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不計願公之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

齊 戰國策抄卷二 二十七 四百五十一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齊也。橫秦之勢。秦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亦不救。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聊城不救。齊無天下之規。猶謀也。秦救之者。齊與聊城共據。持其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

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也。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繒。封陶侯。商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齊 戰國策抄卷二 二十八 四百五十二

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耀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曹君計。則可。曹子以一

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鞞而去。鞞。鞞弓衣。例。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錢。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使將軍淳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

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放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

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及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公孫弘為孟嘗君使秦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戰國策抄卷二

三十一

公孫弘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為陶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濟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

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以已之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則朝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戰國策抄卷二

三十二

趙威后

楚

宣王

○江乙論昭奚恤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蔽。蔽發。蔽而幸者。蔽不及蔽而愛也。寵臣不避。退。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

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咒。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咒。咻音詳。趨。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發而殪。王抽旃旄而仰咒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虜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威王

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它，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

楚 戰國策抄卷二 三十五 四百四十一

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薄，猶薄也。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多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以子高為林，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也。先君以揄取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

楚 戰國策抄卷二 三十六 四百四十二

言不詳小也

與助也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夫五百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拊持也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厲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王大夫悉屬俱亡百姓離散蔡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岵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王之朝雀立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殫殫也旌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詐也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楚使新造蓋作蓋也蔡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蓋

一說在彼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蔡冒勃蘇

戰國策抄卷十

三七 晉平四 元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毅楚將結猶關於宮唐之上舍關奔郢

曰君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大官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毅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

執珪田六百畝蒙毅怒曰毅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

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毅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

楚

戰國策抄卷十

三八 晉平三 元

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

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於右臂以遂強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

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之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

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敵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地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楚戰國策抄卷二 三十九 四百十八 元

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楚秦伐無及為已楚之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楚之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雋前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亡強

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故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言貴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局

楚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一 四百三十六 元

天下之匈以常山為天下春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也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魯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按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諸

侯皆曰事秦獨楚云云。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散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之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屢夜光之璧於秦王。

陳軫料宜陽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仲時守宜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也。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主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慧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主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頃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不復

而歸齊王。隘之乎。以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古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及而得。求及國主墳墓復群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一本無王身至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

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經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求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

憲五尺至六十
齊使曰我典主守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

一本作齊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馬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此西臣皆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勇犯與

中射士對荆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之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人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善矣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羣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揄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此藥賦之派也

此藥賦之派也

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四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木蠶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畫游乎茂樹。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嚼陵衛。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備其器。一本作筭當是。

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五

與補義同矣。盧盧旂同。治其贈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剽確。剽利也。確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抃失也。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疾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義。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祭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靈侯教。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封之。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龜塞之內。填兵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柳子厚漁者對

考烈王

唐睢說春申君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得。得為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其義。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實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臯碁之所以為能者。臯勝以散碁佐之也。散碁謂夫一臯之。勝不如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臯。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六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諛為信。即屈。奮患有成。奮於患難。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宜官之。其大報報之。反相。覆墨墨之化。無形。唯大君能之。非智勇者所可及也。禍與福相貫。通生與亡為。

十字
作半

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生如所不
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不冠履新艾不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秦棄君人之德絕而天
下不知。今夫橫人噍口。噍聲也。利權人所言上干主
心。下卑取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舉謂是以國權輕於
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人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
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

楚

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七

山

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
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
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王曰。先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
鳴悲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
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以瘡痛。今臨武君嘗為秦孽
於秦。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也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
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
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
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
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
亦聞驥乎。大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
折尾湛。附漬。湛沉同。汗多故然。附。膚漉。汗灑地。白汗

楚

戰國策抄卷二

四十八

三百九十一

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棘言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蔽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
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
僕之不肖。既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
君獨無意。湔拔僕。湔洗其惡。拔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
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世之懷。村抱德之士
其時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

戰國策抄卷二終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三

趙

肅侯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躡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
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
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
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
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
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
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斷絕
人之交橫人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
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橫大王誠能聽臣
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
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湯沐之
邑賈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如地五
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

十二則

於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
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以與秦宜陽効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
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
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
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
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
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
食之附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
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至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望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索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權軒轅後官。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

趙戰國策抄卷三 三 四百三十二周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備畔秦。今天下之特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秦攻燕千道。趙涉河漳。韓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備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敢大王收率天下以備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備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渑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

趙戰國策抄卷三 四 三百九十六

也亦游辭

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千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曷敵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沒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書閒居。肥義趙相餘侍坐。曰。王慮世事之最。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猶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猶

戰國策抄卷三

五一 四百五

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言沒世無能察此。敵弱者。謂用胡翟。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趙戰國策抄卷三 六一 四百五

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作未可知也。雖知俗必見。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應前胡狄之弊所謂。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猶舉

行政在於信貴。先信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疑字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趙

戰國策抄卷三 七 四百一十 高

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自中國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絳綵。大鈞以其皮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

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俗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郵義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顧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福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

處無變擾。能定慮則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

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

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

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

言世俗之間。所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

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

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

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

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

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

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

賤之類也。賤謂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

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敵言。明也。忠不辟危。

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

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此等文
法凡教

戰國策抄卷三 九

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

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尚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尚禮之循。處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施。禮不一其道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

越無俊民也。鄒魯好長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

而乃有季札。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

也。此謂進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衛

趙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戰國策抄卷三 十

似國語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佚而不累訪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

趙 戰國策抄卷三 十一 四百八十五

不躁達於辯身符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謂隱自匿也臣之罪也傳命僕猶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煩官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師傳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欲其不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事君者願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君者明其高不倍其孤

勿見醜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黃金師比漢書黃金之飾也犀比師古以傳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散步卒他國有固籍籍籍言不變籍籍言不變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

趙 戰國策抄卷三 十二 四百八十六

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兵胡而用趙故兵不當於用向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向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

至王

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柳枚終王之文似之。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

趙

戰國策抄卷三

十三

四百七十四

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竊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今則弱者沮不敢合楚。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後攻。已五年矣。壤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及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

言欲與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秦之言。趙合之必不善。趙而不善。秦而合秦。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及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馬兔。秦疾於馬兔之策也。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秦禍案。安。一作趙矣。秦視趙在其度。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秦地國之舉此。趙國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

趙

戰國策抄卷三

十四

四百七十五

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促。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無功。

文甚元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

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物約

同伐趙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兌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

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

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先而乃令秦攻王。以便

取陰。陰即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

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

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

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

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曰。有

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

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齊

戰國策抄卷三

十五

四百六十三

之所不善。失在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下此士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誦。自陳其說。辭塞也。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願也。臣願王之亟聞魏

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務魏願

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趙臣必

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猶五國

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趙居臣故欲

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齊之以威。而王使

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以趙劫韓

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

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相

與侵迫。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能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

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

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

戰國策抄卷三

十六

四百六十五

可獨講獨講則云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若不得已
 而必講據此特趙可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示五國願得趙時趙是下雄飛雖所從與韓氏大吏
 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正義曰珉蓋韓人之善齊
 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居合諸
 必不召珉也名字當作召禁字行使臣守約若與
 國謂五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敗
 約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解
 重者矣解一俯一仰曰後合復合與解重者皆非趙
 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
 趙戰國策抄卷二 十七 五百二十三
 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蚤計也天
 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
 海內之國負字疑衍合負親之交已而負之今復合之
 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
 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
 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交兩王云燕楚一王賁
 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
 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
 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臨魏而求安邑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
 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
 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
 用交鋒秦因收楚而攻魏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
 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
 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
 國燥燥燦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
 趙戰國策抄卷二 十八 四百五十九
 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
 兵東分於齊破屈分皆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
 言之敵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
 然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散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
 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而
 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
 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
 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何暇言陰
 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秦陽君曰善乃絕
 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為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得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今無以致之故。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會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猶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空。言擬議秦。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擬議秦。出於此。言擬議秦。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謂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齊之北地。盡言距沙丘而至鉅鹿。趙地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趙地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趙邦

戰國策抄卷三

十九

四百四十六元

或作

屬而壞挈者。言為秦所取。擊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督。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關。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壞地著之。盤孟。言得地。盟。屬之。離柞。相屬伐趙於。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止秦。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兵自居也。反溫軹高平於魏。及三公。公字誤。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齊。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今乃以邸抵同。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言必其不敢。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故收。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一

四百五十三元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狂喜也。狂。獲屬而狡。點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一。下。脫。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名。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一 四百 城

戰國守圖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盆。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謂三城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然。奢不使安平君。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拒燕。將曠日持名數歲。令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二 四百 城

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散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其言玩。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特十萬二十萬之衆。

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也。薄，猶迫也。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春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鐸、蒙、須之便。鈎，劍頭銀竿柄也；鐸，耳也；蒙，頭疑為劍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鐸、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三 四百五十九

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圍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雖衆猶不，丞得志。今者齊韓相方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會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亦不可戰。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孝成母弟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卻也。亦恐后不能前，蓋自恕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四 四百五十九

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也。服故云。官王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且亦哀之矣。已行，非

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也亦一例

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父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于平

百字今并

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惠令韓與兵，効地故不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曰：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擊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猶其不，臣請悉發守所守之，以應秦。若不能卒，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為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

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于木

百字今并

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蔽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秦人語耳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今公孫起王爵以兵遇趙於長平。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子、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七

四百四

不一作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乎？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我，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言秦力豈止是已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啓關通幣齊負之故秦攻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八

四百三十八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趙

戰國策抄卷三 二十九 四百五十二 城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誅，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

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素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

與秦易道言勝

在趙而不在秦也

去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懼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頃刻之寧，卿獨為之延慮，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之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 ○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

戰國策抄卷三 三十一 四百五十三 城

使尊秦王昭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
 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
 趙戰國策抄卷三
 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
 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
 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又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介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
 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則肆然而為帝。過其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秦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
 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
 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
 昔齊威王嘗為仁義。夫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
 手。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寢
 之當無。廬足怪者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
 嗟。而母婢也。王后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趙戰國策抄卷三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然。其無足怪。言天
 其求而如此責。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
 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
 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褒姒。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
 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

無已無厭也

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鑊，鑊也。鑊者，其不敢有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筦鑊，鑊者，同關下衽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極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聘送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自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籠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

戰國策抄卷三

三十三

四百九十五

文勢如流泉

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游於秦，且東魏而辭

戰國策抄卷三

三十四

三百九十九

然則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平僕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

清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

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

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及至坐

迎客面之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主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肯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主無怒請為王說

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馬以而駢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絕貌乃葦建信以與強

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轡車旁也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晉趙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骨乘獨

斷之車不與御獨斷之勢以居却鞞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

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不勝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

而膏亡走矣。知人之不可知其甚矣。夫彼厚任以事膏以爲不世之遇。碑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

魏兪說建信君

魏兪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以機繫之蹄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愛願公之熟圖國故去之之也。

或爲齊獻書趙王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一篤只

趙

三十七

四萬五千

助變換神變如實

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猶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

偏者也。諸國爲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

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

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

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

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

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

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

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罪我而笞是狎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倍也。其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

夫望人而笞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

必稱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

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

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

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此段文與魏年同不若而益工但末三四言自甚奇傑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

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屐

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向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

魂魂。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如。王及夫人優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

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食於諸諸諸諸

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按王斗魏牟及此客之說大同然即孟氏所謂必使

王人彫鑿。王之旨意者。戰國策士大都有所授之。與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不章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

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

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

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

內惡以下秦之詞

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

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願因馬以計事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諱。內惡趙之

守。秦雖得地趙猶有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是有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

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

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

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尚書

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治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秦。與秦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

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

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

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

趙亡不
係司空
馬之去
故於李
牧之死
事猶重
末歸重
司空馬
若其結
法也

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
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
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擇七首。誣其以匕首自
當死。武安君曰。緣名病鉤。短身大臂。短不能及地。
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
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
示韓倉。狀如振摺。摺門槓也。收右臂短故為纏之。以
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摺也。引劍將自
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官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

趙國策抄卷三 四十一 四百三十五訓
趙別門也。謂遠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微
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
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
又以謂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
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魏

智伯索地於魏。智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智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

智伯索地於魏。智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智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

補一本

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
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
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
智氏。舍此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
之萬家之邑。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弗與。
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魏文侯論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坐先
於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
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
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鰲牛之黃也。似虎。鰲黑
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武夫。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賞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冉

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魏戰國策抄卷三 四十三 四百六十八 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亦色能亡國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公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而曰。昔者帝女。蓋堯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相公夜半不睡。言不。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魯周公之

澤存焉。故齊仲孫。秋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及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商訖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

夜一本
作下

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春衍燕酸棗地方千里。
 名雖小。然而盧田廩舍。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
 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也。王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魏患不被其禍。請橫
 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
 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
 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帝宮。備其巡幸。於秦祠春秋。助
 祭。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
 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
 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
 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今乃劫於群臣之諫。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劫
 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
 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
 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
 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魏。專

戰國策抄卷三

四十五

四十八

刊

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使臣獻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人於王處。多為儀計。惠子謂
 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言雖小事。人可
 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
 群臣。皆以為為可。言此大事。而不知是其可也。如其
 明邪。言皆明。人同。齊是之。無也。如是其同邪。是
 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塞也。明塞不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
皆案文。其紆徐。明而劫王必從。是於事理失其半矣。

戰國策抄卷三

四十六

刊

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
 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
 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
 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親。無若群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群臣。皆以為不然而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母。敢入。猶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石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衍陰晉人。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蘇代魏戰國策抄卷三 四十七 四百二十手訓

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心。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微弱如漏。需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垂亡。不得如是也。王不如今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吾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盾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廩。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也。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

魏戰國策抄卷三 四十八 四百四十四手訓

內作乃
從人為
是固矣
不識橫言
人果何
心也

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止不敢堅戰
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

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

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大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

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

腕把手也手瞋目張目也切齒言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

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

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魏魏國策抄卷三 四十九 四百六十八元

効河外魏通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者唯魏也故儀先入之魏一掃而諸侯動矣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夫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工

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疑於黨之今臣願為大

三事一
反一正
作四大
段四
通趙
甚矣即信安君
也明矣
無益也
王之所不安也
所難行也
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
魏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

臣又恐趙之益勤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

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

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此魏信之

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

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

魏魏國策抄卷三 五十一 四百六十三元

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

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

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勤也趙之謀

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今其所信受者

則必戰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

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

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

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

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

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

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言為各國震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為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於梁。謂攻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

魏魏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

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

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

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

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

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

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齊爭得者

楚魏也。請為王母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

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

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

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

魏魏已醜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

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

已。言不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秦，其次堅約

而詳通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

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魏毋明，孰是。言

且明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為魏傷

顯明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

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

與國與國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言

與國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不得已之故。

與國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不得已之故。

與國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不得已之故。

與國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不得已之故。

與國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自重也。言與國以損秦為不可則如是人者當王以

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

即上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

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必為秦所

不與秦俱。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令天

下鬻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已。惟止

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

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離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合

離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言欲為魏合燕齊以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魏戰國策抄卷三 五十三 四百九十五 序

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

君韓珉周寂周韓餘為徒。與為從而下之。猶新鄭下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扮之。扮當作

已身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

者臣也。諸國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奉陽

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皆陰在邯鄲。臣

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揄揚天下之語。一作而以齊為上交。蓋兵齊請伐

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以

果矣也。

齊不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

下也。

安釐王

○須賈為魏說穰侯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

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

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魏

魏戰國策抄卷三 五十四 四百八十三 序

大臣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

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畢子。地。割八縣。地未畢

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

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

王循循。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

而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

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質。秦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

數也。夫戰勝畢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

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未至

魏戰國策抄卷三 五十五 四百三十

而與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而君後擇焉。擇所與秦講。事敗。於後散。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後之。

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得二縣。以兩機盡。得縣於封。拓陰之封地。出地。

故宋衛効。魏自比二小國也。尤憚秦兵。而小

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故愈已合秦。魏合。

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友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友而名我者。尚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秦。生以三乘先之。先楚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

魏戰國策抄卷三 五十五 四百三十八

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

滅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

道死行乎。長信侯曰。主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周誦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甚明。蓋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誦哉。蓋期之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理庸上固可示以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魏 戰國策抄卷三 五十七 四十四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宗割地而講。孫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而王不知也。且夫欲重者。得秦封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重。夫欲重者。制地。而欲地者。制重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新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

之用梟邪。猶上善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不食也。食行。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

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

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時先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秦又不敵。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
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
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
敵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東
皆在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
茅邢丘安城堯當作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
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
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人曰秦之敗
深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
魏蓋秦竟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於秦
秦之欲許之矣矣。秦欲而取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

魏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聽使者之惡

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統魏陽之北。以東臨許。則
南國必危矣。魏陽之北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惜
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
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
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言都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
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秦十攻魏五入國
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
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所亡乎
秦者。山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

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
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
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秦撓之
以講。撓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
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
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六而臣
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
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

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審使道已
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委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
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韓
不失上黨則三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賈是魏重
質猶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共之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
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今不
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信陵之
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

國亦不至焉
秦所不至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吉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越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闕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

戰國策抄卷三

李二 十一 七 七

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近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宿秦而又後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李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於焦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

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太。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成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志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戰國策抄卷三

六十二 三 七 七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

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詳令

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秦父教子背亦非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

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

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

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受詔襄王

也。法後附庸於魏所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憲成憲憲

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

大信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

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

乃之使者之全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

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

於君。敢再拜釋罪。

景閔王

○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

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睢對曰。不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

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

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

冠徒洗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雷政之刺韓

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微言

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長掩而謝之曰。先生坐。倚至於此。寡人諭矣。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三終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四

韓

烈侯

○○聶政為嚴遂刺韓相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正義直

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

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

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猶迫

韓戰國策抄卷四

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字

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

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碎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

者特以為夫人羸羸之費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有

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

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

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父之聶政

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

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在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報

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

也夫賢者以感忿匪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

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

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

韓戰國策抄卷四

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

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

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

人多不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

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

辭獨行伏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

馬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

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此不其去面抉眼屠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父之莫知

誰政姊嬖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育高成刑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死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茹酢之誅以揚其名也

昭王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豁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其勁足以距來敵百發不暇止遠者連貫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宜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鑿鐵幕革扶咳尚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祠春秋文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兕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狼之士踴躍謂徒科頭不著冠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願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

之舉探前蹶也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彼中冒月以會戰。秦人指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韓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客卿為韓說秦

戰國策抄卷四

四百四

客卿為韓說秦。秦王曰。韓我之讖。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言知已而不知人。彼公仲者秦勢為不知秦王發端。能誦之以秦之強。首之者。我為疾矣。謂秦之強韓我必病。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不反於國。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魏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此言魏進四國之兵以攻秦也。首垣魏地。至首垣薄深郭而不與魏反。蓋欲與魏和。過南陽而西攻秦也。所以不者。攻秦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大小相絕而四國皆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皆皆蔽上輕國也。今王位正。能正貴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受習而侍從者謂儀不事大臣也。郝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謂茂言無辭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肯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病二國重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秦。而郝不受其因。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鄰里疾請無攻韓。陳陣而辟去。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且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當魏者楚趙當時與魏不合。故令楚趙而反敬魏且將搆難。

戰國策抄卷四

六百一 五百四十四

於我其欲攻宜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謂上臣
陽王猶檢察之謂不故願公仲之以國待命於王而無自左右也謂不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獲矣今公自以為辦也於薛公而輕
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或說韓公仲為秦魏之和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
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
之相似正如學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

韓

戰國策抄卷四

七

五百三十一

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
公適兩束之謂秦魏自成非則韓必謀矣謂必謀與

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則韓輕主卑矣
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

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之和成固
為福不成亦為禍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

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
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

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
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

此務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為上則相備焉

下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勢必秦怒
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
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秦魏秦魏和則兩國德
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福不成亦為福者
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

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
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

韓

戰國策抄卷四

八

四百三十一

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夫韓與天
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猶計是其於主也至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
秦義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

豐韓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伐以西
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

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
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而秦

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
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於周也

韓王

蘇代為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言以此秦王知而代說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言不定此其說何也？難知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下文皆不欲秦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秦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而圖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申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

韓國策抄卷四

十一 四百三十九元

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摩，度也。視之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而今之秦強於始，而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事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為尊，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謂今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

韓國策抄卷四

十一 四百三十九元

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謂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為實者攻其形。謂地也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小贊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

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甲，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之堅刺相兼君，許異，韓威列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馬，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昔齊相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相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相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相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馬者，無它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相公獨取霸者，亦無它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疊，秦謂而以國先者此相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

戰國策抄卷四 十一 四百三十一

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燕

文公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

戰國策抄卷四 十一 四百五十六

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王噲

○蘇代為燕謀齊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願鄙人不敏，竊釋耒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王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王者，何

燕戰國策抄卷四

十一 四百五十九 城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王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牌之薄者甲用革為之妻自組甲紃。編組穿甲之繩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不附燕之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秦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

面西一作

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且復攻取。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民勞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

燕戰國策抄卷四

十四 四百四十分 城

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夫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不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亂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於內此乃亡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連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助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燕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

戰國策抄卷四 十五 三百八十六 序

山東相合數句 疑有脫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以上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唯不之卒者。其也。猶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戰救故趙亡之今秦之伐燕。燕必亡。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弇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

戰國策抄卷四 十六 三百九十六 序

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燕昭賢智主也，非此說能震動然而聽之也。早其蓋捐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眾故為卑辭以紆其國是儀之機。昭王之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垂而棄者。史言蘇氏後重燕，使使約從如素所蓄積也。

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

役處。後僕誡指折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趙而後息。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之，使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時視指使，則廝後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踰籬跳壁，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者有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專欲得賢。

燕

戰國策抄卷四 四十八

士而事之此無競唯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止則此地殘宋破肥亦大齊離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離而世負荷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并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燕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紫敗素也而費十倍取敗素以為紫而價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皆秦而使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天上計破秦其次長質

燕 戰國策抄卷四 十九 四百四十三元

為燕謀而秦於股齊主掌蘇氏盟

兄弟蓋天舌也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質之秦挾賓客以待破賓即擯二客字誤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謂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二十一 四百四十二元

嘗有德蘇氏合從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鱣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愛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鱣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䟽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簞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秦者使燕母去失周至之上上地燕嘗攻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而燕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二十七 四百二十七

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矜戰砥劔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羅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遂吾主母者寧伴躑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答之故妾所以答者忠信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二十七 四百二十七

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上，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蘇代為燕紛齊趙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今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齊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

與一作
通取陸
取與與
下之無
燕

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

言惡矣。雖然，主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惡出為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為，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也。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

陽君告朱謹與趙足。二皆曰：此下代稱齊王使公王曰：命先曰，必不反韓，今召之矣。下類此。必不

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順也甚

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以代為賢，不信趙與。已矣，吾無齊矣。齊與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下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不倍趙，不倍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効。二國相順，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馬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

燕

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逃去，臣以韓魏循自營，而為之取秦。言為齊以交秦是，勤所以深結也。趙以勤之，趙以怒齊也，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此下言不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弗予相，又不子

卿也。子言蘇子，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

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

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栢

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
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
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圭逃於秦望諸相
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
薛公釋載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好士太史公曰故
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
攻齊敗之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故獻御書而行蘇侍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

燕國策抄卷四

二十五 四百九十九 城

為人所不信臣賊將輕臣臣用將多望猶言於臣齊有不善
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
攻齊將與齊兼賀猶言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
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
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
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
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於齊及五年齊戮出兵
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二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
趙謀齊燕與齊謀實欲離齊於趙齊之信燕也至
於虛北地言不設備行其兵伐它國今王信田伐與

去疾之言三人讓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齊
如犬馬制於人代者今王又使慶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釋釋臣專任所
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燕昭即位志復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猶燕王曰楚得枳而國
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

燕國策抄卷四

二十六 四百九十七 城

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辭也言此以見克齊秦取天下
非行善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顯然而告楚曰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寡人積甲死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
如射隼矣喻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
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
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
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戲韓氏太原卷斷

封當如
封陵
封封

下軌道。道南陽。封冀。封封陵冀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垣。丘陞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楚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子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連兵相續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並趙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同即上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阬。適齊者

戰國策抄卷四

二十七 四百三十五十序

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燕說趙王

戰國策抄卷四

二十八 三百六十六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又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百叙教
功簡而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燕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九 四百四十四下 刑

平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其徑於結趙矣且又准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命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九 四百四十四下 刑

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故鼎反乎曆室官齊器設於寧臺前在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藪在所植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十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

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業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
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施及萌隸皆
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跡至於郢
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
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
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
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
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
燕燕之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
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敢奉教於君子
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
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及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教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內達之國也
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
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

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
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
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指國
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而君不
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
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
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
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以棄
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
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
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
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
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
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
人任猶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
所擇其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
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
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

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燕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先必有失。而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臣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蓄不善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謁之。樂聞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忘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甘。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

燕。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替且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且至而猶為之。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騏驎盛壯之時。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關所善荆軻衛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答曰。諾。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流血。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自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五 四百三十一

王者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滫。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示之以刑。秦王貪其幣。必得所願。夫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六 四百三十一

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曰：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揜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怒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七

四百十五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與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揜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燕

戰國策抄卷四

三十八

四百十四

長襟也

敘事如畫

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其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

燕

戰國策卷四

二十九

罪所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蓋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

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重
如爾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
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
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猶
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
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
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剔成

○滅孫子料荆不救宋

齊文宋使滅孫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之
其勸滅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
滅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

王之所愛也。而荆王謔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

宋王之時有雀生驪。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白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病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衛

靈公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燭則

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嗣君

至言失時之喻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答服。皆言車至門。扶下。妨婦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從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

中山君以壺殮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二死士。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卷四終

戰國策抄卷四

四三

三代以前文字渾厚爾雅如廟廊鐘鼎尚夫自後獨稱先
 秦戰國何者則以去古未遠彼其游談畫策皆雄俊環奇
 之士故為文多遒勁警拔風骨迥異雖片言尺牘靡不切
 事情中利害今之抵掌而談當世即得其一二緒餘亦足
 多者余於此生平雅好偶購善本批評精確足為斷案乃
 命工翻梓與恒陽之高博士第子員者共焉嗟乎狂瀾東
 注砥柱誰功文字之靡然不振舊矣原其初創也無迺挽
 六朝之頽波與萬曆己卯仲春吉旦真定守錫山錢普識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
 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
 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
 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
 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
 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
 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
 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
 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
 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
 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
 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
 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
 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

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
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
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
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寔
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
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
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于言語此
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
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
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
人之力也哉

後序終

〔清〕謝山居士撰

粵氛紀事十三卷

清同治八年刻本

南齊紀事

粵氛紀事目錄

卷一 粵西起事 咸豐二九年

卷二 兩楚被兵 咸豐二年

卷三 潯皖失援 咸豐三年

卷四 長江挺險 咸豐三年

卷五 北路奏肩 咸豐三四年

卷六 西江反噬 咸豐三年

卷七 全楚掃氛 咸豐五六年

卷八 江北阻淮 咸豐三年至十年

卷九 皖南踰嶺 咸豐四年至十年

粵氛紀事 卷之一 目錄

卷十 江右連兵 咸豐四年至九年

卷十一 七閩用兵 咸豐七八年

卷十二 兩浙致寇 咸豐五年至十年

卷十三 東門無限 咸豐三年至十年

粵氛紀事卷之一

粵西起事



嗚呼粵西之禍可勝言哉當其伏莽之初實胚胎于庚子辛丑夷事之後又乘丙午丁未陽九之厄運而起一時士大夫當外寇方平輒翫視草竊以為此癘疥疾不足憂于是厝薪所積狙于處堂之安濫觴不塞遂有決防之患論者徒見其棄疾于粵西而不知其階亂之在粵東也方琦相之羈縻義律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追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創之遂與團練之局未幾聞撫事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亟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

語詳中西紀事中于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間矣伊相任廣州將軍以憂死粵撫黃恩形論劾罷歸而耆相為督臣亦惴惴不自保乃謀于首揆得

旨內召適徐制使廣縉葉撫軍名琛先後蒞粵粵民乃擁戴以翻撫議之局遂以已酉創夷人于省河捷告

成席始悟前此諸臣欺

君誤國特加二臣封爵以愧厲之蓋

聖明用意之深厚也然粵東之民所以玉成制撫而躋之富貴者蓋已陰受其制而焦頭爛額之僑悉爲上客矣兩粵爲泉販海盜會匪之所聚自琦相入粵主撫盡撤沿海防衛漁船蠶戶無所資以自贖遂有艇匪名目而粵省自近年來盜畫入人家劫財物殺事主州縣莫敢誰何輒改竊買抵以圖規脫處分于是義勇聚則仰食于練餉散則結黨竄踞山谷間肆其劫掠浸尋至于拒捕戕官紳民家受其害赴懇入郡大府亦養癰無及始以上

問維時

上授鉞于林文忠而文忠薨于塗擇將得張提軍而提軍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二

薨于軍于是賊見大星兩隕自謂徵天之幸因而東西交界之區肆其豕突登奉

上諭不可使兩省匪徒合而爲一遇有防勦斷不能分而爲二

庶算指蹤動合機宜惜會勦之師自齋左二將由廣甯竄追數百里卒之里松一蹶全軍覆亡其後遂以爲戒于是賊避堅而攻瑕我備左而寡右浸浸乎以西爲壑矣悍賊聚于桂平自陳亞潰授首後金田七逆遂謀抗拒大兵攻擾州縣時則李文恭公以病軀受侯官之代固已食少事煩日不暇給而周文忠年踰伏波坐鎮專圻毅然以殺賊

共誓然二帥亦卒不相能故

上欲以中樞監其軍而戒其不得各持意見致失事機迨湘陰盡瘁死而東阿亦以無功

召回于是有左袒文忠者謂其請調北兵爲文恭所尼不得自行其志此不然也夫北之不利于南猶南之不利于北亦壁肥水之往事不必言矣近者辛丑浙東之役

上因浙撫之請昇揚威將軍陝甘勁兵二千其後一敗于慈谿再敗于乍浦二千人幾殲焉以粵逆之悍也而北竄之師兩次窮兵隻輪不返固知螳螂之奮不足以當大車抑亦刀斤之用弗能良于遷地予反覆推之賊以土著之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三

莠民習知地形險易故其地不避能爲倍道之趨鉅險不擇又得因糧之飽是則才弱賊強抑亦千古所同病而事機之失則馮雲山韋正被武宣紳民捕告獲其妖書符錄械繫獄中而府縣見其互控之詞以爲怨家誣陷卒令取保逸出此道光二十七八年間事至洪秀泉踞于佛山寨中楊秀清自鬱林江來往勾結亦在其時故予以爲乘丙丁陽亢之厄運異日續柴望之丙丁龜鑑者其必有取乎夫當其捕治之初議者以爲彼懷貳而毀未成我欲戰而兵未集萬一有劫獄戕官之變則補牢旣已無及歧路更復可虞豈知縱敵患生反速禍小不權其輕重之數一

且禍幾猝發而欲制猛虎于決躡之後門螻蛇于斷手之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予綜核其起事之始末賊萌孽于東而燎原于西實以章正馮雲山等爲之嚮導而楊秀清馮藉以爲死黨洪秀泉遙制以爲外援是則養癰諱疾始末可專諉之鄭夢白閔正鳳一輩而徐仲笙得馬非福養虎遺患督師數年但張大其擒滅艇墟各匪之功而子負匪揭篋之大盜破其緘滕肩鏹而出者掩耳咋舌莫敢誰何秉國成者咎將誰諉哉

道光三十年冬粵匪起事于桂平縣之金田地方初有股匪陳亞潰糾黨擾及潯州官兵捕之急乃逃入桂平縣之粵氛紀事

卷之一

四

羅綠山岡時署桂平知縣李孟羣督團長黎建勳等擒獲于武宣交界之叢尾地方解省斬之維時據廣西撫臣鄭祖琛奏稱潯州府屬之桂平平南及鬱林州屬皆有匪徒糾聚拜會人數衆多時方簡授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督師入粵又起前任雲南提督張必祿統帶黔兵調湖南提督向榮統帶楚兵赴粵西會勦蓋其時粵西全省自桂林外無不被擾而與東省交界之區羣盜如毛此出彼入文忠力疾就道行至潮州而卒張提軍取道貴州督同署鎮遠鎮軍周鳳岐統帶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百名行抵柳州而潯事日棘西撫飛咨請馳赴潯州督勦

十月金田之匪欲勾合鬱林大洋另股渡河北竄官兵扼之于石嘴擊其南岸之賊敗之金田匪自北岸赴援而南岸賊已被官兵轟斃入河者數十人其餘潰逃者悉自上游偷渡歸併金田二十五日提軍自柳州感喘嗽疾聞信趣令辦嚴將弁請留不可途中病劇遂以十一月初七日卒于潯城是時平南鬱林之匪與金田合老幼婦女悉被裹脅從行賊勢日熾又于桂平南界之大黃江排列船隻以圖一逞提軍既卒周鎮軍統其軍駐師潯城二十七日日黔兵敗績于金田時逆匪聞官兵進勦先竄入平南之思旺墟副將李殿元等督兵跟追賊伴敗巡檢張鏞首衝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五

入隊忽賊分股撲回張鏞力竭被執罵賊死之該逆仍回金田是時省中之兵移駐大灣遇其戛隘而貴州周鎮軍派令副將伊克坦布等進攻賊巢該逆分股迎拒副將奮勇當先斃賊多名被賊重重圍裹往來冲殺力竭死之其以救護被賊及奮勦手刃數賊而死者凡九人鎮軍馳往應援救出被圍之弁兵與賊力戰一晝夜敗之賊始退至思宜渡口是役也匪獨黔兵爲之挫衄即本省兵勇之助勦者亦相與謀堅壁之守不敢易言死地矣初前兩江總督李星沅自金陵告養歸踰年請奔成廣喪入都

召見兩次旋里後具摺謝

恩

上方有擲用之意至是因文忠卒即其家起用為欽差大臣受代督師是時前任湖廣總督周天爵亦奉宣召入都授漕運總督值粵西事起

傷即馳驅前往署理廣西巡撫皆先後抵桂林時南甯太平兩郡股匪四出滋蔓文恭駐師于柳州以捍蔽南路進勦金田議厚集兵力以攻之而雲南奉調之兵行至果化遇賊接仗陣亡千把十員遷延不至惟向提軍自楚出師連勦武緣賓州慶遠之賊又擊敗橫州謝長腰四股匪一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六

月之間四戰皆捷乃飛檄趣之赴潯詎該逆聞各路之師

將集先期竄至大黃江遂以江墟為負隅之固矣

咸豐元年春正月金田之匪自焚其巢穴出踞大黃江墟

江繞紫金朋化諸絕巘賊面水背山恃以為固時向提軍

已統楚兵至潯漢之臨元鎮總兵李能臣亦以兵來會合

貴州粵東及本省兵勇將近萬人并力進攻由平南繞出

賊後分中左右三路直搗江墟十八日該匪亦分股迎敵

復暗伏地雷誘官兵深入我軍初放連環鎗炮自辰至午

轟擊賊匪二百餘名該匪收退回巢官兵冒險窮追幸中

賊計三省兩粵之將弁陣亡者十餘人是役也督師以捷

聞而折將之咎不能掩蓋先勝後敗賊之狡焉以思違者

未艾也 二月向提軍榮督率各路兵勇大敗金田賊于

大黃江口之牛排嶺初賊被官兵擊退棄江墟竄入于牛

排嶺時險為巢深溝高壘以待我師之深入而殲之也初

三日提軍派黔滇兵扼于佛子口自率楚兵八百各馳赴

牛排嶺附近之夾洲一帶該匪偽遁時有新募之象州獠

壯見守寨之賊無多不知其為羸師之張也乃傾營而出

方槍斃寨匪十餘人而賊于金匏村擁出二三千人直撲

孫營官兵趨前策應賊又分股來撲大營雲南武舉李祥

死之廣西游擊福謙首先抵禦被賊以長矛洞其右脛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七

適梧州協兵丁槍護立將該匪砍之剖取首級以徇于軍

各兵勇遂乘勝擊賊退焉提軍聞之知賊之必報也乃飭

諸軍嚴為之備賊果于初五日寅刻分三股出隊提軍督

各路兵分頭策應而令其子蔭生向繼雄另帶提兵一千

二百名由北路堵截賊之大股悉藏在正南竹林內吶喊

助勢而在外之游匪悉以牽制官軍于是提軍督飭各路

兵勇專向竹林轟擊賊亦放大炮回拒自寅至午鏖戰半

日蓋官兵未嘗辱食也賊敗全股由竹林遁去前後共殲

斃賊匪一千數百名刀矛軍械委地又得其槍炮籐牌馬

匹無算是役也賊自踞金田以來甫經大創又散其脅從

之黨二千餘人然猶負嶠于牛排嶺以圖報復初六日賊
傾巢而出提軍先派候補知府劉繼祖等在大黃江一帶
分路夾勦焚其江墟之賊巢初八日提軍瞭見北岸之匪
房屋被燒奪其所恃紛紛擁上江岸我軍亦迭施槍炮沿
岸追奔提軍當督同滇黔鎮將四面圍勦賊遂于是夜分
竄新墟及紫荆山等處于是奪牛排嶺復縱火焚其巢傳
令詰制攻新墟而賊已全股逸入于交界之武宜則桂平
爲之肅清 十七日周署撫向提軍督兵攻賊于武宜之
東鄉不克賊之竄武宜也將自象州修仁平樂北窺桂林
時提軍統各路兵尾追署西撫周文忠自省親赴武宜督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八

而專闢專圻亦各存意見不能相合文忠見三省之兵持
久而因欲請調北方勁旅萬人而文恭以南北異宜馳書
亟止之文忠不憚乃單銜奏請復引疾陳請開缺文恭見
武宜之勢日劇而中制之出多門乃與撫軍會銜奏請
欽派重臣統領以一事權奉
旨申飭越日始命大學士賽爾阿督師防堵楚粵交界之
地而密旨令其馳赴廣西軍營接辦軍務時周文忠尚駐
武宜文恭商請移潯而檄臬司楊彬如迅赴武宜近受籌
策文忠不可未幾而文恭病作矣官兵頓于武宜怯賊不
敢進文恭乃自柳州移營入武宜以填撫之以是月初四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九

勦賊謀竄縣城不得遁回東鄉文忠與提軍謀恐賊以一
股綴我一股分竄乃派兵趕赴象州扼其西北是日賊在
東嶺村滋擾提軍督同副將和春都司邵紹良鄭魁士率
提兵楚勇親往抵禦西撫自率兵壯二百名暨候補知府
張敬修管帶東勇二百名前往接應賊自東嶺分三股迎
敵提軍趨中路令楚兵闖勇分爲左右拒未幾鄧鄭兩將
身先士卒皆中矛傷賊遂由左右抄襲衝入中軍管帶闖
勇之從九品吳貽言被賊死之闖勇遂潰撫軍手刃二人
迄不能止適張敬修率東勇槍上廩賊二時賊始潰退
三月初二日官兵再攻東鄉不克是時各營將士皆不和

日抵縣病勢增劇奏請將欽差大臣關防暫交撫臣監護
遂以十二日薨于軍時周文忠已奉
命著以總督銜專辦軍務而升授順天府尹鄒鳴鶴爲粵
西巡撫飭卽馳駟前往初廣州副都統烏蘭泰以上年入
都請覲
名見十七次指陳粵東西事宜辭氣慷慨
上令回鎮值西事日棘乃命馳駟前赴粵西大營幫辦軍
務向提軍新受委任又經文恭遺摺薦之于是賽相至粵
頗推心倚二帥辦賊軍事稍稍復振 夏四月武宜東鄉
之賊竄入象州之中坪先是賊在東鄉西撫慮其北竄分

派桂林兵及楚勇獠勇漏夜趕赴象州又經欽使遣貴州古州鎮將統帶黔兵扼其要隘賊窺象州不得乃東踞中坪又分股在于百丈新寨一帶憑險樹柵相爲犄角官兵不敢擊都統既至與向提軍分守羅秀桐木等處步步爲營進逼賊壘嗣偵知其鉛彈稀少至有用銅錢者乃定計攻之五月初八日都統自羅秀拔營進扎獨鰲山南之梁山村地方距中坪四五里許提軍亦自桐木拔營至界嶺駐于中坪之東雲南昭通鎮總兵經文岱及新授潯州府知府張敬修分扎于寺村廟旺等處皆不出十里內外賊見我軍層層布置基峙爲營此擊彼救聲勢相聯乃欲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十

乘其進營之始掩其不意而襲之馬鞍山後有河一道官兵營于河之西面山頭初九日賊自對河東面山上搖旂出隊即時聚集四五百人又先後布滿山谷約有數千直逼都統大營時都統所統者貴州三鎮之兵皆在焉都統飭令分路以堵爲勦旋令自帶駐防之兵施放火箭擊退隔河之賊各營始定初十日賊分十數股渡河直撲威甯鎮營盤三鎮之兵排隊而出賊匪炮子如雨皆伏地前進未傷一人都統自督旂兵往來指麾施放鎗炮中其山頭之匪及于望樓賊衆驚潰遂大勝之惟西南山頭之賊登高瞭望貴州撫標中軍馬善寶等大呼策馬競渡都統止

之不及逾河里許突遇西南山谷伏賊頓起斷其歸路與鎮遠威甯標下兩游擊死之都統督全軍赴援賊始解散維時向提軍自界嶺堵其分竄十三日渡河追勦自辰至午盡斃賊匪百餘人羣匪始不敢渡河嗣因緝獲奸細訊供知逆首洪秀全欲來撲營提軍飭嚴備之二十六日賊果糾集四五千人由中坪等處擁出提軍飭令投誠之陶昌培等出而誘敵遂殺騎馬賊三人餘匪奔潰復分五路追斬俘馘又分兵殲其苦瓜嶺西安村兩股之賊一日之間三戰三捷其寺村廟旺一帶之賊則經鎮軍張觀督分路進勦而撫軍周文忠親督之以投誠二十餘人爲嚮導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十一

搜捕勦殺又于十一二兩日會勦百丈之匪窮追澗谷皆以短兵相接前呼後應遂將東南一面沿山抄襲之賊設計擒誅惜所帶桂平平南之英勇中路狂奔遂使該匪未受創而解散文忠深以爲恨据奏稱四日之戰各營對壘均有匪人暗伏導之進退殺之無名雷之滋禍不得不仍行固守以待新兵之集至梁山村之戰都統亦以折將自請嚴議然此一役也將弁齊心士卒用命故能有進無退善敗不亾自用兵以來此其節制之有紀律者也六月

初四日賽相師次桂林是時象州中坪之賊探知大兵雲集命將馮牙以彰天討聞之兇惡不敢窺伺省城意圖回

竄遂全股逸入東南一帶則桂平復受其擾桂平之新墟者當紫荆山之前路迤山一帶則雙髻山指仔峽風門回等處皆險隘之地賊于初四日自中坪回竄向提軍由界嶺督兵跟追烏都統亦自梁山村拔營回勦該匪于初七八九等日越嶺分走小路官兵屢敗之賊至新墟堅守不出都統追及于大河之西岸遂營焉 秋七月初十五等日向兩攻新墟不克分遣麾下將弁奪猪仔峽雙髻山之要隘 二十五日新墟之賊乘夜劫提軍大營江南署泰州營遊擊袁貴奮勇擊退以追賊深入其隊為逆首楊秀清所執罵賊不屈死之二十八日烏向謀毀其近墟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三

之賊巢移營進逼知府張敬修已先期墮其赤土村之壘培二帥遂乘勝派兵將羅村桂村及小樟三村之賊房次第焚毀斃賊百餘人皆在新墟之前路其後路則我兵奪據紫金山要隘該匪遂于風門坳口築壘安炮又斃斷山梁為負隅死守之計八月初二日丑刻我軍分作三路衝枚疾走直趨山腳天始黎明各路鎗炮齊施並用火箭射燒賊棚及其望樓自寅至巳斃賊一百餘人賊棄隘潰走我軍乘勝追之遂攻破風門隘口據其要害又追奔十餘里賊墜崖谷而死者尸骸枕藉其逃者逸入于古調村副將和春等追至村前賊自村後逃走當將賊踞村庄全行

燒毀我軍遂移營進逼新墟是夜賊翻山三次來劫我營總兵長瑞四川總兵劉長清督兵轟擊賊始遁去復放火燒山適東北風大作忽改南風反燒賊營次日寅刻侍衛巴清德會同向提軍方督官兵拔營前進該匪自朝至莫屢出屢敗此後路攻破賊巢及移營進逼之情形也其前路則都統派令侍衛開隆阿會同滇將李能臣淳守張敬修亦于是日進攻新墟賊傾巢出戰不勝欲圖他竄復經兵勇全數截回先後擊斃賊匪五六百人是役也楊章等逆皆接戰受創而攻破風門坳時則韋正之弟韋亞孫韋十一皆斃于炮中賊勢漸蹙矣 初九日烏向復分前後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三

兩路圍攻新墟時探聞該逆有製造木巢由石嘴過河之信都統激厲將士移營前進分派各路埋伏接應該逆大股分作兩路連次衝突經開侍衛親放鳥鎗擊其二賊該逆始退正我兵撤回之際該逆復悉數來追都統從容下馬以示鎮靜遂回軍奮擊敗之其後路則巴鎮軍會同向提軍分為左右拒沿河而進賊以三千人分七隊自墟內傾巢而出我軍施火箭焚其望樓又焚其近墟之村落初十日賊分五隊占踞山梁提軍等分路進攻短兵相接首斃其著名兇悍之執旗賊目一名斬首三十餘級十七八等日又分兩路進攻擒其偽司馬楊繼昌訊得偽軍師周

錫能亦斃焉該匪堅壁不出遂謀擬險之走是時提鎮兩軍截其北竄竟以大雨被匪冲撲突圍徑出竄入藤縣之和平墟二十日該匪由和平取偏僻小道翻山越嶺而逃乃飭新署右江道張敬修督兵跟追二十五日抵大澤村探知該逆已由大旺墟過河分三路奔逸皆行無人之境攀山踰澗幾二十道賊遇官兵則且拒且走頃刻不見一人及越嶺一重又見鳥合之衆或駭或奔追之不及于是官兵數日之間重趺不得息掘芋充饑行過大澤始得鄉民裹糧餽軍而是時賊自平南藤縣一帶故爲多方之誤遂傳言逆首洪秀泉乘小船數十隻將自濠江竄回東粵氛紀事

卷之一

西

省紛紛爲歧途之備乃未幾而永安州告陷之疾置聞矣閏月初二日賊陷平樂府屬之永安州代理知州及平樂協副將皆死之賊之逸新墟而出也各營主將皆被嚴議而烏都統方勦其前路賊自後突巴向之圍而出故都統一軍獨完于是自新墟拔營督同貴州鎮軍秦定三及開侍衛經總兵先擊其分竄之賊欲迫之城中圍而殲之初四日官兵轟斃州城外各匪一千餘名並擊斃紅衣黃帽騎馬之賊首生益二十四人賊衆大潰閉城拒守十一日又誘賊至米嶺地方斃其先後之拒者援者又近千人是時三路之賊皆受懲創

上嘉其屢著戰功不避艱險特恩賞穿黃馬褂時向提軍巴都統皆以病請

賞假不能督戰乃議休息將士以待大舉冬十月都統會督各營兵分路夾勦初三日官兵伏地雷擊賊敗之殲其穿黃緞戰裙之偽石元帥一名十八日派副將常祿等攻賊之南都統自督兵攻其北又擊敗莫家村之賊焚其屯糧十一月都統自率銳師攻水賣村之賊毀其堅壘各路兵勇齊進先後斃賊五六百名是時向提軍新愈移營涼亭遂與都統合力大舉訂期南北會勦十二月向提軍攻北路都統督同張觀督統帶之東勇攻其南路迭粵氛紀事

卷之一

西

用二千斤大炮乘高轟擊打入賊巢都統又乘勝擊敗水賣莫家村之賊自初二日至二十五日兩路共擊州城內外賊接仗十餘次皆敗之于是賽相請親赴永安督師移營于距州城之三里地方謀設長圍斷其餉道時賊被困在城外援漸絕自此復萌竄志矣二年正月初一日向提軍自督鎮將攻賊之西炮台東炮台諸賊分股救援敗之初二日東西兩炮台之賊合力抵禦索將馬龍督兵追擊額被鎗傷猶能馳馬大呼我兵先後並進敗之初三日再攻東炮台誘紅盾之賊出巢而擊之短兵冲殺呼聲震天立奪其小炮台一毀爲平地是日

烏都統自攻水竇回旋于西炮台之南襲其賊寨拾鎗火
彈並發斃賊多名于是張觀督等乘勝築營于松山起炮
台于嶺上又于獨山廟及古肩峽口等處立三大營直逼
州城賊勢日蹙初八日賊于隔嶺築牆立營東勇直前以
火罐燒其營內之賊遂踏平之十二日紅廟等處之賊冒
雨撲我新營亦擊退之是時賊之炮台望樓適為風雷擊
毀兩處觀者以為神人之共憤也惟十圍五攻我已操其
全算而兩月之戰僅足殲其外援蓋大帥之意欲以持久
者困之使其糧盡援絕束手就擒此亦亞夫以梁委吳之
計而詎知困獸之鬥欲求其生不得不致之于死地況一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六

時之將其能持不共之仇也剪滅此而朝食者不過烏都
統一人向提軍之才足以濟賊而自謂統帥不能盡其力
其請病也有怨望焉君子是以知賊之不終滅也 二月
十六日永安之賊乘夜燒毀官廨民房突圍北竄官兵潰
焉是時賽帥在陽朔向提軍就之取進止而烏都統一軍
當州之南路于是賊掩其不意衝擊官兵而走鎮協參遊
以下追賊于龍寮嶺古束等處陣亡數十人天津鎮總兵
長 及其弟總兵長 皆與焉故殉難大臣塔思哈之子
也省中初不意賊至及聞抵臨桂之六塘始行戒嚴而賊
已于月杪先後抵城下幸向提軍自陽朔聞之由荔浦兼

程前進而烏都統亦自永安追賊至省相與登埤守禦人
心稍定 三月初一日賊營于省之西南文昌門外之象
鼻山俯瞰城中實據建瓴之勢適烏都統追賊至省顧而
嘆曰此戰地也而令賊先得之是長城之險與我共之矣
遂督兵攻象鼻山賊迎戰于將軍橋官兵失利都統中傷
鉛子不得出遂回陽朔治創越二十日卒向提軍繞出賊
前先到賊不知是夜有呼于門者曰提督至矣門者
知其詐不得入提軍自城上大呼擊賊賊始退是時賊在
象鼻山安設大炮向城中各衙署晝夜轟擊又連攻西北
之麗澤西清伏波等門不克乃多製呂公車高與城齊四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七

輪飛擁距堙而蟻附之時省中各路兵已逾二萬益以紳
民團練之勇又數千人而撫軍一意主守惟督飭乘城之
士卒日夜擊刁斗舉烽燧以防賊之衝突又自募本省勇
五百人以爲左右親兵城中勇日驕賞日厚而城外之兵
犇命漸疲亦謀爲堅壁之守以困之故一月之間歷水陸
二十四戰未嘗一創賊也賊攻省三十三日無所得亦以
此不遇大敵完隊還師故其後焉思逞之志不少挫省垣
未及解嚴而興安全州相繼告急矣是役也逆首洪秀泉
擁五千人衝出永安官兵追禦于鬱叢山獲洪大全解至
陽朔大全卽僞號天德者亦逆黨之魁而是時護貴州鎮

總兵某奉調迎勦賊至不截賊去不迫遂以此長驅至省莫敢攖其鋒洪大全以迷路被擒僅得殲一巨憝其他金田會中著名之賊則自粵西以來皆漏網也 四月初二日賊陷桂林府屬之興安縣自知縣以下皆棄城走賊以一空城無所得又起意北竄遂疾趨全州是時署廣西提督劉長清前任湖南提督余萬清皆奉調援省省城于初三日解圍賽相已自陽朔抵省飛檄兩提帶兵繞道援與全並防堵楚粵交界之地賊以初三日抵州城下曹刺史雙培與都司楊映河料檢城守之兵不滿三百人乃募民團練家出一丁紳士督之以助守望值湖南寶慶協都司粵氛紀事 卷之一 太

武昌顯奉調來粵帶兵四百人過全州刺史要之共守以待援兵之集于是官民一心登埤誓守賊攻之不下未幾有傳聞官兵營于舊班橋者遣人縋城請救不應再覘之則兩提已帶兵抵州城外之三四十里地方是時守西門之兵潰統兵武弁中炮而死刺史見事急乃嚙臂血書乞援于兩提又不應乃開城放民逃出然尚有効死不去者一千數百人十六日賊穴西門地道入其郭文武率兵民巷戰殺賊數百力竭遂陷焉一時員弁紳民之殉城者三十餘人賊自粵西以來所過州縣率望風而靡惟攻全受重創積憤屠其城老稚婦女殲焉積尸一千三百餘具而

蹂躪焚毀之暴熨者相望也奉
上諭余萬清劉長清帶兵追勦正值該匪圍攻州城之際如果奮勇前進何難殺賊解圍乃于帶兵趕到後扎營距城遠處為賊所阻以致州城失陷官民慘遭荼毒實屬撥勦不力余萬清已另案革職奉問外劉長清著即革職責令帶罪隨營効力以示懲警欽此然是役也守土員弁團練紳民以及助執干戈之官幕委身溝壑之旄倪幾于闕城殉之無孑遺者此則于粵西最為有光云
勦金田股匪陣亡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
貴州靖江協副將伊克坦布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尤

貴州把總潘繼邦
劉洪海
保定清
何其莊
楊萬福
外委王興
黃建勳
千總田繼壽
外委彭昌鏞
桂平巡檢張鏞

据原奏伊副將奮勇力戰殺賊甚多被匪眾圍裏冲殺陣亡其黃建勳以上七人同時救護被戕田彭二弁手刃數賊力竭被害張鏞則桂平官員身為鄉導衝入賊隊被執罵賊而死奏請分別從優照例賜卹

勦大黃江匪陣亡 咸豐元年正月

投効武進士候選衛守備王崇山

雲南撫標把總李茂

貴州鎮遠鎮標署把總外委吳大經

貴州外委李光煜

貴州朗洞營外委嚴發成

粵氛紀事

卷之一

湖南乾州協署千總把總王薦魁

兩廣督標千總湯成光

把總洗蛟

外委伍經邦

廣西柳州營把總張秉政

新拔貴州營經制外委王慶光

本省撫標武舉劉正標

据原奏以上各弁均能冒險追賊奮不顧身請交部照

例議卹

勦牛排嶺陣亡 二月

雲南武舉李祥麟

据原奏奮不顧身被炮傷殞命請飭部從優議卹

勦武宜東鄉賊陣亡 同上

管帶閩勇候補從九吳貽書

已革四川北鎮藍翎外委李元吉

据原奏吳被戕殞命李力戰陣亡請飭部照例議卹

象州大樂墟父子殉難 四月

龍門司巡檢馮元吉

同子馮澍 馮溥

据原奏賊自武官東鄉竄入象州于四月二十三日申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刻擁至大樂墟著巡檢駐劄之汛地也另有事畧詳之

象州梁山村營勦中坪賊陣亡 五月

貴州撫標中軍參將馬善寶

貴州鎮遠鎮遊擊博勒果布

貴州威甯鎮中軍游擊劉定泰

貴州台拱營千總龍應春

朗洞營千總何龍章

管珣

下江營千總鍾懷玉

鎮遠鎮中營把總丁紹貴

鄧遇春

朗洞營把總陳球祥

黎平營把總朱釗

署靖江協把總藍翎額外蔡應陞

署撫標左營把總額外顧光椿

黃平營外委蕭鳳台

鎮遠中營外委余步連

右營把總藍翎田慶豐

以上皆隨烏都統勦賊者同時陣亡事見上其田慶豐

則原奏漏未聲敘賽相續行查明請卹以上皆照例議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三

卹者是時陣亡兵丁及墜崖谷而死者二百餘人

象州界嶺營勦中坪賊陣亡同上

湖南鎮筸右營把總熊士貴

湖南乾州協千總周維新

据原奏隨同向提軍勦中坪仁義等村之賊熊士貴手

刃數賊深人大隊受傷陣亡賊遂不敢渡河奏請從優

賜卹其周維新現無下落續查明五月二十六日在象

州中坪仁義等村殺賊多名身受重傷被賊執拘禁憤

罵遇害奉

旨忠勇可嘉著照守備例議卹

勦桂平新墟賊陣亡 六月

貴州黎平營把總徐東津

署松桃協外委吳義鴻

署湖南古丈坪把總任萬年

又七月

湖北宜昌千總羅昌膺

湖南乾州外委任學義

江南署泰州營遊擊袁貴

据原奏任學義以上五人皆殺賊受傷陣亡奏請照例

賜卹袁貴係奪髮髻山猪仔峽之首功于七月二十五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三

日賊乘夜劫營該員奮勇擊退因追擊賊首楊秀清深

入賊隊被執罵賊不屈被害請從優照副將例議卹

京營四川兩營勦新墟賊陣亡 八月

三等侍衛文瑞

藍翎長伊精額

經制外委李陞

候補把總武舉 廷治

候補把總王鴻行

候補外委李銳武

署四川城守守備劉正江

四川維州右營守備張相垣

酉陽營千總周接受

川北左營千總張文魁

忠州營外委傅尙升

川北右營外委伊克選

以上京營六人川營六人据原奏奮勇捐軀請飭部從

優議卹

步軍校齡山

据原奏該校因傷殞命請一并照陣亡例議卹

新墟賊竄出遇仗陣亡同上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五

千總楊成貴

永安州殉難

閏八月

代理知州吳江

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

州吏目宋光烈

署州學正丁履吉

州署幕友黃雲鵬

胡培

据原奏稱該協將知州等嬰城固守三晝夜之久猶率

同官屬幕友家丁等同時巷戰殉難得

旨從優賜卹准予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同時殉難之人著

一併祀祀又奉

上諭阿爾精阿据禮部查明請旨著入祀京師及廣西昭

忠祠以獎忠節欽此

永安勦賊陣亡十二月

四川儘先守備署都司馬文遠

綏甯營把總鄧貴

据原奏馬深入賊隊殺賊陣亡鄧係接仗陣亡請一併

交部照例議卹

又二年正月

粵氛紀事

卷之一

五

儘先參將李廷楷

外委張開甲

据原奏李照參將例張照把總例賜卹

永安追賊在龍寮嶺古東大峒等處陣亡二月

天津鎮總兵長瑞

漳州鎮總兵長壽

河北鎮總兵董光甲

總兵邵鶴齡

以上四鎮据原奏在龍寮嶺及古東陣亡其大峒陣亡

管帶潮勇前任雲南鎮雄州知州林光謙

管帶提標壯勇守備銜前任廣西義甯協右營藍翎守備

楊燾

四川城守右營藍翎外委范偉

廣西提標左營把總孫應彪

中營把總曹正榮

右營藍翎外委李春林

以上七員在古東陣亡

追賊至桂林城外接仗陣亡三月

都統銜廣州滿洲副都統烏蘭泰

見上又詳事畧中

粵氛紀事 卷之一

美

貴州把總楊通瑞

湖北外委張得勝

管帶平南練勇揀選知縣舉人梁士超

以上隨都統在將軍橋打仗陣亡按都統陣亡原奏未

見此係續查請卹者故遺漏尙多俟攷

四川藍翎儘先外委侯登元

据原奏初三日在文昌門城上中炮傷重身故請卹陣

亡例一并從優賜卹

江南常州營藍翎守備馬占魁

壽春中營藍翎儘先守備千總王運惟

穎州營把總麻勝園

六安營藍翎把總呂大標

四川維州協左營都司額勒和泰

以上据原奏十六日進剿桂林城外五墟賊巢陣亡均

請飭部從優議卹

省城解圍追賊陣亡四月

把總李永貴

据原奏未詳陣亡何處但言解圍後追剿殺賊陣亡請

飭部從優議卹

與安幕友遇害

粵氛紀事 卷之一

毛

湖南生員沈昌邑

据原奏與安文武皆棄城走惟幕友沈昌邑罵賊不屈

受害請飭部議卹

全州殉難 四月

署知州曹燮培浙江仁和縣人

前署知州升補西隆州知州瑞麟

州學正農賢託

護全州營參將柳州城守營都司楊映河

署全州把總卜有祥

湖南寶慶協都司武昌顯

千總田慶華

署千總世職馬瑞龍

署把總盧先振

署外委孫紹全

外委楊清淇

署額外外委田宏義

保靖營把總黃志林

外委楊大賓

額外外委龔心仁

田宗南

粵氛紀事

管帶壯勇武舉唐熾試

生員蔣成龍

武生張以敬

文章張建勳

四川候補知縣盧金第

安徽前歙縣典史陳垚

前知州甯城之弟生員甯瑤

本州幕友祝九文

朱福坪

周希齡

楊菱舟

浙江生員金家駒

湖南六品軍功黃伯彬

据原奏此次文武員弁官親幕友陣亡殉難至三十餘

名之多奉

上諭覽奏殊堪憫惻署知州前知州署參將等准予陣亡

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同時殉難各員均著祀祀以慰

忠魂等因查前知州係交卸未去共守城者武都司係

自湖南帶兵來粵留守城者四川安徽二員解餉在州

鎮守把總赴楚投文折回在州同時殉難者其原奏尙

粵氛紀事

有韓大興一員續查明受傷並未陣亡奏請撤銷在案

州中文武殉城本末別詳事畧中

湖南綏靖鎮游擊守備余連升

同見上原奏中前漏今補

全州勦賊陣亡 同上

湖南保靖營千總葉承林

署永州鎮標千總把總張元福

据原奏守西門城樓中炮陣亡

全州追賊陣亡 同上

湖南沅州協千總劉振武

永州右營把總韋能飛

鎮守前營外委包順炳

據原奏湖南兵追賊陣亡意即余提標下也劉振武原

奏作劉子成續請更正

增錄粵西各路勦股匪陣亡殉難員弁

龍州殉難 道光三十年八月

知府銜太平府龍州同知王淑元同子監生王元韻家丁

秦炳等

龍州同知照磨李濂 禁卒崔德

昭平案内帶兵之六品銜縣丞白良棟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巡檢胡成宗

富賀營外委黃俊英

武舉康壽

別詳事畧中

永康州眷屬幕友遇害 同上

署知州高汝霖之妻及族叔祖母

州幕王友樞

據原奏該署州在外防堵賊竄入州城幕友在高嶺堵

禦被賊其署中眷屬先後殞命

慶遠勦賊陣亡 十一月

提標後營把總馬遙

奏請交部照例議卹

橫州勦謝長腰四股匪陣亡 同上

代理千總把總馬子超

外委謝光祖

壯丁李安邦

據原奏殺賊被賊照例賜卹

雲南官兵行至果化州遇賊陣亡 同上

臨元鎮標中營把總張彩雲

右營千總張世成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候補把總武舉王恩詔

署千總右營把總石貴

右營額外常顯仁

世襲雲騎尉薛大經

開化鎮標署千總永平把總李逢春

候補把總馬良壽

外委 應星

額外易昌問

據原奏雲南臨元鎮總兵李 能臣 管帶漢勇二千各行

至果化州之土地塘遇賊數千人竄擾各弁奮力擊退

該匪潛擾隘口我兵久戰致有傷亡奏請分別議卹

那鄉遇賊陣亡 同上

護上恩營都司千總雷振坤

據原奏自南甯府請領炮械回行至該處遇團練兵堵

捕土匪協同追拏餘匪逃散旋因受傷殞命請照例議

卹

藤縣勦匪陣亡 同上

署千總鄧紹邦

據原奏奮勇殺賊負傷追捕被溺殞命請照守備例賜

卹

粵氛紀事 卷之一

太平府屬勦匪陣亡 元年二月

護新太協左江鎮標游擊謝升恩

署龍州廳土州州同蘇勒芳阿

署龍英土州同試用通判李懋萃

把總曾朝玉

表國璘

據原奏賊乘險抄撲致文武受傷溺斃奉

上諭謝升恩勇敢素著照副將例議卹兩州同均照同

知例議卹兩把總一并從優議卹

橫州勦匪陣亡 同上

撫標効力武舉黃彥彩

據原奏賊以馬隊冲突官兵首尾不能相顧以致弁兵

傷亡又撫標世職李錫鉞外委磨一鋒不知下落

署右江鎮中軍游擊馬芳春

護賓州營參將都司龐長慶

據原奏追橫州賊因在山凹遇伏陣亡此另案同在一

奏中

廣東兵追勦賀縣沒匪陣亡 三月

廣東肇慶協副將齋清阿

廣東督標參將左忻

粵氛紀事 卷之一

護都司千總郭維彪

守備劉恩錫

千總侯建祁

把總梁興富

邱先源

外委郭安

以上具詳事畧中

賀縣團長黎建鏞之子

廣東四會營把總馮成傑

據原奏該匪自廣東之廣甯江谷墟竄出馮追趕被戕

黎則遇害于賀縣之舖門墟皆與上同在一奏中

馬平縣勦匪陣亡六月

准補修仁縣署知縣李燦

署左江鎮標右營守備中營千總舒會謨

据原奏土匪在縣境四都滋擾該縣督兵在喇堡地堵

勦力竭被戕

勦廣東交界股匪陣亡九月

湖北黃岡左營把總蕭振聲

提標外委駱雄超

据原奏勦凌十八陣亡

粵氛紀事

卷之一

語

署隆安知縣高延祉

歸德土知州黃為錦

据原奏勦凌亞東股匪陣亡

粵氛紀事卷之二

謝山居士輯

兩楚被兵

自古大將之用兵率然也其次則犄角也今率然者不可得矣而角者慮其頭之觸犄者莫制其足之奔將奈何雖然取而譬之盜之怯篋而探囊也主人謹緘騰固焉編又當折筮而答之若但以閉門為得計則盜將于鄰是求而主人逼處其間仍朝夕戒嚴之不暇得失利鈍不待借箸而決矣粵逆之逸而入于楚彼其于粵固未嘗受創也未嘗受創則猶然朝氣之銳也于是犄者常若不及而角者又避之夫官兵必出于萬全而賊勢但求其一逞昔人以倍道疾趨為歷將之忌此不可以之概賊也況我方樵蘇後爨彼則因糧宿飽師行有定舍賊重趺疾馳不避掛隘固宜事勢殫屈矣雖然余劉二提以興全昭賊棄而不顧觀者方以為粵無鳩而楚有牙果不數日而繞出其前矣豈意出其前而不擊若預為之嚮導焉者及楚事之急也徐程二制遙制衡湘見圍不進意必有深沈智慮如孫贖之疾走魏都亞夫之先據滎陽以待兔極大廢而收田父之功不料從容觀望反藉收復以掩其逗畱嗚呼見危不救擇地而趨此史佚之所謂始禍怙亂者律之以春秋

之法皆戎首也二提之在粵不援二制之入楚不勦似亦未嘗不取萬全之策而用之乃至送往迎來從其疆梁而莫之敢擾不可謂非巧于避賊者矣方余提自全州繞道避入道州道聞賊過零陵之雙井地方則又謀棄道赴衡以為援省地步程制使謂其遠虞下游此中顯有趨避似已洞見其肺肝矣然當賊至永州制使在衡而託以省垣喫重徑赴長沙則余提實先通其消息也劉提奉檄援粵援楚一路逗留行至永明偵知賊過江華遂繞赴遠境託以救援不及合二提之前後觀之有時繞出在前有時退留在後不過以一走為上策故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上諭謂其喪心昧良開門揖盜其得邀

寬政之及保全首領不可謂非幸也徐仲笙制使以不附撫夷之局驟負重名

上方專心委任而中外臣民亦意其才能辦賊然其甫奉欽差大臣之命首効向提軍繼又以將不用命奏請另簡重臣予觀其湘潭以後之注屠則提軍之請病謂統帥不能盡其力其不欲委身于制府者未必死因當其驟膺重任正逆敵方張之日而閉戶如處女視卒如驕子亦可見其束手无措矣迨楚北既陷制使仍逗留岳州上謂其藉收復為名按兵不動仍以防賊回竄為詞是則

統兵在外既不能援省會之急又不能遏北竄之鋒則雖幸逸

寬大之恩其能免于戎首之咎哉

二年四月賊自全州竄入楚界攻湖南之永州府不克時

永州鎮總兵孫應照督兵防守楚粵交界之黃沙河該逆

由小路越而走徑撲零陵縣屬之水土橋距郡二十餘里

湖南提督鮑起豹衡永郴桂道張其仁駐劄郡中適余萬

請自粵至經湖廣督臣程德全檄飭前赴道州堵截向提

軍方在西省請病襄相即馳驅親赴永州督師而飭湖南

綏靖鎮總兵和春統領向營兵進勦于是粵楚之兵先後

粵氛紀事 卷之二

雲集二十二日賊至永州城外屯聚對河先經提臣拆毀

城外浮橋撤其渡後官兵方欲過河迎勦而賊已滿山徧

野遂將柳公厝一帶民房悉行燒毀用炮向城轟擊並欲

闕水為渡河之計時文武員弁登陣禦之開放鎗炮相持

四時之久賊勢稍却值孫應照自黃沙河至遂派令出城

在沿河一帶阻其下游之路時已日暮該匪悉竄山內孫

鎮一軍在外恐遇伏賊不敢窮追遂渡河入城二十三日

辰刻賊自山內蜂涌而出旋伐木為筏以圖搶渡官兵分

布河邊鎗炮並發而賊突自上游擄得船隻即架大炮飛

駛前來我軍禦于中流擊沈賊船二賊始棄舟登岸于是

提軍營于對河二十四日搜捕山中賊已傾巢而走竄入于零陵縣屬之雙排地方謀窺道也時余萬清方在雙排安營一聞賊至即馳赴道州楚督聞之檄飭和鎮軍追賊分爲兩路一由甯遠繞入道州一由雙排跟蹤尾追然是時賊已倍道而趨官兵堵勦不及輒以防其回竄爲詞而余提亦舍道州不守矣二十五日賊竄道州陷之時余提先至州城偵知賊氛逼近帶兵徑赴城外並將西門防兵撤以自衛意欲俟賊至之日託以長沙關係省會先其所急而藉爲退守入衡之地署知州王揆一見城中無兵亦棄而走賊之陷道也不血刃而取焉程制使方在省中奏粵氛紀事 卷之二 四

赴衡州之地實則早已棄道州不守也王揆一初以踰城投河遇救各情捏稟續與余提互相稟許奉旨飭令督臣查訊並傳到余萬清與王揆一當面對質有無棄城逃避情事而督臣亦蒙混擬結不能按以軍法于是楚事日棘五月賊踞道州經甯遠之士匪勾結分股南竄值副將鄧新良督兵過其地與甯遠守備向東昇擊退之時則和提督追賊至道州而升任藩司勞崇光及粵西委員之候補府江忠源副將張國傑等俱先後至乃議奮勦初五六等日攻水南門誘賊出巢而擊之斃匪百餘名賊閉城而守我軍移營于五里亭十九日賊乘我營未定突出二三千人分股來撲敗之二十一日我軍自五里亭進攻又敗之然賊未受大創輒思以道州爲負隅之守而分竄西南一帶以逼自衡至省之路故其悍賊皆在于水南而官兵率避實擊虛襄相方移節自永州前進謀于督臣自衡永進兵以堵爲勦而出門之脫免卒爲歧路之凶羊蓋官兵所扼者皆衝地而賊之所走者皆圯地是以防之不勝防也六月初八日賊竄江華縣十三日又竄永明縣皆陷之賊入江華也以土匪爲嚮導甫抵城下詐稱潮勇遂開城入知縣劉興桓死之該匪遂分路直撲永明時劉長清奉札防堵江華永明一路江華失守則該

提已馳抵永明畏賊不敢擊乃統赴遠道北營永明知縣
常連以請兵棄其職守故不及旬日而連陷二城賊亦謀
取不謀守蓋竄省之路既通即道州之圍亦解矣 是月
二十三日賊解永明之圍二十五日又解道州之圍我軍
方報收復三城而東南兩路一齊震動賊自道州竄出由
下灌地方擁入桂陽州之嘉禾縣陷之七月初一日陷桂
陽初三日陷郴州及所屬之永興縣其嘉禾桂陽棄而不
守于是一月之間連陷藍山安仁攸縣醴陵等處遂由醴
陵小路繞越衡州直撲省城時則郴州永興之賊牽制官
軍踞而不退燎原之勢不可撲滅自此始也 初程制使

粵氛紀事

卷之二

六

開道州之警奏請折回衡州值賽相自永起節
上飭其迅速赴衡與程裔采會籌調度時粵東方報羅鏡
之捷徐制使廣緒張太其詞以爲曾預金山之會聲勢相
倚又言凌十八不除則章正不弱于是
上聞羅鏡既平道州之賊其勢已孤欲乘其得勝之威名
震懾同惡之醜類又見賽相師久無功乃
授徐廣緒爲欽差大臣令其督師赴楚向提軍自粵告病
不赴新任制使劾奏請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賽帥以
其才可用仍奏請隨營効力正遵飭由粵赴楚適長沙告
警之疾置聞

上特貸其一告之掩飭令行抵衡州即統帶四川河南等
處官兵迅赴長沙而賊已于七月二十八日抵城下 八
月賊營于南門外之妙高峯熬山廟一帶時署楚撫者爲
駱秉章

上飭新任張亮基由常德府馳赴省垣又飭賽相自衡赴
長沙會同夾勦賊先于熬山廟及馬姓高屋上穴牆開炮
傷我兵勇至是大股麴至分擾城外而和春常祿等仍在
柳州永興分路圍攻幸楚兵苗兵及江南兵新到三千人
候補府江忠源亦追賊抵省而楚南紳民團練之助官者
皆有在籍之大員督率分辦張撫軍亦自常德調辰沅鎮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七

軍兵二千數百人軍威稍振初四日賊在南門開挖地道
官兵燒其葯桶並將掘洞之匪斃之初五日該匪復用大
炮對城轟擊勢甚危急適賽相分派援兵趕到敗之遂于
城外另築炮台安放三千斤大炮以備轟擊而賊亦于近
城修築炮台兩座意圖抵制賽相見省垣勢蹙乃趣攻柳
永之將弁先其所急于是和春鄧紹長先後赴援內外夾
擊二十日進攻白沙井妙高峰迭有斬獲時向提軍已到
獨當城南之一面迭用大炮在天心閣遙對賊巢轟擊賊
鋒爲之稍挫二十四日張撫軍至省由北門總城進所有
各路兵勇之在城外者皆發近城濠而柳州之賊分竄省

垣官兵前後夾擊亦稍稍形格勢禁矣 九月初二日官
兵會勦南門外之賊大敗之時賊匪六七千人由妙高峯
統至瀏陽門外之教場分三路進撲各營經湖南官兵士
兵及候補府江忠源所帶楚勇出隊迎擊貴州鎮軍秦定
攻其中路向提軍選派精兵二百名與侍衛開隆阿帶
領川兵繩城協勦敗之追至教場之東首賊復回戰我軍
奮勇殺入賊巢先後斃賊四五百名賊自攻省以來此其
受創之最重者然是時賊分布河之東西兩岸而悍賊皆
在河西又搭造浮橋築炮台于河口意在牽掣我兵且爲
南竄湘潭西竄甯鄉之計于是向提軍專勦河西之賊徐
粵氛紀事 卷之二 八
制使亦遣麾將福興自衡州帶兵千人助之二十五日總
兵和春進勦妙高峯賊巢都司張國棟會攻浮橋時向提
軍之麾將虎嵩林秦如虎帶兵自上游來攻拆浮橋槍斃
多賊又奪獲其船隻賊皆見水竄去二十九日賊于南城
之西突發地雷蟄陷城身四丈餘該匪二三千人蜂涌向
前副將鄧紹良大呼自缺口躍出手刃數賊石膊被炮子
穿過屹立不退弁兵齊進殺賊敗之遂堵築復完 十月
初二日賊又于南月城外暗發地雷突出二三千人向城
頭槍炮並發和提軍自本營沖出中炮受傷適知府江忠
源帶兵趕到乃麾令六品軍功徐以祥同鎮軍兵從城西

缺口槍上于是三路兵勇合力衝殺亦經堵築完之是
月初一日徐帥行抵衡州接受欽差大臣關防時廷寄謂
必須將西岸之賊痛加勦洗始能并力攻擊乃議
移營于湘潭以填撫之又奏稱北路防勦尤爲急務臣之
愚見以爲遠防不如近攻如果大營將弁能將瀏陽一路
嚴堵何患竄至平江將湘陰一路嚴堵何患竄至巴陵將
醴陵一路嚴堵何患竄至江西等因論者以爲近攻則宜
援省會之急遠防則宜戢北竄之鋒而株守湘潭惟觀望
省城以爲進退則兩失之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冬十
月二十八等日賊兩次穴地攻長沙不克遂于十九日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九
夜乘風雨黑暗偷渡西岸長沙之西則甯鄉北則湘陰皆
竄入岳州之路賊由小路翻山渡河于是甯鄉益陽湘陰
等縣以次被陷是役也賊衝過粵兵營盤提督福興不能
追據奏稱官兵四路圍截殲其坐轎之逆首偽翼王石大
剿及奪獲太平印皆張虛提也 十一月初一日徐帥自
湘潭抵長沙省城而賊已于初三日竄入岳州府初湖北
提督博勒恭武防堵岳州時長沙告警
上飭帶兵赴省應援嗣因省城解圍回守岳郡湖北巡撫
常大澂亦奏請自鄂省撥兵飭鹽法道王東槐馳赴岳州
協同防勦賊至之前二日則提督及府縣文武皆棄城走

王亦孤軍不能守退至蒲圻賊因土匪獻城嚮導而入遂陷焉鄂撫由八百里馳奏而徐帥初七日奏報賊情猶是十一月初一日以前沿途追勦之事奉

上諭覽奏憤問殊不可解岳州湘陰一帶乃南北兩省要隘朕早料及賊匪窮蹙必由此路奔逸九月間屢降諭旨令該大臣等籌撥精兵前往協防即徐廣縉前次奏報亦經派兵前後夾擊近日軍營積習賊來不擊賊去不追實堪痛恨著即查明賊由何路竄越帶兵各員何人追勦不力一面奏聞一面以軍法從事該大臣由粵赴楚本已遲延若不親督鎮將就近調度任聽飾詞稟報貽誤事機自

粵氛紀事

卷之二

十

間當得何罪徐廣縉著即統兵兼程馳赴岳州一帶繞出賊前迎頭截擊等因然徐帥沿途尾追而賊已自岳州擄洞庭湖船隻水陸東下則烽火及于楚北矣 是月賊陷蒲圻縣蒲圻存城之兵僅四百名外援不至知縣周和祥力戰被執不屈死之十三日陷漢陽府知府董振鐸死之遂連陷漢口鎮時沿江大小舟艦悉為賊有武昌省城與漢陽東西對江而時賊舟首尾銜接帆檣蔽天遂比船為橋京文武昌時向提軍已先飭常 蘇 王 錦 綉 督兵馳抵省城

上博采廷臣之議以向榮屢保危城緩急可恃宜專委任

以重責成因賞還提督幫辦軍務提鎮以下悉聽節制迅即統帶大兵馳赴武昌解省城之圍又命兩江總督陸 瀚 署河南巡撫琦 善 分南北兩路會合楚兵集三省之兵力以攻之旋

授為欽差大臣惟是時江上之水師不備而賊之所恃者馮江之險故非但武昌不能守即沿江各省之州縣無不岌岌矣 賊之始至也自東門外之洪山至南門外之江岸碁峙為營以阻遏我兵赴援之路向帥追至蒲圻即統道馳赴省城而福 興 玉 山 蘇 布 通 阿 之兵亦自後至乃謀進逼洪山于是親督大隊自長虹橋一路轉戰而進繞赴

粵氛紀事

卷之二

十一

東路合湖南貴州廣東四川之兵首先搶入賊巢遂于是月二十二三等日連敗之二十八日自洪山追賊至江岸先遣兵拆斷浮橋賊無後路冒死抵拒我軍迭有斬賊惟賊之全力在于瀕臨大江之西恃其水師足以扼之而其東路之賊皆撓我也城外之兵僅向帥足捍其東路而鄂撫聞賊至則倡守城之議悉撤城外各營登埠誓守又倉卒燒毀城外民房不及先期曉示謗怨沸騰賊乃以難民為鄉導悉破城內要害處遂謀穴地攻城方賊之攻楚南也迭次轟擊不克城中購替人用幾聽法屢破其計至是復用之又乘官兵一面之闕好整以暇遂得穴其西南

陬十二月初四日陷之時鄂撫方擁騶從巡城猝聞城陷
回顧親兵夫役潰散一空遂死之是役也自巡撫外學政
司道大員及守土之府縣同時殉難一時氣節之盛迥非
四年五年之役所可比而徐督方在岳州程督亦在楚南
皆以置身事外不及于難也 是月賊踞武昌分股陷下
游之黃州府武黃同知周祖街死之賊載其輜重回赴武
昌時向帥已奉欽差大臣之命踰年賊悉眾東下遂乘機
收復武昌及漢陽黃州等府賊之入楚北也新授臬司江
忠源 奉楚撫委帶楚勇二千截賊南竄寶慶之路遂就近
勦辦巴陵土匪又掃盪瀏陽徵義堂積年之盜窟遂進勦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三

通城崇陽及嘉魚等處抗糧劫獄之匪踰年奉

命馳赴江南大營又順道勦辦廣濟土匪知府張汝瀛繼

之于楚之南北稍稍肅清未朞年而回竄之賊又至矣

湖南道州勦賊陣亡 二年五月

廣西左江鎮中營外委鍾昭祖

投効已革廣西平南汛把總江學海

据原奏道州陷後打仗殺賊被圍陣亡

江華殉難 六月

江華縣知縣劉興桓湖北沔陽州人乙巳進士

江華縣教諭歐陽復衡州拔貢

据原奏該令臨難捐軀與室妾同時自盡教諭馮賊不
屈死請照例賜卹

桂陽殉難 七月

桂陽州知州李啟詔

据原奏力竭投水死知州乃山東巡撫李德之子續据

李撫奏稱與賊接戰手刃賊匪多名身受重傷力竭遇

害並非投水身死奉

旨臨難捐軀著該部從優議卹並更正過實情形以昭核

實

湖南省城禦賊陣亡 八九月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三

四川營寨將張協中

据原奏賊伏地雷穴城該寨將首先捨堵缺口手刃數

賊中炮陣亡奉 旨從優議卹

秦將蕭逢春

据原奏援長沙陣亡

廣東署守備薩國亮

据原奏向帥派令進攻搶上小龜山賊營拋擲火罐燒

賊多名中炮陣亡

提標中營把總胡萬全

据原奏八月初二日被火箭中傷死

貴州朗洞營參將任大貴

据原奏八月二十日中炮傷陣亡

茶陵醴陵等處追賊陣亡同上

湖南千總李九成

趙繼宗

据原奏賊自茶陵醴陵一帶竄入省城追勦遇害請從

優賜卹

陝西西安鎮總兵福誠

潼關協副將尹培杰

甯陝營參將薩保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丙

西鄉營都司塔勒

据原奏賊自醴陵一帶竄入省城該員等中途追賊受

傷陣亡奉

上諭彼時賊眾猝至若非該員等中途截戰更難設備均

交部從優議卹

岳州殉難十一月

岳州參將阿克東阿

据原奏不知去向奉

旨著與提督博勒恭武一併正法續据署湖廣總督張亮

基查明殉難並有屍身在省供認取具同營眷榮之子

見證切結仍請賜卹在案其博提督于次年逃至京師查拿正法

武昌漢陽黃州等處殉難陣亡文武員弁

調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常大澐湖南衡陽人癸未進士

湖北學政馮培元浙江人甲辰探花現任光祿寺卿

湖北布政使梁星源陝西岐山人辛巳舉人

按察使瑞元滿洲廂黃旂人

以上皆加贈奉

旨賜諡

署湖北提督雙福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五

署雲南臨元鎮兵王錦綉

前河南河北鎮總兵常祿

以上加贈賜諡其王常二鎮係在省禦賊陣亡

湖北漢黃德道王壽同江蘇高郵人甲辰進士

署鹽法道候補道林恩熙

丁憂前鹽法道王東槐山東滕縣人戊戌進士

武昌府知府明善滿洲廂黃旗人舉人

江夏縣知縣綉麟滿洲廂黃旗人舉人

以上皆在省同時殉難均奉

旨加贈從優賜卹

湖北漢陽府知府董振鐸漢軍正白旗人舉人

据原奏不屈被戕尸身無著請從優賜卹

武黃同知周祖銜河南光州人戊戌進士

係續查殉難之員奏請賜卹

蒲圻縣知縣周和祥四川仁壽縣人舉人

事見上奉

上諭不愧守土之官嘉獎之餘深堪憫惻著賞加道銜卹

照道員例賜卹並于殉難及原籍地方准建專祠

知府銜襄陽府同知王木立

署湖北武昌府同知候補同知王培燦

粵氛紀事

卷之二

六

加升銜湖北候補同知周汝翼

荊州府同知舒綸

加捐道員前任浙江杭州府西防同知唐光照

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朱祖培

武昌府通判李芳

前任漢陽府通判林寅

前任蕪州知州劉咸

前署天門縣知縣楊明善

咸甯縣調署宜城縣知縣黃兆奎

前署武昌縣候補知縣董施雍

已革江陵縣知縣俞昌烈

告病監利縣知縣彭鳳池

藩庫大使張壽祺

糧庫大使鍾秉權

按察使司獄張運銜

署漢陽縣縣丞趙德忠

候補布政使照磨葉慶恩

沔陽州仙林鎮州判增善

江夏典史楊瀚

候補縣丞鄭修恕

粵氛紀事

卷之二

七

改發湖南候補縣丞胡慶瀚

候補從九吳樹藩

試用從九林茂松

黃岡縣但店巡檢秦承杰

告病當陽縣典史劉紹光

應山縣平靖關巡檢張偉績

試用從九徐光雲

陳光耀

按劾候選從九陶開甲

降調前任咸甯縣施均

候補從九鄭愚

候補從九程慎思

試用從九葛瑣

武昌府訓導吳長庚

江夏教諭魯滙

原任江夏訓導阮熙仁

督標中軍副將春榮

署撫標中軍參將升補陝西波羅營參將福厚

武昌城守參將楊光普

署荆州城守參將羅兆元

粵氛紀事

揀發參將署督標左營游擊錫純

署督標中營都司撫標左營守備曲春泰

署漢陽營游擊李信

陝西巡綏鎮右營游擊朱廷瑞

黃州協分汛黃陂汛千總推升守備向文斗

署撫標中營守備千總楊文先

撫標右營把總馬登雲

督標中營千總魯光榮

署武昌城守營守備左哨千總李正清

署武昌城守千總把總李文魁

代理外委候補把總武舉吳金標

督標中營左哨把總吉祥

五品軍功額外外委余朝鳴

候補守備馬永祥

兼署督標左營守備本營右哨千總王金亮

提標後營守備保康汛守備葉永清

襄陽城守營遊擊劉永鈞

新升黃州協都司楊連

興國營守備鄒廷蘭

新拔鄖陽鎮左營左哨千總黃全榮

粵氛紀事

右營右哨千總羅經德

宜昌鎮中營千總常德中

提標前營把總朱昌華

遠安營外委周洪道

提標左營外委聞定鰲

宜昌鎮左營額外姚占鰲

提標右營額外吳金榮

均光營把總柳炳倫

施南協把總田宗炳

均光營外委杜正紀

鄖陽鎮左營外委韓則焜

以上均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

都司銜常集松 卽巡撫常大瀆之子

候選道程福培 卽兩湖總督程爾朱之子

從九品向廉溪 卽向文斗之子

王懋晉 卽漢常德道王壽同之子

德齡 署提督雙福之子

以上据原奏或禦賊陣亡或帶勇罵賊被戕均照陣亡

例議卹

在籍防守之監生分發湖南試用通判殷利謙

粵氛紀事 卷之二

進士直隸卽用縣張架

舉人河南知州降調知縣吳承芳

江夏生員吳觀 缺一字

武昌府生員張百城

江夏文童李志漢

增生萬杰

以上係紳士殉難請一併照例議卹

統共以上殉難陣亡之文武員弁拮据撫路 庚章 先後

查明請卹奉

旨殉難道府以上之子孫著俟百日服滿及服闋後由該

旂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所有各該員被難之幕友家

丁人等均照單開姓名飭部照例議卹常大瀆等經降

旨建立專祠其餘殉難文武員弁及家屬幕友家丁人

等均著一并耐祀以慰忠魂此外官紳人等眷屬殉節

者並照單開分別旌卹其未經查出各官紳仍著該署

督撫等迅速查明具奏單并發該部知道欽此

已革貴州前叅將賞給六品頂戴慶祿

据蒙古正紅旂其妻廖白氏在都察院呈明二年十二

月在省出戰受傷陣亡奉

旨飭查在案

粵氛紀事 卷之二

陳惟和及其母朱氏闔門遇害

据五年江西南安府照磨陳惟賢遺家人赴京具訴武

昌二年被擾其母朱氏及弟維賢闔門遇害及附居親

鄰二十五人自焚請飭查卹等因在案

候補知縣素鳴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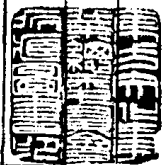
据續查奏仰藥自盡

鄭寶生

据續查奏直隸人武昌破一門同殉

冒以謙

据續查奏江蘇知舉人黃州破不屈死



粵氛紀事卷之三

潯院失援



嗚呼粵逆之自武昌躡潯院順流而東也有人事焉有天
意焉以人事言之則制使之潰于潯陽江撫之潰于瑞昌
雖向帥不能無過焉若制使之退守江甯論者謂其貽誤
東南大局予不敢為之辯然當上年八月白豐工回聞楚
南之警奏請閱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予閱其所奏惜其
知不敢言言不敢盡匪獨懷老成持重之見亦恐塵
庶謨南顧之憂而是時徐制使方報勦凌十八之捷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一

上拊脾擇將差幸得人爰飭制使仍赴豐工始終其事予
以此惜事機之失殆有天意然終不能無憾于人事也何
也賊之所恃者水師而真所謂水師者不過裹脅之商賈
民船若以過施靖海李忠毅之戰艦如螳當車而在碎石
也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海防既弛操江亦廢自英夷就撫後
始請以捐輸之餘作為船炮經費而官吏侵漁工匠草率
偷減不及十年皆為竹頭木屑一旦有事以言製造則無
不虞之備以言招募難為遷地之良制使閱兵之奏相距
不過半年即曲突之謀已無及于厝薪之積然其漏囊而

沃焦釜不猶愈于恃陋而不修者乎長江之有上下而潯
陽以中權控之故當六朝建康有事之時其控制皆在于
上游陶侃溫嶠郗鑒之勲績著焉至于曹魏下荊州之時
周瑜方自番陽召回而乘風上渡敗之于赤壁兵法所謂
邀之于阨者水陸同也夫賊以門艦橫行大江中過武穴
龍坪一帶則下游之江面漸濶鎗炮所施亦恐所謂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故周瑜不遠數百里而自致于人若孫權
謂邂逅不如意還來就孤特英雄不甘挫折之語要之亦
壁不勝而使曹軍至潯吾恐稱臣送任子之不暇矣今日
之當事者一誤再誤乃謂九江一座空城守之無益于是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二

吳人視為甌脫楚人諉之庖俎吾是以知東南之禍之未
有艾也制使之奔潯而走固其時勢為之而至于過板子
磯東梁山不能要之于江上以決破釜沈舟之一戰則失
矣夫向帥之遷延于九江者為白門之已失也若使制使
要之于江上則向帥縱不及援亦必疾趨白門以固東道
之守是則其勝也可以比亞夫之走滎陽即其敗也不失
為睢陽之保江淮而株守一城自賊其地豈非計之失哉
皖省以小孤為門戶小孤以潯陽為門戶張臬司熙宇不
守小孤亦无足怪若其退入新安固已出人意意外而李方
伯本仁又藉移餉之舉避至舒城是以中丞委之餓虎之

絡也然當是時賊之過湖口不入江右者固非有乖其所
之計以疑敵也當江撫出駐瑞昌有湖北人顧瑞駿者
向居武昌省城分發江右爲候補道庫大使江撫委令赴
鄂偵探至則省垣已陷該員念父母妻子皆在城中乃扮
作萊傭入城賊之司門鑰者給以腰牌遂得間行至其家
視其一家皆无恙繼自念奉委偵探無以復命適里人有
充賊之僞帥旅帥者乃央以粗識文字願充鈔胥餽口食
遂得薦謁僞職梁姓賊館中唯所鈔非文報非書信悉係
妖呪之書亦了解爲何語然以此得見僞職日益親密
一夕招至臥榻與語自稱僞東之戚屬因詰其起事之由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三

據稱粵西拜會時兄弟不滿千人及破永安始有三千之
眾續又有羅大綱統領楚粵勁卒數千來會聲勢益大自
過岳州招集洞庭艇匪則水陸之師數十萬矣該員復詰
以此後更欲何往則稱指日揚帆東下直趨小天堂小天
堂者蓋粵西人以金陵爲繁華都會有如天堂之口號也
然則賊之疾趨金陵務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計潯皖地居
要脊莫能制其衝虛之所過豈非行千里而不勞者固行
于無人之地哉

三年春正月初一日逆匪竄出武昌挾舟師而下向帥督
兵兼程員雨追之不及初十日遂陷江西之九江府初徐

制使在岳被議

上飭陸琦兩大臣分東北兩路前赴江楚一帶會勦琦相
按兵于河南之信陽始奏稱驟頭不足繼以汝甯信陽一
帶防其竄逸藉詞逗留陸制使自豐工起節上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自江甯溯流西上是月初四日抵潯先飭令安
徽壽春鎮總兵恩長督兵駐紮于下巢湖旋掘向帥咨稱
賊已擄船數千水陸並下恐上游兵薄堵截爲難不如并
力于九江以圖會勦正照會鎮軍還師人潯忽報初八日
五鼓賊順流蔽江而下總兵分水陸三路接戰全軍覆沒
恩長力竭赴水死之制使帶兵三千均隨赴防所僅留中

粵氛紀事

卷之三

四

營兵五百名聞賊勢已近不戰而潰須臾望見賊舟乘風
疾駛勢如山墜制使倉皇無計乃弃坐船另覓輕舟順流
而下時江西九江鎮下所轄之兵先在九江西門外之官
牌夾扎營嗣因賊氛漸近移入城內守禦適福建甯鎮
總兵帶兵六百人浙江守備帶兵二百人同在城中一聞
賊至未及交仗紛紛潰退江撫方在瑞昌防守陸路救潯
不及又偵報賊將由陸路分陷湖東各郡縣以圖入省撫
軍遂自德安兼程赴省省中戒嚴江右之分守下巢湖者
其地據潯之上游與楚地老鼠峽對岸江面稍狹江撫分
派漕標皖兵一千四百名本省兵五百餘名未及安營一

聞賊艇東竄立時冲散維時郡中遷徙一空賊至之日僅餘空城無所得遂焚衙署關廨及廂宇而去湖口在九江東六十里潯兵既潰則分投入省及饒州本營遂奔湖口不守但謀省饒兩路之防以爲閉門之計江撫見兵皆四散而漕標浙閩之在潯者又皆客兵恐不爲用幸賊揚帆過湖口不入始徐徐檄飭各營縣收集九江鎮下逃回之兵咨送歸伍于是省垣解嚴 十三日賊由湖口過彭澤縣縣濱江依山爲城賊以數十人登岸入城遂陷之次日揚帆過小孤山山在安徽之宿松界皖撫于上年十月奏請飭本省臬司張^{熙宇}帶兵駐守追賊破九江過湖口防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五

兵先期潰散臬司避入嶽郡郡守不納又至休甯大尹亦不納乃入婺源賊焚小孤山廂宇去 十七日賊以舟師陷安慶巡撫蔣^{文慶}死之撫軍待信陽之援不至聞賊已東下惟規制府一軍之勝負以爲全省之安危猝聞下集湖之敗而制府已駛輕舟過省要之共守則以蕪湖江甯爲詞解纜徑去又聞小孤兵潰臬司不知去向時皖省司庫尙存各州縣解款三十萬又捐局銀錢共六七萬兩而冬漕待兌之米充溢省倉撫軍乃奏請將軍裝糧餉運入廬州仍督同藩司李^{本仁}共守省城詎藩司不用命託以護餉爲詞退至舒城一時賊氛猝至悉棄其輜重而走于

是齋糧藉寇悉爲賊有矣撫軍初思閉城借一繼之以死不意城內守兵踰城而出內外各軍一轟而潰撫軍見事不可爲回至節署自具遺摺未及繕清賊于是夜轟開城門由西南缺口梯而入撫軍當將奏稿交家人賞出自帶親兵數十人行過西轅門遇賊大股至攔刃而死一時府縣皆走官屬之同殉者惟通判一署典史一又從九高友章從撫軍死之其餘戰沒者猶有十餘人當皖事之急也

周侍郎^{天爵}方寄居安徽

上以皖北爲古淮楚之地民多驚悍自近年擒匪裹脅歷經勦辦稍稍斂戢一旦粵匪東下懼其乘衅而起是時方

粵匪紀事 卷之三 六

飭各省在籍之紳士做嘉慶年間堅壁清野之法團練鄉民助官守衛一面簡授工部侍郎呂^{賢基}令其馳驅前往安徽督辦至是又飭文忠會同調度防勦事宜文忠遂自宿州鳳陽一帶招募壯勇資以填撫皖北省城既陷

上命署理安徽巡撫遂擒獲擒匪誅其爲首之陸遐齡等自舒桐以北賊蹤不及焉乃乘機收復省城維時向帥在九江方拜

欽差大臣之命以沿江舟艦悉爲賊有又糧餉已乏不能前進當咨會江撫索米三萬石銀十五萬兩並請代爲封雇兵勇坐船大小千號省中沿湖召募僅得二三百艘不

得已因本年漕運暫停即將守運之漕艘每船給雇值銀一千兩以資調遣向帥始奏報于二月初二日督師進勦過安慶遂會同文忠復之臬司張熙守自婺源入建德閩省中官兵至乃取道入省文忠復檄飭藩司李本仁自舒城入省皖撫之殉城也其家人之先出者走告舒城文忠據稟報之詞入奏繼贖奏稿者至文忠疑其情節不符請飭查辦迨向帥過皖確查其被戕遇害與後告者合其事始雪

上以中丞平日毫無布置念其城亡與亡大節無虧著照巡撫例議卹又奉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七

上諭拮向榮奏查明張熙宇業已回省李本仁現在舒城該藩司係該撫奏明留省之員乃于倉庫錢糧概置不顧巡撫業經盡節而藩司以守土大員竟敢退至舒城顯係弃城逃避李本仁著即革職拿問交李嘉端會同周天爵按律定擬具奏張熙宇防守小孤山是其專責何以賊船東下輒即退回著先行革職交李嘉端會同周天爵確查該革員是否與賊接仗抑係聞警先逃據實具奏等因是時文忠請解巡撫職專辦皖北防勦團練事宜上乃簡授刑部侍郎李嘉端巡撫安徽代之 二十二日賊陷池州府城去江十里由大江之柳蟠溪進口為請

溪之內河賊舟泊江口入城擄掠匪解維過銅陵之大通鎮遂連陷銅陵由繁昌之荻港軼板子磯而下時池州府避入建德傳聞銅陵縣知縣某被賊擄去不知所終 二

十四日賊陷太平府屬之蕪湖縣踞其城三日蓋偵知東梁有防兵也初陞制府自九江回馳抵東西梁山察看形勢派令福山鎮總兵陳勝元督兵千餘人防守東梁山又以太平為由安徽入江甯之東路招募鄉勇千人檄太平府督同大信巡檢守之由采石至江甯鎮則省城之門戶檄江甯府督同江甯當塗兩縣守之亦募鄉勇千人其下游之龍江關設水勇五百名交河工同知統帶上河安

粵氛紀事 卷之三

八

置商勇一千二百名由木商董事管帶固已節二設防扼其要隘而論者以為東梁之守太弱其他新募之鄉勇未經行陣敗其一則其餘皆從風而靡也制使欲以全力守江甯故盡撤其沿江之防衛而東梁四合山之役卒以兵少而火攻不備遂為賊所乘据原奏稱二十五日三更官兵瞭見上游兩岸火起探係賊船在四合山順流而下次日辰刻總兵督飭游擊都司等帶領兵弁分駕艇船擊沈賊舟三隻賊始稍却我軍復追至蕪湖則該匪已水陸並下復用連環鎗炮擊沈賊船二十餘隻以日暮無風不能前進乃該逆于戌刻乘流復下我軍攻之不克陳勝元

中炮落水陣亡並有水勇金阿五亦受傷殞命等因尋聞是役也賊偵知我兵火葯不多乃以空載之船實土先發其真賊皆在上游待我兵火葯將盡連檣而來江上之守遂潰太平去江三里爲金柱關賊過關以其名與偽號同不入然郡中官吏皆遠避賊黨登岸入城虜掠而去舟至采石遂分水陸兩路其陸路徑由采石慈湖至江甯鎮先期抵南門城下水師後至則南畿之禍作矣

九江下巢湖陣亡 三年正月

安徽壽春鎮總兵恩長滿洲廂紅旂人

据原奏該逆于初八日五鼓順流而下總兵分水陸三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九

路接戰督同水師副將連開大炮擊碎逆船三十餘隻斃先鋒賊匪四五百人紅旂板帆篷槳飄流蔽江該逆抵死抗拒愈聚愈多該總兵自用馬鎗炸裂猶麾兵轉戰而下力竭投水身死奉

旨著照提督陣亡例議卹

安慶殉難 同上

安徽巡撫蔣文慶漢軍正白旂人甲戌進士

安慶府通判楊序鏞

候補按察使司獄張清

左營額外吳紹光

候補知縣劉倬緒

當塗縣典史陶慶禾浙江山陰人

浙江從九品高友章

在籍江蘇從九品王澤

候選從九夏雲階

候補從九沈成謨

望江縣知縣魏君選

望江縣華陽巡檢王泗紹興人

望江縣典史張寶華江甯人

署懷甯縣典史平原

粵氛紀事

卷之三

十

以上十四員皆向帥查明奏請賜卹者其望江縣三員似係望江本城殉難者華陽鎮則賊船經過之地惟原奏未及分別聲叙合于安慶殉難一摺中其高友章一員從撫軍在城中時幕友蓋散撫軍奏稿友章代爲繕清未完賊至遂同死之友章號鸞坡此予聞之撫軍之胞姪者撫軍殉城後有家丁夫其翎頂購棺一具昇置堽寺中賊去後方懸賞格購撫軍尸又經懷甯縣人探知在寺昇以報功家人後至始認明改斂焉撫軍殉難本末另有事略詳之

候補從九趙文彬

未入陶紹安

撫標左營額外委吳善庚

右營右哨趙玉龍

記名外委趙承恩

以上係續查請卹者內又有候補通判陳元助候補縣丞葉鑑前懷甯典史陶譽本三員嗣據李撫查明三員實未殉難奏請撤銷惟葉鑑被炮傷不知下落附記于此

太平東梁山禦賊陣亡 同上

江南福山鎮總兵陳勝元

粵氛紀事 卷之三

水勇金阿五等

事詳上奉

旨陳勝元著照提督陣亡例賜卹其水勇金阿五等一併

咨部議卹

是役續查劉長清藉收集潰兵潛回上海而福山千總亦斬獲逃

九江上下游勦賊陣亡

江南蕭縣營都司袁壽崧山東人

据原奏在小孤山老鼠峽等處力戰陣亡續呈明請卹在案

九江上游紳民禦賊被害

湖北廣濟縣監生周錫捷

同弟周錫鸞

据楚督奏稱周錫捷在鄖穴老鼠峽等處禦賊手刃二賊勢孤被執罵賊不屈被賊剜心遇害甚慘遂與其弟一同殞命奉

旨周錫捷著賞給六品頂戴與其弟一同交部照例議卹

九江民婦遇害

九江民婦譚鄭氏

夏鄭氏

据楚督奏稱九江府城人賊至被擄不從同時殉節奏請建坊旌表奉

粵氛紀事

卷之三

上諭逆賊自武昌下竄黃蘄九江一帶被賊蹂躪沛流

離該監生

此與上同

及民婦等獨能深明大義力拒凶

鋒以身殉難尤堪嘉憫著該撫建坊旌表以昭激勸該

部知道欽此

粵氛紀事卷之四

長江挺險

謝山居士輯

粵西之匪起自桂平而猖獗于永安之役以後然其注意于楚尾吳頭者已非一日當其攻桂林不克自念粵西之地敵骨擊髓無可留戀其全股逸入楚界不過怙恃眾寡時以覘勝負耳然當是時虎失其負嶠之勢鹿方有走險之虞若使鎮將擊尾節帥迎頭縱不克摧陷廓清亦足以使之形格勢禁而徐程兩制使既已失其可乘之機豈能撲其方揚之燎洞庭既渡駕其全勝之舟師以爭天塹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一

此正虎而翼者也賊既入江而我無水師之備雖使公瑾復生不能取勝何況東梁之門戶上之不能得虞雍公采石磯之捷次之不能收黃定南板子磯之功欲恃金陵高大之城謀背城而借一焉吾見城小之足以自固者矣光武守昆陽而王邑二十萬之師不能下孔明用兵于陳倉郝昭以千餘人守之卒完城以待張郃之至無他控守之形易也若金陵周圍百餘里之城東之與西相距四十里此正兵法之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者豈非自戰其地為散地者乎用兵者聲東而擊西今賊乃聲西而擊東則不守鍾山之故也當二十二年英夷之役聞我軍調壽春

顧兵來省于是突換紅旗旋安設大炮于鍾山預備攻城牛督奏稱鍾山俯瞰全城以高臨下勢必不支是覆轍已在前矣一旦兵臨城下悉棄其城外之戰地以資敵于以使之肉薄攻城距堙蟻附此必敗之道也金陵之勢北高而南下故鍾山足以俯瞰全城是建瓴于高屋而拊其背也賊始營于南門外雨花岡上即六朝之臺城其後轟陷儀鳳門遂分踞鍾山向帥初到其咨照文中言該匪現踞鍾山我兵未能奪回難于著手蓋西南為賊蹤水陸之會既不可與之爭鋒則東北依山為險立壘足以自固且截其東竄之通衢若使當日蘇撫不去鎮江則東門是其專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二

轄之地不至委而去之或挽回于萬一未可知也賊攻省不得必逸而東東晉蘇峻之亂李根請築白石壘已而峻果遣兵出江乘即今句容至鎮江之陸路掠京口以東時郝鑿方自廣陵渡江來援臺城長史孔坦以東門無限亟請于郝公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即今丹徒至丹陽之路乃得拒張健韓晃之兵是則三吳糧道之所通豈有不預為之備者蘇撫果自為門戶計即宜疾趨京口不必前赴白門若恐兵力不厚并力江甯則捍遠亦即所以顧近而進退狼狽卒兩失之豈非方寸之已亂乎京口為自古用武之地滄桑變易轉眼興亡當

國初鄭成功由海道入寇首陷其地一時蹂躪之慘則邵子湘詩所謂父老傷心談已亥青燐白骨慘瓜洲者也遭際

承平二百餘年地沃民稠場運兩商甲于淮上而十年之間遂兩遭其厄圖山之役惟副都統殉難而自泰普觀察以下悉奔城走本年蘇撫自白門移節旋退江陰若非向帥之來則正所謂東門無限者矣若維揚之役邸報不詳而以予所聞于邗人者則十年前之覆轍而但都轉躬自蹈之卒以一郡人委之釜中几上不悟在乘危徼利之市傭僇其尸而寸磔焉曾不足以比死者之一灑惟兩都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三

轉身任專圻而失身于市井君子惜之漕臣到揚稍後未必與其謀然老至耄及者亦相與掩耳盜鈴駭師遠境以遙避其鋒則誠揚人之不幸也
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陸路之賊悉抵南門城下江甯省會去大江二十里其內為北河北河之上游曰上河新安木商之所聚也賊之自水路挾舟師而下者其賊目洪楊等皆先踞上河洲上房屋崇閤市鎮集焉賊始至即將沿江堆列之木簞悉數放入南門河下備棄埋之用也初兩江總督陸建瀛自九江退回過安慶蕪湖皆不守惟東梁山安置防兵千餘沿途稍二部署遂于十九日抵省城一城

皆驚時江甯京口將軍祥厚江南松江提督福珠洪阿江甯京口副都統霍隆武皆在省城制使坐節署三日不出將軍等函請仍赴上游迎擊不應而是時江蘇巡撫楊文定奉

旨督同紳士及前任廣西巡撫賞給六品頂戴鄒鳴鶴辦理團練猝聞制使到省遂藉防守鎮江帶兵徑自儀鳳門出將軍等止之不及乃會同都統提督及江甯藩司祁宿藻聯銜奏劾
上震怒逮制使入都治罪而是時事起倉卒方議燒毀城外民房分守各門要隘皆不及將軍奉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四

旨兼署總督閉門登陴而水陸之賊已先後抵城下燎原之勢不可嚮邇矣 二月賊在儀鳳門外之靜海寺穴地攻城時官兵籌集堵禦以賊船皆在水西門而陸路之營分布于南門外兩花園上于是防兵自西南一帶步二為營不意賊之自東北衝虛而入也初十日之父官兵自城上遙見南門外賊駟馬數百匹奔赴水西門火光燭天遂并力堵勦鎗炮齊發不意羅籠騎馬之賊皆芻靈也賊以乘其所之計紮紵為人披紅衣繫之馬上一馬一燈鞭之西走官兵方報捷而賊已轟陷東門自其缺處梯而入復有奸匪在內接應于是蜂擁而進由官兵之腹背衝擊

勢遂不支將軍提督等力戰賊績遂閉駐防之內城 十一日駐防城陷將軍署總督祥厚暨提督都統以下皆死之將軍身督駐防兵奮力鏖戰而是時官兵皆潰惟洪湖泰州兩營不滿三百人駐防之眾五千其能戰者無幾而救死之際老稚登城婦女餉軍靡不荷戈以待將軍都統手刃數十賊佐領以下悉自致于死地先後殲賊千餘而賊已據十則圍之之勢重重包裹遂聚而殲焉陸制使行至十席前遇害祁方伯城陷之前數日以憂死一時文武員弁先後戰沒者查奏所及遺漏尚多亦有身陷賊中變姓者為賊傭雇乘間自拔而歸者惟署上元令劉同縵為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五

賊所執卒抗節不屈死而督辦團練之鄒中丞亦殉節于儀鳳城下 十二三等日賊驅城內壯丁為兵以充伍兩之隊統以偽兩司馬等職又聚婦女閉之館中而統以粵西之大脚婦時城中悉稟偽東號令洪秀泉僭號天王坐擁虛器遂以制署為偽殿傳令城中紳民輸助軍餉乃按所助之多寡得其貧富之差等遂挨戶搜括紳民受其騷擾相率經溺及舉室自焚者不可勝計當二十二年英夷之役城內居民盡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及遷避入鄉土匪之劫掠地棍之誅求不堪其擾其後撫議既定頗中悔之是役也事起倉卒又以前此捕遷失計進退猶豫遂及

于難賊之陷城也向帥自安慶沿江之北岸繞至六合遂由浦口渡江復繞至太平是月十六日向帥過太平府偵知陸路之賊皆充斥于北路之慈湖江甯鎮一帶郡之東鄉小丹陽者乃晉書所稱由姑孰至建康之間道又其東則句容賊初不知故沿東一帶居民皆接堵紳民乃導之出東門住小丹陽二日以待後兵之集遂取道營于句容之渣化鎮二十六日進攻東路之賊營毀其土城我兵欲移營進扎賊分營迎拒二十九日遂直逼賊巢敗之于是自渣化鎮移營進趨孝陵衛謀奪鍾山也是月中旬賊分布船隻自浦口渡江徑窺儀徵瓜洲直抵維揚其南岸之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六

賊自下關觀音門直泊鎮江遂于二十二日陷鎮江府二十三日陷揚州府時蘇撫退守鎮江賊至官兵不戰而潰遂退至江陰京口副都統文藝亦退至丹徒鎮遂陷焉揚城告急 上飭漕運總督楊殿邦統兵赴援兩淮運司劉良駒及前任運司但爾倫同在防所賊于二十三日申刻陷城漕臣及兩運司皆乘舟先至上游一帶退守而府縣亦均以不知去向奏聞 上怒飭欽差大臣琦善查辦分別遣戍革職而城中之炮位火葯軍糧悉奔以資賊二遂不血刃而取焉時琦欽使

及直隸提督陳金綬報稱擊賊于浦口蘇撫報稱擊賊于
焦山北固山等處皆張虛捷也 三月初六日向帥督師
進襲通濟門外之賊營敗之時賊聞大兵將至增高城堞
外築土城深溝高壘以圖負隅又簡精銳之賊調赴東路
我軍挑戰賊堅守不出僅于牆內開放鎗炮是日之夜官
兵乘風雨黑暗進兵攻之一軍出鍾山一軍出中和橋以
分其勢別選精兵自中路五鼓直搗通濟營毀其三壘又
救出城中逃難之百姓五百餘人十一日進襲七橋窰之
賊營破之官兵遂移營進扎據其要地大帥暨免死旗于
橋畔凡脅從之難民自拔而歸者又千餘人時則鍾山及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七

上以其時賊蹤密邇江甯飭即由河南安徽取道行至浦
口則賊已陷揚鎮遂由六合儀徵馳抵維揚城外時則閩
學勝保告奮勇請行
上飭其與陳金綬統帶北兵合為一營是月初九日陳勝
一軍移營至帽兒墩琦帥後至移營雷塘集均距賊營數
里陳勝分勦城西之賊琦帥督飭麾下將肅州鎮總兵雙
勦城北之賊皆敗之十二日城內之賊由北門擁眾數
千直撲琦帥大營官兵奮力擊退陳勝兩將又由西路統
過觀音山會合追截毀其賊營三處據原奏殲賊七八千
人雖未必盡實而賊自踞揚以來此其受創之差重者矣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八

殲之不能防其出沒也初七日向帥分五路之兵攻江甯之通濟朝陽二門該逆每門各出二三千人拒戰敗則退守入城十一日大營扎紫金山賊以我據其形便之地謀攻奪之不克官兵遂分水陸三路進勦長江上游之賊另派水勇各持火器用小艇沿江北岸順流而下潛渡南岸會合三路之炮船繞出夾江于蘆葦中張設疑兵誘敵出戰擊毀其橫塞隘口之鹽船三隻遂將賊營之炮台望樓一齊蹋壞惟賊船游弋于江面而岸上炮台七座相爲策應雖此次水攻稍爲得手而至客勞逸之勢殊也 十六日總兵雙來專攻揚城之北面該逆伏匿城壕中施放鎗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九

炮我軍毀其城上之望樓一座陳勝之兵復攻其三面賊皆堅守不出二十日官兵轟破北門之東西兩路城壕十餘處又將城身洞穿數穴旋經該逆堵築完之同日瓜洲虹橋紳士舉人內閣中書鍾淮等焚燒賊船數十隻我軍水師艇船會合攻勦遂將金山一帶江面殲其水師之悍賊百餘名時值向帥派提軍鄧紹良由焦山至甘露寺賊船分泊處所以次掃盪并擊其陸岸之賊敗之于是瓜鎮一帶賊勢漸蹙矣 五月初一日賊由天甯門旁暗門突出千餘人偷搭浮橋渡河欲撲我營經總兵雙來帶兵迎勦又自廣儲門竄出多賊分股救援該逆三退三進以撓

我師雙來親執大旗首先衝入賊隊弁兵一擁而上殲斃一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該逆不敢戀戰悉由浮橋竄回橋梁斷折落水死者不少其西門之賊亦偷挖暗門陳勝等乘其未出而擊之獲全勝焉

上以雙來屢著戰功先行賞給白玉翎管以示獎勵未幾以奪城首先登陣後援不至受傷陣亡 賊之分竄大江南北也自江甯至鎮江其在南岸者向帥任之自浦口至淮揚其在北岸者琦帥任之乃調派吉林黑龍江後至之兵扼其自浦口竄入淮徐之路賊果于四月初九日攻擾浦口六合其六合之賊經吉林官兵擊退而賊之擾浦口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十

者黑龍江兵畏不敢擊遂自浦口進陷滁州破臨淮關直趨皖豫 上命琦帥以欽差大臣統領江北各路之兵聽其節制旋命勝帥會同周侍郎天爵江甯將軍托明阿勦辦皖北河南之賊其揚州軍務則命刑部侍郎雷以誠幫辦是時瓜揚一帶之紳士招募水陸各勇與官兵夾擊凡在虹橋入戰皆捷其鎮江之京峴山北固山一帶則鄧紹良迭有斬獲向帥駐紫金山與之犄角而江甯城南四大社之紳董皆有敵愾同仇之志于是南北諸軍一氣聯絡自浦口一蹙賊以大股牽制北路之兵遂自江甯派賊目黃生才等

赴援揚州又被官紳各路兵屢敗之乃于八月間乘夜
 燒虹橋竄出各帶火器刀矛潛撲瓜鎮一帶之營逢人即
 擲見壘便焚凡燒毀各營五六十座官兵却退七八十里
 鄧提軍自京峴山逃回江甯徧體皆傷五指潰裂向帥欲
 以覆軍竄之法而不忍也其紳士民團則自內閣中書鍾
 淮等以下死者不可勝計瓜鎮兩岸賊如爛毛東路則自
 丹徒鎮衝至馬陵幸焦山之師船遙為聲勢向帥復遣兵
 由陸路扼之于高資九華山一帶蘇常幸獲其金于是揚
 州之賊僅留數千踞城其餘悉回江甯及分竄皖北各處
 先是五月間江甯城南四社之紳士團練助官預備雲梯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十一

江甯殉難

署兩江總督江甯京口將軍宗室祥厚滿洲廂紅旂人
 江甯京口等處副都統霍隆武滿洲廂紅旂人
 江南松江提督福珠洪阿
 前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沔陽州人壬午進士
 江甯藩司祁宿藻山西壽陽人戊戌進士城陷前病卒奉
 旨照陣亡例賜卹
 前任廣西巡撫鄒鳴鶴江蘇無錫人庚辰進士
 江南鹽巡道涂文鈞順天宛平人已丑進士
 江南十府糧道陳克讓奉天承德人癸未進士妻李氏闔
 門殉難續經呈請奏卹在案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十三

江甯府知府魏亨達直隸昌黎人
 上元縣知縣劉同纓江西石城人丁酉拔貢
 江甯縣知縣張行澍
 布政使經歷高鏡涵投水死
 江甯府經歷顧璜
 候補府醫敬邦
 前浙江樂清協副將湯貽汾同女殉難投池死 女係適 王姓
 前浙江嚴州協副將伍昉阿
 河南試用知縣方恩露同胞妹一女及其妹孀生員夏立
 容續在都察院呈請奏卹在案

以上有初奏續奏及家屬呈請者然紳士不過十中之
一若婦女則百中之一不能具詳也將軍及陸制使鄒
中丞劉大令湯副戎別詳事畧中

揚城殉難

揚州協副將朱占鰲

詳失守原奏

兩淮候補運判周詒孫

据奏禦賊被戕妾女俱自盡

兩淮候補鹽大使武林

候補庫大使張式瑛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七

以上二員据奏遇賊不屈受害

兩淮候補批驗大使陳大馨

据奏罵賊不屈同妾子殉難

兩淮候補鹽知事恩壽

据奏先將妻子溺死旋與妾甥孫女同時自盡

兩淮候補鹽知事諸嘉祿

据奏罵賊不屈長女增姑痛憤自縊

兩淮候補鹽知事孫紹恒

据奏罵賊被戕及其子孫因培孫康培孫嶺培同時被
害妻妾媳女六口自縊孫女三口投井死共一門男婦

大小十三人

揚州府經歷王鴻漸一作候補經歷

据奏禦賊被戕

兩淮候補鹽經歷邵銀

据奏殺賊多名眾寡不敵被戕堂姪廩生邵沅培生員

邵鎮均被斫傷旋自盡死又邵銀之妻媳孫女六口同

時殉難

江都縣教諭黃元灝江蘇太倉人

据奏罵賊不屈被戕家丁陳元上前救護同時被害

兩淮舊商後裔議叙八品銜張文江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七

据奏罵賊不屈與嫂妾三口同時服瀆殉難

以上十一員續經怡制使查明續奏者奉

旨飭部議卹又同日奉

上諭昨据怡良奏揚城失陷之時候補微員尙有殉難者

而失守地方之運司劉良駒及已革揚州府知府張廷

瑞已革江都縣知縣陸武曾及督帶防堵之漕運總督

楊殿邦以上該革員等或身為大吏或責任守帶轉至

候息行間冀邀寬典何以懟死節而勵人心除陸武曾

改發新置張廷瑞改發軍台外其餘著楊以增押解配

遣其楊殿邦所欠鹽課銀兩著飭速行完繳不得任滋

延宕但明倫劉良駒及此案內應行發遣百革員著卽
迅速起解毋任逗留欽此按一時遇害之員雖其趨避
不及同陷賊中而或完一身之大節或保一門之全貞
均能不受賊辱無愧于見危授命者然當其曆薪驟發
王碎芝焚者何可勝道而

郵典所及僅見一斑則又國鷄中之較幸者至于守土帶
兵之員皆以避居在外不及于難又幸中之大不幸者
也

揚州接仗陣亡三月

山東高唐營游擊華雲龍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圭

署陝西漢中佛坪營守備周玉喜

直隸提標城守營把總杜芬

以上同見一奏中

直隸長垣營遊擊白含章

據原奏中炮陣亡

署守備李自珍

據原奏陣亡

揚州攻城禦賊陣亡 五月

甘肅肅州鎮總兵雙來

總兵瞿騰龍

以上二員奉

旨敕建雙忠祠

本籍內閣中書鍾淮 按此在九月卅
祀于雙忠祠

據原奏虹橋陣亡

鎮江攻城禦賊陣亡 三月

外委田光祖

據原奏攻城陣亡

鄧軍門幕友林卧梅丹陽人 此在九月

在京峴山遇害見恩忠錄

附記江甯揚州軼事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去

癸丑白下之役賊未至之先六府謹錄鎗壯稽其出入
懼奸細之闖入也惟賊自擾粵楚以來毀廟宇殺僧徒
金陵城內外之和尙實繁有徒而報恩寺爲叢林禪院
時則僧徒之求入城避難者每日無慮數十人甚至一
二百人不等而官不加盤詰者以其爲賊之仇類而不
知賊之奸計卽在于此據原奏稱奸匪內應探報中言
有三千和尙開門迎賊後有自賊營逃回者稱賊破城
後城中所有僧徒大半變爲長髮亦未聞賊有下令殺
和尙者是則預遣奸匪先期扮作僧服以示不疑賊之
計巧而我之墮其術中者不覺也

正月十一日賊目皆自上河入城有擁長方卧輿障以紅呢數十人昇之行二至偽殿即制有粵西之大脚婦接遞而入在輿不聞聲歎之聲入內不見響燥之迹遂傳其所昇者一偽王之木偶而已予謂姚萇奉符堅木主以行此亦軍中之常不足為怪惟洪秀全乃金田會中之執牛耳者不應至金陵後反受制于偽東李次青觀元度為予言近自金陵逃出者撰有賊情纂畧言楊秀清專攬威權洪秀全徒擁虛號賊徒皆奉天主教篤信妖呪之術楊逆恒于夜夢中假稱天父下凡呼洪逆至卧榻前數其罪洪膝行屏息拜杖而去次日晨起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七

楊趨詣偽殿謝罪言實不憶昨夢中事洪亦了無怒容唯唯而已据此疑是洪秀全之子為楊逆玩之于股掌間其後楊逆謀奪洪位韋正之子方自皖來密與洪謀夜以兵圍偽東之第並其妻子皆殲焉雖滔天之惡不足以蔽其辜而洪逆受其脅制衡之刺骨亦可見矣自楊逆死而洪秀全之名復著其子襲父名似受之西人者故蕭朝貴之偽印至今仍之韋正即韋昌輝四年湖北探報中猶有韋昌輝之名亦其證也駐防城陷旂民婦女有效江甯備婦裝得免者後賊偵知之驅之出城殲之于南門橋上投尸于河江甯備婦

有所謂大脚片者所著之履薄底幫尖與旗裝迥異壬寅夷事之役京口陷殺旂民無數江甯駐防聞之悉去旗裝而備婦之大脚片無論大小新舊搜買殆盡頃賊匪入城偵知前事遂不論旗漢見所著大脚片者悉刃之此等備婦油頭粉面身衣綾羅實具誨淫之術而富室子弟有所謂門限裏者即係此輩充選卒不能逃劫數也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八

八月上海劉麗川之變領事通馬復藉貿易遣舟赴江甯為寄書于楊逆行至鎮江被官兵巡船擊獲由制使咨照粵東查辦卒以內患未平遂寢其事其三月會至江甯則其寄該逆書中白道之具詳江督咨照中賊自江甯分兩路竄入鎮揚揚人初欲踵二十二年之往事以重賂求免賊陽許之而陰用其假道取虞之計遂不傷一兵不折一矢而取之其揖盜之魁則猶十年前之戎首也方二十二年英人陷鎮江時但明倫任兩淮都轉計無所出適有在揚城開張書畫館之江甯民者與商客顏某謀請至京口訶之遂許以賂款三十萬

求免入揚其欵則商人要都轉由運庫提借遂以紆禍
語具揚商月報中是役也賊之謀者入城江壽民識其
人遂欲效前事以賂止之適前任之但都轉助防在揚
與現任之劉良駒同畫守禦之策于是商人議定遂達
于兩都轉是時在揚各官皆妄冀完城以仰守土之責
相與掩耳盜鈴不敢置喙不意賊情叵測給以將沿淮
淖河而上未能越邗溝而飛渡也乃與江壽民約過境
不擾令官員暨避城外事過之日得以守城報捷論功
江壽民自謂得計以其身質于賊營賊抵鈔關託以入
城覬視帶領數百人分住城內各窟宇秋豪無犯江從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九

賊而入徧告居民接堵無恐時

上方飭漕運總督楊廣德督兵防守揚城扎營在外江見
城中之賊日益充斥方欲詰其敗約而賊聞續到之官
兵反責江壽民欲以空城計陷入重圍遂鞭壽民貫其
耳駢之登城以退官兵江自知賣城之罪齏粉莫贖乘
間自盡賊乃下重閉之令樹幟負嵎振臂一呼羣賊蜂
起是時▲內居民先期逃避者不過十之二三幾于一
網打盡而揚城大吏及守土之官皆以避居在外不及
于難則江壽民之所保全者也
居士曰天道至遠非所敢知故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十

夫五星聚井史氏欲神其事鄭當再火裨竈已失之誣
至于人妖物妖歷代五行所志采自稗官野史亦有得
之童謠道聽者好事之徒侈言神怪占驗之術推究禩
祥皆聖人所弗道然蛇鬥于門無鱗不作雉雛于鼎唯
德可贖則人事不可不慎也東南之俗習尚浮華男子
奇服婦人靚妝自粵東洋行轉輸廢者達于江浙凡衣
服器玩之簇為新樣者率以洋字冠其名二十年前識
者已知其必有夷禍矣壬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
獄起徽甯一帶惑形家言久盾不葬猝聞其事相與戒
嚴傳聞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而死者之輟輒遭其
斧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
發富家貴人窆壙竊其珠玉襪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
涇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尸之真
盜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為青蓮匪黨然絕無
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
數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尋視其小兒
瘵處被人搗發斧其頤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
為妖術也貧家小兒孀于門外過者投以瓜果冥飢于
其中有項暈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也小
兒實不死奈何弃之遂傳解謎方如其法急救而蘇者

全活無算然一兩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于畿輔輦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鞠治者率多流備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卽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予意此必邪教中符呪之方藥欲藉人精氣之靈而顧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西洋人傳教先令吞丸一枚服之則一心奉教至死不移各會匪教中亦多有之粵東紅棍賊起入其會者教主令飲血水一鍾齊聲聽念悖逆之語此見于曾中丞望顏所奏者至徐制使廣縉勦捕翁源股匪奪其太公旂爲匪類祕傳之物相傳明末妖道所遺襟以符咒之術遇有劫掠卽將

粵氣紀事

卷之四

三

遺旂請出禱之無不立應及驗其旂色血跡甚多則亦似有靈物馮之者是數年來之行踪詭秘未必不出于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爲魔蠱之用初取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葯投之使其醉不至死待其弃之漏澤則如採九蕞底得珠領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真鬼域之技能遁其形而胥吏因緣文網疎縱欲以圖之于噬臍之日救之于解腕之時不已難乎又聞蕭山事發紹興有三足貓兩頭狗晝入人家捕之無所得是時馬醫夏畦之子無不閉戶守小兒及聞言四起怖牀誅履之

不及人持一挺以防不虞此正物妖因人而興所謂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是年當丙午陽亢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豈意豺狼當道而食人鴟鴞毀室而取子當江甯城陷之先杜鵑滿山哀鳴竟日斑斑血淚固已數萬生靈魂隨鳥化而黃鐵禪大令哀忠咏記其同年某孝廉有一女已許嫁忽化爲男之異竊意

國家不惜數千萬帑金命將馮牙拯生靈于水火惟恐不及而劫數難逃禍幾先見予故詳記其事以爲異日續丙丁龜鑑者資攷證焉

粵氣紀事

卷之四

三

據七年和欽使續查開單請卹內稱內城攻陷該官弁等或奮勇捐軀或臨危自決均屬深明大義無一偷生所有協領伊伯納等八員佐領伊喻等二十員防禦祥德等三十九員驍騎校多奎等十八員經制筆帖式達哈納等三員候補筆帖式清松等五員委前鋒校吉陞等十五員世襲恩騎尉音登額廕生銀秀休致副將伍已見休致協領鳳格休致佐領順保等三十員休致防禦錫齡額等三員休致驍騎校恒秀等二員文舉人慶明等五名舉人奎慶等十名貢生陞興等二名廩生導陞等三十六名繙譯生員巴生圖等二名文生員惠祥

等六十名均請交部從優議卹奉

旨依議欽此

補四年續奏請卹人員

候選訓導孫際雲闔門四十一口舉火自焚

江淮衛千總候升守備王國賓並妻周氏等

江甯府魏亨遠之妻韓氏等

通判程文榮 教諭歐陽晉 上元教諭夏慶保

江甯織造衙門筆帖式圖桑阿妻汪氏

試用知縣裴傳李幼輿 前溧水縣林載榮同弟林載觀

縣丞方若夔 從九周之璠楊忠宰未入章璋

粵氛紀事

卷之四

三

前任江都縣陳第誦 署副將安徽游擊沈胤 徐州總
 兵程三元 署都司世襲雲騎尉吳學鳳並母宋氏等
 千總江繼勳 把總陳漢並其父陳景元及生母余氏
 漕標把總韋馨 徐容光楊善 安徽守備包廷芳 前山
 西忻州府曹森及其孫曹裕昆妻李氏等 丁憂直隸州
 州同婁家蘭 候補鹽大使張德 千總戴麟廷並其兄
 戴森子戴玉麟 候選未入黃懋和 從九銜韓坦道及
 弟慶道 從九銜徐以諸並家屬 安徽監生潘烈 增
 四品封典文生胡沛並孫啟烈 文生王金洛 呂 增
 生仇安元並各該家屬 書吏戴秉 仇安祥 呂 增
 城 張景 蘇華福 趙尚謙 余杰並子弟親屬
 民人潘長均 許竹如 李觀成 邱小遲 濮天成
 俞世義 李德均並子弟家屬 民婦將王氏等各家屬
 書吏范承基之母范嚴氏等各家屬 揚州殉難等州同
 銜縣丞黃署及子黃俊黃偉 江都監生余立堂並家屬
 浙江監生徐珍及妻黃氏等 甘泉監生柳鏞文生柳緒
 並鄰人李如棠及各該家屬 儀徵武生劉松麟並同居
 之鮑春信及各該家屬 湖南民人陳那慶 銜千總聞
 樹棠之妻馬氏 以上均奉 上諭或巷戰陣亡或罵賊遇害舍生取義

大節昭然所有官紳士庶之家屬各口及隨同殉難之
 家丁僕婦人等均著該部查明咨部清冊一體給卹
 典其官員內有因案降革者即著開復從優核給等因
 在案

粵氛紀事

卷之四

四

粵氛紀事卷之五

謝山居士輯

北路奏膚

東南不足以爭天下而其變也每當西北有事之秋既為用兵者所不暇及而去畿輔較遠得以鼠身自便故當中原削弱外戚宦官用事一時貪酷之吏培克虐民民不堪命則相聚為盜各踞一方如西漢之新市綠林東漢之黃巾五斗以及唐之黃巢宋之方臘元之張陳等是也其有乘中原分裂之時豪傑起于東南馳驅馭馭亦足以保境息烽而一時縉紳父老星推戴以為偏安之主則孫吳六粵氛紀事 卷之五

朝及五代之南唐吳越皆是也若明季之局則少變矣考其流寇起于秦晉間以延綏缺餉民無所資遂糾邊人為賊及其度滬池由豫入楚由楚入蜀流毒幾徧天下我朝西陲拓地幅員萬里回民番部俯首帖息莫敢有異志張格爾偶逞跳梁若以卵投石生擒而俘僇之然則東南一隅之地欲以觥觥制尋常蟪蛄綿歲月其勢斷不能久粵逆方延喘白門朝不保暮而梟視狼顧輒思長驅豫晉睥睨神京其亦不自量矣然當日偽封之七逆蕭華皆乳臭兒石達開秦日綱方思分踞江鄂而洪楊兩逆以草竊刑餘

之人一旦入其所謂小天堂者不但珠玉綺羅充物山積

即搜其囊藏發其窖鏹亦以數百萬計方且擁秦淮妓女

置酒高會日有富貴故鄉之想于是道林鳳翔李開芳等

自皖豫一帶糾集擒匪以圖僥倖一決藉以牽制南下之

師迨至兩載喪師隻輪不返然後知螻臂之怒不足以當

大車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始絕其得隴望蜀之妄念

論者謂南人不習車騎今以西北之兵自戰其地事半功

倍是以收效速而得算多然當該逆起事正直豐工漫決

之際

飭下東撫河臣截留南漕三十萬石拯救災黎又以甘盤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二 舊學董視其事而雍沙番子之役

親加平反謹及重臣用以綏靖邊陲不勞兵革是則當日

惟西北晏然無事故煽惑之饑民少而覬覦之異志消也

况賞罰不嚴則軍令不肅以勝帥披堅執銳窮追二千餘

里殄其援救之賊使之鳥奔獸駭不能復合可謂勞矣乃

以頓兵高唐半年不克天威震怒治以擊問之罪于是值

王激厲將弁深入賊壘火攻水戰以全策廉之遂使狡兔

三窟次第廓清寶賴

庸算之操其先勝也予于北路賊事之速因以深情粵楚

當日若燎之方揚不撲滅之又蘊崇焉是誰之過與

三年四月初八日金陵之賊分遣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等渡江攻六合不克旋攻浦口時都統西凌阿統帶黑龍

江馬隊之兵營于高岸上賊舍舟登岸分三路滋擾官兵迎勦于蘆席營甫經交仗馬隊之兵退回山後賊遂越嶺

焚擾營盤經援兵擊退賊遂乘勢進陷滁州破臨淮關于二十二日攻鳳陽府府縣督兵相持旬餘接仗三次援兵

不至遂陷焉惟鳳陽縣主簿張士林死之賊遂連陷穎州府屬之穎上霍邱等縣五月初四日進攻亳州又陷之時

皖北之宿州蒙城亳州壽州等處捻匪四起洪逆已預遣人糾約周侍郎天爵督辦江北團練稍治其尤者呂侍

粵氣紀事 卷之五 三 鄂督方抵宿州新授皖撫亦至焉

上飭三省會商防勦而賊已自亳州太和等處沿途襲脅遂竄入河南界 是月初七日賊陷河南之歸德府知府

陳介先經調赴行營叅將及前任知縣以下之殉難者十餘人初九日賊由劉家口沿堤竄入甯陵陷之初十日

陷睢州 十二日賊竄河南開封府初營于汴梁城外值是夜雷雨交作風拔大木省城居運河之下游霎時城濶

水深數丈賊移營于高阜而火礮已濕不能擊時賊之被淹被墜而死者數千人不戰而創若使官軍乘其疲而擊之事未可知惜大府志在守城不謀追賊賊不得逞遂于

十七日夜解圍走沿河隄西竄謀掠朱仙鎮也 初賊自皖擾豫

上飭理藩院尙書恩華統帶後起吉林官兵由淮徐一帶進勦追河南事急適恩尙書行至山東

上命與東撫李德專辦山東防勦又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督同藩司張集馨專辦直隸防勦是時賊過朱

仙鎮搶掠一空悉載其輜重由汜水縣渡河陷溫縣擾及武陟經武陟紳士帶勇隨同大兵迎勦逼之于司馬集敗

之賊遂舍武陟西走懷慶 六月初三日賊圍懷慶府上聞賊已渡河大河南北官兵雲集不可無統領以一事

粵氣紀事 卷之五 四 權乃授訥相為欽差大臣又飭勝帥馳赴豫中解懷慶之

圍時任懷慶府知府余翊河內縣知縣襄寶督帶官兵紳團登埤固守晝夜巡防賊屢攻地道不克先後破其

地雷十三處凡圍攻兩月賊技不得施遂萌窺晉之志方賊之入懷也

上以其與山西接界旋飭西撫哈芬與東直三省會勦并嚴防交界要隘乃派令河東道張錫蕃帶兵防堵絳州之

垣曲縣七月賊竄垣曲張觀察死之防兵潰散知縣受宗孤城力戰身受七傷殞命遂陷焉旋陷絳縣曲沃縣曲沃令丁瑛死之賊由曲沃北撲平陽府初十日進圍平陽

知府何維堪臨汾縣知縣周春陽督兵守禦不克府縣及同知郭升阿皆死之又連陷洪洞縣時訥相行至東境聞賊擾在西當三省犬牙交錯之地乃奏請馳回正定以捍蔽畿輔

上以各路要隘相距較遠勢難兼顧他勝帥自懷慶追賊回

上特授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路之兵而賊已自山西之黎城復圖東竄于是河南直隸兩處戒嚴八月賊擾河南之涉縣武安遂北竄直隸境直隸之順德府與西省交界馮山為險邢臺之臨洛關其衝塞也是月二十七日賊粵氛紀事

卷之五

五

由山路入關陷之分防同知周魯魯力戰被戕身首異處妻蒯氏妾郭氏幕友家丁等同時遇害二十八日陷沙河縣知縣王衡身受七傷亦率其妻妾死之二十九日陷任邱縣惟教諭張秉廉以爲賊不屈死三十日分股連陷隆平柏鄉二縣柏鄉知縣啟城鎗而逃九月初二日賊陷趙州知州會同營守先期帶兵出城扼于距城三十里之沙河沿地方賊一面接戰一面分股由上游徑撲州城知州城守等回兵救援勢已無及賊自入直境以來所過州縣皆旋陷旋退直至入深州始踞之蓋偵知大兵之在後也初四日賊陷樂城縣縣令與史皆死之旋分擾棗城

知縣登陴守禦受傷陸城下賊亦旋去初六日竄晉州知州楊雲齋禦賊不克與其幕友家人同時殉難初七日賊撲深州知州陳希敬死之遂踞焉勝帥之追賊于北路也

賊以因糧宿飽倍道疾趨過而不留故追者皆尾其後深州之役賊以其城固謀休息士卒以養其銳守之數日勝帥之兵直逼城下該逆堅閉不出十九日督兵進勦三面圍攻鏖戰一日敗之忽于二十日夜賊全股開城由東南逃竄遂連陷獻縣交河縣交河令孔慶率其子舉人孔繁禦賊不克父子同時被戕並焚其尸賊遂于二十五日竄滄州知州沈如湖會同城守尉德成督兵迎擊轉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六

戰四時城守尉死刺史被執馬賊不屈遂與其一家男婦十三口皆殉焉其滄州駐防之避難不及同日受害者據奏報男婦大小二千數百人賊自入直境以來此其受創之最重者故積忿屠之初賊過深州畿輔戒嚴上飭僧王格林沁派兵扼其北竄之路賊度前堵後追恐不能瓦全又知日月漸近燭火必息則妄冀天網一面之關不至逼其窮寇之歸師遂由滄州沿隄東走徑窺天津是月二十七日賊分股一竄靜海一入天津靜海至則陷之遂踞其城時天津鹽政文謙謀于天津大令謝子澄謝方團練鄉勇拔出獄中重犯以爲嚮導請自督勇會同官

兵邀之于距城十里外奮勇殲賊二百餘人賊敗而退復誘之于河溝內槍斃數十人獲其賊船七隻賊仍退踞靜海值勝帥之師至遂謀攻城二十八日派已革都統西凌阿等督兵攻其東南勝帥自統大師攻其西南皆敗之賊閉城不出方謀再勦而賊之窺天津者已逸入于楊青駟矣 靜海有獨流鎮者爲運河之要道賊至靜海則分股踞獨流又入天津之楊青駟皆樹柵自固相距不過數十里以爲犄角之勢勝帥自靜海移兵攻楊柳青破其木柵賊不能守乃全股逸入于靜海獨流兩處十月十一日官兵攻獨流分路擊其東西兩岸之賊天津河州之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七

兵自後抄襲敗之十三日又攻獨流天津河州之隊伍首先衝入官兵各路夾勦斃賊一二人該逆負嵎死守我軍三戰三捷二十四五七等日初獲全勝後因賊佯敗烏合之衆紛紛走入歧路一時甯夏岷州各營追賊誤陷水坑而死者遊擊守備及千總以下同時陣亡計官兵斃命三月僅足以捍北方之守賊雖形格勢禁而情歸之暮氣未肯稍戢遂謀窺伺南路矣

四年正月初九日賊自靜海獨流全股逸出過舒城村沿途滋擾遂由河間之富莊駟南竄踞阜城縣維時賊之北竄者自皖豫以來沿路裹脅其從者皆貪財帛子女以乘

時邀利非有致死爭地之心倘有抑挫卽渙散不可復合而楚粵相從之老賊登經斬馘亦喪其十之四五于是造奸謀求援于江甯方思因糧得飽則奪閩東竄以通南路之援

上聞運河事感授鉞惠親王副以僧王 格林沁 遂由天津追賊至阜城築長濠三匝圍之賊不獲狡逞則謀重閉死守以待北上之賊內外相應勝帥方督兵與僧邸合而東省告警之疾置駱驛于道矣 賊之再舉也則虹橋得勝之黃生才實主之時皖廬新舊兩省皆爲賊有舒桐之賊分踞其間適有六安土匪勾結西竄黃生才等遂仍自皖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八

北取道于是月十四日攻六安州陷之又分擾正陽關二十一日賊自六安陷蒙城縣脅土人爲鄉導由僻路潛繞至河南界二月初五日陷歸德府屬之夏邑縣復由小路東行徑入豐工搶大小船隻渡黃二十日陷江蘇之豐縣遂入山東界東省爲上年蹂躪之所未及者賊復因其瑕而襲之且以通運河水陸之援也 是月二十一日賊入山東之單縣聞城中圍練有備遂由邊界行走二十二日竄入金鄉縣陷之署令典史城守學官皆死焉二十四日陷鉅野縣梯城而入文武員弁亦以禦賊同殉二十五日陷鄆城縣署令赴省請兵其妻在署遇害死之賊遂循運

河道徑撲張秋鎮鎮中不意賊至閉市不及賊取賂而行
二十八日陷陽穀縣破南門入知縣文類甫自商河調任
未三日遂及于難二十九日陷莘縣 三月初一日賊自
莘縣進陷冠縣縣令典史皆死之初二日賊由冠縣起行
過清水鎮李官庄遂抵臨清州營于州城五里外之馬市
街 初五日賊圍臨清時

上已飭勝帥東行堵勦運河之賊又飭東撫張亮基自東
昌濟甯一帶迎頭截擊賊至臨清則各路大兵先後並至
勝軍捍其北東兵禦其南臨清州知州張積功及城守叅
將武殿魁率官軍鄉團登埠而守然是役也賊舍山湖驛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九

道專趨運堤意在通阜城之賊合而為一勝帥之師專防
北路不得不為一面堅壁之守惜東撫持重知州叅將屢
請內外夾勦輒以朝氣之銳不敢驟攫其鋒于是賊分路
以撓我師而潛遣人穴南門地道十六日城陷叅將自焚
知州率其家屬幕友家丁同殉者數十人
上聞震怒褫東撫職逮問入都以藩司崇恩代其任初知
州叅將謀堅守以待援兵料檢城中糧糧芻芻足支一兩
月及聞東兵不戰乃取其積聚移之火約局前相與語曰
若有不虞誓不留此以為齋糧藉寇地也于是城陷之日
一炬燬焉賊踞一空城無所得崇中丞乃謀斷其餉道設

長圍以蹙之賊師不得飽野無所掠潛謀宵遁二十六日
官兵攻之急裹脅之眾黑夜開門官兵擁而入遂克之時
則北門之管飛走俱絕賊不得已仍思收合餘燼扼之于
東南兩路以謀進取勝帥乃乘其回竄之不可復振者移
兵南下沿途追勦因而李官庄清水鎮以及莘冠鄆鉅一
帶賊氛再過不堪其擾幸東昌濟甯之官兵鄉團所過邀
擊斬馘不少其土匪之逃散者皆以難民乞撫東撫檄飭
各州縣設計押遣而粵賊亦闖入其中以圖漏網黃生才
雍髮扮作乞民逃至觀城縣之孔家集被官差盤詰送
大營其餘悍賊或攢殺于亂軍中或自縊于鄉僻處亦有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十

在豐工下游扎筏偷渡得免者然卒無一人逸入于北障
川之功此為最鉅而臨清浹辰之守論者以為張睢陽之
保江淮也方林鳳祥李開芳之困于阜城也自以援賊且
旦夕至不足憂惟一意死守待之時
上方憂東事亟飭勝帥兼程赴援僧王專辦北寇度踞巢
者皆楚粵百戰精銳之老賊若驟攻之則困獸之鬥致死
于我非萬全之算乃設長圍斷其餉道而賊待援不至城
中糧且盡兼以臨清之役勝帥過其北上之路音耗不逆
乃相與謀曰守之與走皆死地也若疾趨以求援荷得萬
一之幸則分者可合則大事濟矣于是冒死轉門遂以

四月初三日奪圍而出懼大兵追及之則人持一火器且走且投僧邸方督兵馳禦突大營火起官兵內潰賊乃乘間疾走于初九日南陷連鎮大兵之追者至則賊已樹柵起濠堊矣連鎮有東西二集其附近村落皆饒沃之地林鳳祥踞之而李開芳旋統馬隊之賊由僻道徑趨高唐州五月初二日李開芳陷高唐知州魏文瀚死之時僧邸已統大兵連營列戍值勝帥自豐工追賊還

上飭其與僧邸并力以盪窮寇于是僧王專勦連鎮勝帥專勦高唐時連鎮之賊稍弱而李逆占踞州城與為犄角故官兵迭次圍攻不能得手乃謀築長濠及馬道以困之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十一

賊輒起地道偷劫官軍營盤數受挫折而城中鎮上之木柵土城官兵屢擊不克相持者數月勝帥奏請鑄一萬六千斤大炮又安置地雷數處每轟擊時賊潛伏于地道窟室中不能傷勝帥遂以師久無功奉

嚴旨切責拔去花翎迫連鎮之捷賊斷其右臂僧邸奏功而勝帥已被逮問論遣戍矣

五年春正月僧王克復東西連鎮毀其木城直搗賊巢黨與殲焉而林逆不可得時賊之地道深數十里紆回曲折皆有暗門故其藏于窟室之中其上皆瓦礫榛莽蹤之不可得也方僧邸破鎮殺賊時下令凡幼童之從賊者悉生

致之事定遂悉數送入大營王親鞫之曰若必知林逆所在速首實以獻不惟貸汝死且得重賞也遂有幼童指不其所匿處果得林逆于隧道中生擒之遂解京磔于市

上乃命統得勝兵進攻高唐時賊已被官軍圍困半年勢益窮蹙及聞連鎮不守高唐之餉道亦竭于是更思別踞一方以踵靜海阜城之轍遂于二月初二日走險突出盡弃其馬匹輜重竄至距高唐州四十五里之馮官屯官兵追至則已樹柵掘濠踞其屯內堅固之房屋而壁壘一新矣僧邸之攻馮官屯也相度地形實居高唐在平之下阪四方高而中央庫為地勢之墳起者今之所謂屯古之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十一

所謂屯也屯內富室之居高樓大廈繚以墻垣皆磚石為之非火攻所能入乃引運河之水以灌之語詳臨清文武事畧中追屯中水日深火葯盡溼賊登樓而望則官兵沿墻轟擊危如累卵相聚而謀曰猷溺並至將聚而殲旃不如其降也李逆見事急乃先放屯中難民覓水而出亦遣黨羽錯其中四月十三日偽先鋒黃大漢等雜難民投營請降王乃分別釋之而質黃大漢于營中又將其同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悉數暗誅之十六日李逆遣賊呈遞降書王令先繳軍器賊皆聽命李逆遂率其偽職黃懿瑞謝金生等八十餘人又前投入賊營之偽土將軍劉于

明相繼出降官軍張左右翼待之悉數擒獲除逆首及偽職八人解京分別凌遲梟斬外餘皆在軍營正法窮搜餘黨無一名漏網者紅旂報捷奉

詔班師計前後三載兩次跳梁六省騷動勝帥用兵得失互見而僧邸以三月收其成功則臨清之役不使南北匪徒合而為一遂得殄此窮寇拯我遺黎至其間之發縱指

示悉稟

庶謨考其本末回知南北之勢利鈍相懸抑亦遠近之功遲速自異也

江蘇六合陣亡

三年四月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千總徐琳

三

据原奏賊攻六合不克該千總以中途擊賊陣亡

安徽鳳陽府殉難

鳳陽府訓導吳耀文甯國人

鳳陽縣主簿張士林河南安陽人

据原奏罵賊被戕

亳州殉難

署知州孫椿

州吏目劉然同妻江氏子劉芬劉芳

据原奏被戕州吏目一家同殉

哨官錢文獻

据原奏禦賊陣亡

蒙城殉難

知縣宋維屏

据原奏督兵勦賊身受重傷以致陣亡奉

上諭不愧守土之官著交部從優議卹

河南歸德府殉難

歸德府教授殷聚五懷慶人丙戌進士

商邱縣訓導王史三

商邱縣典史汪鏞慶同弟裕慶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三

李師孔

把總吳連元

孫學漣

候補通判章光熊

前任商邱縣知縣錢文偉江蘇通州人乙未進士

知州銜候補知縣孫惠霖同籍友江世德宋建銘

同知銜前任永城縣知縣呂贊揚同子候選訓導鍾培

知州銜前任溫縣知縣錢世瑞浙江嵗縣人乙未進士

候選通政司經歷陳勳本縣人

候補未入蕭敬輿

沈貴春

外委金標 督標右營盧文斗在馬牧集陣亡

劉文鼎

武舉李登科

拔貢朱廣乘

武舉姚克已

史萬翔

醫訓科趙松

粵氛紀事 卷之五

道紀司潘金祿

議叙經歷劉以檢

以上有原奏續奏及呈明請卹者旋据光祿寺卿宋

奏稱章光熊錢文偉孫惠霖呂贊揚及子鍾墳錢世瑞

五員据陸應穀奏稱被害最烈且聞錢文偉呂贊揚皆

以告病人員寓居城內錢文偉則率領家屬擊賊捐軀

僅遺孤女留養民間呂贊揚則父子同時殉難請仿照

道光十三年台灣殉難之縣丞方振聲等加贈賜諡並

准其入祀京師昭忠祠又奏內稱紳士陳勳罵賊不屈

一門遇害應請加賜及婦女議諡建碑以昭忠節等因

圭

又据紳士續呈孫惠霖係派管支應局與其幕友同遇
害請在河南及福建本籍地方建立專祠以幕友附祀
等因俱奉

旨准行在案

溫縣殉難 同上

祥符縣童生裴孟昭同母朱氏家人高升

六品軍功生員裴仲平

据裴孟昭家屬呈請同時遇害人等請飭議卹在案

山西垣曲殉難 七月

山西河東道張錫蕃江蘇元和人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垣曲縣知縣晏宗望安徽和州人舉人

以上二員据宋光祿奏稱張某官聲素好咸豐二年蒙

恩擢授今職因在縣防堵遇害知縣晏某被戕身受七傷

等因請加贈賜卹

曲沃殉難 同上

知縣丁璜湖北黃岡人辛丑進士

教諭魏懸書武鄉人舉人

訓導胡彭齡太原人

典史洪忠運安徽歙縣人

前任安徽池州府知府仇恩榮本縣人癸酉拔貢

六

平陽府殉難 同上

知府何維墀奉天舉人

同知郭升阿滿洲正白旗人

臨汾縣知縣周春陽湖北鍾祥人拔貢

据原奏知府同知二員均被戕最慘全家殉難請加贈

賜謚其知縣續据該縣紳士稟請建立專祠以幕友家

丁耐祀等因在案惟幕友家丁不著其名

澹城縣虹梯司巡檢趙裕

据續奏查明在郡禦賊陣亡

河南武安殉難 八月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典史徐大成

据原奏守城殺賊力竭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直隸臨洺關殉難 同上

順德府分防同知周憲曾同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

家丁張福

原奏見上又据宋光祿奏請加贈賜謚並入祀京師昭

忠祠

臨洺關禦賊陣亡 同上

佐領下春林

甯白旂防禦委忝領依成額

据續奏查明關上打仗陣亡官三員兵一百五十二名
開單請卹有一員失其名

永年縣紳士世襲雲騎尉朱廣心

据續查奏明賊至關路出永年縣西壁口村紳民等糾

勇扼險禦賊眾寡不敵同時殉難多人後賊破臨洺關

又將該村搜殺畧盡無一人降者請將單開各員名賜

卹並准于該村共建一祠以昭忠節等因在案

沙河殉難 同上

知縣玉衡蒙古正紅旗人

据原奏稱與周憲曾先後殉難續据宋光祿奏稱身受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七傷妻妾同時被害請加贈賜謚及妻妾勅部議謚

表建坊等因 又御史尹耕雲摺內稱北路殉難之員有終鑑者與玉衡並列俟考

任邱殉難 同上

教諭張秉廉

据原奏知縣及城守外委禦賊受傷遇救惟教諭張某

罵賊不屈被戕

樂城殉難 同上

知縣唐盛山西朔州人丙申進士

典史陳虎臣浙江錢唐人

据原奏知縣罵賊被戕身首異處典史守禦城垣同被

戕害

晉州殉難 同上

知州楊雲鰲同幕友王長甲僕從二人同時殉難

据原奏稱禦賊被戕

深州殉難 同上

知州陳希敬浙江海鹽人癸未進士

州判顏敏山東曲阜人拔貢

据原奏知州殉難其州判則續查請卹者

交河殉難 同上

知縣孔慶銓山東曲阜人戊戌進士同子舉人孔繁渥

粵氛紀事 卷之五

据原奏罵賊不屈致被戕害並燒毀尸身情殊慘烈子

亦同殉奉

上諭該縣父子一門忠孝孔某著追贈知府銜並其子交

部議卹並准予該縣建立專祠以其子耐祀等因

滄州殉難

知州沈如湖浙江桐鄉人庚午舉人同胞兄沈如江堂叔

母吳氏長子沈康保妾段氏三子監生沈康吉長媳管氏

次媳屠氏堂姪沈康升繼妻陳氏堂姪孫沈承熾幼孫女

並家丁二名一門同時殉難

城守尉德成

据原奏該州會同城守尉轉戰四時之久殺賊五六百

人力竭陣亡該知縣一門盡節奉

上諭飭部從優議卹並准予該地方建立專祠其眷屬家

丁一同耐祀等因

滄州駐防武生清和同妻龐氏

据續奏查明請卹是時駐防被難者計男婦一千八百

三十七口幼丁四百八十口開單請卹皆不見姓名于

邸抄中附記于此

靜海獨流禦賊陣亡 十月十一月

副前鋒侍衛興林

粵氛紀事 卷之五

据原奏攻獨流策馬爭先槍斃賊匪馬倒墮地復起手

刃二賊中傷陣亡奉

旨著照副都統陣亡例賜卹

甘肅甯夏廣武營遊擊懷唐阿

固關營守備阿克東阿

署循化營把總世襲恩騎尉李

四川岷州營經制外委張士敏

据原奏陷水坑陣亡奉

旨從優賜卹

道銜天津縣知縣謝子澄

大令以守天津有功調赴大營勦賊督勇首先衝入賊陣被戕陣亡奉

旨加贈從優議卹另詳事畧中

四年山東金鄉殉難二月

署知縣楊鄭白同妻女幕友戚屬家丁同時殉之

典史葉國霖

教諭兼訓導戴失名

東城汛把總何秉綸

据原奏守城禦賊陣亡

鉅野殉難同上

粵氛紀事 卷之五

署知縣朱運昌

教諭辛本棟登州人

典史孫駿順天人

把總張承陞

外委傅君平

据原奏賊梯城入文武員弁力戰被戕教諭被執罵賊

不屈死

鄆城家屬殉難同上

知縣王煊之妻

据原奏知縣赴省請兵其妻在署罵賊被縛射死

張秋鎮遇害同上

陽穀縣管河王簿史榮曾順天人

壽張縣管河王簿韓怡順天人

以上二員係在鎮遇賊被戕

陽穀殉難同上

知縣文穎漢軍人

典史徐鳳階浙江德清人同子本林

据原奏巷戰力竭被戕

冠縣殉難三月

知縣傅士珍雲南昆明人同妻妾姊妹女幕友同殉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典史瞿濬江蘇武進人同妻被執罵賊不屈死

以上皆据原奏又奏內稱知縣一門殉難惟家丁抱一

幼子出

臨清州殉難同上

知州張積功江蘇儀徵人舉人一門及幕友官親等十餘

人同殉

城守叅將武殿魁

候補知縣呂升蕃

候補府經歷文增

候補縣丞史積潤

州吏目戴葆光

王家淺巡檢戴應魁順天人

据原奏守城同時殉難事見上又另詳事畧中

瞿瀚江蘇武進人

据原奏即冠縣典史瞿潛之弟在臨清追賊陣亡

六品孝廉方正李永芳

州貢生楊凝芳

監生李冠春馬奎藻陳勇陳仲三等二十九人

据續奏以上皆本州紳士守城從殉者

高唐殉難 五月

粵氛紀事 卷之五

知州魏文翰河南鄭州人

据原奏馬賊不屈被戕

本州紳士林其均

林其貺

据原奏團練守城同時遇害

高唐勦賊陣亡 七月

山東壽張營馬家泓經制外委葛太平

青州營額外委張起盛

臨朐汛把總劉興盛

据原奏在高唐勦賊或爭先冲鋒力戰陣亡或身受重

傷力竭遇害奏請從優議卹

五年馮官屯勦賊陣亡 三月

三等護衛巴薩拉

据原奏隨僧王在馮官屯軍營打仗出力中炮陣亡請

交部照例議卹

又查四五兩年在連鎮高唐馮官屯等處官弁兵勇八

千餘人僧耶肅清北路將三處陣亡軍士查開設立長

案將就擒賊匪從犯八十人並二賊童一齊捆縛挖心

活祭之在營軍士齊聲感泣

附記

粵氛紀事 卷之五

咸豐三年春賊破安慶是時值皖撫查辦捻匪其重犯

多在合肥及懷甯省獄中賊至開獄門每犯投以一刀

令其逢人即擲合肥大令聞變度其必糾眾至廬劫獄

欲按獄中重犯悉誅之而太守不可不數日檢點果闖

入縣署劫獄中一百數十人悉破械而逸于是宿州鳳

陽太和蒙城一帶乘衅而起周侍郎乃請解撫職專辦

江北防勦方擒獲擒首陸遐齡殲其首從而賊已長驅

皖豫間擒匪之慕羶而附者十之六七矣皖之養痾同

于西粵即使金田不起而盾薪伏莽江淮之間亦未必

能晏然無事若使乘粵西之亂先事預防使之以毒攻

毒則惟有誅其稔惡而設法以羈旅其餘俾其感恩効命悉成勁旅惜侍郎未竟其設施資志以沒而袁觀容甲三亦尋論劾罷皖事且日棘矣

上

上雖弗之信然以此被嚴譴推原其事則受降者之失計也當其自東省追賊至豐工沿途遣散以萬計而檢粵兩匪闖入其中且有不諱裏脅託以悔罪投誠者時官兵回勦北路之賊募勇充額遂有怙終不悛之徒妄冀粵氛紀事

卷之五

美

然灰以為賊之死間故頓兵半年賊藉以為外應而將弁以勞逸主客之勢持重不敢前則之興之咎主帥當之其後僧邸克復馮官屯

上命都統西凌阿統得勝之師赴楚救援甫至皖鄂交界

之地一朝潰散投賊者二千餘人此可見矣交和之地官兵之通賊者百之一壯勇之通賊者十之一何論降卒南軍以川楚為勁旅而楚勇多賊之鄉里每在城上下輒操南音相爾汝賊以勇為兒戲遙謂曰若之著短後衣瞋目而稱勇者果誰之力耶我去則若將退而歸農焉有今日勇雖唾之竊私幸其不我欺也是則今歲

不征明年不戰方且藉養寇以為奇貨之居雖日討軍實而申儆之何益之有

僧王之殄林李也有傳其事者謂兩遊北竄時偽東授以祕緘令其事急啟視如教勅而行迨林李困于阜城發其緘曰見僧者殺之見僧者避之初不解上下語之相反也既聞僧邸統兵乃破膽褫魄欲窺身自便卒不得免焉予謂此亦好事者故神其說以聳聽聞度楊逆未足以知此而其語足以備識記廣異聞因並記之居士論曰淮楚之間天下勁兵之所聚也而擒匪伏莽于其間以為觀釁之動者非一日矣夫當其橫行鄉里

粵氛紀事

卷之五

美

報復仇怨一能吏足制其死命故周文忠之令合肥用法嚴酷言官劾之而蔣礪堂相國之稱之也則曰愛民如子疾惡如仇此猛以濟寬之治固為政之良藥而尤治亂國之民所振裘而挈領者也文忠去皖二十餘年後之為政者大府懼其潰瘡州縣工于諱疾于是草竊亡命之徒殺人拒捕習慣為常一旦粵匪東下如虎而翼焉斯即文忠不死亦未必其禍之有瘳也自粵捻既合而皖賊之疆遂為東南之最難車騎之用不利于南人而官兵之所守者衛地賊之所走者圯地是以能倍道疾趨掩其不意所過州縣遂如長木之無不標國狗

之無不噬計前後三載僭勝二帥竭百戰之力僅足以捍禦大河之北而皖豫之間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母亦使醫除疾而不免遺類之憾者歟予觀于此地之役一時殉難陣亡之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其得邀

郵典者未必非忠魂之幸而軍民之飽其魚肉戰士之淪為沙蟲雖無阮卒四十萬抑亦國殤累壘不可以數計枚舉者矣夫功在社稷者原不必以成敗利鈍較其得失而當形勢呼吸之頃戈揮西崦川障東流則其所保全者更大以予所聞河南懷慶之役余太守炳燾襄大

粵氛紀事

卷之五

七

令寶鏞揜在兩月捍禦多方賊遂無所逞其技故論功之日獨蒙不次之遷天津謝大令子澄禦賊于倉卒之間能使團練用命罪人前驅此又其得民心于平日者惜其功業未就賫志捐軀論者惜之其他以一邑著名者則六合之溫大令紹原登埤誓守屢挫賊鋒後以知府

欽加道銜仍守其地而江南大營亦資其同仇之助以為掎角之援此則輪攻墨守自有機宜善戰者夫其功績亦庶幾陳規湯璠之亞也

粵氛紀事卷之六

西江反噬

粵逆之越彭蠡而東也江右報平安之火官民幸甚予時方攝安仁篆聞之亟致書槐卿謂回竄之期禍且不遠而鄱陽當其湖東之衝宜速備之槐卿復以書訊予予曰建康之所以得為孫吳六朝都會者以有荆江二州蔽其上游耳若無二鎮則建康不能以一日守此周瑜自鄱陽召回席不煖而澆淅行也今賊欲以全力致之江甯遂舍武漢潯陽而去自皖以上烽火一清此遭其睡也楊逆驚而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一

多謀中必悔之悔則必圖再舉是異日之憂方大耳雖然賊至九江豫章病矣而禍中于楚蓋賊欲致其所必爭則將以豫為因糧之齋而并帑于鄂以思控其形便為目前計亟宜乘上游無賊咨會鄂撫合兩省之兵以守潯陽連營六十里達于湖口更咨照皖撫若安慶不可守則以之困賊而捍北門外之集賢關以防新省時已移省會入廬州賊至則潯陽湖口之兵邀之于小孤之阨地維時春夏之交南風司令賊舟艱于逆溯翱翔江上亦將不戰而潰然後我軍分撥水師乘下游之勢燒其戰艦以視周瑜之遇于赤壁事半功倍此機一失則是曲突不謀而焦頭爛額之不旋

踵也時潯鎮官兵驚弓未定而鄂省收復傾厦方支大吏以下闕堂視陰朝不及夕賊果以四月連橋上竄江右一省之兵本不足以搆拏殘局而回竄之情形湖口先受之于是江撫乃有九江一座空城守之無益之奏雖然江岷樵中丞楚吏也救豫救皖之不及則其所先者宜莫如楚潯陽者賊之假道以入楚則宜以救江西者兼顧楚北是則當日咨請赴潯督勦乃全算也江撫權于難易之間擇中策而守之非不明于目前之彼已而惜其失于先事之防秋迨至解江省之圍而自速其楚省之禍岷樵中丞乃中悔之卒馳駢盡瘁于皖楚之間而死豈非天哉中丞既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二

死鄂亦旋失賊乘其間以斷彭湖右臂而搯沔漢之吭是知桑榆之收本屬非計何況楚固為擊江亦自決其防而兵臨禍結之期不遠也是役也予以承乏衝區綜核文報參以偵探故其間見較他省差得其詳且實者

三年夏五月有本省候補府林林勳自江南大營來途次偵知粵匪自金陵回竄上游由驛置飛報時江撫駐省會初傳向帥所帶潮勇自江甯遣散回粵方疑所報不實而賊已踰安慶泊彭澤磯湖北臬司江忠源自楚北督勇赴皖豫行至九江前途梗塞乃咨請江撫帶兵會堵潯陽以控江鄂兩省門戶江撫以省會緊要奏稱九江經正月驟

踵之後僅餘一座空城臬司江某未便以有用之才實之無用之地請

旨飭赴省城會勦又增片奏稱該逆尙在彭澤下游連日南風不能前進請先飭該臬司退保吳城相機進止然是時省中司道以下僉稱中協兩營存城之兵不專守禦而所謂九江鎮下又皆正月受創之潰卒目前所恃不過楚軍賊以舟師沿湖上潯非陸戰所能扼不如并力于省且為致人之計以待之廉訪奉調遂以其師來會 十五日楚軍至省營于城中城之西北門曰德勝曰章江當湖西之衝撫軍聞賊渡湖亟遣員持令箭焚毀城外民房令各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三

門謹錄鎗壯另築空心炮台以為官兵之出入時新任九江鎮總兵馬濟美統本鎮兵營于永和門外撫軍料檢省中主客兵及新募壯勇不及萬人遂將饒郡悉將所轄及鄱陽沈大令衍慶自募之浮梁樂平各勇剋期徵發疾置旁午益以湖東為邊徼棄地矣 十六日賊陷南康府執府縣都司生致之舟中十七日過吳城時調浙之金處兵分防在鎮賊舍舟登岸官兵不戰而潰吳城同知王簡戒南康之禍相與繳印投劾而去 十八日已刻賊舟泊省城德勝門外時城外延燒之房屋僦賃高堅滕王閣在焉火三日不得息賊至先虜城外居民救火遂踞其所焚之

未盡者是日楚軍施放火箭沈其舟艦二次日官軍自空
心炮台出敗賊于德勝門外楚軍以首先衝隊陣亡勇目
一人亟收隊由德勝章江門過縱火復壞其館垣而入賊
之至城外也見城中守禦甚嚴欲悉水陸之師以久攻者
疲之乃于北蘭寺一帶連營數里掘濠起壘據其戰地又
分布黨羽沿湖西南新兩縣所轄之二三十里內肆其搜
括日出夜歸官兵裹糧坐甲但謀扞城于是賊勢益逞初
賊過南康有匪徒脅居民縛官獻城更備錢米雞豚餽賊
規以自免吳城人欲效之官先期走匿而鎮上爲商賈所
輻輳賂遺益數倍賊不藉遠輸不事野掠因糧宿飽如取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四

蓋致敬勿敢懈
六月初四日賊穴德勝門西震陷城垣六丈餘九江鎮兵
自外分路抄擊楚軍堵築復完是時江撫求援于江甯向
帥遣兵自徽甯取道又咨稱此股真賊不多合兩湖之死
黨不過數百人其餘皆江甯鎮揚脅從之衆惟怯無能爲
若得內守外勦可期一鼓而滅然江撫意在堅守未敢輕
率犖帥而馬鎮軍初至拊循鎮中士卒勗以忠義皆思爭
自奮以瀟雪前恥屢請勦賊不許突于十五日接據安徽
探報稱自初十日至十四日有賊艘千餘連檣而過經魯
港三三板子礮等處援賊復至省中之守益形竭蹶矣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五

如攜加以奸民居間苛派鳩斂希冀分肥遂倡進貢之議
東至饒廣南達撫建牛酒日至賊雖攻城不得益以此牽
制重兵弗敢動 二十六七等日饒城官兵二百名義勇
一千名並饒城赤將及鄱邑大令皆先後至時
上方飭在籍之尙書陳孚恩幫辦軍務前安徽山東臬司
徐思莊督辦團練遣其子布政使經歷徐德庸前赴浮梁
鄱陽等處招募壯勇號安全軍皆駐城外陳尙書告于撫
軍謂許眞君爲江右福至請至萬壽宮迎行像安設于章
江門樓上撫軍率屬吏紳士日進香二次時傳言賊所射
火箭率自城內倒躍而出以爲眞君靈威所致撫軍尙書

二十四日賊復穴陷德勝章江城垣十五丈餘時馬鎮軍
在永和門聞之傾營而出適城外各營皆出隊助勦鄱之
兵勇沈大令率之與鎮軍爲犄角遂大敗城外之賊楚軍
以其間外扼內堵轉危爲安是役也以潯兵爲首功而鎮
軍欲乘勝請發楚軍二千合城外兵進攻賊營撫軍不可
亟下令收隊鎮軍不懌次日又請城內發兵助攻賊營時
大府皆以楚軍爲一城之勁旅不欲分兵自弱鎮軍請戰
不得慨然曰賊之攻圍者一月以來未嘗受創而內外諸
軍之合力捍城者以守則外勞而內逸以賞則內重而外
輕今守兵不勦而勦兵之在外者衆寡不敵是賊終無退

之日也乃督厲鎮兵深入賊壘遂被賊之伏者橫起刺之
鎮軍中傷墜馬踏地值沈大令統鄱勇助戰見前師已潰
乃與軍士約退後者斬麾令從九胡精執旂前驅而自殿
其後鎗炮並發賊始退營拒守潯兵遂得乘間搶回鎮軍
之尸是時蹶一上將賊頗自謂得計乃謀縱兵以窺外郡
東西告警不旋踵而饒瑞之疾置聞矣 七月初一日賊
以舟師南竄豐城縣陷之城中上年漕運截留在倉賊虜
居民運入舟中擄送到省以給兵食計五六萬石次日輕
舟上竄適東風大作一晝夜抵瑞州遂以初三日陷之郡
地處上游之內河居民殷富賊之攻省也會垣官幕皆擊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六

眷往依之然以地居腹背不備不虞猝聞豐城陷知府盧
某不謀于僚吏夤夜扮賈人服自西門出高安令胡光輔
素謹愿束手不知所措時江廉訪在省遣人赴楚南增募
壯勇其弟忠淑率之以援江右之急行抵瑞州郡中文武
不留乃前去泛舟至距城二十里之江郵市遇賊于中流
亟遣人赴郡借火葯一石未及施放已被賊船先發轟其
舟楚勇遂弄其資裝鎧仗登岸退入奉新高安城中偵探
隔絕聞二十里外炮聲殷如雷方恃楚勇擊賊爲外援不
意天明賊舟盡泊城下居民舖戶先期奔避而官幕之送
其帑者遂及于難大令聞賊至移入書院乘醉自縊有鄉

勇救之負以歸遂首之于賊賊縛大令置舟中越日遂遇
害是役也太守不去留楚軍與之共守則瑞州一城之主
客不至淪胥以鋪天欲興之而人自廢之惜哉賊踞瑞五
日悉載其輜重入省遂謀東竄值潯兵及浮樂之勇以槍
馬鎮軍尸爭賞不均而沈大令在康山時有到省得一勝
仗卽仍回饒堵禦之約遂藉詞潰散大令駛輕舟追之未
及數日而東竄之賊至矣 十三日賊竄饒州府饒郡隸
潯鎮下叅將所轄不過五百人又分守安仁萬年及本縣
之石門童子渡故縣渡各汛幾去其三之一郡城地勢庫
薄遭戊申已酉大水城無完郭省事既急江撫以倉卒無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七

所得兵乃撤饒營二百人令叅將率以援省不足則又取
之沈大令自募之義勇以爲義師時鄱人皆知大府之以
饒爲弃地也紳民悉盡室徙之山中太守謹愿方倚大令
辦賊益失其左右手適樂平大令李元募本縣驍勇六
百人懲辦土匪方蕪事欲率之以援省太守乃稟請量移
攝鄱事李大令少有大畧聞賊回竄江西慨然以殺賊自
任其攝鄱也有以江撫與鄱令同年預爲之道地豈有人
弃而我取者大令曰鄱之與樂一也門戶之不守而局促
于堂奧間其能免乎遂抵郡中受事及賊將東竄沈大令
回任太守乃趣之回樂平大令曰人以沈令爲嫁禍于我

今見其心矣我若去之人其以我爲負友也卒不去是日賊舟過康山太守大令登芝山而望之勢如匹練沈大令謂賊虜民船皆易以新帆帆皆一律洋布乃整隊待之漏初下有泊岸之舟至簫聲悠揚大令曰此楚歌之先唱也亟開炮沈之其他皆游弈而逸時天雨兼旬湖水泛漲饒城三面皆水賊至則背水而陣賊以舟師扼之故敗焉十四日辰刻賊船銜尾而進兩令營于高門施放連環鎗炮沈其舟二詎賊分三路齊進其至東門者悉舍舟登岸兩令移兵東趨與之巷戰沈大令首先斫斃黃衣賊目一人懸其首于高竿上李大令率樂平之勇繼之前後斃賊十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九

餘人是時賊四面圍裏寡不敵衆李大令方酣戰間被賊自後以長矛貫其胸墜馬踏地而絕沈大令左臂中創勇亦潰散乃策馬奔赴漕倉縱火而所積柴荻陰雨漬溼大令創重不可忍人皆傳其自北門出赴省請援越數日始得其尸于深巷胡氏空宅中其中衣上皆徧刻鄱陽縣印信預爲委骨沙場以此示徽志也是役也漕倉待運之米除撥付九江外仍存萬餘石又倉穀數千石賊虜居民春播以給軍糧又分遣小艇搜括沿湖村落待浮梁樂平竄回始行退出凡踞郡二十餘日二十一日賊分股竄樂平由萬年之石鎮街經過以萬年縣去鎮四十里河道淺

隘故不入然鎮中爲一邑之菁華自典商以下皆有賂遺賊遂將各店舖封閉以待自樂平回二十四日賊至樂平則土匪已先倡獻城之議文武員弁先期走匿土匪踞其城賊至遂指示其倉穀漕米所在助運入饒賊又上行數十里至德興之螺絲埠輓舟以受德人之賂也時婺源方戒嚴樂平沿河之梟匪欲邀之以報爭權之仇浙鹽私販灌入淮界而賊以與浮梁土匪有約不果順流而下樂平有告歸提督汪道成爲土匪所掠其子汪茹鑑在省聞難歸謀帶勇赴勦而賊已退欲倚勸捐緝土匪乃捏爲賊抵城下擊退規脫處分既因代理張某恒怯不任事中悔之嗣聞李大令一門赤族之禍以同官不能庇相與製白哈迎大令柩于鄱號泣載道以耻之捐輸之局一闕而散初大令殉難之計至樂平值土匪四起大令之母及妻妾妹婢媪等次第吞金投銀絕井而死時則大令有不肖家丁勾土匪爲外應乘危搜劫大令箱笥大令之父及其弟奔告縣中代理張某不能治獲匪二人割其腳筋而縱之越數日賊至大令之父及弟匿于本衙門書吏宅中土匪偵知之以告遂遇害樂平紳民聞而悲之又感大令生前拏辦土匪之德政故以此示向背也樂平與浮梁交界而中隔一嶺水道不通賊仍回郡舟過石鎮街典商率各舖戶犒師備米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九

道不通賊仍回郡舟過石鎮街典商率各舖戶犒師備米

一千石錢二千串運送至郡遂罷擄掠復向典商取布衣襦袴之屬二千餘件遂回饒餘干之民聞而兇懼亦自城工局中借撥米千石錢二千串大張餘干縣進貢旂幟送入郡中縣令掩耳盜鈴弗敢禁也 八月初六日賊窟浮梁先過景德鎮鎮中爲商賈輻湊之區都昌密戶爲之傾袖是年夏賊方圍省有浮梁都司謀于謝大令方潤欲以鎮上釐稅爲團練之資于是都昌會館之董事請首任之因召募浮梁樂平之勇八百人藉以苛派各商從中乾沒大令都司方倚以辦賊悉優容之初不意倒持干戈而授之以枋也賊方在郡都昌會館人赴郡嗾以鎮中之利遂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十

戒師期歸則脅各商人贖錢具稿皆唯唯如命詎八百人內應之師實藉以爲乘風分劫之計迨賊至則飢鷹皆以飽颺而賊無所得賊怒欲殲其渠乃導之陷城又分股入浮梁祁婆四邑交界之鄉肆其虜掠不意賊首入李村村人荷戈拒門刃其賊目懸尸于樹上賊益怒于是都昌會中之匪請任報復助賊回攻焚掠無算遂以越日長駢入縣時大令方謀出城堵禦則都司已先期走行至中途兵勇潰散大令昇一竹兜子單身避入西鄉紳士家適有都昌在鄉之士匪聞賊有懸賞購妖之僞示遂縛大令赴鎮報功賊脅之降大令不屈遂戕焉是役也曹太守變坤自

都中歸以前署景德鎮同知寄其帑千鎮上被劫一空避至西鄉兼得其鄉中之土匪姓名十八人予方調署鄱陽遂窮治其獄誅其首從九人而李村之役賊自攻省以來未曾受此重創又殲其頭目一人稍足爲殉城之大令雪憤也 賊攻省三閱月自馬鎮軍陣亡之後城內守兵益持重爲堅壁計而城外諸軍亦有犇命之疲當七月初十日彰武軍出隊攻文孝廟賊營賊堅守不出但于營內牆上橫排鑿孔施放鎗炮官兵被傷却退復有開化勇縱至賊營上攙開椽瓦而瓦下貼以木板板上仍鋪著泥沙堅不可破賊自下投以火罐兵勇焚死者數人時賊方分股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十一

外鼠官兵亦欲藉以乘間休息值江南大營音鎮軍德布帶兵六百人駐城外賊見城外各營游騎四出虛聲洞喝乃謀襲其勁者遂于是月二十四日偷劫音鎮軍營官兵陣亡二百餘人受傷者八十餘人据原奏始而勝繼而小敗未復轉敗爲勝奉

上諭此次陣亡官兵如此之多則賊勢仍舊猖獗可知鎮軍以失律鑄職自此之後官兵既疲賊以因糧于外得算較多遂亦萌退志于是分股鼠饒之賊自浮梁回者皆由都昌東渡出湖不復回省省中遂于八月二十三日夜全數解圍去是役也以府陷者二以縣陷者八而九江之役

殿焉中間又值萬安太和土匪之亂擾及吉安太守死之
江右自金聲桓亂後閱二百年此其厄運之再見者然其
禍猶未也

南康殉難 三年五月

知府恭安宗室人

署星子縣知縣羅雲錦陝西舉人

据原奏稱不知去向續經江西學政沈侍郎兆霖查明

奏請查辦江省紳官饑賊之風此其偏首其後高安浮

梁效尤而樂平李大令之眷屬事亦相類若饑賊則幾

徧于一省矣另有事畧詳之府縣之死則都司某自賊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三

管逃回述其遇害甚慘都司亦以汙受偽職奉

旨正法

省城禦賊陣亡 六月

江西九江鎮總兵馬濟美雲南建水人同姪馬炳南先後

陣亡

詳事畧中

高安殉難 七月

知縣胡光輔浙江德清舉人

詳事畧中

候補知縣沈秉鏐之妻妾媳女僕婢等一門同殉詳施夫

人殉難事畧中高安官幕眷屬之死者甚多沈氏一門
其最烈者婦女死節多咨部請卹而沈大令在省守城
亦相繼以憂死故其一家殉難未得專奏也

鄱陽殉難 同上

同知銜鄱陽縣知縣沈衍慶安徽石埭人乙未進士其家

人高姓同時陣亡

署鄱陽縣樂平縣知縣李仁元河南濟源縣人進士具詳

事畧中

以土二大令据原奏請在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值予調

署鄱邑乃于郡城書院旁建二忠祠詳請以從難家丁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三

附祀在案又据宋光祿晉奏請加贈賜諡並入祀京師

昭忠祠未知部議允行否

原任饒州府通判王煊宇山西太平縣人同妻妾子皆遇

害

查通判任饒州以奉差解 皇木入都行至中途被劫

叅撤在省其眷屬皆在饒郡通判聞變急回本任遷其

帑舟行過角山賊以小艇追及之搜得其公服指以為

妖通判不屈遂與其妻妾抱子赴水死予調署鄱陽奉

檄查明詳請奏卹在案其妻妾姓氏則忘之矣

鄱陽縣幕徐某之妻及其妻之母

徐浙江人失其名客死于饒脊屬羈郡中其妻聞賊至懼受辱乃與其母相繼投井死遺二女俱幼有代理縣幕撫而歸之

樂平殉難 同上

知縣李仁元之父母妻妾胞弟胞妹三人僕婢等先後自盡遇害

詳大令事畧中其母妻妾妹三人皆聞大令之訃值土匪充斥懼不免乃次第吞金投繯而死次日又二小姨暨僕婢等投井死此七月十八日事也二十四日賊至大令之父同次子避于本衙門書吏宅中土匪導賊而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古

入父子遂以罵賊不屈遇害大令得

盲另建專祠于樂平其殉難之家丁著一并耐祀等因樂平紳民自鄱陽迎大令柩歸合其一門葬之城外建祠于埏道前其後團練禦賊必先祭大令奉其木主以出具見遺愛在民也

浮梁殉難 八月

知縣謝方潤河南祥符人辛丑進士

詳事畧中此案迎賊者在鎮縛官者在西鄉然皆都昌人其縛官之十八人則湖北一人而已予承讞是獄雖縛官之謀鎮人不與而大令之死則迎賊者從而下石

焉爰誅其首二人戒始禍也縛官之匪獲十人而誅其七例弒逆也

附記吉安樂平土匪事

是年七月間賊攻省城逸入瑞州于是吉安屬下萬安泰和之土匪乘間而起始自泰和有妖匪以左道惑民自言有符厭之術能揮扇以避礮結黨五六百人遂入縣中劫庫放獄犯縣令不能禦避而走匪遂踞城連陷萬安安福等縣襄晉日多遂謀窺郡中時王大守本相任吉安賊聚于永和舖去城三十里遂沿途劫掠直抵城下有欲為重閉之計者太守曰土匪日多一日急擊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五

之則可以視其後至之魄所謂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督勇開城內堵外勦賊敗而逃太守督兵追之三十里火約已盡有伏賊自旁衝出太守發鎗不中賊遂直前刺之與其屬照磨死焉是時賊滋蔓南贛間上猶縣丞亦以追賊死會羅方伯澤南統楚軍赴援遂克之四年正月樂平土匪作亂初賊竄樂平土匪先期虜掠遂踞城其最橫者為毛姓之匪聚族依山谷間煮硝鑄兵欲為負隅之固乘賊至數窺伺縣中汪提軍之被劫也毛姓有力焉時有署樂平縣丞趙泳者在省以聽聽不實撤回本任舟過鄱陽會同太守收復饒郡遂之樂

平賊去之後紳士倚以緝治土匪頗著動能是時沿河之匪皆懼而散惟毛姓屢以拒捕得志恃險為巢踰年謀再擾縣城時署令陳薰初蒞任與貳尹及紳士謀先發制之值德興大令以抗糧一案請兵于郡中太守許發勇助勦其來往必過樂平于是縣令稟請留緝計郡勇自德興班師將抵縣密約會勦貳尹及城守外委請率本營及汪王事團練之勇為先驅外委欲先以虛聲洞喝之乃率領營兵入其巢穴恃大兵之在後也初脅之降毛姓曰是給我也遂傾巢出外委寡不敵眾遂被戕貳尹中途聞難急趣郡勇赴之而郡中帶勇之經歷

粵氛紀事

卷之六

六

某偵知毛姓拒捕繞道避之貳尹固請不應乃奮身向前率團練之勇與之再戰不克遂中鎗子死某經歷逃至郡中則樂平稟報戕官之疾置至矣省中發勇會同饒郡文武勦辦某經歷隨太守至樂欲以羈縻竟其事陳署令供億軍需賠累巨萬而土匪之巢穴不掃僅由紳士縛致匪徒八人梟之于市較之前年浙江查辦鄞縣戕官之案益弛縱矣樂平抗糧拒捕之風自此始不可挽也

吉安殉難 八月

知府王本梧號琴仙浙江鄞縣人乙酉拔貢

府照磨謝時霖順天人

上猶追賊陣亡 同上

南安上猶縣丞黃文楷福建漳平人

外委吳寶麟

据原奏追賊遇害未知此股之賊由何路竄入

樂平殉難 四年正月

署樂平縣丞趙泳

署樂平城守外委楊凱

粵氛紀事

卷之六

七

粵氛紀事卷之七

謝山居士輯

全楚掃氛

嗚呼自粵逆之回踞潯皖也而楚北再陷水師之挫于淦城也而楚北三陷九江之關繫于鄂者詎不重于江右哉當其全股東下不留一兵一矢于潯賊之質質甚矣豈意江既偷于處堂之安楚亦嫌其越俎之代以致三月之久一箸未籌一旦賊得建康欲建僞而控制之于是虞虢交戒于亾寒戎晉遂成其犄角故鄂省一失而江湘淮泗之間皆不得甯焉曾侍郎以一旅之義師擇人而任之遂一

粵氛紀事 卷之七

舉而摧湘岳平武漢長驅東下卒困于潯陽非其用兵之難蓋賊之先據戰地而預為其不可勝者則主客勞逸之勢殊焉耳維時胡泳之中丞以監司驟擢專圻自潯赴鄂陸軍任之羅李水軍任之楊彭遂竭百戰之力而克之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乃中丞以為潯陽不克則全楚未能一日而高枕也乃集水陸馬步之卒數萬人不謀于江右徑造潯城下踰年克湖口奪小孤山賊失其馮江之險然後以陸軍某峙于南北兩岸設長圍而攻之又踰年始克九江雖東下之師賊踞皖以制其要脊不免挫于桐城蹙于三河卒覆于官亭長城之西路未能投鞭江淮

而拊其背然是時全楚晏然固已有備無患矣論者謂自皖之竄鄂不須渡江其勢更易然備其一路與備其三路相去徑庭且賊之乘我以不備者水師也自侍郎在長沙募水勇治船炮則賊之橫行江上者稍斂武漢田鎮之役皆以水師居中排擊而下東西兩岸之陸軍分路兜勦其水師所過悉用火攻則其商賈民船之虞脅者不啻拉枯摧朽然後兩岸之賊不相援應是三面之勢我據之矣賊計不得逞乃謀挫我水師又易而為陸路之竄楊制使統重兵自北來不能扼之于黃梅廣濟一路此則非侍郎之明所能逆觀也然自侍郎水師之治則各省之沿江沿湖

粵氛紀事 卷之七

者皆能效之于是賊自四年以後悉用陸路之師而其悍莫甚于六年春石逆由撫饒入徽甯與三年楊逆武昌東下之役其梟視狼顧大畧相同乃兵法乘勞卒破張鎮軍邀之于秣陵關喪其所得過半是則陸路非其全勝之算而水師之扼不可謂非中流之一壺也已予觀于四五六三年兩楚用兵即江右亦因之岌岌然皆取道入東之路而非楚之以江為壑也至于楚氛漸弱則楚撫分兵以救袁鄂撫分兵以救瑞道九江湖口既克賊遂無所寓其足而江右亦幾為之肅清考其本末江無尺寸之效于南北之鄰而陰受其庇然則各省用兵使皆得如兩楚救災

恤鄰不存畛域之見者則東南之民之庶幾有豸歟

三年秋八月賊解江西之圍再竄九江府陷之遂踞其城

以通長江上下游之路時湖北戒嚴新任湖廣總督吳

文鄂撫崇綸奏請調派水陸各軍扼之于田家鎮及黃州

漢陽等處 九月賊陷興國州以舟師進襲田家鎮時楚

北督糧道徐豐王漢黃德道張汝濂督兵由陸路抵禦值

東南風大作賊乘風上泝我軍用炮擊沈其舟師數艘而

賊更分大隊由陸路自後抄襲官軍營盤我軍水陸受敵

遂敗兩道皆死之時則江中丞忠源問九江之變督兵援

鄂江面梗塞乃由陸路前進至田家鎮七日而破楚勇之

勇氣紀事 卷之七 三

從征者以無舟楫渡江大半落後是時中丞已奉撫皖之

命奏聞 上以其援救不及鑄級留任並飭迅赴皖撫新任以廬州

之圍故也賊既破田家鎮遂進陷黃州府知府金雲門死

之又連陷漢陽府知府俞舜欽力竭赴水死時鄂省守禦

方嚴而賊之在皖者謀并力以取合肥賊遂破漢口鎮悉

載其輜重還師入皖

四年正月賊由皖再入楚北十五日復陷黃州府時吳制

使文鎔由鄂省督兵而下迎勦失利與副將德亮同時陣

亡賊遂踞焉 二月賊分股陷黃州府屬之麻城縣遂擾

及河南連界之光州固始豫省督兵擊退回入黃郡三陷
漢陽分陷黃陂孝感通城沔陽等各州縣 三月十一日
賊陷安陸府時

上方授荊州將軍台海為湖廣總督湖北學政青廉為鄂

撫以其在學臣任內守德安有功也台制軍駐師于德安

越日賊竄德安府至南門外二十餘里制軍聞警帶兵自

北門出武勝關安陸大尹萬成被執不屈死之賊遂陷德

安踞焉連陷京山雲夢應山等縣及隨州西南震動時新

授荊州將軍官文督師堵勦賊自應山竄陷當陽縣荆門

州西撲荆郡值雲南奉調援楚之兵行抵荆界道梗不前

勇氣紀事 卷之七 四

遂告奮勇請助勦于是有臨元鎮標下千總畢金科率同

行鎮兵二百人禦賊于安陸天門縣之丁司橋賊大敗而

退 是月賊分股陷通山縣知縣陳景雍死之 四月賊

陷荊州府屬之監利縣西竄宜昌府二十一日陷之宜昌

之歸州巴東與蜀連界時賊已遣人窺伺西川經巴縣知

縣緝得奸謀六人誅之于是夔巫戒嚴 賊之竄楚也分

水陸兩路其至漢陽者于三月乘舟南竄湖南之華容縣

遂進陷岳州府踞焉四月賊陷甯鄉縣時湘鄉禮部侍郎

曾國藩奉諱家居得 旨督辦防勦禦賊于甯鄉之靖港不利退回長沙收集贖

兵而湘鄉之義師起湘鄉有羅茂才澤南者年四十餘尚

困諸生中二年賊竄楚南甯鄉瀏陽醴陵等縣所過摧殘

惟湘鄉以茂才團練勁旅入保縣中遂不受擾三年豫章

之役與其同志之李績賓督帶湘勇在吉賴一帶克復安

福縣奏獎在案歸值楚南無事散其部伍適侍郎同在里

中謀勤王起義茂才慷慨自任簡其鄉中之驍健者得數

千人而是時有升用副將塔齊布忠勇冠諸軍與士卒分

甘共苦能得其死力侍郎乃以陸路之官軍任之塔將鄉

勇任之羅李二紳自治戰艦募水勇四千人又咨調廣西

升用道李孟羣增募粵勇千人以圖東下時則岳州之賊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五

自甯鄉南竄以舟師襲湘潭陷之方據船暨柵以窺省

會侍郎親督鄉勇會同官軍水陸夾勦屢戰三日克之賊

既敗走復陷常德府及龍陽澧州等處折回岳州時郡中

之賊毀橋斷渡官兵攻之三月不能得手塔羅兩軍追賊

回即謀會水師援岳侍郎與李觀督戒師期方登舟北勦

而鄂省失陷之疾置聞矣 六月初二日賊陷鄂省湖北

督糧道兼署臬司李卿敷死之初賊陷漢陽攻省日急城

中糧餉道絕援兵不至撫鎮之師皆駐城外聞賊至相率

弃城走惟臬司督兵守保安門禦賊不克回至行署遂縊

焉鄂撫奏稱在武勝門外督戰見城內黃旗皆出土匪內

應兵勇潰散欲為移師就餉之謀遂由荊州繞道赴湖南
上以其越竟遠避傳

旨命荊州將軍就地正法曾侍郎自長沙起節行次萬石

湖李觀督之家丁以其父凶問告時觀督統領水師前營

呈請解職仍隨大軍進勦以收父骨而雪不共之仇侍郎

不許奏請以墨經從戎仍督領前營水師刻期赴岳 七

月侍郎及塔羅兩軍攻岳州克之賊之踞岳者皆百戰精

銳之師塔羅統陸軍先期至擇據戰地伐謀攻心時楚撫

駱秉章亦調派鎮道等統帶密船炮船與侍郎水師先後

抵城下陸軍比船而渡初三日大敗岳州之賊克之賊乘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六

風下竄楚軍督舟師窮追遇賊于城陵磯賊乘風左右包

裹全軍覆沒鎮道等皆死之賊乘勝再犯岳州官軍水陸

分禦三戰三捷斬其偽相曾天養連毀賊營二十三座其

餘黨散處湖汊間又經水師搜捕焚其艘千餘楚南為之

肅清 閏月水師進扼金口塔羅兩軍由陸路進勦崇陽

通城凡十三戰皆捷連克復嘉魚蒲圻咸甯等縣 八月

官將軍文統荊州兵來會侍郎及李觀督統帶水師各營

先後並集乃謀進攻武漢塔軍門先統陸軍由油坊嶺進

扼東門外之洪山侍郎籌定沿江三路齊下之策羅觀督

一軍會荊州兵攻東岸花園賊營本省之副都統魁玉綱

兵楊昌泗一軍攻西岸蝦蟆嶺賊營水師自大江中路等擊而下燒鹽關之賊艘二百餘艘于是東西兩岸之陸軍破其木城磚城盡其牆內之賊賊潰而走遂縱火焚之日已西下李觀督乘勝攻破漢湖賊營始收隊回泊沌口二十二日觀督統前營兵西渡駛迴賊舟焚其口內之船先攻漢口鎮回軍攻漢陽府皆克之于是省河上下之賊船及武漢城外之賊壘焚覆一空次日我軍水陸攻武昌賊已于夜分開東北門逃竄猶留悍賊數百人拒守西門城上官軍用炮轟擊漢陽望山兩門城潰各路兵勇乘埋而入遂克之時則城西之賊望風而靡官軍邀截掩殺者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七

无算其自東北逃竄者則塔軍扼之于洪山一路被殺及溺死于沙湖塘角者二千餘人又救出難民之幼童數百人官軍入城則城中地雷火炮之伏發者尙數十處于是侍郎爲李廉訪發喪觀者如堵九月陸師克復大冶縣時賊之踞潯者恃上游之武漢以爲屏蔽既不得逞則思保蘄黃以爲外援乃亟飭下竄之賊無過田家鎮一步于是仿吳人鐵鎖橫江之法而變通之乃于田家鎮之下游遙對南岸之半壁山相爲掎角而繫之以鐵鎖江之中比船扎簿而承之節節鈎聯鈐以鐵馬其逆首踞田家鎮又分遣悍賊踞上游之蘄州以爲策應南岸之半壁山亦有

萬人守之于是官兵既克大冶乃與水師合謀先奪半壁山以爲戰地十月塔羅兩軍大戰于半壁山自初三日至初五日賊之護鐵鎖者冒死抵拒我軍屢戰敗之先後殺賊近萬遂斫斷其鎖奪而踞焉時水師已抵蘄州之下游十二日進扎見峯嘴去田鎮不及十里水師統領密登南岸與塔羅共商大舉破賊之策議合兩軍專攻其南岸則其北岸之賊一聞鐵鎖全斷不戰而自潰也計其時南岸所斷者不過鐵鎖之根而江上船簿之承護者如故賊又續繫其鎖于山之下去山十里曰富池口連營三座守焉十三日辰刻水師將楊載福同知彭玉麟統領左右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八

兩營自見峯嘴循南岸急槳而下疾趨半壁山前焚其船簿賊不敢復護鐵鎖乃載以紅爐巨斧先椎鐵馬再斷鐵鎖于是節節皆碎時鐵鎖以下賊攜民船四千餘號捍蔽下游我軍駛三板舟追賊至鄢穴龍坪回師溯入上游遂將其四千餘號之船縱火焚之方謀攻北岸而田鎮之賊已潰而走遂克之其蘄州踞城之賊官軍爲其所襲陣亡兵勇數十人猝聞下游之敗奪其所恃亦于十四日宵遁遂并蘄州克之陸軍又乘勝克復廣濟黃梅等縣與水師會于潯陽十一月侍郎督水師東下塔羅兩軍肅清江之北岸遂渡江會水師敗賊于梅家洲克湖口時粵賊踞

海一年有餘掘濠起壘周以土城預爲其深固不接者以守之至是聞上游失勢益謀重閉官軍知城堅不可驟克乃謀設長圍斷其餉道于是塔軍營于南岸羅軍營于北岸水師居中控馭賊相持兩月城中食盡方謀開城背遁我軍重重圍裏欲乘其敝而取之賊勢飛走俱絕乃設計自上游載小艇混入我軍中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軍夜警賊偵知主帥坐船寄旋之處遂攜帶各種引火之具紛紛拋擲須臾中軍火起陸師援救不及遂潰焉侍郎退至塔營餘船退回鄔穴一帶李觀察統水師後隊急襲上洋欲扼其竄楚之路而賊已潛師夜襲北岸大營遂由陸路鼠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九

入黃梅廣濟等縣侍郎以踰年回江省治舟艦而楚氛復熾矣
五年春正月兩湖總督楊需聞潯陽水師之挫督兵禦于廣濟而賊已陷黃梅縣亟遣叅將劉富成扼之于車坊舖是月晦賊全數由黃梅鼠入舖中叅將敗績賊追之于荆竹舖去大營三十里 二月賊謀襲制軍大營川兵及河州兵迎勦不利紛紛潰散時大營兵勇不滿三千人制軍督隊空壁而走賊追之急行抵山隘制軍走入隘中得免賊回軍攻廣濟制使遂由西河駙退守德安賊偵知大兵已潰沿途裹脅遂由興國通山沱口塘角等處直竄漢口

渡江攻武昌時前湖南衡州府知府陶恩培以二年守衡有功洊擢監司上年鄂省收復之後

上擢授爲湖北巡撫到任未三月而難作省中凋敝之餘兵餉兩乏賊又以倍道疾趨破大軍于中路益猖獗不可制是月十七日鄂城三陷撫軍及武昌知府多山死之時胡觀督林翼及李觀督孟羣皆從曾帥在潯胡升授鄂藩未蒞任奉

旨署湖北巡撫李升署湖北按察使調集水陸各軍先後赴鄂則省垣已陷制使自廣濟兵潰欲回德安收集而挫衄之師不能復振也 三月賊由鄂西竄德安陷之制使粵氛紀事 卷之七 十

以防守襄樊爲名由隨州退至襄陽于是襄鄖一帶相率戒嚴時

上方飭陝西西安將軍扎拉芬統帶陝兵前赴襄陽會同進勦而賊已疾趨入隨矣 四月十三日陝軍行抵隨州界值德安之賊分股由該州之平林市徑撲州城扎將軍督師進勦遇賊于五里墩探聞制使在襄陽遣人告急不應西安副都統常亮督帶馬隊在後逗留不進大兵被圍麾下游擊力竭陣亡將軍中傷裹創督戰始將該匪擊退旋因傷重沒于行陣 上以該督坐擁重兵近在數里之間不能迅速救援反催

調相去較遠之知府前往接應有心貽誤奉

旨褫職仍留軍營効力遂

簡任官將軍文為湖廣總督以代之又

授察哈爾都統西為欽差大臣統馮官屯得勝之兵

前赴楚北督師時則漢南軍事官制使獨任之胡李二軍

會同水師專勦武漢協力和衷軍威為之稍振先是正

月間賊分股北竄經荊州左翼副都統貴臣統帶滿營官

兵扼之于岳家口擊賊敗之旋因窮追遇伏官兵失利全

軍覆沒除文武員弁陣亡外續查戰沒之兵丁共七百七

十名內有文武舉人及各品軍功翎頂等七十三名二月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十一

間賊分竄黃岡羅田等處署黃岡縣知縣翁汝瀛羅田縣

知縣彭仲芳督帶團勇勦賊皆力竭死之其賊之踞通山

者逸入于湖南界時湖南臬司魁連防堵岳州適前江中

丞之弟忠濟自皖送其兄觀回籍遂帶團勇助勦于三月

二十二至二十七等日連敗之又有崇陽分股自通城縣

竄入岳州府屬之臨湘界縣中文武員弁禦賊不克皆死

之復經江司馬率勇迎勦值楚撫派兵策應賊始敗退復

同崇通等處岳州遂完 四月二十六日官軍進攻武漢

副將王國才攻漢陽西門鄂撫親督大隊攻其南岸皆敗

之時記名知府彭玉麟率水勇助戰殲其逸賊三百餘名

復經岸上兵勇圍勦鮮有脫者攻鄂以來惟此戰有力焉

水陸之師漸逼城下矣 五月初十一等日武昌之賊

直犯金口復有下游另股循江上竄李彭二軍分路堵勦

凡水陸四戰皆捷十五日賊糾大股萬餘來撲我軍鄂撫

派兵分投六路禦之賊勢稍却又經我軍設伏抄擊其尾

遂大敗之乘勝追奔三十餘里十七日賊在紙坊地方扎

營官兵追及之適南風大作我軍鎗炮著入賊隊焚其二

營賊潰奔入城中官軍追及于小東門外遂乘勝疾趨紙

坊金口倚角為營鏖戰兩日營壘遂定 六月應城縣知

縣王培厚雲夢縣知縣吳瑛乘武漢大軍屢捷賊來往應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十一

援懈不設備兩令遂率團練之勇乘虛而襲之賊皆潰逃

二城收復賊之在武漢德安者稍稍中梗 七月西帥大

軍潰于德安方帥之督師而南也

上飭其專辦德安以固襄樊之守且戢其北竄之路至則

統大軍營于城之北未經接仗突于初二日城中之賊分

股竄撲三陂巷等處官兵分路迎擊賊由兩旁抄過徑襲

大營弁兵傷亡潰逃者過半其在營抵禦不及方竭陣亡

之武弁十餘人是役也與廣濟兵潰之情形大畧相同幸

馬隊預為收集挫折較少時

上新授荊州將軍綿恂幫辦軍務至是以調度乖方與西

帥同革職留任其首先潰逃之游擊守備奏請治以軍法
提督孔廣順亦以應援不力褫職留營効力贖罪 是月

賊竄入蘄水蒲圻等縣皆被該縣督同城守鄉團擊敗而
退先是官將軍調派兵勇敗賊于漢川之分水嘴毀其營
壘又堵勒襄河竄匪敗之于鄖家灣等處于是漢上之賊
斷其外援本月十五日官兵進攻漢口鎮水師統領彭玉

先以長龍炮船毀其漢口之浮橋遂乘勢衝出大江會
合鄂撫大兵水陸並進民勇同時接應殺賊無算遂將漢
鎮克之又渡河追至漢陽毀其東西門外之土城撫軍親

昌矢石轉戰至龜山十六日督軍攻漢陽府又毀賊卡及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五

土城殆盡維時升用知縣李保邦乘勝疾趨漢川賊閉城

拒守適總兵魁玉督催後隊兵勇雲集遂乘勢登城而入
該逆力不能支開東門竄走我軍追之二十里遂克漢川

其德安之賊亦經官制軍屢敗之東西兩路之賊迭經挫
衄又將設奇以邀我矣 八月初八日官軍參山大營潰

巡撫關防失焉方賊匪圍撲麥山營盤鄂撫分飭官軍奮
力抵禦不克全營潰散有巡捕從九姚福山聞變亟將關

防突圍懷出繞道馳赴上游遇賊被劫而護印官之生死
及失印地方之遠近不明也續有武弁在內湖蕭家廡遇

賊數十人在彼劫掠某弁率勇攻勦殺十三人搜檢贓物

則銀印在焉柄已椎斷背面亦經殘毀赴營呈繳撫軍自
請嚴議並將原印咨繳禮部重請鑄發

上飭將首先潰散之弁兵查明正法一面收集潰潰師以圖
後舉 九月初九日官制軍督兵自南路進勦德安先遣
參將顏朝斌預約北路西帥之兵會合夾攻南路之師獲

全勝焉凡殲其援救及暗襲之悍賊近千人初十日西帥
派馬隊自北路夾攻追賊至河橋城中之匪堅閉不出十
一日賊以二千餘人自東北挑戰又分股抄擊其旁幸馬

隊預為之備得不敗十六日賊自東西北三門分路來撲
我軍步隊當先賊乘其未陳而擊之遂潰焉西帥手斬數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六

人迄不能止賴管帶馬隊之協領轉戰而前賊勢始却十
八日南路之賊來撲我軍營盤制軍派令參將顏朝斌等

身先士卒鏖戰踰時值北路馬隊亦來接應分投迎勦遂
大敗之

上以南軍屢捷而北軍步隊不整若非馬隊之力則全營
一失措手莫及時提督孔廣順託以受傷不親督陣遂幾

喪師 上怒著即革職等語西帥亦以調度乖方爰
授官帥為欽差大臣節制南北兩路之師 是月賊又分

股竄踞長江埠及侏儒山等處初十日由該山竄至沔陽

之周家邦地方大肆焚掠副都統魁玉聞之派都司文瑞等馳往堵剿賊直前衝入我軍施放連環炮彈賊始潰退復有另股匪徒從湖邊繞出抄襲我軍值副都統親督兵勇趕到三路夾攻遂窮追截殺及遁入湖中淹斃多人賊始退回侏儒山方鄂事之棘也鄂撫求援于曾帥欲分塔羅駐潯之一軍以援楚而是時江右饒廣腹地被擾已派羅李兩方伯統湘勇赴援九江則以塔軍之進退繫數省之安危遂不果既而兩方伯勦辦廣饒事竣謀合兵攻九江即以救潯者援楚不意江之西路義甯州告陷江撫遂奏請移湘營援之曾帥及塔提軍皆不憚胡撫軍聞之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五

大喜喜鄂之虜幾有豸也蓋是時悍賊皆聚于崇陽通城等處土匪慕羶附之于是步步爲營瀾漫山谷間以爲武漢掎角之勢撫軍以爲外援不斷則堅城未易下也乃奏請飭羅李一軍由甯州順道勦辦九月初五日羅李兩方伯統湘軍抵通城兩楚官兵皆會遂以越日分三路進攻羅方伯居中指麾直搗賊巢乘堙而入克之乃移兵攻崇陽崇陽之賊密約通山爲外應爰派李方伯帶勇邀截之遂分遣精銳之師銜枚伏城下夜分遣敢死士數百人雲梯火具皆備城潰伏兵一擁而入遂克之時賊方踞蒲圻縣中預分股會崇通敗匪扼之于羊樓洞方伯先調派

參將彭三元統前隊深入洞中而自以大兵繼其後不意是月二十四日逆首石達開自楚北來繞官軍三匝參將及知州李杏春力戰死之方伯統全軍赴援賊始敗退乃駐師羊樓洞中十月初二三等日湘軍會楚北之兵謀攻蒲圻石韋兩逆自縣城分路來撲我軍三戰三捷然是時石逆方謀竄江右不復戀戰遂由崇陽東趨蒲圻之賊不能守我軍遂乘機克之是月初三日官制軍克復德安時南北兩軍晝夜環攻欲乘其勞而襲之更番挑戰賊屢敗遂堅閉不出是日兩軍分三路進攻賊之外援已絕謀開城宵遁官軍圍之急乃以次日將曙冒雨突圍南竄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六

官兵遂入城收復西帥統馬隊沿途追勦制使復統大兵將下竄襄河一帶之匪乘勝搜捕于是綿將軍帶馬隊由天門縣迎頭截擊孔提軍率兵勇扼之于長江埡新溝等處自漢川以下漸就肅清而荆襄一帶自此稍安矣十一月羅方伯澤南李方伯續賓統湘軍次鄂營于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十二月初二三等日湘軍會同楚軍攻省城外八步街之賊壘克之截殺沙湖之悍賊數百名又攻破塘角之賊壘二焚毀漢陽門外之賊船廠一十一日李方伯分兩路接戰于城根斃賊千餘又伏兵截殺七八百人十八九等日又毀望山門外之石壘土壘于是賊統大

股自龜山沿湖而下合城內之賊夾攻我軍皆不克遂將東南兩路之賊壘以次掃盪平之是時水師統領楊戴福率舟師自鮎魚套下口擊沈賊舟二百餘號自初五日至二十日亦斃賊千餘水陸之戰此爲最捷初塔軍門卒于潯鄂賊不知也軍門麾下之舊將王國才等張其旂幟賊初憚之故敗既知其死乃合通城崇陽一帶之敗匪奔入鄂城復謀堅壁之守

六年春正月賊于城外之長虹橋一帶增築營壘我軍晝夜環攻使不得休息賊小敗則閉壘大敗則閉城凡相持者兩月三月初二日賊分路來撲我軍營盤官兵設伏以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七

待之殺賊數百人賊潰退入城羅方伯自統大軍追至濠邊城上鎗炮如雨方伯中創鼓音不絕城扉既闔始收隊回鄂撫視之則血漬衣帶猶指陳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越五日遂以剝重卒于軍屬續之頃言不及私唯以賊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此東北兩路大關鍵也夏四月水陸兩軍皆捷先是賊于上月之晦自保安武勝兩門分路而出李方伯統陸軍迎勦殲斃及生擒者共五百人水師乘勝攻沿江之兩岸自初八日至十六日賊被擊入江爭舟之指可掬乃縱火焚之二十日水師擊賊于江洲遂乘勝下駛直抵潯陽時有另股匪數千由皖之

英山徑撲羅田黃州知府督兵擊退復有潯賊糾合蘄州分股并力上涇值我軍東下週之遂敗之于蘄界于是武昌之援遂梗五月初八日大兵攻賊于西門不克退攻五顯廟之賊卡毀之是時下游之賊逸入于黃州者仍思冒死上援官帥遣兵堵截六月初九日分東西兩路迎勦遂合黃州團練之勇邀之于阨地上見武漢之圍不解疑其張虛捷也傳

旨申飭令督撫振刷精神迅飭將弁兵勇實力勦辦不得

以小有勝仗藉詞搪塞于是督趣益嚴秋八月官制軍督同臬司李孟羣分攻西岸之漢陽各門及下游上竄之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七

賊皆克之時余將顏朝斌先縱火燒其城外之賊卡十一日該逆自西門撲出李臬司督師左右抄擊取其首二百餘級十二日夜賊自內湖擁炮船入江又敗之十四日副將王國才攻西門臬司親攻龜山賊由東南門出昌死抵拒我軍迎頭進勦陣斬悍賊十餘名十九日下游之賊上竄夏家畝地方提督孔廣順擊退之賊之謀援武昌者屢被扼不得上九月水師追擊蘄州田家鎮之賊皆敗之時賊舟蟻聚下游仍思乘間上竄于是總兵楊戴福自沙口下勦追至蘄州擊沈賊船七十餘隻又分派水軍登岸誘敵毀其岸上之賊壘三座我軍直抵田家鎮焚燬賊舟

八十餘號自黃州以上江面爲之肅清陸軍分勦咸甯縣克之 冬十月武漢之賊待援不至餉道亦絕屢思突圍下窺皆被官兵擊敗之是月二十六日水師總兵楊載福親督炮船分攻東西兩岸之賊敗之于鮎魚套及南岸嘴焚其賊船幾盡于是鄂撫與制軍謀合力大舉水陸之圍不使其一面之闕蓋不虞其獸鬥而防其兔脫也 十一月官制軍胡撫軍統水陸之師分攻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之是時賊之踞城者謀竄不得負隅死守自初五日至十五日我軍屢戰屢捷乃謀水陸大舉二十二日總兵楊載福親督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斷其攔江之鐵鎖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九

將賊舟焚覆一空該逆勢已窮蹙于是制軍督兵攻西岸之漢陽撫軍督兵攻東岸之武昌武昌之賊自城中分七股來撲我軍分投迎勦鏖戰三時士氣益奮逆賊大敗狂奔官兵乘勝入其鄂遂將省城克復時制使親督員弁攻漢陽由五里墩進勦值外江沙口之水師並集臬司李孟羣分攻西南北三路馬隊繼之賊自濠牆內開炮如雨兵勇數起數伏直抵濠邊副將王國才首先衝上拔其濠籤衆軍踰濠而入焚其附郭之卡臬司遂督兵一面搶上龜山踞其戰地一面指麾諸軍分攻各門賊不能支方謀竄走官軍一擁而入日未西下兩岸之師皆唱凱奏捷矣是

役也用兵之方畧彷彿四年卽水陸諸軍大半東征之舊將而難易不同遲速有異者則以賊之踞潯久而外授之勢強也然其制勝尤在于水師而羅李一軍之自江西來及官制使之捍蔽襄樊廬清摧陷之功實始于此 是月二十四日李方伯續賓楊鎮軍載福合水陸之師攻武昌縣城及黃州府皆克之時水師搜捕巴河之餘匪乘勝東勦方伯自武昌進攻興國大冶又會同副都統都興阿分攻蘄水廣濟黃梅等縣所向无不克乃以踰月會合楊提軍水師敗德化小池口之賊夾攻南北兩岸直抵九江遂謀并力東下維時楚南方克復郴州桂陽掃蕩南路分派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十

升用道王鑫移兵越竟連克復通山蒲圻通城崇陽等縣于是全楚爲之肅清 賊之竄鄂也楚撫張派兵防堵岳州連擊敗巴陵臨湘之賊已見潰退崇通南竄之勢遂格而是時粵東西之匪分股逸入楚界四年三月間粵東樂昌之賊由仁化分陷桂陽又擾及桂陽縣之東嶺等處其粵西之賊自古城西嶺而來攻陷富州遂擾及江華永明等縣經王觀察會同署郴州知州戚天保等督兵擊退未幾桂陽之賊復竄陷郴州及宜章縣而踞之又有另股圍撲臨武縣爲本邑團勇擊退復竄回仁化境是年秋粵西之賊又攻陷東安分擾祁陽新甯亦經王觀察克復

解圍該匪始潰入于黃沙河又有粵東股匪竄陷桂陽州
分陷茶陵州冬十月王觀督會同江西知府劉長佑同日
克復三州遂進攻郴州亦相繼克之其茶陵之賊被石達
開糾合以竄江西遂與粵西合而為一然後知當日鄂省
之賊楚兵之逼其南竄者障川之功此為鉅矣王觀督者
楚南之湘鄉人曾侍郎之起義師也觀察有力焉後楚撫
留辦本省防勦遂獨當一面之寄南北分竄之賊蔓延數
郡中又值榔桂交界及耒陽永興嘉禾各處土匪四起繼
以黔賊自銅仁東竄鎮遠經楚兵擊退迫南路肅清分
兵援楚北江西不分畛域是以粵東西之賊熾于楚而復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主

袁于楚固由堵勦之扼要亦其將將之得人也

湖北田家鎮陣亡三年九月

湖北督糧道徐豐玉安徽桐城人

漢黃德道張汝瀛山東樂陵人辛巳舉人

湖北候選知縣杜文浩浙江秀水人

田家鎮陣亡事見上其杜文浩同時被害續查明請卹
在案

黃州殉難 同上

署黃州府知府金雲門安徽休甯人癸巳進士

荆門州知州李楨安徽宿松人

黃州都司許連城

千總魏開第

把總李成壽

以上皆奏請賜卹在案

漢陽殉難

知府俞舜欽

以上殉難陣亡之文武員弁奉

上諭此次接仗陣亡之荆門州都司等及罵賊被害之署

黃州府知府或奮勇捐軀或臨難不屈均堪嘉憫著與

前經交部議卹之徐某張某一併交部從優議卹其力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主

竭自盡之漢陽府知府著照例議卹欽此

黃州勦賊陣亡 四年正月

兩湖總督吳文鎔江蘇儀徵人已卯進士

督標中軍副將德亮

据原奏力竭陣亡探聞副將戰沒制使自馬上投水死

上頗以制使堵勦失機著照總督例議卹

賜謚文節

漢陽殉難 三月

署漢陽縣知縣劉鴻庚浙江會稽人辛巳舉人

金口江中陣亡 五月

湖北臬司唐樹義貴州遵義人

据原奏退保金口賊船上犯戰船被焚臬司投江死

湖北省城殉難 六月

湖北督糧道兼署臬司李卿毅河南光州人壬午舉人

此次原奏省城殉難者僅此一人其後始陸續查明呈

請賜卹其人數亦尚不少也廉訪詳具事畧

湖北鹽法道曹楙堅蘇州人壬辰進士升授按察使

武昌府知府延志旂人升授漢黃德道

德安府同知寶純旂人在省局

漢陽通判金本棟直隸人被掠死

粵氛紀事 卷之七

揀發同知陳錫純舉人浙江人

署藩庫大使汪邦慶浙江人在省局

襄陽府同知崇綬旂人在省局

內閣中書林士鈐安徽懷遠舉人家屬遇害据其家屬呈稱湖北同知

署黃州府未到任在省懷印遇害

大挑知縣勞翬廣東舉人由大東門繼出遇害

揀發州同署武昌府經歷梁坦雲旂人

武昌縣知縣何開泰安徽鳳陽人庚戌進士

大挑知縣楊沛霖貴州舉人父子均遇害

黃陂縣知縣呂錫齡河南新安人被執不屈死

武昌府同知姜國祺江西拔貢總理局務

大挑知縣陸維翰雲南舉人僕從殉

署鶴峯州判江夏縣縣丞余裕祖安徽人家屬並遇害

大治縣知縣汪榮基安徽舉人

揀發同知許成佐四川蔭生在省巡城

揀發知縣俞恒清順天舉人父子被害据呈詞俞恒清之媳聞訃殉節

俞順天甯河人子名楨

軍功藍翎知縣羅鳳池廣西廩生

教習知縣單維楷直隸舉人

署興國州知州郭維鍵四川資州人癸巳進士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以上係六年八月据御史張守岱所奏言四年六月武

昌失守之時殉難員弁實已不少等因奉

上諭除俞恒清已降旨議卹林士鈐已有旨令官文查明

請卹外其餘各員或被執擄掠或絕粒自盡或父子家

屬同時被害殊堪憫惻著官文胡林翼查明實在情形

分別請卹欽此

又查俞恒清先經其家屬呈請稱同子俞楨殉難破賊

支解焚尸續于六年俞楨之婦崔氏聞信服毒身死與

御史所奏父子被害相符

署督標中軍都司張祺齡

据續查副將景輝奉調渡江勦賊將中軍關防交與張某暫護賊至省力戰陣亡關防亦遺失奏請賜卹並頒發關防在案

湖北荊州府理事同知善濤 善一作靈

据該員之母續呈請卹稱四年六月在省辦理防堵殺賊陣亡未蒙請卹家人李升亦同時被戕等因該員即前任浙江糧道毓衡之子也

黃岡縣知縣湯景浙江人

見思忠錄其在地方殉難或在省不可考浙江人官于各省之殉難陣亡者同祀于觀瀾樓下顏日昭忠彙祀粵氛紀事 卷之七

湯大令與焉

通山殉難 四年三月

署知縣陳景雍河南商邱人壬子進士

具詳事畧中

安陸殉難 三月

知縣萬成

据青撫原奏稱該令自府署出賊已擁入數十人令罵賊不屈被賊眾刀傷殞命復將其肚腹剖開用油燒炙剗取雙眼奔尸北門外其死事最為慘烈等因

隨州殉難 四月

知府銜知州楊嘉運

州幕友候選縣丞王青綬

生員馬漢祥

家丁桂才練勇沈珍等共百餘人

据知州之弟楊昌運赴都察院呈稱四年四月間在該州九里岡地方追賊陣亡幕友家丁百餘人皆死焉

常德殉難 五月

知府景星旂人

署武陵縣知縣朱元增江西樂平人辛丑進士

武陵縣丞秦維崧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副將富勒敦

据原奏守城力竭同時陣亡

署常德同知兩潭縣知縣李春暄

据續查在城巷戰被戕請照例賜卹

湖南岳州追賊陣亡 七月

山東登州鎮兵陳輝龍廣東人

候選道褚汝航江蘇人

運同銜候補同知夏江蘇上元人

廣東提標遊擊沙振邦廣東人

克復武昌陣亡 入月

湖南臨湘把總王映軫

據楚撫查明擊賊赴省從曾帥打仗克復省城陣亡

湖北岳家口陣亡 五年正月

副都統貴陞

據原奏是役陣亡滿州官兵外文武舉人及軍功翎頂人員七十餘名另單請卹故不得其姓名

武昌二次殉難 二月

湖北巡撫陶恩培浙江會稽人乙未進士

湖北布政使岳興阿

署武昌府襄陽知府多山

粵氛紀事 卷之七

河南歸德營守備陶德壽

以上見原奏

湖北訓導邱兆鏞

據續呈請賜卹在案

蒲圻縣縣丞張汝琛

據其子呈稱守城擊賊受傷殞命請飭查賜卹在案

黃岡羅田陣亡 同上

署黃岡縣知縣翁汝瀛

羅田縣知縣彭仲芳

據原奏該令等辦團帶勇素稱得力茲以力戰陣亡深

堪憫惻均賞加知府銜從優議卹彭大令另詳事畧中

沔陽天門禦賊陣亡 二三月

候選同知林天直 加知府銜賜卹

沙湖巡檢吳秉忠 加州判銜

衛守備王芳 加都司銜

把總潘德新 加守備銜

外委楊映春 加千總銜

候選訓導項煊 加知縣銜

候選從九謝登瀛 加府經歷銜

候選未入張汝止 加縣丞銜

粵氛紀事 卷之七

衛千總銜陳炳元 加守備銜

從九銜舒占元 加經歷銜

沔陽軍功張域等一百十七名

天門軍功汪如泰等四十六名

沔陽陣亡鄉勇劉明廣等八百二十一名

天門陣亡鄉勇趙超敏等三百七十七名

據原奏該州縣屢被賊擾該官紳等督帶鄉團奮勇殺

賊地方賴以保全應請從優議卹奉

旨各官均著加銜賜卹其軍功人等交部分別從優議卹

鄉勇等均准于各本境建立專祠所有軍功鄉勇人

等一并耐祀該勇等家口並著該地方官查明酌卹此

湖南勦辦臨湘新墻陣亡三月

代理臨湘知縣候補縣丞姚榮卿

把總林志祺

巴陵縣職員李治濱

童生胡際昌

臨湘生員李文淳

職員袁毓龍

童生王拱平

粵氛紀事 卷之七

无

李克靖

監生余湘重

据原奏義甯崇陽兩路股匪由臨湘小路竄及新墻接

仗陣亡請交部照例議卹

又勦辦粵東西竄匪陣亡三四月

武舉何魁

文生侯東

武生黃騰驥

劉樹運

六品軍功何皆善

何修善

据原奏粵東西股匪分竄桂陽郴州等處該團練紳士

隨同候補同知王鑫勦賊陣亡武舉請照把總例文生

照從九例武生童生照外委例議卹

又勦粵東竄匪陣亡五月

卽補同知直隸州知州趙啟玉

白沙巡檢謝德慶

据原奏粵東佛山股匪勾結韶州之賊撲入楚界接仗

陣亡該知州血戰捐軀請以知府銜議卹巡檢殺賊陣

亡請照例議卹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子

湖北隨州大營勦賊陣亡四月

西安將軍扎拉芬

陝西提標後營遊擊崇普

据原奏將軍統兵自北來遇賊于隨州之五里墩地方

殺賊千餘身受重傷猶裹創督戰將賊擊退遂以受傷

殞命

上特旨軫悼著照將軍例議卹其遊擊係續查明同在五

里墩陣亡請從優議卹

湖北德安大營禦賊陣亡六月

天津鎮中營游擊蕭濱

忠順營都司伊林泰

直隸提標千總牛萬寶

正定鎮獲鹿汛把總王格

龍國營把總郭采章

倒馬關把總李榮魁

署右營千總蘇富貴

已革叅將張文照

通永鎮經制外委劉綬

左營千總李清藩

署新河汛把總經制外委陳瑞昌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三

提標左營把總武舉強效乾

據原奏德安踞匪竄撲西安將軍大營該員等在營守

禦力竭捐軀情尚可憫請交部照陣亡例議卹

湖北長江埠陣亡

七月

藍翎五品頂帶候選府經歷胡炳奎

四川鎮遠營都司林春萱

據原奏首先冲入賊隊手刃數賊被賊支解剖腹遇害

最慘其林某係在黃孝交界之雞窠地方殺賊被賊矛

刺陣亡均請從優議卹

湖北安陸營守備升任都司葛以教浙江山陰人

據原奏殺賊捐軀請照游擊從優議卹葛即壯節公雲

飛之子也其陣亡地方不詳思忠錄以為在長江埠故

埤于此

湖北黃安陣亡

七月

蕪州衛守備賈瑞齡

據其母遣家人呈稱四年七月帶勇打仗在黃安界中

鎗炮陣亡

湖北漢陽龜山大營陣亡

八月

守備黃開運

康培植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三

千總蔡宏元

把總王席珍

王席美

外委張輔

童玉廷

陸洪福

全芝龍

軍功王鳳岐

樊四南

何肇昌

據原奏攻克漢口鎮之後大營進扎龜山賊來投營該
弁等力戰陣亡請照例議卹

湖北德安攻城陣亡同上

副將銜升用參將劉富成湖北東湖縣人

據原奏稱該弁前因接仗失利奏泰革職茲于八月進

攻德安策馬冲上弔橋鎮奪賊大旗被鎗子打中肚腹

登時陣亡請照副將例議卹

湖南郴州勦賊陣亡八月

郴州從九龍際副

郴州武生龍虎臣

粵氛紀事 卷之七

龍吟

把總徐良積

桂陽六品軍功陳月星

據原奏勦賊陣亡請照例議卹

又東安勦賊陣亡七月

把總鄭玉恩

候選教諭周爾溥

據原奏東安城陷罵賊捐軀請交部議卹

湖北蒲圻羊樓洞追賊陣亡九月

參將彭三元

候補知州李杏春

事見上

又崇陽陣亡

浙江鹽運使經歷吳振鏞蘇州人

據思忠錄稱該員因差赴楚留營三年冬隨江中丞赴

皖中丞殉難仍回楚北以四年八月偕林天直克復沔

陽州保升知縣後以擊賊崇陽援絕陣亡按此事在四

年五年不可考附記于此

湖北攻武漢陣亡十二月

守備張福昌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劉高選 以上照都司例賜卹

千總賀萬清

劉青四 以上照守備例

把總吳秀珮

羅長慶

王美在

曾旺益

周玉堂

黎天迓 以上照千總例

外委廖自集

鍾興	胡裕大	王祥元	朱福勝	賀芝蘭	戴有亮	黃復勝	董起隆 <small>以上照把總例</small>	候選從九劉卓岩 <small>照例</small>	六品軍功夏隆吉	粵氛紀事 卷之七	田羣良	朱連明	劉步駟	吳勝貴 <small>以上照把總例</small>	据原奏攻城二十餘日先後陣亡請交部加銜從優賜卹	湖北攻武昌陣亡 <small>六年三月</small>	浙江甯紹台道加布政使銜羅澤南	詳事畧中	都司周得魁
----	-----	-----	-----	-----	-----	-----	---------------------------	---------------------------	---------	----------	-----	-----	-----	---------------------------	------------------------	-----------------------------	----------------	------	-------

据原奏進攻武昌被賊炮傷陣亡奉	賞加游擊銜卽照游擊陣亡例賜卹	把總賀連城	鄒友廷	文德元	水師哨官朱富源	以上四弁据原奏攻賊于長虹橋及保安武勝門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事在羅方伯陣亡之後因同月	攻武昌牽連記之	蕪州蕪水勦賊陣亡 <small>四月</small>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同知銜候補知縣李景湖 <small>照知府例賜卹</small>	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	楊高柱 <small>以上照守備例</small>	把總胡開禮	六品翎頂朱大侃 <small>以上照千總例</small>	据原奏賊分股竄入蕪州蕪水等處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攻武漢陣亡 <small>五月</small>	揀發游擊玉山	据原奏請從優賜卹
----------------	----------------	-------	-----	-----	---------	--	---------	----------------------------	----------	----------------------------------	------------	---------------------------	-------	-------------------------------	---------------------------	-------------------------	--------	----------

攻武漢下游陣亡八月

四品軍功范朝蘭

湖南克復郴州陣亡十月

同知銜前貴州荔波縣知縣駱承祝

據原奏督辦衡陽團練屢立戰功茲因攻克郴州殺賊

陣亡請照同知例議卹

湖北克復武昌陣亡十一月

千總羅春和照守備例賜卹

把總曾謀績

彭正興以上照千總例

粵氛紀事 卷之七

毛

外委劉戰

許鏡清以上照把總例

克復漢陽陣亡 同月

吉林協領德廉

以上皆見武漢捷奏中請從優賜卹其吉林協領係因

傷殞命請照陣亡例議卹

增記楚南北勦辦土匪事

二年冬賊破岳州渡湖而北時土匪乘機肆掠巴陵晏

仲武為首適升用道江忠源督帶楚勇過南路經楚撫

奏飭就近勦辦十一月會同總兵鄧紹夏前赴巴陵分

路進攻先經觀督搜獲匪黨四十四名燒其巢穴遂進

兵擊其拒捕之賊目晏七等五十七名其匪首晏仲武

均已受賊偽職經都司許連城首先檢之即時正法遂

進勦臨湘蒲圻一帶之土匪以次肅清時徐欽使過岳

州以勦辦土匪為名逗留不進奉

旨視職 十二月江觀督進勦瀏陽土匪平之瀏陽有徵

義堂者土匪周國虞為首糾眾踞山中官吏積年不敢

捕至是因賊匪東下乘機肆擾遂勾黨攻撲縣城楚撫

密檄觀督以防守江西為名督帶楚勇自攸縣進岳掩

其不意而襲之又分兵堵其北路十八盤之險隘遂協

粵氛紀事 卷之七

吳

同本地團練直搗其巢檢獲匪首朱興祥等正法自十

八日至三十日迭次生擒並各鄉縛送匪徒共六百七

十餘名又臨陣殲斃及鄉團格殺共七百餘名又散其

脇從之匪黨四千三百餘戶地方一律肅清

上嘉其蕪事之速特升擢湖北按察使

三年春湖北通城崇陽嘉魚之土匪迭起時

臬司所帶楚勇大半留在湖南招集尚需時日請暫留

本省俟土匪勦辦事竣再行赴營時則通城之匪糾合

崇陽連界桂口匪徒與之犄角三月十五日觀督馳抵

崇陽之桂口地方該匪不意猝至分三面迎拒被我軍分隊夾勦大敗之遂擒獲匪首陳甲子等二十餘名斬馘數百名因乘勝進攻通城通城逆首何天俊聞官兵至入山負嶠乘險抗拒經觀督深入擒其著名之逆匪二十餘人遂將何姓之房屋祠堂悉毀之惟何田俊何後未獲值嘉魚劫獄焚署之匪與之勾結楚督續調署漢陽府知府張汝瀛接辦防勦事務以便觀督交卸起程未及數日而廣濟戕官之獄起矣 四月江觀督順道勦辦廣濟之土匪平之廣濟距江岸七十里上月因該縣知縣查辦蠲緩有未經被擾應徵之都苗希圖一

粵氛紀事

卷之七

五

律豁免遂糾眾擁至縣署分股搶奪知縣蔡潤琛赴郡稟經黃州府知府邵倫帶兵前勦並札調黃梅縣知縣鮑開運帶勇二百名馳往助勦該匪初約投首旋因蔡令藉病逗留太守檄鮑開運代辦縣事遂帶勇馳赴各鄉殲擒匪黨八十餘名鄉民愈聚愈多遂于是月初四日闖至縣署聲言尋鮑令報仇府縣挺身出外遂同被戕維時鄂省無兵可調因奏請飭江觀督順道勦辦續咨調在省之署湖北提督阿勒經阿挑選防兵六百名會同進勦擒其首從寘之法而張太守接辦崇陽嘉魚之匪亦以次掃盪廓清江觀察統帶楚勇一千七百

餘名調援皖豫登舟東下待至潯陽而金陵回窺之賊已入江界于是崇通一帶之土匪復起官兵不暇捕粵逆乘間裹脅以通陸路之援三年以後遂為更番迭踞之巢穴直待楚北三次盪平始就肅清甚矣山谷之間伏莽之所憑非翦其羽翼則繒繳未易施也 六年三月粵東西之賊自樂昌仁化等處窺入楚界時則湖南土匪被其裹脅分股窺擾及耒陽永興等縣迭經各縣斬擒又有嘉禾股匪窺至桂陽州經守備帶勇奮力擊退追至郴桂交界會合團練分路夾勦生擒匪首淡光開等百餘名嘉禾之一股肅清其窺逸者復經

粵氛紀事

卷之七

甲

各團縛送百數十名得其著名之逆首朱九壽尹石保二犯就地正法土匪潰散官兵遂以次擊退粵東西之賊 九月襄陽匪徒作亂擾及樊城鎮經官制使調派兵勇並水師炮船馳往勦辦該匪于鎮上築壘抗拒又分窺穀城縣屬之鄉間意圖直撲光化縣之老河口經穀城縣知縣徐福海擊退該匪又窺至穀城縣之小河口湖北鹽法道常恩扼之于要路該匪復窺回襄郡 十月該匪又分股窺入襄棗交界之黃龍壩余山店一帶遂窺撲棗陽縣城護軍叅領舒保知府唐訓方等直趨黃龍壩迎勦追至余山店該匪遂聚眾數千圍撲襄

陽府布政使馬秀備率兵禦于城外大敗之其老河口擊敗之賊復竄至穀城縣之冷家集乘間撲入縣城又經穀城知縣擊退該匪屢敗遂逸入于河南之新野縣連陷鄧州續經河南官軍掃盪平之

湖北廣濟戕官三年三月

署黃州府知府邵綸浙江慈谿人癸巳進士

黃梅縣知縣代辦廣濟縣事鮑開連

事見上請交部照例議卹

襄樊勦土匪陣亡六年十月

湖北候補府經歷栗瀚源加知縣銜議卹

粵氛紀事

卷之七

早

儘先守備盧占春

藍翎千總劉志高以上照都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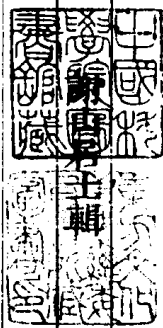
六品軍功董青雲加守備銜

据原奏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粵氛紀事卷之八

江北阻淮



皖北者古淮南地也北條之水河為大南條之水江為大而長淮且其中淮之北河之南也淮之南江之北也故北方之守在于河而非淮則失其河之險南方之守在于江而非淮則失其江之險春秋楚之強在江漢其後淮泗之間十二諸侯皆屬焉則跨淮北界而與中原共大河之險矣及其弱也秦取其郢鄂夷陵之地乃自東北徙都陳又自陳而徙都壽春則退保淮南是時春申君受封淮北之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一

地請移郡于江東淮北之盡入于秦可知矣吳之強厥利在三江五湖其後夫差謀邗溝以通淮遂自商魯之間濟師伐齊欲霸北方遽困于越由此言之淮之爭于南而過于北也非一日矣三國之魏都于北而其重鎮在于壽春合肥吳都于南而其重鎮在于濡須東關然魏強而吳弱何者長淮之南北魏得其全而吳幾不能保其邊界于是用兵于合肥者五六十年僅僅足以畫江而自守則自袁術之敗于壽春遂貽之以憂患也及其弱也築涂塘而守之其勢益岌岌矣東晉元帝渡江謀偏安之守然其初猶能立重鎮于壽春以遏北寇故自石勒頭兵葛陂與曹操

烏林之役相似祖豫州乃得乘間渡江經營長淮南北及于大河之南掃除荆棘遠禦強鄰若使王敦不亂豫州不死從此長驅入洛拜埽山陵典午中興殆未可量迨祖約蘇峻之亂奔壽春不守後趙攻之于是游騎四出奄至歷陽朝議紛紛而王右軍保江之論起矣至于陳失淮南之地而隋因之以并江東南唐失淮南之地而藝祖因之以成大業淮之關繫于南北者得失利鈍較然易明此以言乎地利也若論其人事則淮水最勁民之生其間者剽悍喜事善用之則治不善用之則亂其治也精兵足以禦外侮其亂也劇寇足以犯中原漢高祖方與項羽爭滎陽成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二

臯而留侯勸其首召九江王黥布蓋其時布在九江控長江之險馮全淮之固方擁衆數萬束手以俟楚漢之釁而乘其傲高祖預收之于肘腋之間以斷西楚之右臂及天下既定分王荆楚二國以弱淮南之勢卒定計取之景帝七國之亂倡自吳楚賈誼逆料于十五年之前請舉淮南地以益淮陽又割淮陽北邊之三城爲梁王立後文帝從其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因之以扞齊趙禁吳楚故亞夫用兵專以梁委之吳而以輕騎出淮泗間絕其饒道此所謂未戰而先勝也光武定都洛陽使馮異徇關中耿弇取漁陽而自率吳漢蓋延等南定梁楚誠以江淮山東一日

不平則洛陽未得一日而高枕也三分之局司馬氏方謀混壹而其時王凌母邱儉諸葛誕等先後執鎮東之權惜所恃以爲援者在吳而吳之名將呂蒙陸遜已死不能并力一舉以搃其吭遂至于敗諸葛誕欲用揚州以取司馬昭甫至壽春卽遣散城守十餘萬口儉黨七百餘人僅誅其首事者十餘人又以揚州之民未可輕用而淮南將士家皆在北欲養精蓄銳以圖之惜其機事不密爲賈充所覺遂得以先發而制之此亦典午勃興之運而不可以人力謀焉者也至于東晉以後六朝代嬗南北紛爭淮泗之民介居其間南用之而南效北用之而北效遂爲天下勁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三

兵之所聚宋文帝用檀道濟到彥之規復河南之四鎮啓訪廷臣則莫善于何承天所論屯田積穀于淮泗之間堅壁清野以待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傲又言以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莫若用本境之民因所利導而帥之惜文帝不能用其言又值元魏方盛來則斂戢北渡以避其銳去則乘河水之合襲而取之蓋主客勞逸之勢殊也史言唐淮西之役民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嚴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復知有朝廷故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同于蠻貊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是則淮民之恣睢不法

從亂如歸者此為最甚而六朝以前無是也夫黥布吳濞之民自為其主王濞諸葛之師欲圖反正至于元帝東來則彊宗人望翊戴歸心祖述渡江則河上諸塢望風送款安見淮民之不可用而在鎮臣守令之得人否也五代南唐之守壽州楊行密即其民置忠正軍其後劉仁贍守之周世宗用兵三年不能克迨仁贍病將死其將乃偽為仁贍書以降世宗慰勞之仁贍旋死士卒自刎者數十人世宗乃貶壽州為壽春縣而徙州城于下蔡其忠正一軍已改為清淮軍世宗命復其忠正之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此則所謂善用之而治者矣我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四

朝深仁厚澤二百餘年遇災則有蠲緩遇恩則有豁免民之不擾于苛政久矣若夫史策所載官吏因緣為好或以宦官之通賂為名或以權門之供億藉口以至民不堪命相聚為盜今有一於是乎然則捨匪何自而起則禁網之疎捕務之弛也禁網之疎非疎于律令之不嚴而州縣之規脫處分者未減焉捕務之弛非弛于追比之不力而差役之潛謀軌法者受賂焉予觀數十年來皖省之養癰諱疾與粵西事相類及其合也遂為天下之強寇予因記皖北事而歷數自漢以來江淮治亂之迹民之受恩而不知感報法而不知懼未有甚于今日者豈其

甘自外于聲教哉子產之告子太叔也曰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今日之民非迫于饑寒非困于征斂徒以

國家承平既久奸徒厭治浸尋至于拒捕戕官荷戈從賊則未嘗不嘆寬之難而治之者之未能得其要領也

三年夏五月粵逆自金陵回竄上游復過安慶陷之時皖省已移治廬州巡撫李嘉瑞奏請飭臬司張印塘副將富

忠等督兵守安慶戰守之具未備賊乘舟猝至官兵不戰而潰遂退守舒城賊謀攻江西分股踞安慶以通長江上

下游之路 六月金陵之賊復挾舟師千餘過安慶謀援

江西也 秋九月賊撲安慶北門外之集賢關謀攻廬州

也時皖撫奏調前任臬司張照宇督兵捍關門以扼北路賊于三月分股陷滁州鳳陽竄入河南至是又欲自舒桐

入合肥以通北賊之援是月二十三日乘雨攻集賢關破之臬司聞警帶兵由小路移營于桐城鄉間各營相繼潰

散兩游擊死之 二十四日賊攻桐城時桐城紳士馬三俊張勳等督率鄉勇守城聞賊至帶勇出南門迎勦派張

勳前赴臬司大營請救不應賊陷桐城前工部員外馬瑞辰闔門死之即馬三俊之父也時皖撫奉

旨褫職藩司劉裕鈔兼署工部侍郎呂賢基方奉

有在皖北督辦防勦匪練事宜

上飭其疾趨南路救援遂會同署撫駐師于舒城桐城之役紳士訴臬司擁兵不救

上震怒寘之法賊遂自桐入舒二十九日舒城陷呂侍郎死之 冬十一月十二日賊竄廬州府時江中丞忠源自

湖北田家鎮奉撫皖之

命飭即督帶楚勇馳抵合肥中丞自湖北遠道至六安聞

舒桐連陷力疾就道先一日抵郡中周歷城垣登埤誓守

賊自皖至廬連營四百里瀾漫山谷時城外無濠中丞盪

飭楚勇由地道出屢以奇計掩其不意而襲之奪其軍械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六

火約無算又得拾餘百餘桿以佐城中之乏賊善穴地道

中丞在湖南江西屢以窺聽法破其計至是又遣廣勇亦

自內穴地搜之得其九處遂從穴內用火礮燒死賊多名

又前後接仗斃賊二三千人而賊沿城踞山層層周匝城

外之兵被扼不得進乃謀堅守日夕坐臥水西門城樓衣

帶不解者凡匝月 賊之穴地也屢攻不克乃于南門月

城之旁另掘數處形如曲突又疊為上下層戒曰初發時

聞聲不必相應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後發則無及矣十二

月十六日夜天大霧咫尺不辨突上層地雷發轟破城身

五六丈中丞奮勇搶堵完固方入帳少息則下層地雷又

發城潰十餘丈賊眾萬人乘霧蜂擁自其缺處梯而入遂

陷焉中丞力戰受傷踣于堞間有武弁挽之下城扶中丞

上馬方曳其轡走則中丞已乘間撲城河殉難矣是役也

副將戴文蘭及前任安徽藩司李本仁皆死之郡中自知

縣以下從殉者多獨廬州知府某逃至城外賊劫之去遂

汙偽職方廬郡之告急也適陝甘總督舒興阿奉

命統甘肅兵救援行抵楚北

上飭其繞道赴廬追城陷制使奏稱賊踞舒桐一帶扼其

進兵之路救援不及

上怒褫督臣職遂簡任提督和春督師並統甘肅之兵又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七

授侍郎福濟為安徽巡撫共圖克復是時賊之踞皖者遂

分三路一赴楚北一由河南竄入運河以救阜城之賊官

軍南北之師無不受其牽制矣

四年正月賊陷英山賴上等縣時舒桐之踞邑者為六安

之土匪勾結遂于是月中旬復陷六安州乃取道入正陽

關又分股陷蒙城仍入河南由夏邑縣繞至豐工渡黃河

入山東境語具五卷 賊之踞皖也以合肥為腹背以舒

桐為咽喉于是太湖潛山宿松之隸皖者及西路之英霍

東路之巢廬江縣悉受其擾時

上方援袁甲三為副都憲飭其勦辦捻匪進援南路遂命

和提軍春專勦廬郡之賊秦提軍定三專勦舒桐之賊迭
有斬賊賊勢爲之中梗而舒桐之巢穴卒不能掃也夏
六月官兵攻廬州急賊遣人求援于金陵是時北竄之賊
敗于臨清高唐連鎮之被困者又遣奸謀間道求救金陵
楊逆謀調舒城之賊由英霍二縣進攻六安以通北路六
妄經正月土匪之役紳士力圖反正遂率團勇擊賊克之
賊謀再竄不果乃糾合皖匪扎營于舒城之西北兩路欲
俟救出廬州之衆統率北行經秦提軍定三扼要堵勦又
檢獲其僞水師總制黃先貴斬之遂絕其北路之援而廬
賊之踞城者亦漸窮蹙矣時桐城孝廉方正馬三俊禦賊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八

于舒城之周瑜城不克死之 冬十一月袁副憲甲三勦
辦穎亳一帶之捻匪事竣遂統得勝之兵進攻桐城時則
宿遷舉人臧紆青督帶練勇助袁帥勦捻匪歸值潛山大
股之賊竄至掛車河龍鳳岡青草格等處該舉人奮勇當
先親受矢石轉戰數十里獲其僞丞相檢點等五人斬之
賊憤甚乃悉衆圍攻該舉人卒以衆寡不敵與袁帥麾下
之守備把總外委等均力戰死之孝廉屢著戰功擢加四
品銜
上聞而惜之特賞加三品卿銜從優賜卹
五年春二月初五六等日廬城之賊突出數千人謀劫我

營不克初八日和帥派令東西兩路之兵分攻各門一面
馳赴得勝門外督同副將鄭魁士進攻賊營楚廣二軍躍
至內濠拋擲火器遂毀之初九日夜乘勝進攻七里站賊
營毀其堅壘四值南鄉團練之勇夾攻烟壑集賊營連破
賊巢八處是役也官鄉二團共殺賊數千名賊于是始受
創矣 三月秦提軍定三攻舒城之賊敗之先是巢縣之
柘阜有賊船數百隻約二三千人攻撲廬州大營之後路
我軍繞道至柘阜擊退之其潰賊復竄至舒城之唐家嘴
地方復經副都統忠泰督同編修李鴻章等分路進勦焚
其東西之賊壘二我軍亦有傷亡都司守備以下四人力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九

戰而死 是月有安慶逆巢派出援廬之賊二千餘人營
于城南之內子舖皖撫會同和提軍督兵擊之平其堅壘
賊始敗退是日夜又有金陵逆匪二三千人至南路之烟
墩集欲援廬州經我軍馳往三面夾擊賊潰追奔十餘里
二十二日我軍偵知城內之賊堅守待援乃密令川楚廣
勇誘之出城三面圍攻殲其數百人復有進湖之賊船數
百號登岸直撲店埠副將鄭魁士帶勇攻勦該逆退回營
盤拆斷木橋經湖廣兵勇見水過河直撲賊營毀之又擊
退義成集之援賊數千賊勢益梗 四月初七日我軍攻
城晝夜不絕並開大炮轟塌城垣丈餘初十日復用連環

鎗炮進擊因在水西門值大雨城河水漲未能越過連攻至五晝夜賊仍死守十四日突有外援之賊二千餘人營于烟墩集之西草廬地方欲來接應和帥親督大軍馳往迎擊賊越牆而逃遂踏平之 五月十三日有斬水賊萬餘乘五更大雨竄入英山縣陷之時湖北羅田縣知縣彭惠騰方團練壯勇防守皖楚交界之地遂督帶紳民越竟助勦已革道員何桂珍調兵策應督同英山知縣進攻適彭令已督勇由樂利河分路並進遂渡河分攻西南兩門于二十六日克之 六月賊自南路來接先攻大營以圖乘勝入城經副將鄭魁士率兵左右冲突和帥復自馬上粵氛紀事 卷之八 十

開鎗連斃悍賊多名遂潰焉是時副都統忠泰分守集縣十三日有焦湖大股萬餘在于平頂山處四面衝擊直撲我營官兵眾寡不敵全軍覆沒陣亡滿綠營員弁二十餘人副都統僅以身免退守西山駟

上怒褫職回所_順以總兵吉_順代統其軍 七月有南路之援賊來至城外乘兩築壘和帥親督大兵馳擊斃賊數百名毀之初九日我軍扎營于大掌店南路之潰賊來撲我營旋被擊退惟首先冲入賊隊之將弁陣亡驍騎校把總等三人二十一日有北岸芝麻港之賊分股抄襲我軍知府葉_法知縣鄧_{楚翹}等由西南路追勦奪獲賊卡一座遂

乘勝直搗芝麻港老巢踰濠深入斃賊二百餘人該逆奔竄回船知縣赤將等以窮追遇伏死之 是月賊再擾巢縣之柘皇遊擊伊_{林布}等帶兵馮河扼守時和帥在廬城聞之曰賊之狡焉以圖再逞也吉鎮軍始不免矣乃督兵馳赴柘皇至則賊已搶渡河北繞總兵營三匝和帥自率馬隊冲突而前賊勢始却官兵乘勝進攻賊營賊自山後敗逃追奔三十餘里和帥復自廬州添派馬步兵扼要防守部署既定仍回合肥 八月外援之賊又于西路之大蜀山一帶偷築營壘迭經我軍毀其四座時和帥與皖撫謀調外援之賊不殲彼將拊吾背而攻之堅城未易下也粵氛紀事 卷之八 十一

乃議內外分勦之策撫軍督兵攻城和帥分遣游騎四出搜勦外援之賊是月二十八九等日官兵掃蕩沿江一帶之賊壘三戰三捷 九月初三日金陵援賊厲集和州分撲防江之宿州中正兩營不克初七日圍攻石碭橋官營又不克旋經浦口馬隊擊退之追奔二十餘里是時賊之外援盡絕和帥乃折回廬州與撫軍合力以圖大舉 冬十月和帥皖撫合兵攻廬州克之時城中被劫之神民密約內應初一日之夕總兵珠_{克登}等督勇分攻西南二門撫軍會同升任壽春鎮總兵鄭_{魁士}乘夜飭令兵勇銜枚伏城下一面預備雲梯搶上北門乘城而入又另派兵由

小東門緣梯攀堞縱火焚其更棚副將嵩瑞遂自東門翻城而進賊奔命救援面面受敵值風發火箭著處城中火藥局轟起賊方奪路狂奔適內應之紳民截住各門放火接應一時火光燭天喊殺之聲震動山谷我軍乘勝衝入刀矛並進鎗炮齊施遂于初二日克之和帥督兵追賊逼至得勝門及城外之將軍廣紫金堤一帶截殺數千人捷聞奉

旨覽奏欣慰自帥撫以下賞有差是役也用兵二年賊之踞皖者欲以此通北路之援扼江淮之險南則舒桐之聲勢聯絡東則和巢之策應頻仍凡歷大小二百餘戰殲其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三

外援始盡然後乘其內感而攻之所謂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

六年春正月官兵進攻舒城克之時則秦提軍定三駐師

城外總兵珠克登等統克復廬郡之兵移營南勦直逼城

下十四日之夜總兵郝光甲督兵分攻各門已革總兵音

德布由東門首先登城各路兵勇緣梯爭上遂入其郭是

日和帥自督大兵進攻三河三河之賊據險而守官兵槍

至內濠湖南守備羅大松中炮死之二月初六日和帥

再督兵攻三河賊堅閉不出相持十餘日十九日官軍直

逼賊營環而攻之突有外援逆匪三千餘人自東路來欲

抄襲我軍後路經馬隊衝擊各兵分路迎勦遂潰焉三河之賊出救不利仍閉壘而守是時和帥既克廬州分派

提督鄭魁士勦辦宿州懷遠及穎毫一帶之捻匪而自駐

師于三河以節制各路惟三河之賊深溝高壘水陸紆環

負隅之守屢攻之不能克自三月至于五月迭次痛勦該

逆惟死守以待援兵之至夏六月東路逆匪自無為州來

營于白石山一帶和帥督兵迎勦復經總兵常清預于南

路伏兵待之兩路齊進首斃執旂之黃衣賊目遂大敗之

又于初八日襲其街外之賊營亦敗之移營進逼濠下

秋八月官軍克復三河鎮時賊之外援已斷官兵先掃蕩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三

其街外濠邊之壘乃于十七日各帶雲梯銜枚而進南路

兵勇越過濠溝齊抵街口拋擲火器須臾賊營火起驚竄

越牆而逃于是街內之賊自相擾亂官軍緣梯踰石壘而

入遂克之賊之逃竄者紛紛自焦湖上船亦被我軍擊沈

其船隻落水淹斃者无算九月初二日官兵克復無為

州州為自江入焦湖之路賊之糧道通焉廬舒既克皖撫

分派候補知府李元華督帶練勇于上月自甯家橋進兵

屢被城中之賊乘間沖撲乃于是日設伏圍攻先焚其東

西兩門之賊房遂蟻附登城克之是月官兵分攻桐城浹

辰不克二十九日皖撫會同鄭提軍魁士督大兵攻巢

縣合水陸之師連獲大捷克之先是官兵自無爲州進攻廬江克其城巢賊克思于是金陵蕪湖之匪挾舟師渡江自裕溪口入援連橋上竄時皖撫提軍以此股之賊濱臨江湖實居上下游之要脊乃謀合兵攻之十六日派令副將扎隆武等邀截裕溪之援賊扼之于姚廣岡一帶遂有南門大股賊四五千人來撲我營提軍親往禦之身受重傷鼓音不絕遂大勝之二十八日分兵攻其城外之賊壘賊又自夏家橋出馬步賊數千合大西門之賊分路救援我軍沖突鏖戰自辰至申平其城根之壘二踏其東南門之營五乃議分門並進是日皖撫督同吉順嵩瑞等攻小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丙

西門北門小東門提軍督同蕭開甲江忠信等攻大東門

南門大西門又分派水師堵遏湖口湖中賊舟連檣而來值我軍火葯船順風開放焚燒殆徧是時城中之賊尙復死守于是各路兵勇知其外援已絕悉登雲梯騰躍而上喊殺追呼震動山谷遂克之捷聞 詔以廬州府屬次第肅清實深欣慰頒發御用珍玩以賜將領並以提軍身受炮傷賞給醫葯是役也東西兩路摧陷廓清惟南路之桐城久而未下以皖賊之與爲犄角也

七年春二月初二日官兵敗績于桐城時鄭提軍魁士與秦提軍定三合攻桐城半年不克賊于是日城中踞匪合

皖賊之自南來者并力沖撲我營又自後路抄襲我軍接戰不利須臾四面圍襄風發火起諸軍自相驚擾遂全師潰焉已革陝安鎮總兵郝光甲營于桐城之三十里舖賊進攻之郝以孤軍不支力戰而死麾下游擊守備之從死者七八人陝軍之傷亡者過半初肥水之役和帥保舉在事之文武員弁以鄭提軍爲首功追向帥卒和帥奉命爲欽差大臣督師江南于是鄭提軍獨當皖北之一面會同福撫軍克復東路各州縣奉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五

命統貴州兵前赴江南大營助勦官兵自桐城之歷賊遂乘勝竄入北路而粵捻之匪合矣 是月賊西陷六安北攻壽州六安修四年團練之怨自知州以下皆死之時應鳳道金光節督兵守壽州二十日賊攻南門觀督督同州兵自西門繞撲賊營賊回兵自救毀其堅壘次日賊移攻東門設奇計破之賊見城扉洞啟不敢進攻之數日觀督與刺史謀曰賊十圍五攻以撓我其勢皆烏合也今以少遇多宜及其未成列而擊之二十五日官兵約以初更發賊不意其出突傾城自東門沖入賊營賊倉皇失措奔營而逃觀督自督兵追奪二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城圍立解

賊敗竄後復屯營于三十里舖及正陽關迤東之枸杞園
一帶觀警協同練勇孫姓大族在迤南橫擊遂毀其堅壘
三座然是時擒匪擾及正陽賊將東趨與之爲援而廬鳳
穎三郡皆受敵矣 三月賊攻穎上縣紳民團練入保凡
攻之四十餘日不能克穎上爲皖豫之門戶以彈丸小邑
當數萬賊眾晝夜環攻入其邪者再皆被紳民奮力擊退
城賴以完 四月賊分股再陷六安之英山時皖撫以楚
竟肅清奏請飭湖北臬司李孟羣督帶楚勇援皖遂以三
千人行中塗奉

旨簡授安徽布政使值賊攻英山踞其城署蘄州知州兼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六

署羅田知縣彭應鯉帶兵越竟會勦敗之方伯自楚北取
道過英山與之分路進勦遂于初六日克焉皖省自桐城
之挫賊氛蔓延于西北廬郡受其腹背之敵而官兵始蹶
終惰以致喪師又值餉稍缺乏歲歉米昂于是有山東兵
向藩司畢承詔索餉滋鬧不受彈壓遂推跌藩司踏地受
傷病不能視事又有廣楚各勇乘皖撫巡城聚眾鼓譟以
致關防遺失奏詞支飾實則兵勇搶糧台遂成毆官鬧堂
之變識者是以知廬之必將再失也 六安之踞城也粵
匪爲首而擒匪附之正陽之踞關也擒匪爲首而粵匪援
之自是兩路之賊忽分忽合並充斥于穎鳳一帶時廬鳳

道金光節自壽州進勦正陽關力戰陣亡許金剛七月勝
將軍保擊粵擒之賊于東南路敗之八月方督兵攻關門
乃有六安之賊自東關赴接我軍扼之于劉帝城一帶又
有自南路來之六安賊船二百餘號將軍親督划船迎擊
適西北風大起賊舟阻遏不得進我軍分派炮船擇要埋
伏援賊敗退遂于是月二十五日進攻擒匪克復正陽關
賊之敗者仍逸入于東南路謀內窺合肥也 九月擒匪
勾引粵賊撲舒城界富桐城之告敗也未幾舒城亦陷焉
是時舒城知縣甘文灝營于舒城之二十五里地方賊猝
至衆寡不敵棄其印信而走于是皖城自南路分踞水陸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七

各要隘以窺合肥是月二十一日賊又糾合廬江之匪徑
由姚鎮派河等處直撲廬城又分股入柘皋以牽制之皖
撫提軍分路迎勦水陸之戰平其賊壘二十餘處然是時
廬郡之屬自合肥以外皆復陷于賊東路震勦直至浦口
未幾而滁鳳之役起矣
八年春二月賊陷和州含山縣 三月賊自和州窺入全
椒縣陷之遂由滁州北陷懷遠連陷鳳陽府又攻破鳳陽
之臨淮關其懷遠鳳陽及臨淮關皆踞焉 夏五月官軍
克復六安州是時六安之賊意圖東窺官兵會同鄉團乘
間克之 與擒之合也充斥于南北兩路北則懷鳳南則

舒桐而廬州居其間皖事且日蹙福撫軍濟屢以病請開

缺上責其克復廬城後不能振作師久無功以致賊勢蔓延

乃鑄去頭品頂戴及太子少保銜飭令來京另候簡用時

李方伯孟羣駐師于店埠六月福撫軍得旨遂遣人將

王命旗牌賞送店埠奏請飭藩司護理翁侍郎同書方奉

旨簡授安徽巡撫又

授勝將軍為欽差大臣督師皖北並飭翁撫幫辦軍務是

時勝帥進勦鳳陽皖撫行抵定遠而廬州之疾置聞七月

月十五日廬州再陷西路之賊入之也時賊糾大股屬集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大

于三河等處福撫行未數日署撫尙在店埠城中之官兵

副都統麟瑞督之初迎擊于七里站扼其渡河不意西路

官兵聞警潰散賊由舒城大路抄撲而來遂闖入郡城之

西門陷焉署撫論劾褫職而店埠當東入巢湖之衝賊乘

勝撲其行營亦陷焉遂退入壽州是月勝帥攻鳳陽及

臨淮關之賊敗之城中之賊閉城而守臨淮大股復窺擾

北路之紅心驛窺定遠也八月初三日廬州之賊又窺

至定遠之界牌地方定遠當九省之通衢為北路之管鑰

故兩路之賊爭窺之自藕塘大路挾數萬之眾連營七座

勝帥親督兵分為三路且堵且剿遏其北窺賊又繞蕪池

河遂自藕塘池河一帶窺入江浦界時浦口大營雖經官

軍奮力擊退而陣亡將弁二十一員江浦六合一帶無不

騷動矣是月二十日賊糾合九洲之金陵大股窺入

浦口大營陷之遂連陷江浦及泗州之天長縣時德帥與

阿自浦口退守維揚賊遂自天長東窺揚城戒嚴初李

方伯續賓會同鄂兵及水師克復九江是時有敗匪糾合

河南另股上窺湖北之黃安麻城方伯回師入鄂分派將

弁克之水師楊彭二將已抵安慶管帶馬隊之都將軍與

阿及副將鮑起皆至焉

上見肥事日棘飭方伯由楚北取道進援廬州時楚督鄂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尤

撫以水陸馬步之兵齊集皖城欲乘勝渡江東攻蕪湖方

伯適奉援廬之

命即欲掃盪淮南以孤江東腹背之勢遂與都將軍合兵

攻太湖于是月十五日克之進攻潛山及懷甯縣屬之石

簞鎮將軍方伯分路進勦馬步沖突賊勢不支開城宵遁

時翼長多隆阿總兵鮑起分攻石簞之上下賊營連踏平

十七座堅城峻壘十日克之爰議分兵以牽制兩路之賊

一軍南指安慶一軍北指桐城都鮑遂統其麾下之兵與

水師合九月初一日李方伯進攻桐城先奪其西南城

外之賊壘四座直逼城下賊自西門出撲敗焉初六日官

軍分路進攻總兵李續毀其東北馮城之賊壘首先登城踰日克之時都帥分攻安慶總兵鮑超統馬步隊直趨集賢關賊眾驚潰遂奪關門初八九等日楊提軍載福以炮船入湖轟擊其出城之援賊陸軍遂分攻近城各壘凡北門外及東西山灣等處大小九座次第平之十六日方伯進攻舒城偵知該逆于距城之三十餘里地方跨山為壘守者千餘人遂分隊而前緣山包裏賊黨而潰遂平其壘又獲其屯糧六百餘石十七日我軍直逼西南城下總兵李續掃蕩馮城之賊次日五更遂會同五營兵分攻四門預備積薪填濠而進賊閉壘施放鎗炮我軍亦齊與氛紀事 卷之八 三

擲火器須臾壘中火起賊踰牆自潰各路之勇乘城而入賊開西門走悉逃入于三河之偽城遂克焉 是月賊自天長竄入揚州陷之江南大營張提軍國棟由南岸督帶大兵渡江掩其不意進攻東南門賊敗入城又乘勝攻北門于是德帥北路之軍分路進剿遂于十五日克焉其天長之賊意圖北竄擾及三河集馬家壩一帶勝帥督兵堵勦連獲大捷北路肅清遂回兵直攻天長時有擒首李昭壽欲自拔來歸遂與官兵密謀內應是月二十五日官兵進攻北門李昭壽率歸誠之眾自城內殺出賊勢不支紛紛潰逃遂將天長克復李昭壽續又請獻滁城以圖自贖

上見賊氛充斥于東南兩路擒匪附之爰因李昭壽反正之功賞加參將銜欲藉以消反側也旋奉旨更名李世忠率其眾三千人隸勝帥麾下踰月遂克滁河鎮舒桐之敗匪亦歸焉李方伯續自舒城進兵欲掃盪西路之賊進援廬州左次三河賊悉眾攻之諸將欲謀退守方伯與參軍事之曾司馬國華謀曰賊勢雖熾然我軍竭百戰之力運拔其堅城四所未下者獨合肥耳若復弃之是九仞之功虧于一簣也乃激厲軍士且戰且守初十日賊攻之急官軍鏖戰一日殺賊數百人而賊愈聚愈與氛紀事 卷之八 三

多重重圍裹是夜漏三下方伯怒馬赴敵死之曾司馬聞變沖騎赴援不克亦死之時候補知府孫守信猶力扼大營軍士感其義相與死守十三日賊傾巢來撲太守戰不勝全營覆沒幕中及麾下之從死者數百人方伯自從曾侍郎起義以來歷大小數百戰未嘗屢屢則死之非其才之弱也當其克潛山石簿之後與都鮑分兵本欲以牽制皖賊使之形格勢禁惟其每下一城必分兵屯守取萬全之策而用之卒至多備之力其勢已寡久勝之師其勞易乘遂以銳進取敗是時皖省之圍甫合水師直抵江洲港口進襲從陽

上飭其迅拔堅城合兵東下聞方伯之死而惜之自此西南之賊再陷舒桐進援安慶而皖省水陸之圍悉撤矣十一月都鮑馬步之兵連擊桐城之賊敗之尋駐營于宿松是時廬郡東達巢湖西界六安南至舒桐北連懷鳳悉陷于賊勝帥援六安于是西路益形喫重李方伯孟壽自壽州回扎營于官亭長城一路其地當廬之西面孤軍獨立逆縱鴟張益內守外援之不暇也

九年春二月李方伯一軍敗于官亭長城方伯死之時統兵四十扎營在西而賊自南路來攻其腹背他營中餉缺軍士飢疲方伯乃躬自噉粥以爲將士先無不感其恩義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三

踴躍用命賊自初四日以大股撲營官兵奮力擊退十三四等日復來二萬餘人自官亭至于長城彌山蔽野四面受敵方伯督兵鏖戰三日互有傷亡突踰廬之賊自東路來援先破廣勇及知縣李孟荃昌字營遂與西路之賊合股併攻左右營陷徑撲中軍十五日之夜賊轟牆而入方伯持矛手刃悍賊三人力竭被執遂遇害時則全營俱潰其麾下之副將盧文傑知府李懷忠救援不及突圍而出退扎六安之後路遂以敗聞勝帥初奏謂其登時陣亡嗣聞賊執之去又以未得其尸而疑之踰年方伯麾下千總沈國泰微服尋訪始知其藁葬廬城遂率練勇深入賊巢

竊負而走歸其喪于光州勝帥義之奏請賞給五品花翎及練勇有差上年賊之陷浦口也既由天長竄入揚州又分股攻六合踰月克之遂踞其城是年三月復由六合繞道再陷天長湖北提督德安時督師守天長之東關禦賊不克遂死之于是滁泗之間復震夏五月粵逆統大股北撲盱眙分攻定遠又有悍賊陳四眼者自率死黨分撲來安滁州皆不克賊之踞懷遠也屢合鳳陽臨淮之賊窺伺定遠時定遠縣知縣周佩謙守禦有方又合東路之援叠次擊退是月二十六日賊以大股躡至直逼城下大令登埤守禦以待援兵適勝帥遣兵至遂擊退之六月陳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三

逆攻來安滁州勝帥移師而東于是懷賊乘間再攻定遠又有捻匪勾廬逆與之合有眾數萬在外援兵眾寡不敵賊遂距堙蟻附城下大令晝夜巡城嚙齒出血激厲士心相與爲効死之守是月十七日五更賊穴地轟破城身數十丈大令堵之不及遂督勇巷戰身中刀矛傷數十處猶麾兵左右衝擊其時賊已分撲各門緣梯而進大令力竭遂被攢刺于西門大街殉焉家丁親族幕友之從死者數十人

上嘉其戰功卓著死事尤烈

特旨加贈道銜其來滁之賊經勝帥督飭參將李世忠奮

力擊退卒完其城蓋是時賊以全力取定遠故藉來滁之師以牽制之自賊踞定遠南北兩路之援一氣聯絡矣
袁都副甲三之再起也

上飭其赴河南隨同豫撫英 勦辦捻匪以有功奏請賞給三品卿銜迨八年勝帥以欽差大臣督師皖北時皖豫捻匪分竄江蘇山東界

上命袁甲三由豫進勦徐宿一帶之賊駐師徐州屢攻各路之賊墟毀其巢穴而勝帥在皖北攻盧定日久不克又挫師于濮城是年冬

上以其師久無功撤去欽差大臣令其移豫督勦于是命
粵氛紀事 卷之八

袁帥署理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又念四省犬牙交錯之區一經北竄彼此推諉乃派傅 督勦徐宿之賊德榜額 督勦山東之賊以期事權歸一各有專司並諭以此次分派之後倘有賊匪由何路北竄即將何路督兵大臣嚴加懲處于是袁帥移師而南進攻鳳陽臨淮關 十二月大兵營于臨淮關之南岸乃謀攻其賊墟之在南者時有柳家墟之匪首柳偉等願投誠為官軍內應袁帥許之乃以次招撫各墟與官兵約期舉事初七日我軍分隊渡河暗伏墟外遂由柳偉等嚮導約定自蔣墟起舉火為號越牆而上該逆措手不及官軍一擁而入破之遂進擊各

墟搗其巢穴直逼關下又將其新奪之土墟扼要駐守越十日盡掃盪其關外之賊壘斬關而入遂克焉于是袁帥自督師進攻鳳陽府

十年正月袁帥大敗鳳陽南門之賊時賊聞臨淮已破乃運糧集眾拒守府縣二城官軍進勦先奪其城外之屯糧一千餘石初二日馬步各軍距堙為營賊突自南門城內擁出數千我軍迎擊敗之越日又出賊五六千人分路撲營亦經官軍分投迎勦又抄襲其後路遂連斃悍賊三千餘人城中之勢益蹙初四日又自西門出撲我營官兵甫擊退之而賊又自南路抄襲川北道苗 親督各隊轉

戰而前遂連塌其兩路之土墟截其自定遠分救之賊于是該逆之外援盡絕大兵乃即其故墟連營五十餘座加築長濠合圍而攻之自初四日至二十四日賊堅閉不出餉盡援窮乃有逆黨鄧正明等潛來乞降大帥許之趣令官兵張左右翼以待乃誘出逆首張元濬生擒而反縛之鄧正明等願將軍械馬匹全數呈繳又獻出偽丞相張先等十四人斬之以徇遂克郡城其時縣城之賊仍圖抗拒袁帥乃命推出張元濬綁赴城外凌遲處死賊眾股栗遂獻城又誅其馬步之賊目十七人時二十七日也計圍攻不及一月首從就擒堅城兩克

上嘉其歲事之速特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異其生擒之逆首張元澄者卽上年攻陷定遠之劇賊至是始獲之
初勝帥之督師于皖也一月之間連克復天長滁州二城
進臨懷鳳軍務爲之大振追賊攻定遠急又分股東襲來
滁官兵疲于奔命定遠不守大軍挫于北路頓兵半年而
是時李^{世忠}守滁來縱其麾下之勇強取病民紳民赴愬
入都奉

旨飭江南制使及和帥查辦有傳其攜貳者袁帥受代勦
撫兼施連克一關二城然北路之敗匪悉歸併定遠皖撫
幫辦軍務合兵攻之雖有爐橋澗溪之捷而城墟之多殲
粵氛紀事

卷之八

美

之不能盡也其自廬以南則曾侍郎會同鄂軍之馬步水
陸全師東下連克復太湖潛山宿松等縣遂分兵一攻安
慶一襲桐城而是時楊提軍^{戴福}之水師已抵池州江南
大營方報九洲之捷沿江掃盪次第肅清不意賊以被
圍勢急遂悉駢皖南之賊先陷廣德浙江迨大營分兵救
援賊遂乘虛攻撲而覆之于是一由南路入甯廣一由東
路入蘇常
上見江南日棘飛飭曾侍郎移師赴援渡江自東流踰嶺
以圖進取雖皖省尙未解圍而東下諸軍已無復朝氣之
鏡矣

安徽集賢關陣亡三年九月

游擊唐普龍

游擊伍登龍

以上二員未見原奏不知其隸何人麾下俟攷

桐城殉難同上

前工部員外郎馬瑞辰^{乙丑進士}

同姪監生馬星曙

附生馬登瀛

据原奏馬氏一門男女大小遇害者十一人奏請交部

議卹奉

粵氛紀事

卷之八

毛

旨准建專祠以家丁附祀在案

舒城殉難同上

工部侍郎呂賢基安徽旌德人乙未進士

刑部主事朱麟祺江蘇六合人丁未進士

東河通判徐啟山安徽六安人己丑進士

侍郎殉難具詳事畧中奉

旨照尙書例賜卹諡文節朱徐二人則侍郎督辦團練奏

請隨帶之司員皆得

旨從優賜卹

廬州殉難十

安徽巡撫江忠源湖南新甯人丁酉舉人

具詳事畧中奉

旨照總督例從優賜卹

安徽藩司劉裕鈔湖北江夏人癸未進士

副將戴文蘭

都司馬良勳

合肥縣知縣吳祥麟

前合肥縣知縣張文斌順天人

調任宣城縣知縣桂林旂人

前任安徽藩司李本仁浙江錢塘人丙申進士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天

前任直隸大名縣知縣凌志召

撫署幕友艾小仙四川人

以上有原奏有續奏仍有入于克復廬州之後續行查

明及呈請賜卹者俱見于五年奏案內不能分別其先

後也

舒桐勦賊陣亡 四年

孝廉方正馬三俊桐城人

据原奏在周瑜城禦賊被戕即工部員外馬瑞辰之子

也奏中稱其父子兄弟忠肝義膽无守土之責不隨寇

以播遷无討賊之權獨起兵以策應迭次稟留捐陳時

事慷慨激昂方冀同埽逆氛榮膺懋賞詎料三軍方集

一戰陣亡椎牛饗士方與忠義之師汗馬圖功未遂生

平之志一門忠烈可憫可嘉不愧科目中人足為士林

生色得

旨勅部從優議准建專祠俟桐城收復著查明近枝立後

以示優異等因惟其陣亡之月分失攷

孝廉四品卿銜臧紆青江蘇宿遷人辛卯舉人

事見上奉

旨賞加三品卿銜從優賜卹

守備銜千總佐魁武

粵氛紀事 卷之八

无

把總邵廷揚

外委李應祥

縣丞銜生員蔣懋勳

以上皆袁都憲 甲三 麾下各弁與臧孝廉會勦遇害者

皖北各屬殉難

太湖縣知縣張寶鎔河南虞城人辛丑進士

前任英山縣知縣祝昌奎

候補知縣陳詔鳴

議叙入品銜陳春輝

員外銜侯升主事祝徵鑑 以上二人係隨祝 陳二大令同殉者

宿松縣知縣劉東書

候補直隸州知州博勒霍布

候升縣丞和尙灘巡檢俞元齡

守禦所千總銜史光階

訓導沈開丙

千總銜陳開泰

以上皆賊陷合肥後相繼被擄皆四年事惟月分失攷

至知州博勒霍布遇害最慘不詳其殉難于何地自俞

元齡以下皆失之俟攷

廬州勦賊陣亡五年各月

粵氛紀事 卷之八

貴州藍翎外委曾藩廷

據原奏係二月攻城首先登城殺賊陣亡

安徽壽春鎮中營楊金桃

廣東藍翎勇目陳章

據原奏三月在城外勦賊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合在

一奏中

副將銜甘肅花馬池叅將李成虎

委員吳錫福

據原奏李某戰功卓著請照副將例從優議卹委員請

照例議卹惟月分失攷

壽春鎮揀發遊擊何朝亮

江南提標千總候推升守備丁文祐

以上係六月事在一奏中

熱河驍騎校德慶

湖南把總蔣萬福

候補外委葉興瓏

以上亦六月事在一奏中奏稱首先沖入賊營力戰陣

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甘肅甯夏滿營廂黃旂蒙古藍翎防禦富勒明額

據原奏六月十六日在廬城外大掌店陣亡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山東安東營都司儘先遊擊玉崑

據原奏首先在城外攻段賊營被鎗傷穿背後在限

內身故

湖南永順營千總顏紹楚

以上二員月分未詳其玉崑係與滿營富防禦同在一

奏中顏則在彙請奏內

即用知縣鄧楚翹河南商城人壬子進士

副將銜山東叅將劉玉豹

甘肅叅將劉鶴翔

候選衛千總封慶

以上四員係勦城外沿江芝麻港之賊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舒城巢縣柘臯一帶勦賊陣亡

廬州營都司珠蘭泰

候補衛千總慶隆

署揚州營守備白善汎千總李光觀

以上三員係三月在舒城勦賊陣亡又稱千總李某戰

功尤著請交部從優議卹

滿營駐防佐領瑞祥

防禦穆精額

粵氛紀事 卷之八

驍騎校薩堪圖

春慶

軍功談家寶

以上係二月間往巢縣柘臯勦賊陣亡請交部從優議

卹

陝西西安滿營廂白旂協領富呢雅翰

防禦委忝領卓爾洪阿

正黃旂雲騎尉常年阿

正白旂武舉藍翎驍騎校伍爾滾

正紅旂驍騎校成順

廂白旂驍騎校薩炳阿

京營護軍校豐陞阿

驍騎校達冲阿

候補衛千總阿全

豐成額

候選從九康兆蘭

壽春鎮標下壽州文生談清瑞

鳳台縣文生宋元禮

河標右營把總黃斯畿

蕭縣營外委李際昌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徐州中營額外周琳

毛懷智

城守營額外焦占魁

宿州營額外李天喜

以上十九員係六月間隨副都統忠泰防守巢縣被焦

湖大股賊匪竄撲大營官兵攻勦失利以致陣亡員弁

之多應請照例賜卹在案

安徽蕪采營游擊伊林布

江蘇淮甯千總楊萬杰

湖南永綏協額外委賀世鵬

以上係七月間在巢縣之柘臯地方殺賊陣亡請交部

從優議卹

世襲恩騎尉湯霖

据彙奏案內在舒城剿賊陣亡惟月分失攷

克復廬州後查明三年以來殉難陣亡各員弁

候補同知胡子雖

已革知縣童和豐

含山運漕巡檢陶堂

候補從九谷慶奎

投効八品頂帶但福雋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六品軍功候補從九龐錫齡

揀發未入崇斌

揀發游擊德成

都司廉祥

六品軍功撫標右營外委邵春暉

儘先把總金占鰲

文生施錦成

劉森

六品軍功武生范凌霄

監生孔廣照

朱占鰲

優貢生田滙渠同兄田鍾雲 母田傅氏妻田王氏

武舉胡騰高

六品翎頂武生周恩

六品軍功李芳谷

職員劉楷

勇目杜明等三十八名

舒城縣訓導金上珍

捐職州同鍾繼昌

從九銜黃翼之

粵氛紀事 卷之八

童生張道金

九品銜增生蔣槐斗

霍山典史李珩

六安營漫水河汛額外外委李安邦

文生吳廷樸

生員俞廷勛

汪翰桓

職員汪昌慶

王爾萃

監生王兆元

呂奉章

城守營戰兵馬得魁

練首監生方字春

武舉黃榮修

撫標左營把總儘先千總徐鵬

撫標左營把總程占魁

太湖典史魯純信

城守營把總趙鴻猷

前廣東候補鹽經歷李世臣

六品軍功童生枚炎

粵氛紀事

甯國營涇縣汛外委麻恒發

九品軍功戰兵華義慶

守兵胡世英

童生吳豐年

武生董廷元

王鍾英

查九舉

副貢生饒本良

生員謝瑩

卷之八

美

左宗培 周元發 江金元

吳知補 翟洪連 鄭守榮 查光耀

王有正 王良謨 翟可繩 查寒來

同子饒際榮 姪饒邦懷 饒大利

監生胡鳳濂

團長陳國方 馬文林

鄉勇胡連喜 鄭和孫 鄭有鳳

廩生張士麟

生員張士麒

池州營青陽汛千總張建融

生員畢鎬

池州營外委戴廷棟同妻妾子女

監生張復春

佾生邱際清

粵氛紀事

練勇陳千年 陳達 陳惠然 洪大有

保舉孝廉方正吳廷香

以上彙詳合為一奏開單請交部照例議卹凡皖北各

屬皆有人不詳其殉難陣亡之在子何地也奏中標出

孝廉方正吳某克復廬江旋因復陷遇害甚慘奉

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

三河鎮勦賊陣亡六年

湖南永順協千總儘先守備羅大松

湖南儘先守備鄧善珍 据原奏攻三河槍至內濠中炮死請交部從優議卹係

卷之八

毫

正月事

青州廂黃旂防禦廣陞

楚勇儘先外委楊大夏

据原奏追賊陣亡請從優議卹係二月事

湖南鎮守右營監翎外委儘先千總陳學金

据原奏鎗中頂心陣亡請從優賜卹亦二月事

副將銜泰將程智泉

儘先都司吳濟美

即補千總守備銜伍坤萱

五品銜把總黎連貴

粵氛紀事

卷之八

美

外委盧鵬超

据原奏八月間在三河追賊陣亡程智泉戰功素著請

照副將陣亡例餘均請交部從優議卹

巢縣勦賊陣亡

候選知縣汪人廉

六品頂帶汪才武 汪人立 汪人才

外委袁金洪

六品頂帶童生朱可祥 徐兆洛

九品銜來乃典 魏承基

据原奏在三河河堵勦力戰陣亡汪才武等十一人同

時遇害請從優賜卹並于巢縣建立專祠以十一人附

祀按奏中止八人其三人疑家丁也係二月事

守備銜徐榮

据原奏克復巢縣陣亡係九月事

潁州勦賊陣亡

土默特佐領齊密多爾濟

驍騎校音登額

据原奏賊自三河尖謀犯正陽關官兵迎擊于潁州之

六十里舖在于馬館棚地方遇賊撲營接仗陣亡請照

例議卹

粵氛紀事

卷之八

美

霍邱殉難陣亡

霍邱縣典史張耀

候補從九藍書山

以上二員係霍邱失守殉難者五月間事

署霍邱巡檢林觀宸

外委李文保

以上二員在縣城力戰陣亡請從優賜卹六月間事

桐城勦賊陣亡

儘先千總王步雲

外委唐光得

守備銜藍翎武舉范 恩

以上係九月陣亡

即補泰將湖南長安營游擊江忠信

係十月陣亡据原奏身經百戰請照副將陣亡例議卹

藍翎把總江忠才

係十一月陣亡

宿州陣亡

藍翎把總馬恒化

据原奏首先冲入手刃數賊力竭陣亡請從優賜卹惟

月分失攷

粵氛紀事 卷之八

桐城勦賊陣亡 七年二月

甲

已革陝安鎮總兵郝光甲

陝安左營守備捐升都司唐宗洛

署陝西城守營都司宜君營守備彭明陞

都司銜捐升守備撫標右營千總牛應宿

西固營峯城汛外委儘先把總吳喜

候選府經歷縣丞王齡

從九劉永喜

藍翎五品頂帶曹遠榮

据原奏在桐城三十里舖被賊撲營全軍覆沒郝某請

開復原官照總兵例議卹其餘皆奮不顧身力竭陣亡
前六員請按官階照陣亡例議卹曹某照軍營病故例
議卹

霍邱紳士殉難 同上

霍邱候選布政使理問又作都司陳蘭生同子從九品陳其義

一門遇害

据原奏陳某本年二月間進攻縣城率同次子陳某督

眾登埤晝夜巡守捐米數百石銀錢衣物悉付勇費迭

次焚燒賊營毀其雲梯詎地雷轟陷該紳父子挺身堵

禦力竭遇害其母周氏妻裴氏媳葉氏女學姐孫福玉

粵氛紀事 卷之八

望

福任及所帶練勇家丁同時殉難者百餘人其長子江

蘇候補通判陳其衷丁憂回籍呈請卹蔭前來查陳某

捐資守城合門盡節忠義可嘉應請飭部照例議卹以

慰忠魂等因

廬州再陷殉難陣亡 八年七月

知府伍成功

据原奏帶兵迎抄被賊圍裹殉之

廣西平樂協副將蕭開甲

据原奏與伍太守帶兵不克同時陣亡

候補知縣署合肥縣知縣王應奎

据原奏城陷後端坐公堂罵賊被旨請照同知例議卹

副將銜儘先恭將四川北鎮中營游擊余應彪

儘先游擊雲南臨元鎮都司閔雲泰

以上皆同時接仗陣亡者

儘先副將雲南龍陵恭將胡會龍

据原奏在梁園打仗陣亡

徐州鎮標中營守備張春發

据原奏昭關陣亡以上二員月分失攷增記于此

安徽太湖克復陣亡入月

五品花翎馬甲德貴從優照騎校例議卹

粵氛紀事

游擊鄒祥杰照恭將例

都司胡鎮南照游擊例

守備唐克舉

守備蕭新勝

張朝武

李發益

黃星輝

李勝

雷仁貴以上皆照都司例

千總吳廷春

聖

曾先太

吳正明

周海清

已保千總周廣林以上均照守備例

把總聶秀峯

楊泗海

唐嗣忠

易陞扶

李洪勝

馮允祥

粵氛紀事

邵太發

萬金友

龐安仁

陳復勝

許東亮以上均照千總例

外委陳國洪

向述謀

阿秀

黃肅盛

曾和貴

聖

江登漢
王中海
蔣德順
陳春元
蕭文剛
熊得勝
黃占春
謝維翰 <small>以上均照把總例</small>
以上各員弁均隨都將軍李方伯克復太湖者以賊糾 皖楚大股上竄欲解太湖之圍官軍陣亡人員雖多而 粵氛紀事 卷之八 闕
卒克之是戰功之尤著者
潛山克復陣亡 <small>九月</small>
已保把總熊士正 <small>照千總例</small>
外委周興
張得金
已保外委劉寶賢 <small>以上均照把總例</small>
据原奏隨都李克復潛山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克復桐城陣亡 <small>同上</small>
守備銜把總賀宏勝 <small>照守備例</small>
外委彭福清

夏鵬程
以上從李方伯克復桐城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克復舒城陣亡 <small>同上</small>
外委鄧益勝
記名外委楊熊 <small>以上照把總例</small>
据原奏從李方伯克復舒城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攻安慶陣亡 <small>同上</small>
儘先千總歐陽春
儘先外委鄧義和
李良方
粵氛紀事 卷之八 闕
据原奏隨都鮑攻安慶不克陣亡
廬州三河鎮陣亡 <small>十月</small>
欽加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
候補同知加知府銜曾國華
候補知府孫守信
幕中叅軍何忠駿
何裕
王揆一
李續藝
莫立蓉

萬斛源

以上据曾侍郎所奏其湖北原奏及奉

旨賜卹上諭未之見也方伯另詳事畧中

廬西官亭長城陣九年二月

安徽藩司李孟羣河南光州人丁未進士

正藍旗滿洲儘先驍騎校六品軍功委驍騎校富倫

正紅旗滿洲儘先驍騎校武舉委驍騎校凌祥

儘先守備正紅旗滿洲前鋒武舉善慶

五品藍翎候補把總王永泰

正紅旗蒙古六品軍功藍翎儘先委驍騎校前鋒馬甲慶

鶴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哭

富安

正紅旗滿洲藍翎儘先委驍騎校前鋒馬甲色拉哈

正白旗滿洲六品軍功儘先委驍騎校前鋒馬甲兼武舉

富安

正白旗蒙古六品軍功儘先驍騎校領催慶福

正白旗蒙古六品軍功藍翎儘先委前鋒校馬甲瑞成

廂黃旗滿洲藍翎馬甲德忠

正白旗滿洲藍翎馬甲七十八

正黃旗滿洲藍翎馬甲德印

正白旗滿洲藍翎前鋒祥昌

正紅旗滿洲藍翎馬甲聖仙保

吉林四起廂藍旗佐領下藍翎披甲委驍騎校五福

河州左營儘先把總藍翎馬兵李延林

李方伯另詳事畧中自富倫以下十六員均在長城扎

營賊大股攻撲相繼陣亡奏請按升銜原職照例議卹

在案其李方伯營內辦理糧台營務文案委員同時死

難者据皖撫原奏俟查明再行奏請分別議卹故邸抄

尙未之見也

天長再陷陣三月

湖北提督德安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哭

据原奏守東關禦賊陣亡又見上

定遠殉難陣亡六月

保升同知定遠縣知縣周佩濂 家丁汪炳

据原奏戰功最著被害尤烈奉

旨追贈道銜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賜卹事見上

藍翎外委周汝諮

六品軍功周炳濂

廩生沈雲登

沈仁普

附生金福鴻

文童賴文光

沈樛

宋錫祥

候選從九舒習謙

辛懋

藍翎儘先守備蔣有龍

据原奏以上均係該縣之族親幕友家丁同時殉難義

烈可風應請交部照例議卹

已革道員五品頂戴前江南淮揚道郭沛霖

湖北蕪水人
戊戌進士

据原奏効力安徽軍營當定遠城陷陸馬遇害請開復

原官照道員陣亡例議卹

吳

前署霍邱縣知縣已革知縣張永保

据原奏賊圍撲定遠時帶勇殺賊多名城陷後巷戰陣

亡請開復原官照知縣例議卹

代理安慶府知府銜揀發同知陳采綸合門殉難

署知州候補直隸州知州林蘭

候補通判周錫璜

王鶴齡

御事霍山縣知縣鄧元鎬

候補知縣王九阜

德俊

慶缺

候補縣薩劍南

投効委員廣西候補縣朱為霖

太平府經歷朱含章

六品藍翎試用府經歷鄒玉昆

候補縣丞周詩 夏克墀

梁增泰 喬用康

邵秉章

候選縣丞王榮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吳

定遠縣教諭汪承基

訓導殷胤

署定遠爐橋主簿試用從九陳師感

署定遠典史紀煥振

試用從九周以仁

王士科

五品藍翎候選從九李倫田

候選從九林毓麒

張振軍

山西試用從九董官正

六品軍功監生陳蕃

江南河標佃湖營都司恩興合門同殉

四川卽補守備雲騎尉王錫培

藍翎儘先守備安慶營把總甘泉合門同殉

無爲州汛千總朱佩芝

署定遠汛把總藍翎儘先千總李定邦

潛山營把總藍翎儘先千總張榮

安慶協標藍翎把總張濱

五品藍翎儘先外委李光斗

于成玉

粵氛紀事

卷之八

辛

儘先外委衡銘

山東曹州鎮藍翎儘先外委田登豐

正黃旂漢軍藍翎武舉慶增

六品藍翎砲兵韓明

据原奏以上各員或臨仗陣亡或被害捐軀其合門殉

難之三員被害尤慘陳采綸請照知府陣亡例林蘭汪

承基恩興甘泉朱佩芝李定邦以上六員請照陣亡例

從優議卹其周錫璜等之三十六員請照陣亡例議卹

補七年六安州殉難員弁

署六安州知州金寶樹江蘇元和人戊戌進士

已革六安營叅將喜瀛

候選巡檢茅惟猷

据皖撫原奏于該州失陷後整集團練奮力進攻頗有

斬獲因賊眾兵單同時陣亡均請開復原官並該巡檢

照例議卹

補八九兩年殉難陣亡員弁

兩年期抄內故其

年分月分不詳也

守備鄧萬春

据原奏攻破毛家坦賊壘陣亡請照例議卹

粵氛紀事

卷之八

壬

三河陣亡

黑龍江委叅領驍騎校雙喜

委防禦同福

据原奏在三河遇賊東竄迎勦失利陣亡請照例議卹

各路陣亡

黑龍江驍騎校委叅領阿木勒吉

勒噶爾勒字上疑脫

以上二員在爐橋地方打仗陣亡

練總文生王學程

監生王文藻

以上二人在安山地方打仗陣亡

練總五品藍翎孔憲禮

在高劉集地方打仗陣亡

陝西漢中甯羌營外委單林

潛山營外委焦佩和

以上二弁在拔橋地方突遇大股懷賊奮勇前衝殺賊

多名力竭陣亡

安徽試用縣丞郭潘清

在石婆谷地方遇賊被害

河南候補府經歷張植謹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五

河南候補按司獄張廷琛

以上二員在沙澗地方遇賊被害

候選知府倪元灝

据原奏該員督隊打仗迭著戰功帶勇回營行至洪澤

湖遭風覆舟殞命請照陣亡例議卹

候選知縣何桂樽

据原奏委赴壽潁一帶查辦團練中途遇賊戕害請照

例議卹

定遠陣亡

就職直隸州判舒世琛

係隨郭道接仗陣亡請追贈知縣照知縣陣亡例議卹

亳州陣亡

便勝營馬隊六品頂帶額外委吳殿元

据原奏受傷墜馬陣亡

桐城殉難

戴鈞衡舉人合家殉難鈞衡亦旋咯血死失其年月

按鈞衡字存莊方植之東樹之弟子也

粵氛紀事

卷之八

五

粵氛紀事卷之九

謝山居士輯

皖南踰嶺

嗚呼皖固非小弱也江塹其南淮圍其北西略荊州東通吳越懸布在先吳濠在後壽春曲赦諸葛誕用之以報典午之仇山越既開諸葛恪部之以禦當塗之寇蓋居東南形便之地遂為南北用武者之所必爭孫吳初得揚州之六郡在江以南者四丹楊會稽吳郡豫章江以北者二九江廬江漢南國非今而今之皖界悉跨焉唐初分天下為十道而皖界居其三潁亳為河南道宜歙為江南道廬壽為淮南道自分設安徽省轄八府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五州江貫其中于是有皖南皖北之目其皖北即古淮地前論詳矣若皖南則自濱臨大江外其由廣德州池西南一帶直至徽甯碁峙于萬山之中者則三國之所謂丹楊山越也其地與吳郡會稽新都即睦州今之嚴州府也番陽連界則今之蘇浙江西三省也當三年粵逆之渡江而南也計池之東流貴池銅陵及太平之蕪湖當塗實當之惟郡城去江三里賊以其名與偽號同不入嗣因向營密邇東控鎮常南蔽甯國當塗居其中稍得休息自四年之夏賊陷太平踞金柱關則皖南各州縣相率戒嚴時池州所屬之青陽石埭建德皆以在大江之內河遂為土匪所嚮導所恃

以為天險者獨徽甯二郡及廣德一州耳然亦都與有賊之州縣為鄰刁斗相聞烽火相望于是紳民團練助官而守亦時時以創賊聞惟山嶺紆回奸民裹脅出此入彼避實衝虛馴至兵力弱無所不備无所不寡而賊烽所過必先燒房屋民戀土返顧則正犯兵家戰其散地之忌于是皖賊以四年試手于祁門卒不敢深入而返迨踰年銳意窮追則鄙浮之賊並趨祁婺青石之賊直撲繁休因之新安六縣遂失其五又踰年江右石逆大股破撫建遂由撫之東鄉取道入饒過景德鎮連陷祁繁休三縣遂由歙縣之西北鄉踰箬嶺破太平涇縣遂陷宜州于是徽甯兩屬無不遭其蹂躪矣方皖北之棘也皖撫福侍郎濟初蒞任與和提帥春督師援廬以皖南一江之隔道梗鞭長乃奏請以徽甯池太廣軍務及升調官員歸浙撫就近管轄及五年之役沈侍郎光霖奏請分設皖南巡撫經部臣議做台灣設鎮道各一專轄皖南四府一州而移五府道之駐劄蕪關者治焉時石芸齋觀察景芬以浙守帶兵在新安因克復郡邑有功奉

粵氛紀事

卷之九

旨簡任皖南道加按營使銜觀營相度地形以守近不如守遠乃督兵駐當塗之青山鎮即謝公山以扼黃池為宜州屏蔽黃池有南北二鎮北鎮則當塗南鎮則宣城又思克復金柱關取于湖以扼

南路之衝而賊自始孰後悉撤太郡頽垣及城中居民
房屋移城于金柱關口以爲白門于湖上下之管鑰觀嘗
銳意進取實以此爲皖南咽喉不得不爭徒以將之智勇
兵之利鈍強弱不齊卒以深入取敗又其時方自浙東僚
吏驟任專圻一切堵勦機宜得自專摺奏請遂爲浙省同
官所尼論劾罷歸以甯郡太守升任代之未幾而六年之
役起矣時張小浦中丞奉

旨督辦徽甯防務駐師新安已非其地猶幸其時江

任皖南鎮軍周天受新升副將督帶川省勁兵分駐徽甯

交界倚爲長城值向帥派令鄧提軍紹良自大營統兵至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甯兩鎮與之掎角遂以六年之冬克復甯郡然賊欲東窺
蘇浙終以此爲建甌拊背之資故狡焉以思逞者不少懈
自鄧提軍陣亡而江周兩鎮之軍亦蹙蹙靡騁矣嗚呼蟒
噬臍豺牙厭肉東南之民肝腦塗地抑已酷矣而皖又
甚焉昔人感時世而吟曰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
征苗今吾皖之民悉索做賦困于官兼困于賊有佃辭其
主王焚其券欲求已責而不能者則誠所謂任是深山更
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也計八年之間四府一州蕩然掃
地以皖北則如彼以皖南則如此亦可知吾皖之民之有
才遺者蓋少矣

三年正月賊自江西彭澤舟過安徽之東流縣陷之遂連
陷池州府銅陵蕪湖等縣語具三卷 是年秋賊連陷池
屬之青陽石埭建德等縣青陽去銅陵之大通鎮四十里
由大江入內河洋流而上賊自金陵回竄江鄂舟過大通
遂分股入焉青陽有上下二鄉者濱濤特異下鄉地瘠民
悍連年鬧漕開災遂倡議迎賊其上鄉與石埭及甯郡之
涇縣連界賊之入青陽也石埭土匪聞之亦欲効尤獻城
而青陽上鄉紳民方糾集團練與涇縣查萬等村爲掎角
之援賊之去者數十人皆飲甲脫巾而過不意石令恆怯
踰垣遁走奸民導賊不血刃而入焉建德在池之西南其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四

去東流大江亦四十里九月間賊自豫章回竄入皖舟泊
東流阻風遂有建德土匪以小艇導之入邑之東門徐姓
者爲縣中首富有典舖分布城鄉于是奸民脅以饋餉免
其劫掠又脅縣令下鄉暫避之賊之至建者不滿百人遂
劫各官署而城內外之市鎮皆以賂免留建數日分設軍
師旅帥各偽職悉令土匪充之仍回東流解纜去是時皖
鄂交警潯陽上下賊舟所過无虛日而三縣以山城僻道
委軍爭利勢無久淹故賊但以行李往來飽其無厭之悉
索邑令不敢入城城中則偽帥分踞之齋糧具犒官不敢
詰卽偶報收復不過張虛捷避文法而已大吏亦以先其

所急兼顧未遑遂爲巖疆弃地矣

四年正月有皖匪數千自安慶渡江舟泊東流之張家灘

由陸路踰嶺進攻徽屬之祁門縣二十三日城陷知縣唐

治死之祁門東距郡城一百八十里歙休縣三縣震動時

太守及東山營參將聞之倉皇無計有花會之頭目吳某

者曾以聚賭緝繫郡獄中上年聞賊有將犯皖南一帶之

謠請于太守願鳩集鄉勇以保地方爲効力贖罪地其經

費皆取之于花會抽豐以爲軍實太守許之及祁門之役

吳某請率花會之勇爲前驅導文武員弁而行賊有謀于

休甯者傳聞義師之起衆且數十萬遂戒之深入乃揚言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五

奉僞翼飛調援楚遂自祁門前赴漁亭索贖金六百

兩又以所掠財物擄小車裝載仍由原路越嶺至張家灘

解維去太守參將率花會之勇至祁則賊已全退遂安撫

居民以收復報聞班師回郡

夏四月賊率衆萬餘由蕪湖舟泊金柱關遂陷太平府時

郡中文武員弁先期走避惟安徽學臣前兵部侍郎孫第

恩死之方侍郎初蒞任時移咨向帥大營借餉團練欲守

郡城外三里之金柱關而兵單餉少又無炮船足以扼其

舟師乃在郡中與文武勵守土之約合營兵練勇不過數

百人賊至江口不戰而潰遂及于難賊留數千人踞郡移

城于金柱關當塗之東北鄉去向營九十里張鎮軍圍樞

自東路策援故賊之竄者不及焉而西南各鄉受其蹂躪

于是賊氛所至遂達南界之宣城甯郡戒嚴乃議以黃池

爲重鎮然防兵所及僅蔽其南而自于湖以東遂浸淫及

于邊界矣 閏七月向帥自江甯大營調兵由東路之小

丹陽取道援太平十四日克之時賊防守北門張鎮軍

樞分兵三路齊進鎮軍親督麾下兵衝入東門賊自北門

回禦兩路之兵復自西南夾擊大敗之殺賊數千人僞軍

師檢點總制皆陣斬焉既克太平賊之守金柱關者悉趨

東梁渡江是時向帥咨募粵東紅單船方自海道入鎮江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六

上泮金陵既克太平水陸並進乃謀自東梁四合山進攻

蕪湖 八月十二日大營兵克復蕪湖二十四日復陷焉

官兵之取蕪湖也賊乘舟下駛東陷高涇縣謀窺東壩于

是張鎮軍督師援之時守蕪湖者皆浙省及甯國之兵勇

賊以大江阻遏不得上其巢穴皆在東梁山之對岸甯浙

兵勇欲圖進剿該逆掩其不意搶船渡江預爲先發之制

官軍戰不利退守蕪湖賊預以兵伏城中內外相應甯國

勇刀矛手三百人穢焉維時浙兵二千餘人猝聞賊至方

欲迎擊之突見城中薙髮者悉裹紅黃青各色巾轉戰包

裹四面受敵浙兵奔城走賊又自外邀擊死者數百人其

餘悉逃入廣德及浙江之昌化一帶而浙省督兵之鎮將知府皆陷重圍中賴大營援兵至得免是役也大營之兵皆在下游而浙省及甯郡兵勇守城輕出以至于敗方紅單船之西上也潯陽之賊一朝拆城內外民房店屋幾盡又撤其門壁板材裝以巨艦其大者東爲簾筏順流而駛之迫于湖再陷賊欲縱火燒紅單船而船身堅厚鎗炮環瓏賊知其有備不易攻乃遣反間者啖以重賂約母相逼雖事涉傳疑而該舟竟以被燒藉口稍稍引却于是賊又加築金柱城更于蕪湖寶塔灣築鷄窩營官兵屢攻之不能克賊之上下游聲勢聯絡如故矣時會侍郎水師尙在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七

田鎮以上若使早到潯陽三月上下夾攻則白門之復且父可待惜乎事機之失又益以浙兵之垂成而中蹙也是月浙兵克復青陽石埭建德等縣未幾復陷焉方賊之窺祁門也徽郡戒嚴皖撫督師在廬未能兼顧請以皖南軍務歸浙撫臣節制時黃中丞宗漢蒞浙倚界方隆事權在握銳意收復皖南各州縣調兵策應徵符所至鎮道皆叱馭而起時則徐觀管榮以杭州太守督川浙兵守祁門之漁亭祁門西與建德連界建德東界青陽石埭西界東流其地皆犬牙相錯賊自大通登岸則青石當之由安慶渡江則東建當之一時各縣土匪皆受賊

軍師旅帥僞職設供應局于城中良民亦脅降從而蓄髮資糧屏履居然東道主也浙撫欲以勦撫兼施不煩重兵而下之乃密檄駐漁亭之觀察由新安先遣兩廣文至石埭持撫軍薙髮之諭徧告良民歸誠者無罪石埭城鄉之紳士耆老一朝響應遂逐土匪迎縣官入城報收復焉以次至青陽青陽之上鄉與石埭連界聞之卽糾集陵陽鎮壯勇徑赴縣城火其供應局檢下鄉之土匪軍帥斬之以徇主之者則本縣技貢甯芬也于是青陽亦反正焉惟建德去東流四十里密邇于賊大營當其東不勝重戰輕防之慮故觀管之在漁亭半年不出而嶺西兵激民變之禍粵氛紀事

卷之九

八

作樅根嶺者祁建交界之地嶺以西則建德之所轄也浙兵在漁亭去嶺六十里其守嶺者大都新安花會之勇嶺西之民強半蓄髮各勇遂藉緝捕爲名肆其淫掠居民啣之遂赴皖邀賊渡江再由張家灘入嶺追破花會之勇于嶺東三十里外祁縣震動尋時方督帶兵勇駐于郟邑之石門上書浙撫請檄漁亭徐道過嶺會合攻勦適樅根嶺之警報至浙撫乃飛檄觀管勦辦嶺西事捷卽乘勝收復建東兩縣是月十五日觀管督兵出嶺維時嶺西之匪已退予亦自石門越竟會勦東建兩縣之民轟傳三省會兵眾且數萬僞監軍聞之潛師宵遁遂以二十日收復建德

院撫聞浙兵之屢捷也奏請飭該守收復建城後即在沿
江一帶辦理防堵毋遽回浙于是青陽貴池之官紳先後
來建請兵觀管不憚乃以九月初二日遣川勇囉兵東流
日中而返遂密促裝為歸計予帶勇不滿四百人見觀管
無意進取遂先期回石門而觀管果以中旬後撤營回漁
亭行未數日東流建德復陷王大令死焉青陽甫經收復
又被下鄉偽帥之餘黨赴皖邀賊與陵陽鎮人戰于青石
交界復回踞縣城于是建德之賊連陷鄱浮青陽之賊再
陷石埭踰羊棧嶺而新安防禦之師日不暇給矣

五年正月賊再陷饒州遂分股入浮梁上竄祁門陷焉時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九

青陽之賊再陷石埭由石埭羊棧嶺入黟縣陷之新升福
建汀漳龍道徐榮督兵守漁亭蓋祁之東界縣休二邑之
門戶也觀管所督以川兵為勁旅都司江長貴統之方抵
禦西路而羊棧嶺之賊謀入郡城遂由黟縣東入休甯先
撲漁亭觀管見花會之勇已潰乃謀以浙兵退守休甯及
中途遇賊尾追則浙勇亦潰觀管坐竹兜子肩輿奔而走
遂遇害 二月賊自漁亭分陷黟休兩縣休甯之陷也唐
大令寶昌督勇出西門堵禦而賊已分股遶入南門殺團
練紳士鴻臚寺少卿孫日萱等遂奔休甯不守全股東竄
萬安鎮謀入歙也江都司長貴自漁亭回兵遇賊于歙之

巖鎮血戰三日鎮中去郡城二十里夔庚大路礮石平坦
三里一村舍五里一館驛賊連衽成帷方軌並進守者兵
刃未接而先驅已入其邪遂以是月十三日陷徽州府時
安徽學政沈司業祖林奉

旨在徽督辦團練太守恩福已先期走避司業不能守退
入瀘安交界之街口聞浙兵堵于威屏去瀘安六十里遂
往依焉威屏者睦州之門戶也歙縣大令廉驥元聞合郡
文武奔城走遂自經于縣署賊既不得入浙欲由績溪踰
嶺北窺宣州聞旌德有備又偵知江甯援兵自北來遂由
歙折回循原路入休甯擾及屯溪復由屯溪入浙嶺踰嶺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十

入婺 二十八日賊陷婺源縣時則江右饒賊分股由德
興東陷廣信之弋陽賊之踞婺源者謀與之合兵以攻廣信
遂由德興會合弋陽敗匪東竄信州蓋是時羅方伯澤南
已克復弋陽也 三月二十六日羅軍克復廣信于是饒
婺兩路之賊一分股竄玉山一分股入樂平玉山之賊逸
入于浙之開化界被浙兵擊退其入樂平者方在湧山屯
營煮粥鄉民乘其敗而逐之旋入浮梁謀踞其城值方伯
自德興至浮梁肅清饒界賊遂自景德鎮北竄由婺源之
清華街再越浙嶺分股復陷黟休等縣四月浙省擊退開
化之賊于是晏廉訪端書由嚴州進石太守景芳由昌化

進而江南大營鄧提軍之兵自旌德績溪來會繁休之民
堅壁清野賊始敗退是役也徽屬六失其五而再陷者三
猶賴甯郡團練之勇分路扼要江右鄱浮之兵先聲奪人
賊東西受敵遂仍越羊棧嶺入石埭青陽一帶官兵窮追
過嶺遂合潘河帥團練之勇收復石埭計各路兵勇奔命
半年自饒廣以至新安東路爲之肅清蓋自皖用兵以
來此其巧而速者然非三省會勦之力不及也是時小浦
中丞以六品銜奉

旨督辦徽甯池各路防務芸齋觀簪初拜皖南道之

命遂督兵前守當塗之青山鎮徽甯休息者半年而有江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十一

右石逆自撫回竄之役

六年正月石逆自臨江破樟樹鎮遂陷南昌府屬之豐城
縣二月又陷撫州建昌二府留賊踞其城方石逆自楚北
竄入江界適粵東告捷潮匪潰散遂自泰和萬安一帶與
石逆會攻吉安該逆既得新附之衆又多係昔年向帥及
張提軍遺散之勇自南贛以北熟悉地形又善火攻之技
自去冬以來連陷江右六大郡石逆欲載其輜重東下而
爲九江之水師所梗乃定計乘此時兵力取宜州以爲白
門歸路于是糾約新附之粵匪分東北兩路進攻徽甯各
縣約期會合于宜州遂自撫州東陷東鄉及饒屬之餘干

安仁萬年樂平等縣上竄浮梁石逆分派潮匪自浮入徽
而親督大隊由鄱浮交界之地北入建德合青陽屯踞之
賊進攻涇縣其竄徽之匪復自浮分爲二隊一由浮梁東
攻祁門一由樂平德興北攻婺源新安再震 三月潮匪
分股一陷祁門縣一陷婺源縣賊遂踰浙嶺與祁賊會
于漁亭進攻休甯陷之時則皖南鎮軍江長貴副將周天

受并力堵郡城賊遂由歙之西北鄉沿途滋擾新安之界

連甯郡者一曰新嶺爲取道入旌德之路一曰箬嶺爲取

道入太平之路賊以新嶺峻絕又偵知旌德有備乃全股

踰箬嶺陷太平縣時則石逆先攻涇縣縣之官鄉二團迎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十一

戰于萬級嶺不克賊遂踰嶺攻涇縣陷之是月二十八日
太平之賊直抵宣州城下官兵奮力堵勦賊勢稍却突有
大股逆匪繞撲北門遂陷甯國府石逆指麾兩路之賊分
踞宣涇二縣而自載其輜重赴江甯幸張提軍帶兵邀之
于秣陵關所失過半石逆受重傷暮氣爲之一蹙乃回
兵休憇于小丹陽于是當塗之東北一帶始受蹂躪凡七
十二社之鄉團無不逞其報復巢傾卵覆紳民毀家不能
紓其難也是時向帥撥兵援宣州鄧提軍督師由廣德取
道大營之兵力既分鎮賊遂乘虛上竄而石逆方在小丹
陽養精蓄銳遂合太平金柱關之賊水陸夾攻由當塗之

博望進陷深水于是大營被撲退守丹陽縣向帥以憂瘁卒于行營東門無限張提軍且戰且守僅保毘陵而金壇溧陽賊蹤往來即廣德亦為之岌岌矣 賊踞宣涇半年鄧提軍自廣德進攻遞迤東路步步為營江周二軍自南路尾擊是年冬十月周鎮軍天受克復涇縣遂進軍會同提軍連敗賊于甯郡城外踏其夏家渡之賊壘二十六座十一月我軍九次攻城皆獲大捷南陵之賊分股來援旋被擊退賊勢遂蹙二十六日提軍親督諸軍毀其馮城之賊壘又奪其妙葛山之賊卡而踞之十二月初一日官軍乘夜入城焚賊屯糧遂踏其南門之賊卡三處提軍自妙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葛山分兵六隊四面環攻城中被脅紳民潛謀內應舉火為號將沿城棚卡焚毀殆盡官軍遂自東西兩門騰躍而上該逆奪路狂奔自南門逃出被民團擊殺數千人遂將郡城克復是役也潮匪以飽掠先遁仍由新安之祁葵竄浮梁回撫州江周二軍回兵追勦徽饒之間復震 先是賊之踞甯也江右復有另股之甯都會匪勾結撫賊自金谿貴溪一帶以秋間圍攻廣信府不克遂自德興竄入婺源都司徐勇以三百兵守城血戰不克死之賊遂自婺源踰五嶺再攻休甯江鎮軍長貴督兵堵勦凡兩月而圍解賊方謀援甯圍見潮匪紛紛敗竄遂沿祁葵一帶回入撫

州于是安徽江西兩路之官兵犇命救援日不暇給蓋以石逆之巢穴在撫故也

七年二月浮梁之賊由景德鎮越樂平德興復窺婺源時已革赤將師長鏢自江南大營督師守婺源賊于德興交界之橫槎地方不克全軍覆焉賊踞婺城數日適周鎮軍天受派兵援勦賊謀再踰五嶺犯休甯守嶺之將弁回兵迎勦賊不能支遂以二十七日克之方石逆之踞撫州也皖南之敗賊悉往依之而潮匪尤獷悍不可制欲散遣之不能乃陽示以羈縻令其自樹一幟于江皖間且陷以因糧之利于是復分股踞浮梁之景德鎮與為犄角又藉以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四

牽制官兵是年秋復入婺源皖南鎮軍江長貴調兵迎勦再克之是時祁門之樅根嶺青陽之三覺寺涇縣之萬級嶺山徑紛歧賊蹤飄忽官兵堵禦互有傷亡鄧提軍駐守宜州分派江周二軍以次掃蕩是時景德鎮方弱樂平婺源之鄉團與駐饒之官軍遂分路乘虛而襲之賊以潰退當將景德鎮收復南路一律肅清浙省三衢之防正議裁撤而宜州告警撫賊復東遂內堵外援之不暇也 八年正月江甯池太之賊糾合江北捻首李長壽等由當塗之青山鎮進攻黃池黃池之南鎮隸宣城防兵夾河為營賊以大股搶渡遂覆其軍直撲甯郡城下浙撫疾置以

國方謀撤常山兵赴援而江右石逆統撫州大股踰信州
攻廣豐浙東大震幸南路之師經鄧提軍登埤誓守賊攻
月餘不克解圍而去 是年秋浙閩回竄之賊再入江西
之浮梁復踞景德鎮其自常玉來者分股入花埠徑由德
興之新建地方破婺源之黃瓜尖嶺遂于八月初二日復
陷婺源時小浦中丞派兵防勦僅蔽其東而婺源各鄉悉
遭蹂躪值周提軍天受統兵至營于城外賊鋒稍挫未幾
宣州告警奏飭提軍赴援皖南鎮軍江長貴代之是時賊
總守具屯資糧蓄河水意欲為久踞之計蓋恃浮梁為掎
角也 冬十一月鄧提軍紹良督師自宣州北勦與賊戰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七

于灣沚不克遂死之當賊之解甯郡也周江二鎮扼之于
新安廣德兩路賊謀竄東南不得乃分擾于涇縣南陵及
宣城所屬之灣沚黃池等處提軍欲克復黃池進取蕪湖
以捍北路而粵逆之窺宣州者不已遂敗績于灣沚
上聞提軍之死而惜之令浙撫錄其家口以聞幸周提軍
固守甯郡賊謀再竄不果而南陵黃池一帶分防之將弁
先後陣亡者數十人
九年二月江鎮軍長貴會同浙兵克復婺源時賊以南門
外為餉道所通有梅嶺坑者接壤江西奸民與之貿易遂
自德興樂平取道入浮梁資糧屢不戒而集江鎮軍乃

密約衢州總兵李定泰督師由白沙關進發分駐梅嶺坑
一帶遏其南路之餉道賊勢既蹙遂會兵攻其城克之是
時會侍郎肅清江閩交界之新城瀘溪一帶即由鐵牛關
及杉關來路
進駐撫州爰派候補道張連蘭會國基東攻浮梁之景德
鎮是年之夏克之小浦中丞自徽遣兵扼祁門六月祁門
之敗賊遂竄石埭時防守石埭之兵勇扎營于七都地方
血戰兩晝夜全軍覆焉賊遂分竄青陽涇縣南陵等界周
提軍天受親督師出勦雖迭有斬馘而各要隘之巢穴殲
之不能盡也 初池州以濱江之地又與皖省逼近自三
年以後反正無期官兵所及不過青陽石埭建德等縣然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六

亦旋得而旋失之是年楊提軍載福自安慶敗賊于樅陽
池賊克憇乃有踞城之賊目韋志俊者願率所部獻城歸
順遂以收復池郡奏聞是年冬楊提軍駐師于池當飭韋
志俊攻克蕪湖乃遣其部下頭目古隆賢等為嚮導不意
古賊反糾眾回撲郡城韋志俊與之戰不勝遂復陷焉提
軍僅以眾心未一奏聞而皖南張都副復稱韋志俊自歸
誠後在新安一帶屢著戰功請予嘉獎
上亦念其自拔來歸不為逆億然其誠偽不可得知未幾
而徽甯之役又起矣
十年正月江右駐饒官軍克復安徽之建德縣建德被賊

踞最久南界鄱陽之石門饒軍移營進逼屢挫其鋒二十三日聞賊將遁遂乘夜梯城克之是時涇縣之賊窺伺徽甯而建德之竄匪又糾合青陽貴池等處以攻廣德于是東南兩路鋒火相望浙撫亦亟撤三衢防兵移守四安湖州戒嚴 二十六日賊自涇縣之黃柏嶺灣灘等處進攻縣城又分股攻旌德縣皆陷焉 二月旌德之賊連陷太平縣及徽屬之績溪縣時

上方飭皖南鎮軍江長貴由徽赴援值賊已破績溪遂逸入于歙縣之新館牌頭一帶直撲郡城鎮軍督兵分路迎勦追奔四十里遂入績溪乘夜密派隊伍緣城而上克之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七

其涇縣之賊又糾合甯國逆黨闖入廣德州于是月初三日陷之遂由該州竄入四安而浙省之役起矣 三月廣德州之賊分股攻建平縣亦陷焉謀窺蘇常也是時賊分股一入浙一入蘇入浙者由四安取道入蘇者由建平取道廣德之守遂弱是月二十八日總兵熊天喜等乘間攻州城克之 閏月官兵克復建平縣先是建平之賊破東壩陷溧陽欲并力以窺毘陵遂弄廣德建平官兵乘間次第收復之方杭城之告陷也江南大營和帥派令總兵張玉良督師赴援會同杭州將軍克之時賊不獲逞志于浙便欲進窺蘇常又以金陵被圍餉道將絕乃密約甯廣一

帶分踞之匪合句容溧水之賊并撲江南大營自初七日至十五日官兵與之屢戰不勝遂退扼鎮江是時張玉良自浙回兵赴援則丹陽已陷矣賊去甯廣官兵遂以次收復旌德太平涇縣並克復石埭然自蘇常告陷賊得其搯吮之資而又慮皖南一帶之拊其背也則回兵復取之計自三年以來皖南各州縣如徽之績溪甯之旌德及廣德之一州一縣皆歸然足以自存者一旦破竹之解尋于斧斤而盡焉則皖南自此無一塊乾淨土矣哀哉

祁門殉難 四年正月

祁門縣知縣唐治江蘇句容人乙酉舉人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六

具詳事畧中

祁門大洪司巡檢鍾普塘浙江會稽人

、据原奏罵賊不屈被剖腹剜心死

太平學臣殉難 四月

安徽學政前兵部侍郎孫銘恩江蘇通州人乙未進士同

家人范源

具詳事畧中

克復太平陣亡 閏七月

都司何振標

游擊穆大本

据原奏力戰陣亡二弁皆江南大營麾下從張鎮軍赴援者

建德殉難 九月

建德縣知縣王開貽河南光州舉人

具詳事畧中

候補從九嚴國佐

六品軍功黃仙鎬

以上二員係徐觀督麾下撥留建德助防者嗣經皖撫

查明奏請賜卹在案

祁門漁亭陣亡 五年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五

福建汀漳龍道徐榮漢軍廣東駐防人丙申進士

四川營都司許上達

浙江候補按察使知事張穎濱

据原奏請建專祠于漁亭所有陣亡各員弁一并附祀

等因查奏內稱徐某之妾任氏于二月十五日迎喪回

京投纓殉節請

旌表以慰貞魂等因奉

旨依議

浙江右營把總吳湘

中營外委金品三

四川督標左營額外委李正升

淮州九子營屯干總周上忠

据原奏在漁亭力戰陣亡內有觀督麾下之浙弁及江

都司長貴麾下之四川弁俱奉

旨賜卹附祀觀督專祠

休甯殉難 二月

鴻臚寺少卿孫日萱本縣人丙戌進士

太平府教授楊大容本縣人甲辰進士

以上二員在本城團練局聞變出門被戕

前任河南歸德府知府胡希周江蘇元和人庚辰進士

粵氛紀事 卷之九

辛

据呈稱該員寓居休甯同辦團練遇賊被戕奏請賜卹

在案

歙縣殉難 同上

歙縣知縣廉驥元

事見上奉

旨附祀漁亭徐觀督祠

浙江開化界勦賊陣亡 五月

楓嶺營外委葉選

金華協左營把總孟慶虎

以上二員据原奏在華埠力戰陣亡

把總楊冠宏

据原奏在徽境小川地方陣亡

休祁陣亡同上

湖南千總陳寶富

据原奏克復休甯陣亡

把總黃萬魁

外委彭玉貴

以上二員据原奏漁亭陣亡

歙縣紳士殉難二月

在籍給事中方允鑽本縣人庚子進士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主

据安徽給事中方潛願等奏稱五年二月賊陷徽郡該

員絕粒殉難請

旨交部酌量議卹在案

繁昌殉難

代理知縣張雲祥

据原奏禦賊被戕失其月

太平金柱關陣亡

委員杜時陞

据原奏深入被戕請交部照例議卹按此即從石觀奮

景芬進攻金柱關陣亡者

議敘入品勇目黃行嗣鄧同元等一百十四名

續据皖南道鄧瀛查明奏請賜卹在案事在是年之冬

亦失其月即攻金柱關同時陣亡者

新安各隘口勦賊陣亡六年三月

休甯六品軍功程懋恩

五品軍功候補千總四川武舉歐陽彪

六品軍功曹元振

葉邦本

葉星如

据原奏在新嶺脚下接仗大雨如注火葯盡涇該軍功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主

等奮不顧身冲入賊隊殺賊多名馬陷泥淖力竭遇害

歙縣西北鄉紳董園子監典籍程立齋

附生程立義

吳豫

以上在楊村石橋地方格鬥陣亡

四川千總余永椿

浙江處標中營把總右營外委馬錦鈴

四川重慶營把總程朝貴

以上在祁門禦賊先後陣亡

涇縣萬級嶺勦賊陣亡同上

浙江磐石營都司補用游擊倭克津

投營効力三等侍衛額勒和納即倭克津之弟

浙江溫州城守營藍翎千總儘先守備卽錦魁

平陽協左營五品軍功藍翎把總程步雲

台州協中營藍翎外委儘先把總胡福春

平陽協右營藍翎外委游進森

以上賊竄涇縣同禦于萬級嶺因眾寡不敵同時陣亡

監生吳楠

据呈稱涇縣陷後帶勇冀圖克復力竭陣亡奏請賜卹

在案

粵氛紀事 卷之九

前任青陽丁憂知縣張學襄

据原奏助勦涇縣賊隨大隊撤回遇賊矛刺墜馬而死

以上二人失其月

甯郡勦賊陣亡 九月

湖南儘先都司陳國受

据原奏首先冲入賊隊中炮陣亡

婺源禦賊陣亡同上

都司升用游擊徐勇

据原奏賊由廣信德興竄入該員守城巷戰力竭陣亡

又七年二月

已革叅將師長鏢陝西韓城人

事見上請開復原官照例議卹

藍翎儘先千總周永成

江南南河營候補千總帶衣二字疑有脫誤或係旗名

江南防河營候補千總劉殿華

六品頂帶儘先外委唐遇春

齊占魁

葉長年

以上六弁隨同叅將自中雲進勦在橫槎同時陣亡續

查明請卹在案

粵氛紀事 卷之九

祁門勦賊陣亡 十月

五品軍功儘先把總柳向春

据原奏殺賊捐軀請交部照例議卹

青陽勦賊陣亡

花翎儘先都司張崇禮

候選縣丞黃伯坦

四川川北右營外委儘先把總五品軍功王占喜

浙江處州鎮標中營外委吳世銀

五品藍翎儘先外委翟錦奇

六品軍功錢森 舒惟初

據原奏在青陽崇覺寺禦賊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軍	功二人請照外委陣亡例議卹事在是年之夏失其月	甯屬灣沚黃池等處陣亡 八年十一月	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	事見上	六品藍翎在浙補用主簿姚芸	藍翎儘先都司滕加有	藍翎儘先千總楊貴林	藍翎儘先把總宋議賢	張沛霖	粵氛紀事 卷之九	王玉桂	外委陳得勝	張朝友	秦那順	李培元	陳玉興	龍正科	田家興	藍翎記名外委李錫功	藍翎軍功聶玉貴
										五										

田慶元	趙臨福	唐天順	方長勝	席兆林	張占魁	滕成雲	王得日	儘先外委王發	宗顯盛	粵氛紀事 卷之九	田興發	梁世和	田宗朝	張言正	六品軍功程琳	以上據原奏在灣沚黃池等處同時陣亡應請分別議	卹其六品軍功程某請照八品官例議卹	安徽補用道直隸州知州沈福謙	卽選縣丞潘瑞廷	卽選主簿向顯理
										五										

以上据浙撫續奏于十一月十一日在灣江陣亡

藍翎儘先守備田應才

陳五德

以上据浙撫續奏在黃池陣亡

南陵勦賊陣亡十二月

藍翎儘先把總黃大勝

宋道南

以上同在浙撫奏中据稱十二月初一日在南陵接

仗陣亡

四川松潘左營游擊花翎儘先叅將李春保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据浙撫奏稱十二月初一日築修營牆墜傷殞命應照

陣亡例賜卹

安徽楓嶺游擊妻殉難

楓嶺游擊德善保妻杭囑氏 家丁徐萬保

据原奏賊闖入署中該氏厲聲罵賊與家丁同時遇害

失其月

石埭陣亡 九年六月

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張琪

儘先補用守備羅濤

傅文海

守備銜儘先拔補千總張忠良

州同銜陳飛豹

事見上均請交部從優議卹

涇縣勦賊陣亡

儘先副將江西建昌營游擊石玉龍

儘先游擊申明照

据周提軍原奏石某在南山嶺血戰陣亡申某在水東

戰沒該二員屢著戰功應請一照副將一照叅將例交

部從優議卹失其月

浙江守備銜儘先千總方國河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据原奏力猛嘔血猶躬自督戰將賊擊退竟失血不止

在營病故應請照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按此與尋常

在營病故者不同故特記之失其月

皖南勦賊陣亡

升用副將吳偉奇

叅將馬光宗

把總龔盛材

五品花翎江蘇候補知縣梁鵬

以上同見張副憲奏中其陣亡之地及月分不詳

千總曾文成

作慶 姓 缺

守備張映川

會玉堂

唐見林

滕待清

穆大高

把總黃興隆

陳昌標

外委陳三元

周鎮邦

粵氛紀事

卷之九

无

盧玉貴

王炳南

以上同在一奏中但稱皖南不著地及月分

藍翎儘先守備金必勝

据周提軍奏稱殺賊捐軀請從優議卹地及月分皆不

詳

克復建德陣亡 十年正月

千總周維祺

從九許繼武

把總楊興業

外委李茂盛

周春林

据原奏力戰捐軀請交部從優議卹

涇旋德太平績溪等縣先後禦賊陣亡 二月

儘先副將

王恩榮 原報作把總疑誤

儘先叅將

余大鵬 原報作外委皆與升階懸絕恐亦誤也

都司銜守備葛雲騰

都司銜補用守備張正魁

儘先守備李華榮

陶兆宣

粵氛紀事

卷之九

手

儘先守備把總袁三才

千總黃忠祥

儘先千總楊飛雲

李成玉

薛百勝

楊聯升

黃運凱

儘先把總外委王三勝

儘先把總王建忠

張占鰲

段萬林
余廷輔
李成順
記名把總王夔虎
儘先把總陳大松
候補把總李連升
儘先外委劉步雲
蔡登榜
聶慶高
蕭廷超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鄧啟銑
楊光燦
鄧占春
廖占鰲
五品軍功儘先外委葉嘉運
記名把總外委楊金山
儘先外委葛君沛
徐毓麒
李傳猷
黃占魁

宋風
候補外委王定川
福建候補縣丞林鐸
縣丞銜裘定九
守備銜千總孫大成
儘先把總吳高升
儘先把總外委夏鶴齡
儘先外委汪九齡
生員江濤
都司銜儘先守備陳永椿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留浙補用守備許振
儘先把總吳華國
儘先外委楊秀林
儘先千總崔登鰲
儘先把總劉三豹
把總楊興漢
儘先外委陳洪順
以上係張副都續查彙奏係涇縣旌德太平績溪四縣
失守之時先後陣亡者至其陣亡之地方不可得詳也
南陵禦賊陣亡 <small>同上</small>

儘先副將四川松桃左營游擊榮升 照統兵例

据原奏在從林橋陣亡

守備王安國

据原奏在麒麟橋陣亡是時甯國除宣城外獨南陵未

陷耳語其險阨遠遜涇旌又逼近蕪湖東西受敵而是

時大令廉能撫馭兵民同心捍禦賊攻之半月不能克

遂解圍而去是亦守土中之錚錚者也增記于此

克復廣德陣亡三月

儘先把總王得魁

王得均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甯國禦賊陣亡同上

守備蕭榮勝

已革四川都司邱學周

儘先都司右營外委楊敦業

四川補用守備黃林

馬耀廷

儘先千總蕭占春

張成林

儘先把總金夢庚

蔣興泰

儘先外委阮洪勝

四川儘先外委楊占春

蕪湖縣增生李易簡

以上据浙撫原奏在甯國府之洪林橋地方接仗陣亡

請交部從優卹其增生李某請照八品官例議卹

皖南兵援浙在途接仗陣亡同上

候補道蕭翰慶

升用游擊吳修攷

鄧茂先

据原奏在途接仗蓋在廣德四安交界之地吳修攷江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西人即吳觀督坤修之弟也觀督即六年自楚北來援

江西及本年克復建德者

居士論曰丹楊山越之地當周秦兩漢間混沌未開一

五溪兩囊之屬而已自吳賀齊平黔歙山賊置立州郡

六朝陳隋失政東南盜起時則有越國公汪華為新安

保障六州晏然逮唐高祖太宗真人御世獻其版籍授

以總管新安人世世祀之宋之方臘起自睦州賊氛所

至亦僅及歙之邊界而已夷攷前代宣州西鄰于湖北

連姑孰當東南偏據逐鹿紛爭不無烽燧之警若新安

四年以後之役則孫吳開山以來之一大變也予維蜀

道之難富晉鄧艾伐漢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里棧
山開道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後之論者以其爲
行險僥倖之舉若不幸而敗則以肉齒餓虎矣然明之
季也張獻忠以數千人破夔關天險橫行于巴蜀間如
入無人之竟川民肝腦塗地赤其族者八九而官兵所
至惟一張令七十餘之老將及石砮秦良玉之一女土
司導之進退莫敢誰何彼豈有致之死地之心挺而走
險之急哉此無他官兵之所避賊之所趨也賊之長技
在奔不避圯地而官兵所守者衢地而已善用兵者有
勦而無堵有戰而無守其道莫善于邀之于阨故兵法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
莫善于阻今官兵以險阨爲畏塗賊反其道而用之則
避實守險兩得其利益以土匪之嚮導宜其駕輕車而
就熟路矣徽甯之間山谷萬重紆回千里當三國時史
稱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逃避山間鑄銅
鐵以自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獫狝之
騰木故陸遜諸葛恪之徒皆欲部其兵以禦強魏何至
一朝遇寇倉皇自救之不暇此以人事言之固由承平
既久武備不豫卽以地利言之亦今昔之勢險易不侔
也

語詳唐大令事畧中嘗謂新安之大患有二棚民開山以資種

植石者毛矣而水利旣塞則滄桑之變易不知其伊于
胡底也商民修嶺以通往來棧者夷矣而天險一失則
山川之形便適足以奪其所恃也貪其利者忘其害懷
其安者忽其危是則今日之患雖曰天意抑亦人事哉
甯郡濱臨江湖地勢庫下其防堵尤難于新安幸六年
以前大營援救之所及紳民團練之所支稍稍足以自
立迨石逆旣陷鄧江周三將竭百戰之力僅捍郡城抑
已僥焉如不終日矣一自大營潰退蘇常不守則腹背
之敵甯實當之況唇亡則齒已寒皮去而毛焉傳以涇
旌太之不保而恃一蕞爾之郡城且戰且守欲其爲歸

粵氛紀事 卷之九

三

然之靈光也其勢不已岌岌歟



粵氛紀事卷之十

江右連兵

三年之役江撫弃九江不守奏調楚軍之在潯者移以援省論者以為此舉也是蹈陸立夫制使之覆轍也卒之成敗相反豈其言之不驗與非也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弃潯而守省所謂擇其利之重者是矣豈知得省而失潯固未能權其害之輕者乎賊解省圍遂踞九江江右釋而弗擊謂其禍之在楚也乃江以楚為擊而先自決其防于是兵連禍結三年之間大郡失其八合粵氛紀事 卷之十

之饒與瑞之再陷是十也然則一郡之得于利為輕十郡之失于害為重圖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則濫觴嚙矢實自弃九江者基之是其與金陵成敗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者也彭蠡當長江之要脊鄂居其上皖注其下故皖鄂不守則豫章未能一日而高枕何況耽耽之勢近在肘腋間其入湖也則湖之東先受之四年之禍始自九南終于饒郡至五年而信州殃及焉迨羅忠節移師援信始得將饒廣一帶次第肅清而甯州相繼告陷則省之西路也又于是年之冬石逆自楚南北糾合潮匪傾巢而入江西斯時也不特省之西南蕩然掃地即湖東各縣為其取道入徽



甯者無不並及于國狗之噬長木之剽而全省幾無甯宇會侍郎東下之軍經羅方伯分其半以援鄂一旦以省會之急大府謀弃潯陽乃盡撤九江湖口南康之水陸軍移防省會及南路之撫州侍郎明知其非計而疲東務西欲兼顧焉而未遑也猶幸楚鄂兩撫不分畛域迂道赴援遂得將袁瑞臨江以次克復撫建之勢既盛謀東南竄入浙閩而是時兩楚肅清鄂軍會同李方伯楊彭水師乘勝東下遂克九江事在八年之夏西禍稍紓而浙閩回竄之賊又自新城玉山兩路并竄浮梁則湖東再震侍郎追至盱江回師入省又踰年而後克之然非湘鄂兩軍掃盪彭湖則東北之賊之與為犄角以撓我師者其禍豈有艾哉予觀賊之熾也以九江始其衰也以九江終九江既克而後浮梁敗匪竭其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江右遂報肅清焉昔張華杜預獻伐晉之捷武帝執爵流涕歸其功于羊太傅予考潯陽之役江右無功而當塔忠武初至之日開陳信義叛執服舍虜畏民懷至其紀律嚴明秋豪無犯潯人至今思之故八年九江既克會侍郎奏請建祠春秋致祭從民志也斯則蹈叔子之芳蹤開張杜之偉烈所當以一牢告廟追念勲勤者已至于江右之為郡者十三六年以前陷者凡十及其末也粵匪回竄取道庚嶺則南安實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終之然則其歸然獨存者自南昌外惟虔州一郡耳核其
本末則周廉訪三月之守與睢陽之保障同功而汪觀蒼
報聞 周升守汝翁殆亦無慚守土之錚錚矯矯者也

三年八月粵逆解江省之圍回竄九江府陷之遂踞其城
時賊舟自皖至鄂來往無虛日故以此通上下游之路掘
濠起塹周以土城預爲其深固不拔者而守焉維時江中
丞忠源奉

旨赴援田家鎮遂由陸路起行江撫派兵尾追悉逗留于
吳城南康一帶不敢進

四年三月有皖賊自東流彭澤以舟師入湖陷湖東之都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昌縣是時潯鎮之兵留守吳城又當西北武甯告警及樂
平土匪戕官之案先後迭起分兵堵勦日不暇給而湖東
以邊防爲賊蹤出沒之區視爲棄地惟饒郡當其東募勇
數百人岌岌自救之不暇賊踞都昌一月蹂躪各鄉及于
上游去鄱九十里之周溪地方時陳方伯啟邁奉

旨升授江西巡撫欲以兵守湖口而檢校各營衛尺籍竭
其所有不足以當一面乃徧檄湖東各府縣起團練之義
師時都昌有安徽候補知府余體仁在籍首應募起然亦
毀家不足以紓難賊飽颺去都昌大令乃以收復報聞
四月皖賊由陸路竄楚北過九江府西之瑞昌縣陷焉時

縣令周鳴鹿率團練之勇截擊不勝遂與督帶團練之生
員李鳴鏗練長田富開等皆死之 是月十一日楚北之

賊由通城崇陽進攻南昌府屬之武甯縣陷焉先是賊自
興國州進窺武甯及義甯州義甯團練之勇禦于交界之
要隘賊遂竄回武甯時江撫分兵守奉新之茅竹山以蔽
會垣又調彰武軍勇進勦有前任九江府知府劉熾昌被
劾在省督勇赴武甯賊偵知官兵有備復退回興國再合

崇通之賊攻之太守以四百人與之巷戰力竭陣亡賊又
回兵攻義甯刺史葉濟英率團勇敗之于梁口 七月賊
以舟師再攻都昌時余太守團練之勇皆在都昌之東與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四

鄱陽接界余姓聚族居九十兩都計十八烟村壯丁數萬
賊以三月所劫掠皆在西界欲易而東更有西鄉被脅之
土匪思以所得償其所失遂導之破余姓團練之局余姓
之勇方與賊戰于蕪溪大捷沈其舟數十突有土匪導其
分股之賊徑入十八村中燒其房屋團練之勇回救其家

分路四散賊邀擊于塗遇人輒手刃之太守父子受傷奔
至鄱界賊追及于鄱邑之鳴山地方鳴山有金姓者素稱
驍勇屢與余姓爭草坪相械鬥至是以同仇之誼又欲自
衛桑梓乃助余姓攻之賊始敗退是役也賊雖以深入逞
其志而殺傷相當遂挫衄不敢久踞較之三月之役鄉民

叉手菱股以就淫掠者相去遠甚江撫諱其敗旌其功給六品以下空身功牌一百餘道飭紳士查明填給蓋欲以壯團練鼓其氣也 是月有江甯糾皖賊共千餘艘由彭澤入湖口過南康銜尾而進張大破江西旗幟于舟上省中戒嚴次日抵吳城突有謀者飛報賊由吳城拆舵東轉僅餘尾艘約二百餘自吳城之後湖去不知其所向也大府初以爲妄再偵之果信蓋是時江南大營方調兵克復太平進攻蕪湖又新募粵東艇船已由鎮江上泮賊恐大兵克于湖截其歸路遂亟調回于是江省解嚴而武甯之疾置復聞即自後湖西上者 八月賊竄武甯再陷之官兵由陸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路進接當合義甯州團練之勇敗賊于橫路口進攻縣城克焉初賊自楚北攻義甯爲團練之勇所敗及武甯四月陷後武甯土匪之從賊者導之再攻義甯州人以團練之兵與賊及武甯之土匪凡十七戰皆捷至是助官兵克復兩邑之仇稍解而賊之欲甘心于義甯者自此愈甚 十月建德東流之賊由鄱陽之石門進攻饒州府初十日陷之鄱陽北界建德賊自三年秋因建德迎降土匪嚮導遂萌窺伺微饒之志本年正月賊陷祁門來往建邑邑有招潭街徐某受賊僞軍帥職導之攻石門汎汎中去郡一百二十里巡檢治焉賊自招潭街深入三十里劫石門巡檢

官廨取其鈐記去予時攝鄱篆督郡中之勇防守北路以五月率西北鄉之團練敗賊于石門追之三十里外七月都昌警報至回兵守西路賊復乘間再入石門與團練之鄉民殺傷相當閏七月予交鄱縣事仍奉札專防石門以八月二十三日會同祁門漁亭之浙兵收復建德饒郡休息未及月餘浙道某撤營回祁予亦遵飭回省皖賊遂自東流登岸以九月二十五日再陷建德踞建十日遂由石門陸路直撲郡城城中營兵練勇不及千人遂陷焉時賊目羅大綱方欲因糧于饒以應潯陽之乏戢其下禁淫掠毋得擅入鄉間而徧張僞示令鄉民以納賂免于是資糧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六

鹽酪饋詒日數于郡中方欲載其輜重入潯而田家鎮之敗問至羅乃輕騎由都昌陸路回潯維時東建土匪皆已遣散守者不及千人省中調兵援饒以是月二十七日營于鄱之東界賊聞之弃城宵遁官兵入城委積如山文武員弁皆中飽語浸聞于省省中諱言失守但以賊匪擾及邊界官兵大捷奏聞故當事者亦不深詰也 十一月江省水陸各軍敗績于吳城初賊以舟師自皖至南康進泊吳城奉調折回遂有尾舟數十由灌子口入河中流淺攔遂有新建練首導吳城防兵以小艇占其上風放火箭焚之賊見水奔竄死者千餘江撫乃議以吳城爲重鎮增兵

造船製大小炮七百餘位適聞曾帥將東乃飭總兵趙如勝自吳城進勦沿湖掃盪值湖南水師至遂會同收復湖口嗣以接仗偶挫退回吳城賊以潯陽被圍急欲藉上游牽制官兵乃乘間闖入湖中初五日賊至吳城暗持火器投入戰船上延燒數十艇岸上陸軍恒怯不戰而潰自總兵以下皆逃至省中賊悉擄戰船炮位分泊吳城南康一帶省垣戒嚴 十二月曾帥水師失利于潯陽時大兵自楚北田家鎮水陸東趨克湖口駐師潯陽陸軍營于江之南北岸水師且其中賊舟皆在下游城中餉道遂絕官兵設長圍將乘其敝而殲焉賊施糧十餘日乃設計潛載小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七

艇闖入中軍隊中夜分謀知大帥坐船泊處擲以火彈船中火起水師遂潰于是下游之賊悉乘勝上滄直抵潯城下東道既通北門無限遂有楚北次年三陷之役 五年正月建德之賊復由陸路窺陷饒州府遂踞焉又分一股上竄浮梁由祁門入徽一股上竄德興樂平等縣皆陷之時江省檄調撫州署府林福祥督帶寶慶勇彰武軍會同總兵趙如勝由南路進兵駐營于萬年縣之石鎮街其河北則鄱界也二月賊自鄱陽入南鄉裹脅鄱萬交界之士匪載小艇往來官兵各營偵其動靜我兵夾河爲營賊乘夜偷渡襲之鎮軍太守見營中火起單騎走入安仁

喪其軍資器械殆盡是時賊已自河北東陷樂平竄入德興遂自德興謀竄信州是月二十二日攻信州之弋陽縣陷焉時曾帥方自潯回省治舟艦塔提軍駐九江江撫乃咨請飭羅觀督澤南分兵救援而是時都司吳錫光請率兵援饒相爲犄角 三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統帶湘勇自省起行十八日至貴溪令將士休息三日以二十一日長驅至弋陽適林太守自安仁奉江撫檄飭東會羅軍分路進攻一鼓而克之賊既敗走將回竄德興適遇婺源之賊會于興安興安去弋陽六十里去信城亦六十里窺大軍在其後欲先趨形便之地而蹶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八

之遂以是日東南竄入廣信府時郡守先期託以迎勦赴河口聞羅軍至遂往弋陽依焉將聞警逃入玉山營兵相率而逸者過半署上饒大令蔡中和方以老病求退而瓜代者不至適當防堵喫緊之際太守委貴溪縣丞洪成來郡幫辦戴尹自大營乞令箭至則傳令閉城四門皆塞以巨石意欲堅守待弋陽之援也賊以二十二日之夕登高瞭望見城上守兵寥寥遂以次早拆西門外橋兩旁木闌干梯而上維時賊有進路兵無出路郡中守兵七百人枕藉而死者无算同城官幕聚而殲焉羅方伯聞信州之陷兼程而進營于烏石山下二十五日賊分三路來撲

大軍奮力迎擊賊勢不支遂陣斬偽帥一人于城下賊槍
尸開城拒守方伯傳令以次日五鼓攻城賊克思夜分不
持燈火黑暗自東門逃出防官軍之邀截也自三年之役
以來賊視官兵易與偶有挫衄未嘗受重創猝遇大敵交
手輒敗中途襄督都昌樂平之士匪率望風而靡殺傷以
數千計大半楚南粵西之老賊益破膽不敢戀戰方伯帶
兵入城收復旋于都署大堂下起獲賊尸一名則昨日陣
斬之賊目黃袍而玉珎者也賊過玉山恐大兵追及之不
敢入城徑奔常山擾及開化之花埠浙兵擊退其分竄德
興者又擾及樂平之湧山鄉民逐之遂竄浮梁迨方伯回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九

兵入浮則賊悉逸入于徽界矣 是月二十八日都司吳
錫光 督帶水陸兵勇攻饒州府克之賊自竄饒以來其巢
穴皆在都昌正月趙總兵守饒進勦官兵敗退羅方伯信
州既捷肅清饒廣東及浮梁都司進攻郡城預以重兵堵
其北竄賊東北兩路受敵其竄者悉由都陽陸路西入都
昌于是饒之六邑稍稍休息江撫奏請飭都司駐饒而襄
甯州告陷之疾置聞 四月崇陽通城之賊糾眾萬餘攻
義甯州踰月陷之甯州團練素為賊所憚自上年助官兵
克復武甯賊愈忌之本年二月以來屢攻州城不克時與
國之賊分攻武甯防兵再戰再捷崇陽通城者鄂賊之巢

穴在焉于是再悉眾攻甯州省中防兵之在武甯者力不
能分援又值東路用兵之時賊乘間傾巢而至城守都司
張全慶 出城堵禦陣亡賊穴西門地道而入刺史率官鄉
團與之巷戰不勝合城文武員弁皆殉焉刺史葉 家
屬四十餘口先後赴池中死江撫聞甯州之陷檄飭吳都
司赴援調贛州府知府者 督帶贛勇代之守饒都司遂
于五月自省進兵行過奉新之茅竹山賊自隘口分兵迎
拒都司沖入賊隊方塵戰間忽見老營火起回兵自救被
賊前後包裹力竭陣亡羅方伯適因掃盪東路之賊奏凱
入省欲與曾塔二帥合力攻潯以收桑榆之捷而江撫以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十

省會之急奏請調援甯州是時楚氛方熾
上新授胡方伯 林翼 署湖北巡撫亦奏請羅李二軍會勦
于是東務未遑改轍而北矣 方上年粵逆之擾吳城也
都司吳 錫光 追賊過南康遂留駐焉本年三月自請勦辦
饒賊以遏信州之西南路蓋都司前在南康以擅殺龍泉
勇被劾欲立功以自贖又稔知劇賊在信饒可乘虛而襲
也時曾侍郎幕中有忝軍事之李孝廉 元度 者楚南平江
人平江之勇亞于湘邑而孝廉亦思乘機會以垂功名于
竹帛乃自募平江勇三千六百人自督其半分其半以屬
之劉大令 希洛 李大令 銀 方奉調援饒劉大令以其所部

先行而江撫朝令暮更不復權濬事之緩急都司既去北
路防秋之局一空曾帥方治戰艦出湖不得已乃以李軍
當其陸路移駐南康曾帥初調李軍援饒者以平江新募
之勇長于戰而短于守都司之在南
康也五月水師敗賊于姑塘青山之東西兩岸六月塔提
軍督兵攻潯直抵城下殲其外援之賊數百人七月水師
追賊于鞋山李軍自南康渡湖進至湖口之蘇官渡都昌
之賊紛紛逃竄出湖遂于十八日收復都昌縣維時賊悉
聚于湖口之梅家洲石鍾巖等處洲在大江之內港賊舟
魚貫而前勝則竄入內湖敗則駛出大江而石鍾巖依山
為壘臨河為濠賊不勝則堅壁而守官兵追至其下頽巨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十一

直抵鄂城追賊至蒲圻之羊樓洞石逆突自湖北統大
股回竄江右又其時粵東告捷敗匪竄入楚南經楚兵追
勦亦逸入西界于是江西復震吳都司既死其部下之兵
都歸贛鎮節制而將弁多驕蹇不奉法西事日蹙矣十
月石逆自通城崇陽竄入江界粵東之匪由瀏陽醴陵竄
入江界約期會于新昌是時石逆統大股再陷甯州劉鎮
軍開泰督兵堵禦不克死之遂連陷瑞州臨江二府其湖
南之竄匪又分股陷萍鄉連陷袁州府時塔提軍麇于潯
曾帥部其麾下之兵以屬副將周鳳山值瑞臨告急先檄
劉李兩令統平江勇星速赴援瑞城不守二令力戰死之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十二

石而擊之殊長木而剽之故水陸諸軍雖屢有斬馘弗能
遂克也孝廉守蘇官渡半年都湖郡彭之間賴以休息迨
西南事棘旋復棄之可惜也 七月十六日羅李二軍攻
義甯州之賊克之方賊之踞州城也南北兩岸近城險隘
均築壘以為外援我軍初自梁口進兵賊之在南岸者分
三路迎戰大敗之追奔三十餘里進攻北岸之鳳皇山時
贛州總兵劉開泰自南岸分路進兵直搗賊巢殺賊數千
人外援既絕賊閉城拒守遂于是日兩路官軍衝擊而入
當即收復州城餘匪仍逃入崇通界時方伯已奉
旨統得勝兵前赴楚北由通城崇陽蒲圻一帶節節攻勦

瑞州去省一百二十里其臨江之賊旋竄入樟樹鎮省垣
戒嚴督師後路糧台皆賴西道轉輸不得已乃撤潯城之
圍檄副將統兵西上遂克復樟樹鎮
六年正月周鳳山敗績于樟樹鎮初副將既擊退臨江之
賊遂駐師鎮中初二日敗賊于鎮之西岸旋克復新淦縣
諸將請乘勝進攻臨江副將以持重不敢發逗留鎮中半
月十八日石逆親督大股自臨江猝至又分股自後路抄
襲我營各軍皆潰副將身陷重圍其麾下都司畢金科轉
戰不支但見兩岸之賊沿河圍繞面面受敵乃自督親兵
由中路衝堅擊副將奪圍脫走東趨入省賊追之數十里

官軍盡弃其資裝鎧仗傷亡過半是役也陣亡文員三人而各武弁皆以先走倖免督師以塔軍門麾下故概從寬典皆奏請革職留營贖罪惟畢都司以殿後功免議云

是月二十五日賊陷吉安府新升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廬陵縣知縣楊曉皆死之初賊破臨江連陷

新淦新喻等縣遂南竄吉安分陷萬安泰和等縣唯永豐

大令瑞琳吉水大令章裕殉城死之賊圍攻吉安凡三

月廉訪率文武員弁登陴守禦屢挫賊鋒而賊悉萬餘之

眾水陸並進省中道路梗阻援兵不至時有南康縣游升

知府周汝筠自募南贛勇四千人克復粵東郡縣有地方

興氣紀事 卷之十 三

唱凱歸江撫飛檄自贛往援並飛調興國武進士韓進春

督帶鄉團協力援勦行抵泰和為賊所扼不得進廉訪待

援不至客強主弱及為虞乃刺臂血書懸陳形勢呼吸

之狀遣人縋城取僻道入省求救而是時臨江之賊直逼

省垣大府自顧不暇得其書計無所出太息而已先是五

年之秋曾帥劾陳中丞啟邁並及惲臬司光宸用刑失當

奉

旨解任簡升贛南道代之又擢贛州府升任贛南道時贛

守某方督勇駐饒聞西南告警乃稟請留辦防秋緩赴新

任江撫摺以入奏于是周廉訪奉陳臬之命已閱半年

而請代不許求援不應遂及于難是役也同城文武員弁

紳士之死者近百人而廉訪太守皆父子殉焉二月樟

樹鎮之賊連陷豐城進賢等縣吉安之賊連陷永甯樂安

等縣于是一由西南入一由西北入東攻撫州府陷之又

連陷建昌府是時六郡皆為賊踞所隸各縣以次蹂躪而

南昌南康饒九贛等處蔓延所及全省震動時石逆有覬

覷蘇浙之志又欲載其輜重玉帛子女赴江南以大江梗

塞徑由陸路取道東行遂自撫州進陷東鄉安仁餘干樂

平萬年等縣竄入浮梁石逆分調廣匪由東路入徽自統

所部由鄱北之建德青陽進攻涇縣約期會合宣州城下

粵氣紀事 卷之十 古

于是江皖之間烽火綿亘二千餘里民人瑣尾沈離救死

之不暇矣三月曾帥謀再撤湖口之兵以援撫州李司

馬元度自蘇官渡奉調由鄱陽進兵督師又自省派調升

任同知前平江縣林源恩統續募平江勇自進賢前往會

合攻勦林司馬中途收復進賢縣李司馬中途收復東鄉

縣同抵撫州敗賊于郡城外之文昌橋場其五營遂統官

軍由千金坡渡河進逼城下自上年督師泊舟艦出湖

李司馬自南康移駐蘇官渡湖東各郡縣雖賊踪偶有出

入經水陸諸軍挫其凶鋒不敢內犯僅在湖口之石鍾巖

負嶠自固自周副將移潯陽之師李司馬解蘇官渡之圍

于是東北各路賊復披猖未幾而饒城告警矣是月西路之賊擾及鄱陽之章田渡賴勇進勦敗績于响水灘時督師以湖口撤兵東路喫重乃檄都司畢金科督帶楚勇千人守鄱北之童子渡遂以五月十五日大敗西北兩路之賊追及于章田渡是時賴勇之傷亡潰散者過半而畢軍以千人分守隘口賊遂于六月糾大股報復畢軍挫于童子渡退守郡城之北門是月初五日賊自四十里街擾及郡城賴軍退守南路之角山圩都司北門兵潰回身繞出賊前合賀大令虎臣水師之勇敗賊于城下回至餘干之瑞洪一帶收集潰兵赴省請餉遂以是月二十一日創賊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于東門外之黃龍廟都城內外肅清督師乃檄飭都司統領饒防益兵二千人 七月有甯都會匪竄入建昌府屬之南豐縣境勾結粵匪陷南豐新城等縣是時粵逆踞建昌府各屬皆陷官兵乘間次第收復南豐令被劫去踰年謀復南豐賊再攻之有南城典史孫效曾以升用主簿代理縣事與南豐典史城守外委等皆死焉新城之復也建昌知府何斌守焉並擊眷至縣中以填撫之及賊至太守出城堵禦賊已自東門入太守之妻女及兒子幕友家丁皆遇害其守土之員自署令諸葛棟以下皆殉焉賊又分股陷廣昌瀘溪等縣遂竄入撫州之金溪界時江西學政

廉兆綸 試事信州舉奉

督辦饒廣軍務駐守郡城郡中有郭茂才守謙者募勇團練慨然以殺賊自任部下五百人稱勁旅焉初帶勇克復金溪縣論功得候選訓導八月賊再擾金溪廉侍郎飭令迎頭截勦乃自貴溪移營于張家橋地方突大股虜至茂才領營而出寡不敵眾力戰死之是役也侍郎聞賊過撫建奏請飭前皖南道石景芬幫辦軍務一面馳柬招之至則賊已過金溪擾及張天師之上清宮侍郎匆匆給勇五百名令防貴溪觀督未及安營而郭茂才之敗聞至五百人不戰潰焉踉蹌回樂平則侍郎之彈章入告矣驅市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六

人而與之戰率羣羊而攻猛虎其不格宜也 是月十二日賊自貴溪進攻廣信府時侍郎遣人告急于浙浙撫派駐守常山之貴州安義鎮總兵饒廷選督師赴援知府沈葆楨上饒令楊昇率城守鄉團登埤誓守賊攻之半月不克遂自德興竄入婺源 粵逆之竄徽甯也撫建爲其遁逃之藪而浮梁遂當其悉索之衝自休而涇太敗後賊之回竄者因糧于江皖之間來往無虛日九月潮匪自祁踰嶺入浮放手肆掠官兵不敢搜故水陸諸軍自饒至撫月餉逾數萬卒不能一創賊也畢都司駐于饒北之四十里街去浮梁不及百里賊稍稍憚之是月賊由樂平繞道入

安仁踞城十日遂由東鄉入撫州撫賊密謀內應衝擊官軍營盤林司馬源思以力戰沒于陣李司馬竭力拮据僅得完隊退守崇仁撫防既撤而賊之東道悉通矣賊以十七日陷撫營又以二十五日陷建昌之閩營是時閩省派兵援建昌屢挫賊鋒突聞賊陷撫營進襲建昌福建副將張從龍督兵迎勦禦賊于大安橋先勝後挫全營遂陷副將陳上國等死之當西事之棘也曾侍郎乞援于楚南北又遣人由間道以蠟丸隱語告急于湘鄉被賊懸賞購奸民捕殺無一倖免者值侍郎之弟候補同知曾國華在鄂助勦謀于候補知府吳坤修吳江西人亦欲乘時保衛桑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七

梓遂以籌餉之事力任之同請于鄂撫奏請派委曾國華統領赤將普承堯知府吳坤修知州劉勝鴻各軍赴援江西沿途克復六城始抵瑞州而楚撫亦派委知府劉長佑同知蕭啟江劉坤一等東援袁州以次克復萍鄉萬載等縣外援既絕遂于是年冬次袁州府克之其曾司馬統帶之軍營于瑞城之南路先後克復新昌上高等縣瑞郡北界奉新上年賊陷瑞州遂連陷奉新靖安安義等縣分踞其城是年官軍屢捷于瑞州奉新之賊往援之吳大守坤謀于統領請乘虛襲奉新敗之遂連克靖安安義等縣官軍回兵入瑞則後路之上高再為南康之賊所陷大令

傅自銘手刃數賊力竭死之司馬乃會同普赤戎再攻上高再克焉于是瑞城之賊亦蹙十二月甯國克復賊之敗者復由祁門建德兩路竄入浮梁之景德鎮先時賊屢過浮梁未嘗踞至是始踞鎮中蓋石逆之巢穴在撫州欲以通東道之援且謀再窺宜欽也時署縣令楊鈔乞援于饒畢都司遣其麾下陳開榜帶兵二百人助之守城城去鎮三十里賊以新敗之暮氣收集潰卒以圖再舉大令堅守待援又遣人戒師期于饒郡都司許之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六

七年正月初四日都司畢金科進勦景德鎮之賊不克死之都司過元且以初二日自四十里街拔營由都東進兵駐師于浮西之官庄去鎮二十里楊大令方糾集鄉團訂期五日而都司欲掩其不意遂于初四日清晨自官庄躡食首領親兵數十人為前隊先驅至渡口遙見鎮中之賊輕而不整都司易之乃策馬先渡親兵從焉鎮賊大驚先遣人扼其渡而已革都司岳炳榮督帶潮勇在後懼怯不敢前都司已沖入賊隊見賊即殺初不意後援之遲掣也賊戒勿攖其鋒但趨眾四面圍裹迫之于王家洲遂生擒之賊素稔其勇欲脅之降都司厲聲抗節不屈賊刃其首懸于徽州會館越數日賊竄婺源楊大令與陳開榜覓其遺骸則鎮人已憐而掩之方謀治櫓具而西路之賊復至

遂裹尸載以小艇入省始斂高都司既死而饒郡四十里街之防兵潰散者過半矣 二月浮梁撫州兩路之賊一竄入于貴溪之鷹潭地方踞其街市一由婺源闖入與安弋陽時李司馬元度移防貴溪進勦鷹潭之賊大敗之而自弋陽去者遂竄鉛山之河口鎮擄掠一空復進陷鉛山取道福建之崇安徑入邵武光澤閩省大震 方賊之踞瑞也曾司馬國華攻之屢捷上年冬月侍郎親視師來瑞謀設長圍斷其餉道築濠溝三十里工甫竣而侍郎兄弟奉諱歸乃以屬之刺史劉騰鴻時北路兵事普恭戎及吳太守坤修主之刺史獨當南路之一面屹為重鎮瑞城分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九

師承蘇之孫也道經江西江撫奏請留辦勸捐事務因撫州之賊自上年官軍潰圍後益肆披猖積年不能克時因東鄉安仁一帶稍稍肅清復議進攻撫建觀營自請督兵與總兵李定泰會勦自進賢繞赴東鄉營壘甫定正開筵宴犒軍士適撫賊以大股來撲全營覆焉觀營被執歸賊遇害于是東鄉再陷時十月也 浮梁之賊踞鎮半年來往于祁婺間鄱陽樂平德興等處無不被擾是年秋官兵擊退祁門之賊旋克復婺源時樂平紳士石觀營景芬糾集本邑團練以圖進攻浮梁適浮令被劾沈太守葆楨在信州趣之回樂平與觀營并力取浮遂會師焉賊之在婺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十

也南鄉之民遭其淫掠銜之次骨觀察大令因民之憤復招集婺源各鄉團練助之然亦殺傷相當弗能克也單都司戰歿其中軍一隊尙堵在在饒守備朱鴻章統之亦數數有所斬獲時因賊疲于東欲自西路乘虛而襲之乃謀于饒郡太守益以他軍進攻景鎮先勝後負樂婺之鄉團聞之前後夾勦賊遂以九月潛師宵遁 十二月楚軍克復臨江袁瑞臨三郡既復于是撫賊復圖他竄矣 八年正月撫州之賊傾城而出過安仁廣信不入遂東攻信屬之廣豐縣時署廣豐令劉鍾洛乞援于浙浙撫遣常山兵赴援大令與之登埤守禦賊攻圍二十餘日乃因其

疲夜遣官兵出城襲之賊以二月之下旬解圍去遂陷浙之江山縣 三月建昌之賊復由瀘溪出鐵牛關竄入閩界遂破杉關攻陷光澤邵武其自東路之河口鉛山竄出者已于上月破崇安之岑陽關進陷崇安浦城等縣是時江右撫建之賊悉逸入于浙閩二省官軍遂次第報收復矣 四月浙江布政使李 續 會同鄂軍及水師克復九江府初鄂省既克楚竟肅清于是水師統領楊提軍 蕭 彭觀答 玉麟 乘勝東勦方伯由興國大冶黃梅廣濟沿江之北岸掃蕩遂與水師攻奪德化之小池口踏其賊壘進攻九江之南北岸皆敗之事在六年之十二月方伯遂駐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師潯陽踰年攻城屢戰屢捷遂以次克復湖口彭澤等縣楊彭水師沿江東下破小孤山克東流自皖以上江面廓清是月官軍乘其外援之絕設長圍而攻之遂克焉自去年冬月以來瓜鎮九江次第獻捷賊之在金陵者退其外援勢已蹙而江南大營務為持重師久無功論者情之是月楚軍會同江右官軍進攻撫州府克之旋克建昌府維時撫建之賊分竄閩浙間江省之西南路自吉安府外皆一律肅清 七月浙閩回竄之賊再入江界攻廣豐玉山皆不克廣豐劉大令 鍾 集民團守禦賊以春間失利攻之數日不克遂解圍去玉山則李觀督 元 督平江勇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援浙過玉山大令袁 邀之共守賊于十八日自廣豐進攻城之西南市屢鱗比乃毀其馮城之房屋城遂以完江右自三年被擾以來守城退敵之功南則贛州北則廣信其他則贛之與國信豐南安之南康及廣信之廣豐玉山其鋒錚者也六合之溫河內之襄皆以縣令游擢方面即興國亦然稽之成案原非異數之倖邀乃袁則但以同知銜推升州牧劉則竟以家丁案不入剗章論者以為江省酬庸之典未免已薄也 八月閩北邵武光澤之賊復自鐵牛關竄入建昌之新城縣經候補道張 擊退復有另股由瀘溪金溪及許灣邵家埠一帶擾入饒屬之安仁

賊復由信豐直撲南安遂移師贛州

九年二月侍郎移駐撫州派令張觀督運南曾觀督國基

東攻浮梁之景德鎮侍郎以景鎮之賊不難于克而慮其

回竄入江復成蔓延之勢乃分派防兵扼其要隘遂以六

月進兵克之于是賊之敗者悉入于建德祁門等處江右

全省肅清 當六年賊之陷吉安也贛州北界萬安泰和

賊皆踞之遂謀攻贛縣時贛守汪報開兼護贛南道督兵

堵禦敗績于萬安歸則閉城而守賊屢攻之不克值周升

守援吉之勇已潰復回南康振旅入贛維時省中道路梗

阻餉精不繼贛守與粵東督臣為姻親迭次告羅葉相源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源接濟遂完其城維時贛屬之不被賊者惟興國信豐龍

南會昌四縣其他粵都定南長甯安遠等縣先後被陷甯

都石城則會匪粵匪並及焉南安以東路之捍蔽又得周

升守南康之援自上猶崇義外猶歸然足以自存不意八

年之役粵匪回竄取道嶺南遂陷大庾合郡之官吏殉之

九年之春蕭觀督始克南安解信豐之圍計南安居十三

郡之末而以是殿焉溯自四年來連兵之禍于皖則已輕

于楚則已重江右州縣之得免于鋒鏑者亦僅矣

瑞昌殉難 四年四月

知縣周鳴鹿直隸南和人丁未進士

本縣生員李鳴鐸壯丁田富開田自正柯

据原奏賊由皖入鄂竄入縣境瑞昌知縣周鳴鹿率紳

士壯丁截擊不克同時陣亡

德安殉難 四年八月

德安訓導劉芳槐

九江營水師千總朱德魁

德安典史王廷瑞軍功勇目易澤選德安知縣劉希洛兄希濂等

据原奏賊自武甯竄入建昌遂撲德安該訓導東門擊

賊被戕千總典史皆以禦賊死之

武甯陣亡 同上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前九江府知府劉熾昌

事見上劉即前總兵劉清之孫也

萍鄉殉難 失月

萍鄉縣教諭陳彤瓊

据原奏飲藥死

候選從九毛英勃

毛英俊

聞長業

以上續查奏請賜卹在案惟其時之先後不詳附記于

此再查毛英勃以下三人係六年克復萍鄉陣亡者

勦武甯遇賊陣亡七月

江西撫標右營遊擊富克金奏

查据原奏武甯勦賊回省中途遇賊接仗陣亡惟在何

地遇賊及賊自何方來不可得詳也

吳城失利陣亡十月

饒州營千總王宇英

事見上

九江陣亡十二月

守備王榮

守備銜千總李士林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千總蔣昌梧

把總施鴻德

事見上即從曾帥水師失利陣亡者奏請從優議卹

都昌樂平陣亡五年正月

江西廣昌營把總劉慶餘

保舉把總外委程學敘

武舉李會濂

武生唐占魁

童生李世安

据原奏攻勦都昌樂平等處陣亡按都昌即正月從總

兵進勦之役也樂平即二月林太守所統帶赴援失利之役也

廣信殉難三月

署上饒縣知縣蔡中和

府教授雷封同子雷發鳴家丁周國書

署府經歷姚益謙

貴溪縣丞洪立成

上饒典史江錫綸

廣信營千總楊錦鳳

玉山汛把總周得風

粵氛紀事 卷之十

鉛山汛把總陳炳榮

從九品黃依先

沈岳齡

從九職銜趙震

范焜二人皆幕友

各署家人羅勝 吳春明 胡升 楊喜

据原奏同時遇害請交部從優議卹蔡某死節尤慘請

于郡城建立專祠以雷某等祀祀在案另詳事畧

義甯殉難四月

知府銜知州葉濟英家屬四十餘口同時死之

城守都司張全慶

委員候選直隸州知州陽秉鏞廣西人

知州銜升用知縣署州同蔣啟華

六品翎頂升用府經歷縣丞州吏目王泰洲

銅鼓營都司張全孝甘肅人據江西采訪冊即張全慶蓋慶字之誤俟攷

八疊司巡檢胡元理

本州紳董曾承暉等

據原奏同時陣亡奉

上諭此次賊眾踰萬攻陷城池經各員竭力堵禦血戰捐

軀均堪嘉憫著交部從優議卹並著于該州城建立專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七

祠同時殉難及該州家屬均一併祀欽此刺史另詳

事畧中

浙江候補理問李芬甘肅人

據續查請卹並附入專祠其父名世孫者官于江西于

上年隨同南昌府史觀督致誘克復武甯積勞病故奏

請照軍營病故例賜卹在案是時該員隨其父刺史勦

辦武義賊匪遂以委員留辦防堵卒因州城之陷同時

殉焉

守備藍如春

外獎八品軍功徐祥慶

監生張光炳

已滿吏目陳日昇

以上在城管帶練勇

開復良鄉縣縣丞胡慶增

歲貢生鄔俊辰

生員查逢壬

教職王離照

候選從九王俊

候補從九查樹芬

以上在團局遇害胡慶增以下皆本地紳士續經署知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天

州郭毓龍于七年蒞任詳請賜卹蓋是時州城方克復

欲以此鼓舞團練也然義甯自六年以後屢遇大股近

在鄰郡縣而州城卒鞏固无恙未必非團練之力也

弋陽陣亡補三月

浙江處州左營游擊副將銜常海同子六品軍功吉慧

浙江處州營把總張以德

千總易傳武

喻能益

據原奏回調入浙在途遇賊接仗陣亡又稱該員帶兵

防勦屢立戰功應請照副將例議卹其子並千總等均

從優議卹查該副將正舟行過弋陽聞賊踞城登岸督
勦遂與其麾下力戰死之續其子有未婚之婦矢志守
貞請旌在案

九江湖口勦賊陣亡 五六月

保升外委蘇光彩

据原奏五月間在九江湖口力戰陣亡

遊擊銜湖南都司蕭捷三

哨官葛維柱

据原奏六月間賊由鞋山來撲水營該員用炮擊退追

勦四十里銳意陷陣中炮陣亡請照副將例哨官照干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總例從優議卹蕭捷三予謚節愍

儘先守備黃明魁

千總洪建勳

把總李文田

据原奏在九江力戰陣亡以上皆從曾塔兩軍勦賊陣

亡者

瑞州陣亡 十月

候補知縣管帶平江勇劉希洛湖南人

候補知縣管帶平江勇李鏡陝西人

以上二員在瑞州勦賊陣亡蓋管帶平江勇者奉

旨加贈知府銜

安義殉難 十一月

知縣周祖誥浙江人

据原奏力竭自盡

義甯州陣亡 補五月十月

升用游擊都司吳錫光

事見上係州城陷後帶兵勦賊在途陣亡

贛州總兵劉開泰

係十月間石逆大股自湖北來再入義甯總兵堵隘口

力戰陣亡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大姑塘勦賊陣亡 六年正月

把總周華堂

据原奏臨陣捐軀請照例議卹

臨江樟樹鎮陣亡 同上

前任湖南知縣馬丕慶

雲南候選訓導林長春

湖南候選府經歷李德華

据原奏臨江賊撲營陣亡又見上

吉安殉難 同上

升任江西按察使周玉衡湖北荊門州人丁卯舉人同子

候選理問周思慶家人魏瑛

据原奏請照布政使議卹並准予殉難地方建立專祠
子及家丁耐祀在案 予謚貞恪

吉安府知府陳宗元癸巳進士子陳名世濟江蘇吳江人

廬陵縣知縣同知銜楊曉昉山西和順人壬辰進士

吉安泰將柏堯

同知銜永豐縣知縣瑞林

吉水縣知縣章裕善浙江人

候補知縣林蔚

舉人保舉知縣羅子璘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以上除永豐吉水兩令係在縣守城殉難餘皆在府城
同時被害者其羅孝廉則在攻城之時帶勇出城沖入
賊隊陣亡廉訪另詳事畧

上高團練勦賊陣亡 六月七月

候補主事任起鵬同胞姪任繼昌本邑人壬政壬子進士

童生任五常

練首任井 任瑤

据江西戰壘紀聞所記上高之團練以任氏為最官兵
克復寔賴其力此則力戰陣亡及被執不屈而死者

監生晏祥雲

据紀聞所記賊脅降不屈死之

上高再陷殉難

知縣傅自銘浙江舉人

事見上

新城殉難 同上

同知銜署知縣諸葛槐浙江蘭溪人拔貢

縣丞馬長欽浙江人

州同銜巡檢吳毓濬浙江人

從九品周光祖

在籍直隸知府楊堃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建昌府何氏一門殉難男婦幕友列後

知府妻薛氏江陰人同女品芙蓉芙蓉備媪谷張氏

婢青環

幕友陳德亮貢生 陳濟之監生

知府兄子何彥漪

建昌府署家人陳方 谷二元

据原奏懷印出遇害

又幕友陳廷弼江蘇無錫人

据原奏同時遇害薛恭人奉

旨准予殉難及本籍地方建立專祠又詳事畧中其守土
之官亦准建專祠同時殉難者耐祀在案

南豐再陷殉難同上

代理南豐縣知縣南城縣典史升用王備孫效曾安徽當塗人同胞伯孫信之妻張氏

署南豐縣典史陳勳

南豐汛額外外委郭樹英

南豐縣知縣黃之晉之姪黃金誥時有統帶新城團勇之張姓失其名亦以援南

豐同死之

幕友唐安國

以上据續查彙奏請照例議卹係七年事

貴溪勦賊陣亡同上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上饒縣候選訓導郭守謙

見上

廣信禦賊陣亡八月

福建漳州城守營外委陳飛鳳

据原奏請從優議卹

撫州撲營陣亡九月

升用知府前湖南平江縣知縣林源恩

事見上

建昌閩兵撲營陣亡同上

護副將陳上國

把總葉美

守備汪連青

巡檢丁開第

事見上据曾侍郎原奏內有通判呂文价並未殉難回入閩省次年帶兵助守光澤殉難另詳閩事中以上俱請交部從優議卹

上猶陣亡

把總江上選

額外謝子樟

据原奏南康之賊擾及上猶之社溪圩地方該員等殺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賊陣亡

記拔外委趙飛熊

据原奏帶領兵在沙石埠地方陣亡以上三員失其月

浮梁景德鎮陣亡七年正月

雲南臨元鎮遊擊畢金科雲南河陽縣人

事見上又詳事畧中都司陣亡之前數日奉部文推升

雲南本鎮游擊若其在饒則以都司加游擊銜也今以其後升之銜為正

克復瑞州陣亡七月

候選直隸州知州劉騰鴻湖南湘鄉人

事見上又詳事畧中

臨江勦賊陣亡十月

湖南藍翎外委陳運彬

据楚撫原奏勦羅坊大坪之賊力戰陣亡陳大運後查

明江西請卹奏內之陳運彬即係一人附片請卹部更

正

吉安勦賊陣亡

候選知府周炎

据原奏在吉郡水東勦賊冲入大隊身受刀矛傷踣地

陣亡係前臬司周玉衡之子布政使理問周恩慶之弟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因上年父兄均在吉安殉難自募兵勇隨同官軍勦賊

先在贛州屢著戰功嗣與逸克敦布掃盪水東中創陣

亡應請交部從優議卹

東鄉殉難陣亡十月

候選道帥遠燁湖北黃梅縣人丁未進士

事見上

賞加道銜候補同知陳徽言雲南劍川州人

署東鄉縣知縣吳朗浙江人

係因東鄉再陷同時殉難者

粵都殉難

知縣楊運藻同家人魏大蒜王寶

訓導兼理教諭蔣崑典史許恩培續查在西門陣亡鈔記遺失

据原奏賊陷粵都同時殉難失其月

湖口陣亡八年

候選知縣劉騰鶴

即克復瑞州劉刺史騰鶴之弟也湖口自四年以後水

師之殉難陣亡者曾侍郎建昭忠祠于石鍾巖今其數

不能悉舉也

都昌殉難

代理都昌縣事東鄉縣縣丞尹世堂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都昌縣訓導李夢梅

候選縣丞嚴銘

六品軍功馮缺

查以上皆在克復九江之前後失其月

玉山殉難陣亡七月

玉山太平司巡檢安常

据原奏募勇堵禦賊至擁入署中力竭陣亡

六品藍翎把總吳正標

玉環營千總馬潤卿

把總周金龍

許廷燦

外委林啟泰

江蘇卽補州判劉福林

縣丞諸壽山

副將銜胡定國

游擊龐大文

把總吳天福

以上据原奏在玉山等處接仗陣亡奉

旨賜卹

崇仁殉難 八月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代理崇仁縣知縣韓彤文

宜黃殉難 同上

代理知縣開復原官傅培峯

以上二員係賊自新城回竄被擾者

克復吉安陣亡 八月

擬保守備把總章其祥

王友元

擬保千總外委王生義

曹金品

外委王榮 缺一字

以上係楚軍援吉安陣亡者經楚撫奏請賜卹在案

克復安仁陣亡 同上

同知候選知縣劉本傑

据原奏克復安仁追抄深入陣亡

新城勦賊陣亡 九月

擬保守備千總陳吉昌

据原奏請照守備例議卹

克復浮梁景德鎮陣亡 九年六月

都司李印典

守備項其昌

粵氛紀事 卷之十

陳玉才

守備衛千總高成春

据原奏請照本職從優議卹

南安殉難

南安府知府葉球安徽桐城縣人庚子進士

大庾縣知縣黃榮庚福建長樂人庚戌進士

南安參將卓爾歡守備盧榮邦

查此次合城文武殉難原奏未見今据所見書之

續查四年殉難陣亡員弁

南康陣亡

游擊前南昌都司景星

据原奏在南康防堵值大股回窺江右遇害

武甯隨劉太守陣亡

都司海通

已革千總宋光玉

武舉吳金鰲

据原奏同時陣亡

德化殉難

德化縣典史洪漳浙江人

据原奏力戰陣亡不詳其月若以九江之陷殉城則應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三

在三年今附記于此

續查五年都昌殉難陣亡紳士

六品軍功袁嗣傑同胞叔袁蕃安兄弟袁紹選袁成彥袁

訓重等一門殉難

据前署南城教諭袁英呈請賜卹江撫据以奏聞嗣傑

即袁廣文之子蕃安其弟也賊踞九江廣文父子首倡

團練曾帥至南康委令偵探行至涂家埠遇賊受害賊

又焚其村庄蕃安等格鬥死之

都昌舉人袁炳勳

六品軍功袁紹暉

袁紹宏

袁成通

袁飛鵬

袁訓魁

袁訓謀

以上皆防堵涂家埠接仗陣亡者與袁蕃安等皆同族

袁氏一門忠義之師卒以一族殉之可哀也

續查六年殉難陣亡員弁

吉安殉難

揀發都司克什布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甲

馬福壽

吉安府通判王保庸

題升贛縣知縣王見周

吉安府教授余步蟾

廬陵縣教諭李傳心

訓導吳襟浩

署府經歷余焯

府照磨胡瀚

廬陵縣丞呂承恩

典史章德懋

署守備蔡元升

候補府照磨錢錫恩 批續奏派守東門城陷殉難

義勇陸禮璜等五百七名

以上皆續查奏請賜卹者內有數人未見原奏據袁刺

史翼哀忠集補入

揀選知縣李鴻鈞湖北人舉人

係寄居吉安同時遇害者亦見哀忠集中

試用未入孟國觀江蘇武進人

據哀忠集補

新城南豐殉難

粵氛紀事

卷之十

望

坐補金谿縣典史署新城縣典史王鼎文浙江人

南豐羅坊司巡檢署建昌府經歷呂煜江蘇人

南城殉難

候補府經歷署南城縣丞黃邦治江蘇人

續查七八兩年殉難陣亡員弁紳民

南昌營外委張得勝

南贛外委賴有榮

樂安外委徐榮陞

德化武舉徐煥采

紀鳳祥

吉安中營把總龍作梅

江西儘先把總李克封

袁州協額外外委周興岐

署樂安外委管遇春

江西卽補把總張文春

吉安營外委李仕陞

代理建昌營把總外委李元龍

前任福建沙縣典史李廷耀

南城縣訓導楊運潮

南豐汛額外外委郭樹英

粵氛紀事

卷之十

望

委署樂安縣教諭蔣遇春

代理鉛山縣典史謝同忻家丁張順門子蔡慶

湘後營千總喬拱照

吳清桂

謝章佑

缺文禮 以上四員照守備例

把總桂元發

號泰元

周見文

曾照人

李其祥 以上均照千總例

外委鄧萬高

劉光南

彭雲青

賀江漢

甘萬文

曹品元

朱連升

彭有勝

鄒玉升

粵氛紀事

卷之十

星

王乾一

郭金山

黃以仕

成達雲

謝尙一

李克從

胡見四

向登雍

姚鳳岐

李萬元

以上均照把總例

額外劉先見

王官綬

蔡曾有

李高魁

劉容川

以上均照把總例

樂安縣拔貢蕭斐

指發浙江主簿管宗莖

州同銜管宗銑

文童管宗泉 八品頂帶管鳳

瑞金縣八品頂帶武生賴掄魁

粵氛紀事

卷之十

星

六品軍功監生楊子濤 周光芬

武生胡廷奏

監生鄒有忠 鄒有瑞

六品軍功文童賴光珊

九品軍功書吏胡敬廷子胡掄英

武童鍾章標

生員胡會榆

監生賴光瑜

文童董傳保

監生袁高禮 范明煌

江西武生童國英 不著籍

宜黃縣武生李景純

都陽縣武生葉朝綱 葉朝桂

餘干縣武生江漢 徐徽猷 余應龍

樂安縣武生元廣仁 元映垣 游鵬昇 樂紹勳

何朝進 何安儒 何缺 游步福

陳景春·黃家聲 陳飛鵬

雩都縣武生謝得榮 黃正華 劉世瑛 劉經達

李起椿 以上凡生監文童軍功人等皆照馬兵例議卹

清江縣五品頂帶布政使理問楊錦源

粵氛紀事 卷之十 望 布政使理問李廷珍

樂安縣州同黃道輝

何國楨

雩都縣州同胡璿璣

李朝俊 以上均照千總例

宜黃縣捐納按察使照磨職銜吳韶仁

清江縣舉人金 缺

浮梁縣舉人金耀邦

吉水縣議敘從九張烜

樂安縣捐職從九元步賢 元安國 元志五 元立五

元希賢 游炳九 何乃英 何日遇

何培士 何乃直 袁廣樂 鄒椿樗

張 缺 人 姜洪士 黃廷珍 董仕安

王邦純 王元紹 陳榮四 游英

游鯤 缺

議敘從九陳國華

捐職從九幕友黃秩龍

雩都縣議敘入品李廷瓚 以上均分別照把總外委例

宜黃縣生員吳國楨

監生李輝燦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吳 歲貢生吳秉鰲

清江縣生員謝家樹 黃尙先 聶安祥 熊文藩

陳書帶 何鍾翰 聶春祺 劉日新

楊景曾 龔廷榮 傅元勳 余徽

監生陳偉 唐步雲 饒承祺

泰和縣生員曾其恕

廩生顏芳秋

監生郭英楷

生員梁作暉

都陽縣監生葉榮貴 陳勤修

生員何秉興	黃樞
縣監生陶鈞	
樂平縣監生盛永環	
生員盛維周	江文杰
浮梁縣監生陳允中	金輝熊
饒州府安字團監生王展成	王世德
生員劉煥新	
樂安縣生員元莫邦	元志瀄
增生元昌照	元錫田
元鼎亨	
監生元昌誠	元錫爵
元挺一	
元聲揚	
粵氛紀事	卷之十
詹朝壽	詹謙一
詹逢春	
生員詹雲光	游鵬程
監生詹順八	詹興九
游天佑	
游文一	
詹可太	樂映榮
詹朝佐	
元昌盛	
李忠俊	
生員詹寅	游鍾英
曾明德	
監生吳成德	
生員吳翔	
歲貢曾瀛洲	
廩生曾明熙	曾應麟

生員曾廷獻	曾逢貞
曾猷	
監生曾兆松	曾鵬升
曾汝珍	
曾廷珍	
曾復爵	曾家珩
曾學林	
曾鳳鳴	
生員曾夢祥	
監生陳學訓	盧日新
陳英煥	
陳俊泳	
黃映中	黃仲堪
黃效通	
黃冠魁	
黃利器	鄒錦文
鄒龍章	
廩生楊雲梯	
監生鄒銅章	
生員詹廷樞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吳	
監生戴廷謨	戴景南
戴陪謨	
戴振家	
元祉大	李逢年
黃玉盛	
江中楫	
生員康尙章	鄒家瓊
監生龔輦五	龔城四
龔城六	
龔池三	
董官發	董繼明
董繼翔	
董宏道	
王汝麟	游鯤鵬
元文隆	
廩生元泉達	關寅恭
歲貢龔步蟾	
增生何飛翰	游玉華
何會川	
生員鄒鴻翔	何世法

監生詹光明	李成發	劉瑄	黃坤元
黃鳴盛	楊綱瑤		
雲都縣生員黃翼鵬	劉繼郊		
增生蕭瓚			
附生蕭徵	蕭傑		
廩生劉世閻			
監生李炳鑑	李朝宰	李榮恭	劉名崇
生員李貺賓			
監生李廷琳	邱德彬	<small>以上均照馬兵例</small>	
泰和縣生孫葆初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吳
宜黃縣童生熊步先			
清江縣童生陳廷樞	李濤		
鄱陽縣文童陳道修	陳清香	陳刺綉	葉秀冬
葉朝獎	余日東	方士秀	
餘干縣文童江	缺		
饒州府西字團文童吳榮泉	吳湧泉		
樂安縣文童管夢花	吳期福		
雲都縣文童蔣葵生	蔣杏生		
書吏易先發			
樂安縣幕友周慎齋	張道存	張君	<small>以上各給郵銀五十兩</small>

宜黃縣差役胡才	鄧亮	林福	鄒舞
浮梁縣地保葉邦慶	<small>以上照步兵例減半各給銀二十五兩</small>		
宜黃縣典史門丁	<small>二與雲都家丁同照步兵例減半之丁姓名已見前</small>		
宜黃縣九品軍功李長達	六品軍功馬光模		
永新縣七品軍功增生文守謨			
六品軍功陳紹藩			
鄱陽縣九品軍功李冬得			
八品軍功陳效業			
九品軍功武生葉玉芝			
粵氛紀事	卷之十		辛
葉朝舉			
樂平縣六品頂帶石景荀			
七品頂帶石學坦			
饒州府西字團軍功楊士馨	吳价人		
雲都縣前任教諭袁東蔚之子六品軍功袁慕曾			
九品軍功朱佩環			
軍功陳以亨	劉揚奎	周光輝	周元惠
六品銜武生李起矜	<small>以上銜查品級軍功是否內給外給查明咨覆</small>		
宜黃縣生員鄒耀呈	吳恩邁		
雲都縣生員王允祥	周育萬	蕭祺	蕭培五

職員謝正華

胡昌盛

高冠南

以上係查是應是附

永新縣增生文守模之子文電輝文觀葵

以上係查有無職銜軍功頂帶

宜黃縣職員羅仲宣

清江縣職員皮仁恒

陳廷瑞

鄱陽縣職員陳拔宇

萬安縣職員劉照明

徐人玉

零都縣職員黃昌祚

蕭鰲

朱敬先

查係何項職員

宜黃縣貢生熊斯盛

蓮花廳貢生朱夢蓮

零都縣貢生蕭肅

以上查係何項貢生

粵氛紀事

卷之十

至

樂平縣武舉王風城

零都縣武舉羅國元

以上係何科中式有無林選等第

樂安縣鄉賓元童四

鄒瑞文

以上係何品級

零都縣前任顧友仁之兄顧之瑛外甥郭順幕友虞之升

零都縣殉難楊毓藻之弟楊毓森官親魏桐

以上查明生前有無職銜

帶頂

樂安陣亡之民勇官兵周叔八等八百七十四名

以上分別何項

兵丁何

處民勇

安勇營陣亡勇丁胡沛霖等

樂安派往景鎮接仗鄉勇洪以生等六十五名

萬載陣亡義勇毛廷周等十七名

永鎮營陣亡親勇劉秀積等五名

武威營陣亡勇丁李洪貴等六十二名親兵營陣亡勇丁

萬登魁等八名

新武前營陣亡勇丁徐淮階等八名中營張長壽等四名

右營張青考等六名

奇兵營陣亡勇丁胡福升一名又徐應發等五十一名

瑞金南門岡等處陣亡團勇鍾道山等四百三十七名

宜黃縣殉難陣亡周長黃捷星等二百七十九名又鄒國

祥等三十四名又袁銀彩等二百十三名

粵氛紀事

卷之十

至

吉水陣亡勇丁鍾遠才等五名

鄱陽陣亡團長張士可等二百八十八名又方賢大等一

百二十五名

餘干縣陣亡團丁章鼎魁等一百十五名又余坤德等四

百四十五名又程璧煌等十五名又石學暄等一百四十

五名

樂平鄉勇陣亡楊秉政等七十一名

浮梁民人李寬等一百七十九名

樂平義勇鄭來俚等八十一名

饒州西字團丁吳日暄等三百九十五名

樂安縣元以清等四千六百十五名

零都縣田勇黃元高等一千七百六十三名

又攻陷吉安府殉難之義勇陸禮璜等五百七名以上飭查是否

自衛村庄打仗殺賊陣亡抑係隨同官兵打仗立功後經打仗陣亡均應另造妥冊詳細聲明送部核議至婦孺人等應核咨禮部核辦等因

又續查一奏

湘後營把總劉興旺 譚德福 王蘭桂

外委王登雲 萬銀寶 劉元桂

王育武 唐廷揚 王官敏

周開二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畫

額外李得生 汪連升 趙正喜以上均從優議卹

守備銜准先把總唐書麒

准先把總余亦高

把總易先俊

擬保外委陳志彪

胡長青

外委程英 印盛友 楊星金

貴州玉屏縣生員張日珍以上均照例

九品軍功余銀保照外委例

江西南湖營外委陶占魁

浮梁縣生員朱芬 朱華

九品軍功孟師維

六品軍功龍蓮慕

林祖純家丁萬寶

從九職銜程世鑑以上均從優議卹

新城縣武生張榮燮照外委例

擬保從九品書吏陳德崧照從九例

從九職銜曹心廣

生員曹清如

監生譚廷勳

粵氛紀事 卷之十

畫

童生 述銘 張正杰以上均從優議卹其縣分不詳

樂平縣附生凌註經

文童陳東壁

從九彭振達以上照例

江西團防局文章吳佩銘 陳德和 張培以上二人陣身故惟原奏不著縣分

續查南贛一帶勦賊陣亡

留江補用縣丞崇義長龍司巡檢陸筠

藍翎守禦所千總朱斌勝

把總吳雄連 彭定龍 李宗倫 王翔翥

外委陳禮國 曾貴三 唐先得 朱恩彰

南康縣增生邱炳春

五品軍功千總黃俊香

把總易奇華 方茂林 單全福 吳來儀

鄧亮儀 楊得保

外委鄧九香 吳府華 江會官 凌上達

把總方獻琛

外委林占魁 翁和元 凌單發 吳儲翰

彭喜明 蔣壽

以上据原奏帶勇攻勦屢著戰功臨陣拍軀殊堪憫惻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請將增生邱某照訓導例議卹餘皆照例議卹

續查樂安陣亡

同知銜前樂安縣知縣靳丹書

原奏未見查大令河南人進士以改簡留江補用署樂

安縣交卸之後樂安遂陷大令留在縣中帶勇防勦遂

以七年陣亡大令號錫銘前江撫張中丞帶稱為通省

廉吏辛亥秋閣同預分校之役時豫省三人大令之外

則吾友弓高保及周念慈守也其陣亡之

月分失考惟篠薌能畧道其梗概云

續查六七兩年東鄉殉難紳民婦女

東鄉五都生員徐炳

係六年團練殺賊被擒罵賊不屈剖心而死

東邑十五都童生艾釗

係七年十月被賊擒逼受偽職罵賊不從致被支解

東邑十六都民人李高元之妻黃氏

係七年十月避至賽上村遇賊恐受汗投水死

東邑二十都民人黃時若之妻余氏

係七年遇賊投水死

東邑二十八都民人張貫全之孫女連香

年十五見其祖殺賊受傷乃拾石連傷數賊投塘殞命

粵氛紀事 卷之十 妻

以上据江撫奏請飭部照例旌卹

補記六年鄱陽縣北路陣亡

從九加升縣丞黃

樂平縣帶勇生員汪煥文

按是年江西贛南道帶贛勇防饒黃即贛州委員受傷

陸馬回郡數日死汪茂才帶樂平勇防守北鄉之泥灣

力戰陣亡此予任鄱陽時事其請卹之奏未見今補記

之

居士論曰天不變而地變地變而人事因之自三國六

朝以來江州重鎮在于潯陽明初建都金陵設九江總

督控其上游彭浪小孤之間北則宿松南則東流不聞其別有險要也丹陽山越之地三國晉初所謂與鄱陽郡連界者則今之祁門建德一路也然攷輿圖沿革者但知有浮梁入祁門之路而不知有建德卽商賈所記水陸行程載于周行備覽者亦闕焉是則山行之棧道捷足者先趨之而豈知其爲歧路之凶羊適以資出門之脫免乎當三年江省之被圍也江南大營分兵援救自新安取道入建德而饒城方陷官兵之退守者悉赴石門卽建德之交界也乃不一月而自江右回窺之賊舟泊東流者入焉于是四年之春東建分股並入江西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之石門安徽之祁門遂爲粵逆窺伺新安之始至于五六兩年則浮梁德興兩路徽之祁婺實當之而石埭羊棧嶺則入黟之路建德之樺根嶺又入祁之路于是新安鮮完郛而江右之景德鎮及鄱陽之通建德者遂悉爲通逃淵藪矣于是時攝任鄱陽擬請復明之舊制設兵備道于饒而移九江道治焉蓋其時大江梗阻上游則有楚南水師下游則有粵東艇船是以賊來往江甯因糧藉寇于江皖之間者無虛日豈非重鎮之所在饒與潯固各當一面者歟自八年李方伯克九江九年曾侍郎克浮梁江右賊氛遂遠當事者飲至策勳奏凱獻

捷以聞予聞而嘆曰是燕之巢于幕上也吾友弓子篠薊以訊予予曰曾帥之攻皖也連下數城皖北之賊悉衆渡江則蘇浙震動然其時安慶固可且夕下若以此時并力攻之皖舉而蘇常之圍自解此孫臏走魏都以救韓趙之策亦卽唐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請舍安市而趨平壤之策也一自督師渡江而南雖皖圍未撤而兵力已分則頓兵城下者且三月而督師亦以兵力不厚遣人赴楚招募亦頓兵于祁門漁亭之間者三月西安中丞請救宣州不應而一帥之隙起矣吾人以爲江右在今日有目前之患有異日之患何者鄂撫控兵

粵氛紀事

卷之十

五

于皖楚之間固中流之一柱也然賊踞金陵豈能一日而忘武漢今粵捻兩路之匪充斥于皖豫間萬一復有蕪水麻城之役則藉以牽制鄂撫者卽藉以窺伺潯陽是則皖省水陸之圍稍有疎虞不但前功盡弃抑亦後患彌深此杞憂之不能遽釋者一也曾帥駐師在祁則鄱浮之間資其捍蔽然賊之分竄甯廣者數萬分竄蘇常者數萬一旦大兵雲集環而攻之則楚粵爲其走壙之地江右當其困鬥之衝六年甯郡之克復景鎮當之覆轍已在前矣若使東道廓清西賊挺走江右衝區其能免于鄰之壑池之魚乎此杞憂之不能遽釋者二也

然則今日者幸火之未然而因以爲安則與處堂之雀何異哉

粵氛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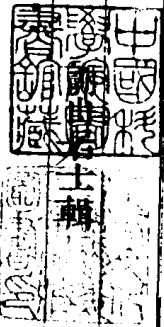
卷之十

美



粵氛紀事卷之十一

七閩用兵



七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海之利饒于山而秀民聚焉自三年粵逆東下漳泉會匪乘間而起擾及廈門則通商之夷民悉避之而北路以山居地瘠又距海較遠其禍稍紓不意七八兩年粵逆自江西分股竄撲而延建汀邵之民靡不肝腦塗地于是閩之全省先後蹂躪若氣運循環焉者民困于亭郭之乘官疲于轉輸之竭抑亦奔命不遑矣方其入也分西北兩路北則岑陽關仙霞關閩之崇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一

安浦城實當之西則鐵牛關杉關閩之光澤實富之予以八年之秋自閩取道至建昌過雲際關抵光澤又歷杉關抵江西之新城界見二關崇墉屹立巨石層起嘆曰一夫當關萬人莫開今有天險而自棄之城則墟矣而魏魏者曾無一椽一堵之傾此何以故有里之耆老以告予曰賊實未嘗見關也不見關之兩旁皆有歧路賊緣崖攀木而土匪導之前無堵者後無追者旁無伏者何有於一關然則賊固知關之必有備也其如委而去之何哉聞自臺灣丙隸幅員稍廣而其地海則斥鹵山則磽确民皆仰食于浙廣比年來內訌外侮之交乘籌兵尙易而集餉爲難是

以洋葯之厘稅開鐵錢之官局設補劊肉亦復利少弊
多予見西人月報言七年閩省缺餉督撫向洋商借款五
十萬約以扣稅攤還籌餉之艱大畧可見而至于鐵錢初
興幾成大獄適黃星使過閩調和于官民之間其事始寢
究其所以實則為推廣捐例以求賤售乘除折減不過十
中取一于是蟻羶之趨幾成龍斷之市羊頭之爛遂與狗
尾之謔名器濫膺至此已極毋亦急先務而忘其遠慮者
歟若夫閩匪之初起其燎揚之勢與金田皖捻不相上下
而卒撲滅之且不使蔓延及于鄰竟追粵匪再竄再北皆
數月而收廓清摧陷之功此則用兵之成效較他省為優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二

良由督撫久于其任熟悉地方利弊官員賢否是以賞罰
嚴而軍令肅一時鎮道以下身先作則致之死地文武之
棄城而走者不多見焉是則形端表正之效不但報國無
忝抑亦于閩有光宜言官之推轂于

上前而首舉之也

見李御史
希郊奏中

七年三月江右長髮賊由建昌府屬之瀘溪闖入閩境攻
破福建光澤縣之鐵牛關進攻光澤及邵武府皆先後陷
焉初長髮踞江西之建昌府又分股擾及廣信各屬信之
鉛山南即崇安光澤皆閩界也時任閩浙總督王懿德派
令福建督糧道王訓督兵防勦遂駐師于邵武郡中時粵

匪屢自建昌之新城瀘溪等處窺伺閩疆觀督迭次調派

兵勇奮力擊退其光澤之界連新城者曰杉關連瀘溪者

曰鐵牛關皆在西路是年三月賊由瀘溪之鐵牛關虎爬

嶺等處徑襲光澤縣城穴地而入大令蔣仁瑞巷戰不克

死之王觀督退保邵武賊遂長驅入郡時賊更有由北路

來會于光澤官兵寡不敵城陷觀督及邵武府縣均力

戰死之賊踞郡城又分股連陷建甯泰甯等縣 四月廣

信河口之賊復自鉛山入閩界攻陷建甯府屬之崇安縣

自岑陽闖入也進攻建甯府時邵武之賊分攻建甯縣陷

之遂會師焉建甯附郭之縣二日建安曰甌甯紳民團練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三

助官守禦賊以初三日攻城迭轟破甯遠政和二門皆被
團勇擊退踰月朔始解圍夜遁時福建臬司駐紮延平防
勦順昌之士匪值東北兩路告警督臣王懿德自省親統
大兵赴延平督師其邵武之賊又勾結南路汀廣土匪于
是月初七日攻汀州府陷之知府同知皆殉焉遂連陷汀
屬之甯化歸化連城等縣 五月十三日賊攻汀屬之武
平縣陷之知縣陳應奎素以團練得民心率兵勇與之巷
戰不克遂被執罵賊不屈而死一時同城之教諭典史巡
檢皆殉焉紳士之從殉者數百人賊自入閩以來此其受
創之最重者遂積憤屠其城 六月官兵克復邵武光澤

及建甯府屬之崇安建陽等縣又攻克建甯泰甯及汀州府屬之歸化甯化連城等縣武平既克復陷再被圍勇助勦克之時制府督師于延平連劾提鎮臬司知府大員于是文武員弁或嬰城固守或帶罪克復一月之內各路報捷全省肅清

上覽奏欣慰是年大計察典督撫奉

特旨優獎者惟制使及楚撫二人蓋嘉其調度有方膚功迅奏也然江省撫建之賊未退閩防未敢稍懈未幾而次年之後復起矣

八年二月江右河口鉛山之賊竄入閩界攻破崇安縣之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四

岑陽關于二十一日竄入浦城縣陷之署浦城大令韓力戰不克投繯盡節闔門殉焉其本任之浦城大令劉雲帶勇助勦手刃數賊力竭被戕與其胞弟及一家十餘口同時死之 三月賊自浦城進陷松溪政和二縣時福

建延建邵道趙 卅川 防守延邵一帶督臣奏請分派臬司保泰移駐建甯府突于是月江右建昌之賊復由鐵牛關攻陷光澤縣竄入邵武府趙觀督兵迎勦不克死之時汀州及延平之順昌土匪竊起該逆謀自水口竄入下游與之勾結經制府分飭候補道袁 移駐順昌以扼之 四月官兵克復光澤是時賊踞邵武分股攻陷建陽

縣建甯一郡自坵郭之建安甌甯外其餘皆賊巢也順昌之土匪西糾粵逆攻之一月不克又分股竄入汀州之甯化縣遂陷焉 五月官兵攻邵武及建甯各屬縣皆不克光澤復陷焉于是專防建甯之臬司及建甯邵武知府皆奏參摘去頂戴勒限圖功 六月順昌之圍將解督臣以上游喫重調延建邵道回攻邵武袁觀督拔營行至中途遇土匪接仗失利兵勇潰逃喪其軍資器械並遺失關防觀督仍回順昌奉

旨褫職值順昌解圍有功仍予開復是時官兵再克復光澤並及建陽縣于是候選知府陳 等激厲兵勇進攻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五

松溪縣值政和之賊由山路來援我軍奮力擊退遂分路圍攻乘城而入賊自東門逃逸窮追十餘里遂克焉是月賊復陷崇安縣崇安大令莫 死之 七月初一日官軍克復政和縣遂進攻浦城值江南大營派調總兵周天培 援浙既克復處州遂自龍泉一路取道援閩營于龔村嶺擊賊敗之進扎關庄賊復來撲營經總兵親督大隊礮其黃衣騎馬之賊目數名遂乘勝追至距浦城十里之松波橋該逆聞風披靡是夜乘間逃竄官兵復邀截之斬獲甚多遂于二十一日克復浦城縣是時賊又回竄政和松溪等處自初九日至十三日均經兵勇擊退境內廓清不

意浦城之敗賊復撲建甯府攻陷水吉村于是官兵之守建陽者聞警潰退建陽復陷焉事聞禔建甯鎮總兵等職勒期攻克建陽及水吉村以圖自贖是月初六日代理汀州府知府雷瑞光督勇攻所屬之甯化縣克之 八月初八日總兵周天受周天培會同閩兵攻水吉村之南北兩岸克之餘匪竄併建陽遂有濠墩鄉勇乘勝梯城而入遂并建陽克焉其崇安之賊亦經建甯鎮遊擊王興業等督兵由四渡橋進勦銜枚伏城下遂于初一日五更抉門而入賊自西南門逃竄追奔十餘里當將縣城收復是時建甯各屬一律肅清遂移師攻邵武 是月十六日都司武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六

明良

帶勇由光澤進兵協同上坪練勇攻邵武之西北門

千總吳連升管帶平安軍奇兵二百名協同練丁攻入東門遂將郡城克焉是役也閩督以病請假所有軍務皆歸撫軍慶端督辦

上以此次江右逆匪竄及閩臺迭陷郡縣十城該撫出省督勦調度有方故能蕩事之速也 長髮之敗于閩也浦城之賊再攻江西之廣豐遂由玉山逸入于浮梁而邵武光澤之賊仍自鐵牛關回竄新城遂由瀘溪金溪安仁一帶亦并入浮梁又有分股自白沙關入婺源者惟延平之順昌自六月解圍後復爲汀廣之土匪糾聚于山谷間遂

以是年九月復陷順昌前署延建邵道袁績懋力戰被賊賊遂擾及沙縣將樂等縣竄入汀州于是汀州及甯化復陷各屬受其蹂躪是時予在江閩交界途中畧詢橫嶺其被擾各縣各邸報未見時曾侍郎再起復督師由江西之弋陽追賊至建昌遂駐師焉上方飭侍郎援閩省羽檄飛馳侍郎乃遣一軍援邵武一軍援汀州援邵武者行至光澤而匪已北竄踰閩嶺矣蕭觀晉啟江奉調由廣昌瑞金一帶前赴汀州會合閩兵以次掃盪其冬賊復回竄江界攻信豐龍南不克遂陷南安赴庚嶺回粵此閩省賊踪出沒之大畧也

七年殉難陣亡員弁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七

光澤殉難三月

知府銜署光澤縣知縣蔣仁瑞浙江餘姚人庚戌進士候補通判呂文炳

事見上 查呂別駕于上年隨同閩兵攻建昌九月賊自撫州闖入副將陳上國等禦于大安橋不克被賊沖撲全營覆焉江撫查明陣亡請卹內有通判呂文炳稱其在麻橋苦戰內外之賊并力交擊營中火起遂隨同遇害請一并從優賜卹等因賴據閩省軍需局司道詳准延平協副將張從龍移稱呂文炳在江西因營壘被撲屢戰一日殺出重圍奪路北行復爲宜黃逆匪虜去

壹輯 16-642

繫在樹上遇救得脫手臂受傷回至彪窩即新城交界處去杉關

二十等因咨請江撫奏請撤銷卹典在案次年賊竄閩

舊該員帶勇防守光澤縣城城陷隨同該縣蔣仁瑞巷

戰力竭同殉續經閩撫奏稱該員富江西營盤被陷之

時雖未陣亡然與賊鏖戰殺透重圍已屬勇敢可嘉迨

因賊陷光澤巷戰捐軀尤為忠義懷烈應請與光澤陣

亡人員一并議卹并請飭部查明更正等因奉

硃批該部議卹欽此

邵武殉難同上

福建督糧道王訓陝西邵陽人戊戌進士照按察使例議卹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八

道銜署邵武府知府龔浩照道員例

道銜候補知府邵武同知毛健照知府例

據原奏以上或固守城池或帶勇截擊均以力戰被戕

遇害甚慘請交部從優議卹又查王觀詹係江西候補

道員以三年守城功奉

旨簡放今職防守邵武事見上

汀州殉難四月

汀州府知府延英

署汀軍同知延平府知府朱式璟同一子一孫

據原奏賊自江西闖入閩省該知府于郡城攻陷之時

督勇出城攻勦因衆寡不敵力竭被戕署同知朱某與

一子一孫同時投河殉難均屬見危授命城亡與亡應

請交部從優議卹

武平殉難五月

知州銜武平縣知縣陳應奎

武平縣教諭林寶辰

武平縣典史秦廷業同姪秦廣阜

象洞巡檢舒日昌

據原奏該縣當賊撲城時帶同城鄉紳士聯團壯丁奮

勇爭先殺賊巷戰被執罵賊不屈致遭戕害一時紳士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九

捐軀同殉者多至數百餘人教諭林某登埠固守城陷

巷戰力竭被害賊支解其體典史秦某防守西門殺賊

多名城陷巷戰力竭投水殉節其姪秦某被賊戕害巡

檢得某在鄉聞警帶勇赴縣接應正值縣城被圍中炮

陣亡尸被毀裂無存查武平地當江廣之衝呼吸動關

數省當三年間粵匪竄近鄰置該縣陳某力行保甲聯

絡團丁捐備器械修濬城濠追粵匪竄擾三江口該員

督率義勇奮力追勦搜毀賊巢並設立義倉以防饑餓

修葺學宮以育英才是以輿情愛戴屢著戰功先據該

縣士民會請獎勵批准存案是該員迭次防勦戰功卓

著現復嬰城固守巷戰被執罵賊遇戕且其素得民心人皆愛戴一時隨從殉難者填塞街巷此外如該教諭林某巷戰被戕又遭支解典史秦某巷戰失利投水盡節姪亦被戕巡檢舒某赴援接仗中炮陣亡尸被毀裂以上遇害情形均屬最慘最烈應請將該縣加知府銜照知府陣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於于武平建立專祠仍將同時殉難之教諭典史巡檢分別從優議卹一併耐祀以慰忠魂等因

八年殉難陣亡員弁

浦城殉難二月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十

直隸州知州署浦城縣知縣韓湛

同妻高氏

寡婦馮氏

長女慶蘭

次女慶福

長孫韓煜

胞姪韓錫侯

表姪馮憲

家丁陳達

張堯

李德

魏鏞

王貴

邊和所

僕婦曾氏

婢女宜春

彩雲

翠喜

浦城縣署幕友馮佐

陳登瀛

缺慶雲

据原奏該縣投綵殉節被賊支解妻婦兩女均因罵賊不辱致遭戕害以及姪孫官親家丁僕婢幕友人等同時遇害忠孝節義萃于一門應請一并從優議卹本任浦城縣知縣劉芳雲貴州安平人辛丑進士

胞弟貢生劉芳瑩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土

又全家十餘名 尚未查明

据原奏該令督帶鄉勇親刃多賊力竭捐軀並其胞弟及一家十餘口均在城內廝所殉難忠節昭然即飭局確查其一家十餘口如何殉難係何姓名另行彙辦等因

洋口勦賊陣亡

懋功營外委仲榮芳

宋萬明

慶甯營藍翎外委楊春魁

撫標左營五品軍功楊占魁

以上四名據雲南鶴麗鎮總兵周天培查報力戰陣亡此與浦城殉難同在一奏中惟洋口在何界未詳

延建勦賊陣亡

四月

按觀督陣亡之原奏未見其遇害情形不悉也然云勦賊陣亡則在邵武既陷之後督兵進勦失利而亡

福建延建邵道趙印川

事見上 按趙觀督前任興泉永道上年賊鼠閩粵延

平為省會咽喉防秋之局重鎮在此故閩督奏派泉司

駐其地繼又自移節前往觀督上年因泉司保奏請假

檄令署理仍駐延平其調任延建邵道應在此時蓋保

廉訪奏參以後即行銷假回任而觀督以駐延平日久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未便更易生手故廉訪改赴省會而觀督即以本任延

建道督師在延呼應更靈其勦賊陣亡則係自延平赴

邵武一路也

崇安殉難

候補同知崇安縣知縣莫自逸

據原奏該員于本年四五月間賊鼠浦城督帥練丁往

勦屢次獲勝旋因大股鼠入該縣巷戰力竭被害最慘

請追贈知府卹照知府陣亡例議卹等因

順昌勦賊陣亡

九月

前署延建邵道試用道袁績懋順天宛平人丁未進士

家丁車榮 周泰 馮喜

漳州鎮標左營遊擊張拔高

據原奏該道駐守順昌被匪攻陷誓以身殉率領家丁

暨親勇百餘人迎賊巷戰手刃數賊力竭被執慘遭戕

害家丁等同時陣亡請加贈按督使銜卹照按督使陣

亡例賜卹其游擊張某同時投水殉難請一并交部從

優議卹等因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一

十一

粵氛紀事卷之十二

謝山居士輯

兩浙致寇

自粵逆之踞金陵也兩浙之守孰重則必曰蘇也常也而豈知建瓴于高屋而拊其背者之為皖省乎故自四年賊入皖南而浙省未能一日高枕矣黃制使宗漢之撫浙調兵以守祁門之漁亭似也然中丞以詢之予予曰守祁門不如其守石埭建德也中丞以為遠予乃復為書以告之曰賊之渡江而南也以沿江之府縣為巢窟皆池界也而其東則青陽石埭由石埭而踰羊棧嶺則祁黟二邑之門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一

戶也漁亭為黟祁二邑之總口相距各六十里西則東流建德由建德踰樺根嶺則祁黟二邑之門戶也今合三省之兵以守新安數幾近萬然以之分守三縣之隘口兼顧歙之南路謂旌德太平兩路南入歙歙之南路則浙之治安界也又益之以存城之兵勇某以為地近則逼兵分則單此孫子之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者也若守此兩路則全齊在握浙之西可以高枕而卧矣制使以為然乃亟飭徐道自漁亭收復建德東流有從旁尼之者復中棄之踰年而石埭建德兩路之匪並入漁亭即觀簷不保矣又自此而并棄漁亭則浙事益蹙矣若夫北路之防則在甯郡各屬及廣德州而自六年前宣州之團練

足以捍蔽之迨宜涇連陷鄧提軍自廣德進兵遮迆東南步步為營而浙蒙其庇焉然自賊踞江右之撫建而浙省又增其一面之敵于是常山開化之防積年不得撤迨江右肅清庶幾有身而徽甯廣三路之拊背者並至焉是則七年以來浙人竭其悉索做賦以供億皖南而卒不免于鄰壑池魚之禍能毋痛定而思痛耶雖然昔人有言室已焚而徙薪舟已覆而市壺病已成而求艾雖知者不能善其後然放豚招莖凶羊補牢前車之覆後車是鑿勝者所用敗者之某觀于八年之役金衢嚴處間喪其郡縣十三城而浙西無恙一時省會瓦全大府瓜代若忘其前日之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二

事者予時寓居湖上見城門无備關市不譏以語友人曰此非辛丑夷禍之比也英人以舟師入寇又在浙東若西犯杭城則沙灘阻之尖山扼之故其迂道而攻乍浦非省中守禦之嚴而夷艘深入之忌也今賊之在皖南者異矣自西北來限之以嶺而嶺之峻絕非賊之所慮也短兵地地能用其長倍道疾趨不辭其瘁一旦踰嶺而來無江河之阻無沮洳之窒其攻省也較之東路事半而功倍矣今三衢一帶江右之賊氛漸遠禾中雖近蘇常之捍蔽差安是日前防秋之局莫急于徽廣兩路而杭之昌化湖之長興當之皆去省不遠由此觀之會垣之緩急今昔異宜未

可刻舟而膠柱也予見大府深居專閫坐不闕堂而日飲
已何近婦人以及桑榆之行樂竊恐其為燕之巢于幕上
也是年之冬予挈家西行而某公者旋以論劾罷越三月
而難作然則其以失馬而希无妄之福者未必非庸庸之
幸而焚突之禍則庖代者當之矣嗚呼浙自兼轄皖南以
來其為皖謀也未嘗不賊而其自為謀也則已失之推其
所以始也因失律于漁亭而全省之外垣不守繼也以逼
處于江右而大營之兵力亦分迨至朝氣之銳已失強弩
之末不穿于是大府采築室之謀不聞侃侃而借箸將士
凜垂堂之戒甘為碌碌以全身雖其患不徒中于浙而浙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三

之沈痼日深積重難返者已二十年于茲一朝決裂遂無
異舉長平之秦卒而坑之蓋城中之死者十餘萬遂為東
南厄運之首悲夫此可為流涕者矣

八年二月江右撫州之賊由廣信東南竄撲府屬之廣豐
縣圍攻二十餘日不克廣豐者閩越之交界也時鉛山之
另股已由崇安闖入閩之浦城而浙之江山亦與之連界
遂謀分路各踞一方值江山之七都有土匪滋事縣令捕
之急遂逃入廣豐界導之攻江山縣三月初二日陷焉當
賊之在廣豐也三衢告急于是江南大營及皖南之防局
分兵赴援而是時宣州被圍浙之西北亦形喫重衢之常

山信之玉山當驛道之衝重兵皆在焉不意賊由江山僻
道舍常山開化直撲衢郡金衢嚴道總督暨衢州鎮總兵
饒廷選待援無及遂盡撤常王之防并力守郡值江西督
辦軍務前江甯將軍福興駐師于信州之弋陽馳救廣豐
至則城圍已解乃自玉山取道入衢遂留守郡而九江鎮
總兵李定泰者亦由婺源馳抵遂安以扼睦州之西路賊
薄衢城之西門外營焉 江南大營之援浙也和帥春已
奉命赴浙督師病不果行先派總兵周天培往而是時皖
南亦派總兵周天受援衢州兩將之兵未至賊偵知江皖
來路空虛衛防未能兼顧遂回兵連陷常山開化昌化等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四

縣四月賊謀竄金華之蘭溪縣自龍游取道龍游無兵知
縣典史皆棄城登舟而蘭溪亦罷市時浙江臬司段光清
防堵嚴州救援不及值江南大營兵前隊過嚴越之西行
方芟舍于龍游一宿出城遇賊于西門外官兵殊死戰敗
之賊以龍游有備遂不敢入由南路取道入處州 五月
賊攻衢州不克復勾結南路之土匪窺伺處州遂連陷金
華之永康武義嚴之壽昌處州之松陽遂昌進攻處州府
陷之又陷縉雲雲和宣平等縣于是踞郡城及金處交界
之地謀越桃花嶺窺伺金華值周鎮軍天受天培督兵來
浙會合台州兵扼之于嶺之西北皖兵敗績傷亡數百人

前休甯大令升任知府唐寶昌陷陣死之周鎮軍收集潰兵激厲士卒嶺防賴以復固乃議進攻處州 六月衢城解圍官兵以次收復常山開化昌化等縣周鎮軍兄弟專勤金處一帶之賊收復松陽縣進攻處州府克之于是金處交界且防且勦賊又回竄嚴州之壽昌官兵再敗焉周鎮軍天培又分克永康武義縉雲宣平等縣是役也鎮軍兄弟之功爲多天受已先加提督銜

上復論功並及其弟時皖南張副憲劾其在湯溪縱麾下騷擾兵民毆殺幾致激畔請飭查辦

上特嘉其克復浙省郡邑之功不問而副憲亦以援浙功塲氛紀事

卷之十二

五

賞戴花翎辭之不許
上之曲意調停蓋欲二帥之和衷以濟也 七月處州之賊并竄入龍泉縣境或踞城而居或依山爲壘周提軍天培督師進勦次于楊梅嶺毀其賊卡賊以烏合之勢一敗不支紛紛潰遁遂于初七日克之于是浙之全竟肅清龍泉與閩之浦城連界提軍自督師追奔數十里遂取道接閩並克浦城凡用兵五閱月浙平而閩亦平時則閩浙之賊再擾江常回攻廣玉江右爲之復震

十年二月皖南之賊竄入浙界攻長興縣之四安鎮陷焉初皖南賊氛之熾也始于甯國之涇縣破黃柏嶺攻城陷

之遂由旌德太平逸入于徽之績溪被皖南鎮擊退時涇縣之賊又糾合南陵青陽建德各路之匪分攻廣德州陷其城而踞之遂入四安連陷湖屬之長興安吉孝豐等縣攻湖州府不克時浙撫派衢州鎮總兵李定泰督師出省迎勦遇賊于梅溪與戰不利退保湖州不意賊越郡南至武康縣徑由小路踰嶺入浙省垣震動而李鎮軍竟以挫衄避入禾中是時江南大營派令提督張玉良赴援未至而皖南張副憲派總兵米興朝先期到省營于城外臬司

段光清帶兵前守獨松關賊至餘杭官兵皆潰臬司亦折回守省賊以十七八等日先後抵城外有土匪導之先燒塲氛紀事

卷之十二

六

鳳山門一帶之房屋謀斷渡也大府欲以鎮靜持之而紳士聽輿人之誦以爲兵勇流民無非奸細遂日持堅壁清野之議絮語于大府大府以其非目前之急務也不問于是譌言四布羣指浙撫以爲通賊之魁時任浙撫者爲安徵羅遵殿由縣令起家積資至開府蒞任不及四月自謂老吏久歷戎行而一旦艱鉅之乘倉卒無兵窮于應變又乏虛懷遂與巨室有隙不數日而外侮內訌之禍起矣是月二十七日賊自清波門穴地道而入轟破城身三十餘丈時浙撫及浙江糧儲道署布政使王友端署運使金衛嚴道繆梓杭嘉湖道葉堃皆登埤在城上聞變驚而走惟

繆觀督獨後焉蓋繆有親勇數百人謀借一也俄而賊蜂
洞至有自缺口躍而過者有自紫陽山一帶緣城而入者
方省中事急觀督之子植禮復招募新勇二百八分守錢
唐門合各門之勇不及萬人觀督方謀巷戰而兵勇已潰
急呼錢唐門之勇救援不及有一巡捕觀督因督兵自撫
標檢巡捕官一員領一家丁在觀督左右辟呼而語曰事急矣觀督指麾未
定巡捕曳而走家丁自後趨之甫下城遇賊以短兵接戰
遂與巡捕家丁皆死焉是日午刻杭城陷撫軍回入署中
自縊署方伯亦相繼飲鴆死杭嘉湖道回至署中遣人探
繆觀督消息乃與其子謀曰吾不可以汙于賊周歷署中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七

見南院有一井遂以是日之夜縋井而死其子從焉杭州
府知府及署仁和縣知縣皆先後死之 杭城之地東西
南北周圍四十餘里分爲上中下三段其下段則杭州將
軍之駐防也賊之穴清波門而入也紳商萃居官員廨舍
皆在上中兩段一城之菁華聚焉下段則自駐防城外貧
戶居之而循工之肆之所聚也杭州業
錫箔者時杭州將軍瑞昌
聞變閉駐防之內城集旗民而告之曰不見江甯京口之
往事乎率駐防之兵以禦賊是驅羣羊而攻猛虎也雖然
戰亦死不戰亦死與其延頸以就死不如戰也有業錫箔
者居于滿城之左右夙以械鬥稱雄賊至遷其帑不及皆

攘臂願從將軍乃遣佐領防禦等招募得數百人于是老
弱乘郭婦女餉軍賊至輒敗之而賊方在上中兩段恣其
搜括不暇及也時張鎮軍玉良督師遊行自湖州馳抵武
林門外之大關密遣員改裝自北門縋城而入與將軍訂
內外夾勦之策三月初三日將軍自督兵勇攻城內之賊
營賊頗易之俄聞城外大兵至連踴武林錢唐兩門外之
賊壘昭慶寺之逆巢掃焉城中賊不滿三千方戒嚴拒守
突自城上瞭見西北一帶所張旂幟大書張字賊素憚張
提軍國棟以其統兵自至也一城皆驚謀開城逃竄張鎮
軍會合良山門外之民團一擁而入或綠梯而登或抉門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八

而進悉以短兵相接見賊即殺遂以是日之戌刻克焉將
軍又分攻城隍山之賊壘皆潰而逃大開城門官兵進城
肅清街道賊仍退守萬松嶺初四日鎮軍帶隊追勦敗之
于橫山地方斬馘數百賊向餘杭而遁
上以將軍于省城陷後尙能堅守駐防至六日之久以待
援兵會同克復厥功甚偉著賞穿黃馬褂並給輕車都尉
世職提督張玉良出奇制勝兩日之內克復省城謀勇超
羣亦著賞穿黃馬褂並給騎都尉世職 杭之陷也總兵
米興朝 扎營城外一聞警信退至富陽而李定泰以專閫
大員置身事外又任聽部下潰兵沿途滋擾

上念其前功而貸之臬司段光緒自餘杭回省据原奏回

援杭州聞城池失陷即藉詞接仗失利與副將王升茂退

至嘉興海甯茲聞省城克復仍即來省實為奸猾著即革

職等因傳聞廉訪同在城中被陷之後縱城而出有

舩艇機舟于江之西救之渡江舩艇即布與有所帶者廉訪與之交結在甯波

在遂入紹興紹興紳士不納欲至甯波適聞省城已克即

行折回故言官廉得其實而効之也然其時甯紹台道仲

孫慈方赴援有勸其觀望以為進退者觀管曰乘車載危

食焉不避報國之忠也同舟遇風急而相救見義之勇也

失此二者非夫也以三百親勇赴門死之君子曰是先軫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九

之免胄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者也有候補大令馮佩珩

者都昌人初為龍游縣丞值繆觀管在常山調赴防所遂

為觀管所委任以衢園解保升知縣派領戰船防長安至

湖州一帶聞賊由山路入浙亟帶勇馳回省城至則城已

陷謀赴觀管之急遂以親勇數十人微服間行而入則觀

管已死矣大令回身遇賊刺之以矛不中擊之以彈又不

中遂格鬥而死君子曰是南八之從睢陽欲有為而不就

者也凡此皆奏報之所未及者 賊之入浙也謀堅壁之

守故及于難者有屠城之慘焉時繆葉兩觀管以先期送

其帑不及于難而葉觀管之死也其子殉焉其兄又殉焉

其他大員之家屬若羅撫軍既死其一妻一女相繼自經

于夾道中浙江學政張錫庚以按臨衢嚴得免其子及子

婦暨學臣之妾舉室鑿戶自焚江蘇候補道銘岳告假在

浙其子鳳壽署杭州理事同知守城沒于陣觀察時在寓

中聞變閉戶自經二妾及理事之妻相繼投繯未絕位鄰

院火起遂盡室焚焉其紳士則前兵部侍郎戴熙與其弟

煦及子婦同時盡節此外各紳家屬許氏一門幾殲焉蓋

尙書乃善之族也前江西巡撫費開綬之妾翰林院編修

張洵之妻皆奏明請卹有案又杭州將軍勇片奏殉難紳

士俞焜等七百四十四人官眷二百二十八人紳眷三百三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十

十五人書吏門役七十一人民團六百三十人義烈婦女

三百二十六人另造清冊咨送軍機處查核等因是皆奏

報之可稽者若夫杭城克復紳士設立義局先後收攝城

中斃傷計六萬餘具而死于水火不得其尸者又不知凡

幾焉悲夫五代之禍宰牲視人吏以為酷又惡知其聚而

殲旃者命更輕于螻蟻也 賊之竄杭也借道疾趨過臨

安餘杭不入至是取道回廣德皆陷之浙兵收復省城賊

自餘杭退踞臨安三月初八日官兵克臨安十四日克孝

豐值江南大營派總兵熊天喜自湖郡進兵水師總兵會

秉忠督帶長龍船由太湖夾浦進攻水關破之遂克復長

興縣是時賊已有去浙窺蘇常之意西陷建平造浮橋以
 攻東壩我軍相持累日復有皖南江北新到之匪與廣德
 回竄之賊合遂于二十一日東壩不守賊進攻溧陽陷之
 初江南大營攻浦口盡踏其沿江之逆壘又克復九洲洲
 及上下兩關遂增築長圍斷其南北上下之餉道于是賊
 勢日蹙乃以皖浙之役牽制我軍嗣又因皖北屢敗悍賊
 陳四眼由浦六進援不勝我軍連克復太湖潛山宿松等
 縣進攻安慶陳四眼潛逃渡江謀撲我大營以解金陵之
 圍先攻陷東路之句容與城中之逆賊表裏相應又值大
 營分兵救浙賊遂乘虛而襲之是月二十八日我軍克復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士

廣德州浙西之禍稍紓而江南之大營不守矣 閏月大
 營敗績于紫金山退守鎮江又退守丹陽賊自溧陽進攻
 金壇不克謀襲毘陵而是時句容之賊掠京口以東直撲
 丹陽陷之總兵張玉良自浙回援不及于是大營退入姑
 蘇 四月賊陷常州府及無錫縣進攻潛壘關時大營兵
 在蘇以索餉不遂又與鄉團互鬥賊乘虛遂攻蘇州府陷
 焉巡撫徐有壬 闔門死之藩司及府縣皆先期逃賊遂踞
 蘇城南陷吳江官兵營于平望賊乘勝撲營于二十六日
 由三路進攻破嘉興府之南門遂陷焉于是浙事復蹙張
 提軍 玉良 退守石門

八年殉難陣亡員弁

松陽殉難 四月

松陽縣知縣張士超

據原奏賊至督團勇出城抵禦被戕

常山殉難

常山教諭汪世鍾蕭山人同妻陸氏孫女蘭姑 家屬 忠錄 補

壽昌殉難

壽昌教諭朱紹周

遂昌殉難

遂昌教諭景彩臣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士

以上據浙撫續查請卹在案

處州桃花嶺陣亡 五

前安徽休甯知縣保升知府唐寶昌

事見上按大令係隨周鎮軍 天受 赴浙援勦皖兵之敗
 陷陣死之

開化華埠陣亡 七月

署開化知縣湯世銓

據原奏在華埠陣亡按開化被陷大令拔刀自刎紳士
 救護出城重整民團扎營于霄山嶺七月二十六日帶
 勇前赴華埠勦賊力戰死之見思忠錄

五品藍翎江蘇候補知縣劉福林

副將銜參將胡定國

遊擊彭失名

以上續據浙撫胡奏在華埠同時陣亡

續查殉難陣亡員名

松陽縣教諭徐清翰

前署慈谿知縣唐潤

同子前福建鷓鴣巡檢唐厚載

子婦張氏

据思忠錄載唐大令一門係在武義遇害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三

開化鎮外委胡榮升

常山縣典史夏廷榮江西新建人

松陽縣典史朱朝武

以上二員因傷殞命

龍泉縣沈維祺之子沈嵩年

幕友候選按察經歷楊翊

署金華協左營千總把總謝龍恩

以上三員据續奏均于賊竄鄰境之時接仗陣亡惟年

月前後不詳均得

旨賜卹在案

十年殉難陣亡員弁

杭城殉難二月

浙江巡撫羅遵殿安徽宿松人乙未進士

同妻

女

署布政使浙江糧儲道王友端安徽婺源人丁未進士

署兩浙江南等處鹽運使金衢嚴道繆梓江蘇溧陽人舉

人

浙江杭嘉湖道葉堃順天人原籍福建

浙江甯紹台道仲孫懋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四

杭州府知府馬昂香

仁和縣知縣李福謙

署嘉興協副將魁麟

浙江候補道前廣東肇慶府知府程葆安徽歙縣人癸巳

進士事後查明觀答一家殉難別詳事畧中

浙江候補道許

杭州駐防協領扎勒堅圖

賽沙圖

佐領薩音納

靈志

防禦貴祥

驍騎校成剛

榮亮

志善

哈哈善

青海

勇目雲山

以上俱照本官例賜卹嗣因御史高廷祐奏參浙撫羅

某殃民誤國奉

上諭著將卹典撤銷其妻女仍照例旌卹等因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圭

署杭州理事同知鳳聲漢軍人

浙江候補知縣藍翎同知銜馮佩珩江西都昌人

以上二員卹抄未見鳳司馬戰沒未得其尸馮大令在

稟請賜卹單中其文武員弁二百餘人一時查核未悉

也

江蘇候補道銘岳漢軍正白旗人乙未進士

署理事同知鳳聲之妻並一女

江蘇候補道銘觀之妻

觀之妻

又親屬家丁共十一人 姓氏未詳

浙江學政張錫庚之妾王氏

子候補直隸知州張恩然

同妻戴氏

據學臣奏稱鍵戶自焚奉

上諭深明大義可嘉可憫張恩然著交部從優議卹戴氏

王氏均著交部照例旌表以彰忠節欽此

浙江在籍前兵部侍郎戴熙壬辰進士

同弟附貢生戴煦

媳金氏

甥候選訓導王朝榮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圭

據原奏在本籍辦理團練及協防局務賊至力籌堵勦

晝夜勤勞公而忘私城陷之後從容殉難奉

上諭悼惜殊深著加恩追贈尚書銜卹照尚書例賜卹並

准予錢唐縣建立專祠其弟及媳甥等同時殉節均著

交部分別旌卹並准一并附祀等因

前湖南道署臬司俞焜錢塘人庚辰進士

翰林院編修張洵之妻施氏

同次于張敘典

女喜姑

據原奏施氏于城陷時先命二子保護伊姑遷避自率

次子及女一并投水盡節奉

上諭孝義兼全均著照例旌卹

原任兩淮鹽大使許華身之妻潘氏

同女三姑

刑部員外郎許潤身之妻孫氏

原任象山縣教諭許壯身之妻馬氏

候選訓導許之輔之妻張氏

同女級姑

原任江蘇荆溪縣知縣許之第之妻紀氏

已故舉人張慶恩之妻許氏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七

已故生員張泌之妻蘇氏

同女小姑

前任江西巡撫費

開殺

之妾並僕婦二人

以上均據許尙書乃普奏稱賊陷杭城紳士羣民人等

或巷戰捐軀或闔門自盡雖婦人孺子亦多激烈捐生

深明大義亟應表揚以彰忠節等因

上諭均着交部照例旌表原任江西巡撫費開殺之妾並

僕婦二人著一并查明姓氏請旌其餘合城殉難之紳

民人等著浙江巡撫迅速查明具奏欽此按續查之官

紳眷屬義烈婦女數皆見上然尚不能得其十中之一

也

浙江候補鹽運副支

昭箴

之次子支恒珍

女三姑

四姑

浙江生員沈椒生之妾

失其氏

以上支氏子女係同避一室中遇賊至相繼自經另有

事畧詳之沈椒生者前象山支大令幕友亦相約同避

一處其妾懼辱自盡椒生以逃避得免故能述其殉節

之本末但未審已人查辦彙請賜卹否坵記于此

候補浙江知府邢

吉甫

之妾陳氏

王氏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六

同知府之女適郭邢氏

姪曾孫女祥姑

外甥韋榮鈺

僕婦葉氏 劉氏

据浙省續查彙奏內稱陳氏王氏於咸豐十年二月在

杭城寓中聞難自盡郭邢氏投縲死祥姑及僕婦先後

投河死均照例分別 旌卹建坊入祠又查知府邢

甫時于役嘉興不及于淮十一年十一月浙省再陷知

府登埠守三月卒死之女適何邢氏投縲殉焉並彙奏

奉

旨分別加贈旌卹在案

四安鎮陣亡補二月

都司李培基等

据原奏二月十二日皖南之賊自廣德州直撲長興四

安鎮營盤都司等力戰陣亡惟自李都司以下員名未

詳其皖兵援浙在四安界陣亡之蕭觀管等另入皖南

卷中

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忠逆再陷杭州浙江巡撫

王有齡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學政張錫庚浙江提督饒

廷選等皆死之是編僅記至咸豐十年止附識于此

粵氛紀事

卷之十二

九

粵氛紀事卷之十三

謝山居士輯

東門無限

自三國孫吳之都建業也而京口遂為重鎮焉此非徒藉

以控制廣陵也蓋吳郡會稽皆在其東腹心之地咽喉之

資一旦不守豈止失其三江五湖之利而已哉晉之東也

以三吳為糧道當蘇峻之亂郗鑒自廣陵渡江入衛臺城

而孔坦亟止之以語陶荊州曰若召郗公是使東門無限

也已而峻果遣軍出江乘今之句容掠京口以東若非大業三

壘之預立則東門其岌岌矣宋劉裕之謀篡晉也不畏燕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一

秦而畏盧循孫恩明帝之討晉安也不愛三州上游之重

而但保東方四郡以控制畿輔遂靖內難豈非守其所可

守而爭其所必爭者乎今三年之役粵逆踞金陵而攻鎮

江固欲因糧于蘇淪也向帥初至首奪鍾山而據之庶幾

得其形便矣其後滬瀆之役強鄰密邇而東道不通豈非

大營捍蔽之力歟六年吉撫軍陣亡沿江之賊並起遂以

潰退然始雖垂翅自下終能奮翼曲阿迫其盡瘁則張提

軍國採繼之于是田單盡復齊城相如遂完趙壁亦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自和提軍受代而向帥自粵西

以來麾下之良將銳兵殆亦損其三分之二比年以來干

城之選如鄧紹長秦定三虎坤元周天培等相繼蒞謝其
歸然而存者惟張軍門之才足以辦賊而統帥不能盡其
力于是頓兵于堅城之下欲待免極犬廢而收田父之功
固已彼已之兩失一旦內訌外侮相逼而來將無致死之
心兵有自焚之禍至于窮途疾首末路拊膺雖盡焉自以
其身殉之而不能無呼負負者其亦可哀也已嗚呼昔之
三吳地連浙西六朝以來稱爲義士至於

國初遂號殷頑當王師東下之日其欲以一成一旅抗
拒天命者浙之東西一呼響應時則江蘇之松江嘉定崑
山江陰及浙之嘉興金華皆合郡縣屠之不可謂非頑而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義者也然其地非戰場民尤脆弱竭其負山當車之力曾
不足以當武銳技擊之師至其百折不回死而無悔雖婦
人孺子其氣節有過人者蓋殺敵致果勇也經于溝瀆諒
也勇非其所長而諒則優爲之故抱嬰兒而赴深谿率愛
子而與之俱死肝腦塗于中原血膏潤于野草然而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者毋亦所謂甯爲赴義而死不爲不義而
生者歟雖然以東南財賦之區而值

國家承平之久侵欲崇侈民效其尤孟子曰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安之懷也鳩毒中之一旦燕雀焚其幕糜鹿
遊于臺遂使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同灰木隕秋霜蕭艾

與芝蘭共盡豈不悲哉

三年夏五月粵逆踞鎮江由丹徒竄入常州府屬之丹陽
縣界時有統帶潮勇之都司劉廷銜督兵追勦一日之間
三戰三捷毘陵團練之勇後至遂分路夾擊斃賊千餘人
賊始退回京口 八月上海劉麗川攻陷滬城踞之欲勾
結金陵以圖內應時外洋有領事之寄居上海者曰溫那
治劉逆之陷城也夷館在北門外之洋涇濱賊不敢擾而
陰與之通溫那治欲乘間以微利遂許之初粵逆踞金陵
溫以火輪船二携帶洋鎗火藥由海道駛入下關遂與粵
逆聯教通款受重賂而歸語具四卷至是劉逆欲藉溫那
粵氛紀事 卷之三

治以通好于金陵遂具摺稱臣以寶刀爲贄且屬溫介紹
焉溫乃遣火輪二復以洋鎗火葯通貿易于金陵又寄逆
書致殷勤書中言三月在南京并封劉逆偽摺以問行至
鎮江江面有官兵水師巡船邏獲之解送常州時兩江總
督駐劄在常訊供得實咨會粵東督臣查辦是時內患方
殷大府欲以近攻遠交弭其構問事亦旋寢蘇撫許乃劄
諭劾罷

上超擢江蘇候補道吉爾杭阿代之幸劉逆之計不行向
帥嚴師以扼東路蘇常晏然
四年二月毘陵汪方伯本銓率團練之勇進攻鎮江府不

克初京口之陷常州紳士集武進陽湖二縣之鄉勇團練數千人助官守城時前浙江布政使汪衡甫方伯奉諱在籍遂主其事方伯謂本縣之勇未經行陣以守有餘以攻不足乃上書向帥請招募淮楚之勇與官兵會克京口又以餉精不足向浙撫借帑二萬皆許之自上年鄧提軍京峴山之敗官兵退入句容遂撤鎮江之圍時東門無限賴毘陵之團練會同官兵固守丹陽賊勢稍却至是方伯謀再舉以奇兵設計取之乃招募淮南山東壯勇二千人軍械火攻之具以次完備遂以是月二十二日潛師夜襲奪北固山甘露寺火箭射入鎮城城中兇惡賊目奔赴西門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四

謀挾舟而走不料進兵之時以武陽二縣之勇為嚮導而客勇素與土著有隙中途掣援值鄉勇火藥已盡而輜重

在後竟為客勇所阻撤隊而回遂盡棄其所得之賊壘賊馮城據險而反擊之卒以潰退是役也糜數萬之餉而虧于一簣之功方伯遂以憂死 七月官兵克太平由東梁山進攻蕪湖賊棄城乘舟由內河下竄陷高淳縣進窺東路之會通壩即東時游擊福康督兵防守壩上拒戰不利值向帥派提督張國棟調守太平于湖之官兵上下夾擊沈其賊船百餘艘賊回踞高淳提軍預遣官軍分伏城內約舉火為號內外夾剿共殺賊千餘賊之潰者復回于湖

敗甯浙守城之兵再陷之官兵尾追至僅救出被圍之鎮將知府等于是東梁以下直至金柱關復為遁逃淵藪矣五年正月候選道劉廷銜劉係都司改捐率所帶潮勇攻鎮江府道營于郡城之西門外觀察廣東人有自募之潮勇一千五百人投効大營屢立戰功時督勇攻西門親放洋鎗擊斃賊目數名直前斫其首級被賊自城上開炮穿其左脛遂以中鎗陣亡 二月瓜州之賊由鮎魚套夾江竄至高資一帶總兵虎嵩林擊却之賊復在沿江築壘我軍追躡其堅壘二潰匪旋關入于句容之高家邊向帥派兵自金陵截勦甫經擊退而賊又自鎮江再入高資水陸並進總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五

兵劉開泰督兵左右衝擊大敗之又沈其船隻十餘賊始退回瓜洲 方吉撫軍爾杭阿之至江南也

上飭其幫辦大營軍務駐師于鎮江迭有斬獲嗣經擢任蘇撫踰年克復上海

上以鎮江為蘇常門戶飭其移駐京口督師與江南大營為犄角遂以是年之夏再至鎮江營于高資九華山一帶六月調派兵勇分路進攻銀山寶蓋山之賊巢謀奪其險要之地而據之七月該逆復磨聚于寶蓋山頂官軍槍上山坡賊乘高建砲如雨下守備千總等皆力戰死焉是時瓜洲金陵之賊分路來撲我營又有水賊乘船下駛經

知府六合縣知縣温紹原亦派水師堵其去路官軍乘勝

夾擊遂敗之是月二十日吉撫軍督兵進攻鎮江東門都

司黃天偉中炮陣亡八月賊自東北二門出城以三千

餘人分撲我營游擊米興朝督兵前後截擊突于南水關

及西門水陸並至知府劉存厚自寶蓋山下分派隊伍施

放鎗炮賊敗踞山頂添築板塙土埂我軍仰攻不利而賊

屢下山撲營敗則入塙負嶠而守撫軍乃謀奪其山上之

壘于是總兵虎嵩林身先士卒緣崖而上官軍乘勢蜂涌

直前鎮軍蜚弧先登直逼土堤毀其高埂而山頂之賊頽

巨石下擊官軍不能支陣亡京口駐防佐領一人撫軍乃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六

亟下令收隊是役也虎鎮軍以驍勇當先奉

旨嘉獎賞給巴圖魯名號瓜鎮之勦賊也托提軍明阿

攻江之北岸吉撫軍攻江之南岸而德都統興阿扼浦口

六合一帶以截其自金陵援應之路南北兩岸之兵互有

斬賊而賊以水陸諸軍阻江列岸此擊彼援左攻右綴不

勝牽制之勞撫軍乃與托帥訂期南北會勦十二月北岸

官兵攻沿江之賊壘鎗炮並發烟燄蔽天撫軍亟自督南

岸之軍相與策應預遣兵勇埋伏于寶蓋山之前後遂攻

鎮江毀其馮城之堅壘我軍距堙直逼城下慶戰四時踏

其卡棚拔椿而進一時守城之賊應弦中彈者皆立斃焉

須臾即有金陵之匪調集上游各隊自北岸渡江來援撫

軍麾兵由高資港渡過土橋敗之于棲霞石埠橋一帶又

會同向帥派出之總兵德安等分投截擊以攻為堵是役

也鎮城垂下乃以援賊牽制上游官軍回顧老營城圍遂

解是時沿江兩岸之賊謀合從以撓我師內堵外援日不

暇給矣

六年二月金陵上下游之賊沿江增壘意圖東竄向帥先

議肅清南岸以固老營吉撫軍掎制之師扼之于高資港

防北賊之回竄也賊于高資附近地方四出虜掠官軍奮

力攻勦毀其屯踞之村庄乃于十二日再攻鎮江兵勇踰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七

濠直抵城下而松大令壽以首先登城中槍矛死之城卒

不克三月向帥掃蕩南岸之賊壘賊方回竄上游而瓜

洲北岸大營防守不密為賊所乘遂自土橋一帶衝圍而

出與南岸之賊合并竄鎮江又攻揚州府陷焉于是儀徵

相繼不守時吉撫軍營于九華山京口副都統綳總兵

虎嵩林江甯知府劉存厚分扼高資一帶賊之竄入南岸

者并力攻之雖日有斬獲而賊愈聚愈多蓋一謀竄入東

路一謀回撲紫金山大營也四月高資營壘被圍撫軍

自督師往援之行至烟墩山登高瞻望中鎗陣亡劉太守

存厚聞之馳往山上亟以布裹撫軍尸倚馬衝圍虎鎮軍

當其先及出圍遇迎頭之賊與之戰不勝太守亦死之糊
都統在途聞變投水殉焉賊遂攻九華山全營覆沒軍資
糧餉炮械皆藉寇資也 五月賊攻京峴山不克值張鎮
軍至合兵擊退之十二日賊竄溧水陷焉時石逆駐小丹
陽糾約上游金柱關之賊自當塗之博望鎮水陸並進既
陷溧水遂合京口回竄之賊圍撲紫金山大營是月十五
日賊于金陵之太平神策各門內外相應窺伺我營並于
大小水關及馮家邊一帶築壘官軍分路進攻以馬隊兩
翼包抄賊勢稍却旋有上游金柱關之賊與大水關馮家
邊各股連絡又增二壘官兵立時踏毀平之不意十七日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八

該逆直撲我仙鶴門營壘四面圍攻時江甯將軍福典見
賊勢甚熾連夜將各營修葺墻垣堵其內竄詎該逆又分
撲紫金山營壘又于南門及通濟門出賊數千直撲七橋
窺營壘向帥親督官兵策應正鏖戰間忽有另股賊五千
人翻山圍撲馬隊營盤縱火焚燒各營迭陷即進撲中軍
大營官兵力戰不支遂全軍由句容之清化鎮退扼丹陽
以防內犯大營既退賊遂東竄句容陷焉 六月初二三
等日逆匪自句容白兔地方竄至丹陽縣之五里牌分股
謀撲我營向帥親督各軍擊退追殺二十餘里賊又腐聚
于東南連在和定橋鳳皇岡等處築壘屯踞張鎮軍

迭用大炮轟擊賊且進且却十一日官兵合攻鳳皇岡逼
近賊濠射放火箭噴筒並用大炮徹夜攻打越日自辰至
申賊其守塚之賊二百餘名我軍築營進逼十三日分三
路搶入賊巢賊棄壘而遁追殺斬賊及撲水死者無算賊
又奔往和定橋老巢復經另隊官軍攻其腹背追奔二十
餘里遂將鳳皇岡賊壘三座一律平毀前後鏖戰三晝夜
皆獲全勝遂保丹陽是時總兵秦如虎一軍堵勦建平副
將明去泰一軍追賊于定埠南渡一帶皆勝之是月向大
臣薨于軍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九

七月賊聞大帥之變欲乘虛再襲丹陽遂至五里牌時張
鎮軍統領各營以代向帥乃分兵一半迎勦一半埋伏該
逆先窺伺城西營盤我軍佯敗賊蜂涌而前伏兵並起鎗
炮齊施該逆敗退十里牌我軍馬隊各營及中路伏兵邀
而截之跟追掩擊計兩日殲斃該匪千餘是時河東河西
皆有賊壘鎮軍移營蹙之晝夜轟擊賊勢不支遂于十三
日分股宵遁仍由原路之白兔一帶退回句容于是丹陽
境內肅清大營軍威復振然是時
上已起授和提軍春為欽差大臣矣 是月賊自丹陽分
股擾及金壇縣總兵虎嵩林督兵援救不克張鎮軍親赴
金壇督勦營于河西二十一日派兵渡河進攻賊壘賊又

分股來襲河西鎮軍指麾諸軍分路抄襲游擊文英等率領精銳渡河攻之逆潰而奔旋派兵勇入城令都司馮子材防守城中內外夾勦遂解金壇之圍

八月總兵傅振那督師克復東壩進攻高涇縣方賊之撲大營也分股由蕪湖下竄破高涇遂陷東壩賊踞縣城分擾于建平溧陽等處時大軍力扼丹陽未能兼顧迫賊踪西退乃派傅總兵分攻上游以肅清東道二十三日總兵先遣馬步軍自灞上疾趨至縣自督大軍繼其後又先期密約文武員弁帶領團勇助剿賊出城迎戰而敗遂竄入石壘閉門拒守叅將李定泰等焚沿湖蘆葦分兵合圍賊塿氛紀事

卷之十三

十

勢既蹙乃由壘後逃入湖邊謀乘舟遠竄也我軍先遣兵沈擊其賊船一面奮攻石壘破之遂克復高涇謀進取溧水句容張鎮軍自督師以行蓋是時東竄之賊悉歸并于句容溧水欲以控制京口捍蔽白門而我軍自失鍾山進退狼狽遂爲地之所必爭蕞爾孤城其勢同于搏兔然竭大軍之全力曠日遲久而後克之甚矣蹙之易而戍之難也

七年春和提軍春自督師于句容并調集總兵傅振那東壩得勝之師與張提軍國樞會合分營于句容溧水城下時秦提軍定三攻皖北失利于桐城亦奉

旨前赴大營會勦初攻鎮江不克又分攻句容溧水亦不克乃謀設長圍而困之城小而堅賊又善守直至餉道絕而外援之路不通于是始蹙五月十四五等日官軍克復溧水縣初賊于城外各要隘分築營壘數十座以撓我師官軍與之相持互有勝負而城內負嶠之固以逸待勞攻之不能得手乃謀奪其外援之所恃悉以馬步隊環攻賊壘我軍步步爲營有進無退時則溧城一軍總兵傅振那主之虎坤元者總兵虎嵩林之子也勇過其父每臨陣輒奮弧先登自從鎮軍攻城先後殺賊數千以次踏其山上城外之堅壘首攻西南二門緣梯而上逆衆自相驚擾

塿氛紀事

卷之十三

十

欲由東北門突圍出我軍掩擊截殺共六千餘人又生擒三十餘人獲其偽副丞相而陣斬之遂克焉于是句容失其犄角之援張提軍進逼城下和帥又飛調溧水得勝之師與之合閏月二十四日提軍自督師攻句容縣克之先是城外賊營某峙官兵以次踏平之乃謀爲距堙之攻賊始自西南門出分路來撲我營提軍自督親兵首斫其黃衣騎馬之賊餘衆驚潰突又有援賊千餘自東門出和帥復麾兵擊却之于是盡踏其馮城之堅壘遂以是日五更各帶攻具衝枚踰濠直抵城根樹梯而上賊自城上鎗炮如雨我軍衝烟競進橫矛擗之賊皆踏地遂下其城于

是東路肅清大營復自句容之滄化鎮步步為營進逼儀鳳城下是役也

上嘉其收桑榆之速晉加和帥太子少保提軍賞穿黃馬褂以獎其勞然竭百戰之力揮西障東張提軍之功于是為烈君子謂向帥知人故能成其未竟之勲唐使過再用孟明良有以也 粵逆之踞白門也其扼要在于京口而瓜洲北岸則犄角之援自南北二帥兵力既分務為持重不能并力大舉故賊以出入彼老我師而牽制之五年之役蘇撫訂期會勦而惜其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不均故北岸之潰圍卒至于以鄰為壑而兩受其敝即大營之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十一

禍亦基焉提軍深懲前轍故其攻鎮江也先斷其上下游之援次斷其南北岸之援然後與北帥訂期夾勦十月南岸之師屢捷提軍連奪賊營十七座當以艇師橫亘江中使北賊不得渡是時北帥德都統興阿亦移營進逼瓜洲土城四面圍攻南岸之賊欲趨赴援我軍水陸邀而截之兩岸遂梗十一月初九日南軍乘勝進抵龍潭寨將虎元冲入賊壘縱火焚之遂以十二日進奪寶蓋山焚其山頂之峻壘賊之外援盡絕閉城死守官軍遂分攻各門四面齊聲大呼殺賊而入遂以戊刻克復郡城而北岸之攻瓜洲者毀其土城亦以同日克之是役也提軍用兵與楚

北之克復武漢大畧相同蓋以水師居中兩岸排擊使南北之賊不相援應故能各奏其功是為江南用兵之一大捷自三年以來向帥所有志未就者

上諭功以張提軍為首蓋預知謀勇之出自提軍而和帥得因之以成事也

八年二月北軍克復江浦縣浦口者江甯之對岸而九洲居其間賊所踞以控制南北者也南岸肅清官兵乃乘間以攻浦口遂克縣城時張提軍親督大隊堵其南竄又分派總兵余萬清駐防京口賊不得渡乃沿江上竄于是和州含山戒嚴三月賊自金陵南門出隊數千謀撲大營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十二

官軍分路截擊大敗之是時江甯城外四面合圍賊勢頗蹙而敗匪又糾合皖北捻黨自上游渡江擾及皖南之宣州值江右撫州之匪復闖入浙界 上飭和帥督師赴浙于是大營分兵救援而攻城之兵力弱矣 自瓜鎮之克也賊氛所至其禍皆中于皖皖之南則徽甯一帶當之北則廬鳳一帶當之然南北兩軍南擊而北瑕故東道之守蘇常晏然而浦口一營賊屢窺之淮揚之間遂無甯宇是年七月賊陷廬州府八月又糾合九洲之大股再陷浦口江浦縣遂由泗州之天長東窺揚州張提軍聞之派兵防守東路而自督師乘夜渡江掩其

不意而襲之賊乃棄瓜儀而走則滁鳳懷定之間悉騷動矣

九年金陵合圍一年不克蓋賊勢蔓延于江之北援兵所至餉道所逼則浦口其咽喉也時周提軍天培自援閩浙歸和帥派令督師專扼浦口與南岸之紫金山大營爲犄角而九洲之賊糾合皖北大股屢撲我營提軍擊却之是年十一月賊糾集死黨蟻附入浦張提軍聞之亟派大營兵馳往應援而賊愈聚愈多我軍眾寡不敵周提軍力戰死張提軍親赴江浦水陸並進和帥與之謀曰浦口之賊不克南岸之憂也克之易而守之難九洲之患也今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五

皖北之賊馮淮阻江以捍蔽金陵而大營受其腹背之敵非斷其北路之通絕其餉道之至則堅城未易且又攻也于是定北征之計即時部署水陸諸軍以圖大舉十年正月張提軍自督師攻沿江之逆壘水陸並進分爲三路初九日黎明乘賊不備直擣浦口沿堤轟擊浪聲鼎沸烈燄飛騰賊勢不支伏墻抗拒須臾九洲之賊三面赴援我軍亦分投迎勦正廩戰間總兵張玉良督領後隊踵至縱橫馳驟賊皆望風而靡官軍乘銳蹙之于水師沿江轟其墻垣陸路之軍直搗巢穴該逆首尾不能相顧棄壘而逃遂克浦口提軍激厲將士約曰明日克九洲

會食遂乘夜攻其洲上之老巢炮聲震動磚石皆飛初十日丑刻復分路進攻水陸之師一擁而入越濠兩重縱火焚其壘逆來自相蹂踐及轟溺死者千餘遂于卯刻攻克九洲洲老巢蓋自三年以來賊踞之以逼水陸之援合南北之從一舉而掃之廓如也于是和帥復議起南岸之師二月和帥自督大營兵攻江甯之上下兩關克之賊自九洲洲之破城中兇懼和帥乃大張曉諭豎幟招降賊皆望風解體遂有壽德洲之賊目秦禮國七里洲之賊目謝茂廷懇請獻壘投誠大帥皆許之于是張提軍方自浦口唱凱歸乃議會合各軍約期大舉初三日官軍分攻上下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五

兩關之賊營秦謝兩目密謀內應從中喊殺總兵熊天喜督兵乘勢越濠先將七里洲寶塔橋逆壘全行攻毀殺賊數百拔出難民男婦近二千人奪其炮船六隻遂克下關維時總兵劉季三督師分攻上關秦禮國亦從壽德洲開炮內應倒戈向賊賊不敢近官兵乘勝斬賊無算救出難民二千餘人又奪獲大炮數十位戰船六十餘艘于是上下兩關同日克之其賊巢之在上河者亦經官軍于初四日水陸環攻賊自焚其壘退守江東門是役也金陵垂下而賊之致死于我者謀爲借一之師則自戰其地肆其狡逞之志則足以致人于是白下之長圍甫合而皖浙之瘞

置聞矣。是月皖南之賊由廣德州陷浙江三月官兵克之遂退踞廣德十八日北陷建平縣于是浙西回竄之賊益以皖南江北新到各匪造浮橋遂于二十一日破東瀾陷高淳溧陽圍金壇又分股至陽溧埠謀犯常州官兵擊退之以次克復廣德建平不意金陵援賊謀犯東路遂陷句容縣又糾南北上下游之匪密約城中內外相應會撲江南大營閏月大營被圍張提軍督兵抵禦自初七日至十五日血戰九晝夜賊之敗者復振潰者復集面面圍裹各營摺柱不及遂以是日退扼鎮江方大營之退也提軍謂和帥曰六年之役退扼丹陽時京口未克也今東門之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七

限在于鎮江慎毋過金焦一步迨提軍殿後至鎮城則和帥已統全軍疾趨丹陽蓋虞追者之躡其後也時張鎮軍玉良督師援浙及大營之急飛檄鎮軍回兵東勦行至毘陵兩江總督何桂清留守郡中和帥及張提軍羽檄飛馳悉為制使所格援兵不至四月賊自句容高淳兩路趨丹陽提軍血戰受重傷人馬赴水死初六日丹陽陷翼長王浚等死之和帥退至毘陵憤懣嘔血而卒制使在毘陵聞變督領部下親兵徑出東門紳士涕泣請留不可行至姑蘇蘇撫徐有壬聞城不納遂入常熟追聞蘇城不守復至上海時已為蘇撫劾其棄守悞諫誤國殃民奉

旨逮問入都然制使尚留于滬未行也 大軍之潰于丹陽也各營且敗且走退至濬壑關蘇城紳士巨商糾集團身入保請無納大營潰軍撫軍許之遂閉城紳商率團勇登陣而守是月初八日賊陷常州府初十日陷無錫縣時大營潰軍悉集蘇門外幫辦軍務三品卿許乃釗總司糧台前運司彭玉雯皆自丹陽至請納大營兵共守之兵甫入怒鄉團之貳于已也又怨大營之連其月餉以致敗也乃糾眾與團勇鬥城中內外居民夜駭潰兵遂因民之亂周走而呼曰賊至矣居民大驚大府調守城之兵兵皆不戰自潰但見城中四面火起司庫糧台奴虜一空倉卒之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七

問不辨其為兵為賊也署藩司某夜縋城出惟蘇撫聞門殉焉十三日賊自濬壑關入潰兵開門有飽颺而遠遁者有投降而嚮導者遂陷蘇城是役也兵勇內變外寇乘瑕師不血刃矢無遺鏃君子謂負乘覆餗之禍始于和帥成于何督遂使土崩魚爛都會為墟東南之厄此其殿矣賊既陷蘇遂連陷松江府太倉州于是一月之間合東路四府一州之地鮮有完郭時張鎮軍退入杭城浙西再震浙撫王有齡趣之回兵守石門又奏請皖南分兵守平望以扼西路之吭于是皖南江鎮軍長貴以四千人行迫五月賊陷吳江直撲平望營盤鎮軍受傷而退遂自平望南

陷浙之嘉興府又蘇常之賊再破廣德而踞之進圍宜州
于是浙省西逼于皖東逼于吳遂無安枕之日矣 張提
軍之戰沒于丹陽也初以不知去向奏聞續據蘇撫查明
投水殉難然求其遺骸不可得

上知提軍自粵西輸誠後忠勇絕倫十年之間身經大小
數百戰屹然為東道長城

飭卽查明詳晰具奏江南提督曹綬開缺蓋深冀提軍之
未死以觀其後效也續于是年八月奉

上諭江南提督張國樑由廣西自率所部隨同向榮轉戰
數省所向無敵由偏裨擢至提鎮大員並令幫辦江南軍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六

務殊恩異寵屢錫褒嘉該提督感激圖報誓志滅賊數載
以來東南半壁倚為長城惟張國樑之功居多詎意本年
夏間金陵大營潰敗和春退守丹陽張國樑自鎮江往援
出城擊賊身受重傷策騎渡河人馬俱沒于水先後據薛
煥等奏報猶以為傳聞之說未卽開缺諭令詳細確查並
命其弟尋覓骸骨距今數月終無確耗其為業經捐軀已
無疑義若使張國樑尚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追念
蓋臣益深愴惻張國樑着追贈太子太保銜照提督陣亡
例從優賜卹入祀昭忠祠並着于死事地方及該提督原
籍建立專祠以慰忠魂欽此

鎮江勦賊陣亡 三年九月

候選縣丞劉守正

據原奏隨其父都司劉廷鏞 在鎮江大營與賊接仗陣

亡

又五年正月

候選道劉廷鏞

據原奏在鎮江西門外督勇攻城親放洋鎗擊倒黃衣

騎馬賊目直前斫取首級被賊營開炮打穿左腿受傷

過重熱毒內攻于二月在營身故奉

旨從優議卹劉係管帶潮勇之都司四年註銷武職改捐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九

雙月道

高資勦賊陣亡 五年二月

貴州平越外委袁永忠

廣西提標額外外委洪得均

據原奏賊鼠高資一帶首先殺賊陣亡

寶蓋山陣亡 五年七月

四川督標左營守備陳紹蘭

千總周大全

把總陳得勝

外委李襄成

勇目周肇命

王得貴

据原奏隨吉撫軍攻寶蓋山賊踞山頂官兵冒險上攻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鎮江東門勦賊陣亡同上

都司黃天偉

据原奏中炮陣亡

攻寶蓋山追賊陣亡八月

京口駐防佐領額哲赫

据原奏擒上山坡追賊陣亡

粵氛紀事

攻鎮江陣亡十二月

儘先外委劉萬清

据原奏首先衝入賊隊受傷陣亡

又六年正月

候補把總謝都鎮

守備楊大興

据原奏在城外金鷄嶺等處陣亡

又六年二月

同知銜候補知縣松壽

事見上

鎮江高資九華山陣亡四月

江蘇巡撫頭品頂帶吉爾杭阿

事見上又詳事畧中

京口副都統綳澗

升用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

俱見上奉

旨准于陣亡地方建立專祠以副都統知府附祀

鎮江京峴山陣亡六年五月

叅將儘先升用副將周兆熊

京口駐防防禦鍾祿

粵氛紀事

驍騎校富貴

慶明

把總楊大得

千總儘先都司湯廷槐

据原奏賊攻京峴山大營該弁等竭力守禦慷慨捐軀

周某著照總兵例其餘俱照加銜一并交部從優議卹

江甯城外勦賊陣亡

湖南把總儘先千總高榮

京口駐防防禦魁慶

貴州千總任元發

把總雷萬年

廣東外委陳遇恩

以上据原奏力戰陣亡請從優賜卹

儘先守備廣西把總董洪升

千總劉秀剛

額外陳平川

儘先外委吳雲忠

以上均在東陽一帶陣亡

四川儘先把總虎振岡

据原奏攻打外營中創殞命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三

管帶水勇守備徐鎮海

六品軍功練汝璜

据原奏炭渚接仗陣亡以上十二員均在金陵賊匪外

竄之時勦堵失利事在五月大營被撲以前未詳其月

分也

薛家樓陣亡

副都統銜雙成堡總管西昌阿

据原奏勦賊中鎗子因傷殞命事在高資被圍之前鎮

江城外之隘口也失其月

江南大營被撲陣亡 五月

候補副將巴圖同子馬甲恩明

廣西提標儘先守備朱得祿

隨營書識山東棲霞縣生郝聯忠

以上在仙鶴門禦賊陣亡

廣東雷州營參將陳明志

貴州古州協李發榮

永安協都司劉秀珠

四川北營都司李振甲

候補都司張得祿

以上係血戰陣亡均請照該員弁等應得升銜從優賜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三

卹

鎮江勦賊陣亡 六月

已革議敘鹽知事五品頂帶張翊國河南開封人

据原奏力戰捐軀續經勝帥查明係河南人因部駁遺

漏復請賜卹在案

金壇勦賊陣亡 七月

守備李慎

把總戴魁

額外吳祖貴

据原奏金壇被圍該弁等竭力守禦陣亡請交部從優

議卹

句容溧水等處陣亡十月

副將銜廣西水師游擊儘先叅將李鴻勳

五品藍翎儘先千總四川外委李逢春

据原奏攻城中鎗陣亡

儘先外委劉可傑

据原奏臨陣殺賊中炮陣亡

守備黃龍璋

李逢春 疑係前千總加銜者

額外張仁和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三

把總馬萬斗

馮開先

外委周元恒

以上攻城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又七年正月 二月 四月

廣東那屯營都司升用叅將張朝元

湖南儘先千總胡天興

吉林儘先驍騎校巴音阿

四川儘先千總張國潮

貴州外委潘先興

据原奏或臨陣捐軀或因傷殞命均請交部從優議卹

貴州都司程翔蛟

据原奏攻句容陣亡

陝西儘先叅將滿祿

廣西融懷營千總儘先守備劉信忠

据原奏攻溧水句容陣亡

江甯秣陵關陣亡十一月

直隸滹沱鎮總兵虎坤元

据原奏防守秣陵關兩月以來大小數十戰無不身先

士卒陷陣摧堅詎意大功未就勇烈捐軀奏中臚列其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五

戰功甚偉請于溧水湖墅及陣亡地方建立專祠卒年

三十七歲

克復鎮江陣亡 同上

外委周元顏

据原奏力戰陣亡

江甯大營禦賊陣亡 八年三月

藍翎儘先守備錢國恩

五品藍翎外委劉文學

儘先千總王鳳才

五品藍翎馬兵唐開泰

据原奏大兵奪回七橋窰營盤該弁等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又九年

守備馮啟貴

五品藍翎儘先外委張上洪

据原奏陸路官軍獲勝該弁等以力戰陣亡請交部從

優議卹

五品藍翎勇目李槐林

据原奏殺賊捐軀請照例議卹以上皆失其月

江南大營被撲陣亡十年閏三月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三

陝西陝安鎮總兵黃靖

四川懋功協副將馬登富

遊擊銜建昌左營守備吳元爵

以上据原奏大營失陷力戰陣亡請交部從優議卹

丹陽常州殉難四月

江南提督張國樞

湖北提督翼長王浚

安徽壽春鎮總兵熊天喜

据原奏逆匪攻撲丹陽縣城翼長王浚軍前轉戰一時

中鎗墜馬殞命熊天喜馳救被賊包抄手持短兵殺賊

多名力竭陣亡該提鎮屢著戰功同時殉難請交部議卹等因嗣因大營失事由和帥任用王某所致奉

硃諭改照奈將例議卹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

据原奏逆匪攻陷常州府和某親自督兵迎敵胸前重

受鎗傷冲圍而出火毒內攻嘔血身亡奉

旨著照將軍例賜卹

蘇城殉難同上

江蘇巡撫徐有壬浙江烏程人已丑進士

同妻施氏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三

女

子徐振暈投水自盡

家丁楊安

僕婦裴姓劉姓

候選理問鮑綬銜

工部主事徐曾慶

据原奏賊陷蘇省同時遇害續据浙撫奏稱該撫之妾

施氏次子徐振翼幕友鮑綬銜與原奏均有不同奉

旨著薛煥詳細查明具奏欽此

据許京卿乃劄奏稱軍心渙散之由在于誤用王浚奉

殊批王浚以一武弁從征十載由楚至江雖有劣跡尙能見危授命以視僕僕奔走者爲何如耶又以視自命書生偷生海隅者爲何如耶蓋爲何許二臣言也予聞大營之潰起于索餉不遂當退扼丹陽之時糧台尙有存餉數十萬和帥欲以備緩急之需而張提軍意見不合謂重賞之下乃有勇夫何況所欠各營月餉固其分所應得者以此與和帥爭論有隙各營軍士直提軍而怒主帥遂激成兵變之禍此雖傳聞之語然核之京卿所奏謂上年十月間和春赴常州與何桂清王有齡等會奏籌商軍餉五十萬時原議大營餉每月進發五日計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天

十個月可補五十萬之空不料迨後遂緩發十五日眾軍士以爲用兵三月僅得兩月之餉焉能枵腹殺賊迨五十萬業已解清可以按月發餉矣而賊竄浙西浙省又須待餉于蘇仍不能月清月欸于是四十五日發餉一次遂以爲例軍心益怨有賊匪一到我們卽走之語据此則張提軍欲以補發欠餉鼓厲軍心未爲無見至于軍無見糧士有菜色昔之名將能絕甘分少于平日故當臨事之急有羅雀掘鼠而無怨言者今則將不恤兵兵不顧將一旦有事上惟無賄之慮下爲有挾之求其能免于弗戢自焚之禍哉若和帥用兵不圖先清皖

南而急于斷江北京卿所奏亦多諉過自文之詞然其請益兵甯國以固浙西益兵高涇東壩以固蘇常此則兵機之一定者而和帥失之是一誤也迨大營既退不扼鎮江而遽趨丹陽是再誤也夫六年鎮江未克不得已而扼丹陽今昔情形既不可同年而語況賊自句容高涇兩路進窺蘇常雖非鎮江所能扼然不虞吾京口一軍之拊其背乎門戶未失深入者必有所忌大營瓦全進取者易于圍功若使聽張提軍之言則善敗者可以不以觀于丹陽既陷腹內之地勢如破竹而鎮江以一危城至今巋然無恙若使和帥九原有知能無自悔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天

其九州之鐵不足以鑄此錯哉嗚呼浙之陷賊而勇者也浙省後招之勇賊難髮蘇之陷勇而賊者也賊而勇也闖入其中遂爲內應蘇之陷勇而賊者也賊而勇者卧榻之旁他人寤睡勇而賊者蕭牆之禍揖盜開門亂之生也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可不懼歟

附三年上海殉難官紳

江蘇上海縣知縣袁祖惠

原奏未見後上海紳士請于上海建立專祠並將同時殉難之神民附祀等因奉

旨依議

上海縣副貢生楊百揆

八品銜江慶祺

以上据續奏罵賊死

生員曹樹廷

倪福穰

以上据續奏絕粒死

書吏孫開棟

王吉元

以上据續奏被逼死

民人王錫元並婦女徐張氏等

据續奏舍生取義蓋節可嘉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候補知府謝經超

原奏未見据謝蘭生思忠錄稱太守四川人前在廣西

軍營不遵差遣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嗣楚撫張亮基派

令管帶師船由湖南大營迭次打仗及襄辦文案有功

向帥奏請留營効力四年賊踞上海太守請招諭投誠

先遣謝安邦往賊有相約歸誠者約期邀太守進城曉

以大義賊亦傾心就撫突有新自粵來之匪謂為假騙

太守遂在城中被害尋按王子懷侍郎茂蔭保舉異才

堪膺軍務者四人太守與焉時太守已奉

旨發遣矣

均十年克復嘉定太倉陣亡

儘先千總陳松海

把總王茂

徐彪

外委馮德

鍾富

以上均請交部從優議卹

是編所記僅至咸豐十年蘇城失守而止統計東南

被兵省分惟十一年浙省再陷之役不預焉各卷後

所記殉難陣亡之文武不過十中之一二時予宦游

粵氛紀事 卷之十三

江右所記較詳頃因江省設立忠義局由各府縣彙

訪呈送遺漏實多爰取是編付之手民以備同人之

稽攷云同治八年正月謝山居士識



〔清〕魏光燾撰

戡定新疆記八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成 廩 新
疆 記
卷 一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戡定新疆記序

竊嘗論天下大勢三代以前中國衆建諸侯外國亦各有君長不相統攝渾穆相安自秦皇以天下爲一姓而冒頓亦統一諸胡天地氣運至此一變此後或分或合悉爲敵國而相吞勢成中國防邊之事遂歷數千年而不可稍弛善乎孫樵之論邊事其言將帥卽漢人州郡可任之說其言士卒卽漢人邊縣制敵之說大約邊事之論居多其要領莫能外是也今日新疆底定設立郡縣悉本此意所以綏服異族者在此所以防禦外夷者亦在此其所係顧不重哉按新疆卽古西域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內故郡縣直接玉門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焉雖然而郭彞請辭康居杜欽論絕屬實皆以爲無益之舉班史亦云天地界絕自爲一區種類衆多不能統一

戡定新疆記序

故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暇一切還其侍子其後班超雖以此立功而叛服不常有明哈密之役徒費經營終無成效迨至我

朝武功卓越遂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於職方蓋今昔事勢各殊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故版圖開拓二萬餘里誠應大順人之舉也後雖小有變故旋起旋平至同治初元回逆乘我內難未靖構衅倡亂幾於全疆皆失左文襄奉

命視師劉襄勸副之所向無敵統天山南北以次戡定並奏置行省設郡縣爲經久計今陝西巡撫邵陽

魏公首開藩其地一切規制遂加釐定始臻美備因纂戡定新疆記一書有委受讀一過乃作而言曰邊疆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唐之

邊臣築三城於河外置烽墩於八百更回紇土蕃之亂朔方長爲中國所有明自英宗以來較東衛以就延綏遂以此失朔方太祖以大寔爲重鎮成祖以興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王安石議棄雁門外五百里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此可見大局所關尺寸必爭非貪地也新疆之役我

高宗排衆論而取之爲西土籌奠安爲國家計長久當時能喻其遠謀者尙尠何怪文襄督師之日復羣起而倡棄地之謬使非文襄拚疏力爭

朝廷知人善任則新疆今日已非我有彼時尙不見其害迺西夷東島迭起爭衡若兵輪騰發於海中虜馬長驅於隴右天下事尙可

戡定新疆記序

問耶識者見機於事先攘臂相爭之日鮮不目爲多事孰知其效竟至旋乾坤震耀千古後之人未嘗不嘆當日悠悠之口無當事機然已晚矣古今世局大率類此可勝慨哉今日時事之艱尤甚於昔猶幸前此雄圖實爲自強之本

朝廷得新疆以屏蔽西陲關隴數千里屹然自成要區海氛雖惡一日率三秦之衆捲甲東趨真有建瓴莫禦之勢匪僅聊固吾圉以之鞭撻四夷稱雄五大洲不難矣是書成使海內豪傑讀之而奮然興起官斯土者亦得循途守轍藉免隕越之虞是則

中丞之功上與

聖君賢相維持久遠之心若合符節有蓋不勝鼓舞翹企之至云光緒己亥孟秋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萍鄉李有榮謹序

戡定新疆記自序

光緒紀元之十有四載

皇上經筵清暇瞻念西陲底定已更十禩

廟漢武烈不可靡所紀述

特詔樞臣開館萃屬編輯平定回匪方略以宣示天下越七年甲午

書成奏御都三百二十卷自命將征討之畧諸酋擾亂之階絕域飛

輓之勞隣敵界畫之議無不隨事纂錄原原本本炳若列眉猗歟休

哉誠千古馭邊經武之要則也光緒伏讀再四竊以為西域控居天

下上游為從古形勝必爭之地自來西羌北狄互為要結其取道率

在葱河蒲海間而九鎮三邊卒以次迭被其害漢開西域都府以斷

右臂而匈奴勢孤唐置北庭節鎮以席上腴而突厥形弱逮乎我

戡定新疆記 自序

朝準夷橫踞北方

聖祖

世宗兩朝宵旰籌邊不遺餘力

高宗純皇帝殲除準回兩部設重藩於伊犁葉爾羌而後諸邊息烽

燧之警者幾二百載善乎督師大學士左文襄公之言曰保新疆者

所以保蒙部保蒙部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淪胥蒙族必敗非但陝

甘山西諸邊為之不靖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宴眠之日老成謀國之

衷上與

列聖精心相契是以戡夷大難迅奏膚功語曰不世之助必待非常

之人而後集其謂此歟方咸豐初東南盜起橫流四溢當事者急急

於彼而西北控邊之臣失於防制於是新疆逆回金相印勾結安集

延頭目阿古柏同時煽亂關內悍回白彥虎應之雍涼二部千里糜爛迄同治甲子髮逆削平

朝廷特命左公宗棠移得勝之師西向聲討一挫之於金積堡再挫

之於肅州草薶禽獮則撫並用然後秦隴肅清當文襄公初被督師

新疆之

命規畫全局洞若觀火而洋款之貸主商借者尼之寒餉之輸帑財

賦者阻之至於謂海防為急謂疆事為緩當時秉鈞大臣頗建停罷

西征之議文襄公慷慨籌策以恢拓全局為言以收復故地為志手

疏力爭

中朝動色卒能聚天下精兵猛將血戰以奪北疆而南疆亦遂瓦解

國家故所失地旬歲之間果如所述挈還職方屈計古昔班狄之於

戡定新疆記 自序

漢蕭蘇之於唐老謀壯事蓋有不可相提並論者嗚呼何其盛哉夫

古君子之相天下也弗汲汲於智名勇功而嘗舉國家天下之故審

度始事之何以成與終事之何以善方其進軍西域也數十百營之

衆懸釜待炊若使糧糗不供則譁潰決裂事不可測而文襄所以經

營而儲時之者固靡不周也及夫全疆唾手而得獨北陲一隅地為

鄰族據踞弗肯善讓設不善解事者處此將示弱示強百無一當矣

而文襄所以維持而抵禦之者又靡不審也至若開建行省創自古

非常之局而終

先皇未竟之志觀其前後條奏無不鏤心怵肝出之卒能假手後賢

克底成績迄今遐眺烏壘山河清夷牛馬遠牧邊城宴然垂二十載

聖主倚任之隆嘗補薦達之美用能振起人傑以勵相

國家此亦天時人事蔚我

中興而非區區智力所能企及者已光緒 龔在甘肅任內商楊石泉

宮保集僚屬共成平定關隴紀畧一書既已刊行嗣移藩新疆復商

劉襄勳公屬署迪化府知府黃丙焜候補知州徐鼎藩候補知縣李

徵煦等稽考新疆事實廣續纂輯草創甫就光緒 得

告歸里旋以東西援剿積苦兵間未暇討論也迨甲午歲持節秦中

乃取舊稿屬長安縣知縣楊調元重事編摩釐爲八卷前四卷武功

記紀兵事首尾後四卷因事命篇備述轉餉置省分界善後諸事期

于詳畧相輔名曰戡定新疆記俾與前編相繼適蒙

恩旨頒賜方畧全帙

謨烈宏遠足耀百世日月既出燭火何光第念先族祖默深先生嘗

戡定新疆記

取中秘所藏 自序 三

方畧統志諸書輯要行世承學使之傳刻勿替是編所攝得

方畧之十二是猶昔賢之志也於是序而刻之嗟乎今日疆事蓋彌

棘矣自哈屯河帕米爾諸役以來日陵月削殆不可問有心者瀏覽

斯編而因以上釋

聖武親征之志要終原始思慮豫防講求古昔形勝所必爭而宅中

以圖大是則一二蒐輯之微意也夫

光緒己亥孟秋邵陽魏光燾撰于西安節署

凡例

一是書繼平定關隴紀畧而作記新疆之亂迄於平定中間

廟堂指揮將帥謀畧官民節義凡有關繫莫不具載至於披荆棘設

郡縣尤千古未有之奇蹟者更與

聖武記蕩平回準諸篇參觀則一方掌故瞭然可睹矣

一逆回叛亂前後十年官軍以三載克之建設行省勞徠安集又八

年而後定經營締造不遺餘力是書於戡定始末用紀事本末例爲

爲武功記以述之年經事緯秩然可尋至於絕塞餽師力籌轉運強

鄰竊蹠卒返舊疆以至置省善後諸大端略之則掌故攸關詳之則

頭緒至蹟茲以一事爲一篇事經年緯首尾畢具與武功記相輔而

行亦庶幾史家書志之遺意也

戡定新疆記 凡例 一

一紀載之文務在徵實是篇自左文襄公視師而後章奏公牘確有

據依惟是同治三年以後光緒二年以前全疆淪沒文報幾絕迨至

收復而故府遺文銷沈劫火南北兩路檣冊僅存者獨一巴里坤而

已是編所錄或據零編散牘互證參稽或訪于遺耆民咨求故實其

有未喻則守闕文之義不敢憑虛臆斷以故各城起事緣由淪陷日

月戰守情形未能悉著且有達官烈士效命隕身或存姓軼名或名

姓俱軼非敢畧也惟其慎也觀者諒之

一塞外地名人名往往音同字異且有人同地同而展轉傳訛致音

字兩異者雖奏報亦然自非親歷周知幾疑爲兩人兩地是書於音

與字前後歧異者悉釐而正之以歸畫一改設郡邑亦將舊名詳載

庶可者知沿革

一新疆事蹟自

欽定平定回匪方略告成煌煌

制作鉅細靡遺豈容末學更為編錄第念

天錄寶冊下土罕得仰窺而甘陝連疆風通道會治具張弛息相

關即方間綴學之儒亦未便窮幽遠而失於眉睫用是竊附先族祖

默深先生

聖武記之例付之剗削傳示闕隴非敢冀風行海內也

一是編紀錄近事據實直書黨伐愛憎不敢稍涉惟是蒐採之未盡

體例之未純愧非史才在所不免宏博君子幸為是正竊有厚望焉

戡定新疆記

凡例

二

戡定新疆記目錄

卷一

武功記一

卷二

武功記二

卷三

武功記三

卷四

武功記四

卷五

糧餉篇

戡定新疆記

目錄

二

卷六

歸地篇 分界通商附

卷七

置省篇

卷八

善後篇

戡定新疆記卷一

武功記一

西域自前世多故矣恃其險遠叛服不常我高宗純皇帝長駕遠馭舉準回兩部既喪城郭之衆悉隸職方然後邊徼之患息神京之衛固厥後雖有烏什昌吉張格爾之亂遐方萬里等於演池天戈所揮指顧即定斯亦建元永平以來未有之局已成豐之末中原多事髮捻匪相繼西竄回亦乘衅煽亂阻兵玉門以西久淪異域會中夏救平

朝廷特簡重臣出關誅討風馳霆擊山空谷靜遂乃分置郡縣列爲行省化榛莽爲耕鑿易鱗介而冠裳威德所加憐乎無外消烽燧燧六合一家盛矣哉謹撰次戡亂始末爲武功記凡四卷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同治三年夏四月庫車土回馬澂等潛結外匪田拉滿蘇拉滿謀爲亂已亥率黨反焚庫城五月壬寅辦事大臣薩凌阿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文藝葉爾羌帮辦大臣武仁布死之家屬皆殉扎薩克郡王愛瑪特被脅不屈亦遇害阿克蘇辦事大臣富珠哩飛檄徵伊犁兵未至阿城旋陷富珠哩舉家自焚東四城相繼陷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依奇哩死之烏魯木齊都統平瑞聞警發兵往至蘇巴什盡殲于賊而烏垣亦亂提標參將索煥章者故甘肅提督索文子也久蓄異志與河州回阿渾安得璘同惡相濟始得璘假星命遊金積河隄間比寇輿竊三婦人出關抵烏魯木齊客煥章所煥章師事之相與謀亂提督業布冲額不爲備癸亥回衆集南關禮拜寺明炬譁事戈矛森然爲遣犯朱小貴所偵以告提督令索往詎反日無之斬朱小貴以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徇城中大譁六月辛巳夜安索兩逆賊南關回衆入城大掠業布冲額匪索宅中八日仰藥死烏垣自援兵南行精壯幾盡僅存屯勇數百平瑞坐守滿城而已是日昌吉變起知縣恩錦亡去典史秦某罵賊死關門俱殉南路逆回亦竄擾吐魯番領隊大臣榮慶守禦十餘日會繼回皆變城遂陷奇古以東騷然矣先是奇台縣故有陋規官下車派照糧去任派帮糧戶以石計縣令恆頤初蒞任欲豫責帮糧民大譟頤以民變上並窮治首者民遂闕堂縣肯數百人皆土回也以彈壓爲名張其關隴客民咸不平劫木壘河營庫軍械與戰隕不直客民反翼土回土回勢益橫遂焚掠奇台屠古城竄阜康八月癸未阜康陷縣令裕厚逃居民盡屠時恩錦方合餘燧轉粟以濟鞏甯甲午賊劫鞏重城中援絕九月辛丑遂陷平瑞自焚護鎮迪道伊昌

二

股東下古城戒嚴領隊大臣保恒檄蒙古兵四千來援奏調惠慶為統帶慶至而濟木薩破縣丞陶瑛印逃有

旨與裕厚孔昭恒均嚴擊正法新疆局勢以伊犁為總匯事權統於將軍將軍駐惠遠城北關地廣人稠為容奸數十月戊寅惠軍回亂惠遠繼之旗丁根老八博徒也糾痞黨千餘斬關出乘勢剽掠所在蕩起應之悉赴惠軍纏回漢回聯為一氣辛巳領隊佗某戰死賊竄寧遠乙未察哈爾領隊錫某赴援敗績我兵死傷千餘人十一月明緒代常清為將軍癸丑賊陷古城漢城游擊以下俱戰歿復圍攻滿城保恒病篤惠慶代領其隊誓死守時

上授文祺為烏魯木齊提督督辦西路軍務以札克當阿為哈密辦事大臣伯錫爾為幫辦文祺奏派文麟赴奇台籌餉奇兵民五千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三

餘人亦以麟統之自率官兵纏回二百餘人從哈密西上是月中旬卒於巴里坤巴城領隊色普詩新代理提督印務甲午參贊榮某領隊額某同援寧遠復敗於告車台陣亡二千有奇塔爾巴哈台地在伊犁東北即土爾扈特及輝特原治之雅爾準部滅後駐滿漢防兵各千人咸豐四年以餉絀各裁三百塔城游擊護副將回逆米慶與阿輝伊瑪木等陰圖倡亂參贊大臣錫霖領隊博爾果蘇心知其謀推誠開導不能止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匪黨二百餘乘我不備盡擁入城錫霖等急麾兵拒出失軍器大半回自有以受撫之說進者參贊領隊慨然率從官往庚子與米慶議事於城外之禮拜寺窗隙一矛刺入博爾果蘇手格之矛折米慶失色博爾果蘇知事變持半矛瞪目大罵連刺慶

洞胸殞回衆大噪錫霖博爾果蘇理事通判音登額士事富勒斐圖暨弁兵僕御俱殉難寺中時新授參贊武隆額聞變閉關賊攻之不

下四散殺掠二道橋商民千餘悉屠戮無遺塔爾蘇總劉姓鄉約膝姓集五金廠夫役數百人馳解城圍至三工地遇趙把總為所遮留詰日回逆偵知要道阻擊夫役無紀律又少兵械傷潰者大半庚戌伊犁賊陷惠寧圍城殉難二萬人領隊穆克發額死之古城被圍日久賊數發地雷轟城惠慶悉力拒守勢岌岌甚色普詩新本任古城協領眷屬在圍城中急於應援自巴里坤率滿漢兵二百並護解軍火辛酉抵富家增遇賊千餘敗之遂安營鎮標把總高官將家子頗知兵策大股必至謂我軍宜乘勝造城下賊不測多少圍可解也否必危繼以泣諫不聽壬戌天曙賊大至力戰五六時鎗礮皆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四

熱子藥垂盡文麟練軍千五百騎距戰地二十里不敢逼皆作壁上觀賊前隊忽蛇行呼乞降高官叱不顧滿兵稍懈賊乘隙入色普詩新高官佐領惠斌協領功訥布悉戰死官兵脫者不及十人賊亦陣斃千餘其畏憚巴里坤兵威實自此戰始二月乙亥陷滿城惠慶以下死者七千餘人是日賊聞迪化勇自徐學功率團練急攻烏垣即悉衆回救議者謂古城緩須臾無陷則一城全矣豈非天平馬陞之東竄也安逆署為偽翼長至是與馬泰馬仲馬明馬官皆晉為大元帥餘安竊名號者不可勝數馬陞等旋奪安得璫為清眞王專制西南路金相印等復勾安集延酋怕夏竄西四城安集延者赦罕八城之一與喀什噶爾俄羅斯滅放罕踞其塔什干都城安集延獨免其酋阿古柏狡黠能用衆取諸部餘燼自稱和碩伯克吐魯番

闕展以西土回皆應之號為怕夏怕夏者伯克轉語也部眾既盛復購西洋鎗礮遂保安集延而王三月辛亥怕夏陷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托克托布回務章京穆圖善伊明阿城守都司常順筆帖式文秀均死之四月塔屬鐵廠復集夫役千餘人赴城防守回迎戰未能下又賄哈薩克逆眾助攻官兵擊退之未幾棍喇扎拉參呼圖克圖率喇嘛僧眾及十蘇木蒙古共二千餘人援塔戰少利詰日賊大至恃勝輕敵各弛鞍下馬徒步而前我軍靜伏以待相距數武塵眾突起棍喇扎拉參首先陷陣賊悍賊數名蒙古兵繼進武隆額出隊夾攻賊遂披靡哈逆跨馬先逃斬獲無算餘賊入禮拜寺棍喇扎拉參請即合兵掣其巢武隆額不從賊旋深溝高壘攻之不克眾咸咎其失機伊犁派索倫領隊和布德錫伯領隊圖庫爾率營赴援途為賊困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五

至塔已是殘軍武隆額攻二道橋不克陣亡營官穆隆阿筆帖式哈蘇和額額等棍喇扎拉參屢戰不勝移駐南湖四月壬申伊犁賊來攻惠遠盡焚北關廟屋五月丙午攻綏定急領隊塔某游擊沈某馳援殺賊數百閏五月己卯西六城兵合惠遠大兵進剿惠遠復敗於地窩堡亡二千餘人塔某死之是時伊塔一隅已成鼎沸而烏垣賊復東犯哈密分竄奇台自古城既陷賊悉歸莫文麟駐守奇台猶勉為堵托適巴里坤領隊納爾濟帶解文麟軍餉五萬從草地抵奇台賊遇麟遣練勇拒敵自與納爾濟乘輜重飛奔巴里坤遂失奇台戶民隨逃者二萬人巴城官兵拒不納文麟令戶民棲止郭外買羊為食而自輕騎入城旋聞哈密台吉怕他諾什煽誘回酋先從賊眾萬餘已攻陷漢城扎克當阿陣亡巴里坤糧道斷絕文麟率官兵

數百並練勇進屯松樹塘為規復計六月戊申哈密大股迎戰詐敗我兵中伏駭散文麟退走巴城之三塘湖前隊官兵苦戰竟日亦傷十之七癸丑賊長驅至城東之大泉何瑄率眾登障拒甚力乙卯賊進逼城南山坡戈戟如林城人皆股慄瑄誓眾為背城計眾壯之嚮晚賊中炊煙徧起瑄突出精騎千餘人奮擊賊蜂擁而來鎗礮對舉馬賊數千亦向南馳撲南城放大礮兩及之賊改驅城東意在夾攻適滿營協領伊勒屯驍騎校金連福等出大礮連轟皆中賊遂大奔城上譟呼悉出城助勢有不及由城門者繼而下乘勢追逐勇氣百倍掩獲軍械糧畜無數納爾濟瑄飛章奏聞出力員弁俱得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六

無幾西路益危南路惟喀什噶爾漢城困守年餘援兵不至七月甲戌怕夏攻陷之辦事大臣奎英妾王氏子育俊孫靈景幫辦大臣福珠凌阿妻鈕氏子英俊英敏英志三女一媳均赴火自焚旂員十有七回官十有三並死難八月乙未哈密賊萬餘人復竄三十里堡圍攻巴城丙申黎明何瑄分三路迎敵自辰至午俘斬無數追奔九十里賊仍遁哈密奏入得旨獎叙是月己革知縣恆順率奇台勇目張和赴阜康與孔才會剿妥得璫令馬陞迎禦九月戊寅兵敗恆順棄營跳張和奔巴里坤請于納爾濟收集戶民壯丁二千人以救奇台許之時安逆在烏垣城外築城建王府復晉馬升為統兵總元帥索煥章首謀背叛自為偽元帥其母屢責晉之趣反正賊覺降煥章為數目令守吐魯番旋病

死免刑誅衆皆惜之

五年春正月壬午伊犁賊陷惠遠城明緒圍門殉兵民死者數萬前將軍常清被虜旋死二月棍噶扎拉參軍大疫自南湖退駐頭台武隆額派兵夜送公文爲賊獲盡知我虛實戊申賊攻破南湖營棍噶扎拉參退至青裕爾河戊午賊陷綏靖城武隆額率存兵百餘巷戰手刃數賊力竭死之領隊郭勒那佐領斐音當阿蒙庫拜防禦德克吉布達三泰驍騎校瑪克塔春筆帖式吉勒圖堪智麟舍隆泰懷塔布柯什巴圖柯們布綠營把總趙榮悉殉難千總甘湧不屈賊釘其手足於門數日乃死妻女皆仰藥殉博爾果蘇之妻及其長子驍騎校蒙庫那遜次子騎都尉察克都爾扎普與兵民百餘同日遇害額魯特蒙業陸續逃入布隆托海棍噶扎拉參領至阿勒泰山借科屬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七

烏梁海地安插游牧約萬餘人漢民逃往者亦七八十戶是日伊犁綏定廣仁瞻德塔爾奇四城相繼降於賊惟拱宸堅守四月糧盡而陷兵民被屠自是伊犁輟境無一寸乾淨土矣五月乙未朔哈密賊竄踞巴城東六十里之三鄉湖焚掠民庄辛酉徑來攻城訥爾濟三音布何瑄擊卻之癸亥天未曙賊列隊滿城迤東數里往來窺伺訥爾濟飭放大礮斃賊數十始退旋移居高家湖分掠東路丙寅四鼓馬賊萬餘復列陣五里外直撲滿城勢張甚東南角樓飛丸雨注防禦阿里屯胸右中鎗幸不死訥爾濟被擊中帽礮彈摩頂過仍督兵奮擊旋調何瑄督綠營兵勇合滿兵兩路攻勦追擊四十餘里復斃賊數百餘悉東奔賊雖受創然城中飢甚晝夜苦戰人給糧僅半斤皆出自有食家至宰牛馬供食亦盡適伯錫爾有供糧合勦之請衆

始欣然先是四月中東山纔回蘇拉滿赴坤稱郡王願協力征討賊

之圍城也復有纔回爾伯錫爾公文繼城入以賊中消息告至是復派伯克夏斯林請兵稱郡王已飭部衆並北山鎗手準備助戰爲巴城開道通糧官兵東來途中先給軍食何瑄即飭游擊凌祥將馬隊千二百千總芮林將步隊八百裹四日根六月己丑由坤啓行次松樹塘忽大雪糧垂罄又接濟之旋得伯錫爾以青標羊隻犒師益信請兵非詐凌祥率馬隊先進丙申抵南山口偵知馬賊四千餘在南河沿列陣即麾衆馳擊賊大敗斃斃八十餘奪器械駝馬無算丁酉追至哈密迤西二十里連大捷殺賊數百人毀營五衆益奮隨會夏斯林進攻回城又搜斬數百漢城賊望風逃逸立復哈密兩城何瑄馳奏凌祥擢副將賞提勇巴圖魯旋署哈密協瑄又爲伯錫爾陳請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八

免罪兵勇駐哈伯錫爾月給餉糧復饋糧數千石濟巴里坤飢軍未幾
上授文麟爲哈密辦事大臣時麟寓涼州募勇瑄請
勅與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迅速出關併力剿辦初孔才張和收撫木壘河民勇萬餘圍恢復訥爾濟派佐領百喜率官兵五十人入營教練陶珙思立功贖罪亦集民勇復濟木薩就辦軍糧才等從奇台進屯阜康戰屢勝賊懼其威是月烏垣馬步賊七八千竄至與孔才讓和而陰於密林設伏丙辰賊挑戰孔才爲所中軍遂覆百喜兵亦亡其半賊欲甘心孔才追過濟木薩才以善騎得脫先是陶珙啓商百喜請暫攝奇台縣事期呼應靈通至此濟城兵潰不知存亡爾濟奏珙帶印逃應仍照

前旨擊獲正法百高擅自委署兼失律敗奔應革職留營効力陣亡
驍騎校都訥恩委前鋒校喜成暨民勇馬步懇一併

賜卹均如所請冬十月西路回謀大舉東犯時哈密駐兵及新調安
敦玉兵千餘均歸凌祥節制伯錫爾請祥急進瞭墩以扼要害祥未
即行十一月已未賊首馬陞蘇皮蓋率烏垣吐魯番回騎六七千徑
入五堡凌祥倉猝出師伯錫爾亦撥纏回馬步數千助剿辛酉至三
堡戰小勝凌祥意頗自矜次日被誘至柳樹泉伏賊四起纏回及安
敦玉兵皆潰凌祥跳巴里坤兵勇九百餘慶戰二日夜力竭亦覆都
司趙英傑從間道遁巴城是日伯錫爾聞前敵失利謂福晉邁哩巴
鈕曰敵子買哈賣提足疾不能去可飭眾伯克保護孫伯爾台
吉齋金銀印信速往巴里坤請兵我年近八旬死亦何懼即親率纏

裁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九

回二千赴援遇賊頭堡陣亡七百餘伯錫爾被執帕仔爾亦為虜事
聞凌祥趙英傑均革職鞫問

上喜伯錫爾好義急公臨敵忠奮令何瑄查明具奏巴里坤哈密本
唇齒相連哈密復陷巴城兵食并乏危如壘卵瑄數請成祿文麟迅
赴哈密塔爾巴哈台參贊李雲麟速統蒙古兵援坤迄不應遂飛檄
召孔才張和備調遣未幾張和率數十騎至孔才有眾三千雲麟復
調以自益挑留精壯五百餘悉罷遣眾無所隸遂屯博里岡隨在劫
掠雲麟遽奏孔才反有

旨嚴擊正法才畏罪不敢投坤十二月乙巳馬賊二千餘自哈密攻
漢城瑄以大礮轟退內午繼至瑄飭游擊陳升恒芮林勇目張和趙
璞分率兵民東西迫擊伊勒屯率滿兵為後應至二道河與賊交綏

三時許賊始敗竄眾以枵腹不能追詰早偵之悉東遁矣訥爾濟病
目不能視師奏請以伊勒屯攝領隊

詔許之

六年春正月伊勒屯奏巴城產糧素少全賴安敦哈密救濟自哈密
再失東道不通巴素難民殘食人肉計自去冬至今滿營兵丁男婦
餓斃三百餘傷心慘目然去臘賊來猶攘臂奮呼擊退劇寇同仇之
志至死不哀若不急救過此數月闔城皆為餓殍即賊不攻城城亦
危矣李雲麟所部定西民勇合棍噶扎拉參蒙兵數千共十二營力
能赴援而徘徊不至萬一巴城失守新疆大局尙可問乎前得李雲
麟函稱欲與棍噶扎拉參進兵古城規復烏垣哈密漢回自當西竄
不救巴而巴圍自解不知漢回西竄之言亦屬臆度即西竄而纏回

裁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

之踞哈密自若也雲麟又何術以制之近聞奇台難民散漫以人食
人有軍無糧何以濟事不急合巴城兵力共克哈密與成祿聯為一
氣而必進無兵無糧之古城未見其得計也況進兵古城言難必踐
即如其言以烏合之蒙兵民勇攻烏垣深根固蒂之強寇孤軍深入
後無援兵其勢必敗請

飭李雲麟棍噶扎拉參先赴巴城攻哈密西成祿分兵數千攻哈密
東東西夾攻可一鼓而下再圖規復烏垣不難矣得

旨嚴催而雲麟咨稱烏科兩城蒙兵散盡棍噶扎拉參兵雖較得力
烏科倚為屏障宜先顧北路完區昨至烏籠蓋河迤西見土爾扈特
數十旗方為賊逼哈薩克十餘萬勢將內犯若北兵援巴賊犯烏科
何以能禦於是伊勒屯瑄復奏雲麟自去年六月招集蒙兵志圖規

復烏垣遠近聞之以爲村石之臣新疆有賴乃一聞奇台古民勇潰散迨遼蒙地畏葸不前始定八九月繼定十一月進兵皆成虛語既而哈密復陷巴城受困謂雲麟必星夜席捲赴援而愈不敢動迨蒙民半潰藉口有辭又以哈薩克內犯爲恫喝之言若然棍嘴扎拉參駐兵塔城豈能毫無聞見何以前後公牘並未言及且有來援之意可見雲麟非固守完區直坐視不救耳已既不救復把持棍嘴扎拉參俾不得獨前揆其居心無非藉招集蒙兵規復烏垣爲名藉以虛糜餉項而已

上諭倫巴城有失惟李雲麟是問而延宕如故初賊執伯錫爾監禁之伯克阿布都拉巴海斯底克均爲所殺是月丙子賊鞠伯錫爾何以赴坤請兵伯錫爾大罵曰吾七世受

裁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一

國恩豈從逆者請兵欲盡滅狗黨耳即手長矛刺斃二賊隨被害其妾回女也亦罵賊死馬踐尸骨如泥復割夏斯林耳鼻數日始殺之碎骨颶風何瑄吞悉以告

上追封伯錫爾親王爵照扎薩克親王例

賜卹

賜一等祭品於哈密建立專祠阿布都拉巴海斯底克夏斯林一併入祀王之福晉飭地方官隨時撫卹王妾照例

旌表嗣福晉呈請以長子邁哈默特承襲親王爵得

旨允行賊踞哈密時窺巴城何瑄飭芮林與千總趙萬海往剿二月已酉復哈城餘逆竄屯五堡追破之令張和率勇駐紮以杜賊踪奏入

上嘉何瑄調度有方以提督記名簡放回逆馬萬倍與纏逆蘇爾坦有隙暗招烏垣賊助攻之被纏回殺斃三千餘蘇爾坦遂雄長伊犁三月孔才率衆自首何瑄爲奏准帶罪自効

飭移駐哈密三堡與張和犄角

七年春二月西路回復犯哈密張和死之何瑄伊勒屯飛飭革弁趙英傑勇目田樹青趙璞馳往會剿癸卯戰於城迤西五里適孔才率馬隊至橫衝賊陣大敗之甲辰復至協領達三布副將芮林游擊趙萬海孔才合擊賊敗去文麟飭守備魏忠義率兩營先進塔爾沁城攝理都司兼辦屯壘沁城地荒城圯民鮮安居忠義至次第整理稍稍完集前此潰勇二營悉歸孔才統帶七月文麟自敦煌進駐哈密東路防軍始有起色是時安逆雖僞爲號事皆決于馬陞安逆忌

裁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二

其專賊綏來僞元帥馬官縛陞至斫斃之並殺其黨及僞翼長十餘賊勢漸衰十一月成祿委都司梅振清守備莊義慶陳兆魁偕回目蘇海林至西路招撫至吐魯番爲賊所得文麟復委烏仁泰田福榮福往賊逮八烏垣皆不知所終

八年秋八月哈密幫辦大臣景廉抵任甲寅西路回數百騎竄至五堡文麟飛檄孔才與營官張忻蔣富山率馬步五營馳赴之斃賊百餘擒匪首科有冲乙卯騎賊三四千復來撲營孔才等分頭迎擊賊敗退九月甲戌賊來攻二堡乙亥孔才督李琦李生元姚鳳林率馬步三營出東門張忻蔣富山分督諸將出南北門三面夾擊斃賊甚衆猶相持不下適文麟委員恒齡楊澄瀾會魏忠義等以六營押糧至設伏草湖仍分隊助戰孔才率敢死士八百大呼突陣殺賊三百

餘伏兵起又聚曠之賊大敗潰去是夜復合衆營營不克而退忠義以賊不得逞知必再至丁巳密派馬隊兩營炮隊百人南北分伏未幾賊至忠義等督馬步八營令張炳趙萬海率礮隊左右轟擊戰酣伏兵齊出賊狼狽奔竄會風雨暴作羣賊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我軍亦亡營官姚鳳林弁勇數十戊午忠義等進搗賊巢抵柳樹泉擊賊六百餘壬戌賊來飲屍復敗之賊犯哈密數矣而痛鉅創深蓋未有若此之甚者

九年春二月賊大股西竄奇台一帶時有賊踪勇目鄧生玉馬進福張著均集有民勇駐防賊不敢逞三月安逆令偽元帥馬仲馬泰趙生才南擊安集延至阿爾城界爲怕夏所敗追入吐魯番圍攻其城是月俄羅斯有盜馬逃匿伊犁者追問不獲遣兵與逆戰敗去五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三

月復益兵來戰遂破拱宸城繼逆敗績戊寅破贛德已卯降綏定庚辰惠遠亦降於是各城靡然悉爲俄人佔踞矣其時西路惟徐學功民勇屯屯化之南山學功者少喜技擊勇畧冠一時值寇起結健兒衛鄉里掠回莊賞以自贖遇漢民則保護之有衆五千人雖怕夏亦畏其強嘗伺便擊賊殺逆目馬環古里牙及馬伏成奴爾馬等何瑄旋奏給軍功十月馬衆舉吐魯番降怕夏怕夏即令導纜回安逆來取烏垣土回多被殺戮執馬泰送南疆逆不能敵亦舉城降怕夏即削安逆偽號銷偽印以馬仲爲阿奇木總管各事使回漢皆雜辦易服光頂圓領效其所爲閏十月乙亥馬進福率定西中營截剿竄回戰四晝夜死文麟即以其弟進有接帶張著爲幫辦時綏來縣民趙興體團練殺賊有功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疏陳其事

特賞花翎守備銜

十年夏四月徐學功至迪化擒馬仲斬之俄人既踞伊犁復營言欲代收烏垣意圖蠶食

上念伊犁已陷若再收烏垣則更難措手

勅景廉即率兵規復旋

授爲烏魯木齊都統進駐巴里坤初馬仲子與安逆積不相能馬陞子亦以父仇思復冬十月遂導怕夏圍攻爲王城安逆夜遁怕夏貪而殘土回不堪其虐爭迎徐學功十一年春正月學功進駐烏魯木齊漢城以圖怕夏時安逆既遁怕夏即據其巢學功攻之未下會怕夏亦調大股至達坂城五月丙戌馬金貴拒怕夏於達坂學功助之不利金貴敗死學功弟學第驍勇善戰怕夏深憚之丁亥戰南城外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四

中嚴陣亡回逆懼有欲縛獻學功以乞和者學功覺已丑夜與綏來勇目沈廷秀拔赴沙山子駐紮怕夏入烏垣大殺回漢居民而遷其餘於南疆諸回多逃出自歸馬明率其黨踞古縣與怕夏相持先是馬明兄馬元爲怕夏所殺明銜之遂與景廉委員桂洪元深相結大出芻糧供軍共圍怕夏古城統領張玉春率二百餘騎先進學功兵未卽至六月壬申玉春戰敗管官唐漢雲馬興業沈廷秀等皆死玉春亦重傷馬明救之得返景廉遣使持諭招撫馬明明方困於安逆請官兵赴救時孔才駐兵濟城欲令送家屬爲質乃援之遂不果降八月哈密幫辦大臣錫倫至巴里坤言於景廉曰烏垣賊勢非兩路夾攻使腹背受敵未易得手也西路團勇無大員董率難幸易渙榮全遠在塔城兵力既單軍火亦缺刻難進兵布隆托海難民甚多

牛皆樹鳴札拉參遣撤兵勇若招集成旅佐以官兵會合沙山子民
兵扼駐既可夾擊烏垣亦杜俄人東犯景廉偉其言即商令擇要駐
軍且屯且戰復請塔城參贊大臣富和派撥蒙古兵千人隨錫倫進
安逆聞伴致書馬明以間之又差悍逆馬進才入關召援俱爲我軍
搜殺安逆旋斷古牧地汲道襲破其城徙馬明南路以他回目及偽
官駐之定西營幫辦孔兆華偵知烏垣回逆欲乘機襲古城新渠孔
才亦以回民賢古濟者多奸宄恐爲變十一月庚子孔才殺回商二
百餘人復帶馬隊探防紫泥泉擒斬烏垣及古牧地瑪斯各賊目
奪戰馬百餘哨弁徐有被俘

十二年春二月景廉奏關外全局以先復烏垣爲要圖新任烏垣領
隊錫倫至布隆托海調集蒙古喇嘛及布魯特官兵與趙興體團勇

截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 一十五

聯駐沙山子榮全所部吉林索倫兵宜與錫倫併取瑪斯漸分賊
勢俟後路大兵雲集夾攻烏垣惟各路徵兵到者無幾成祿一軍會
奉

勅先撥李天和三營而迄無出關之意祿自
簡授烏垣提督連年賊窺巴哈何瑄納爾濟伊勒屯前後疏請馳援

無慮十數上
廷旨嚴催相望於道卒逗遛高台肅州飾詞規避至是傳

旨擊問被逮入都夏四月景廉進軍古城各扼要分布旋調徐學功
面詢西路賊勢學功輕騎往留十餘日還歸而安逆乘間襲之屠其

家輜重並盡學功告急於古城景廉飛派黑龍江營總伊勒和布定
西營統領田錫禮各率勁騎三百赴援力戰數日斬獲過當怕夏逆

還吐魯番是月陝逆白彥虎率大股自西霽出竄圍攻玉門安西燉

煌副都統明春督健銳軍剿辦三州縣解嚴閏六月辛亥彥虎竄哈

密沁城劫掠各屯旋踞大泉黃蘆崗七月辛亥傾巢來犯魏忠義率

各營禦之大橋通西中伏營官劉珍郭天保王復興田樹青陣亡忠

義與張炳李琦李生元皆不知所在哈密瀕危景廉派吉爾洪額沙

克都林札布孔才分督援兵二千自古城馳往八月乙未行近哈密

整旅而前文麟亦出兵迎剿慶移時殲賊四五百是夜賊陷回城

俘福晉去辛丑我軍山城西攻入賊寨城奔南湖乙巳大破賊營白

彥虎竄西山繞道而北分股向吐魯番奏入文麟營副都統銜餘皆

獎敘明春旋擢哈密密幫辦大臣率健銳九營駐守未幾賊騎數千犯

沙山子伊勒和布徐學功馳擊於沙聚圍斃百餘而遁十月陝逆竄

三道廠學功誘敗之亡何白彥虎復勾烏垣回竄入瑪斯並分優

坤屬紅柳峽古城戒嚴景廉馳奏
詔錫倫會屯沙灣與副都統孝順痛殲醜類毋任蔓延

十二年二月濟木薩三台回逆分股滋擾景廉令統領孔才興祿往
勦辛卯遇騎賊於紫泥泉壬辰抵西泉擒斬逆目蘇保沅馬得和馬
光魯李遠王元皆白逆悍黨也三月正白旗漢軍都統金順涼州副
都統額爾慶額及桂錫楨各率馬步隊前後出關廣東陸路提督張
曜率馬步十四營進屯哈密大興水利墾荒地二萬畝獲粟數千
石以濟軍五月賊竄西湖辛亥徐學功截剿於經來縣境癸亥賊劫
馬橋商營官焦生有追及登還六月庚辰西路賊犯三台二丁河
孔才率五百騎伏擊頗有斬獲賊復以四千餘人夜犯城關我軍堵

截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 一十六

禦黎明而退景廉聞警飭興祿金永清倪敏修分率馬步二千往援
壬午抵二工河遇賊擊走之癸未賊復廢至孔才會田錫禮倪敏修
率馬隊爲兩翼左右包抄興祿金永清率步隊居中策應游勝以
馬隊繞道靜伏各營列陣柳樹河慶戰至午殺賊五百有奇我軍失
營總常明甲申回逆百餘向沙山北竄焦生有伏馬隊林中令哨弁
白彥存誘戰賊其大半哨弁李萬隆力戰死逆目于小虎在綏屬甘
溝設台輓糧已亥營官徐讓馳往攻斃回酋拜林陣斬五十餘級七
月丙午呼圖里克賊騎東竄哨弁羅讓陳正基以馬隊伏敗垣賊過
衝出擒斬逆目金尙保乙未昌吉回騎竄茀茂槽營官姚百福飭
哨弁陳秀高彥才率隊追勦斬賊亦多逆目黑資才中賊傷遁八月
授景廉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九月關內肅清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七

詔金順迅赴古城會景廉規復烏魯木齊穆圖善自涇州赴安敦主
以壯聲援張曜宋慶馳赴哈密會文麟明春剿賊各軍糧餉左宗棠
源源接濟勿任缺乏十月順至玉門四道溝進巴里坤時景廉擬三
路規取烏垣自與金順由古城趨古牧地張曜由天山趨吐魯番錫
倫由河山直薄瑪珞斯同時並舉使賊不及互援其籌議如此

戡定新疆記卷一

戡定新疆記卷二

武功記二

光緒元年春二月

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奉

密旨垂詢西域情形並及用兵調度是時朝議紛紜謂西域不能久
守宜

飭各統帥駐守現有邊界移西餉以助海防或又謂不復烏魯木齊
俄人必浸淫蠶食泰西各國亦且視我強弱以爲進退且關外藩籬
一撤回氛復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不能

上命宗棠籌議以聞宗棠奏言泰西諸國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
別有好謀緣其國用取給於征商故所歷各國壹以占埠頭爭海口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一

爲事而不利土地人民自通商定議埠頭口岸已成各國久以爲利
知敗約必防國用也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
已何敢輒發難端論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餉且就海
防應籌之餉言之始事所需如購造輪船購造鎗炮購造守具修建
炮臺是也經常之費如水陸標營練兵增餉及養船之費是也開局
造船漸有頭緒由此推廣精進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其僱船之
費可改爲養船之費此始事所需與經常所需無待別籌者也海防
之應籌者水陸練軍最爲急務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才
非難陸路則各省就精兵處募補如粵之廣惠潮嘉閩之泉漳興永
浙之台處甯波兩江之淮徐鳳泗穎亳諸處皆可訓練成軍較之召
募勇丁費節而可以持久現在浙江辦法餉不外增兵有實用台防

讓起浙之開銷獨少似非一無可恃者比也海防應籌止此論者擬
停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即烏魯木齊已復
定讓盡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爲固計而乘障防秋星羅碁布地
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既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
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此塞防因時制宜而兵餉仍難遽言裁減
也今若盡地自守不規復烏垣則無總要可扼即烏垣速復駐守有
地而烏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台各路均應增置重兵
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與辦兵屯民屯招客土以實邊塞然後兵漸停
撤而餉可議節矣彼時戶部按其實需經費酌撥各省協餉嚴立程
限一復道光年間舊制則關內外或可相抵以安若此時即擬停兵
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

裁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二

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
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論者又以海疆各
國視西陲之成敗以爲動靜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
西北各國必不至構衅於東南其於海防情勢言之甚明而邊塞情
勢則容有未審者俄人之竊踞伊犁乘我兵勢紛繁未遑遠畧因藉
口代守圍擾其財利以自肥其暨事伊犁亦斃其土沃泉甘川原平
衍物產豐饒夙號腴區又距其國南界稍近伸縮得以自如也自肅
回盡殲安西州縣取復官軍疊進哈密巴里坤濟木薩關內外聲息
漸通中間僅烏魯木齊爲逸賊白彥虎所踞尙稽
天討黑子着面何足重輕俄羅斯北方名邦非如尋常無教之國謂
將越烏垣挾逆回與我爲難冒不韙而爭此不可必得之瘡痍揆之

情事必不其然至土耳其即都魯機國於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
噶爾萬數千里而遙印度爲古佛國在唐稱身毒痕度音轉而訛不
知何時奉天方回教遂忘其舊地奧而腴廣產鴉片英人據其東南
孟邁孟加喇爲利藪轉市中國道光間東印度盡淪於英吉利厥後
俄人又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其國勢分崩離析非夫寰宇中央之舊
矣喀什噶爾回酋之叛附土耳其其與俄英兩國通商海口已刊入
新聞紙此間尙無聞見果如新聞紙所言喀什噶爾附其同教之士
耳其與俄英通商我既兼顧不遑無從問及則將來恢復能否久
守原可姑置勿論但就守局而言亦須俟烏魯木齊克復察看情形
詳爲籌畫始能定議若此時先將已經出塞及尙未出塞各軍概議
停撤則實無此辦法也

裁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三

諭旨謂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復嘯聚劫擾近關一帶關外賊
氛既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不能於邊塞情形瞭如指掌臣本毋庸
再贅一詞特以事關時務大局又身在事中不備細陳明必貽後悔
至規復烏魯木齊非勦撫兼施不可非糧運兼籌不可按陝逆白彥
虎由西甯大通竄遁關外時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賊至多不過數
千人所共見即被裹出關各回由安玉哈密逃歸就撫者其說不同
前敵所報或多或少未足爲憑其言賊勢或旺或衰亦非確論據實
而言白逆悍鷙不如陝回諂目而狡詐過之計白逆自陝至甘未嘗
佔據城池每遇勁軍未嘗戀戰往往給誘逆目斷後自擊黨夥先逃
所犯之處未嘗久留觀其過肅城不赴馬四之招現踞紅廟子不踞
烏垣亦可概見賊習長於用伏官軍計畫稍疏輒爲所陷臣前接關

外諸軍緘牘言賊可取狀會告以勿論賊勢強弱且自問官軍真強與否賊之以弱示形須防其贏師誘我此賊如敗必乘機竄逸要須陣前殲斃乃爲了局此爲言勦者策也南路關展吐魯番至哈克蘇地狹民貧土回閭弱近爲教罕屬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魯番之頭人怕夏能以詐力制伏回衆與白逆通善持兩端此時踰伏未動且貌爲馴順以示無他如遽加以兵則滅後勁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漢趙充國之討羌急先零而釋罕开厥後先零平而罕开自服效猶可觀現之屯軍哈密修水利興屯田一爲鳩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爲置子中央杜賊勾結而取芻蕘節輓輸糈其小者此爲言撫者策也三月宗棠復密陳景廉方正有學承平週翔台閣足式羣僚惟泥古太過任用非人其奏請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內戶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四

口赴古濟耕墾爲寓兵於農起見不料其經歷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爲兵游勇之不足恃也金順爲人和平寬緩然平時粥粥無能臨陣尙能奮勉臣於景廉而知古所稱股肱房瑄終不失爲清流於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于終不失爲智士也若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而以景廉之任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辦事領略大臣似於前敵事宜較易措手關外兵力本不爲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曠日稽時難觀成效非嚴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肅州與金順定議先將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留明春所帶成營舊部併成三營合爲十五營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炮隊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爲一營計算已近萬人金順又廣取投効將弁勇丁遂至營數漸增多至二十營有奇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

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須續調矣自嘉哈至哈密臣已漸有布置並擬辦理巴里坤事宜惟該管鎮道例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爲專屬不樂其別有稟承以致關外事體不相聞問應請飭下烏魯木齊都統仍遵舊制凡鎮道所有公事隨時稟報督臣遇事盡心發盡或可稍資裨助否則圍圍之內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疏上有

詔景廉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與侍郎袁保恆回京供職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副之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布政使裕寬陝安道沈應奎兼轄稍臺四月宗棠奏起前署陝西巡撫劉典赴蘭州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五

舉飭孔才等六營舉種三台營官李發桂以三十騎馳驗渠道二月甲申賊突出圍攻相持至暮發桂右脇中鎗猶墜士卒搏戰孔才馳救乃退發桂旋以傷殞事聞優卹如例金順進軍巴里坤慮糧運難繼派副將方春發步隊兩營先赴奇台就食自率馬步八營抵古城以濟木薩僅屯有提督劉宏發禮字等營兵力尙單即督軍進紮而奇台縣屬西集爾近接南山賊易出沒留馬步數營分駐防剿復與景廉會奏烏魯木齊爲逆回老巢古牧地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等城均爲賊黨分屯南路吐魯番則有安夷盤踞同聲而動與回逆時合時離情形叵測大兵進剿勢必互援或由南路捷徑窺我後路以圖牽制請檄調烏里雅蘇臺駐防黑龍江馬隊兩營沙收蓋台並徙蒙古游牧內地以避其鋒

上飭宗棠金順會商機宜妥籌調度宗棠旋疏陳兩事一廣籌軍糧
語在糧餉篇一整理兵事曰西事久無成效由冗食多而戰事少耳
旗綠諸營久不足額就近各省無勁兵應調於是取土著兵民及各
處就食兵民授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守無事則驅其盡力隴畝
有事則調其效命鋒鏑謂之且耕且戰事非不勞謂之即兵即農名
非不美然調赴期會則彼此觀望數日不能取齊麾令前驅則勇怯
雜糅氣勢不能完整其何以戰且既挂名伍藉又令其從事耕耘譬
猶左畫圓右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是且戰之民不能戰且
耕之民不暇耕也茲畫兵農爲二擇其精壯有膽者爲兵宜馬者馬
宜步者步束以營制一如內地軍營其會者戰績如徐學功輩用爲
管帶督帶其才能辦事如孔才輩用爲幫辦凡幫帶管帶以及所部

擬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六

哨官什長酌給薪水散人給餉與糧按照客軍營制減給其願弱不
任戰者能爲農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酌給子種農器耕牛收穫後
繳本歸倉不取息其所穫糧石由官照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營伍
可得而實散其願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各城所駐大
臣有辦事領隊幫辦之分所駐之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
古厄魯特沙畢納及綠營機營兵換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
復按而辦事幫辦領隊大臣於本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各請專
餉所稱馬隊步隊既罕能戰之兵而辦事幫辦領隊各員又非盡知
兵之選徒糜餉無濟實用都統及各大臣因慮產糧未極其豐增
餉更形其絀力主盡地自守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屯糧不顧兵
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運回不前而後隊尙連還原

防者以此現巴里坤古城已辦探運哈密已開營屯金順張曜兩軍
留後之隊應即陸續開拔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編惟此時必分別
兵農責兵以戰課農以耕而後餉事可節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
古城所駐各大臣就現在所存旗營核定糧餉如缺額過多准照舊
額馬步就地招募丁壯種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必責以戰事脫屯
丁伍藉散之歸農則盡力隴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
餘糧准照時價發糶民益得其饒不但分駐各軍可資接濟即調發
續進馬步沿途就地採辦毋須稟糧以趨於兵事更寬順利較之現
在辦法兵農兩荒不猶愈乎應請

飭下金順文麟遵照辦理庶於時局有裨得

旨嘉獎如所議行七月乙未朔景廉回京移交馬部二十七營人數

擬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七

參差復多冗弱金順挑留精壯併爲馬勇十營步隊九營各營屯卒
亦汰弱留強以資防護時新糧將登關內轉運漸集
飭後路副都統托雲佈率留安肅各營分起前進秋八月宗棠奏三
品卿銜署西甯道劉錦棠英銳果敏才氣無雙近察其志慮忠純尤
堪重任令率其所部老湘全軍從征並委總理行營事務時賊以大
兵未齊乘機竄掠九月丁酉賊三百餘人夜犯小橋屯莊掠牲畜統
領杜生萬率諸將追擊戍戍及之於石窰四面圍攻斬獲甚衆盡復
所掠牛羊金順以濟木薩西起沙山子而紫泥泉爲赴沙山子要徑
飭孔才以定西馬隊五營健銳一營進駐之副將王洪順以靖邊步
隊三營自三台進駐二道河方春發以英字三營會同總兵桂錫楨
扼守三台九月辛酉烏頂昌綏逆回合安集延大股徑犯沙窰圍下

六戶地營官趙文斌沈廷輝迎擊徐學讓繼之張文英先伏步隊于旁三路奮擊營官馮魁亦委參領壽凌副將和振興分率馬隊助戰自辰至午趙文斌手刺回酋武觀擒之並殺回酋武聖兒賊眾敗潰武觀傷重尋斃是時烏垣以西賊騎四出瑪納斯上游奎屯河烏爾烏蘇庫爾喀喇烏蘇被擾尤甚西路官軍時時截擊之未能大懲艾也署伊犁將軍榮全進駐塔城往時伊犁官兵陷賊者陸續投出上飭榮全督飭孝順等權探賊踪乘機兜勦與金順等聯絡聲勢十月至十一月托雲布薩凌阿先後到濟提督馬玉崑亦抵巴里坤以隆冬不能築壘未即進而馬橋沙山子居瑪納斯迤北人民析處逼近賊巢進西沙灣地方徑通布倫托海上年白逆分股石灘塔即由此竄入機總兵馮桂增統西征提勇三營駐沙灣與額爾慶額徐學

功等相首尾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八

二年春二月幫辦陝甘軍務三品京堂劉典至蘭州宗棠以善後事悉付之癸未禡旌啟行飭前部二十四營會于肅州其前路進止機宜悉委總統湘軍劉錦棠相機酌度巴里坤有數徑可達安西不復盡由哈密飭提督徐占彪帶馬步四營駐之又飭張曜率馬步十二營未慶留勇八百人扼守哈密遏土魯番逆東犯之路宗棠奏言烏城之賊土回居多白彥虎復望陝甘悍回分踞紅廟古牧瑪納斯與相聯而皆南與安酋復通自怕夏踞喀什噶爾各城土魯番闕展以西土回皆附之怕夏能以詐力制其眾又從印度多購西洋鎗炮勢益猖獗土回纏頭皆倚之為重然不敢與俄人較俄人亦頗言其狡猾異諸賊今官軍出塞自宜先勦北路烏垣等處而後加兵

南路當北路進兵時安集延或悉其醜類與白彥虎合勢死拒富有數大惡戰如天之禍事機順利白逆殲除安集延悍賊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勢較易是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若賊情專圖自固但作守局以老我師則曠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間議論或以為事可緩圖或以為功可速就或主撤兵節餉或言難得易失皆因裨益洋務起見豈真由衷之言哉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為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城覬望

恩施況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艱鉅為己任雖至愚亦不出此而事固有萬不容己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可以安兵今伊犁為俄人所踞喀什噶爾為安集延所踞若此時置之不問後患環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勢此區區愚忱不能不盡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九

者也其後攻北路而南路遂平竟如所策三月乙巳宗棠次肅州劉錦棠先率軍駐城北肅州至哈密中隔戈壁水泉不能供千人宗棠令諸軍抵西安後分起遞進漢中鍾譚上連領所部先進寧夏鍾譚拔萃繼之陝安鎮余虎恩又繼之四月錦棠親率大軍啓行分命諸軍前駐哈密侯古城糧運畢集師長驅大進直搗賊巢先是統領吉江馬隊額爾慶額聞白逆將糾瑪納斯南北兩城踞回竄擾糧運因與馮桂增會商徐學功約以正月丁卯合攻瑪納斯城丙寅額爾慶額抵大河廠待徐軍未至遂先進夜半徑薄北城桂增改騎為步山西北踰城入殺守者開門納官軍城賊驚起拒敵桂增率所部恭戰額爾慶額麾軍繼進斃賊數百並陳斬翟老四嘆一兩逆目餘賊退伏東隅黎明賊廳至連施大礮官軍却為賊所擠桂增縱橫激決得出

圍復寨創尋額爾慶額再入再出力竭被擒罵賊死兩軍陣亡弁勇二百餘徐學功未至城聞敗却回宗棠奏襲攻堅城本難得手馬隊黑夜撲城尤為希見額馮冒險功咎由自取徐學功不即墜軍馳救咎亦難辭惟原約丁卯會攻並未明定時刻兩營先進非學功所能預知經金順先搦頂翎免其再讓額爾慶額旋左遷古城領隊馮桂增交部議卹瑪納斯賊復欲赴草地掠駝馬並擾布倫托海金順飭孔才會徐學功嚴扼沙山子東西賊知歸路被截回竄古城東北紅柳峽已復由北路小紅柳峽竄出統領唐得勝依勒和布勒之賊乃越嶺逃歸烏垣老巢金順飭唐得勝彭桂清與祿等與依勒和布分駐木壘河三角泉大石頭上下護運巡防時俄國解送古城軍糧二百餘駝行抵布倫托海運西登崑山被劫榮全派隊扼霍博克河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十一

迎護之咨金順撥營接順奏自瑪納斯運北沙山子之西由沙灣入草地必先至烏魯木湖烏魯木湖東北為布倫托海西北則塔爾巴哈台由布倫托海而東經烏魯木湖至科布多東南之沙札蓋台東西千餘里南為沙山北為阿勒泰山其中別無歧路由沙札蓋台北達科布多東接烏里雅蘇台所屬部落東南可通巴里坤紅柳峽等處僻徑南達古城皆以沙札蓋為分道之所烏魯木湖為塔城轄境沙札蓋為科布多轄境由沙札蓋而東則接烏里雅蘇台邊界今塔城有索倫兵額魯特兵科布多有大同兵蒙古兵烏里雅蘇台有黑龍江察哈爾各兵若塔城以索倫兵扼烏魯木湖科布多以蒙古兵扼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地烏里雅蘇台以黑龍江兵扼沙札蓋一轉移間防勤均有裨益

上救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托倫布保英英廉酌度情形分撥扼紮倘各城兵項無多兼顧為難著左宗棠金順酌撥勁旅以杜分竄榮全旋奏烏梁海等處關係糧路所部官軍以前敵緊要未能分佈後路仍須額勒和布等派隊前赴察庫爾泰等處扼紮額勒和布等亦奏烏城存兵現祇察哈爾及吉林黑龍江馬隊共一千五百餘名僅敷分佈城防難勻撥他處

上令金順懷遵前旨即與左宗棠會商迅速派隊扼紮宗棠覆奏前奉

諭旨揀派勁旅扼紮北路要地已行知金順劉錦棠熟察地形妥為布置一面咨委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綸赴沙山一帶豫籌截勦飭總兵桂錫楨都司馮以和所部並咨金順派撥吉林黑龍江馬隊合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十一

成千騎均歸統帶又調徐學功馬隊三營步隊一營歸錫綸調遣復飭劉錦棠選將領率步隊佐之錫綸兵力已不單薄錫綸生長邊陲熟悉蒙部情形能通蒙文蒙語聞其為人亦甚儉儉近時俄糧續由沙山一帶運送百萬餘斤即係錫綸迎護茲令防勦竄匪更為得宜至金順所請將塔爾巴哈台索倫等隊扼烏魯木湖蒙古科布多等隊扼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之地烏里雅蘇台黑龍江等隊扼沙札蓋原因賊騎颺忽北路平沙廣漠防不勝防慮難一處聚殲故為此節節撤裁之計陝甘逆回被白彥虎迫脅出關者非盡屬其死黨若白逆等復劫其各棄眷屬北竄遺荒似非所願至關外土回狡悍嗜亂者無多白逆縱糾其北竄亦必無應之者如大軍進逼環攻諭以勦擒兼施釋營從而急渠魁解散必眾逆賊如從阜康境內竄出

劉錦棠金順所部截之如從瑪納斯竄出近則孔才各營稍遠則錫綸新統各營截之均有餘力而塔爾巴哈台後路又阻其前英廉所部雖單榮全應挑撥動旅歸其調遣或扼之烏魯木湖或就近擇要截擊皆可權操勝算科烏兩城舊為邊城要地如慮兵力單薄糧運惟艱則

諭調精兵於科烏擇要扼防或即由兩城領兵大員就近添調防兵遏奔衝固封守給以薪水口分俾其意意布置務保無虞懇

申諭榮全等實力籌維共禦茲舉孔才既扼沙山之衝賊旋旁犯馬橋及六戶地才令參將杜生萬拒戰縱馬隊左右鈔擊斃賊數十追至距瑪納斯三十里五月甲寅孔才與統領黑龍江馬隊協領克希克圖進紮距瑪納斯城四十里之四佛廟夜四鼓杜生萬率精兵二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十二

百趨城下孔才克希克圖以大隊繼之乙已黎明南城突出賊騎數百直犯我軍孔才等迎擊殺獲甚眾丁未副將和振興把總馮魁由六戶來會進紮瑪納斯城西北十里墩憑險築壘賊口出挑戰我兵不應癸丑孔才克希克圖伏步卒于西路蓋湖騎兵于城北樹林殷紹祿邊生有列陣大隊口誘之賊大至伏兵四起圍擊孔才等橫衝入陣短兵接轟斃執旗賊酋一隊斬數十百人餘潰走是月諱上連暫屯巴里坤有馬賊由布倫托海竄出紅柳峽過古城上連急追之賊騎二百餘已由南山向吐魯番遁即分部扼紫茱萸台色畢口大石頭三角泉等處護運自率兩營前進錦棠旋亦抵巴里坤飭繼進各軍就哈密取糧短運踰天山赴坤再由坤遞運古城限閏五月取齊候進止時土回安夷結壘古牧地烏魯木齊在其西南宗棠奏官

軍必先攻古牧地撤烏垣紅廟之藩籬乃可犁巢搗穴濟木薩距賊尙遠不能扼賊吭劉錦棠會師進勦必先據要地儲糧屯師阜康地

當賊衝從前馬賊之犯科布多固即由此駛出錦棠注意於此一為進攻古牧地一為馮賊奔冲也閏五月庚午錦棠進屯古城輕騎覘形勢六月辛酉與金順由濟木薩拔隊而西壬戌抵紫泥泉積潦縱橫飛橋以渡丁卯抵阜康阜康失陷十餘年榛莽叢雜命諸軍芟翦以利礮車城西距古牧地九十里出城濟河即戈壁直上黑溝山無寸草古牧地在其西悍賊悉屯於此層築柵壘以拒官軍金順派總

兵胡飛鵬助孔才等屯瑪納斯約東西齊舉使賊不得互救錦棠進駐九營街白彥虎圍官軍大出自紅廟子移踞古牧地料土回迎敵安集延亦遣糧回助戰時屯地之水軍渴甚錦棠詢土人知黑溝驛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十三

上黃田有積泉賊嚴守以困我已西錦棠金順令軍士赴戈壁存掘鴛井以懈賊庚戌潛帥夜起進襲黃田黎明至賊驚覺錦棠督所部由左金順右俱進左路余虎恩黃苗鵬將騎譚拔萃等步隊繼之右路薩凌阿沙克都林札布將騎劉宏發等步隊繼之譚和義等擁開花大礮而前軍容甚整賊望之始懼錦棠金順先踞山崗余虎恩黃萬騰等自山馳下賊迎戰而敗旋合步賊來拒我軍箕張而進夾擊之譚拔萃譚上連董福祥以步隊衝其中堅賊不能支遂大潰卡賊亦棄輜重相與狂奔兩軍窮追徑抵古牧地賊欲入城不及遠城走官軍方奪門入城內突出大股迎拒劉宏發等乘銳擊之賊敗入城錦棠金順遂收駐黃田是日斬獲無算訊擒賊言白逆先派古牧地回會馬明因踞黃田後疑其與官軍通連回南路以王治金中萬率

衆萬餘代之其黃衣騎賊則安集延及南路各繞回也壬子錦棠金順進圍古牧錦棠部東北金順部東南癸丑怕夏遣夷目阿托愛將騎數千來援錦棠命余虎恩率馬隊赴山前嚴陣以待分遣步兵攻南關及山壘昇開花大礮迭轟之城堞多圯譚上蓮以親兵徑搗山壘前馬隊繞出其後立奪其壘我軍勇氣百倍冒鎗礮徑進遂拔城關諸軍進據之金順所部薩凌阿等擊斬黃衣賊酋一阿托愛徒雖遁官軍奪其馬追至卡子溝平毀賊堡十餘錦棠金順視古牧守備嚴築壘守之增建礮臺高出城堞丈餘乙卯北城西城圯丙辰東城圯均各四五丈城內拒守不得入錦棠金順部分諸將譚拔萃劉長發等囊土填壕自缺口進攻余虎恩陣于山岡張春發陣于平川堵截竄賊仍調集諸火器環轟勿斷丁巳南城復大圯賊洶洶欲潰錦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十四

棠所部自東南金順自西北同擁入城盡殲賊黨陝回頭巨馬十娃爲禹中海舊識擒斬之並斬王治金中萬及安夷賊帥細索奇玉只巴什夷兵三百亦盡白逆本踞紅廟時往來卡子溝以木入城倖免錦棠入城見存火藥礮礮尚數千斤拾回漢文各一通則烏城逆首阿奇木荅王治書也書言烏城精壯已悉數遣來三城防守乏人南疆兵不速至阿奇木者怕夏僞官甘回馬人得也管轄古牧地烏垣紅廟子瑪納斯及僞王城回兵所稱三城蓋指烏魯木齊迪化州及安得璿所築之王城南疆則指安集延也錦棠知烏垣空虛戊午復進金順繼之賊黨紛竄沿路不絕抵迪化州城北見賊千餘已出城里許南向奔逸錦棠飭余虎恩譚拔萃黃萬鵬譚上蓮追擊之譚慎典湯秀齋張俊自北城入誅悍賊百餘未持械者釋勿誅復分隊入

僞王城及烏魯木齊金順所部入鞏再城同時克復初馬人得與白彥虎議先遣婦女輜重南竄習精壯駐守嗣見官軍驟至遂相率同奔西軍追十餘里賊回拒復擊破之拔出城中難民及避匿山谷者均設法安撫撤去營壘暫留迪化州事宗棠咨商金順錫綸布置各城堡要隘籌辦善後苗咨調張曜徐占彪會師進規南路時北路各城踞逆先後南竄怕夏遣援四五千騎亦至達板而返怕夏之降安逆也掠其資並括漢回金帛輸南路實其窟穴驅丁壯守烏垣各城以爲屏蔽自彥虎自陝甘西竄自知勢力不敵倚爲聲援凡怕夏所欲不敢違也故怕夏日富而土回益貧及聞大軍來白逆亦雜髮易服竊附於安集延給死黨與土回堅拒官軍自觀成敗伺間脫逃宗棠謂不得烏魯木齊則無駐軍之所賊如分竄無以制之不憚陝甘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十五

之憂即燕晉內外蒙古將無息肩之日若停軍巴古以東瘠區兵少無以扼奔衝兵多徒以耗軍餉無論非時局所堪卽四海晏安軍儲贍裕亦斷難爲持久之計茲幸旬日間連下堅城固非始願所及奏入詔賞錦棠騎都尉世職譚拔萃譚上蓮余虎恩譚和義席大成均賞雲騎尉世職黃萬鵬蕭元亨均賞穿黃馬褂其餘各將士以次進秩陣亡各員弁陳百順富全凌萬準等優卹如例七月己未朔金順師至昌吉城外見竄賊如梭搽殺無數餘匪西竄呼圖壁庚申劉宏發方春發追至蘆草溝賊奔東南山谷金順追及賊騎千餘車駝絡繹令沙克都林札布繞出賊前穆通阿龍得勝躡其後王寬薩凌阿分兩旁抄之賊分股拒戰沙克都林札

布等鎗矢齊發順喜突前奮擊諸軍繼之斬賊數百賊酋馬元駛逃穆通阿以洋鎗追洞其馬腹而墮驃騎校雙喜擒之龍得勝錢風鳴銀亮薩克新圍追至頭屯河賊爭渡踐溺聚而殲之盡得其車駝器械佐領永林沒於陣辛酉劉宏發距呼圖壁十里而軍壬戌賊酋楊大成出其輜重眷屬潛遁南山自率馬步千餘拒敵宏發揮軍前進陣斃百餘不少却復以馬隊潛出賊後始繞城逃追奔二十餘里立復景化城錦棠下令抄山七月甲子譚和義陶生林自七道灣赴東山黃萬騰余虎恩譚拔萃譚上連經大小鹽池墩東南至柴窩堡各有斬獲擒賊供賊眷輜重悉已南徙壯丁麇集達板城白彥虎等蹏南山小東溝口喉各賊赴大小西溝板房溝一帶收禾稼備行糧俟官軍向南路進攻即繞出古牧地阜康擾我後路錦棠飛檄東路防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六

營嚴備之飭余虎恩譚拔萃仍扼鹽池柴窩堡防賊橫竄戊辰錦棠急趨小東溝口追斬四十餘騎賊家屬先一日徙金口峽官軍速進惟見老弱奔逃白逆已率黨竄投托克遜安東賊巢矣遂令各營收穫遺糧畢仍返駐烏垣先是榮全所部廣州副都統福珠哩自六月進兵薄瑪納斯城與孔才徐學功連營扼紮久不下是月丁巳福珠哩築礮臺于北關以開花大礮轟城賊洵懼于午夜北城逆首于小虎護衆眷潛開東門南遁七月己未朔南城逆目黑寶才亦南向竄遂克瑪納斯城福珠哩追于逆不及俘其婦幼孔才進駐北城西土爾扈特郡王貝子亦派蒙古兵來助突西金順進攻南城以後瞻大礮轟圮東城諸軍蟻附而上賊乘高抗拒礮石如雨總兵李大洪熊佑林參將陸輝光中鎗殞方春發繼進亦傷八月庚寅馬玉崑潛自

西北樓登殺守賊十餘賊覺不得前明日復上迭迭進斃賊甚多適樓儲火藥爲礮火引發木石橫飛士卒多死玉崑亦傷劉宏發亟搶築三卡高出城表以陵之而賊守愈嚴城上繫柴灌油夜明如晝廬席裹土填缺口沿城屋頂築女牆排油鎗爲死守計官軍亦憤怒迭攻賊漸不支己丑有竄逸者諸將截擊斬獲數十劉宏發中鎗斷一指馬玉崑繼進與諸將肉薄環攻顛而復上卒不克游擊胡耀羣營官張大發杜生萬司世道邵芝楊占魁均死城下乙巳劉錦棠遣羅長祐譚拔萃董福祥等率步騎來會與金軍分掘長塹甲寅戌九月戊午朔方春發爲地道轟城城圯僞元帥韓刑體督衆堵禦不得上我軍以大礮殲之己巳地道復發羅長祐馬玉崑等自南北缺呼噪而入大風起咫尺不相見提督楊必耀中鎗殞賊旋乘夜越濠淵

戡定新疆記 卷一 武功記一 十七

軍營官湯秀齋先於濠外備鉤索伺之擊斬其衆獲墮濠三賊訊之言海晏代韓刑體城守糧盡令我探虛實丙子夜海晏赴徐學功營乞撫金順諭繳馬械獻逆目戊寅賊于西門出三千餘人婦幼居中左右夾護金順知其詐飭諸軍嚴陣以待徐學功往受降忽鎗驟發徐學功策馬急進僞元帥何祿於陣斬之諸軍四面蹂躪悉殲其衆僞元帥黑啤以洋鎗自轟死錦棠金順入城搽捕餘孽湯秀齋生擒僞元帥馬有才金順所部亦擒海晏王奇玉馬受以獻皆殊之戮韓刑體黑啤安得璘尸於市是時怕夏蹠托克遜三城白彥虎於小虎以敗往待之甚倨令率其衆傍三城而居宗棠檄張曜嵩武軍道奇克騰木爾開展徐占彪蜀軍出木壘河與張曜夾攻吐魯番撥副將武朝聘馬隊一營益張曜秦玉盛一營益占彪增調總兵章洪

勝方友升桂錫植等歸錦棠調遣張曜徐占彪防所距吐魯番遠近險夷不一今各計程途為啓行先後張曜西行後以總兵劉鳳清豫軍八百移駐七克騰木護運道占彪防所以總兵徐萬福三營提督范銘一營代之錦棠自烏魯木齊進師以錫給各營代守後路是時大雪封山諸軍不能踰嶺而南期來歲春融大舉規復南路南路由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後建城凡八曰喀什噶爾曰英吉沙爾曰葉爾羌曰和闐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世呼為南八城而吐魯番別為一部不在八城之列以其城在南山之南為南八城門戶官吏兵民商賈赴回疆者必取道於此故志西域者附列之進勦之師錦棠自北而南張曜徐占彪自東而西宗棠念大軍前進攻克城堡駐守不可無軍師行日遠防兵日增戰兵日減勢有固然昔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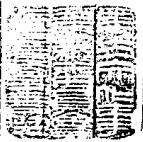
戡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一

十八

格爾之變僅踞南路西四城其時張清先扼阿克蘇擊退逆眾然後東四城無敢蠢動長齡楊遇春乃得據無賊之地以擊賊餉豐運速卒成底定之功此次兵由烏魯木齊進局勢依然而吐魯番達板城托克遜皆為賊踞其致力難易固已判然因奏調記名提督金連昌皖軍馬步五千由包頭西行歸錦棠調遣

戡定新疆記卷二終



戡定新疆記卷三

武功記三

三年春宗棠令諸軍三道並進三月丁巳張曜由哈密並趨吐魯番錦棠亦分嶺趨達坂徐占彪由穆家地溝張曜由哈密並趨吐魯番錦棠亦分軍會之曜飭孫金彪以五營先進與占彪會鹽池七克騰木者吐魯番門戶也賊樂豐拒守護先攻之壬戌占彪飭何玉超宋賢羣黃祖福率馬步三營夜抵庫家卡去七克騰木二十里賊方酣眠步勇踰北壘入內外齊發賊驚逃散殺甚夥癸亥何玉超等進攻七克騰木甲子占彪金彪軍皆會圍而凌城賊奪門出占彪所部鎗斃紅衣賊目一羣賊奔闕展退斬首餘乙丑乘勝攻闕展賊望風遁南軍追之金彪擒斬安集延賊日才米牙斯等安逆聞敗招集闕展一帶賊眾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一

踞魯克沁勝金臺諸處欲併吐魯番守賊致死一戰戊辰占彪進軍魯克沁賊黨迎戰擊敗之金彪至連沁臺擊賊分竄躡追至勝金臺悍賊數百出土城抗拒金彪縱兵奮擊擒斬安集延賊二十三兩軍會哈拉和卓城東守賊亦倉皇遁己巳師至吐魯番城外十餘里賊列陣拒守占彪金彪張兩翼大呼突陣賊殊死鬪乃麾馬隊抄襲賊潰竄追至吐魯番城下賊傾巢出門敗賊亦回戈抗拒適劉錦棠遣羅長祐譚拔萃領湘軍自北路至合攻之擊賊無算餘黨西奔怕夏偽官阿奇木馬人得乞降遂會克滿漢兩城釋本城緝回萬餘令復業先是科布多差員松秀解官駝赴金順軍行抵札哈沁鄂隆布拉克台騎賊百餘持鎗劫之去並掠台馬參贊大臣保英奏之詔問此股賊匪究由何處竄出宗棠附奏天山自烏魯木齊盤折起

伏至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帶山左爲回部右爲準部沿山一千數百里
里運路紛雜零騎伏伺山梁其乘間劫掠實有防不勝防者雖分營
扼布護運道則不能兼顧營壘則不能兼護運道官商車駟
因而失事者有之嗣增調捷中捷左兩旅步隊新練精騎兩起馬隊
屯巴古之交劉錦棠派馬步各營分駐古城迤西然後運道漸暢按
賊竄北路以南路之達坂托克遜爲總要賊竄東路以西路之關展
七克騰木鹽池爲總要張曜前以東西兩鹽池有營扼紮則巴古中
間防務漸可解散先飭孫金彪帶馬步四營駐之劉錦棠張曜徐占
彪三路進規南疆均排搜而前原爲斷賊來徑現復飭提督鄒今稱
率捷中旅總兵陳國珍率捷左旅提督范銘率白馬營三步驟提督
丁桂智副將王玉林率精騎兩馬隊防護巴古運道古城迤西至烏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二

譚拔萃以開花大炮至相地築台山後有賊五六百騎來援即飭馬
隊迎剿賊殊死鬥余虎恩令長矛攢刺賊應手而倒陶生林夏辛酉
復率隊夾擊之賊潰逃道遇騎賊千餘告以敗狀因合股奔竄時怕
夏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遜前後援騎皆所遣也錦棠以援兵既敗賊
必突圍求出誠請軍嚴備之列燧通宵照曜如畫千戌炮台成侯名
貴莊偉以大炮三環轟不斷城中炮台傾圮城身及月城亦缺數口
最後轟入城中子藥房屋瓦磚石皆飛風起燄延燒賊儲藥彈及
開花子碎旬震撼賊中人馬碎裂羣回奪門走官軍遏之不得出錦
棠使人傳呼縛獻異裝者有賞大小頭目悉致麾下無一脫漏遂克
達板城是役砲斃賊二千餘俘獲亦相當並禽其大通哈愛伊德爾
呼里大通哈者猶華言大總管也辟色提六一愛什邁特一宜牙子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三

四面環攻勢張甚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李金長左右
礮突適錦棠以大隊至與諸將三路長驅而進將抵城鳴鼓呼賊
衆驚潰自焚存糧火藥棄城走諸軍追擊黃萬鵬等復自後乘之賊
尸枕藉天明遙見餘賊千騎西向而逃錦棠飭譚上連董福祥率馬
步窮追遂復托克遜城纏頭及吐魯番哈密迪化陝甘各回被裹脅
者約二萬餘乞降錦棠受之令繳馬械聽候安插初怕夏聞北路已
平知官軍必下南路與白逆移邊坂新城市兩山間堅厚倍常以大
通哈守之又以次子海古拉據守托克遜扼南路總隘亦築兩城相
犄角而自居喀喇沙爾左右策應以距官軍吐魯番舊有滿漢兩城
尙完固海古拉又日役萬夫堅築王府固自謂有恃無恐也乃官軍
一鼓而下達坂乘勝進攻自度不支白彥虎即棄吐魯番海古拉即

擬定新疆記

卷二 武功記二

四

棄托克遜蒼黃西遁莫敢支吾宗棠以南八城門戶洞開應即振旅
長征符緩進急戰之議怕夏如知去逆效順縛白彥虎獻南八城固
可不重煩兵力否則深溝高壘先據形勢圖老我師則官軍分道長
驅集糧轉饋事不容已飭錦棠速謀進取張曜同赴前行令孫金
彪徐占彪留吐魯番加意拊循吐魯番同知巡檢各官均刊木質鈔
印選員攝理奏入得
旨允行宗棠金順復會奏張曜徐占彪兩軍與劉錦棠別部同時會
克吐魯番滿漢兩城以戰事言似未若達坂托克遜之神奇而破敵
之果赴機之速非將士踴躍用命其效固不臻此
詔劉錦棠賞戴雙眼花翎張曜賞一等輕車都尉仍兼雲騎尉世職
徐占彪孫金彪均賞頭品頂戴餘獎賚有差陣亡總兵譚聲俊等四

十二員均予
優卹夏五月

上諭關外軍情順利吐魯番等處收復南八城門戶洞開自當乘勝
底定新疆殲除醜類以竟全功惟計費出於萬全事必要諸可久吐
魯番固爲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蘇等處尙有可據之形勢否
回會報知怕夏縛獻白彥虎繳回南八城之說是否可恃喀什噶爾
逆首依附彼族尤易枝節橫生伊犁變亂多年前此未遑兼顧此時
如能通盤籌畫一氣呵成於大局方爲有裨該大臣親總師于自以
滅此朝食爲念而如何進取如何布置諒早胸有成竹爲朝廷紓西
顧之憂其卽統籌全局直抒所見密速奏聞宗棠復陳伊古以來中
國邊患西北恒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
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敢戎心兵多又耗國用
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
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
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地
理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
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由科布多烏里
雅蘇台以達張家口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晏然蓋開新
疆立軍府之所留貽也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
師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外患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
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
晏眠之日而況今昔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

擬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五

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敢戎心兵多又耗國用
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
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
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地
理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
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由科布多烏里
雅蘇台以達張家口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晏然蓋開新
疆立軍府之所留貽也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
師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外患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
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
晏眠之日而況今昔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

境相連僅有蒙部爲之遮闕徒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緜

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無耗中事西之疑
聖意堅定不搖者擴舊戍之膏土置新定之陝區邊軍仍舊餉不外
加疆宇益增鞏固可謂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
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
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奔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
口而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極敢鼓行
而西宣布

朝廷威德且勦且撫無難速復舊疆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
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二 六

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取復舊疆兵
以義勸彼將何以難之設有意外爭辯枝節橫生在我仗義執言亦
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
外奇台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
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
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運費自餘地方必須經理得宜
始有復元之望南路各處以吐魯番爲陝區八城除喀喇沙爾所屬
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官軍已復烏魯木齊
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腴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
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
憂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實絕

計非速復陝疆無從着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奏入稱
旨是月戊辰哈密回日和木牙斯等至托克遜行營訴稱哈密回王
邁哈默特之母前被回逆襲脅南行會三赴南路一入吐魯番境訪
尋均被怕夏監押上年聞官軍破古牧地紅廟子今年破達板城逆
衆震懼

天威釋放纏頭九百餘怕夏復殺數十人餘多羈押各城纏回愈不
受其約束怕夏憂懼已服毒死其子海古拉沉尸于水三日裹以香
牛皮嗾其死黨昇行庫庫纏回又擒海古拉去殺之半途張曜得吐
魯番纏回報亦同接怕夏自稱畢調勒特汗有子六人長咬哥即伯
克胡里非所愛也次咬都魯股魯急呼則海古拉次引上胡里次邁
底胡里第五子曾充阿克蘇伯克與第六子均不知名海古拉既誅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七

伯克胡里仍自玉南境回東推白彥虎守庫爾勒彥虎自開都河
西岸覬入俄羅斯留其黨河某統兵三千守喀什噶爾何某者本中
國叛弁以其女改名色哩瑪罕妻怕夏故得任用此外有安集延兵
數千漢人五六千纏回萬餘均雜辦回裝以自別安集延在浩罕各
部中最高強悍怕夏以兇狡之性憑險遠之資久踞南疆狡焉思啓
不僥夜郎自大已也自大軍之西紀律嚴明逃賊而來及被賊裹脇
者錦棠張曜盡心撫卹前後送歸烏魯木齊者二千七八百口送歸
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口皆給以牛種俾各安業宗棠具以奏聞得
旨逆酋怕夏偪會回衆佔踞南路各城肆其荼毒罪惡貫盈今既窮
蹙自斃餘衆勢必渙散惟白彥虎尙踞開都河西岸該逆惡已久
罪不容誅喀什噶爾爲叛弁何姓所踞自應乘此聲威速籌殲滅左

宗棠擬俟新秋採運足供鼓行而西刻下已屆秋令著即檄飭各軍
尅日進兵節節掃盪各城回衆素受逆酋督制非盡甘心從逆此時
大軍西行咸知效順自當分別良莠勦撫兼施以安衆心白彥虎素
稱狡猾務當設法就地擒斬毋任再行遠竄怕夏之子除海古拉外
尙有數人現在竄匿何處並著查明具奏宗棠以白彥虎一股偷息
開都河西岸一間官軍進逼自必鼠竄其竄路凡三一西竄庫車阿
克蘇一帶一進西而北竄伊犁一東南竄羅布淖爾取道吐魯番界
東竄敦煌以就海藏之路就三路而言如西竄庫車阿克蘇是官軍
追賊必出之途無庸別籌布置如旁竄羅布淖爾地僻人稀逆衆盤
旋山澤間難冀覓脫狡謀或不出此惟翻山而竄伊犁邊界以出昌
吉綏來則地勢平衍道路紛歧非預爲堵勦不可密飭錦棠張曜就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二 八

近攔截渴賊奔衝免分兵力如其回竄而南張曜所部及留後各營
當相機截擊巴里坤哈密安西等處防營節節布置尙可無虞所宜
預籌者北竄一著請

勅北路各大臣一體嚴防以昭周密

上諭金順英翰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保英其廉督飭
各營動探嚴防實力堵勦毋任竄逸秋八月金順自瑪納斯接任伊
犁將軍派步隊八營馬隊一營分紮庫爾喀喇烏蘇及八十四湖一
帶餘仍留屯瑪納斯石河子沙灣等處備白逆北竄而北科屬上冬
曾被賊擾本年正月鄂隆布拉克台復有騎賊殺傷差員劫掠軍裝
駝馬之事

上仍飭宗棠金順迅即認真搜剿務盡根株金順旋奏科布多境內

鄂隆布拉克台因距古城窺遠中隔數百里戈壁沙磧無垠匪踪飄
忽朝夕靡定聞信追勦往往後時派隊扼守又苦水草艱缺上年四
月會請科布多派兵扼紮沙札蓋杜賊北竄之路後以托倫布奏稱
科城兵少而止請將吉爾洪額帶赴科屬博通齊河之黑龍江馬隊
二百餘名撥歸保英調遣由是科境漸安錦棠既克托克遜即進規
南城時方添署駐兵須涼忽使臣郭嵩燾自英吉利奏英人照會調
處喀什噶爾事宜

詔宗棠體察情形斟酌核辦宗棠奏言自陝回擊亂甘回繼起關內
外遍地賊氛而新疆遂因之瓦解亂北路者安索兩逆賊黨均陝甘
客回也亂南路者浩罕所部之安集延會怕夏賊黨皆其部人南入
城吐魯番纏回及舊土爾扈特等種人概爲怕夏所劫不特回疆之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二 九

民望風而靡即換防弁兵亦叛附之迨北路賊首安得璘爲其所敗
降於安集延於是怕夏闖入北路而新疆幾成異域安集延本浩罕
四部之一浩罕爲俄人所併安集延遂諂附英人怕夏侵佔回部十
餘年英人陰庇之亦十餘年明知爲

國家必討之賊從無一語及之者蓋坐觀成敗陰持兩端之故智也
上年官軍克復北路數城英人乃爲居間請許其降而於繳回各城
縛獻叛逆緊要節目一字不及經總理衙門向其辨斥乃止茲德爾
比威妥瑪復以此絮聒於郭嵩燾彼意以護持安集延爲詞以保護
立國爲義其隱情則恐安集延之爲俄人所有臣維安集延係我喀
什噶爾境外部落英俄均我與國英人護安集延以拒俄我不預
聞也英人欲護安集延而駐兵於安集延境我亦可不預聞至保護

立國雖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無立足之處何待英人別爲立國
卽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卽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素我朕
地以市私恩茲雖奉中國以建置小國之權實則侵佔中國爲蠶食
之計且喀什噶爾卽古之疏勒國漢代已隸中華固我舊土也喀什
譯義爲各色噶爾譯義爲磚房因其地富庶多磚房故名爲喀什噶
爾南八城之富庶素以喀什噶爾與和闐葉爾差爲最此固中外所
共知者英人以保護安集延爲詞圖佔我邊方名城直以喀什噶爾
爲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從前恃其船廠橫行海上猶謂祇索埠
頭不取土地今則并索及疆土矣彼陰圖爲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
向我商議欲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臣奉職邊方才疏德薄致
啓遠人輕視之心無所逃罪惟以局勢言之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

擬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一

十一

將伊於胡底亦惟有勉竭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圖之而已現在
南路之師劉錦棠所部三十二營八月中旬分起西進張曜擬九月
初旬繼發臣前調徐占彪所部蜀軍移駐巴古之間茲委記名提督
前安徽壽春鎮總兵易開俊率馬步數營進駐吐魯番以資鎮撫與
郭嵩燾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時席捲掃蕩一語尙無不合前聞英
人有遣淑性赴安集延之說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善爲看待如論及
回疆事則以我奉令討伐佔疆宇之賊以復我舊土爲事他非所聞
如欲議論別事請赴肅州大營彼來臣自有以折之

上嘉其奏如所議行是時錦棠已於七月派提督湯仁和進駐蘇巴
什阿哈布拉八月癸未願復飭董福祥張俊由阿哈布拉進屯曲惠
張春發由伊拉湖小道與張俊會兵均負草澤泉接程以候大隊矣

卯錦棠分各步隊由大路進自率馬隊由小路進戊申師次曲惠已
西飭余虎恩黃萬鵬等率馬步十四營取道烏沙塔拉傍博斯騰淖
爾西行出庫爾勒之背爲奇兵辛亥錦棠率隊由大路向開都河進
爲正兵開都河源自天山之麓匯而南趨貫庫爾勒喀喇沙爾之中
下注博斯騰淖爾古所謂泐澤也白逆過開都河西岸卽進河水阻
官軍瀾漫百餘里深者滅頂淺及馬背我軍循巖地斜行六七十里
一溪前橫深可丈餘令將士泗水而渡造浮橋修車道九月癸丑朔
錦棠收復喀喇沙爾城中水深數尺官署民舍蕩然無存總回均被
白逆脅隨存者匿山谷不敢出諭和碩特台吉札布德勒克遷蒙民
百戶實之甲寅輕騎亂流而渡乙卯逾哈爾噶阿滿溝騎賊白餘斜
掠而過追斬十餘級生擒兩賊皆安夷裝束訊之則陝回也斬之而

擬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十一

進是日余虎恩等亦從間道馳至同取復庫爾勒城空無人食盡掘
得窖粟數千石濟軍錦棠偵白逆方脅總回走布告爾乃揀健卒千
五百精騎千親率以行疾馳四百里壬戌至洋薩爾見柯堡被焚火
光猶熾知賊去未遠令後隊救火前鋒及之布告爾賊騎可千餘黃
萬鵬譚拔萃與賊破走之甲子追四十里復及賊賊望回衆尙數萬
持鎗矛者僅千人餘皆難民被脅錦棠令曰持械者斬餘勿問亟進
軍迫之賊委難民狂奔悉遣歸復業仍以精騎追賊乙丑至脫和奈
白逆已竄庫車纏回萬餘伏地號呼復慰遣之夜四鼓行近庫車聞
鎗驟聲蓋白逆驅纏回西走纏回不從方以火器嚇之黃萬鵬章
洪勝分道馳擊羅長祐以馬隊橫躍入陣轟傷賊目馬自布幾擒之
賊大潰追奔四十里僮戶相望遂復庫車纏回言賊動止必以回衆

隨行者一使官軍無所資藉難以窮追一欲至喀什噶爾獻之伯克胡里爲結納計也丙寅錦棠抵和色爾仍亟進拜城以指阿克蘇窮賊所往宗棠奏此次擒斬悍賊雖不過千數百名而白庫爾勒啓行蹀躞奮擊六日夜馳九百里收復哈喇沙爾庫車兩城其餘城堡回莊無數拔出被裹回衆以十萬計將士踴躍前驅不辭艱瘁奉

旨存記彙獎陣亡提督王慶福等十一員均照官階議卹九月丁卯錦棠進至拜城城門閉通事告以官軍至乃繼數人出言白逆昨經此與安集延酋魯纏回俱竄頭目阿克奈木匣不從見殺城回權閉城自守白逆攻未下已率黨西竄矣錦棠諭以威德頭目買賣提託呼達乃開城乞撫錦棠令諸將厚食急進時霜凍凝積人馬趨行手足駢塚戊辰抵銅廠賊方擁眷口渡河以騎賊數百監押纏回約二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十二

萬餘騰集河岸官軍薄之見騎賊即殺尸壅河流被裹纏回悉散遣復業時賊勢窮蹙顧官軍追之急念不一死門不足以固衆心于是白逆由左安逆右迎拒於上銅廠鎗礮環轟連珠不絕官軍亦張兩翼包之有貂衣賊乘駿馬左右指揮夏辛酉突入擒之賊衆駭愕諸將并力夾擊斃賊無算提訊貂衣賊乃安集延分匪阿克蘇賊色提要路打什也庚午我軍至阿克蘇城頭鎗矛林立西南飛塵蔽天謀報城內頭目阿布都勒滿謀率衆投誠被各胖色提縛之西去白逆亦率黨遁城內纏回十餘萬則皆守待官軍者錦棠召回目至皆膜拜乞撫遂復阿克蘇復遣譚慎與等取逃竄之衆于胡瑪納克河拔出哈密纏回男婦數百邁哈默特之母在焉以歸哈密賊眷二千餘送庫車安插時白逆自竄烏什賊安夷葉爾羌翼分兵力以緩

死也錦棠乃舍安夷勿追而專討白逆令黃萬鵬張俊趨烏什譚慎與夏辛酉出正西會之辛未踐冰渡胡瑪納克河擒斬賊目馬有才等壬申抵烏什城東二十里前有賊屯諸將擊破之皆潰走遂復烏什癸酉至阿他伯什彌望戈壁者無人蹤土回言此散外荒地不隸版圖間有黑利黑斯插帳游牧于此黑利黑斯者布魯特種人類生番與新疆不通聲息白逆竄此蓋無從踪跡云錦棠深以大慈漏逸爲己咎乞免甄錄宗棠謂連復東四城實錦棠及所部將士之力仍奏請

獎叙陣亡總兵朱成共等十二員均從優議卹並奉詔以白彥虎現經西竄必須設法擒拿毋任釜底遊魂再行漏網並宜乘此兵威將西四城次第攻克以竟全功初官軍克達坂城獲庫

戡定新疆記

卷三 武功記三

十三

車進南沙雅爾回目麻木爾釋歸故巢麻木爾曾充安集延玉子巴什既歸復煽誘土客回叛附安集延所設庫車胖色提爲之用官軍克庫車麻木爾聚黨數百潛竄哈番哈番在阿克蘇城南迤四四四十里十月丙戌有竄匪六七百與麻木爾合謀襲官軍錦棠回師勦捕庚寅抵甯河滑驢辛卯抵巴河賊已竄哈番西五十里之屈烏克拱拜河流深闊船筏盡爲賊匿錦棠飭纏回迂迴探淺策馬先進諸軍亂流而渡麻木爾賊衆慶門鎗礮環施譚慎與席大成戴宏勝潘長清等直前奮擊賊不能支軍士有舊識麻木爾者測準開鎗中面頰子穿耳出共黨挾之以竄遂大潰追斬三百餘級老幼婦女牲畜散匿林中壬辰捕獲眷口五百餘令回目帶歸沙雅爾當是時伯克胡里猶保西三城而和闐受撫回目呢牙斯聞官軍西進率衆進

圍葉爾羌與官軍相應伯克胡里聞之留頭目阿里達什守喀什噶爾身率五千騎擊呢牙斯敗之呢牙斯走歸於我伯克胡里遂併踞和闐適前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率滿漢弁兵陷賊中者數百人共據漢城遣使迎官軍阿里達什保回城以攻漢城且約白彥虎助攻伯克胡里乃棄和闐走英吉沙爾併入回城錦棠計西四城用兵應先取葉爾羌惟喀什噶爾兵民反正已據漢城機未可失遂飭余虎恩桂錫楨由阿克蘇黃苗鵬由烏什分道並進期十一月乙丑同抵喀什噶爾兩軍均受節制于虎恩錦棠進駐巴爾楚克瑪巴什扼和闐葉爾羌之衝據形勢備策應十一月壬子錦棠至阿郎格爾遇安集延騎賊百餘斬之甲寅抵葉爾羌賊已先遁錦棠入居安夷新城飭羅長祐譚拔萃搜除餘逆安撫繼回適余虎恩馳報甲子夜

戡定新疆記

卷二

十四

已復喀什噶爾辛丑錦棠飭董福祥徇和闐自率馬步倍道向英吉沙爾比至賊已隨伯克胡里竄喀城惟纏回二千餘戶乞降撫之而進癸酉抵喀城虎恩亦至方西路之分馳也黃苗鵬以甲子次喀城北虎恩次城東相距六十里以賊攻漢城急議馳救之未至賊候騎馳歸呼曰大軍至矣纏回皆駭潰伯克胡里白彥虎不能禁則分路竄逸留其黨守回城以綴我軍夜三鼓兩軍抵城下城回縱火燒廬舍以騎賊拒戰虎恩身率諸軍如牆而進賊畏其整也棄壘而逸白逆所署副元帥王元林率千餘騎自固獨不動諸軍合圍刺元林墜馬斬其首餘賊不得出駢誅之黃苗鵬等亦圍他股數千于城西北虎恩既梟王元林馳往助勦何步雲等憑漢城呼譟以助其勢賊洶懼開西城出竄與外賊合奔時天色猶未明也乙丑留張俊守喀城

萬鵬出西北追白逆虎恩出正西追伯克胡里及于小虎丙寅虎恩及賊于明要洛令桂錫楨復辛酉等由捷徑斷其去路自督蕭元亨戴安勝前後夾擊賊勢披靡陣擒于小虎並斬哈密叛回藍得全餘賊盡殄適布魯特回報伯克胡里於昨日過此計程當抵過路峽距俄國窩什不遠俄早派兵在彼迎候矣虎恩念白逆西北竄必取道恰哈瑪由明要洛馳三百餘里可以橫截其前遂舍伯克胡里而與黃萬鵬合追白逆丁卯萬鵬至岌岌槽與賊後隊相值陣擒偽元帥馬元新其副白彥龍萬鵬蕭元亨復先後窮追忽山澗出五六百騎裝束稍異探知為俄屬布魯特部聚黑利黑斯也稱頭目遣來放卡知中國有人過此頭起去已遠矣告以去者為逆賊白彥虎來者追賊官軍蒼地屬俄界非允知照不得過如需捕賊當由頭目網送問

戡定新疆記

卷二

十五

頭目何在答在納林河距此尙數十站蕭元亨遂轉報虎恩收隊而還庚辰董福祥定和闐擒安夷頭目達的罕條連和洛巴什俄波土回偽元帥常世和王孝友等羅長祐道經葉爾羌漏匪麻木爾糾黨二百餘人與和闐逸賊圖竄出南口長祐飭陶生林追捕十一月丁丑擒斬麻木爾等葉爾羌亦定俘故怕夏妻女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三孫按律治之磔于小虎馬元麻木爾金相印于市其軍民捕獻安夷陝逆大小頭目訊明正法者共千一百六十六名西四城悉平

戡定新疆記卷三終

戡定新疆記卷四

武功記四

四年春正月欽差大臣大學士左宗棠以全疆底定紅旗奏捷
詔曰溯自同治三年布魯特叛會肇亂逆回金相印等攻陷喀什噶
爾蠶食南八城而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城相繼淪陷於今十有餘年
朝廷恭行天討特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該大臣勦
撫兼籌議定先規北路首服烏魯木齊以扼其總要旋克瑪納斯數
道並進規復吐魯番等城力爭南路要隘然後整旅西行勢如破竹
現在南八城一律收復此皆仰賴

昊天眷佑

列聖垂庥兩宮

戡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一

皇太后宵旰焦勞知人善任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
穆宗毅皇帝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欣幸實深該領兵大臣
等櫛風沐雨艱苦倍常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左宗棠總兵籌餉
備歷艱辛卒能謀出萬全肅功迅奏著山一等伯晉二等侯三品京
堂劉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勝用能功宣絕域著山騎都尉世職晉
二等男余虎恩譚拔萃羅長祐黃鵬齋元亨戴宏勝陶生林席大
成董福祥張俊夏辛酉等優獎有差陣亡提督鍾興發等十九員均
從優議卹安夷之圍漢城也守備何步雲楊世統把總惠良和等十
五人均隨率英福珠凌阿堅守踰年城陷被執聞官軍將至共據漢
城反正伯克胡里白彥虎攻之彌月不下宗棠請俱革職免罪率英
福珠凌阿及當時南疆殉難員弁均察明建祠請卹是時官軍搜捕

餘匪於葉爾羌和闐獲英吉利商官一人隨從商賈九人乳爾教頭

二人商三人阿刺伯三人溫都斯坦三十餘人鄂勒推把二十餘人
克什米爾七百餘人拔達克山三千餘人巴耳替一千餘人科斯普
一百五十餘人哈隆普二百五十餘人乳目國紀載無所考教頭自
言在俄美兩國之西素工礮火怕夏聘教洋操與諸種人均求給文
回國錦棠悉有勿誅宗棠以為西四城地處極邊從前西方各部落
往來貿易間出其途然不過偶爾假道無流寓雜處者自阿古柏招
致通商種人日增遂皆視為東道主若任其久與回部錯處異時呼
朋引類邊衅易開請分別辦理願歸故土者仍即放歸願留中土者
准於關內安插以杜其勾結之萌四城舊有卡倫皆附近數十里百
數十里內安設卡倫外為布魯特十九部落錯雜而居在喀城西北

戡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二

者五部落蘇勒圖察哈爾薩雅克巴斯奇斯薩爾巴噶什其名也不
知何時投附俄羅斯其冲巴噶什布察克提依錦圖爾額依格爾岳
百什額勒德訥色勒庫爾奇里克胡什齊諾依古特薩爾特奈曼哈
爾提錦蒙額勒德十四部落向附安集延其頭目來請錦棠願仍歸
中國宗棠以喀城形勢介葱嶺支幹之中安集延布魯特地居西偏
踰山而東乃達喀城本中外天然界畫請南自英吉沙爾北至布魯
特界按照卡倫地趾改築邊牆於衝要間以礮堡則形勢完固界畫
分明均奉
諭旨初白彥虎伯克胡里兩逆竄入俄境俄人遮阻官軍遂至脫漏
錦棠與諸將士願仍分道窮追務期罪人斯得宗棠奏奉
諭旨飭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向俄國使臣理論令其告知本國轉

獻元凶恭親王等與駐京俄使布策接照俄約第八款辨詰再三布策稱此事本國能查約照辦但有交涉案件未能辦結仍須左大臣照會圖爾齊斯坦總督等語夏四月宗棠遵

旨行文而錦棠先於正月間已照會阿里木台俄官接其回文不甚明曉大意謂此項人衆五千均係難民本國不知爲叛賊故暫留養活欲求

皇上賞還銀糧意似多索養費金順議應與師索取宗棠謂中俄接界中間向隔哈薩克布魯特各部所稱伊犁之連界阿爾瑪圖即哈薩克部亂後歸俄者察哈爾即喀城西北俄屬布魯特五部中之一其特穆爾泊即特穆爾圖淖爾地在伊犁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外四百餘里鄂爾果珠勒距特穆爾里克卡倫五百八十里特穆爾

裁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三

里克距伊犁尙十數站金順駐庫爾喀喇烏蘇逾伊犁到特穆爾淖爾已三千數百里至托胡瑪克當在四千里內外伊犁現未交還未能越厄魯特布魯特哈薩克各游牧而擒白逆若由喀什噶爾烏什阿克蘇往則須踰葱嶺兩大重支山程途逾遠險阻尤甚難輕議舉兵也屬金順差員向伊犁俄官議取伊犁並及白逆五月金順派提督殷華廷直隸州知州李滋森游擊介洪亮等至俄國古鏡台與阿爾瑪總理固必納吐爾喀爾伯科斯克依相見言伊犁事語在取還伊犁篇次及白彥虎俄使云非故違約特不忍置之死地殷華廷折以兩國和好遵照約章尋常逃犯尙應拿送何況此等要逆俄使作爲不解言我總督與左中堂早有公文毋庸再議華廷等見其理屈詞窮恐致決裂姑與委蛇而返譯其來文率藉詞俄官波塔爾烏拉

案付迭被喇嘛欺凌各案總署奏取

朝旨命新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杏樓得其侵擾我吐爾扈特部落劫掠喇嘛廟佛像俘囚小喇嘛益足克數事所言烏拉索付迭被欺凌則烏拉索付充俄使時傲慢大言爲守備朱樹抗論所屈歸而飾詞誣訴者也錫綸以其庸未能早圖弭衅請交部查議棍嘴札拉參不能約束喇嘛請罰俸朱樹職職悉如護行而俄人仍底白逆不交縱其黨勾結土回四出劫掠伊犁各城尤爲匪藪於是沙泉子托多克台沙窩大河沿諸處官餉商貨被劫無虛日戕官弁殺行客掠台馬其徒或數十或百餘防軍時時追勦之不能絕也防禦滿成阿披甲長春等前後皆以追賊陣亡逆裔愈張浸及南路矣金順軍擒賊呢牙斯常石帶丁哈春供賊者名者孫義合白老虎金山皆

裁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四

白逆餘黨劉錦棠派提督楊金龍等率隊掩捕又念賊蹤剽忽見官軍躡之不政東犯必繞山喀什噶爾取道拜代里克以入俄境復飭羅長祐夏辛西各營會繼回布魯特馬隊赴邊隘邀之九月壬子長祐等至阿爾圖什知賊已由索封口竄逸卽長驅四百餘里先抵冲壳罕據險以待甲寅賊至我軍設伏山前後瑪木特出隊誘之賊易其少直前搏戰伏發圍之數重短兵接斬賊目賽屹塔黑振江餘衆幾盡金山跳免旋爲布魯特擒獻訊之言白逆饑困詐領俄票貿易鴨爾湖遂與馬壯孫義合劉士林馬良會分路犯邊錦棠礮以徇頃之馬良會孫義合均爲孫金彪所獲伏誅宗棠奏狀請以所獲俄票知照俄使備案十月己丑安逆阿里達什糾衆入寇先是阿里達什敗竄俄境潛與其黨奉迭位什罕爲條勒勾結布魯特頭目阿布都

勒哈瑪及其子買賣提斯拉木等謀襲喀什噶爾辛亥至玉都巴什使其徒赴塔什密里克糾衆亦分兵入烏伯爾之瑪羅爾誦經散食瑪羅爾者亦稱拱拜回衆之祖墓也錦棠聞警飭張俊進兵塔什密里克而自將趨烏伯爾壬辰至賊返走玉都巴什合大股以抗官軍錦棠追及之麾軍疾戰勢如風雨賊密施槍礮殊死鬥夏辛酉怒馬陷陣斬旗賊目一人奪其旗而舞諸軍喜呼諫乘之斬獲數百賊潰竄追至布魯特遊牧地不見賊蹤知已入南山乃還時葉爾羌卡倫外布魯特已陰受錦棠檄隨機勦截甲辰阿里達什至左曼回目庫彌什拒之方戰伏起察而殲焉並獲阿里達什所佩玉印以獻惟阿布都拉哈瑪父子得脫入俄俄人處之阿來之境張俊至塔什密里諸回受誘脅者三百餘人俊悉誅之宗棠具奏並言俄人任阿

擬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五

逆入寇甚非友邦睦誼請飭總署仍知照俄使備案安集延會愛克木汗條勒者故叛會張格爾弟玉素普之孫也與其弟阿希木汗條勒並狡悍有部衆阿布都勒哈瑪既敗入俄思再舉力不能乃詭說愛克木汗兄弟及吸買提和卓令與阿古柏復仇和卓條勒皆回部尊其教祖後裔之稱也阿逆又詐言南路有衆數萬許爲助愛克木汗信之率其屬千餘脅誘布魯特各部千八百人自烏魯克恰提取道卡浪圭內卡以入明要洛官軍扼守不得進十二月癸卯續竄畢勒套格依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復折而南趨博斯塘特勒克踞之其地左右高山中爲廣谷饒水草出谷而東南爲烏魯阿提外卡有徑通色勒庫爾再東即塔什密里克出谷正東爲烏帕爾稍南即玉都巴什地皆

戈壁谷之西北爲阿依阿提再四三百餘里爲俄屬接壤之黑子里拉提達板賊利其四通翼盡務希布察克各野回以厚其勢也錦棠謂戈壁無障易爲賊窺不如設伏山谷以待之乃陰縱內卡布魯特爲間入賊中言官軍無多誘之深入辛亥賊遊騎至烏帕拉特近邊偵知後隊約二千餘騎錦棠飭張俊胡登花以步兵趨烏魯阿提董福祥等以騎兵抵胡素魯克有使則進逼畢勒套格依扼其旁竄回竄之路皆偃旗臥鼓以行癸丑錦棠率諸將自喀什噶爾漢城而進賊欲夜襲烏帕爾營謀者以告錦棠念南路地不能扼其吭也飭羅長祐由北路徑搗其巢至則賊方眠長祐悉誅殺守者五百餘人奪其巢而據之賊前隊去已遠不知也方都署其衆分伏烏帕爾戈壁天明百餘騎從來犯營劉必勝何俊禦之逐北數里賊伏騎自

擬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六

西南谷出圍陣內響環圍我軍鎗礮如雨何俊傷賊圍益急段伯溪張復良以援軍大至賊乃退追斬數百人賊賊反投其營遂收隊而止甲寅賊近博斯塘谷口羅長祐設伏谷中令譚慎龍等於谷外布陣賊瞥見大驚然業已相值則抵死拒分其騎爲四五十團圍可四十騎更番迭進戰良久互有傷亡長祐率馬隊持長矛衝入所至披靡譚慎龍斬買實提斯拉木於陣楊金龍方友升復左右燧之無不一當百賊敗竄入谷伏兵起斬其騎千餘買提和卓阿希木汗條勒皆死餘五百騎繞谷外西竄欲出阿依阿提長祐遣將追之約至俄界而止丙辰及之阿依阿提斬獲甚衆愛克木汗條勒阿布都勒哈瑪竟以百餘騎遁入俄境是役也擒斬賊色羅十有七日買木特甘吉日塔什巴見日他什伯克日開里木日土魯普日太呢胡呢

曰卜根胡里曰塔什買提曰買賣提胡里曰赤目瑪儀曰希子買賣
提曰呼土魯克曰沙底克曰沙悟的曰哈生木曰滿素爾曰其祥比
皆阿古柏舊人玉子巴什六十有奇安集延布魯特賊二千有奇董
福祥張俊所誅旁竄者又數百人我兵亦失總兵李青雲等十八員
兵勇百餘人奏入

上嘉劉錦棠決策制勝頒賞珍物將弁獎敘有差李青雲以下從優
議卹亡何愛克木汗條勒阿布都勒哈瑪爲俄官驅逐由阿來竄出
欲盜踞邊城暫延喘息哀懇安集延布魯特各回爲助展轉誘煽從
者漸多六月乙未竄至烏魯克恰提渡河而南招致諸部錦棠與諸
將議烏魯克恰提距喀什噶爾七百里中隔戈壁賊由此南竄必出
烏帕爾西南竄必出色勒庫爾以兩地饒芻糧故也遂遣羅長祐赴

裁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七

烏帕爾築壘扼之飭西南沿邊各布魯特徙帳內地以避賊而自
按兵喀什噶爾伺賊所向阿布都勒哈瑪旋踰嶺南竄色勒庫爾愛
克木汗濟河南會之七月丁亥色勒庫爾阿奇木阿布都勒哈山等
聞賊將至出屯蘇巴什之南留伯克夏素唐居守賊知要隘已扼辛
卯繞道薄城下衆約三千餘人丁酉夏素唐詐降誘賊阿布都勒哈
瑪信之親詣城下夏素唐預選死士豁罕等二十餘人自隨甫相見
玉子巴什蘇乃滿突前扼其糧倉大驚斫蘇乃滿斷其指而逸豁罕
以鎗殪之斬其首復入城守賊忿甚攻圍益急時錦棠以阿奇木等
出屯盧城民驚怖自將馳赴之八月甲辰至勒的克賊解圍北竄乙
巳踰卡拉塔什達板至泰爾里安癸卯至布倫可西南距色勒庫爾
四日程錦棠以賊蹤漸遠非經路捷追勢難相及丙午飭董福祥兼

程夜進自與營務處袁堯齡繼之丁未福祥抵察哈爾貝聞賊已先
過戊申至空台根滿斯有賊數十騎奔竄木吉福祥察賊所食牛羊
血猶殷地知大股不遠念軍士兩日一夜馳三百餘里已疲極而勢
不可止乃挑健卒乘驪馬隊窮追及於木吉賊列隊河南分騎爲
數十團依山傍河排次甚整張俊夏辛酉直前渡河左右抄之戰方

酣有綠衣賊酋執紅旗指揮出入數四勢悍甚我軍以鎗擊之賊
遂潰追奔里許復鳴角返旆拒戰甚力夏辛酉分兵繞出其背自率
馬隊直貫其陣賊見去路將斷遂大奔張俊隨而擊之數十里間賊
尸枕藉庚戌至黑子拉提達坂賊率餘衆數十踰嶺入俄界乃止凡
陣斬胖色提等六十三尤著者曰買賣賽亦提曰買賣提巴巴曰阿
子曰亦薩克曰白奇巴圖魯曰阿里必曰開拜克拉八和洛曰毛拉

裁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八

和買提曰邁提恰力克曰可坎乎完提曰托乎大曰克力恰克買賣
賽亦提阿古柏派充喀喇沙爾大通哈買賣提巴巴亦所署烏什大
通哈也蓋至是阿逆餘黨幾盡矣宗棠以聞且言師行所至率皆荒
復阻絕之區石壁水梯上插霄漢鳥道陡絕絕附而升俯視幽壑冥
不見底士卒染瘴及糧駝戰馬之傷斃者不可勝計蓋自出關以來
艱阻勞瘁以是役爲最云是時巨寇已平邊圍晏然流亡漸復惟俄
人議歸我伊犁久不決侍郎崇厚以全權大臣出使與俄人定新約
償兵費二百八十萬而劃伊犁西界數百里予俄又劃南界數百里
跨天山以隔南八城其他侵佔口岸尤多崇厚已赴黑海請諾矣
上怒其輕率褻職遠聞有

詔令疆臣策萬全宗棠奏此時惟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大之

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語具收還伊犁篇

上壯其言宗棠因自請出屯哈密規復伊犁

六年春正月

詔劉錦棠幫辦軍務二月宗棠分兵進取伊犁奏以精河一帶為東路伊犁將軍金順主之所部馬步萬人為之助自阿克蘇沿特勒克斯河為中路廣東提督張曜主之所部馬步五千人增募院勇千人土爾扈特馬隊數百人復檄湘軍二千五百人為之助自烏什經布魯特游牧為西路幫辦軍務劉錦棠主之所部馬步萬餘人而分遣譚上連步兵二千餘人屯喀什噶爾譚拔萃等二千餘人屯阿克蘇陶鼎金玉福山等二千餘人屯哈密為後路營援塔爾巴哈台與俄僑處參贊大臣錫綸兵不足募徐學功孔才舊部

戡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九

二千界之四月乙卯宗棠發肅州輿輓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俄人

聞

王師大出增兵守伊犁納林河而以兵船翔海上冀震撼京師於是

天津奉天山東皆警七月

詔左宗棠入京備顧問劉錦棠署

欽差大臣張曜幫辦軍務楊昌濬署陝甘總督山西巡撫曾國荃督辦京東軍務屯山海關提督鮑超屯樂亭直隸總督李鴻章整飭天津海防八月劉錦棠軍至哈密十月張曜移住喀什噶爾總西四城邊防分嵩武軍屯英吉沙爾移董福祥等屯和闐葉爾羌維長祐等屯阿克蘇瑪納爾巴什譚上連屯葉和西城余虎恩屯烏什譚和義屯吐魯番譚拔萃屯庫車哈喇沙爾左宗棠道甘陝山西赴京令知

府王壽正率旌善馬隊親軍步隊行草地赴張家口備調遣

七年春正月和議成海防諸軍皆罷二月左宗棠至京授軍機大臣曾國荃擢陝甘總督乞病還湘以譚鍾麟代之時毅勇侯曾紀澤與俄人更定約章

詔金順接收伊犁參贊大臣升泰錫綸佐之語具收還伊犁篇劉錦棠真除

欽差大臣

八年春三月譚鍾麟劉錦棠奏設新疆郡縣先是左宗棠建議開設新疆行省

上可其奏至是譚鍾麟劉錦棠度地勢量廣狹物土宜備員品詳議具奏下吏部議行語具置省篇

戡定新疆記

卷四 武功記四

十

九年四月劉錦棠譚鍾麟始委員試署南疆道廳州縣修城垣建壇廟理塵市置倉廩通郵傳設塘站定賦則立學校語具置省及善後篇於是百廢具舉民氣大和風塵永清磐石彌固矣

戡定新疆記卷四終

戡定新疆記卷五

糧餉篇

案外用師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路阻以遠勞費倍千百籌轉運更難於籌餉籌糧其大較也

國朝屢征西域皆豐亨豫大之時士飽馬騰師武臣力役不逾時而大功者定成豐之季勢稍殊矣中原擾攘兼顧弗遑其時文麟成祿景廉榮全諸統帥各自為軍亦各自為餉紛紜無足紀錄自內患既平於是合天下之力濟經營之師中間海防并務籌濟益難語其度支則竭澤之漁也校其精銳則強弩之末也而

聖謨堅定于上老成學識于下卒能殄殲大憝載績

武功嗚呼偉哉謹采撫運方畧為糧餉篇第一

戡定新疆記

卷五

同治十三年秋八月

上以大軍陸續出關派左宗棠督辦糧餉轉運以內閣學士袁葆恆為幫辦移西征糧台於肅州令葆恆前往駐劄先是十二年秋白逆竄擾哈密

朝旨已命宗棠飭各屬籌辦軍糧在玉門安設轉運糧台宗棠旋請簡任戶部堂官總司其事有

詔不許見冬十二月又

詔宗棠統籌各軍所需糧餉軍火每月應用若干寬為預備毋令稍缺如各軍逗遛不前罪在將黨因糧乏貽誤准左宗棠是問並飭查明關外運道繪圖呈覽宗棠奏言由肅州出嘉峪而西木漢唐行師大道使關內糧足供裝帶車駝馳隻足供周轉出關之兵何憚不

進然出關非難至由安西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而遙經由戈壁

無台站無水草砂磧縱橫人馬困頓中間惟安西城北河站馬蓮井尙可小憩過此又七站始抵哈密回城地賤而腴繚回聚居軍與以來音耗闕絕近被白逆股匪窺擾餘糧能否採買更無從知前與諸軍集議官軍分起次第前進必先將甘涼採買糧料運存肅州又由肅運至玉門然後頭起開拔至玉門又用私駝轉運玉門存糧赴安西騰出官駝官車轉二起軍糧而後第二起繼進餘均仿此比抵安西作一停頓又稟糧進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得以稍舒而士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又言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產糧愈繼迥殊肅州高台腴地也安西玉門頗多沙磧而敦煌為上腴軍興以來民困逆回擾掠復苦官軍攤捐久矣人民存者不過十之三四地畝荒廢

戡定新疆記

卷五

大半官軍借興屯之名先給子糧牛價抵算採買糧銀搜括抑勒戶口流亡自白逆竄出關外安敦玉彫邊之狀較勝從前臣在肅見難民絡繹入關恐轉徙日多荒地無人耕墾籌銀三萬兩分給三州縣並發寒衣萬襲賑之冀留此災黎盡力耕墾庶異時餘糧出糶關外各軍可就近採買然日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甘涼肅素稱腴地頻年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彪偏師搗肅諸軍戡定河湟甘涼道路肅清農民得安耕種兩年來尙供官軍採買然死亡既多川原耕種不過十之三旱地更無過問者臣由蘭到肅途問十民紛紛求免採買經臣再三開導除留民食及子糧外諭悉數出糶幸三郡民情樸愿知官軍警滅此賊且能不擾遂得集有成數通計涼甘肅三郡定買市斗京糧十六萬三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十餘萬石幾敵通

省常年預賦雖優謬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斤給銀四兩而民繳納不前市價驟長每石至六七兩之多據甘肅州府縣稟報棍徒喬良廷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官糧以致市肆抬價貧民糧食無出軍民交困臣察訪得實立飭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並以署甘涼道蕭宗幹辦理預預撤任查辦民間交糶乃漸踴躍然以定買糧料總數供金順張曜兩慶三軍食用及糧運車駝隻防營所需食料用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尙短糧料市斗二萬餘石現擬盡括徵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未知能否足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堆積成塚候稟結脫始便碾打上市臣此次七月由蘭啓行八月十二抵肅沿途村舍麥塚雖多而繳官上市者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陳糧尙應

擬定新疆記 卷五 糧餉 三

竊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艱苦之情形也就轉運言自涼州至肅九百里自肅至安西千四百餘里路多砂石用駝爲宜惟駝非農所畜向來民間惟驟馬牛驢以供農事應差務所有惟木輪大車不耐負重遠行頻年賊回擾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成祿出關強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而逃並驟馬亦拋置不顧無從措手臣派弁三路出口控駛三千值蒙古駝少價昂採不及半報到僅六百餘隻臣過甘肅道府請重價雇民車每運糧百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其應出差車給銀一錢計四十餘日民車差車運糧料到局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集各營官驟千有六百先後到齊勉資周轉而前用民價在蘭州平涼所雇商民車駝駝隻及袁葆恒在河南購辦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

肅州乃有存糧以後可不須重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甘採糧運肅由肅駛運至安西合計民運車駝隻脚價及官車官驟官駝員弁人夫薪糧牲畜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每百斤需用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勞費如此豈此時財力所堪若非預籌籌節動費用衆恐官軍餉餉不繼精糶儲時早空不但後來難保此不竭之源即目前出關之師且憂飢潰此轉運艱苦之情形也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穆圖善步隊皆冗雜之軍不獨虛糜至艱之餉且恐有礙大局請

飭其仍帶所部古江馬隊駐安敦玉督辦轉運其步隊概予撤遣以節虛糜得

旨允准宗棠又念裁撤步隊撥節雖多若出關糧價運脚均於正餉對扣士卒何以爲生復奏言各軍餉事本有一定數目以協解實數按照員弁兵勇長夫均勻攤算計每名每年可得三十餘兩實銀除備製造添補軍需軍裝購買駝隻之用別無餘賸至糧料牽算計每人所食月須淨糧四十五斤馬隊一騎日需料五斤草十二斤兵勇長夫兩名月需食糧九十斤照步隊攤算馬隊一營二百五十騎抵步隊一營五百人長夫二百名之數料價稍減脚價則一運道近脚價猶少運道遠脚價增多現籌出關轉運脚價多於糧價數倍者兵燹後人物凋殘絲毫不能藉資民力與承平時迥異無論子遺之民尙須官賑賑糧尙須官運也各軍馬步兵勇每月應得實銀三兩有奇若按照食用糧料脚價攤扣則馬步兵勇即將所得實餉盡數賠繳尙須找銀繳局萬無是理若不按名按騎攤扣則糧料價值轉運

擬定新疆記 卷五 糧餉 四

脚費又將何出請

飭下戶部兵部會議出關各軍應得正餉每名每月若干兩戶部旋奏應由左宗棠查明出關軍營弁兵實數所需正餉糧料運脚等項按照例章並體察關外情形每月實需銀若干及出關各營原撥餉項分晰聲敘先行奏明宗棠上言張曜所部嵩武軍馬步十四營按人馬實數每月應支淨糧料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斤其管驢駝弁夫應支食糧驢駝應支食料尚不在內該軍由河南應餉每月應得正雜餉銀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兩若將糧料價值轉運各費攤扣不但全軍無餉且欠數甚鉅請將該軍糧運經費作正開銷未度所部毅軍步隊十四營又一旗馬隊一營又一起統計步勇七千二百名長夫千五百餘名馬頭四百名長夫百三十六名共計馬步勇

裁定新疆記

卷五

五

夫九千一百三十六名隨員差弁丁夫不計月需淨糧料四十九萬三千一百餘斤照河南餉章大建月支銀四萬二千餘兩小建月支四萬一千餘兩該軍暫駐涼州署夏就近採運糧料供軍價平脚省尙毋庸議加現擬撥馬步勇丁千名馬百餘匹先進哈密放水灌池爲續進開墾計及將來出關所需糧運屆時必照張曜餉事議增得旨允行由是各營得正雜餉款以資食用津貼軍情大愜惟部議宗棠原奏出關各軍運脚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上下照定例按程核算數目懸殊宗棠復稱例載運脚係專指雇車驢駝價而言原奏關內採運由涼州歷甘肅州達安西計程千五百六十里每糧百斤需銀一十兩七錢上下係合糧價車驢駝雙脚價及員弁人夫薪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統算在內故與例載專係脚

價者不符若專就運脚言固不懸殊也且甘省新復人物凋殘絲毫

不能藉資民力與從前承平日久地方完善情形判若霄壤未可發照成例致誤轉輸現時關內轉解糧餉軍裝軍火官運民運相輔而行民運脚價無論雇車駝驢馬酌定百斤百里給銀四錢而額爾慶額出關雇民駝自定百斤百里給脚價五錢關外食物昂於內地脚價較內地加增現辦情形已難一律也民運脚價外尙有民夫口食牲畜餵養及應用食物各項一有缺乏立形滯礙待一日所費更多故必設官局隨時給領酌扣價銀始爲省便雖比民間買價津貼已多而費不容惜故關內民運百斤百里給脚價四錢合局用津貼亦不止五錢也官運須分途撥車駝分營派委大營運軍餉較衆

裁定新疆記

卷五

六

繩索口袋什物須隨時修整備辦牲畜須按站預備草料醫藥以資餵養車輛損壞牲畜倒斃又須截併挑揀隨時買補填槽所費極繁而總分局員弁夫役護勇工匠薪糧局用正雜諸費尙未計及此項費用指官民運脚而言自應攤入糧價併算約言之爲一端分言之則款目瑣碎非俟轉遞成役專案據實開報請銷急難清理此時就臣墊糧價實銀而言金順一軍領過糧料截至本年九月內共千二百萬斤應攤合價銀六十六萬餘兩張曜一軍領過糧料截至本年九月止共支四百七十萬零九百餘斤應攤合價銀二十五萬九千餘兩此皆兩軍未出關以前由甘肅州各局就近支領居多故攤扣價銀每百斤合五兩五錢有奇若全隊出關後糧運仍由內地籌供則由涼州遞運安西每糧百斤實需銀十一兩七錢有奇安西轉

解哈密又須從新起算程途遠近即脚價多寡所分路途少一站運費省一站故甘屬運脚省於涼肅屬運脚省於甘奎算分攤費自輕減並非以由涼州至安西十一兩七錢上下為定也

諭旨飭移西征糧台駐肅州宗棠旋奏軍行糧隨設台必緊居前敵後乾隆中兩定伊犁官軍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入師行北路故糧台設於北道路光初用兵討張格爾時賊陷喀什噶爾繼陷烏什和闐葉爾羌官軍會師阿克蘇直指喀什噶爾師行南路故糧台設於肅州分設託克遜阿克蘇各城皆南路也現在局勢頗金兩軍已由安西哈密前進北路巴古濟木薩之糧僅供主客兵民屯食應厚其儲時備支應續進之軍西征糧台若移設肅州則偏於南路北拒古城二千九百六十里台司應支何由察諸軍應繼而各協其宜東北

擬定新疆記

卷五

七

拒科布多四千三百餘里距烏里雅蘇台近六十里台辦採運何由察價脚低昂遲速而盡得其宜無論軍行北路糧台設南路事為從前所未有也茲查肅局所辦採糧轉運一切事宜已有頭緒可保無悞是糧台毋庸移設肅州明矣袁葆恒擬購駝價銀已咨明調解烏城所購駝隻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備撥是北路轉運不患無駝烏科雖非產糧之區然景康十年十一月奏准口北運解軍糧不少嗣因採駝二千五百隻無款停止僅咨蒙古運運其到營不及十分之一餘存烏台科城半多朽腐遂請停運是北路採辦不患無糧然則糧台移設北路供支北路軍以今觀言其又奚疑台設北路最廉遺存烏科之糧得資轉運所購駝隻收口外鹼草壯健有力日間儼銀塩料較肅州餵飼須耗人食之糧又加節省譬如圍碁一著活而

滿盤俱活矣熱飭下袁葆恒毋庸拘照移台肅州駐紮之

諭飭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巴里坤擇一處移台兩處設立分台短期集事庶明年駝隻歇廠前北路儲時充裕先進之軍迅赴戎機續進之軍絡繹爭赴時局大有裨益經費大可節省

詔袁葆恆務與宗棠和衷商榷毋得各存意見葆恆奏巴里坤為南北適中之地且緊接大軍後擬將糧台移改巴城并請商調舊部院軍數營前來護運

上飭宗棠酌度情形奏明辦理宗棠疏言袁葆恆稱糧台宜移設巴城是也巴里坤距各軍駐紮之古城濟木薩等處為程七百里車馳暢行無阻台設巴里坤照料易周各軍赴台領運取攜甚便回亂以來城垣完好如常惟巴城產糧無多從前天時地利人和三廠屯田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八

久廢從新經理屯政暫無近功不得其人更滋虛耗袁葆恆所陳移台巴里坤先買濟木薩糧次調運烏科糧次由南路調運臣思古城之糧景廉既經訂買若訂買古濟糧運回巴里坤無論古濟未必尙敷訂買且無此辦法南路涼甘肅安西新訂之糧十九萬石不為不多若復加價訂買則貧戶無糧買食維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上年散給子種外郡縣復廣設粥廠煮粥療飢洵非得已糧價愈增富者未厭貧者愈苦揆之事理實不可行且新疆訂買已多民間搜括殆遍袁葆恆以南路調運為未著自有所見古濟糧既已採過涼甘肅又難議增然則台移巴里坤其必仍於北路廣籌採運明矣近廣加諮訪知歸化包頭至射台大巴一帶十數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間產糧處尚多其地雖無台站無一定地名然舊時商旅赴巴

古烏魯木齊取道於此以其有糧可購有駝可雇價均平減也湖茶私販由此路至古城銷售經歷任督臣奏明有案近日總兵鄧增隨金順到巴里坤稟稱巴城商賈不絕棉布糧價與內地相近皆由烏科一帶而來即指此路觀其市價平減知其路徑之捷脚價之省景願前與金順書稱包頭運糧實亦不少非虛語也臣檄歸綏道崇幹詢訪確實具報一面委員攜銀二萬往歸化包頭試辦採運應否加銀增採容緩再議惟袁葆恆奏移台巴城雖以南路調運爲末而著意仍在肅州現在趕製大車已購車騾三千頭駭駘西向事難中止姑無論天山嶺脊石徑壅礙重載糧車聯幫銜接較之單車空車尙可參用人力從容過險者艱阻特甚事必不行也即照袁葆恆辦法車糧由肅運巴艱阻不辭勞費不惜而肅運之糧亦必無顆粒到巴

擬定新疆記

卷五

九

何以言之自肅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計程雖止二千二百餘里而路多戈壁車駝駝隻均須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飲不能按站而行中間人畜疲乏又須停住養息即催趨迫促非三十餘日不能到巴每騾一頭日噉料八斤一車一夫日須口食兩斤蘭州以西料豆缺產餵養用青顆大麥穀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糧車行三十餘日計一車載糧多不過六百斤兩騾餵養耗去五百數十斤車夫口食亦須六七十斤而車糧已罄安有餘糧達巴里坤此不謂之虛糜不得也西北轉運駝隻爲宜爲其食少運重又能過險也駝行口內食料不過三斤晝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牽五駝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食草不食料如遇勞乏但餵料一升加鹽少許仍即復故惟駝夫宜擇老成勳謹管夫之人宜擇耐勞善體恤者雖不欺

廠亦少倒斃故關內外諸軍均使駝不使車統領營官能者常留心照料不盡委之廝養小卒也袁葆恆初謫移台臣嘗以宜駝不宜車天山無車路關內糧難輸天山購騾不如雇駝辦官車不如用民車已辦之車只可酌改州縣台車以省餵養迄不見察臣無如何現在製造車輛已成採買駝騾已到始籌及餵養維艱意欲仍駐肅州辦理車運并奏陳西路用兵糧台均設肅州引岳鍾琪用兵車糧車黃廷桂分車駝北過天山爲證不知岳鍾琪兵車後此曾否停止其過天山或士卒下車推挽以資輕便均無從詳考至糧車則於後起運至玉門布隆吉咨止前進而由巴里坤派餘丁三千幫協轉運謂可省車駝之煩并以節省當時原有紀錄其因天山非車路可知黃廷桂用兵回部以車騾駐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裝糧運庫車重載返時不逾天山一半徑由哈密運吐魯番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葆恆預存想當然之見求成必不行之事牽強往跡附會其說臣實未喻就現在已成局勢言之袁葆恆必將各處糧路運路周旋咨詢精心擇度以所購駝運北路糧達巴里坤迨巴里坤收有成數袁葆恆赴巴城設台一面仍運北路糧一面用駝南來裝運肅局糧屆時距秋穫不遠採糧較易可冀集事較之駐肅運巴里坤終歸無濟大不作也其已辦車騾虛耗餵養殊爲可惜擬以有騾無車者分撥蘭州東路抵台車之用或加撥涼甘安肅各處備台車添套及補里車放忙之缺容臣與袁葆恆商議由其自奏袁葆恆原奏糧台移設須兵護運請商調數營查巴里坤原有領隊大臣及總兵駐紮臣近因鎮標急須整理奏委記名提督王鳳鳴署理鑄篆已飭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十

何以言之自肅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計程雖止二千二百餘里而路多戈壁車駝駝隻均須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飲不能按站而行中間人畜疲乏又須停住養息即催趨迫促非三十餘日不能到巴每騾一頭日噉料八斤一車一夫日須口食兩斤蘭州以西料豆缺產餵養用青顆大麥穀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糧車行三十餘日計一車載糧多不過六百斤兩騾餵養耗去五百數十斤車夫口食亦須六七十斤而車糧已罄安有餘糧達巴里坤此不謂之虛糜不得也西北轉運駝隻爲宜爲其食少運重又能過險也駝行口內食料不過三斤晝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牽五駝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食草不食料如遇勞乏但餵料一升加鹽少許仍即復故惟駝夫宜擇老成勳謹管夫之人宜擇耐勞善體恤者雖不欺

隨帶餼銀先赴署任切實揀汰募種莫可改觀台移同城可資照料
糧台應有者護台兵勇夫役爲數不必過多設台後前敵諸軍餉需
均赴台請領毋須由台運解自毋須弁兵押護哈密現有張曜全軍
駐紮安爾甘涼蘭州平涼以至陝西節節駐有防營袁葆恆隨時咨
行護運斷無違悞毋庸調撥馬步致涉虛糜又言從前用兵多設糧
台而糧員以資緣進貪婪終者比比而是臣鑒於此每設局不設台
區區愚衷竊以關外時勢應請緩設糧台仍照現章於哈密巴里坤
各處設立糧局哈密局現委張季方經理咨張曜照料專司收糧轉
運巴里坤局委現署總兵王鳳鳴經理由臣遴員幫辦專司收發臣
雖遠距省城尙可以時勾稽加之督責務歸實濟以裕軍餉而護台
兵丁可省糧台陋習可除一切經費可節矣三月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十一

詔袁葆恆回京供職關外糧運准如左宗棠奏於哈密巴里坤等處
各立糧局妥爲經理北路既有捷徑由歸化包頭而西達巴里坤自
可從此籌辦以期便捷一切事宜悉由左宗棠酌度辦理其西征糧
臺亦經宗棠奏准責令陝西藩司經理遇有應行奏催及各省咨行
事件藩司即呈由陝撫撥辦時宗棠奉
命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爲幫辦順與景廉旋奏古城需糧至急請由
關內籌運十萬石夏六月有
旨責成宗棠悉心經理宗棠奏師行北路宜用北路糧臣前疏已詳
南路肅局既有現糧又車駝駝隻購雇稍多可以灌運自宜嚴切督
催以廣儲峙北路設於歸化分局設於包頭飭升用知府陳瑞芝總
兵蕭兆元司之雇民駝轉運計自三月杪至五月據報陸續運過四

十餘萬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牽合銀八兩內外袁葆恆前奏夏採
運臣飭署夏夏總兵譚拔萃齊夏知府李宗賓接辦現報雇駝數百
由察罕廟試行如此路通利再爲加辦漠北素產健駝又使水草惜
久未開運倉卒應募者少又駝戶以拉差爲苦臣飭巴里坤鎮道
嚴行示禁冀聞風踵至運道暢行庶餉饋可通亦收節省之益臣頃
晤俄區游歷官索思諾福斯齊與談近事索思諾福思齊稱俄國在
山諾爾產糧甚多駝隻亦健距中國古城不遠如中國需糧願代採
辦運送古城交收由俄起運需護運兵弁均由山諾爾派撥其兵
費一併攤入糧腳價內每百斤需銀七兩五錢如年豐糧多駝價不
貴價尙有減比與定議立約計年內可運古城糧二百萬斤明年春
夏可運足三百萬斤索思諾福斯齊已專兵前告其地巡撫據稱斷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十二

不致誤臣現委同知丁鶴等赴巴里坤又委甘肅道員陶兆熊等赴
古城辦理採糧開墾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籌糧情形也南路肅局存
糧三萬餘石安西局存糧百數十萬斤哈密局存糧百三十萬斤現
正趕緊灌運據甘涼肅各廳州縣稟報今歲夏雨優渥獲豐稔將
來糧價有減無增車駝受雇日多一日轉運較前稍易此南路籌糧
情形也臣因歸包採糧運巴里坤較涼州甘肅運巴脚價大減糧則
實裝實卸別無虛耗故決計於北路開一運道陸續撥兌實銀四十
餘萬兩夏已發銀三萬計秋高駝集運數可增南路由甘運肅由肅
運安西均用車駝由安西運哈密運巴里坤均用駝隻設廠局潛水
泉刈草薪以利運道一切經費統於現辦採運項下開支計轉轉轉
搬運數可倍此合南北路運籌巴里坤之糧也俄國在山諾爾緊接

我布倫託海邊界距古城數百里俄人代採二百萬斤運送古城視
巴里坤運古城路較近實獲之意外計需銀十五萬兩此於北路
之北籌古城之糧也是時各省關協餉積欠甚鉅本年截至六月僅
收銀八十餘萬宗棠奏狀且言臣前估計諸軍歲需實餉六百數十
萬外增出關採運出款二百餘萬以每年實到協餉約五百萬劃抵
出款八百餘萬已不敷實銀三百餘萬今則新募兵餉糧運一切責
臣督辦局勢更寬就現辦情形非獨糧運斷非上屆二百餘萬實銀
所能敷衍即現存馬步軍需正餉仍非六百數十萬不能支持其裁
併後積欠勇夫正餉七百餘萬又欠未發郵賞銀三十餘萬均須陸
續發給實銀而今年春夏協餉所入不及百萬所以勉強勻濟全賴
奏借釋款所有蘇浙粵三省協餉每年連息共應扣還銀百二十三
萬餘兩是常年協餉入款五百萬內又劃去銀百二十餘萬出入兩
抵前奏每年不敷銀三百餘萬今實不敷銀四百數十萬如果各省
關積欠甘餉能如上年奏准提解積欠之半應解協餉仍按月如數
籌撥庶各路開辦採運不至停滯待銀調派出關諸軍不致停兵待
餉否則前進局勢難言矣尋又奏現在局勢洋防塞防並重人共知
之而難易不能無辨洋防開辦一年經始之費可減塞上正值用兵
諸須從新籌措如軍火器械海疆隨時隨地可辦塞上則須預為籌
計除水陸萬里以達軍前一物之價加入運費已相倍蓰尙須先備
採運實銀乃能應手不同一也海疆富饒各口通商又利源所在以
釐稅言除兩江歲入千萬藉會見章奏外粵浙閩所收較丁糧奚翅
一倍所須防費已自綿然甘肅素稱荒瘠通省丁糧一歲僅二十餘

載定新疆記

卷五

十三

萬亂後併此亦難復按農民喘息僅屬尙須由官多方勸相始免稿
餓空山又地氣高寒物產本純土俗不解經商販賣出外求贏貧乏
無聊坐以待困餅粿早糶挹注奚施不同二也東南澤國稻稻之鄉
舟楫轉輸一帆千里商之謀生易裕官之籌措非難甘肅糧食升斗
皆負戴而行數十百里之程非車馱莫致運脚每過糧價數倍且有
多十數倍者故東南各省糧與餉可合爲一西北則糧價脚價非另
籌津貼不可不同三也用兵既久官私耗竭有時需用孔急輒稱貸
於富室大商甘肅則本地無可商籌協款不到惟借用洋商巨款及
飭各台局向附近殷實商人護息籌借然借洋款必指省關還款以
印票爲憑借華款必飭台局於附近商賈蓄蓄之區籌辦以信約爲
憑近則陝鄂遠則上海相距遼闊不能定期得銀而華款又零星湊
集爲數無多比借款至守候領催者環待已久一散卽盡既非若海
疆就近取資又不如洋商易集巨款可以久支如非計無復之何肯
出此不同四也臣自出師江皖轉戰浙閩所歷皆兵燹之餘就地籌
維未嘗奏請部款就浙餉討閩賊就閩浙之餉討粵賊事平欠餉一
律清還蓋東南餉源可溶軍用易充轉運又便非若甘肅無可取資
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孩性命寄於乳媪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乃各
省皆以洋防爲急塞防爲緩致臣出款日增入款大減豈沿海防軍
重於出塞征軍今日海防急於塞事乎竊維餉源只有此數此輩彼
缺勢所固然願臣各轄一方畛域攸分恆情不免部臣總司國計因
時制用乃其所宜以欠餉言臣軍積欠二千六百餘萬所部除火食
馬乾寒衣單衣外每年僅發一月滿餉尙須多方設措似此窘蹙何

載定新疆記

卷五

十四

載定新疆記

卷五

十四

可爲常各省但就本省應發餉需節縮一兩月勻濟甘肅是富者減一孟之食仍免啼飢貧人利壺殮之加即期宿飽不過通融把注大局藉可維持此區區愚忱不得不披瀝陳之也會陝西巡撫譚鍾麟亦奏請指提西征年終一月滿餉并催各省奉撥出關糧運的餉暨催提金順等軍糧餉得

旨飭各直省督撫將原協添協西征各餉與分界南北洋海防各款一體兼顧毋稍偏重如再藉詞延欠卽由左宗棠譚鍾麟分別指名奏參而各省關終以洋防牽掣報解寥寥餉源涸竭冬十二月宗棠乃請續籌巨款言臣現整旅西征應用火器子藥皮棉衣褲氈包棚帳駝騾馬匹採買製造轉運諸費每款動需數十數萬出款之增一也汰潰弁丁應清欠餉添募精壯應增正餉出塞征夫除食糧照

欽定新編記

卷五

十五

章核扣正餉外餘餉均需用現銀實發出款之增二也哈密巴里坤諸處餉項部臣責其核奏漸且改爲挪墊現銀出款之增三也南北各路糧運九月後愈加暢旺駝馬車騾人夫牲畜各數萬計腳價薪糧概須現發口袋氈條車駝酌帶什物須隨時添製預備所費倍加於前出款之增四也師出南路安西西迄古城屬之三個泉沿途戈壁相間人煙斷絕新柱米珠軍糧須數百里割刈非預先發價飭各處印官局委設法購備不能過師巴古兵民屯墾委員設局者牛種農具採購製造動需鉅費出款之增五也俄人允爲承辦軍糧勞費雖省而腳價需現銀發給至遲不逾三月之限道遠運艱宜預籌解出款之增六也關內馬步百餘營糧餉乾薪炭公費地方津貼諸款每月仍非數十萬不能點綴出款之增如此上年奏借洋款原擬湊

集現餉大加裁撤減一分積欠卽省一分出款乃洋款遲到除扣還前借商款外餘銀百七十餘萬先後到甘隨到隨發勇夫正餉八百餘萬上年已滿燈二百餘萬今又漸增新欠現因年節屆時應發滿餉一月各營將弁兵勇盼望甚殷出關馬步各營已調赴涼州合隊待餉進發各路糧運價脚待銀應付稟牘紛來臣無以應也不得已飭辦理駐鄂後路糧台道員王加敏駐陝軍需局道員沈應奎籌借商款六十萬提前解甘由臣分別點綴權濟日前約定明年二

三四月歸款屆期各省協款卽令旺解必陸續清還借款而臣軍已寅支卯糧協款一到卽盡仍屬無濟若不提還借款則失信商人此後皆籌借之一綫生機亦寒矣竊維上年籌辦台防經今兩江督臣沈葆楨謬借洋款一千萬兩按每年八釐行息分作十年籌還業與

欽定新編記

卷五

十六

洋商定約嗣台防事定減借二百萬兩仍分十年撥還在案應懇天恩俯准援照台防成案允借洋款一千萬兩仍歸各省關於應協西征軍餉分十年劃還如此則各省協餉藉資騰挪俾微臣亦得所藉手迅赴戎機奉

諭准如所請著沈葆楨速議奏聞葆楨奏稱出關餉需擬難借用洋款請

飭下部臣熟權緩急將有著之款移稍緩者於最急之區如江蘇協甘內有一萬歸陝西陝西肅清多年不難自籌一萬此款應歸西征江西派協雲貴兵餉勇餉爲數頗鉅雲貴較西征則緩江蘇月協八萬自本年正月爲始將飭司關局力籌如數內劃出左宗棠還洋款數目撥交江海關餘盡解左宗棠後路糧台所有老湘營及關內外

各軍均由左宗棠統收分撥至年終一月滿餉五萬交冬仍極力籌解不入月餉湖北協濟江防未解十二萬湖南協濟江防未解八萬均請

飭各督撫移解左宗棠以赴西征之急是月宗棠自率馬步各營由蘭州赴肅計俄糧運古城截至四月可四百八十餘萬斤足敷金順軍食繼進各軍所需糧料除官私駱駝隻裝運軍士自行裹帶外截至四月巴里坤存糧可六百餘萬斤安西哈密糧運至古城可四百餘萬斤存儲待運者尚千萬斤惟洋款格於沈葆楨之議餉仍竭蹶左宗棠復請

敕下兩江督臣速代借洋款四百萬三月朔

上諭左宗棠業已督率馬步分起西進為規復新疆各城計師出塞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十七

外必須士飽馬騰左宗棠前議借洋款一千萬現請減借銀四百萬兩係為節省經費顧大局起見惟現當大舉深入酌發欠餉預備行糧需款甚鉅著加恩於戶部庫存四成洋稅項下撥給銀二百萬兩並准借用洋款五百萬兩各省應解西征協餉提前撥解三百萬兩以足一千萬兩之數國家經費有常似此竭力湊撥可一不可再洋款如何籌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辦理各省應解之三百萬兩著戶部酌量指提毋任延宕其餘應解西征協餉仍著該將軍督撫嚴飭各藩司監督儘力報解毋得八成自限閩粵欠解較多左宗棠請飭將本年應協甘款如數迅解著該督撫遵照辦理是月又諭各省提前趕解西征協餉三百萬現據戶部奏福建已提前湊解六十萬廣東本年應協甘餉計九十一萬已催令如數迅解內除應

還上屆洋款本息約共四十萬兩零仍餘銀五十萬閩粵共計已得銀百一十萬兩其餘百九十萬兩即照部議浙江四十五萬江西三十萬河南五萬湖北三十八萬湖南六萬山東六萬山西二十萬安徽十萬四川二十萬閩海關十萬共湊足三百萬兩均於本年應解西征協餉項下先行提齊統限三箇月撥數解交左宗棠應用各該將軍督撫務當遵照部提數目依限趕解不得稍有短欠致誤戎機部撥四成洋稅銀二百萬現議分四批由順天府遵員接續領解交西征糧台轉解左宗棠軍營此項庫款該部請於西征協餉內儘數解還各直省應解西征協餉除提前三百萬及兩次所借洋款劃還本利各銀外所餘不多若儘數解還部庫恐軍營需餉仍不敷周轉著改去歲議撥南洋海防經費之四成洋稅內按年酌提一半將

擬定新疆記

卷五

十八

此次部撥二百萬兩陸續扣還即著李鴻章沈葆楨遵照辦理各該將軍督撫倘不能將該省協餉解至八成以上仍著該部嚴參懲辦夏四月宗棠奏言臣前請借洋款商之兩江寧礙不行復奉諭准借五百萬兩令自行酌度敢不切實圖維竊計本年應得的餉除部款二百萬協款提前三百萬外各省尚有應解八成以上餘銀清還陝鄂滬新借各款尚存留四百數十萬兩計連閩十箇月內餉需得資周轉是本年不借洋款倘無不可惟此後各省關協款衰旺未可預知而懸軍深入道遠費繁若無實銀接濟不堪設想近接上海轉運局道員胡光墉稟稱上年花旗普魯社兩國在海島開礦獲銀甚旺若與商借可期有成臣答以擬待來年始行議借一則遲借一年可省一年息耗一則明年議借隔年始還一期兩次彼時臣

前借三百萬本息已悉數還清界限分明各省關協款從後年撥還借款亦尙不至迫促也六月宗棠奏北路探運總局設歸化分局設包頭經奏委陳瑞芝蕭光元試辦年餘已據報探運五百餘萬斤合之甯夏探運幾七百餘萬斤陸續解巴里坤存儲近時大軍次第出關及金順借糧濟急均指此應之其甘肅高台肅州安西哈密探運存儲之糧積至二千數百萬斤不爲不多惟此路經過戈壁天山艱阻異常駝馱車輛視爲畏途兵燹之餘勉籌轉價勞費萬狀究於軍儲少登故自來西北用兵無轉關內之糧者上年試辦歸包轉運欲於北路別開新徑以裕軍儲事之濟否未可預知幸奉

裁定新疆記

卷五

十九

全軍軍食不得已飭加雇駝驟車輛轉肅州安西存糧越哈密巴里坤運抵古城蓋勞費無以加矣而中途又時患車壞牲斃不能依限畢起劉錦棠乃僱該軍所有騾駝車輛助運哈密存糧備四十五日之需節節短運四起四卸乃抵古城計閏五月抵古局存糧可得七百餘萬斤尙止抵歸包甯夏運巴之數而由肅徑運古城每糧百斤腳價十五兩有奇安西運運古城腳價十一兩有奇較歸化包頭甯夏運運巴里坤腳價每百斤祇八兩有奇所費又將過半由是觀之用兵西北宜採運西北糧斷可知也轉歸新穀將登又須籌採必以甯夏歸化包頭爲大宗惟陳瑞芝蕭光元竭力經營雖有成效而蒙部情形未悉加委西安協領記名副都統喜勝督同陳瑞芝蕭光元辦理喜勝已於閏五月由西安馳赴歸化北路糧運可期推廣也未

幾官軍連克古牧地烏魯木齊而各省協餉仍延欠未解八月朔宗棠奏臣緩借洋款原以各省八成以上協款可恃也溯自奉

旨日起截至六月底止西征糧台報收部款二百萬各省提前協餉二百四十餘萬其非提前協餉亦四十餘萬約收銀四百八九十萬兩該糧台收到後歸還上年息借商銀及留支應發各款存銀僅一百數十萬兩刻下烏垣各城以次克復遠征士卒轉戰勞苦則餉需不可缺新糧登場急宜收購則採買不可緩白露已過駱駝起廠則轉運不可歇各城新克百廢待興急須設官駐營舉行賑濟屯墾諸政賊踪聚南路又將移哈密巴里坤古城之師兼調馬步各營會剿亟須辦理軍火糧運局勢愈闊需用愈多通盤籌畫備目前存項計之九月十月後餉事又當斷絕懇

裁定新疆記

卷五

二十

飭部臣查明各省協餉已解未解成數分別嚴催時金順已奏收復瑪納斯北城進攻南城需餉甚急上飭宗棠於西征軍餉內先行的量通融光緒三年春三月宗棠奏出關餉需上年准發部款二百萬各省提前解三百萬均是的餉復蒙諭飭各省協款以八成批解可資敷衍故上年不籌借洋款惟出師絕域距協餉各省在數千里萬里外而已到之餉止供九十月之需除奏請飭部分別行催外擬即籌借洋款并先飭滬鄂陝各台局息借華商銀百一十萬一分二厘給息其洋款經上海轉運局胡光墉訂借限本年三月到甘不意被金順守領滬餉委員許厚如託詞朦借致啓

猜疑事復中變而進攻南路及規取吐魯番各軍已指春融為師期
奏調填築烏魯木齊卓勝馬步全軍與防護古城進西及巴古一帶
運道馬步各軍業經資遣出關矣懸軍深入勢難停待洋款既不足
恃協款又無現成巨數何以進兵懇

飭各省關將本年應協西征軍餉提前速解四百萬兩餘均解八成
以上俾兵機順利得免意外之虞如一時未能驟集巨款即照陝西
撫臣譚鍾麟前奏各省分向本地富商議息借湊先期解甘仍各按
每月應解之數分期劃還商款而息銀仍由西征餉內劃扣在各省
無洋款期迫之煩無墊息虛耗之累而臣軍得有實濟奉

旨悉如所請夏四月宗棠奏據胡光墉稟稱洋商已知許厚如不足
信仍允訂借滙豐銀行五百萬彼國電報已以二百五十萬裝船餘
載定新疆記 卷五 二十一

俟裝船有期再報惟洋商擬於同治十三年閩省借洋款先收爛番
後還實銀故事計息雖少獲利轉饒固以比照閩案為請胡光墉與
再四斟酌借借此還均用實銀按每月一分二釐五毫起息由浙海
粵海江海江漢四關出票作七年勻還每年還兩次每次六個月為
期因思以七年計每歲還本銀不過七十餘萬每次尚只三十餘萬
初年息徵末年稍增以四省勻還初年每省不過二十餘萬而四省
協濟甘餉浙江歲協百四十餘萬湖北江蘇廣東皆歲協九十餘萬
內外從中劃撥歸款既各省力所優為時日又舒不以迫促為苦臣
軍得此巨款除還陝甘滙鄂借款尚不至束手無策坐失機宜遂飭
其如議趕辦惟向章洋行付銀必由該國駐京公使總稅務司知會
各關領事官稅務司又必以各關印票為憑懇

恩飭總理衙門咨行廣東浙江江蘇湖北四省督撫暨監督關道分
別出具關票加蓋督撫關道關防仍照會英國總稅務司轉飭四關
稅司一律蓋印簽押交胡光墉妥速辦理庶銀可早提西事可早為
布置得

旨允行初山西自同治八年戶部奏定月協西征餉三萬又專協穆
圖善餉月一萬米銀月一萬歷經西征糧臺開單咨部戶部按照核
催上年十一月藩司林壽圖乘前撫候代陳詳按照同治六年前任
晉撫趙長齡奏每月二萬核算置八年戶部核定月協五萬成案不
顧且指八年奏定實餉為虛數糧台開單戶部核催為歧誤外錯宗
棠遂勅林壽圖任意取巧紊亂餉章請
飭部議處以儆效尤嗣經部議將林壽圖請
載定新疆記 卷五 二十二

旨職職九月朔劉錦棠復喀喇沙爾後二日過喀爾哈阿滿溝擒賊
供秋糧甫獲白逆迫緝回悉搬入庫車是日錦棠至庫爾勒行糧已
罄令軍士覓掘窖糧得數十萬斤乃飛輓後路轉運接濟旋復庫車
其地糧料充足價買尚易未幾西四城均於冬間次第克復四年春
正月宗棠奏南疆冠期底定尙免老師糜餉之虞而官軍自復喀喇
沙爾後所應均是朕疆各城米糧布疋銀錢及軍民所需日用百貨
價值與東南各省腹地相若且有較內地市價更平減者現飭古城
巴里坤哈密安西探運局減採停運並將各局分別撤留以示撙節
將來軍食就地取資全局既振制用自舒我
皇上保大定功規模宏遠上與

高宗拓地節餉之貽謀若合符節矣繼而行省學建甘肅新疆餉額

經受代

欽差大臣劉錦棠依宗棠原議定為歲協三百數十萬

欽定新疆記

卷五

續前篇

二十三

欽定新疆記卷五終



欽定新疆記卷六

歸地篇

鄰敵乘釁盜踞邊城伊古以來往往而有其甚焉而俄國之
南越也戰而克之則唐宣之復河湟也新疆之亂伊犁久淪於回俄
人假辭代收乘機奪取內貪朕壤而外市甘言夫固謂我疆長難及
莫之能禁也既而王師一奮堅巢迭摧雷厲風飛遐荒震疊俄人情
見勢屈轉而要挾挾不已繼以恫喝卒之甘心就款率地來歸嚮
非

聖主抗威布德兼漢文唐宣而用之其效固不臻此於敵自強之道
馭遠之方可以觀矣謹采摭納土分界事宜為歸地篇第二

伊犁為西北總要重鎮與俄羅斯南界初不毘連康熙間俄之察罕

欽定新疆記

卷六

歸地篇

一

汗始與中國通盟聘而先後誘脅伊犁西南哈薩克布魯特各部為
其屬藩又并入浩罕三部由是俄疆日拓遂與伊犁壤相錯市相通
矣然自乾隆二十二年

王師再定伊犁滅準部俄人亦震我兵威故百餘年來通商會盟未
嘗啟邊釁同治初回逆夷酋相繼亂南北兩路并失伊犁亦陷其時
中國方用兵未遑遠略俄羅斯伊犁土沃物產豐饒旋於九年夏
以兵制土回乘隙踞之嗣左宗棠金順榮全等屢奉

密旨籌議榮全旋攝伊犁將軍軍事駐軍塔爾巴哈台俄人欲設計陷
之藉圖要挾約往阿雅古斯會議交還全廉知其詐不果往光緒四
年全疆戡定夏六月金順遵

旨派提督殷華廷等赴俄國古鏡台與俄官固必納吐爾喀爾伯科

斯克依議及伊犁稱事體重大難以擅專俟咨商土爾齊斯坦總督高伏滿再行定議但近年案件甚繁非在總理衙門商辦議論多而難成且哈薩克布魯特耳目繁多恐此議一出人心動搖華廷往復詰辦卒無成議而還旋譯高伏滿回文言此事應由貴上司與我駐京使臣議辦並以中俄案件未結爲言其狡展如此是年九月

上派吏部侍郎崇厚爲欽差全權大臣赴俄款議俄人陽爲好語還我伊犁崇厚遂許其通商分界償兵費而伊犁叛回前爲俄人縱庇恐交還被誅多逃俄境俄官布策首以

恩赦請崇厚亦許之遂咨總理衙門奏派接收分界大臣侯定約時尅期舉辦恭親王等奏伊犁一事議論數年彼國無非支吾延宕今據崇厚先後電信其外部尙無推讓之詞似於交還一層微有端緒

俄定新疆記

卷六 歸地篇

二

然兵費數目通商分界各節尙未明言洋人惟利是視或別存覬覦或仍懷虛詐正未可知而目下事機既近情我未便先存逆億惟交取關係甚重非熟悉邊情平時聲望素爲俄人信服者不足勝此鉅任請於西北邊界大臣中

簡派一人就近籌辦以專責成

上派錫齡先與宗棠金順會商即馳往安議伊犁從賊回人惟著名首要各逆查明懲治其餘脅從情尙可原概從寬免予以自新宗棠明白曉示並飭帶兵員弁不得妄行誅戮宗棠旋奏俄國請將回人赦免准其回籍一節不可准行伊犁居人除旅緣各營及各省漢回商民遣犯外一爲纏回由南疆轉徙而來一爲本地土回乃各城舊有種族一爲陝回係官軍克復各城後畏勦逃避俄官置之緩定

城者俄人之請似專指陝回而言與漢民仇怨既深難復歸故土故應辦撫局概將陝回安插甘境其甘回之就撫者亦令遷移甘轉郡縣與漢民異處日久相安茲若准回陝歸籍恐回漢專仇於關隴大局有礙其洗心遷善情有可原者現已示諭分別辦理并咨行

軍營文武凡驍驍馬械傾誠就撫者入關安插收城之日不准妄行誅戮及搜求財物致起事端金順亦以俄人反覆爲慮其照覆俄國必俟交收伊犁方准通商弛禁俄人欲先弛禁而後交收議未決忽俄國七河巡撫來文稱俄商前往石河爲中國官禁阻喀什噶爾驅逐寄居俄民三百餘戶住俄回民欲乘和闐有亂入喀滋事奉國君面諭告知中國速弛邊禁等語五年夏六月恭親王等上言崇厚與俄國格爾斯布策等商議通商分界償款各事均爲收還伊犁張本

俄定新疆記

卷六 歸地篇

三

該處通商章程尙未定約喀什噶爾等處地界并未畫分兵費亦未指有確數今伊犁未交俄國請先弛禁是否心存回測尙未可知布策與崇厚面談時雖有並非因利求索一語設我將通商分界各事允其開辦彼又得步進步肆意要求中國則事難中止俄人仍藉口展延而於伊犁交還終屬有名無實應將通商分界償款三端盡行議妥即將伊犁收還兩事辦理不分先後庶無疏虞請

飭崇厚左宗棠等通盤籌算照此收還伊犁或與未收同或不如不收之爲愈再行詳細安商以昭慎重疏入

上飭崇厚力持定見務將通商分界償款三端議定後與交還伊犁同時並舉或所議各節利害相權得不償失自應另籌辦法著崇厚左宗棠金順錫齡通盤籌畫詳晰奏陳俄人稱喀什噶爾寄住屬民

驅逐出境各節均令查明具奏宗棠奏言伊犁本我舊土猝淪於逆回俄人乘釁以代我收復爲名入據要區亦知所爲本冒不韙伴言俟官軍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即行交還更無異說迨官軍已克烏瑪兩城而俄踞伊犁自若也官軍險嶺而南拔吐魯番連下八城安集延逆酋既伏其辜賊渠白彥虎等竄入俄地俄納之屢索不交而踞伊犁自若既而竄俄諸逆領取俄票假貿易三次窺邊爲官軍搽獲俄官誘爲不知而踞伊犁仍自若也

朝廷重念邦交特命崇厚出使修約睦鄰於交還伊犁外並議及界務商務以商務論布策前在京師雖以嘉峪關爲意總理衙門未嘗許之此次崇厚議允其設立領事已過所望若於嘉峪關內再允推廣則有關

戡定新疆記

卷六

四

國家疆圍華民生計者甚大查嘉峪關設領事通商其由俄入中國境如古城巴里坤哈密安西玉門等處皆必出之途由古城經過者有官有驛足資照料惟旁境可通車駝者尙多似應分設塘汛嘉峪關城極偏狹俄設領事於此勢多不便或於肅州城內外由官度地建置俄官租賃而居按月薄取佃值并無不合俄之官商不得私向民間購基造屋致滋論端其由肅州經甘涼兩郡達甘省由蘭州南路達漢中或由東路達陝省西安達漢中均指漢口爲銷貨置貨之地由俄至漢水陸萬里而遙歷新疆陝甘河南湖北轉陸程居大半至龍駒寨荆紫關各處始有小船可借餘皆車駝曳負道路修阻俄商零星裝運時虞疏失如聯幫行走尖站過載主客相參易滋口舌俄人性傲計較最工內地無賴之徒從而簸弄構費生端官司不

能讓禁偶有抵觸輒干吏議各省大吏相距太遠事關中外交涉察辦需時兩造各執一詞難於究詰案懸莫結動經數年而疏漏冒混獄市多擾姑勿具論此患之中於官者也甘肅地瘠民貧固知服買土物行銷外省者煙葉藥材而外別無大宗民間車輛多用無鐵高輪牛馬駕曳負重不能行遠賦貨用驢於農隙受僱以供喂養而利其羨餘陝西駕車騾馬并用賦祇用驢產河南嵩洛間非陝所出陝民業車馱者購騾於豫攬載通行運銷百貨公私均取給焉軍興日久牲畜疲乏倒弊本多加以陝豫游饑宰食不少於是車馱價重貨運維艱窮民私畜牛驢於農隙短運取值以資過度若允俄商入內銷貨置貨則車馱僱益昂民間短運將廢生機頓寒殊非所宜此患之中於農者也商貨行銷茶爲大宗茶之所產以楚爲盛甘肅

戡定新疆記

卷六

五

茶商舊設官引從前私茶充斥官引不行軍興以來茶務倒歇奏請改引爲票招販承銷裁革陋規聽民自便於是茶販踵至迨官軍復地漸廣可冀暢銷而私茶又由山西包頭藉售發蒙古繞道草地侵銷新疆北路間有倒灌南疆者雖巴里坤古城印委各員實力查禁而偷越仍難杜絕南疆吐魯番八城糧回見磚茶則喜謂即承平時湖茶非私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復官茶屯滯者多而票販成本息耗愈久愈虧正思減價出售以清夙累若允俄商入內置貨勢必侵佔引地票販虧累無從取償此患之中於商者也經商之事必先計成本合貨價運脚盤攬三者估之攤入貨色爲成本再計市值之高低爲利息之贏縮天抵皆然泰西各國之通商者均由海道入長江抵漢口雖遠逾數萬里皆一水可通貨價雖同而運脚較陸程減

少不止十倍洋商初入長江見漢口爲百貨匯萃埠頭爭相購地修造洋行又於江西之九江購修如式乃不數年生計蕭素洋行且欲求售水路經商尙如此之艱也茲俄商懋遷務遠欲與海國競利前車既覆後轍方適加以陸運脚價行棧盤攪合計成本較各國商人奚啻十倍縱善於營運而折閱必隨之折閱不甘又將顧而之他爲求贏計於是電線鐵路諸事議論紛紜始有應接不暇者斯時偶與通融異日即多煩惱再圖補救悔之已遲此患之中於國計者也再四思維非賴使臣堅持定見剴切言之俾決計阻止不可至喀什噶爾寄居俄國屬民驅逐出境各節南路文報絡繹從無隻字道及未知俄人何以云然惟近接道員羅長祜緘謂英國駐土爾其領事欲來喀什噶爾會晤措詞甚恭又滬逸賊酋愛克木汗條勒阿布都勒

裁定新疆記

卷六 歸地篇

六

哈瑪寄居烏魯克恰提近甫渡河而南招致回部游手意在窺邊羅長祜已調馬隊兩旂赴烏帕爾築壘駐防餘均照常安謐奏入得旨所陳妨民病國各條洵屬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請押事機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妥議具奏未幾崇厚電報約章皆已定議擬於八月八日赴黑海請押後由南洋回京覆命並將所擬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經總署詳加覆核償費一節尙不過多通商則事多膠轕分界則弊難枚舉奏請飭下疆臣覈議迅圖補救

上閱條約第七款稱中國接收伊犁後陞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稱塔城界址擬稍改是於同治三年議定界內劃去西南地段不少伊犁勢成孤立控制彌難況山南要道

可達兩疆尤關全局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口岸過多有碍華商生計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左宗棠於新疆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倫久在西北諳習邊情李鴻章沈葆楨素顧大局者一并極議密速具奏宗棠覆陳俄人自佔據伊犁藉稱代收復爲要素計并照其國法按隨科賦以充兵費亦稱鑿足矣光緒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諺願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犁海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元其挾詐相值已可概見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條勒入犯時官軍獲賊搜有俄票昨

裁定新疆記

卷六 歸地篇

七

次布魯特安集延諸賊由俄境阿來地方出竄經官軍勦洗漏網數十人仍遁俄境據活賊口供均由俄官驅遣四次縱賊犯邊官軍追勦未越俄境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尙何信義可言當崇厚議收伊犁時俄官首以

恩敕爲請金順即派股華廷實示赴伊張貼俄官七河巡撫播之股華廷二次往探不准復入似此任意把持不獨違慢

朝旨并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成議於不顧其悖謬又如此俄之覬伊犁也將大城西北三城毀其廬舍迤東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居以漢回蘆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惟取各城堡木料於金頂寺營造市廛幾二十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犁爲外府我收舊土俄即索鉅資伊犁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開皆俄屬部孤注萬里

何以圖存况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犁後陔爾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但就方向而言是對伊犁西南地歸俄也武事不競之秋割地求和者有之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讓捐棄要地鑿其所欲警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此可為歎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給之擬緩收伊犁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爾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濬餉源廣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犁現無定議謀新疆者非台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犁劃界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喀什噶爾烏什規畫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宜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給自行陳奏請

擬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八

中國允即赦免伊民被俄官截阻齎示委員不准張貼第三款伊民遷俄入籍者准照俄人看待意在誘民歸俄而以空城貽我與截阻齎示委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准照舊營業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豫謀再踞商務多設口岸既奪華商生計且啟蠶食之機俄商貿易本無異國俄官則欲藉此為通商於中之計非僅若西洋各國祇爭口岸可比且俄之初意注在嘉峪此次乃讓及關內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脚價繁重無利可營蓋欲藉通商深入腹地縱橫自恣使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尙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二年定議迄未舉行此次劃界未定姑從緩讓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蔓及地方化中為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

挽回者也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曾否與之理論應俟其覆命時請

旨確詢以憑核議俄人始以官軍勢弱欲誑榮全入伊犁陷之以為質繼見官軍勢強難容久踞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而布策先以異詞餽之枝詞惑之復多方迫促以喪之意以俄於中國未嘗肇起釁端可開執中國主戰者之口當此時事紛紜主憂臣辱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間欺幽獨以負

朝廷就使安而謀大局具有天良者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決之以戰陳堅忍而求勝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務應請

擬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九

將領分布各處以厚兵力矣金順復陳細閱條款所載其必不可允者有七一則伊犁民人遷俄入籍者准照俄人看待通商以來奸民久倚外國為遁逃裁況新疆夙鮮居民自大兵勘定後強者誅夷悍者走險今寄居伊犁者非懦弱良民即漏網逆回也若復允其所請勢將舉伊犁而空之且逆回驕悍性成必倚俄人滋事彼將暗縱之使擾我邊鄙顯問之則伴為不知如去歲所收陔回之窺擾其明徵也一則俄人在伊犁置產准照舊營業彼自踞伊犁九城內孰非其有與修創遺莫敢誰何若如第四款所議伊犁豈復有駐足之所且或於形勢要區彼皆豫為佔據詭託置產將驅而去之耶抑忍而受之耶驅而去之是謂背約忍而受之是謂養癰此自困之道也一則接收伊犁後陔爾果斯河及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并塔城界址

擬稍改查厥爾果斯河即霍爾果斯河帖克斯河即特克斯河自同治三年定約締離之地蓋為俄有哈薩克遂為俄民致塔城一隅去俄鎮僅三十里洵所謂鑿鐵九州鑄此大錯若如左宗棠之議作為甌脫彼此不居尚可挽回於萬一必知俄人之請則霍爾果斯河距伊犁大城僅九十餘里特克斯河可通南路塔城尤當其衝一日割隸俄弱已強敵彼直扼我吭而撫我背矣此界務之必不可允者也至如第十款准嘉峪關烏科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酌設領事第十三款設領事處及張家口并準設領事第十國款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自古馭外之法不貴乎我之能征而貴乎彼之不能入我之所以重伊犁者以其為中土屏蔽也俄人於中國常存耽耽逐逐之心所以戡定新疆記 卷六 十一

安無事否則相機而動種率猶未晚耳大學士李鴻章亦言約章第四款俄人在伊犁准照舊營業第十款於喀庫二城設領事外准添設嘉峪關等七處領事官第十二款俄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貿易均不納稅第十三款設領事處及張家口准設棧第十四款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凡此俄商所沾之利不如是不足慊其志而伊犁亦不肯還然彼此民人雜處界限仍未分明添設口岸太多辦理易生枝節其餘奪華商之生計侵官茶之引地在彼獲益不少在我耗損已多至分界之事第八款塔城界址擬稍改現尙未知其詳第七款厥爾果斯河及山南帖克斯河歸俄屬就總理衙門寄到分界圖說核之伊犁西界劃去數百里忠猶淺南界劃去亦數百里跨踞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來要路細揣俄人用意一則哈薩克布魯特海牧諸部新附俄邦今復遮其四境絕彼嚮化之途一則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聲氣中梗心殊巨瀕夫中國之必收伊犁以其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談形勢者謂欲守回疆必守伊犁也今三面臨敵將成孤注自守不遑豈足控制南路現修俄約有批准後通行之語原可置而不行第此次崇厚全權出使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既失伊犁而復居不直之名為各國所詬笑所失更多且彼必仍以分界修約為辭時相促迫迫不已必生兵端中俄接壤之處約萬餘里防不勝防邊衅一開恐僅照現議亦不可得況日本探聽伊犁消息以為誦伸進止若聞俄事不諧或將俟隙而動即英德各國修約恐亦因而生心是崇厚所定俄約行之必有後患若不

允行後患更亟中國必自度果能始終堅持不至受人擠逼且必自度邊備完固軍餉充裕足資控禦乃可毅然爲之否則躊躇審顧祇能隨宜設法徐圖補救商務補救之方一曰立法一曰用人中俄舊約原許俄商順使往蒙古各處貿易今既擴充甚多宜審各處民情地勢俾當事督同地方官妥議章程由總理衙門核定劃一暫爲試辦再經久之道其莊家口嘉峪關爲東西兩路入內要地尤宜嚴密稽查凡沿途抽換私賣逃稅等弊分別照約罰辦勿稍含混如沿途不得銷售包攬則於無限制之中稍有限制此立法之要也商務既舉將來陸路通商益廣交涉益繁更制必益多其安肅及張家口監督兩缺宜與海關道員並重新疆各城如郡縣暫難改設或擇要添設道員選選洋務人材設法調劑以期辦理妥洽至各路將軍大臣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十一

臣持節臨邊責任艱鉅必得熟諳時務威惠交孚乃有裨益似應不拘資格滿漢文武並用以重邊防而資整理此用人之要也以上兩端或稍可補救萬一云已而崇厚率行畫押擅自回京上怒其貽誤君國六年正月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閏二月特旨現改派會紀澤前往再議惟彼國不遂所欲恐伺隙啟衅必須有備無患以折狡謀左宗棠熟習邊情老於軍事者將南北兩路邊防通盤籌畫務臻周密劉錦棠金順兩軍均在敵尤爲喫重錫倫現駐塔城兵力太單且與俄人逼處如能就地募募邊人招徠藩屬亦可壯我聲威著與左宗棠商酌辦理棍噶札拉參久在邊疆聞爲俄人所憚著錫倫傳旨令其銷假赴營統帶所部以爲犄角左宗棠前有移營哈密之奏

究竟移紮彼處能否聯絡聲勢有裨前敵是否後路不至懸隔可以兼顧務即妥籌情形斟酌進止所有一切機宜著迅速具奏以慰廑系宗棠奏言現擬規復伊犁東路宜嚴兵精河一帶扼其紛竄伊犁將軍金順主之中路由阿克蘇冰嶺之東沿特克斯河逕趨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貨往來之道廣東陸路提督張曜主之西路取道烏什由冰嶺之西經布魯特遊牧地約七站抵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此路久經封禁道光初那彥成德晉阿指爲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者也通政使司劉錦棠主之三路兵力本不爲單然踞伊犁之俄兵往來靡常未知確數此外旂營存者寥寥而錫伯一旂雖尙有八九千之多心懷兩端非但難期得力並須防其內訌是三路之軍戰守相資非厚積其勢不可也劉錦棠一軍前飭譚上連選募

卷六 疆地篇

十三

舊部七百餘名並統楊昌濬挑選三營餘丁百數十名赴該營補額五月可到喀什噶爾至檄調之譚拔萃等五營已催其迅速成行俟到齊後劉錦棠始可分軍出烏什以圖進取張曜一軍擬增募皖北步隊千名挑選舊土爾扈特馬隊數百騎同進再撥步隊四營馬隊一營歸其節制並擬令易開俊率所部馬隊填防後路金順一軍擬分撥旋軍卓勝營馬步聽其調度並飭金運昌分所部馬隊五百步隊千五百助之塔爾巴哈台地界竊邊與俄逼處錫倫兵力既單擬調烏魯木齊等處土勇千一百餘名前往助之此規復伊犁三路布置大畧情形也就現在局勢言之金軍扼守精河一帶過其紛竄不必以深入爲功中路阿克蘇之軍直搗伊犁大城斷金頂寺歸路劉錦棠由烏什冰嶺西路逕指伊犁城則俄援伊犁來路可斷如此路難

行則屯兵喀什噶爾外卡滋張深入俄境之勢亦使知內患堪虞時勤狼顧不敢復為窺突矣時金順亦以伊犁接壤之地路路可通派曹正興張長安李發各營駐大河沿下鳳鳴方春發張懷玉各營駐精河伊里布所部移紮博羅塔拉馬玉崑所部移紮固爾圖精河迤東托多克有沙克都林札布之馬隊托多克迤東壕橋有蘇隆額之官兵四顆樹有雙全之吉林馬隊首尾一氣聲息相通金順自督親兵禮字各營駐紮庫爾喀喇烏蘇鎮靜訓練以備緩急五月宗棠自赴哈密察形勢即於科城安設探科通古城八台外復設漢三台以速郵傳古城西路及巴里坤木壘河均增屯馬步各營並調提督蕭章開率兩營駐安西州瞭望梭巡以資防護秋七月因西事孔亟

戡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誌

十四

詔宗棠來京陛見以備顧問適聞俄羅斯揚言兵船二十三隻由黑海阿非利加駛至中國洋面圖封遼海意在脅和以索兵費宗棠奏言俄人是否虛聲囑喝其先擊岬端已屢有目共觀以兵論之彼自蹈不韙於我何尤以勢論之彼兵船二十三隻尙不敵福建船政一局所造之多以人數言之輪船至大配裝人數多不過千小者僅容數百以器械言之彼國製造固不其精自爲土耳其敗後向德國購製大小鎗礮歷時未久存儲必不裕其敢肆披猖者不過以西俄腴地爲質舉國債五千二百萬兩濟惡有資耳而實則剜肉醫瘡久之瘡未斂口肉已垂盡亦何能救其傾危中國自平髮捻回逆以來制兵雖未足額而習戰之勇丁驍壯之將領隨地選募尙易成軍礮械雖未充盈而製造之匠師採購之洋製專供調發尙無短絀故從前

諸役自用兵以至底定先後各十數年當究餘倏張其勞力十倍俄國究之禽獮草薙種滅無遺則

廟覆素裕天定人和之效固昭然可觀也惟俄夷既肆鳴張近畿重地似須增調久練兵勇以壯聲勢資調援焉里雅蘇台近報有俄兵陸續到界伊犁阿克蘇喀什噶爾外卡屯駐之俄兵據報逐漸撤減或係改趨東北亦未可知已飭營務處王詩正等率所部親軍及旌善馬隊五起馬步共二千餘名徑赴張家口駐紮以備調遣未幾俄人知勢有不能久經曾紀澤曉以大義折其狡謀改從另議曾紀澤將新約奏陳奉

旨准其畫押其接收分界事宜

諭旨仍派錫綸會商金順並著升泰一同前往按照曾紀澤新訂條約妥慎辦理不得稍涉輕心伊犁收還時金順自應率部駐紮申明紀律務令秋毫無犯將來善後諸事宜即由金順遴員設局隨時商辦伊犁居民其願遷俄者既照約聽其自便尤須嚴禁擾累善爲撫輯至從前被賊迫脅情有可原之民教人等應由金順按照新約第一條出示曉諭以廣

戡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誌

十五

皇仁先是錦棠得總署函知和議已成惟白逆等未開議交恐貽將來之患請

飭總理衙門與彼國駐京公使執約理論或令會紀澤向俄言明務將白彥虎等解回或就近押交新疆軍營懲辦以彰國法快人心又以新約第五條督辦交收伊犁之陝甘總督派員往塔什干城知照土爾齊斯坦總督局勢變遷未便拘泥請即由金順會同錫綸升泰

就近派員以期便捷

上以白彥虎一事會紀澤當能相機籌辦陝甘總督曾國荃病未到任令金順督辦交收錫綸作為特派大臣由金順派員往俄照約妥辦時錫綸奏塔城參贊未可久懸

上改命升泰為特派大臣七年秋升泰至伊犁與俄使遵約會辦即派員知照俄總督限三個月辦竣該處居民均免究治有願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入俄國者均聽其便自交收日起限一年遷定俄國從同治十年代收代守所需兵費及補郵各款共虛布九百萬圓自換約日起作二年歸付金順旋於八年春率軍鎮守珠崖從此舊疆收復絕塞九城安於磐石矣

分界

載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十六

光緒七年夏五月

上諭接收伊犁及分界事宜前派錫綸會商金順相機籌辦現在會紀澤與俄國新定約章業經批准一俟互換後俄國派有大員約定何處交收即著錫綸馳往會晤并著升泰一同前往按照會紀澤新訂條約及所繪界圖妥慎辦理錫綸旋奏准不赴

詔金順督辦升泰為特派大臣八年秋七月金順請敕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就近會同俄官將西北邊界薩烏爾嶺奎喇山等處詳細履勘照約畫分以昭妥協科布多參贊大臣清安旋會奏科境游牧沃壤前已分讓俄人十分之六蒙民僅存烏梁海所屬哈巴河阿勒泰山一帶就牧營生復有哈薩克人眾擁擠生計日蹙若將哈巴河再行分割則蒙哈部落必至無可容身蒙民現聞勘改之議人

心驚惶不肯遷讓誠恐釀成事端查新約並無科城名目且前定之界已建牌博宜另有勘改金順寄到地圖所繪奎喇山黑伊爾特

什河薩烏爾嶺等處與新舊圖說核對不符其名曰奎喇山者或係科屬阿勒泰山此山綿亘數千里形勢巍然科塔兩城倚為屏障俄人巧為含混意圖據高臨下扼我要區名曰黑伊爾特什河者或係科屬額爾吉斯河此河順流而下逕逼俄境且達黑龍江彼若佔據以通運道最為便捷一有緩急兵可衝波而至名曰薩烏爾嶺者或係塔屬霍博克賽里山此山為塔城門戶與科界唇齒相依若分割歸俄不惟科塔隔絕必有覬覦瑪納斯古城之勢彼若聯絡吐魯番與南八城首尾相應即伊犁烏魯木齊東路亦斷矣況哈巴河及布隆托海分屬俄界彼必就地開墾屯兵屯糧無往不利假使修鐵路

載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十七

以駕火車溶水道而行舟楫四通八達任其縱橫則俄勢愈不可遏竊恐地利一失後患無窮請

敕下廷臣妥議得旨該處界務崇厚貽誤於前會紀澤力爭於後既定新約祇可就原圖應勘分處力與指辨酌定新界至圖中黃綫以西蒙民哈夷約有若干應如何擇地安插籌款撫恤并著清安額爾慶額會商金順升泰悉心妥籌具奏惟分界期迫一時恐難就緒應由金順升泰知照俄官量議推展並由總理衙門知照會紀澤轉咨辦理總署旋接會紀澤覆稱俄於塔界力求妥速倘因緩分別生枝節似屬未便且勢難再改緩辦無益可否九月另擇一期請旨飭辦恭親王等奏此次劃界約分三段西北科塔為一段伊犁為

一段進南直至喀什噶爾為一段定約時伊犁一段爭論最久故界址釐然按圖可稽喀什噶爾一段言明以兩國現有之地勘分亦尚直截惟科塔一段約內聲明應自奎爾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綫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綫於舊界間酌定新界是此段界址顯有出入之處履勘議分關係非淺若不詳慎從事誠有如清安所稱失地利而貽後患者請

敕分界大臣迅速履勘酌中定議

上令升泰馳赴科布多與清安額爾慶額會商金順辦理并將蒙民哈薩克等妥為安插毋任滋事時升泰會金順錫綸勘分塔城西南界段因哈薩克游牧地節節逼近俄疆恐俄越與俄使斐里德訂明牌博并派員會同俄官噶必丹鐵開米諾伏由南山伊犁交界之

裁定新疆記

卷六

國地篇

十八

喀拉達坂土斯賽溝口起北至布爾漢布拉克接哈巴爾蘇舊界止計千一百餘里共建牌博二十一處仍於要處暗埋鐵牌復飭委員劉肇瑞逐一查對均與新約相符圖呈

御覽清安額爾慶額派協領貴詳等馳至烏梁海開導蒙民并將安撫

恩旨剴切宣布人心稍定清安等隨傳左右兩翼散秩大臣及哈薩克各頭目詢明黃綫以西蒙民男婦約計七千餘名哈民向蘇塔城現居科界者約計二萬餘人均在烏梁海西北境內游牧散居懇求收撫清安念彼族甚蕃本非科轄既不歸塔科必有以撫之否則終歸於俄恐貽邊患奏請先將東面蒙哈游牧地段節次騰移始能均勻安插倘狹隘不敷棲止容再設法辦理得

旨允行惟科塔之界原繪圖綫出入甚大升泰等前乘俄使未到將山川形勢預為查明旋與額爾慶額面晤俄官巴布闊福徹伏策爾等悉心商酌俄人欲照圖中直綫以哈巴河劃界哈巴河地居上游為科塔蒸離若劃分歸俄不惟原住哈部蒙民無地安插即科屬烏梁海塔屬吐爾圖特各處游牧亦俱逼狹弊端必多升泰等力為指辯相持十餘日無成議嗣將原約第八條內載同治三年科塔界約所定齋桑湖東界查有不妥之處應由兩國特派大臣會同勘改兩國所屬哈薩克並須分別清楚至分界辦法應自奎爾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劃一直綫就舊界間酌定新界等語細譯理論俄使理屈詞窮始允退離哈巴河進西約八十餘里至畢里克河定界畢里克係小河原圖并未繪列若照此劃分則俄佔哈巴河上游

裁定新疆記

卷六

國地篇

十九

約二百餘里我僅三分之一道里遠近仍失其平即與原約悖復商就俄國按西洋算法計之由舊界至哈巴河直綫止共二百八十餘里折中議分以昭公允相持久之至七月初復允退出五十里議定以阿拉喀別克河為界距哈巴河至直綫共百三十餘里即原圖黃綫旁所開小河也餘仿此酌依黃綫所指方位劃分或依山或傍水就形勢為新界其有得道路及水源不便處商准公用不得截阻并與俄使撤伏策爾照圖丈量由奎爾西至新界計離百四十餘里又由新界北首起順至西南薩烏爾嶺穆斯島冰山共長五百八十餘里均極與圖綫相符升泰遂於七月中旬起程過額爾濟斯河南勘分塔界額爾慶額亦徑赴科屬新界會同俄官撤斐索富由阿拉克別克河口之喀拉素畢業格庫瑪小山梁上立牌博一處北至喀拉

圓柏山梁名阿克塔斯立牌博一處東至克森阿什齊山梁立牌博一處東北至塔木塔克薩斯立牌博一處遇有河渠河心爲界或山嶺叢雜道路分歧商同俄官丈量數計里數於適中地循照新定綫道劃分將地名逐細詳註以杜越佔與原定圖約黃綫部位大致相符其豎立牌博處兼埋諸記令久遠有考復同俄官書立科界條約鈐印互換以昭信守惟阿克哈巴河源乃此次新定界尾與魯魯魯魯魯魯卡倫接壤新約註明河源爲界豎牌博埋諸記均派兵駐守旋使道察看舊界牌博細勘奎喇山地據形勝與阿勒泰山腹背相連爲中外關鍵力與指辯得移至阿克哈巴河源爲界奎喇山仍歸中土扼其險要誠邊圉之幸也俄官撤斐索旋折回額爾濟斯河南會同升泰勘分塔界原約第八條內有將兩國所屬哈薩克分別清

裁定新疆記

卷六

二十一

楚一節前議新約時俄使初言人隨地轉讓讓新界內外哈民各以氈房四百頂定其去留不得逾數升泰答以歸中歸俄祇隨民志俄使乃改議其原住新定界外哈民予限一年由兩國邊界官自行安插嗣與俄官勘分新界即傳諭各哈目願歸俄者並不留難願歸中者擇地安插不令一夫失所哈目堆森伯特囑子圖列願具結歸中指示哈民以奎喇山左右及哈巴河源畢里子克河源等處爲夏季游牧以阿拉克別克河東及畢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等處爲冬季游牧并飭卡倫侍衛富保安爲照料旋繞北山山大彥淖爾酌量安插烏梁海兩翼蒙部以和里木圖河雅瑪圖約洛圖西里不拉克爲夏季游牧以罕達蓋圖河塔里雅慶格里河烏隆古河爲冬季游牧哈目章噶爾吉勒哈什克伯什等各蘇木以奎喇山東之忽木

斯山松達拉克哈納斯淖爾等處爲夏季游牧以大彥淖爾薩克賽河德里滾河等處爲冬季游牧均毋攙越以啟爭端哈密幫辦大臣長順派勘中段分至哈布塔蓋沁達蘭而止塔城西南阿魯沁達蘭一段未分金順函囑升泰將科界勘畢先知照俄官斐里德勘定此界時升泰勘辦科屬哈巴河阿勒泰山奎喇山等處前進即布隆托海霍北克賽里爲塔屬東北界直達塔城乃順道前往會同俄使派員嚮導一律劃清于是西北科塔之界定長順勘分伊犁中段本年七月初馳會俄官佛哩德自伊犁西南天山北麓那林喀勒噶山口起至伊境東北喀拉達坂止沿邊勘逐段建立界博已於九月中旬一律完竣惟距那林東北百餘里格登山有

裁定新疆記

卷六

二十一

未載山名檢查同治三年俄人輿圖此山已劃歸俄壤遂結營山下與俄官往復力商始允自特克斯河劃格登山一隅仍屬中土長約五六十里寬稍殺富即會立界博復查新約第七條載烏宗島山距那林札特村約五十餘里烏宗島東北爲錫伯營屯用水源俱在上游西南多係纏回圩子均有關繫俄官欲由烏宗島劃分與之反覆辯論即由那林札特村東杜拉圖村西中間小山分界會立鄂博並由金順逐段安設卡倫派撥弁兵護守西北過伊犁河入霍爾果斯河悉遵總署頒行約圖逐一詳勘劃定自那林至哈拉達坂止共立牌博三十三長約千三百餘里將設立牌博地名數目及山川起止界綫形勢互換約記載明那林哈勒噶山口建第一牌博山水北流水東爲中地水西爲俄地出山順水東北建第二牌博東北至草野

建第三牌博又北至草野建第四牌博北至諾海托勒蓋山在山上
建第五牌博北至特克斯河南沿建第六牌博過特克斯河東北格
登山所出蘇木拜水流入特克斯河南爲中地北爲俄地自蘇木拜
水逆流至格登山口建第七牌博東北至沙爾套山西南斷處建第
八牌博東南爲中地西北爲俄地沙爾套山東北斷處地名康哈其
水東南流在水西沿建第九牌博東沿建第十牌博東北至喀爾套
山之達巴罕建第十一牌博山梁西北至山高處逐段建第十二至
十五牌博西北至沙爾諾海小山北岸建第十六牌博北至沙爾諾
海別德圖二小山斷處建第十七牌博北至特奇勒干小山建第
十八牌博西北至伊犁河南沿霍爾果斯河水流灘處草野建第十
九至二十五牌博北至別珍套山又西轉至康哈達巴罕建第二十
裁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 二十一

辯論自拉林哈勒河起過穆爾特達坂迤西罕騰格爾頂上
接薩瓦巴齊至喀伊車庫庫爾圖克爲界中間各達坂險峻難奪未
建牌博均指天山中梁爲界及勘至別曼里達坂即於南面陡崖兩
邊相距二十二丈五尺建立牌博西北屬俄東南屬中凡天山斷處
由西北流過河水照約不許改截源流復從別曼里山逐段履勘行
抵烏什之烏奇寒氣逼人俄官堅請停勘約十月初齊赴喀什噶爾
面商幫辦軍務張曜與俄官互換文約議定明年五月再行會勘南
界薩瓦巴齊一段幸力與爭辨得指定天山中梁劃分不失屏幃經
金順縷晰奏明當劃分時督辦軍務劉錦棠深慮俄人侵占險要奏
言伊犁通南捷徑有四一自那喇特卡倫經珠勒土斯察罕通格爾
山以達喀喇沙爾一由穆素爾達巴罕渡特克斯河臨冰嶺以達阿
裁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 二十二

古魯克明與罕騰格爾諸山連類而及且申言天山之頂其確指貢古魯克山頂爲言非指烏什之貢古魯克山麓爲言義至明也本年八月中旬沙克都林札布帶同俄使自阿克蘇行抵烏什由貢古魯克雅滿素各卡倫繞貢古魯克山麓至別疊里達坂共立界牌二處俄使各埋銅牌一面所過山峽卡隘城堡逐一繪圖并將烏什城垣丈量規計繞出布魯特牧場周迴游歷延展四十餘日至九月杪始出烏境十月初沙克都林札布同俄使密登斯開行抵喀什噶爾詢知阿烏邊界從罕騰格爾里至別疊里山已立牌博其奇恰爾達坂迤西現已積雪難行擬俟來年五月再行勘辦并鈔寄喀什噶爾互換界約逐細覈閱如第一條山那林哈勒噶河起過穆爾特達坂嚮西罕騰格爾頂上接薩瓦巴齊又從薩瓦巴齊山口卡子以至貢古

勘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 二十四

魯克山口繞至天山均因達坂高險人難越過通指天山中梁爲界東南屬中西北屬俄凡天山斷處屬西北流河水不許改截源流尙與塔城舊約相似俄使亦知約不可背者何以貢古魯克山口至別疊之達坂路兩邊相距二十二丈五尺又復埋立中俄兩國牌博耶所稱別疊里即畢底爾向西北流河水當即阿克蘇上流之畢底爾河口達坂路當即烏什出貢古魯克卡以達伊犂之路也今所換界約凡貢古魯克以上各山通指天山中梁爲界乃復於貢古魯克山口及別疊里之達坂路相距二十三丈五尺埋立中俄兩國界牌侵占鄂博至畢底爾河源且將烏什城垣丈量就其約章按其舉動實屬支離刺謬自相矛盾居心巨測已可概見失今不言後將髮指此大會勘新界爲定界乃於俄界外中界內駐兵設卡任意作難

忍之則有積薪厝火之憂發之則有投鼠忌器之慮如北路哈巴河故事其明徵也迄今科界黃綫迤西蒙民暨哈薩克三萬餘衆撫綏安插重煩

宸廡將來作何了局尙難懸擬若貢古魯克至別疊里山南達坂路所立俄界兩處不趁劃分未定按約索還則現隸烏什之奇里克胡什齊兩布魯特部落勢必自撤藩籬終歸俄有而貢古魯克通伊犂捷徑非我所能問津南北隔絕卽入城東西亦多梗阻伊犂勢成孤注雖得特克斯猶之未得矣微論有事而徵兵饋餉窒礙不行卽平時文報往來必須繞越隔閼孰甚焉請

飭總理衙門向俄國駐京公使據理接約與之辨論所有伊犂南界應照此次中界所定格登山紅綫循格根河順喀什噶爾西邊行至

勘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 二十五

慈嶺倚浩罕界爲界中間應行勘分處支節繁多務須責成分界大臣恪遵

諭旨力與指辨酌定新界勿稍遷就然後由烏什貢古魯克出卡以達伊犂之路足可索還不致別生梗阻所立貢古魯克及別疊里達坂路兩處界牌應一律拔除凡新約越佔處悉予更正并懇

諭令會紀澤與俄國原派大臣原始要終以重邦交而清邊界必兩昭明信而後已九年春正月

上添派長順會同沙克都林札布查照錦棠所奏妥慎辦理長順旋奏張曜沈毅有謀又最留心邊事彼處形勢洞悉無遺請

敕就近會勘詳慎討論庶免疏虞至貢古魯克山口及別疊里達坂如果侵佔至畢底爾河源致南北隔絕就新定圖約力與指辨應可

據理索還但界博已立界約已換俄人素性狡黠若未奉該國重勅明文必藉詞推諉懇

飭總理衙門先向俄國駐京公使辨論明晰並請

諭令會紀澤與俄國外部大臣反覆詳說切指此處界牌誤立使轉飭分界俄官照約更正似覺較易吞三月

上諭長順前勘中段地界頗合機宜現在南段界牌雖立尙未定局張曜於該處地勢較熟惟帶兵駐紮防所未便遠離毋庸添派會勘仍著將一切情形與長順沙克都林札布詳細籌商妥爲辦理至會紀澤所定界綫本自分明全在分界大臣於履勘時據約力爭以期設法挽回毋得意存諉卸劉錦棠金順如有所見亦著隨時知照長順等斟酌妥辦五月初長順行抵烏什察閱沙克都林札布咨送勘

擬定新疆記

卷六

二十六

分界圖與總署原頒圖約及烏什局員周應葵所呈圖說均與紅綫相符旋與原立界牌委員分道覆勘尙無錯誤覆奏劉錦棠原奏別疊里即畢底爾山口達坂路當即烏什之貢古魯克卡由於圖載地名互異語言不同以致誤會至貢古魯克可達伊罕之路懸崖峭壁險阻異常承平時偶有土人行走亂後路爲賊毀人迹罕到即歸我有無碑大局矧在天山之陰紅綫之外彼族謠詐妄肯聽從按新疆形勢僅冰嶺一路可通南北往來梗阻堪虞且密邇俄境終難進退自如欲求大局全歸版圖必須循格根河由喀喇喇順納林大道至喀什噶爾方無隔閡但兩次所載條約均須更換揆諸時事終非易易則貢古魯克界外屬俄之路似不必遽起爭端徒失和議沙克都林札布與俄使咩登斯格辦理妥協不若仍由一手經理以免紛

歧再查喀喇沙爾由草達坂珠勒土斯山直達伊犁路可行車前此俄人設卡防守原屬伊犁腹地居南北之中亟應疏通以期便捷現派員確察情形令運稟劉錦棠等酌商辦理得

旨允行於是沙克都林札布仍會咩登斯格從烏什別疊里山迤西之喀克善山接續分起至喀什噶爾所屬之烏魯一帶逐段履勘由蘇約克山轉向喀什噶爾之西按照圖約分立牌博而張曜復奏依爾克池他木與現管地方外錯太甚考塔城舊約載明行至葱嶺靠浩罕界爲界俄官欲照圖綫在依爾克池他木立界該處天山以內地勢平衍既不沿葱嶺亦不靠浩罕實與條約不符現管之帖列克達灣係葱嶺正幹與西南現管之界同一山梁山陰皆浩罕舊地爲今俄國費爾干省之界中間廓克蘇至伊爾克池他木一帶係喀屬

擬定新疆記

卷六

二十七

岳瓦什布魯特牧地水草既饒道路又近部衆賴以養生比會同沙克都林札布按約力爭俄官旋因病回國當經咨商劉錦棠金順轉向俄國外部商權俟議定在帖列克達灣設立牌博再行換約奉旨著總理衙門覈議具奏時長順接張曜先後咨送與圖均於總署所頒官圖紅綫外添畫一綫稱係現管地方必須爭回即會商沙克都林札布由別疊里山順中梁察明紅綫並照現管勘至帖列克屯木倫一帶俄官不肯於此處畫分堅請按照紅綫在伊爾克什唐立界指辯多日迄無轉機察現管之界有三一喀喇多拜在帖列克提達板迤北綫外約八十餘里係天山之陰一帖列克達灣在喀境西綫外約二百餘里一屯木倫在帖列克達灣東南綫外約百餘里皆距紅綫甚遠勢難力爭若不趁分換約恐又別生枝節覈實奏陳而

沙克都林札布仍同俄使照官圖紅綫逐段履勘自喀克善山分起
此山險峻難越不能容立牌博同指山梁爲界由此向西南至庫嘎
爾特山梁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奇哈爾立牌博一處西南至烏魯立
牌博一處西南至巴圖瑪納克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庫倫杜立牌博
一處西至和聖特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博孜咬克爾立牌博一處西
南至黑皮恰克立牌博一處西至帖列克提達板立牌博一處西至
倭圖魯立牌博一處西至黑子庫爾立牌博一處西至圖魯阿提即
圖魯嘎特立牌博一處北至蘇約克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庫嘎爾塔
立牌博一處西至伊提木阿蘇險峻如前同指山梁爲界西南至吐
子阿蘇即阿來庫里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喀喇瑪阿蘇險峻如前同
指山梁爲界西南至塔拉格依立牌博一處西南至色丹險峻如前

裁定新疆記

卷六 地篇

二十八

同指山梁爲界西南至薩瓦雅爾得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塔拉庫勒
立牌博一處西南至克斯達爾險峻如前同指山梁爲界西南至恰
拉卡拉立牌博一處西至東格爾瑪即喀喇別里立牌博一處西南
至以克則克即伊特克立牌博一處南至伊爾克什唐立牌博一
處西南有瑪里他巴爾山烏斯別里山緊靠浩罕均係應立牌博地
方因山高雪積攀越難同指山梁至綫外之喀音噶里山爲界計
自喀克善山起至烏斯別里山止共立牌博二十二處指山爲界者
七詳考官圖紅綫均屬相符並於牌博下暗鑄銅牌賞與俄使謹換
圖約俄使因張曜咨商伊犁將軍行文往返需時稱病回國沙克都
林札布亦即馳回喀什噶爾旋派員赴俄國窩什換回圖約考證無
訛時總理衙門遵

旨覆陳據張曜所奏尙須爭回帖列克達灣一帶地方而長順奏已
照紅綫劃分定界兩人各抒所見辦法亦涉兩歧且長順覆奏內稱
依爾克池他木即新約後載議准俄商出入卡倫山口之伊爾克什
唐亦即圖中之依爾克池他木河其處綫外並無游牧間有子遺布
民均住卡倫附近地大抵力言張曜指爭地段非盡實情現將張曜
長順各呈地圖與新舊紅綫洋圖詳細對校大致均屬明晰惟地名
詳畧互異譯音各判方位亦未能一一相符按喀喇多拜一處新舊
圖俱未載既據現來各圖在喀城之北紅綫外無可與爭應無庸議
依爾克池他木河舊圖不載新圖正依紅綫界限長順所奏不誤其
帖列克一處張曜所謂帖列克達灣者在喀城極西新圖列在紅綫
外其屯木倫一處即在帖列克南新圖未載舊圖則兩處地名皆無

裁定新疆記

卷六 地篇

二十九

惟載迤西喀喇庫里湖與各圖同却在紅綫之內新舊紅綫不符若
此揣會紀澤定約時或因新圖不無縮入又知左宗棠咨報克復喀
城有佔得安集延遺地邊界展寬之說故約內添西邊以現管爲界
一語以預留地步既以現管爲界即可不拘定紅綫此二處確在塔
城之西原可力爭張曜所陳不爲無見但查新約卡倫軍確有伊爾
克什唐名目既指爲入口之路於此分界理亦甚長竊意俄官必明
知地圖稍有展進之處故不肯現管爲界而堅以紅綫爲憑爭之誠
恐不易長順所慮遲不換約恐俄人別生枝節亦係實情惟帖列克
達灣是否係西邊要隘岳瓦什種人是否別無牧場請
敕劉錦棠金順就近熟籌利害確切查明金順旋接沙克都林札布
咨稱帖列克達灣在喀城極西距依爾克池他木紅綫二百餘里地

勢孤懸一隅實非要隘而伊爾克什唐載在新約卡倫單設卡置兵以謹出入依此立界險要固未失也岳瓦什部眾均住紅綫內之烏魯克恰提游牧距帖列克達灣進東三百餘里地勢寬闊水草裕饒履勘時并無岳瓦什人在彼住牧曾招其部長蘇唐伯克隨行如果係該部牧場自必明指地段求為爭回乃追隨日久從未言及則帖列克達灣非該部民牧地可知又接劉錦棠函稱該處布魯特部落游牧為生春東夏西迄無定所且人數甚少而牧地袤延依爾克池他木等處尚非要隘且沙克都林札布與俄官爭辦堅執不從實已心力交瘁似不必以區區一隅致碍邦交金順亦以南段疆界經特派大臣會同勘分幾費唇舌始得照圖綫定議邊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徒費周章轉致有碍大體奏奉

勘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三十

俞旨于是南段喀什噶爾之界亦定焉

通商

中俄通商先年因故禁阻伊犁交還仍弛禁開辦新訂約章載有通商數條并附陸路通商十七條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四處俄國照約設領事官餘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等處由兩國陸續議商俄民在天山南北兩地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再議徵收錦棠奏新疆各城久已設局抽收釐稅商貨必須查驗始准售銷今俄商運貨進卡如至新疆有局地方應請查驗蓋用戳記方可行銷如未銷完運赴他處亦應將銷過貨物開單呈驗蓋戳放行續至有釐稅處亦如之倘貨照不符送交俄官區處以杜包庇販運情弊約章載有專條在中國順事就施不過

畧增繁費而俄人甫經入市詎必盡悉約章不如由俄官早自傳文使各懷成算踵而行之無所疑阻則稱便矣條約又載俄商辦運中國土貨由恰克圖及新疆回國特將回國二字標明在中國途間只當逐查驗以防夾帶私貨原無准其銷售之理就令已運出卡亦不得由陸路復運進卡詳考舊章有由海口辦運中國土貨復運內地銷售之說從無自俄販運中國土貨由陸路復進口內銷賣明文凡新約所未改者皆仍照舊行俄商皆不知此往往將中國土貨復運進口雖經在事各員頻令折回似仍於義未曉華商完釐次數多而成本重俄商完釐次數少而成本輕詎可任其運銷以防華商生計俄官應將和約宣告該國官商辦貨時加意斟酌幸勿再誤反致折耗請

勘定新疆記

卷六 疆地篇

三十一

飭總理衙門照會駐京俄使一體照辦八年夏總理衙門有新疆開辦商務請暫免釐稅之奏

上諭新疆設卡徵釐籌資軍食現在俄貨暫不納稅而各部落人及內地華商仍令照章完納未免苦樂不均且恐弊竇叢生有名無實況沿邊人眾尤宜廣其生路以示招徠所有進出卡倫貨物往來新疆各城貿易者著概行暫免釐稅俟商務興旺照約議立稅則再復舊章錦棠遂將原設局卡概行裁撤惟本地土產如金銅牲畜等項課額仍飭赴各廳州縣暨各善後局照常交納十一年行省既開商務漸旺布政使魏光燾詳請興復稅務始設局哈密古城等處入稅十三年添設省城及南北兩路總分各局久之復

原缺

戡定新疆記卷七

置省篇

新疆周二萬里形勢居西北上游幅員視
金并產五穀莫不生材木老山谷蔬蔬滿畦圃疋棉皮幣屯都市牛
羊馬駝之逐其孽生虎兇麋鹿之供其射獵固隱然一都會也然漢
書稱三十六國分立其王為五十五國種類屬雜風氣阻殊自漢武
通西域後僅領以都護校尉猶興廢不常唐代置官亦祇伊州西州
庭州諸屬其他無聞焉

國朝康熙雍正力征經營之至

高宗先平準部次定回部於是居國行國悉震聲靈考其設官凡四
百餘員養兵萬有九千餘名武功之盛遠軼漢唐顧富口因時制宜

戡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一

其隸版章屬司牧者惟鍾西迪化吐魯番未嘗胥全疆而郡縣之地
同治回逆之亂西域殆絕大難甫夷即稟

聖謨恢長策變更戎索襲以華風斯一統之宏規亦千古之創局也
是役也大學士左宗棠首建大策巡撫劉錦棠斟酌損益規模大備

布政使魏光燾實左右之迄光燾護理巡撫益權衡時勢規畫久遠
乃克竟其功云謹采摭建置規模為置省篇第三

光緒三年春三月官軍克吐魯番奏入

上詔宗棠統籌全局具陳措置之宜宗棠覆陳立國有疆古今通義
規模存乎建置建置因乎時勢今欲省費節勞肅新疆長治之策紆
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請飭戶部兵部檢
察成豐初年陝甘新疆報銷卷冊及新疆額徵俸薪餉需兵制各卷

宗俾得稽考舊章按照時勢從長計議四年春南北兩路悉平宗棠
以創置行省繫天下全局請

飭廷臣會議

上不許仍飭宗棠酌議奏聞候

旨定奪

上又念郡縣以民為本亂後人物凋殘其商戶回戶纏民見存幾何
今設郡縣有無可治之民倘置省非宜此外有無良策并

飭通籌具奏宗棠奏言新疆之變起於北路迪化失守所屬相繼淪
陷戶口傷亡最多漢民被禍尤酷頃大軍進剿連拔堅城而昌吉呼

圖壁綏來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煙戶頓滅克復以來招徠耕墾
戶口漸增迪化州舊額四千二百有奇現報承墾者已三千六百餘

戡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二

戶昌吉舊共三千九百有奇今存四百數十戶阜康舊戶三千九十
餘今存二百一十餘戶綏來舊戶三千七百餘今存八百五十餘戶

奇台舊戶四千三百六十有奇今存五百七十餘戶濟木薩縣丞所
屬民戶二千八百有奇今存三百五十餘戶呼圖壁巡檢所屬舊戶

千七百三十有奇今存二百八十餘戶庫爾喀喇烏蘇舊僅八十戶
有奇今存數十戶精河舊僅四十戶有奇今有百餘戶鎮西廳戶口

無者舊種地六萬畝今報民墾三萬六千餘畝兵墾四千餘畝土客
漸臻此北路民戶現存實數也鎮迪道屬自木壘河抵精河地多腴

區土客民人及潰散勇丁領地耕種逐漸加地即以目前論之亦非
無可治之民也吐魯番舊額鎮迪道荒地尚少糧石租稅現已逾舊

額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爾壤地偏小烏什土性瘠薄餘均較吐魯

番爲饒而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阿克蘇庫車且富物產豐盈又較各城爲盛劉錦棠張曜悉心經理開河引渠清丈地畝修築城堡瑣站百廢肇興具有端緒較之北路尤易爲功是南北開設行省天時人事均有可乘之機失今不圖未免可惜此新疆之應改行省者也北路得之準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與內地一道同風久已概爲邊地伊犁設將軍又設參贊大臣烏魯木齊設都統又設提督塔爾巴哈台葉爾羌均設參贊大臣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和闐喀喇沙爾均設辦事大臣伊犁等處設領隊大臣五員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吐魯番烏什英吉沙爾均設領隊大臣哈密設辦事大臣協辦大臣各一員葉爾羌設兼管和闐事務協辦大臣一員烏什設幫辦大臣一員喀什噶爾又設換

裁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三

防總兵是邊地腹地皆一律視之無甚區別輿野馭邊之義不符將軍都統與參贊辦事大臣協辦與領隊大臣職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闈或久握兵符民隱未能周知吏事素少歷練一旦持節臨邊各不相下稽察督責有所難行地周二萬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其政教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北路糧員但管徵收而承催則責之頭目南路徵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民隔絕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頭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輒以犬羊視之凡有徵索頭目人等輒以官意傳取倚勢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頭目也內地徵收常制地丁合而爲一按畝出賦故無無賦之地亦無無地之賦新疆則按丁索賦富戶丁少賦役或輕貧戶丁多賦役反軍事理失平莫甚於此貨幣之制子母不能相權爭訟之事曲直

不能盡違官與民語言不通文字不曉全恃通事居間傳述顛倒混淆時所不免此非官與民親通其情去其蔽不可惟廣制義塾先教以漢文俾略識字義徵收所用券票其戶名數目漢文居中旁注回字令戶民易曉遇有舛錯隨時更正責成各廳州縣而道府察之則綱目具而事易舉頭目人等之權殺官司之令行民之情僞易知政事之修廢易見長治久安之效實基於此新疆之應改行省二也查詢甘肅新疆餉數命稱承平時每歲約銀五百餘萬兩自變亂以來册籍散失難以覆按考道光二十七年甘肅口內外駐防滿洲蒙古旗綠官兵應需俸餉紅白賞卹等項四百一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餘兩內先一年預撥銀百四十萬兩外銀二百七十餘萬由部臣照依估撥預撥完數以此準之甘肅新疆實餉五百餘萬之數雖無可

裁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四

者而一歲之中預撥正撥四百一十五萬兩有奇則有數可稽也竊度南北兩路如行清丈之法就徵賦仿什一之制而從寬定額民取十數官徵其一以給軍食尙可有餘修渠導流以備旱潦改鑄制錢以便民用設局徵釐以裕課稅次第經理已有端緒此外南北兩路物產尙有藥材皮張吐魯番之棉花和闐之玉庫車之金銅鉛鐵均應設籌及之是新疆利源非無可開也從前額兵之多者一則轄疆與蒙部回番雜處兵少恐啓戎心一則新疆須由內地撥兵換防兵少難敷調派若以現在局勢而言蒙部回番已就鈴束防營可以漸減前委改行餉爲坐糧爲復甘肅制兵之漸新疆南北如置行省換防之例可以永停又擬節制兵之餉以紓各省協款之力也竊計甘肅新疆承平時預撥估撥餉銀四百數十萬兩俟伊犁收還每省

約可節省百數十萬兩後此利源日開餉更可減每年以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自無不可

上是其議

諭以伊犁見未收還建置事宜尙難遽定其南北各城應先次第籌辦旋因西四城漏逸賊酋糾衆寇邊宗棠以政教未行愚民信奉其汗比條勒已成鋼習非革除舊俗漸以垂風難冀久安長治五年秋九月奏奉

諭旨著妥籌具奏宗棠按新疆形勢北路則烏魯木齊南路則阿克蘇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疆擬設新疆總督治烏魯木齊設新疆巡撫治阿克蘇將軍率旗營駐伊犁塔爾巴哈台改設都統并統旗綠各營于伊犁增設兵備道塔爾巴哈台設同知

戡定新疆記

卷七 設省

五

北路鎮道仍其舊升迪化直隸州爲府附郭置迪化縣并舊設之奇台昌吉阜康綏來四縣隸焉升呼圖壁巡檢爲圖壁縣濟木薩縣承爲濟木縣改鎮西廳同知爲直隸州知州仍復原設宜禾縣改哈密通判爲直隸廳同知于吐魯番增設廣安道改土魯番同知爲廣安直隸州知州升關展巡檢爲關展縣增置托遜縣南路阿克蘇增設分巡道阿克蘇卽古溫宿國設溫宿府治之附郭置溫宿縣於卽阿瓦提置卽阿縣於拜城置拜城縣均隸溫宿府庫車卽古龜茲國設龜茲府治之附郭置鳩茲縣於沙雅爾置沙雅縣均隸鳩茲府喀喇沙爾卽古焉耆國設焉耆直隸州治之於庫爾勒置庫勒縣隸焉烏什卽古尉頭國於其地設尉頭同知凡二府所屬統轄于阿克蘇道喀什噶爾增設兵備道喀什噶爾卽古疏勒國設疏勒府治之于

漢城置疏勒縣回城置疏附縣隸焉葉爾羌卽古莎車國設莎車府治之于漢城置莎車縣回城置莎附縣隸焉和闐卽古於闐國設於闐直隸州治之并置於闐縣隸焉英吉沙爾卽古依耐國於其地設依耐直隸同知凡二府所屬統轄于喀什噶爾兵備道至義塾甫興舉政及各府廳州縣校官應緩議設其丞倅佐雜應俟分設郡縣後再分別陳請新疆各員按照邊俸遷轉暫亦緩議各城安設台站驛遞增設提鎮副參游都守千把外額大小武職及額兵俸廉餉乾本折應俟新設督撫會同議擬備臬大員均隨督撫駐紮六年冬十月宗棠奉

旨入覲

詔通政使劉錦棠署理欽差大臣未幾伊犁款議成八年春三月

戡定新疆記

卷七 設省

六

上諭譚鍾麟奏請酌度七城情形設立道府丞倅牧令各員著劉錦棠體察情形會商該督籌議具奏錦棠在南路久其地之廣狹瘠肥物產之豐瘠皆親歷周知秋七月遂就宗棠原奏而變通之回疆東四城擬設分巡兵備道駐阿克蘇喀喇沙爾與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珠勒土斯大牙相鎔擬設直隸廳理事撫民同知治喀喇沙爾城庫車擬設直隸廳撫民同知治庫車城阿克蘇擬設溫宿直隸州知州治阿克蘇城設拜城知縣治拜城隸溫宿直隸州烏什緊鄰布魯特部落爲極邊衝要擬設直隸廳撫民同知治烏什城以上統歸東四城巡道管轄西四城擬設分巡兵備道住喀什噶爾回城兼管通商事務喀什噶爾擬設疏勒直隸州知州治漢城設疏附知縣治回城隸疏勒直隸州英吉沙爾緊隣布魯特情形與烏什略同擬設直隸

廳撫彝同知治其吉沙爾城葉爾羌擬設莎車直隸州知州治漢城
設葉城知縣治回城隸莎車直隸州葉爾羌所屬瑪納巴什爲回疆
東西咽喉地積年河水爲患擬設直隸廳水利撫民通判治瑪納巴
什城和闐擬設直隸州知州治和闐城設於闐縣治哈拉哈什隸和
闐直隸州以上統歸西四城巡道管轄各城向有阿奇木伯克悉撤
之由地方官酌定頭目額數選充舊設各熱亦由各廳州縣延師訓
課分別請獎教職等官暫可不設惟新疆與甘肅形同唇齒凡籌兵
籌餉製辦轉運諸務皆以闐內爲根本若將闐內外劃爲兩省以二
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勢難自存且後路製運必與甘肅分門別戶眉
目始清則經費更繁尤難爲繼請將哈密鎮迪洎等處暨擬設南路
各廳州縣併歸甘肅爲一省仿照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駐
戡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七

烏魯木齊并請加兵部尙書銜俾統轄全疆官兵督辦防務設布政
使一員隨巡撫駐劄舊有鎮迪道員請照福建台灣例加按察使銜
令兼管全疆刑名驛傳改迪化直隸州爲迪化縣添設迪化府治迪
化城管轄迪化及舊設昌吉綏來阜康奇台五縣移奇台縣於古城
遷古城巡檢於舊治而與更隨印官移駐此外鎮西吐魯番兩廳撫
民同知暨鎮西廳照磨訓導吐魯番所屬回城闐展兩巡檢哈密廳
監督通判哈密巡檢昌吉屬之呼圖壁巡檢阜康屬之濟木薩縣丞
均仍其舊惟哈密廳回舊受治於辦事大臣應照宗室原奏歸哈密
廳管理九年春請增設阿克蘇喀什噶爾道庫大使各一員溫宿疏
勒莎車和闐四直隸州各設吏目一員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英吉沙
爾四同知瑪納爾巴什通判各設照磨一員拜城葉城疏附於闐四

縣各設典史一員莎車州回城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各設巡檢一
員十一年秋請增設布政使經歷庫大使各一員鎮迪道增設道庫
大使一員兼司獄迪化州舊有巡檢改設迪化府經歷兼司獄舊有
州吏目改設迪化縣典史原設學正改升迪化府教授仍兼管各屬
縣學事庫爾喀喇烏蘇縣丞改同知又改糧員是年冬請改設撫民
直隸廳同知加理事銜兼管土爾扈特部業隸鎮迪道精河舊設典
史後改糧員請改設驛糧巡檢屬庫爾喀喇烏蘇廳同知次年復增
設照磨兼司獄十年冬錦棠
簡授新疆巡撫十一年夏魏光燾調任新疆布政使復相與籌商先
後奏經部議得
旨允行伊犁者西北之奧區中外之關鍵近鄰俄羅斯及喀薩克布
戡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八

魯特蒙古諸部遼闊衝擾控取葦蕪當日東西建城有九碁布星羅
形勢完壯自回逆陷之俄人據之夷城郭汗田里滿漢兵民殺戮之
餘重遭迫脅故伊犁收還後舉屬荒郊將軍金順進駐數年籌辦善
後諸務費帑七十餘萬而民未加多地未加墾工程未竣役會有
詔內召興復未遑也十三年春三月魏光燾詳悉規畫謂西六城以
綏定爲扼要擬裁撫民同知升伊犁廳爲府治綏定城附府設綏定
知縣并廣仁瞻德拱宸塔勒奇四城隸之將軍舊住惠遠以城垣頽
廢寄居綏定應以惠遠新城爲滿城仍移將軍駐之仍內地駐防之
制東三城以寧遠爲扼要擬設寧遠知縣治寧遠城屬伊犁府并以
惠遠熙春兩城隸之設伊塔分巡兵備道兼管通商事駐寧遠與知
縣同城霍爾果斯即拱宸城緊連俄界舊屯索倫各旗擬裁原設巡

檢置伊犁分防通判管理旗務精河爲入伊要道西南出東樓斯口距齊遠最近上年改設巡檢庫城同知擬改設精河直隸廳撫民同知隸伊塔道博羅塔拉爲伊塔適中地西臨俄境田地亦多擬移精河巡檢駐之隸精河同知廣仁城爲伊犁通衢擬裁惠寧城巡檢改設于此隸綏定縣改惠遠城巡檢爲伊犁府經歷兼司獄綏定城巡檢爲綏定縣典史甯遠城巡檢爲甯遠縣典史并增設伊塔道庫大使精河同知照磨仍留舊設伊犁理事同知隨將軍移駐辦理旗務改塔爾巴哈台理事通判爲塔城直隸廳撫民同知兼理事衙管理民屯旗務仍設同知照磨兼司獄均屬伊塔道至新疆各屬部文件往來時有繙譯應援山西成例添設巡撫衙門筆帖式二員錦棠均奏請飭部覆准至關外武職舊制自綠營標兵換防番戍兵外

擬定新疆記

卷七

九

類屬旗員旗兵養兵既多需餼甚鉅宗棠原奏設省後饒可日減且約定成數十年春二月劉錦棠金順張曜譚鍾麟按照部議各節悉心區畫將款項之應用應抵兵勇之應留應汰就左宗棠原議三百數十萬之餉量入爲出以昭覈實錦棠旋條陳數事一曰留兵勇以定餉數承平時新疆旗綠各營數逾四萬協餉係與甘肅併估一歲之中預撥正撥四百一十五萬兩有奇常例分半提用後前額兵職官北路獨多今則兩路并重南路形勝以喀什噶爾爲最阿克蘇烏什次之現擬酌定全疆旗綠以三萬一千人爲準如部臣所議將舊有之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烏蘇吐魯番各處旗丁歸併伊犁即以伊犁將軍與塔爾巴哈台參贊爲駐防旗制合馬步勇營共足萬人餘以六千三百人歸喀什噶爾道屬以四千五百人歸阿

克蘇道屬以六千四百人歸鎮迪道屬其巴里坤則定三千八百人全疆餉項除已改之坐糧標勇土勇外餘存之營餉須照支行餉統計關外各營餉需及添製軍裝需械并善後經費銀已需三百四十萬兩合關內餉銀百二十萬兩現尙需餉四百六十萬兩較前額僅多費銀四十餘萬若舊勇裁畢統改坐糧新疆每年可省兵餉八十餘萬兩其善後三十萬兩三年後均可停止則每年合關內外止須協餉三百數十萬兩與左宗棠奏定之數適符一曰改營制以歸實用向來駐防旗營例分前鋒領催馬甲步甲及養育兵月餉季糧各有等第綠營分馬步守三項今於伊塔兩處分兵一萬擬伊犁分七千人塔爾巴哈台分三千人伊犁即就現存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及撥移烏魯木齊各城旗丁內挑選三千人作旗兵再於金順

擬定新疆記

卷七

十

所部勇營挑留四千人作馬步游擊兵應如何歸舊設伊犁總兵等官統馭即由將軍轄制酌定塔城挑留旗兵千人再於錫綸所部勇營挑留二千人作馬步游擊兵該處亦有綠營官弁應由參贊酌度其三道所屬共二萬一千人馬步分編擇駐險要除酌派各處分汛外餘兵隨所隸之將軍參贊巡撫提鎮駐紮練習俾成勁旅一曰定官制以一事權關外向止鎮迪一道今則南路添設兩道并畫哈密歸伊塔駐防擬請除留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兩處旗營外其餘兩路之都統參贊辦事協辦領隊各官概予裁撤移烏魯木齊提督於喀什噶爾移喀什噶爾換防總兵於阿克蘇其所屬各營旗分防城隘應更勘明定議鎮迪道屬之兵即作撫標每年協餉仍歸陝甘總

督統估按數分起撥解又配造子藥所需物料應歸總督飭甘肅新
疆總糧台分別購造撥解應用年終由應分協餉內劃抵歸款旗營
各員參用勇營之章便於訓練如副將作營旗官即以中軍都司為
總哨千把經制外委為正副哨長參將游擊作營旗官即以中軍守
備為總哨千把經制外委為正副哨長都司守備作營旗官即以中
軍千總為總哨把總經制外委為正副哨長兵署即同行營營息聯
為一氣治兵之官不似往者之冗而事權可一 至文報尤關緊要南
北兩路通改台為驛分隸各廳州縣管轄以專責成其人役薪糧一
律從新釐定自此郵政肅而擾累除矣奏入均

報可惟前疏請裁旗員而伊犁參贊一缺塔爾巴哈台領隊二缺未
經議及旋奉

訂定新疆記

卷七 疆名篇

十一

諭核議十一年夏五月錦棠覆陳伊犁請改設副都統二員塔爾巴
哈台請裁滿洲領隊而留厄魯特領隊并添設副將一員悉蒙
俞允先是八年秋錦棠請將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所餘旗丁併遷
伊犁滿營故前奏有伊犁即就現存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及擬
移烏魯木齊各城旗丁內挑選三千人之語嗣金順奏伊犁旗丁尙
多挑補足額請改遷塔城又經護巴里坤領隊金貴咨稱塔城毘連
俄界恐凋敝之餘難資禦侮於是遷伊犁塔城久無定議十一年夏錦
棠復議歸併古城新築滿城安插請照甘肅莊浪滿營例改設城守
尉以資鈴束十三年春請照河南山西城守尉例歸新疆巡撫兼轄
明年三月新授城守尉德勝位任古城錦棠委道員英林會同將三
處員弁兵丁擬定旗分造冊呈核實存協領三佐領防禦驍騎校各

十筆帖式二委筆帖式三又雲騎尉五恩騎尉三各兵丁九百九十
八名外閑散幼丁六十一名按照旗制僅數六旗之數是年八月奏
請總計六旗共設佐領六員防禦六員驍騎校六員部缺筆帖式一
員委筆帖式二員催總領催三十六員前鋒如之馬兵七百二十有
八名礮手匠役各十二名步甲百一十六名養育兵六十名總設官
二十有一兵共十名照現存官兵數目應裁協領三佐領防禦驍騎
校各四部缺筆帖式委筆帖式各一尙應補兵二名共官俸兵餉均
照滿營承平舊制分別定支得

旨允准十二年冬十月錦棠與魏光燾遂將南北兩路巡撫提鎮各
標額餉兵制妥籌議奏向章勇丁一營自營官總哨至正副哨長共
官弁十員標營擬每營旂祇以副參游都守作營旂官而量設千把

訂定新疆記

卷七 疆名篇

十二

為哨長經制外委為巡查其總哨副哨哨長概從裁省又勇丁營制步
隊一營火勇占額四十餘名一旂占額三十餘名馬隊火勇向在額
外標營則向無火勇茲既照勇營之制火勇自難裁減擬改步隊以
四百九十八人為營三百六十七人為旂官弁火勇在內馬隊以二
百五十人為營百二十六人為旂官弁在內火勇在外而議設標營
則不計火勇以足原議鎮迪道屬屬設兵六千四百名撫標擬以舊
有提標中左右三營改設內設中軍參將一員游擊二員并中軍守
備以下等官共四十餘員勇二千餘名省城重地合舊有之迪化羣
甯二營設城守協副將一員并中軍都司以下等官以舊有喀喇巴
爾噶遜營設之瑪納斯濟木薩庫爾喀喇烏蘇營皆依舊制略為增
減精河舊設都司地當伊犁衝要擬設參將以資控制吐魯番昔為

換防兵地屬鎮迪道擬就道屬兵數內增設游擊一員駐之以上均
隸巡撫兼轄計設副將二參將三遊擊四都司四守備十有三千總
十有九把總五十有二經制外委三十有四共官百三十一員步隊
八營三旗馬隊十五旗除火勇共正勇六千四百四名餉照坐糧稍
爲變通每營歲需二萬四千餘兩嗣復添設撫標開花礮隊一哨十
三年冬十月又奏設喀什噶爾提標中前左右四營參將一員遊擊
三員守備七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四十有五員步隊四營馬隊七
旗城守營游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十員步隊一營
馬隊一旗開花礮隊一哨回城設副將一員都司守備各一員千總
把總經制外委十有二員步隊一營馬隊一旗英吉沙爾設參將一
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九員步隊一營馬隊一旗葉爾羌

戡定新疆記

卷七

十三

設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守備二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十有五員步
隊一營馬隊三旗其所屬葉城縣即由所設馬隊內分右旂駐防瑪
納巴什設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七員馬步隊各
一旗和闐州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九員步隊
一營馬隊一旗其所屬於闐縣即由所設步隊內分左哨駐防喀什
噶爾與各部毘連文報必須繙譯中營另設蒙古把總二缺以上各
營歸提督管轄計設副將二參將三遊擊五都司二守備十有五員
總十有九把總五十有五經制外委三十有五并提督共官百三十
七員步隊九營一旗馬隊十六旗開花礮隊一哨除火勇共正勇六
千三百九十七名阿克蘇鎮標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三員守備六員
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三十有六員步隊三營馬隊六旗并抽右營馬

隊一旂分駐拜城縣城守營設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
外委五員步隊一旗開花礮隊一哨烏什設副將二員都司二員守
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十有六員步隊一營一旗馬隊二旂喀
喇沙爾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九員步隊一營
馬隊一旗庫車所屬沙雅爾設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
外委七員馬步隊各一旂中營另設蒙古把總二缺以上各營均歸
總兵管轄計設副將一參將一游擊四都司三守備十千總十有三
把總三十有九經制外委二十有三并總兵共官九十五員步隊五
營三旗馬隊十旂開花礮隊一哨除火勇共正勇四千五百三十三
名巴里坤鎮標設中左右三營游擊三員守備三員千總把總經制
外委二十有七員步隊三營馬隊三旂城守營設都司一員千總把

戡定新疆記

卷七

十四

總經制外委四員步隊一旂哈密協營設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守備
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十有二員步隊一營馬隊二旂哈密協屬
塔爾訥沁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步隊一哨古城營設遊擊一員守
備一員千總把總經制外委九員步隊一營馬隊一旂木壘營設守
備一員把總經制外委三員馬隊一旂中營另設蒙古把總二缺以
上各營均歸總兵管轄計設副將一游擊四都司二守備七千總十
有一把總二十有九經制外委十有八并總兵共官七十三員步隊
五營一旂一哨馬隊七旂除火勇共正勇三千五百七十七名兩路提
鎮標營官俸兵餉概照撫標章程統由巡撫節制章下悉經兵部覆
准文武員缺請照吉林例由外補署一次撫藩以下廉俸工食升調
遷補各事宜均請參酌例章變通辦理南路各營糧餉暫行的獎份

生以資觀感鎮迪道屬歲科兩考改歸巡撫局試修復各廳州縣文廟武廟文昌廟社稷神祇先農壇龍神祠府治及各直隸州廳添設昭忠祠其山川方鎮如阜康之博克達山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坂阿克蘇之索木爾嶺春秋致祭一遵舊制而博克達山尤幽邃禱雨無不應復添建博嶽廟以順民望禮靈祇于是武功大定文治聿昭人物繁熙比于中土諸行省焉

戡定新疆記

卷七 置省篇

十五

戡定新疆記卷七終

戡定新疆記卷八

善後篇

自逆回搆變醜虜交訂草木蕩為腥膻民物淪於灰燼平定後外籌邊防內謀生聚督師左宗棠劉錦棠雖拮据戎馬閒閤弗竭慮殫精隨時措置陝甘總督楊昌濬山東巡撫張曜奉

命幫辦悉心籌贊規模宏遠行省初開今攝巡撫魏光燾適移藩出塞益為廣所未備慎圖厥終於是荒復之區兵燹之後百廢具舉蒸蒸稱上理焉謹采撫撫字事蹟為善後篇第四

光緒四年夏五月

詔楊昌濬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昌濬自宗棠初出即佐理營務累功擢浙江巡撫嗣因案罷職家居是年四月幫辦陝甘軍務通政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善後篇

一

使劉典得請終養宗棠以新疆善後方亟疏請起用六年春正月飭通政使司劉錦棠幫辦新疆軍務先是上年冬宗棠奏錦棠出關以來克復各城勳績不著現辦善後各事因地施治竟猛得宜洵一時傑出之材俄人因憚生忌動思搖撼握兵日久疑謗易滋請

優賞欽差銜幫辦新疆北路軍務俾得盡其力用以慰疲民故有是命秋七月

特諭左宗棠見飭來京陛見接替需才者慎舉賢員奏明請

旨其帶兵各員有材畧過人堪膺艱鉅秉性忠勇綏急足恃者並著臚列保荐用備任使宗棠奏劉錦棠志在匡時才能應變隴中關外夙著勳勤近辦新疆善後事宜威惠並行邊民咸服如蒙

恩命督辦關外一切事宜必能勝任並言安肅道員駐肅州地在關

內兼轄關外玉門安西鎮迪道駐迪化州兼轄鎮西廳地在關外哈密廳介居其中向歸陝甘總督統屬茲擬督辦關外軍務應請劃哈密鎮西迪化並歸新疆且以督辦新疆軍務署衙不用關外二字更覺分明陝甘督篆可否即交楊昌濬接署在事人員疊蒙天恩游擢提鎮其人之才否又為劉錦棠楊昌濬所深知斷不至曲抑人才臣既遵

旨交卸未宜保荐市恩得

旨劉錦棠威望素著辦理新疆善後事宜請臻妥協著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俟劉錦棠到哈密後左宗棠即將欽差大臣關防交給祇領所有新疆一切布置著詳細告知妥為籌辦即行迅速北上所請派署陝甘總督篆務著聽候

裁定新疆記

卷八

二

諭旨哈什噶爾逼近俄境亦關緊要劉錦棠起程後須派得力將領認真防守以昭慎重冬十月宗棠奏請以張曜帶辦原官河南布政使為御史劉毓楠劾改武職四年西四城告捷宗棠附奏始與張曜共事知其能軍不知其饒有吏幹嗣率所部駐哈密大興屯田具有條理前後書牘繼至文理斐然其論列兵事及南疆地勢賊情所言多中疆域日闊邊才甚難如張曜之文武兼資實不數觀懇仍復文職原疏留中繼有是請得

旨允行宗棠旋奏報劉錦棠是月初六日行抵哈密十二日移交

欽符即起程入關

上諭西陲軍事緊要劉錦棠務當按照左宗棠成規與金順張曜和衷籌辦至哈密及鎮迪道所屬文武地方官均著賴所請暫歸劉錦

棠統轄錦棠旋減商張曜率所部嵩武軍並新募生力軍千餘人移防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城總辦西四城邊防善後暨中外交涉諸事宜飭統領董宇軍步隊三營董福祥併統張俊定遠軍步隊三營夏辛酉張宗本恪靖馬隊兩營移駐葉爾羌和闐各城防喀什噶爾防營步隊一旗總回布魯特馬隊各一旗仍屯喀城共馬步十一營

將所部老湘右軍五營中軍右營一營併為四營另撥譚慎典陳建厚白旗壽字馬隊各一營隸之共馬步六營移防阿克蘇瑪納爾巴什一帶飭譚上連率所部恪靖馬隊三營並將老湘左軍步隊五營併為三營共馬步六營移防烏什譚拔萃譚和義新由湖南募步隊二千餘人西來錦棠以哈密舊屯親軍步隊暨旌善馬隊經宗棠飭

裁定新疆記

卷八

三

赴張家口駐紮即提拔萃等新勇兩營並調原駐喀城親兵併充親軍其餘新勇飭譚和義率一營暨駐吐魯番譚拔萃率一營進駐庫車併統庫車喀喇沙爾兩城防營七年春三月張曜率諸軍赴喀什噶爾督同喀英善後局道員張宗翰次第部署悉如錦棠議秋八月授錦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疏辭不許初錦棠先後規復南北兩路曾請隨時裁撤各營至是奉

旨飭錦棠與譚鍾麟楊昌濬會商裁減以節餉需八年春三月錦棠覆奏伊犁甫經收回金順移軍前進地面愈闊種類愈繁必須加意鎮撫張曜所部豫軍馬步僅十四營駐防喀英等城毘連夷境方慮兵單是金張兩軍目前未能遽裁此外湘楚卓勝各軍除左宗棠檄調親軍并旌善馬隊各起帶赴直隸暨上年先後裁去弁勇六千三

百餘名現祇馬步六十營旅約二萬五千餘人上年會商烏魯木齊提臣金運昌擬將所部卓勝軍先裁步勇四營馬勇兩營並就湘楚各軍兵力畧厚者先撤馬隊四營步隊兩營計每撤一營需銀四萬餘兩謹將籌辦之法詳晰陳一餉項急需接濟查上年裁去弁勇計散放餉銀六十餘萬兩今續籌減餉出款正繁難資周轉且撤者應清積欠留者月需薪糧應請

勅下戶部咨行各省關迅將西征餉餉籌解大批以濟要需一裁營必按次第新疆各軍強悍性成離家甚遠一日潰撤既恐逗留關外又慮滋事沿途上年所遺各營將口糧數目攤勻由後路台局節次給發飭該管將弁申明紀律分起成行非如內地散軍刻期蕩事此大擬仍照上年辦法庶無他慮一邊防宜策長久謹按乾隆年間裁

擬定新疆記

卷八

四

定新疆移滿洲蒙古東三省索倫錫伯等兵暨陝甘兩省綠營兵或携眷駐防或按期換守其見諸載籍者數逾四萬此時現有防營僅足相抵若干關外所裁營勇中選其精壯耐勞不願回籍者俟往代屯田法編成額兵并將烏魯木齊提標兵額飭金運昌就所裁卓勝軍認真挑選俾復步兵舊額之半均改行餉爲坐糧以省餽運營位易實邊患可消假勇得所於新疆大局是有裨益得旨所籌尙屬周妥著戶部咨行各督撫將軍監督迅籌大批濟用勿誤要需至所擬挑選現裁營勇編成額兵各節著會商譚鍾麟悉心妥籌奏明辦理鍾麟自奉前旨即函商改勇爲兵會錦棠有是奏意見適合金運昌前以關內現行制兵額餉太薄招募維艱請照土勇章程辦理遂於裁撤卓勝軍

馬步各營後募鎮迪各屬漢民與遺勇不願回籍者編成土勇六旅改併土勇一旅計二千五百九十餘名已符提標兵額之半錦棠就湘楚各營遺勇照坐糧編馬隊一旅備改標兵徐復舊額其未裁各營仍奏請支給行餉以重防務九年秋七月戶兵兩部咨令核查兵勇數目防境地段奏明報部錦棠以哈密爲南北路總匯大營駐此期于呼吸相通南路自吐魯番至和闐等處繼回新撫毗連外部以喀什噶爾爲邊要張曜行營駐之北路自巴里坤至精河等處山嶺紛歧近接蒙壤以伊犁爲邊要金順之軍府在焉咨商金運昌先將卓勝軍馬步五營分起遣撤又酌裁羅長祐所統湘軍步隊兩營統共開除員弁勇夫四千六百六十一員名額馬五百四匹湘鄂蜀各軍並提標土勇僅存馬步五十一營旂開花礮隊三哨小馬隊五哨

擬定新疆記

卷八

五

共額設弁勇二萬五百一十七名額外營哨官并各夫役萬有七百十四員名額馬三千七百八十二匹此錦棠所部諸軍截至九年十二月現存寔數也嗣於行糧馬隊內飭將蜀軍呼敦左右二營楚軍定遠一營湘軍定遠小馬隊一哨裁併改爲定遠行糧馬隊一旂呼敦行糧馬隊二旂定遠坐糧馬隊二旂又於行糧步隊內裁撤湘軍定遠中營一營并將董字左右二營定遠左右二營蜀軍正副二營楚軍安遠左右二營裁併均改爲左右二旂更改建威一營爲安遠前旂照章共留員弁勇夫五千九百十五員名額馬六百三十五匹共開除員弁勇夫二千九百六十三員名額馬百二十一匹喀喇沙爾地方險要照土勇馬隊餉挑駐蒙古馬隊一旂阿克蘇道標挑募土勇一旂合湘楚蜀軍並烏魯木齊提標共五十四營旂開花礮隊

三哨小馬隊四哨共額設弁勇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額外營哨官百有二夫役九千六百二名額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此錦棠所部諸軍截至十年三月現存實數也是年九月張曜率嵩武軍遵旨入衛錦棠飭統領董宇定遠軍董福祥率所部七營旅接防喀什噶爾並令總統恪靖西征馬隊分防各城抽湯彥和所統湘軍步隊一營駐瑪拉巴什又由哈密新募漢回馬隊二百五十人照坐糧編爲兩旅飭令赴喀什留嵩武軍步隊二旅亦照坐糧支給并歸福祥節制另募行糧步隊一旅並將哈密協標步兵二百七十餘人添足一旅改支土勇口糧騰出哈密烏魯木齊之靖遠綏定馬步四營旅填駐庫車暨喀喇沙爾既而金順以伊犁甫經接收人民未附擬將全部拔赴以資鎮撫其原駐大河沿至安集海各處咨請錦棠撥營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六

填防錦棠念所部營數與金軍相等防境遼闊則數倍之現奉裁營節餉之旨萬難展延且中俄業已通和防軍但備彈壓何必臨以大兵致生疑懼請

敕金順留營分防准如所奏時戶部兩次疏陳新疆防務已鬆科布多所設蒙軍應即裁遣節費清安以科城密邇俄疆兼爲伊塔兩城運道且隣境劫殺案件層見叠出難保不乘間潛入貽害地方防營兵力較單鞭長莫及奏請暫留蒙軍適金順所部綏定城強勇馬隊暨親軍步隊於十一年二月倉猝潰變劫南關舖戶竄而東裹脅至五百餘騎錦棠飭統領親軍譚上連率各防營疾趨奎屯相機攔截已而叛卒竄至精河被官軍截阻營言乞降旋復闖越東奔統領卓勝軍馬玉崑統領英字營提督徐得標揮隊堵剿生擒匪首何偏頭等三名陣斃其衆有共脅從乞撫者餘黨二百餘騎竄走西湖馬玉崑等追及東井子夜縱之僅數十騎遁去錦棠奏奉

諭旨嚴緝餘匪以盡根株并飭各營員弁毋得侵犯糧餉致釀事端而烏魯木齊精騎後營哨弁趙良故亦脅衆譁潰戕營官王玉林旋弋獲良故磔于市斬其黨王世田史金山劉正乾等及陣擒綏定亂兵數十人未幾伊犁鎮總兵劉宏發所部禮字後營復鬧餉譚潰五月朔我營官段雲陽宏發督隊剿捕被鎗傷叛勇鼠果子溝其地毗連大西溝林深路歧久爲匪首李皮帽所踞遂相糾合焚四台營壘殺數人而去途遇大河沿營官張長安護餉歸復傷斃哨弁孫姓勇丁六名六月朔統領綏靖營劉文和自綏來募新勇二百人返塔城

戡定新疆記

卷八

七

卒心離恩威兩無所用何怪各營之紛紛效尤如吉江馬隊從征十餘年存者十之六七類多疲弱既不及早遣撤又不加恩撫綏致令時赴烏城求路粟索川資以圖歸情已渙散留之何益金順久居於此害何可言爲今之計措置不可緩操持又不宜急蓋兩次譴潰皆以欠餉爲名備聞主帥移易羣起索餉倉卒無以應則不測之禍起於俄頃事變將不知所終伏懇

皇上俯念金順馳驅廿餘載屢著功績近雖爲人所蔽而心本無他爲功臣保全終始另

簡索性忠直熟悉關外情形之員以督辦新疆北路屯墾爲名馳赴伊犁計其將至然後調金順回京轉移於無形弭患於先事則兩得之矣旋奉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善後編

八

上諭金順著來京陛見並令錫倫署理伊犁將軍其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派明春馳往署理伊犁兵勇屢次譴變亟應清理欠餉著戶部撥銀三十萬兩解交甘省未到以前讓鍾麟無論何項先行如數籌措迅速解交劉錦棠酌帶隊伍馳赴伊犁會同錫倫將金順所部各營欠餉覈實勻給并將勇丁應去應留查明歸併嚴整營規其貧劣素著之營哨官嚴辦一二以警其餘務將積習剷除免貽後患諱鍾麟即籌解前款冬十月錦棠至伊犁飭將領遺資勇冊核計馬步二十八營旂員弁勇丁共萬有五百餘名內吉江馬隊祇千六百有奇中有上年新募入伍者多招之市并飭於伊犁應分月餉內酌發滿餉一關裁去新勇二千餘名實存七千餘名挑留精壯改爲馬勇九旂步隊十三旂委馬玉崑李考祥紮定鎮總兵鄧增統帶另照楚

軍口糧按月起支各營餉銀每月向照七日半發給此次定以入營在一年內者發存餉銀四兩一年外每歲酌加二兩按年遞增至十年者發銀二十二兩以十年爲斷哨官每員發銀六十兩統領營官酌發薪水公費帶辦募友薪水各自清理所裁回籍弁勇視留營應領數各倍之約需銀萬餘兩願落業者准撥地安插照回籍弁勇酌減四分之一約共需銀二十一萬五六千兩下存八萬餘兩爲吉江馬隊遣撤回旂費伊犁勇營前請以四千人爲率茲裁去新勇老弱近五千按原册人數僅存其半矣從伊犁至大河沿山錫倫派隊駐紮精河東接西湖南山錦棠抽調馬步六營旂委漢中鎮總兵戴宏勝統帶填防既而喀什噶爾匪徒勾結定遠右旂勇丁爲亂董福祥捕斬首犯張大發願得喜事平十二年春巴燕岱領隊大臣長庚奏陳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善後編

九

阿勒泰山宜早防守伊犁邊防宜籌布置躡金等處宜開屯田漠北草地宜善撫綏及哈薩克應仿俄編爲佐領等數事
上飭劉錦棠等體查情形妥議具奏十三年夏六月錦棠復奏哈巴河以達承化寺在塔城迤東布倫托海迤北阿勒泰山在其東北緊接俄國七河斜米兩省南據古城上游地勢已爲扼要況哈巴河一帶又在布倫托海西北尤屬中外咽喉其地向歸科布多管轄然距科甚遠自回逆變亂糧噶札拉參率其徒衆借居耕種營生當時籌辦安插事宜曾經烏里雅蘇台將軍額勒和布等奏請就近改隸塔城是哈巴河之於塔城猶門戶之於堂奧非防塔城新驅北路無屏蔽非防哈巴河一帶塔城東北無憑依也請將原借之地劃歸塔城管轄是月塔城綏靖三營勇潰殺中營營官陳明德右營營官劉宏

發錦堂飛檄統領庫精等營湯彥和馳往防剿飭營務道員袁鴻祜
旨查情形旋查明各營餉無短缺惟營官間有貨物抵折擄用拖延
致軍心惶恨陳明德性情嚴急會鞭撻什長馬士動垂死復甦衆尤
不服其黨遂造謠激變右營亦響應而起搶劫軍裝思賢伊犁爲南
湖馬隊所扼捕誅首犯馬士動張玉春周國棟魏生林王得勝陳萬
明等四湖續獲張玉成杜天成等亦分別懲辦錦堂奏請

諭飭將軍參贊嗣後弁勇久役者當酌假期清存餉每歲以二成爲
率仍隨時募補預防庶張弛得宜軍心亦定此南北邊防大畧也邊
疆藩服翊戴輸誠休養歷數世如土耳其扈特和碩特兩蒙部乾隆間
來歸游牧喀喇沙耳之珠勒土斯久稱繁盛自逆回叛亂兩部蒙民
蕩析離居存者無幾札薩克頭等台吉札希德勒克招集餘戶避居
擬定新疆記 卷八 十一

博爾土山子遺賴以自存光緒三年官軍復托克遜札希德勒克來
謁卽隨同錦棠馳驅鄉導偵探頗資其力逾開都河遂遷其部落防
河東宗棠上其勞績奉

旨賞花翎時土耳其人衆寄住庫爾喀喇烏蘇情形困苦福晉恩
克巴圖魯呈請帶領伊子布彥緯克圖并屬下阿拉巴圖赴喀喇沙
爾收集逃亡仍歸珠勒土斯照舊遊牧金順以聞四年春正月
上飭順興宗棠設法安插毋令失所是年九月相率歸附者計大小
男婦共七千八百餘名口就開都河兩岸安插遊牧能自食者三千
餘丁餘均嗷嗷待哺喀喇沙爾善後知州黃丙焜盡力撫卹令安居
復業福晉旋以安插竣事自西湖率餘衆同歸宗棠金順奏奉
恩旨賞給銀四萬兩丙焜酌給貧戶并換置帳房購買羊種自四年

至六年秋陸續照發如數嗣伊犁續歸該部難民三百三十餘丁口
至挖吉斯河被俄屬哈薩克劫去馱馬百八十餘匹其冬大疫牛畜
多死舊時宅第水渠亦未修復恩克巴圖仍乞賑恤丙焜爲轉請錦
棠奏給渠宅經費新歸丁口仍由善後局給賑今生齒漸繁畜牧日
富殆復其舊惟寒外素有痘疫染者多不治蒙部暨饑民苦之丙焜
募痘師試種牛痘應手輒效當時藉之通飭南北兩路仿行全活無
算遂令擇回童如法教授以廣流傳已而西土爾扈特亦發使請痘
醫由丙焜始也初棍噶札拉參領蒙兵僧衆扼防阿勒泰山俄人不
敢逞上年奉

旨令其銷假赴邊亡何清安等奏棍噶札拉參在科屬烏梁海稱奉
錫綸差遣帶兵勇喇嘛多名收撫哈克薩爾將科伯史之子阿斯拉
擬定新疆記 卷八 十一

布克新泉并向頭目勒崇致哈部相率奔逃七年秋七月
上以該呼圖克圖任性妄爲者錫綸確查奏請安復奏此項哈薩
克原隸塔城避棍噶札拉參之虐移踞烏梁海侵占蒙民牧場恐釀
事變得

旨着錫綸設法調回塔城妥爲安置此綏緝藩部大畧也
大兵之後民凋殘水利農田悉成荒廢左宗棠受任督師首以招
復流亡爲重嘗言地荒民流軍餉何出奏報中數數及之時張曜屯
哈密躬率所部經營屯墾不遺餘力哈密土質善滲治以土工石工
及毛氈包裹各工凡墾地二萬畝歲獲數千石以濟軍既而防營總
兵黃本富易玉林相繼疏導石城子等渠哈密水利遂爲各路最統
領蜀軍徐占彪屯鎮西修復大泉東渠迪化永豐太平二渠綏來一

渠由官借給銀糧督民修理福裕修安順渠劉嘉德修奇台諸渠吐魯番官渠以并則善後局道員雷聲遠防營提督羅瑞秋等修之庫爾勒官民二渠則防營都司鄒今柄修之庫爾楚河道長四十里委防營副將王玉林庫車阿柯寺塘塞馬里柯兩渠長六十里橫貫戈壁委統領安遠軍提督易開俊督兵民修之均添修支渠民賴其利回疆西四城水道以葱嶺南北兩河爲最著烏蘭烏蘇河由喀什噶爾城南折而東北經牌素巴特龍口橋以達瑪喇爾巴什又數百里入噶巴克阿爾集大河爲葱嶺北河今所謂紅水河也葉爾羌托克布隆河與雜布河合流於城東之英克里莊東北行經愛吉特虎各軍台繞城東至噶巴克阿爾集與烏蘭烏蘇河會爲葱嶺南河今所謂玉河也玉河之西自愛吉特虎台至阿克薩克台河水潰決汎濫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善後編

十二

由瑪城徑趨烏蘭烏蘇河數百里間田廬漂沒驛程梗阻城堡傾頽而瑪城爲東西咽喉竟成澤國委余虎恩湯彥和陶生林劉福田李克常楊德俊各帶部勇益以民夫堵築挑濬河復舊道瑪城地多膏腴自河水爲災渠堤盡毀陶生林方友生萬勝常知縣文培夏等修復大小各渠添開支渠招徠流亡散給子種農具民漸復業烏蘭烏蘇河龍口橋上游決口直注玉帶里克各台湍悍特甚湯彥和楊金龍督兵民開支河以殺水勢董福祥張俊開濬渠道給民牛種龍口橋以上如英阿瓦提牌素巴特和碩阿瓦大阿爾圖什黑子爾普巴依托海雅雅七克托蘇灣浪浪水各河渠委羅長祐侯名貴王維國等次第修濬又喀喇沙爾之開都河隄葉爾羌之圖木舒克各台渠壩亦勸估修築于是水利大興屯墾益廣鎮西廳屬兵民報墾五

萬餘畝奇台報墾民戶九百有餘軍營新墾六千六百餘畝迪化前後報墾二千餘戶昌吉前後墾戶千三百有奇綏來九百餘戶吐魯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磧外草萊日闢光緒四年官爲清丈分九等科賦旋改爲上中下三等徵收以趨簡易六年丈量事竣按畝科賦多寡始歸一律云 右農田水利

邊圍初定防戍星羅軍食所資屯田爲重十一年夏四月劉錦棠疏言伊犁地處極邊屯墾當興而防務尤要謹按嘉慶九年增置伊犁旂兵屯田當時

諭旨新疆重地武備最爲緊要此項地畝只可交開散餘丁耕種不當令官兵躬親力作有防操練今則與俄逼處邊事日多附近喀薩克時有勾結遊匪搶劫殺人之案是欲興屯以足食必先設險以衛

戡定新疆記

卷八 善後編

十三

民該處勇營已與錫綸會商裁併汰弱留強誠使各將領認真訓練自可漸成勁旅此後應如何策勵俾免疏虞是在錫綸隨時體察安慎商辦十二年冬譚鍾麟奏伊犁防營陸續舉行屯務而迄無成效者營官以屯務非專責勇丁以墾種爲當差爾莽滅裂利於何有墾地專恃渠水而溝洫未盡闢即偶有來源必俟兵屯滯足而後波及民田小民治地數十畝終歲勤動獲利無幾所收糧食又爲糧員定價採買發給期稟有無不可知故往往棄地遺徙熟而復荒更何望成聚成邑之效是非另派大員督辦地方官分理其事不可精河庫爾喀喇烏蘇舊設糧員兩缺似可改爲撫民同知兼管屯田水利伊犁理事同知亦加屯田水利字樣均歸督辦管轄先派營勇分疏渠道畫分兵民經界水澤均沾兵屯三年內所收糧石分年繳還牛種

資本餘糧官爲收買給價持平民間請領牛種亦分年繳還三年後再定租賦庶兵民樂利無疆惟休得

旨著劉錦棠錫綸一併妥籌具奏十三年夏錦棠復陳伊犁土膏沃衍承平時分置旂屯兵屯民屯回屯各資耕種利莫厚焉亂後地畝荒蕪耕者不及十分之二且聽兵民自佔舊時經界無可遵循譚鍾麟原奏請將各路同知均歸督辦管轄究係權宜之計新疆北路向設有道廳州縣現在全疆設省南路經營建置成效可觀伊犁及塔城等處擬請照鎮迪道之制增置伊犁塔道駐伊犁兼管塔城事務改伊犁撫民廳爲府改塔城通判爲撫民同知加理事銜兼管屯田水利庶官事相聯屯政亦因之具舉經部議覆准先是部臣奏准將各省減等人犯發遣新疆屯墾藉實邊陲陝甘山西直隸山東河

擬定新疆記

卷八

十四

南七省遣犯到配魏光燾照民屯詳定章程每二人爲一戶撥上地六十畝給農具銀六兩房屋銀八兩耕牛二頭價銀二十四兩子種三石月給食麵九十斤鹽菜銀一兩八錢自春耕至秋穫接八個月計算子種照時價扣合共需銀七十三兩有奇由公借發初年繳牛次年全還還歉酌緩糧則自第三年始初年徵牛次年全徵仍仿營田制十戶派一屯長月給口糧銀二兩五十戶舉一屯正月給口糧銀四兩亦以八個月爲斷均免扣還每屯正五名復派員管理遞相鈐制各莊渠道給款公修其老弱不能力耕者各署分派役使或給本貿易營生迪化縣安插三百戶奇台阜康昌吉綏來四縣各百戶濟木薩呼圖壁並鎮西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各處稱是惟各省咨報解犯千五百餘名攜帶妻孥者不過十之一二與部臣實邊之意

相左錦棠仍請

飭下直隸各省凡發遣新疆人犯有室家者務令同起解既足以繫各犯之心而息息可蕃屯務益增斯兩得之術也從之石屯田軍興以來賦稅有無不常多寡不一自全疆底定屯墾日增以光緒四年計之鎮迪一道徵京斗糧六千九百四十一石房租銀六千壹百餘兩吐魯番徵糧萬四千二百餘石地課銀二千一百餘兩喀什噶爾徵糧六萬五百餘石英吉沙爾徵二萬六千六百餘石葉爾羌徵七萬九千四百餘石和闐三萬六千八百七十餘石折色銀五千餘兩課銀四百六十餘兩阿克蘇徵糧萬四千二百餘石折色銀三千三百餘兩銅鉛礦鐵照額交納烏什徵糧八千三百餘石折色銀五百餘兩庫車徵糧萬二千八百餘石折色銀五千餘兩紅銅綿花徵

擬定新疆記

卷八

十五

如舊額喀喇沙爾因久罹兵燹流亡未復四年無徵五年徵糧六千五百餘石計南北兩路已徵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即南路較部案徵十三萬石已增了萬六千五百石有奇北路陸續增及開渠成熟地畝尙不在內其產稅自四年秋冬至五年夏徵銀十八萬有奇伊犁定後商貨暢行來源益旺矣石賦稅蠶桑之利埒于農田而收效倍速新疆南北路並產桑土人取甚代棉蠶織未廣乃道飭各局檢校境內桑株委員視應募漸入熟悉蠶務者六十名推蠶種器具教民栽桑接枝歷條種楮浴蠶飼蠶煮繭線絲織造諸法自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各令設局授徒以南疆產桑最多事半功倍漸推之西四城以及北路俾邊疆耕織相資生計日廣石賦錄



ZW 21101800823237

71217
19-1(10)

回民市易舊用制錢自阿古柏創鑄天罡星色低減物價翔貴乃改
造銀錢平市價杜私贗宗棠飭蘭州製銅模付張曜試鑄故重一錢
大小厚薄如一與制錢相權銀爲母銅爲子一律適用商民便之

貨幣

自逆酋盜踞各城官軍力攻而克之鯨鯢既殲城垣多毀喀什噶爾
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漢回諸城最甚瑪喇爾巴什迪化綏來精河
鎮西次之錦棠通飭修補并添建倉廩塔爾巴哈台舊有廢城西距
巴克圖山俄界僅四十里錫綸擬照英廉原奏擇適中地建城控制
以額勒勒河多爾博勒津北與齊桑西與葦塘子俄官駐處遠近相
等且南通老風口東接布倫托海形勢扼要議於其地建城垣修文
武各署局暨校場屯堡兼修葺祀典各廟添置渡船橋梁統估銀四
萬定新疆記 卷八 許後編 一六

十萬奏請

飭戶部如數撥解南路城工東則庫車烏什西則喀英葉瑪暨疏附
縣飭因舊城完至喀喇沙爾阿克蘇拜城和闐于葉兩縣均擇基
改建通估八城東西兩道最要者九並修建衙署共估銀三十七萬
四千迪化州城改爲新疆省治剷除漢城東北便門滿城南右門山
滿城東南展築城基其舊城增高培厚合兩城爲一估銀六萬三千
二百餘創建巡撫署估銀二萬九千藩司署一萬五千古城毗連外
部東通歸化包頭商賈所趨人煙輻輳移奇台縣治於此估建城銀
二萬九千又修城守尉署一所佐領尉尉驍騎校署十八所兵房五
百間堆房六所糧倉火器步軍營總學堂各一併葺治官廟估銀八
萬八千有奇哈密者南北通衢也舊城規模狹小擴充之估銀二萬

八千有奇吐魯番爲南北咽喉綏來爲省西門戶城垣多圯葺治之
吐魯番估銀萬五千六百有奇綏來七千一百九十有奇錦棠先後
請

飭部核准亂後人稀工值踊昂諸興作多以營工佐之約節省銀五
十餘萬已而魏光燾復飭城昌吉阜康十五年冬十二月奏報工竣
得邀

獎叙自是名城大都絡繹相望鎖鑰倍嚴矣 行城工

驛路自三年冬官軍窮追陝回安逆賊多掘水斷橋師行所至大率
泗水踐冰重以南北兩河水患濱河各站悉爲巨浸驛遞遲滯轉運
尤艱乃飭各營將領督勇建大小橋梁六十餘平治道途各台站添
造官店備差弁往來棲止由哈密以達吐魯番自瞭墩至七克騰木
總定新疆記 卷八 許後編 一七

四驛分南北兩路南路妖風時作沙石飛騰人馬或捲去無踪俗稱

風戈壁者也錦棠規知北有小路可避飭防營總兵夏奉朝移台站
就北以免此患托克遜至喀喇沙爾中隔阿哈布拉積石峻嶒崎嶇
萬狀車馬恆數日不得逾黃丙焜與防營總兵劉見榮盡力開通化
險爲夷清水河西離灘五六里泥淖縱橫過者常苦陷沒黃長周鄒
今柄會營修治往來無阻咸稱快焉酌撥荒絕地畝招佃承租爲
歲修經費 右驛路

邊方積習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教均藉回目傳宣匪蔽既深
時虞矯僞乃飭各局多設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以期化
我華風斯皆經營締構建始之宏規也自餘因地因時補苴
難以枚舉不具著 行義塾